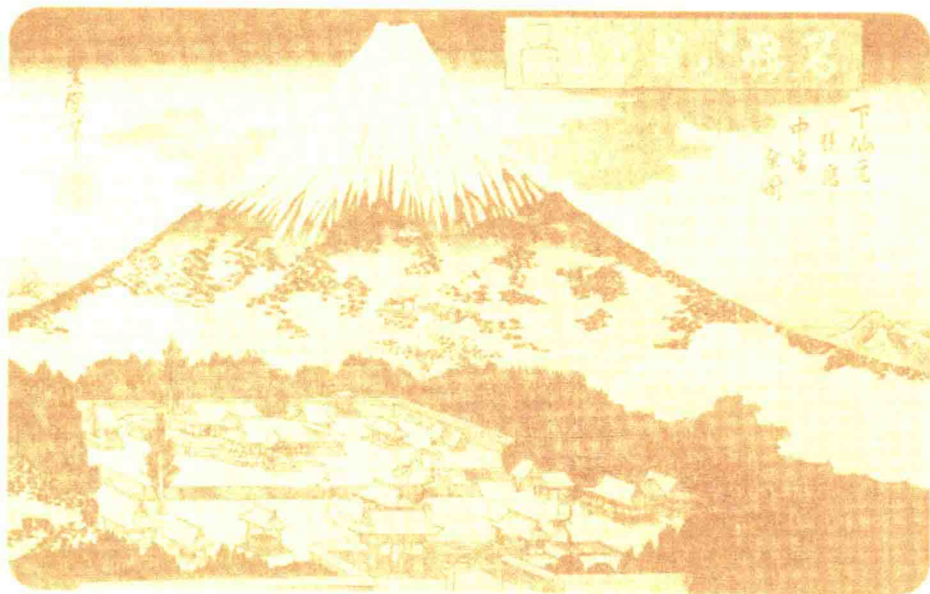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雜史

十五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3輯，雜史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1956-8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雜史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99077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946　字數:18920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1956-8/K

定價:23800.00 圓(全二十八册)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三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62册）

雜史

佛教

第五册目録（總第66册）

第六册目録（總第67册）

第七册目録（總第68册）

神道

第八册目録（總第69册）

雜紀

第九册目録（總第70册）

第十册目録（總第71册）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72册）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73册）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74册）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75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76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77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78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79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80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81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82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83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84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85册）

外史

第十五册目錄（總第76册）

（第五に三巻、其外二巻、）

廿五日、戊子、天晴、午後風又烈、辰時許宰相示送功過定、別當讃岐伊平卿見合、經高卿書定文清書、書奏任別紙、權也、兵部、召名、下名等退出、右大辨未書終云々、侍通（丹波隆親　周防家光　加賀範輔）從源通有、（忠朝臣弟云々）左中將實經、少將通行、右少將實直、右兵衛佐平高賴、（保盛朝子）兼、右馬助源仲親、從四位上具教、從四位下橘知宣、正五位下宣實、公相、（嫡下嫡、拾遺、元公輔）今日又吉田弓興云々、聊念誦之間、午後腰忽違痛之間又平臥、腰之攣目苦痛、只老屈之餘歟、申時許言家來、四位事自女院被奏、又被申殿下、被仰二品、又參綾小路宮申之、宮奏給、御氣色已宜由被仰、而不被叙之由愁歎、四角八方厚縁不許、非分事歟、信定朝臣云、四位侍從多歟由有沙汰云々、能忠、定雅、公綱三人歟、寛治以往之世、寛弘以後聖代二人常多、末代四人何事在哉、適見聞耆、可然人事不過、今朝所聞、山城惟宗祐通、大和藤法廣、若狹橘諸定、丹後藤經範、兼、肥後藤藤守、（不見解）筑後藤仲房、讃岐藤業教、（末代、孔子云々、）從五位厚尚、（止山城、）清原宣業、（止壹岐、）醫陰陽道等多加階不注之、腰苦痛入夜猶不止、

廿六日、己丑、天晴、朝後又陰、中務大輔爲繼來談、近日安嘉門院御四辻殿之間、常祗候號爲直、（知宗、爲綱、爲賴、長氏云々、爲任兵衛佐）來月朔之比修明門院令渡閑前給、（此御所可令立給之由有夢云々、）言家愛惱、下名今夕之由聞之、四品何爲乎、子息叙爵猶可申仙院、法親王推擧已空、非愚老之所及、叙爵事叙位申之、無其沙汰、除目重申、最小事已以無思之上、不及貴申之由返答了、父五位侍從、小兒三歳叙爵更不可忩歟、宜秋門院今夜渡御冷泉殿、（御方違、）明日令參詣廣隆寺給云云、腰苦痛雖不尋常、不似昨日、入夜之後雨降、付寢之後、夜半許宰相告送、自明日四ヶ日殿下依御物忌、下名來月朔日云々、今（マヽ）故今夜延引、定只今事訖、弓場御拜、扈從之人左右大將、中納言二人、（高實、定高、）參議二人、（伊平、爲家、）定着座、此外通方、賴資、家光卿加、明日和歌午時許歟云々、此間甚雨、

廿七日、庚寅、朝雨止、天猶陰、未時許令伺相門、備後只

今參、無他人云々、少時宰相送使者、即參向、宰相來(横座)告、予、三位、(公)、備後、但馬(家長)、等相共參着、西出居、主人幕下(奥)、兼被座、予着端、(長押上)、知家卿相並、宰相依氣色着奥座、信實朝臣居北横座、家長朝臣、光行入道、長政、兼友、永光等在長押下、先可有連歌之由被命、長政取硯着信實朝臣東、(奥)、欲執筆之間、家隆卿、(相具侍從)、被加予座下、隆祐着信實下、各置歌、家長朝臣進講師、予依命取歌、永光來座後次第重之、予取之置文臺、講師讀上、信實朝臣等詠吟、兼友、長政、永光、隆祐、頼氏、少將、家長、信實、知家卿、家隆卿、爲家卿、予、幕下、主人御歌讀了、僧歌頗無便歟由予申之、依命光行、(寂因也)、信忠、覺寛歌讀之、次女房下野讀了、置歌先讀、僧歌女歌、次又自五位讀、梅又同前、事了復本座、次連歌、御何々所甚固、予閉口、臨未僅兩三加之、百句了、亥時許各退出之後、禁裏女房退出、(宰相車也)、

廿八日、(辛卯)、天晴、傳聞、昨日深草前齋宮(入道長房卿養君)出家給云々、(戒師明惠房、後聞廿六云々、年齡忘、先年誕生時記之)、今姬自南京參會其所、同出家云々、穩便事歟、(四十一)、姊奉與春華門院剃頭、(年廿五)、弟奉仕齋宮供奉、又是有機緣事歟、件姊妹存命五人皆爲尼了、臨昏宰相來、昨日讀歌、退出以後主人有感言云々、除目間事無聞及事、柱下競望、經範不便之由、自他雖有出詞者、不知勅許之趣、亥時許歸了

廿九日、(壬辰)、天晴、一昨日覺法印申書介一見、北院御室許御集、昨今染老筆即返上了、三卷如切紙、一行書一句、早速之由有御氣色云々、日入之程女房歸參内、先入宰相許、可相具由 共侍禪尼 小童等同行、戌終許歸來、依方違宿東小屋、聞曉鐘歸來、

卅日、(癸巳)、天晴、忠弘法師書札到來、國検 注依忠綱朝臣之妨、(知行權從、嫡妨訴卿)、不遂、愁以水驛更無下向之要、後悔百千、雪深及三月、路難遂云々、六十九年衰暮翁、孟春一月去如夢、何時何日老身極、西没斜陽今日終、

○閏正月小

一日、(甲午)、天顏快霽、春氣和暖、入夜雨降、宰相書狀之次、下名來 四月云々、内裏二品依所勞昨日退出云々、

依朔日明日欲訪、終日無提携事、春日徐永而催睡眠、
二日、乙未、終夜今朝雨降、終日甚雨、及晩鐘雲徐分雨濛々、心憐不出行、
三日、丙申、天晴陰發、巳時詣相門、來三月八日殿下御春日詣、御厩舍人已下當色併可調進之由有命、其間事等聊可伺申由、蒙命參殿下、申此由之次、予申云、八日一定候者、御齋之中爲御遠忌日、不可被憚候歟、依此微言忽被引入道殿御文書之內、御忌月不可有御物詣之由巳分明也、御願延引者依無心念思食歟、二月下旬宜歟由申、廿八日御入內之外無尋常日云々、於御入內者三月更不可憚、行啓延引何事候乎由申、但廿八日庚寅、寅日神事無例歟由被仰、被引先例不外求歟由申之、爲被尋仰遣召在繼、遲參之間中納言參、仍立御前訖、不知其後事、三月之由有沙汰、御忌月事于今無其沙汰、甚不得心事歟、尤爲奇、下名之間可及可然事沙汰歟、貫首昇進有疑耳、外事聞而無益、日入退出、於宰相門召具忠康、向二品亭（二條町）、訪其病、女房出逢、昨今頗宜、安堵之由有返事、兩三度問答、巳後退出、繊月未入、
四日、丁酉、天晴、午始參殿下、巳御參內御乘車之間云云、即退出、詣向右幕下亭、少々談不審、貫首昇進、（一人參議、一人三位、）未聞定頭（親房、資經、）歟、他事今日被定歟、參議、（賴隆、侍從）歟、前大貳來謁、予自南門出了、如傳聞者、春日詣二月廿八日定了云々、每事存外、昨日所聞及事、泰時々房任官事、不可口入之由、自最初各稱之、彼兩人之妻各擧中將、（泰時、實清、太政大臣殿子也、非實俊子ニテ、時房、親氏、）定通卿懇望、顯定中將辨加階、可超具教之由申、具實卿又以具教稱我嫡子、頻推擧遂加階、定通卿忿怨無極、述懷狀送二品云々、一臈之後自殿下預奉書、（兼康、）驚起見之、言家四位可募申、何事乎、心中甚冷然、故光能卿壽永元年大嘗會主基國司賞光俊卿讓之由、承之由申了、雖夜中告送侍從許了、
五日、戊戌、朝天陰、未後雨降、入夜大風猛烈、早旦宰相送聞書、參議實世、（兼、）侍從藤爲氏、內舍人二人、大內記光兼、大監物菅野長直、式部大丞一、少丞二、音博士

中原師邦、民部大丞一、少丞一、刑部丞中原有光、宮內少輔藤信光、大膳進、大炊權助藤常通、（鞆貫二合、近江丸子、）典藥允和氣氏成、少屬連泰、主殿助源家宗、主水正淸原良尙、（父與）修理亮安部昌言、攝津權守丹波康長、近江守藤顯成、下野守橘公業、出羽守藤宣茂、陸奥權守賀茂在仲、安藝守源資綱、讃岐守藤親氏、（越後守此間皆々拵）筑前守藤信茂、左中將具敎、（兼、）將監、（大神宮功、）右中將顯定、將監一人、左門尉藤康幸、（已下四人、）右門三人、左兵三人、右兵二人、左馬允一人、右馬一人、從三位平親長、從四位下宣家、（仲資、）安部時綱、正五下同資俊、藤賢文、（臨時、）從五上大中臣隆重、賀茂在定、藤親敎、（臨時、）從五上大中臣隆重、賀茂在定、藤親敎、（臨時、此姓不得心）從五下淸原友昌、（式部、）磯部行綱、（民部、）外從五下大中臣宗方、藏人頭親房、資賴、侍從宣家、治部親長如元、坊暇河使中原行兼、掌侍藤信子辭退、參議賴隆、聞書送宣家許、侍從新任九歲尤爲面目、但子孫悉侍從、且是宿報有故事歟、非下劣官、又何事在哉、意端不思此事、一言不出詞、人定存老翁所申由歟、已時許

宣家來、參女院畏申、早參殿下、（御內裏云々、）又向二品許、可參言之由示合之、拜賀潤月不可憚、袍申親昵公卿、（大臣、大納言、）當時被申權中納言有便歟由示之、午終許參殿下、少時出御、入見參、非辨官近將其首二人相並、其例希由有成不審人云々、爲存知可注出其例由被仰、被引藏人補任、嵯峨、仁明、貞觀、（歟、）寬平、（菅家、）高能、保元、顯（木工頭中）長、惟方、（右中辨、）前院御時定經、此等之外頗希也、羽林蘭（官苑）臺之人、自然有其器之故歟、於此兩人者、今尤可然事歟、資賴朝臣當時參籠春日、未聞歟云々、親長敍散位、深有天憐、仍依彼懇望給薩摩國、成長無指過、雖成重任功、被推替下野、此外國皆本人、（國司名皆云々、）明法博士云云、夜前死去、明政子也、（去年秋任之、）非器由傍輩競望之時申之、其家已絕歟、賴尙與人參、付維長讓任子息事、殊畏申之次、內々仰云、雖非可披露事、於汝異他之由仰之、助敎可有闕歟、而業綱申之云々、汝爲直講、世々所推轉任爲例事、若可訴申乎、又若優一門、不可競乎者、申云、爲直講者助敎闕、轉任爲恒例事、然而賴尙年少候、

必不可限今度、一門者已如滅亡、棐綱所殘遺老、有稽古之勤、沉淪尤可有哀憐候、於彼拜任者、偏可爲身上之慶、中家逐日繁昌、清家已如亡、於被任他人者、尤可爲愁訴由申之、予聞此事、老後之祖恩忽落淚、於今世者無存此心人歟、感歎而有餘之由申之、始今度大府卿競望、雖有師弟之好、甚忘仁義事歟、今世人老少貴賤更無此心、尤可貴事也、久候御前、臨昏入御了退出、先是雨降、歸家之後、忽大風發屋、春日詣廿八日、御入內行啓可爲三月、定日未聞云々、二月八日御退出、十六日立后、廿二日兩社平野北野、行幸、速々相續歟、今月十三日內裏豊咒師、秉燭以後大風殊烈、終夜不休、

六日、己亥、天猶陰、風猶烈、未後微雨降、未時許新兵衞佐高賴來臨、嚴父入道消息、存外任衞府、昔事皆忘却、每事示合可謂之由所申合也、當府事雖不知始末、於事無隔心可申承之由約束訖、容儀進退優美人也、禪門出仕之時、多年相馴之好歟、遺老之身 相互不忘舊好、保敎朝臣存生之時又有芳心、

七日、庚子、朝天猶陰間晴、午時許參殿、明後日於春日御社、被修御神樂之間事等被仰、家司親氏可參、暫入御之間出中門方、成長卿參、不慮相謁、薩摩被召重任功、已被宣下重任由了、去比巷說不叶事承之、忽束帶參內、付少將內侍申入之處、不可相逢由承之、安堵不存知之間、相轉給替國、是即朝恩也、此由且爲申入參由云々、當時所稱穩便歟、又參御出居之間、法務御房御座替、見參之間又出御、平等院修正導師稱子勤了、自進路退歸、修正導師之習、必不歸進路、自他方退、今違例之由被尋仰之處、不申失錯由、必不歸本路由、依此事有奇怪沙汰之間、又代始之外被改導師不吉、後京極殿御時被改、北年有不吉御事由遮申之、事尤奇怪之故、外、更被下之例、被改導師之例等、憖無謟飾可申由被召執行公文 男預等、委被問先例等、供僧自內院被出仰、引勘可申由公文申之、此沙汰之間退出訖、淨妙寺陵鳴動、多武峯又鳴動、所々怪異等多、被始御祈等、泰山府君祭七座被修云々、歸家之後、宰相請槍弓箙隨身

借送新兵衛佐許、

八日、辛丑、終日晴陰、念誦不出行、入夜言家朝臣來、十三日欲拜賀、盡咒師之由承之、若無便宜歟、事未訖者、如職人見物指合不見來歟、又有日次者延引何事在哉由答之、又昇殿之望事、猶懇切爲示慶事、向頭右京大夫許、其次昇殿后宮職事等所望可示付由教訓、

九日、壬寅、天晴、午時許參殿、前大貳參會、暫言談、退出之後殿下出御、雖入見參、不及御安坐入御、即退出、參法務御房、得便宜心閑見參、頗及心事、日入以後歸廬、

十日、癸卯、天晴、巳時許寛法印來談、依十三日盡咒師、被宛小二人裝束、件大松王丸自後高倉御時、依被仰付可訪食事由、廻向金剛心院年貢卅課、（敎成卿備前庄、）於衣服者基保卿承之、至于今度被宛此裝束、調出依事煩、又依松王所望、只沙汰給鵝眼八十貫了、此事年來無之、自貞應被宛金剛心院也、伽藍被寄人領、更又被宛人物於佛家、末代之法也、今年十月宮可有御灌頂、御室卅五、北院一度之御例也、爲其事修理北院、一向被押懸、每度御灌頂之前、稱壇拂先有灌頂之人、賞喩來三月下旬可遂、其前修理可終功云々、信繁法師又爲女院御使下向關東云々、積習前事歟、

十一日、甲辰、霜凝、天晴、巳後沍陰、入夜微雨、即晴、相門只今被渡西園寺云々、即參右大臣殿、見參（東御出居、）之後參殿、九條殿御出了云々、仍歸家、寒氣如嚴冬、明後日盡咒師、巷談先例不吉之由云々、可何樣乎、強無御覽御好由有天氣、保元之例非不吉、何不被遂乎由、殿下令申給云々、無御好者兼日停止可宜哉、又反唇之輩誰人哉、遂天聽、頗可奇事歟、三合之年不可然由云々、爲少年侍臣等之說者、頗過分之口入歟、（抑非叡慮之御好者、不及被申行本歟、）御春日詣廿七日云々、變々之條外聞如何、

十二日、乙巳、夜月明、朝霜凝、巳時許詣相門、咒師事非可然如公事、事雖久絶非可闕事、無殊御好者、不可令申行給、而又已可被行由被催儲之上、今更不吉之沙汰甚異樣事歟、保元高倉院 御時全非不吉、建久又依承

久、偏不可被處不吉、建久被行事爲不吉者、毎事可被忌歟、又如此事吉不吉之沙汰雖人之所稱出哉、雜人所申甚不便事也、已被催儲之上、依雜人之難被止者、尤可見苦、於今者早可被行候歟、凡は强て不被奉申勸とも、候ぬべかりけりと可申、又氣比社沙汰問注、無其故懈怠、無述事由、朝時之所申使者歎申之由承之、如此事尤可被成敗候歟由可申由蒙命、參殿申此由、呪師事全非申行、法勝寺者國家所可重也、呪師裝束貞應以後無沙汰、各訴申、依不便有沙汰之次賜裝束事、先々有御覽之例、如何由申之、尤可然之由有勅定、仍所申沙汰也、保元三年全無凶事、高倉院又度々有此事、至于建久下來猿樂被召、先々無此事、仍只可召侍猿樂由所申也、此上無職之雜人之傍難、極不可然事歟、但今日參內之次有傍難者、不可候由可申也、氣比社事、兩方互逃問注、彼是參着之間、自然遲引也、直可仰遣平宰相許由、有長朝臣承之、以相公請文遣長衡許了、今日內內可御覽栩由有沙汰云々、爲家卿承之、予不觸耳、及申時各參由申之、渡御泉屋、予雖欲伺見、頗無便宜歟、寒風依無由退出、於門前有長朝臣送使可參由示之、可申退出由之間、答之歸家、讃州弘田鄕事、彼鄕公文男左衞門尉信綱可請由申、何事在哉由有相門之命、左右只隨嚴旨之由答申了、殿下今夜御參內、可御々直廬云云、今夕右幕下之室平產、女子云々、

十三日、丙午、朝天晴、冱寒、午時許參大納言殿、四條坊門大宮、見參之間、賴資卿參會、參長講堂御月忌次、暫言談、退出之後、猶申承、月出之後歸廬之間、青侍等云、只今地震甚荒、云云、於車中不覺悟、此邊二三町之內來着之間歟云々、地震近年甚不快事歟、尤可怖事也、並呪師之日、人定有所思歟、後傳聞、秉燭之後無程事訖、人々退出之後地震云々、呪師之儀不聞及、

十四日、丁未、自朝陰冱、侍從來、今夕拜賀云々、兵衞佐又來臨、詣相門、讃州弘田事、可令請公文男信綱、之由、依有其命、本沙汰者訴申役夫等使、引付事可被仰合、可停止由之趣申之、件文今日相計令書可給之由有約

諾、即退出、夕宰相來云、明曉相門御坐水田、幕下、前
相公、新中將等供奉山語也、存外今夜無成敗沙汰歟、
無故遊放給事、人定傾思歟、歡娯之外更無他、行幸春
日詣懃出立毎事難叶云々、夜宿東小屋、（二月節、）四位侍從
來云々、答他行由、曉鐘遲而雞先唱、即歸、
十五日、戊申、天晴、巳後南風吹雲、陽景陰晴、朝浴、念
誦、自晩風殊烈、
十六日、己酉、曉月清明、朝天遠霽、依閑居徒然、聊招請
人々、巳時許備州來臨、以北車迎例禪尼、次法印、次三
位、右少辨、會合之後連歌、賦五色、（[illegible]）、青赤黄白黑、
秉燭之程聊羞酒饌、戌終許百句訖、各被赴歸路、餘興
多殘、互約後會、今日人々物語云、少將賴氏朝臣參熊
野、於湯和左宿、與其侍（後見）、左衛門尉合枕臥之間、燈
消眠覺、忽聞奇音驚起、秉燈見之、件男顔加手被斬、唱
念佛三聲即死、少將雖悲歎、猶遂參詣云々、甚不可然事
歟、昨今巳下向云々、聞事體、只其人之中所爲歟、昨日
三位與大貳參明惠房之戒、（[illegible]）、二位中將着淨衣蔽其
面、交聴聞、雜人坐禮堂、小隨身下野茱又着淨衣、（上六寸、）
在其共云々、昨日兩納言（定盛）、不見云々、
十七日、庚戌、自去夜天陰風吹、弘田事自相門有被示之
旨、參向申子細歸、成私家下文奉之、又給信綱請文、次
參殿下之間、今明固御物忌由、聞之歸家、巳時許言家
朝臣來、去十四日拜賀、兩社行幸舞人領帖訖、昇殿懇
切無他云々、秉燭之程雨降、漸甚雨、風相交、雷鳴兩三
聲之後漸遠聞、風雨猶猛、至于深更雷聲頻聞、
十八日、辛亥、曉月明、朝天晴、辰後迺陰、雪飛、寒風飛
雪、念誦不出行、
十九日、壬子、霜結迺陰、入夜雨雪降、終夜不止、寒氣如
嚴冬、午時許參殿、相國幕下御對面云々、未時許被退
出之間、於御出居入見參、即入御退出、春日祭使少將
致信領狀云々、
廿日、癸丑、天陰、微雨降、或晴或雨、夕大風、風雨迺寒、
不出戸外、
廿一日、甲寅、天晴、夜雪宿、（不及寸、）迺寒、依寒氣不出行、讀

岐弘田役夫等未濟、自相門昨日所召預之信綱請文十三斛、依神部來仰含其由了、冱寒殊甚、一寢後南方有火云々、二條南、京極西、殿下南町云々、已經程由聞之、驚起之間漸滅了、夜依不能行步不出、

廿二日、（乙卯）雨凝天晴、夜又陰、午時參殿、與前大武暫言談、去夜火間前宰相宗房朝臣殿上人等多參南町、大路一町燒由惟長朝臣語之、昨日內裏有御鞠御覽、殿下戌時許還御云々、鞠爲家卿、宗平、資雅、有資、自餘近習等雖立加、稱不堪由云々、退出參大谷前齋宮、未時許退出歸家、伯卿妹、（故入道落胤、）言家先年爲妻、離後候此宮、自去冬籠居、養村子在京二人之中弟歟、自愛同宿云々、又通具卿老後愛物師季（中將）妹、同爲武士愛物在白河云々、能眞（直イ）子歟、

廿三日、（丙辰）自夜雨降、終日不止、詣相門、以忠廣朝臣依風病不逢由有命、即退歸、依雨不他行、聊依有申事也、歸後以齋帖（狀イ）申達、有許容、極密々事也、

廿四日、丁巳、自夜天晴、午後又大風、早旦沐浴念誦、此四五日單紅梅雖開訖、雨洗風摧、即有衰色、垂柳漸綠、

廿五日、（戊午）朝天晴、辰後又冱陰、雪飛、言家朝臣來、退參殿下云々、心寂房來談、問療治之間事等、入夜宰相來、此間偏寓直幕府、今夜適歸家門云々、是只醉鄉歟、只今幕下被參殿之間云々、昨日又於右大臣殿鞠、又法務御房頻有招請云々、廿一日內裏御鞠、東屏中門壺、賀茂祠官等立、沙厚枝滋、其數不揚云々、

廿六日、（己未）天晴、雪飛、寒風猛烈如刀、風寒、老身不能出行、返牛僕了、頭右京又有歷物云々、行兼又歷物及火針、但其後無增云々、

廿七日、（庚申）天晴、殿下御物忌云々、不出門戶、東風猶寒、如臘冬、入夜女房退出、今日內裏又鞠云々、（爲家、資雅之外、親氏、公有、繁茂等被立云々、）

廿八日、（辛酉）天晴、適風不吹、暫陰、夜深雨、明夕行幸云々、申時許右兵衛督來臨、欲謁之間、新源三位會合、同時言談、共是子息、（兵衛佐侍從、）行幸舞人間事爲示合云々、自然臨昏、三位先被歸、及晩武衛被歸了、明日行幸共

不參云々、
廿九日、壬戌、晦、自夜甚雨、終日不止、入夜雨休、依十
五日滿宿東小屋、曉鐘之後歸、

○二月大

一日、癸亥、陽景漸晴、午後忽陰、未時雨又降、午時參
殿、前大貳暫言談、大貳立去之後、右大臣殿見參、仰
云、夜前參行幸、還御天明、兩大將、大納言雅親、中納
言、不騎馬參會、別當、侍從宰相、左兵衞督供奉、自內所參來
也、殿下又出御、仰云、春日詣不可待人々參、不可渡舞
人、曉鐘之程出京可馳下也、廿八日曉以前爲遂詣神事
也、供奉公卿未聞定、右大將以下歟、曉參事吉例多、如
此院有御見物之時、及巳午時也、即入御之後退出、乘
車之後雨降、入夜猶不止、
二日、甲子、夜雨止、朝天晴、午後風烈、官人秦兼岑來、
即相逢、每便宜有芳心之詞之由傳聞、本意之由相示、非
指徵言、依存道理自然口入歟、態來臨過分之由答之、
久不合眼、已戴白髮、年齒之最弟也、足驚歟、爲人不好
凶惡、雖自然口入聞人不多、事披露誰人乎、存外事也、
故殿幷殿下多年被召仕、依存外事、當時在本府、子息
猶奉公家之嫡、其身不卑、所申道理歟、夕(可イ)侍從來、行
幸舞人雖仰狀被催實直、稱不審由若公有之嫌歟、尤可
問奉行職事歟、
三日、乙丑、天顏適晴、長延入道送柑子下枝之次云、空
體房正月下旬逝去云々、于今不聞及、甚以悲慟、
四日、丙寅、朝天陰、雨漸降、未後又甚雨、午時許宰相
來、雨止、一昨日於殿下鞠、三百六十之數再揚、右大臣
殿、右幕下立加給云々、宗平、資雅朝臣參、昨日又此鞠
於法務御房鞠之後盃酒入興、西北紅梅昨今開、南京梅
淺深皆開歟云々、
五日、丁卯、朝雲分、辰後晴、又大風、午時許參殿、大藏
卿同被立大原野祭神馬、陪膳有長朝臣、職事信說、忠
高付以良申云、今日職事一人可參大原野、日來催家
國、依使者懈怠、不知申障之由之間、今日右大臣殿御
奉幣、奉行不參社之由承之、可催誰人哉、仰一日比家

國參之様闕食、何様事哉、早遣召可構參由可仰、問事體不足言歟、不見諸文存參由、只今雖被召仰、遠路事更不可合期、奉行懈怠之至歟、

行家司少年之上、非器父卿酩酊、殿中大小皆如此歟、兩社行幸舞人五人闕如云々、春日詣供奉人未申領狀、縱雖有御經營、無供奉人者甚可見苦事歟、付視聽驚奇、人々云、八日直物御退出之日事又指合歟、直物以後右大臣殿可令寄御車給云々、申時許退出、

六日、戊辰、天晴、午時參殿、前大貳言談之後、推參御所、明後日白地早速被行直物、可有御退出云々、諸大夫領狀、其人數甚少、定見苦歟、御退出之路大宮、御春日詣二條東洞院九條富小路云々、早旦言家來、地下供奉極無面目之由歎之、今朝參之次、無地下替、自位次可供奉由承之由、盛長伊豆前司、重長改名、語之、權門隨身近衞舍人等辭退嗷々云々、申時許退出了、入夜右兵衞佐來臨、舞人事等示合、以靑侍等令立鼓、如形示駿河舞求子之體了、只作大輪蹈并渡返事等許也、近代舞不過之歟、

七日、己巳、天陰晴、入夜半月明明、巳時許頭浜菊湯、誂宗平中將轉借兼輔少將平文、移送兵衞佐許、爲本様也、北政所今日御入内云々、直物爲明日、兢以厚緣、群集日非人不出仕、入夜見南嶺之月悲殘涯、夜深忠弘法師無爲歸洛之由告送、適以爲悅、

八日、庚午、天晴、未後陰、侍從來、繁雅入道女院御後見此曉終命、左兵衞佐光成、舞人一臘藏人繁茂、同輕服止了云々、忠弘法師來、能州吏務更以不可楽居、地頭守護之張行、國務之滅亡、不足言事云々、但於其分限者、如形行之了、存命歸洛、以之爲冥加云々、主從再合眼、不存事也、今日此次聞、右幕下又日來有被示事、修理職相帰示云々、事體尤大切事歟、但職廢滅之故、本所掠歟、其事尤不便、薄暮之程閭巷有奔者云々、六波羅物忩之由、相互成不審相尋、忠弘遣尋河東方、使者未歸、但無殊事歟由答之、戌終許宗弘歸來云、陣邊同夕間頗有馳走者、皆稱無爲由、落居了、雜仕等先相具參室町殿所來也、於出車者未寄云々、夜半許車又歸、自室町殿

歸來云々、腹病不宜、不見物、
九日、辛未、天陰晴、巳時許見聞書、權少外記、中務丞、（公輔解替）少内記、式部權大輔長倫、治部大輔範房（倫）、明法博士中原章行、宮内丞、大膳權亮、主殿權助、左京權大夫皆公良、和泉守政景、下總守高資俊、淡路守藤宗政、（武士還任、）左將監二人、右少將親季、將監二人、左門尉四人、少志右門五人、左兵尉三人、右兵衛二人、左馬右馬頭一人（九イ）、正三位良實、從四位上宗綱、（去治部歟、）正五位下藤知經、高爲宗、從五位上藤宗成、左馬頭不任歟、午時參一條町殿、參右大臣殿、御出居之間、殿下自東殿入御、暫見參之間、親氏少將内々爲御使參入由、女房被告申之間、又令渡給、御共參門外歸、少時又還御、爲被立春日神馬也、此間中納言參、又大藏卿參之間予退出、夜部扈從右大將、大納言實親、家嗣、中納言經通、高實、定高、賴資、參議伊平、隆親、經高、爲家、家光、夜部出車女房一、（別當殿、按察殿、）二、（實快僧都）（師僧殿、殿下按察云云、不云衛門督、）三、（民部卿、新宰相、）喧嘩云々、四、（刑部卿、大貳、）五、（少將信實、辨光時、）六、（左衛門佐、播磨、）七、（仲房女、一條殿局、成範卿孫、左衛門督敎親妹、）八、（家長朝臣、讃岐實治（濟イ）女、）九、（甲斐、いうねき、）十、（よろづよ、すむつる、）一條殿、冷泉殿、大納言殿、（雅親、）中納言殿、宰相殿御車寄供奉、馳參一條殿、春日供奉人猶無人被催沙汰等不叶歟、昨日事河東者只全無事由披露云々、推之醉狂之鬪諍、非別事歟由各稱之、平文移禪門返之、即返中將許了、申時許定修來、
（頭注）後聞、親房朝臣欲騎馬之間、馬驚落冠、不乘々車參會云々、
十日、壬申、天晴、和煖、入夜大雨、今朝撤却火爐、巳時許參町殿、殿下還御訖云々、右大臣殿見參、直物之體甚未練、大略散々云々、出車寄了後、宗房侍男等、俄引其車寄打橋之間、令加制止、（侍從宰相能忠實經朝臣等、）更不聞而引寄之、其女房、（新宰相、）下車事甚奇怪也、急可乘之由示之、殿下又出御、被仰奇怪之由、如抱乘而押乘了、是只稱所勞由云々、其意趣非嫌對揚、御入內夜親房女右、今度可乘返其左、而乘他人、鬱忿云々、退出參殿下、與前大貳久言談、大府卿頻往反、吉田神主兼直申事、弟宮主

依其勞申四位事、但宮主有四品例歟、然者叙了可讓其弟等歟、又一代改宮主有吉例哉、寛治吉例有之由等申云々、自身又申三位、(行幸賞、)末代之人所望皆是無例、新儀過分濫望歟、有例理運事、餘命旦暮者之心中如何、依召參御前之次、仰云、如中將侍從參議兼修理大夫有例歟、申云、一昨日聊有承及事、其身未申此事、只如基定公兼擧其代乎由、右幕下被申由承之、參議給其職、更不可及代官之沙汰由、注進了由申之、(入道法師所告也、非其身示合、)資平、(侍從、)經任、(侍從、)良頼、(中將、)忠文、經成、資仲、頼盛、定輔、衛府督諮所覺悟如斯、猶其例多歟、左府平辭修理被申國、(如被奏申、)大將聞此事、被申能登事、仍今日示送了、返事未到云々、退出向二品許、(昨日祭御神事、被座里亭歟、)被出障子許謁申、又被出孫侍從我只一子、(三位、)孫又只一人鍾愛由被示、故亞相自少年見申、今更又見沒後遺孤、增老悲、亞相母儀不堪悲歎終命、(已過中陰云々、)不聞及、可悲事歟、日入以前歸家、

十一日、(癸酉、)朝雲漸晴、巳時陽景鮮、巳時參殿、一昨日被仰和歌、如形書付進上、不可過之由被仰、春日舞人猶有未定事等、久清重有申旨等、猶將監者可任給也、行幸日猶依可爲御隨身官人、還御之後可被任、密々可存其旨之由被仰、兼峯舊老家嫡之上、已爲召繼長府年預、仍可被任右將監、兼廉不可爲兄下臈由頗雖申、如然可爲將曹、而下毛野武平日來依府將曹、可爲一舞、而爲將監二人下臈者、定有訴訟歟、若辭退者其替無可然者云々、久清、兼峯、武平、(府將曹、)兼廉、(同、)兼友、(殿下府生、)久貞、(右大臣殿府生、)廣澄、(府官人、時人長、)賴種、(殿下左番長、)賴峯、(右大臣殿番長、)武信、(隨中弟下臈之上、大將有被召具之志云々、)近光、(日來不中左右、今日依召參入、被申子細、)此外無事改催者武澄、(爲侍伺候相國第、無所從一人、庭聊云々、)種武、(兼峯弟、)此兩人之外實事宜物無之歟、行幸舞人資頼朝臣催之、實任朝臣、公有朝臣、親季、(右少將、)教定、(侍從、)宗教、(同、)高賴、(兵衛佐、)顯平卿子、侍從、立后四位侍從經光催之、御點中將家定、雅繼、宗平、少將實任云々、辨有親、爲經、五位光俊、兼俊、兼宣、(少納言、)實文、(侍從、已上領狀、)賴俊、忠俊、明後日十四日御書使具教朝臣、冊命勅使同人、立后以後御書使基氏朝臣、此輩

今日被仰下、賀茂祭使中將家定、具敎、少將敎房之間、
隨勅定可催由被仰、
十二日、甲戌、天晴、依窮屈不出仕、漏剋博士泰俊朝臣來、昨日陰陽頭泰忠、自去月廿三日受病不食責伏之間、辭陰陽頭權天文博士、猶去年祈雨御祓賞讓之、以泰俊可任權天文之由申請（付有長朝臣、）之時、聊加微言之由、有長朝臣語之、此事爲相示也、聞及事叶不存隱微之忠、不可恐之由答之、國道、（有上臈正助在俊、）今度可任長官之由懇望、兩職過分、仍存日去兩官申請此一事云々、庭梅漸開、（若木之初花去年僅開三開、今年及少々枝、）明日忌日事猶示侍、蹉跎借不叓改舊好也、
十三日、乙亥、天晴、依忌日終日構扶念誦、午時許刑部權少輔經範來談、權大輔超越、重失面目愁訴等也、本自寮申、近日更雖難得隙、此趣等懸心可伺之由示之、依假借即謝遣、未時許重家來、脐持病不快云々、長途供奉不便事歟、遐口老病、秉燭已後終經一部、老後如讀經、口意氣出入之故、腹中被引張、氣揚辛苦難堪也、是每度事也、佛前居撤供、供燈明、以注記令唱卅二相、夕蚪、自相門有恩言、（此女房自去年衣色無可着物、萌木匂欲着、非盛時雖染得出先日申之、去年染藍衣一具送給、依身不具預小事芳心、）夜深宰相來談、
十四日、丙子、天晴、風吹、夜深大雨降、巳時許參殿、春日詣之由被申、氏三社奉幣立之間也、於庭上御祓、賀高朝臣陪膳、春日使大内記光兼、大原野前兵部定俊、吉田、（不見知、）三人取御幣列立、陰陽權助國道御祓了、光兼持參御幣、（進之退居四方、）御拜（前後兩段、）之後、給幣之次給告文、光兼先出中門了、使次第進參歟、（不見後、）入御之後見參之間、前大貳參、惟長等傳奏、頭右京親房朝臣參立后間事、頭資賴朝臣參、（傳奏人不參、）大貳承仰（仰イ）出逢入御、予退出、今日法務御房之後初參内給、師季中將申繼云々、宰相可參御出立所之由、夜前雖聞之、吉田例會合沈醉云々、
（夜半許南有火、白川、）
十五日、丁丑、自夜甚雨、又大風、念誦、有敎中將消息、明日冊命勅使俄被催云々、具敎中將辭替歟、入夜侍從來、西紅梅北白梅盛開、

十六日、（戊寅、）天晴、風靜、立后日也、依今日事不審、早旦參室町殿、殿下自夜、（夜中許、）御東殿、付惟長朝臣、一昨日被仰舞人事、一紙注出進入右大臣殿、見參之次伺承事、大夫、（右大將、）權大夫、（通方、）亮、（親房、）權亮、（右中將源通忠、）大進、（忠高、）權大進、（親氏、）宗房朝臣子、（不知名、）大夫進、（左大辨家光弟、）六位進又宗房朝臣子云々、今日出仕公卿、右大臣殿、右大將、大納言家嗣、中納言通方、經通、高實、定高、賴資、參議伊平、經高、爲家、家光、範輔、實世朝臣、（後聞不參、宗平、有資供奉云々、）御遊所作拍子、（實基卿、）付歌資雅朝臣、笙實有卿、笛經通卿、篳篥盛兼卿、和琴家嗣卿、琵琶光俊卿、箏師季朝臣、四位侍從、（親房朝臣、師季、、、有教、、、有親、、、資季、、、具教、、、實任、、、賴氏、、、）五位、（光俊、經光、實文、兼宣、能定、資隆、隆盛、）勸之、冊命使有教朝臣、啓將、（左近定平、右近兼輔、實直、衞門信盛、範親、兵衞公員、定具、）辨有親朝臣、少納言兼宣、左將師季、定平、具教、實任、氏通、右有教、基氏、賴氏、實直、即令參東殿給、予巳時退出、前僧書狀云、一昨日十四日若宮別當法印敎賢於十禪師寶前修八講、童四人、（舞二人、伶人二人、）僧五人、（伶樂四人、舞一人、）四人之內眷恩弟子春佛、已上南京、其外樂人濟々、遊宴雜猿樂、山門又饗應入與云々、（兩方和合珍事歟、）申時許依假日參大納言殿、見參移漏、夜深歸廬、夜深宿丑寅角小屋、曉鐘歸、夜月陰、

十七日、（己卯、）天晴、自殿下給御書、今日勅使御書御歌事被仰合之次、皇后之父大臣之父、非宿老之身、可恐可悅由被仰、實忠前蹤、御先祖之例雖各存、御年齒幷計會之條、又希代事歟、天晴風靜、無爲被遂行之條、排悅有餘之由申之、自相門又有音信、同申此御慶事、今日儀後聞、殿上人座徹四位侍從座、長押下敷之、殿下御着座、右大臣殿、大夫、三條大納言、權大夫、中納言經通、定高、（早出、）參議伊平、爲家、家光、實世、亮、左大辨、中納言經通、三獻殿上人亮資季二人着、（被催殿上人云々、）不儲、次五位少進二人取瓶子、御書使基氏朝臣取御書時誤取柳筥、相公示告弃之、昇沓脫之間、寢殿東弘庇南端北面座、大納言實親卿、權大夫、參議三人各勸坏、（垣下座敷同弘庇四面南上、各着之、傳進、實世不着、）

十八日、（庚辰、）天晴陰、所栽之梅下枝、南庭、（紅五、白一、木紅一、）北

庭、（木紅一、白二、）櫻南庭三各開始、以之養眼、言家來、後聞、今日殿下、右大臣殿、權大夫、經高、家光、範輔、殿下御坏、依參議不可給、參議經高、範輔、勸坏權大夫給之、依不催公卿不參云々、申時許密見毗沙門堂花、過半未開、

十九日、辛巳、天晴、巳一點詣相門奉謁、殿中事總無行事人、立后日萬事懈怠闕如、極不便之由歎息給、次參殿下見參、親季朝臣舞人間事可加詞之由被仰、資家卿每事口入定存知歟、示少々事等了、未時許退出、後聞、今夜啓將還祿不催將佐、（不知今日山不參、）隆盛、（於大將亭聞及參、）兩藏人佐許參、宮司勸坏、（權亮參、）殿上人取祿、次八社奉幣定、殿下、右大臣殿、大納言、（實親、家嗣、）中納言、（通方、經通、）參議伊平、爲家、亮背之、不儲切燈臺硯、公卿著座之後初馳走、及曉、次氏院參賀勸坏、大納言二人、中納言二人、參議二人、四獻亮有親、五獻權亮實經云々、

廿日、壬午、天陰、巳後微雨間降、風烈、今朝、爲翫八重櫻欲參御室、自朝天陰風烈、仍止了、申時許大宮三位大貳同車被過、乍驚相逢、望見毗沙門堂花（直衣）之次云々、夕被歸、入夜宰相來、語日來事、立后節會、定高卿自二位中納言俊立後列、（如三位、）賴資又立其後云々、事訖退出時、內辨（右廻、）通方、（左廻、經下臈後、）經通（右廻、）高實（左廻、）賴資（左廻、）伊平左廻、經高爲家右廻、宗光左廻、教雅少將所勞已獲麟、面謁乎由示、今朝行向問、七歲童可首服由議之、忽取寄直衣如形理髮、元服烏帽子也、始終可扶持之由示付云々、病體更難存云々、悲而有餘、去十四日前中納言範朝卿出家、聊有雜熱事、非大事、以此次遂本意云々、

廿一日、癸未、天晴風靜、巳時出逃門、京中野外櫻花盛開、如雲如雪、參西郊大聖院遠望、宮樹開敷未散、就中門內兩株階前八重、濃艷映水芬芳滿庭、實俞僧都覺寬法印相謁、少時出御、予候簀子之間、覺法印申宰相參由、又召御前、信實朝臣相具云々、即召出之後入御、法印催連歌、孝繼執筆、信實朝臣賦物花何水何、甚堅各停滯不尋常、尊遍僧都實俞僧都在西座、（隔階間、）予、覺寬、宰相、

信實在東、相構八十句、賦物大略盡歟、仍止之、次讀和
歌一首、春日翫庭前八重櫻、和歌孝繼讀上了、（不被出御歟、）
日漸傾予先退出、於一條大路日入歸廬、可謂數奇狂氣、
廿二日、（甲申、）天晴風烈、巳後風頗宜、參殿下、參御前、
少將親季日來隨身、（舞人勤仕、）萠木袴壺脛巾指鞭之由資家
卿申、存此儀之間、三位（父卿、）先年勤仕之時、令負胡籙
之由申、仍假相求弓箭、抑帶胡籙者又可着染分袴歟之
由、申不審由、令著二藍萠木、負胡籙之儀慥不覺悟候
之間、答此由候了、但治承三年秋八幡行幸、右少將資
時令著靑褶染袴、令帶胡籙之樣ニ側覺悟候之由申之、
取寄中山內府記可見之由被仰、召侍下知之、明日御馬
副以下裝束調進、人々進之、自然日蔵、良久內府記持
參、予引見之、件日見物云々、（辭別當之後也、）舞人右少將顯家
隨身胡籙、同資時隨身胡籙萠木結染袴、侍從隆保、左衛
門佐業房隨身胡籙、黃萠木、雜色二藍、皆紅衣白生單
衣、右馬頭定輔隨身四人壺脛巾、侍從信清、右兵衛權佐
隆定隨身胡籙、侍從定家、（黃赤色、女郎生衣、）右兵衛尉爲成、（黃女郎、）

雜色萩、左將監信政雜色朽葉貫布、花蒲萄引ヘギ、黃
女郎、如此被記、往事如見、猶可令帶胡籙之由依仰遂
啓狀、右大將爲一員樂人之中、可令轉將曹之由被申、
召好氏被尋仰、爲上﨟之蹤被越者、可切本烏之由嗷々
訴申、仍轉任難被行、以府生可爲代歟、其例多由又以
愚狀遂之、府生又無其仁、明日已後可巾沙汰由被申、
明日中宮女房見物出車、（權亮通忠、中將雅繼、）前駈等可申由被仰親
房、（權右近、）殿下右大臣殿令參中宮給了、夕退出、以使又問
新少將、答云、事卒爾、弓箭更難求尋出之間、猶可令指
鞭由、只今重申候了者、明日御騎馬前後行列依仰書儲
授兼救了、殿下今夜御參內、於御直廬可被催具云々、
廿三日、（乙酉、）日出之後陽景快晴、曉更雲暗雨降、驚見
之間漸有雲間、天明忽霽、日出之程參一條西亭、右大
臣殿御裝束之間也、（以東法師奉仕、）資季朝臣在御前、令着裹山
吹下襲給、（御將例縹線綾、）紫紋平緒、御裝束訖令出給之間退出、
乘車立一條面、大臣殿令參中宮給、即自室町面令出
給、前駈隨參會三人、（久良、兼仲、官人久員、）中將在御共、即向棧

敷、近衛北、大宮面、自近衛面辻子、下構一人歟、(闕文アリ)有便宜云々、忠弘法師儲之、此間人未來云
云、相國御棧敷鷹司北七間新造、塗白壁如例屋、此棧敷北鷹司
南有二棧敷、北端敎成卿、此隣武士、ヲカサ原云々、返
車迎女房等、冷泉女房來、侍從小兒二人、巳時以後車
漸來集、皆在大路面、不立路東、以下人令窺見、巳一點
御輿已出御、殿下御騎馬之由云々、其後時剋推移、適
神寶通過、頻立留車戾居神寶、不可然事歟、此間中宮女房車
二兩、立相門御棧敷之西、雅繼朝臣車、萠木匂、紫匂、通忠々直
之車、うすもえぎ紅匂、前駈行兼子左衞門尉云々、前駈左衞門衣イ
尉俊親、神寶渡了、神祇衣冠二人、束帶二人、々、橡資、黄香、舍人、二藍
資、萠木舍人、次御琴持、舞人非藏人左近將監紅裝懷國、馬芦
毛駮、童二人紅梅唐紙、青衣、雜色四人花田唐紙、山吹破出衣
皆押色紙形隣子風流歟、右兵衞尉仲泰、紅打衣、黄川原毛、
御倉小舍人、童萠木山吹衣付梅花、雜色二藍、同衣、同花、侍
從資平、濃打衣、錦タミ、馬芦毛、私馬云々、童二人萠木山吹衣、雜色
六人、山衣飛尻赤色同衣、皆以同色絹押龜甲文、皆付梅花、私侍二人
付馬左右、男也、八歲云々、稚少、侍從宗敎、紅打衣、黑葦毛、

童二藍、山吹袙、付山吹花、隨身朽葉袴付藤帶胡籙、雜色萠
木山吹衣、出衣山吹花、侍從敎定、紅打、黑、童櫻萠木、山吹袙、
銅鉾、尾長鳥、雜色櫻、皆貫布、同鳥、侍從雅繼、紅打、土芦毛、童
二藍、紅打、紙鉾蝶ヲ透す、雜色萠木濃山吹袙、同蝶透、
右少將親季、紅打、黑鹿毛、童朽葉萠木袙藤付、隨身萠
木袴付薔薇、雜色二藍濃山吹衣、付山吹、右少將實直、
紅打、芦毛、錦イ武澄相副、兼日公有申請武澄行向、身并所從衣裝束非頗過分示之間、公有忽變改、中不可給山、實
直又所望、武澄又和合云々、猶返上下貢地、錦衣付唐瓶子、童萠木濃山吹衣、隨身朽葉袴胡
籙、雜色二藍濃山吹衣、皆以紙鉾霰地ヲ透、其上付金
銅、窠の文ヲ付、左少將公有、紅打、白芦毛、童朽葉絹打
萠木衣、隨身同袴櫻付、雜色花田打山吹衣、窠雜色ノホリハタソテ以錦替之、付櫻花、乘騎馬、次諸司如例、式部丞、少年、隼人正、
老翁、武士衞府、多供奉、其所從に令問て聞名、天野五
郎兵衞と云、但在左衞門先陣如何、朽葉舍人二藍、童
青丹末濃袴、黄衣四人、小川三郎左衞門、朽葉舍人、同色茜
絹四人、鎌田次郎左衞門、萠木童、黄舍人、窠文紺狩衣、
末濃袴、山吹衣四人、淡路四郎左衞門、朽葉童、黄小舍

人、蟲襖二、末濃袴四人、遠江次郎左衛門、赤色童、青
舍人、大篠摺紺、末濃袴四人、駿河四郎左衛門、蟲襖舍
人、二藍童、青丹末濃袴、(茜衣)、曾我太郎兵衛、岩原三郎
兵衛、青童、黄舍人、紫袴四人、紀七郎兵衛、青童、黄香
舍人、欝紺狩衣、末濃袴四人、おこせの馬丸、(老骨)、黄舍
人、蟲襖末濃袴、黄衣、木工兵衛、木工入道ト云、相州
専一者次男云々、青舍人、朽葉童、紺青二、纐纈衣四
人、折烏帽子直垂男廿人、其籾其羽、皆古今未見之體(マヽ)、
也、但無衛門兵衛之分別、皆渡了、検非違使友景、横
童、看督二人、火長二人、雑色四人、鹿子ゆひ狩衣
下部四人、赤革腰、殿上衛府、黄表袴、櫻萌木半臂、
(闕付裏、縫腋)二藍山吹衣童、雑色四人、左衛門權佐信盛、權舍
人、随身二人、看督四人、火長二人、雑色五人、右馬助
光衛、青舍人、二藍童、襖袴随身、雑色三人、權頭有長、
萌木舍人、今一人引柿水干、雑色七人之内持弓、左兵
衛佐公員、朽葉舍人、二藍童、随身蘇芳袴、少納言宗
明、萌木舍人、雑色五人、公卿、治部卿親長、(馬副四人)、雑色

五人、左兵衛督基保、(赤色)、萌木舍人、随身、雑色三人、
右大辨、舍人花田、薄青、雑色四人、(其衣御纐纈歟)、侍従宰相、舍
人萌木二藍、(濃山吹袙)、雑色四人、平宰相、舍人薄青柗皮、雑
色五人、別當、舍人檔、わかいろ、看督火長雑色四人、
中納言盛兼、馬副六人、舍人青こきちんの水干、雑色
五人、三條大納言實親、馬副八人、薄色黄香白袴付左
右、萌木舍人一人、居飼雑色三人、源大納言雅親、馬副
八人、舍人赤色花田、雑色四人、左右近將監不見、威儀
御馬等如例、右大將番長武信乗狛拵、於相國御棧敷前
兄弟如飛、右大將、紅梅下襲、左大將殿番長頼岑、乘栗
毛、府生久員、左大將殿、御綱次將近年若人不見知之
上、拜龍顏端厳之間、愚眼忘他、不分別而過了、其數多
歟、在後陣之蹤不打並、少將教房童二人、随身二人、皆
纐纈之文、裏形木、宰相中將實世、(萌木狩、下腰濃色歟、さくらうら也)、三
位中將實有、(黄袴櫻萌木下襲)、殿下移馬居飼四人、御厩舍人四
人、(二行)、番長左右、(二行右檔)、官人、(二行左右)、御馬(御馬添)濫口上﨟二人
張口、(不着下袴舍人二人仕御馬口)、御厩舍人持御鞭在右方、居飼在御馬

左、次瀧口十八人、（二行各五人、）次下﨟御隨身六人二行、染分袴、左、末武、武行、（時イ）貞直、右、弘方、敦任、助久、（昨日初參、）次瀧口調度懸十八人、二行各五人、檻上下負調度、雜色一人、次頭資賴朝臣、萌黄薄青、薄色袙、黄香舍人、藏人經光、萠木袴、黄下襲、二藍萌黄、二人、萠木舍人、雜色三人、無六位藏人、御後殿上人經實朝臣子、（萠木舍人、雜色四人、）右衛門權佐範賴、うさひの右衛門尉、近衛、黄舍人、二藍萌黄、虫襖に末濃袴四人、くらの丶兵衛、黄舍人、二藍萌黄、同色四人、兵衛、（近衛、）在衛門後、次殿下御車、車副平禮乘尻、御笠袋在此後、見物雜各歸、出車向北之後出棧敷、自辻子東行、於南北辻子乘車、出近衛歸家、于時未時歟、窮屈平臥、後聞、正四位下有親、（行卒、）大夫史大外記各讓子息叙從五位上、宰相經高頻申二位、（盛兼、實有、基保卿等不可超、）上卿已下追可申請云々、

（頭注）後聞、左中將宗平、資季、家定、實□、少將實任、敦房、氏通、右中將基氏、實蔭、隆盛、賴氏、兼輔、親氏、

廿四日、（丙戌、九坎、）天晴、早旦詣相門、武士引馬參云々、仍暫參町殿、殿下夜前遷御冷泉殿云々、少時謁相國、慈賢法印暫言談、來朔日下向湯山給、依招引兼日下向、可始護摩云々、次謁主人、昨日光華自愛了、今日可向北山由有命、次參殿下見參、昨日每事無爲、但騎馬之後已經數刻、足極難堪之由被仰、以良朝臣申春日供奉人人、申御馬事等、每人申請云々、入御之後、大藏卿三河入道前大貳參會、予早出、久清兼岑今日任將監之由可被仰云々、（下毛野武平開將監二人任山返罷逃去云々、）舞人大略、左近將監秦久清、（新補、）右近將監同兼岑、（新補、）左近將曹同賴員、右近將曹同兼廉、（還補、）右近將曹同武澄、（還補、）左近府生同久員、右近府生同兼友、右近府生同廣澄、右近府生中臣近光、左近番長秦賴岑、

廿五日、丁亥、天晴　南風頻扇、夜深大雨、四位侍從來談、自昨日咳病、今日殊惱、雖精進念誦、不載心神辛苦、依宗雲法印消息、送少々前栽、進持明院殿云々、未時許稱行毗沙門堂、於車中見花、過半散了、車雜人多、聞

必寢房來由、即歸相逢、爲見泰忠朝臣病出京、其病尤危由語之、紅白梅栽一株、其樹各不可安、必可有將來之煩之由示之、即堀取紅梅別栽之、草樹事只隨此僧之進止、傳聞有除目、後聞、不見聞書、左馬頭信時、遷任周所歴歟、四位兼敏、兼教、將監久清、兼岑、少監物藤氏久、圖書少屬藤久康、左兵衛尉藤賴季、入夜宰相來、幕下依行啓供奉追下向有馬、可伴之由有相門命、每事難叶、雖申領狀心中不定、歸後雨降、

廿六日、戊子、朝天晴、午時許參殿下、舞人幷移馬以下、人々申邪欲被分宛、事未定、諸方出來馬等且御覽、自相門被進平文移十具、例移十四具被進、鞦皆新調、如此過差雖驚目、殿上人供奉本領狀十二三人之內、被告刻限之時、多申觸穢 煩病由云々、諸大夫又不足廿人歟、公卿只伺候之輩許歟、右大將被參、明曉刻限爲寅實夜中者、還有上下之煩歟、猶天明出御可宜哉由雖被申院、不御覽時、吉例皆取松明、出御猶可爲夜之由被仰、北政所露顯之御見物、庇御車、公進前駈、又依夜儀止了、不可被渡舞人之由被仰定訖、中納言、大藏卿、前大貳等在御前、職事以良所司等奉仕御裝束之間、南面簀子不敷弘筵之由、黃門忿怒勘發、敷弘筵之時不敷簀子事、實不見事歟、辭退觸穢之輩、少々可被除籍由爲申、被召頭大夫、申時許參、又重催之、散狀可進由被仰頭資賴朝臣、未進之、自同寮御馬十疋、少將親氏爲御使被進、自北方右衛門尉成季相具御厩飼口等、密々請取之、御厩舍人出立之間皆退出、不見之故也、信定朝臣逢親氏朝臣申御馬名、申終許久淸申慶由、人々申歟、之イ仍自北對方出西中門廊方見之、久淸束帶立藏人所屏西方、府官人應澄子息久貞、上﨟冠之裝束、不帶弓箭、其外四五人歟、布衣、子息等云々、職事以良衣冠出逢、歸入又出、如逢殿上人等之儀、歸昇、久淸二拜訖退出之間、惟長又下中門廊沓脫召之、久淸入中門渡御前、扈從者皆渡、渡了居東府垣下、渡了又久淸已下歸出、今度副南築垣、出門了後、不經程兼岑參入立、職事家盛出逢、兼岑二拜了雖退立、無召人歟、已出門退出之間、人々召返、今度無下逢者、兼岑又渡御前、相從者弟秭武、布衣帶劒、兼友、同少年者等八九人許歟、還出儀同前、中門廊內壁間三間懸舞

人裝束、舞人等未參歟、每事遲々、咳病窮屈無術間、退
出歸家、戌終許已付寢之間、新少將來臨、驚出相逢、非
殊事、供奉之間事、少々示合退歸、
廿七日、己丑、天晴、風靜、鷄鳴以後參殿之間纖月出山、
頗遲々訖、仍不參入、於二條富小路邊伺見、右大將已
下公卿五六人已參入云々、以下人令伺 御發成之間云
云、少時先陣殿上人等騎馬、二條向東、仍立押小路
京極見物、先祓等進行、行列不尋常、舞人九人打融了、
各不令取松明、晴然御厩舍人等又不見、（若遲參歟、）諸大夫、
（布衫四五人歟、）殿上人信盛範賴已上不及十人、其面不見分、實
經朝臣、資季朝臣、親季、（皆束帶、隨身冠、）此內前大貳子、朽葉壺
二人頗刷歟、一員以下御隨身下﨟皆騎馬、御前朱紱過、（未渡イ）
左中辨有親朝臣、御車唐車、車副白唐紙、（紫緂、）檢非違
使、（既丞已下又同云々）次右大將、一員已下隨身騎馬、前駈六人、坊城中納
言、（此後漸天明辨色、）二條中納言、新藤中納言、別當、（看督火長隨身皆取松明前行、）
平宰相、侍從宰相、左大辨、三位中將、隨身二人、（松明前行、）二
（人松明立後、）次前駈二人、衣冠、三位中將殿、（御車簾上、）御隨身二人
騎馬、（依少年所從等令騎歟、）此間不取松明、見了歸廬、無人之條雖
爲珍事、天氣甚以相應、陽景晴、風聲靜、永日遲々徒睡
眠、申時許南方有火、東風頻扇、久不滅、行願寺之邊八
坂塔燒了云々、乘車出近衞川原眺望、煙雖赴坤不幾而
滅了、歸後聞、非八坂、只行願寺之內塔燒、六波羅地藏
堂新立八足門燒了云々、
（頭注）後聞、行願寺門內本堂一、彌陀丈六餘佛堂一、五重
新塔、葭田術門同門西堂一、同門向能茂入道堂、六
波羅向堂一、同西堂一、多寶塔一、六波羅二階樓門、
廿八日、庚寅、天晴、風靜、巳時許詣相門、昨日自夜宿法
性寺、曉猶遲出見、車宛滿九條川原、依無所、遙南行立
其末、綾小路宮御車、又自車後猶令立南給、武士行粧盡
美云々、來朔日出京、二日可宿始湯屋、十一日又宿始
水田新造屋、十二日可歸、中宮御入內十三日云々、退
出之次逢行寬法印、參右大臣殿、見參之次申一昨日除
籍人外歟由、八人被削云々、家季朝臣、（越後前司、）家定朝臣、
（左少將、）伊成朝臣、（右少將、）顯嗣、（兼高子、字佐殿上、）時高、（範輔弟、）親高、（治部卿子、）後

（閑不欣、）（氏イ）光成、（光親卿三男、）氏通（右少將、）等也、（九十九人之內八人被除、）於四人者實
非仙籍之仁歟、今日暑氣忽生甚辛苦、即退出、西風漸
扇、浮雲漸陰、
（頭注）湯山、幕下、前相公、拾遺、相公、實經中將供奉云々、
廿九日、（辛卯、土用、）及曉雨降、朝間微雨、（巳後間止、北風吹鳴、）風雨之間不
出仕、以下人令伺、酉時許還御已成之由云々、秉燭之
程言家朝臣示送、自途中脚氣更發無術平臥、南京供奉（後聞三位中將殿也、）
人不幾、資季朝臣、（御服御下襲取次歟、）實經朝臣、信時朝臣、言家、
（取綱歟、）信盛、忠高、範頼、親季、宗氏、致信、經俊等歟、爲經朝
臣不騎馬、能忠朝臣又雖參不出晴云々、（乍參不供奉、甚無由事歟、）脚
病事甚不便之由答之、
卅日、（壬辰、）終日甚雨、雲奔西、酉時許宰相來、明曉一定
供奉湯山、今朝參內入見參、奏春日事等、聊參中宮、左
大臣殿只今退出云々、春日詣之間事問之、廿七日曉（路二條京極五條高倉信乃小路富小路川原）
參、右大將不帶劍不被持笏、兩納言（國定、）持笏下立中門
外、殿下出中門揖（御衣冠笏、）令出給、次々公卿次第出如恒、
治部卿饗三條坊門京極供奉、自五條邊別當平宰相止、

國通卿八條止、定高卿馳融、三位中將殿又令馳參給、
其後大將三位中將三人長途伴申、不參佐保殿、直入南
京宿所、其夜戌時許束帶參佐保殿、（大將別當之外皆參、）殿下出御
御座、三位中將殿令赴端座給之間先起座、（人々皆着端、）後經
高家光依仰移奥、一献泰敏朝臣持參、奥座遊瓶子取基
邦取傳盃云々、次公卿下立、三位中將殿御殿、（資季傳奉、）於
社頭着祓殿、（定高卿以下、）經高卿雖異姓、猶着座令居贖物云
云、一棚、殿下、兩納言、爲家、二棚、家光、實有、三棚、三
位中將殿、資季、（殿下仰止親房、依行步不輙也、）四棚、（實經、爲經、）此後早出了、次
日早參着到殿、於廳中奉刷三位中將殿之間、幕下參入（殿下御沓每度三位中將殿資季奉傳）
給、武信騎驪馬、（名咲栗、（栗イ））如飛天、衆徒競見賞翫、着座端、
幕下、定高、隆親、經高、家光、親長、奥頼資、爲家、實有、
殿下出御、公卿下立幔外、東上南面、出御之儀如例、黑
木屋昇着座之路、幕下昇南階、經已講座上并前公卿末
着奥座、定高卿昇西階、自簀子又經已講上着端、頼資
卿昇西階、自簀子南行、入奥末間着奥、隆親々々自簀子經
已講座末并前着端、經高入西面中間着奥、爲家、同別

當家光着端、實有卿、同經高、三位中將殿、殿下被仰可着奥由、親長着端、別當、僧正、依殿下御氣色勧坏、巳講持參坏取之給、與強粥親長拂底、以僧綱祿之儀、賴資出西簀子、向南跪、搢笏取祿、入西中央間、經公卿巳講之中、僧正御座東庇北一座也、西面、隆親經我前路、於賴資同所搢笏、爲家同之、經高、同賴資、家光跪長押上、三位中將、同賴資、親長、同家光、僧正今一人親房取之、巳講祿能忠、資季、有親取之、僧綱馬別當二疋、次五位衛府各一人引之、自余各一疋、役人同、事了自下﨟下立、殿下々御、次第乘車參佐保殿、家光親長不見、參議依催一人着座、泰敏又持參坏、一獻訖被引御馬、幕下、即各退出、　昨日廿九日、晩更着直垂、密々出乘船、邂明殿下還御、令過給了後、幕下又微行淨衣、乘船、實有卿、實經朝臣等相乘、晩頭歸京之由語之、不及黄昏歸了、

○三月小

一日、癸卯、終日甚雨、早旦心寂房來談、昨夕見侍從足病、極大腫歟、雖加灸點其驗難知云々、相門、幕下、前相公已下、今晩已下向了由、忠弘入道來談、今夜雖十五日滿、依土用中不宿他所、依雨煩難堪也、

二日、甲午、三月中、終夜今朝猶雨降、巳後雨止、雲猶暗、小雨、又雨、

三日、乙未、終夜雨降、晩天漸晴、風拂雲、午時許惟長朝臣書狀、借召輿中破損由、令差替畢、未時許參冷泉殿、大府前都督如例列座、出御之次見參、去夜盜穿法成寺寶藏、代々廊塗能奉取銀佛、雖搦嫌疑者、未知一定由被仰、明惠房去十九日爲戒被來、一條西殿、自十五日不食病、甚日不被語其由、長日齋會只一度食事入也、此七八日飯類不入喉、只飲粥、此粥又絶之時可知存亡、必神當時無違亂之由有其消息由被仰、今年五十三云々、濁世之佛日又欲隱歟、無物之貧老依無施物、遂不能詣向、前世之罪報而已、兩卿退出之後、及日入歸廬、初月高懸、

四日、丙申、朝霜如雪、蒼天清明、未時欲出仕之間、大炊御門中將過談、暫對面、漸臨昏、仍返牛僕、偃臥筋力逐日有若亡、晩天遂晴、纎月巳明、

五日、丁酉、朝間陰、微雨灑、未後晴、午時參殿、座主參

給、御對面之間也、大藏卿兼高（近代被加傳奏人、）參會、座主出給之後見參、兼高往反、頭（資頼、）宮權大進顯朝申行啓之間事、範頼申事等也、頭亮參入、直中臨事祭事等、使經資朝臣領状、舞人五人領状云々、殿下聞食訖、密々御出（宜秋門院、）之後退出、腰病甚難堪、兼康語云、明惠房病氣力甚弱被坐云々、本自被斷鹽梅之上、飯類又不通云々、夕教雅少將俳徊以侍爲使、身上歎事被示合、少將之體逐日無恐之間事等也、故相公術好難忘、毎聞拭涙、自相逢問答心事、

六日、（戊戌、坎日、）天晴、午時許參殿、山階寺僧正參給、御對面之間云々、大府卿（兼高朝臣、）言談、臨時祭舞人多不足、此祭使無其人云々、當世事惣無出仕之人歟、今朝此殿大番舍人、（兼教朝臣雑色男、）突殺三條僧正之寵童、（自河之橋邊、件童犯其妻云々、）逃入京極面御門、於庭上被搦、賜檢非違使ー章了云々、法成寺盜嫌疑者猶被召出、各未承伏云々、今日最勝金剛院御八講、右大臣殿令參給、（有教朝臣御共、）明日殿下渡御、老骨無計略不參、東一條院、此間御不例之氣令腫御、（長成入道大伏水腫之疑由申、他醫不中云々、）有長朝臣廿七日打融武士隨兵之中之間、爲馬被踏脇、大腫苦痛難堪、歸京之後聊落居、去三日次男藏人（正月補、）初參、立出見之間又增氣、苦痛無術云云、乍驚退出之後送愚状、八幡近年有珍事、周防國小僧參籠祈請、大般若書寫之願之間忽死、同行等弃郊原、經四ヶ日蘇生、蛾歸語琰魔宮事、送勸知識終書寫、去月八日請求佛房供養訖云々、久清如本可爲御隨身由、（久清可然師參山光所望云々、）今日以惟長被仰合了、□中宮使（棟基、）寵依先例可被遣云々、臨昏母堂示送、言家弟法師猷圓法印弟子寵那智之由聞之間、有中風病氣退出、於播磨國死去云云、如此物死亡、穩便事歟、連枝皆如此爲奇、

七日、（己亥、）朝天遠晴、早旦重以宗弘問有長朝臣、（自一昨日苦痛雖堪、及昼涼溫氣出來之由答之、）兩株八重櫻、（一條殿枝續木、）花漸開、永日徒然、令分栽菊苗、（草不惧土用、）

八日、（庚子、）天快晴、午時許與心房被過談、自殿下退出、今日渡御一條殿、至于十四日行啓可御彼御所云々、未刻信實朝臣來、中宮氏寺參賀無人由、依被催可參、昨

日參御八講、右大臣殿、按察源大納言、(雅)宰相中將、(伊平)平宰相、三位知家、範宗、宗宣、長清、基定十人云云、於其座人々云、前參議宗房朝臣午時頓死、昨日酒會云々、然而有餘、竊以、年來佗滿神供珍味、尤有恐事歟、往年棟範并又以頓死、(孫保賢也)其妻(羽衣)所生範資又不幸短命、後蹤可愼事歟、事體依不審問家長朝臣、(在北家向)返事云、昨日午時許俄絶入之由騷動、遂不蘇生、前日酒宴云々、今夜葬送之由聞云々、(土川如何、後聞大宮北行云々)入夜急雨降、

九日、(辛丑)朝天遠晴、以使者(宗弘)問有長朝臣、又問敎雅少將、各危急之體、尊遍律師取定納言消息、觸季頻之許、近年此事連々、貧家極難堪、入夜兵衞佐臨門前音信、心神違例、已付寢、答所勞更發之由、

十日、(壬寅)遠漢無雲、午時許參右大臣殿(一條四殿)、見參、明日御方違行幸(可供奉)、於臨時祭者不可參、內府可被參云々、祭使猶雖被責催未領狀、宗房朝臣非頓死、自廿九日病惱、疑風病由、不存熱氣之間、其日如赤斑、瘡物少々出現、即終命云々、在世之間不信佛神云々、少時入御、今日心閑入見參、依無人少々有伺承事等、及未斜入御之後出南方、知家卿、長朝、(前大丞)暫言談之後退出、窮屈無極、

十一日、(癸卯)朝天陰、未時許雨漸降、臨昏密、午時許八條三位(長清卿)過談、臨時祭日事示合、未時許新少將又過談、今夕參行幸近將事、尤可被隨入道三位之說之由雖相示、未相謂云々、雜談之後謝遣之、雨降、

十二日、(甲辰)朝天晴、曉更女房退出、依風病發沐浴云云、昨今書朗詠上卷又點之、爲小童讀書也、凌老眼終功、入夜宰相今夜歸京之由聞之、

十三日、(乙巳)朝天陰、午時許參殿、即見參、明日臨時祭早速終、行啓早速之由被仰、行啓奉行公卿、大納言雅親卿、中納言實基、具實、參議伊平、爲家、範輔、三位實有、光俊、資宗卿、行啓大臣乘車尋常之例也、而待賢門院行啓、花山左府衰老之時騎馬有例、仍右大臣殿御騎馬今度尤可然由、菩提院入道殿有御命云々、定高、賴

賚、隆親卿等亚可催由被仰云々、相門夜前深更罷歸、
可參宮御方之由被申、即還御東殿之後、職事經光參
入、重申散狀、兩納言猶申障云々、即退出、酉時許宰相
來、參内中宮、頭亮臨時祭奉行、六位舞人一人闕如、無可勤
者之由只今稱云々、此後誰人勤之乎、不足言事歟、仙
籍有障者、尤可催地下者、懈怠之至甚不便、公卿家嗣、
實基、定高、隆親、經高、長清、宗宣、親長卿等參云々、
舞人朝輔、侍從、能定、範繼、長信、中務、家盛、將監、定員、
兵衛佐、忠兼、侍從、忠行卿子、加陪從泰敏、仲國、使經賢朝臣云々、
左近少將敦雅朝臣依所勞待時、昨日已出家云々、悲而
有餘、月出之後兵衛佐來、謝舞人闕事等之由歟、即歸、夜深新少將
又來臨、清談移漏歸、
十四日、丙午、夜行日、雲膚收盡、天顏快晴、午時參相門、法印
□親實卿來、對面之間、依招請加其座、法印退出之後不經程
退出、行寬代奉謁、即參西殿、右大臣殿見參、仰云、行
啓不供奉、遲怠事等爲催行也、臨時祭殿下御出遲々刻
限下由可申之旨被仰合、參宮給、殿下渡御、御襞御裝
束、以陰法師奉仕、訖、出御之間、陰陽師御共人御隨身不參、懈
催之後、番長下﨟二人參、在一條面云々、依無人褰御車簾、侍從輔俊
可參云々、四位殿上人依遁重坏一人不出仕、奇異事歟、面々
辭退無其人云々、六位舞人仲親遂領狀、御出之後兼高
朝臣暫清談退出、秉燭以後令伺見、殿下還御訖云々、
戌時許女房令參内、着物具張萠木匂花山吹表襲、高諦
家光女也、乘車後、上童二人乘別車相具、櫻萠木衵、二人同、光
兼伊員在共、少時乘車伺見室町辻邊、出車三四兩立一
條南、室町西、且隨乘訖漸加立、自下寄歟、出車寄北對、絲毛金作
寄御厩東妻戸云々、依無所便、雖無打橋轅を內へ引入
て寄云々、法務御車、後車七歟、過西給、以下人令見、立西洞院西云
云、此間室町ヲ西行、自油小路出一條、立油小路東、牛
許、其後良久而松明之光多出、騎馬歟、但打立云々、又
良久而適渡、五位四位侍從歟、不分別、左衛門佐不見、
左兵衛佐公員、次公卿、宰相中將實世、伯、右兵衛督、
三位中將實有、左兵衛督、右大辨侍從、平宰相、別當、
左衛門督、權中納言實基、源大納言、雅、右大臣殿、人々裝束

百九十三

皆同行幸、次權亮、權大夫、大夫、御輿次將左、實任、右賴氏、大進忠高、親氏、少進光國、屬等不見分、次殿上人甚多、大略近衞將歟、不見知人多、廿餘人歟、次右兵衞高賴、右衞門範賴、次出車絲毛金作毛車十兩、各前駈一衞府也人、次殿下居飼舍人前駈十人御隨身、御車下﨟御隨身過了歸、女房退出、天明訖、北政所還御云々、

十五日、丁未、天晴陰、早旦沐浴、念誦、夜前勸賞、從三位親房、正四下通忠、從二位綸子、從五下二人、御匣、內侍、

十六日、戊申、天晴、巳時許參冷泉殿、兼高朝臣云、自一昨日御內裡、明日可有小除目、賢首未補云々、只今參內之由示、即退出、頭被補通忠歟、有親馳走、御氣色宜云々、即退出、行啓御後實直泥障唐尾云々、少將敎雅十四日夜半許逝去云々、戌時許行吉田宿、夏節爲本所也、曉鐘歸、

十七日、己酉、四月節、天晴、右中將基氏朝臣昨日補頭於右幕下亭習其間事、云々、尤可然事歟、殿下夜前還御云々、午時許參冷泉殿、門前無人、介間下人、猶御內裡云々、不參而參大納言殿、見參、仰云、來廿三日仁王會可出仕、脚病適宜、乃先可着陣被問日次、即申之、廿二日云々、如此着陣無申文、只着陣職事下吉書、召辨下之許也、申時許退出之後少雨降、夜猶間降、

十八日、庚戌、朝微雨漸止、天晴、大風、除目延引、明後日可被行云々、若及重事歟、殿下夜前御退出云々、有可達相門事、先達書狀、今夕可來之由有命、黃昏參門前、侍來云、渡給吉田了、即退歸、宰相明後日參籠日吉、七ケ日云々、公事繁多之比自由事也、信盛之對捍歟、臨昏宰相自吉田來云、祭使新少將親季可勤、車相門調給、中宮使雜色十二人裝束被調送云、共車右幕下被訪、近衞使舍人居飼裝束同被調云々、中宮亮不叙留、宮中事依無行者、資賴朝臣可任云々、每年弃置歟、不便也、宰相昨日爲逢時氏向河東、廿八日一定下向由稱之云云、

十九日、辛亥、天晴、巳時參相門、又被出了云々、自門外歸、參殿下、兼高朝臣云、親房朝臣上階之後、年預幷廐

擧申親氏事頗不許歟、厩忠高又父卿懇望、（萬事餘人所不見歟、）年
預懇望之由也、尤不便、即出御見參、近衞使已闕如、新
任專不可有由有勅定、人又皆悉固辭、事已闕如、所申
任依有事恐、仰可勘出了、出立所三條坊門、（故左府御跡、）可借
用歟、織中宮使久淸、兼友、引馬久員、賴種、已被仰了、
大藏卿前大貳參、今日尊勝陀羅尼供養御導師良惠僧
正、僧徒大略參入云々、未時許奉行職事以良、申奉行家
司闕如由、（尋忠高之處、昨日仰親氏由答之、問親氏、不承及由申之、例事歟、）猶可遣召親氏由
被仰、萬事懈怠太不便、公卿未參、定高、經高、家光卿、
三位等參云々、未斜退出、入夜女房歸參宮御方、（共人有弘、）
頭注
後聞三人之外、爲家、長淸、基定參云々、奉行親氏儒
弱、
廿日、壬子、天快晴、巳時詣相門、適奉謁、貞雲親尊兩法
印、前大貳、（殿下御使、）在中門廊、即退出參殿下、公性法印、
（宮御使、）而謁之後參御前、天王寺住吉之相論又及鬪諍、仍
可被召神主云々、大藏卿前大貳又參會、高三位中神宮
文書事等、少時入御、兼高雖申職事等奏事候由、以資
親傳申、（三重傳奏不可然事歟、）兩卿漸言談、予退出、除目經通、家光
卿參云々、此除目猶非祭除目云々、有重疊之煩、尤可
被加此次歟、
頭注
前丹後守光氏一昨日出家、故光親卿三男、母成濟法
印女、修明門院大貳、
廿一日、癸丑、自曉更雨降、巳時休、又降、未時天晴、聞
書到來、中宮權少進藤光基、（僧（俗イ）正光子云々、非宜物歟、）陰陽頭賀茂在
俊、（雖稱居病者此道不超次由申云々、）助安倍國通、權助賀茂在繼、（兼、）權天
文博士國通、左將監藤定宗、左門尉藤氏久、（兩社行幸功、）藤季
信、（元右、）左兵衞尉藤政泰、（兩社行幸功、）左馬丞藤業廣、（八幡功、）
右少將親季可遷左、左馬亮吉永、右馬亮義永可削召
名、先度除目自兩方申之、任左右、其身同人成功不成
終云々、權僧正賢信可爲興福寺別當、（本僧正辭退云々、）臨昏又雨
降、風烈、宛如暮秋、初冬之天雲飛東南、昨今欵冬落
盡、
廿二日、甲寅、天晴、居所北廂西一間指介纖、未一點參
殿、陰明門院唐鞍被借進御覽之、役夫工辨有親稱輕服

辭之、姑云々、右少辨光俊領狀了云々、祭主能隆依病獲麟献辭書云々、其子隆通、(當時末子、造宮司、正上四位、)隆雅、(二男、現在之長男、)競望其替、隆繼申所勞已獲麟、以辭退不可有其隱、重服者爭居其職乎、暫不被任者、即可終命、其後可拜任云云、(賦有理歟、)攝津守兼宣、(少納言、)造任吉社依難勤仕辭退國、(今年冬山口祭五年終功云々、)兼高等又給國可造營由申之云々、祭使事、依殿下之擬、大略成寄歟、尤有其謂、申時許退出、手振半臂下裝、依輕微事、可相構哉由示了、

廿三日、乙卯、天晴、宰相中將入道、(雅清卿、)近日在京、腫物所勞及灸之由聞之、仍以書狀訪之、經範朝臣來談、殿父雲路事等也、午時許覺法印又來談、

廿四日、丙辰、天晴、巳時許詣相門参謁、真壁庄事、以宗保入道欲示遣、日來有所勞、夜前出來、仍今日欲示之由有命、即參殿下、不見參即退出、仍念誦早出了、來月三日殿下水田御方遊之間、又被儲事等多云々、御裝束已下、(殿下大臣殿御料御飯各被留之、)御共人料水干裝束廿具、御馬十疋、牛二頭、公卿定高、爲家卿參云々、予雖被仰可參由、行步不叶、於事見苦、不堪旅宿不能參、

廿五日、丁巳、天陰、午後雨漸降、早旦與心房音信、去夜半許殿下御不例氣、遲參之後無殊御事、無其披露者、漸及午時、忠弘法師又侍重佐之說、同前由云送、仍參、大藏卿、前大貳、三位入道加其座、昔卿退出之後、出御入見參、(無違例御氣色、)又入御之後、右大將被參、又出御令謁給、御覽御馬、(駿河守重時所進、川原毛又栗毛御馬、)又同人奉大將馬、(川原毛、是有虎文、)遣召御覽之後入御、大將被參御前、即退出、大番武士相替列居門前、甚嚴重也、

廿六日、戊午、朝少雨、巳後晴、窮屈偃臥、靜俊注記讀孝經、

廿七日、己未、天晴、申時許艮方小雷數聲、午時參殿、大貳參會、申春日社司等事、暫見參、入御之後退出、給源氏物語料紙草子、老筆更不可叶事也、桐壺可書由被仰、甚見苦事歟、祭使可出立三條坊門、(故左大臣殿御亭也、)一昨日大府卿消息、來月二日子息傳法灌頂俄有相違事、營之云々、近日殊雖無計略、平絹下品被物一重送之、本意

之由有返事、

廿八日、庚申、朝天陰、巳後晴、早旦以忠康、又問入道相公、猶無術由返答、書源氏桐壺巻、老眼惡筆爲料紙不便、夕宰相來、吉田、今朝密々見時氏朝臣下向云々、單葛直垂夏毛行縢負征箭、令持黑作劔乘黑鞍云々、可然郎從三百騎許、自曉前陣進發、自身暗後出、七歲小兒乘小馬扈從、馬傍令持手戟云々、

廿九日、辛酉、晴、遙霽晴明、巳時參殿、前大貳大藏卿相共見參、今日祭主事僉議云々、能隆卿依病辭退、頭資賴朝臣奉行、中替望隆通、正上四位、父所望、年廿四、若年無例云々、隆雅、兄父存溢、隆□兼カ、同、隆繼、父病已獲麟、非子、可有怖之由所申云々、宣經、二人非桃姓歟、參公卿内府、按察、正亞相、定通、大將三條實親、大炊、家嗣、中宮權、通方、權中、實基、定高、賴資、經高、兩大辨被催云々、右大將被參、法務御房參給、御覽御馬、予參其所、華厩御馬也、四疋各被馳了、殿下入御、予謁幕下、誤脱アラン於此風爐可被治風云々、頗及心事退出、殿下御參内、御鬘之間云々、兩卿在御前、住吉天王寺事又有沙汰云々、久清兼廉被召、被仰祭使綱事、雖申子細各領狀云々、北政所密々令參賀茂給、去年桂供御人西七條神人等鬪諍、并松尾神輿事、其訴訟可被對決之由雖有沙汰、各訴其所、官、職人所、職事信盛稱父入道病惱居、仁和寺不致沙汰、已欲及祭期、横謀不忠甚不便事也、如此者依厚縁更無其誡、爲神事極有恐、

○四月大

一日、壬戌、日蝕、十五分之三、虧初午八刻、加時未一刻、後復本未三刻、雲膚忽起、雨脚綾降、辰時雨止、依陰氣朝間開北面遣戸、巳後暗雲覆大雨降、蝕不可現歟、仍上蔀、及申時雨止雲飛、太陽適見不斷云々、不及須臾雲又隔、自相門送預三尺机帳之帷、甚以美麗、青地石疊文、紫濃淡文、淨線綾丸上伏、皆青、自彼亭被調進宮御机帳之次兼申之云々、先是更衣被送之云々、裙麥衣、青朽葉表裝、二藍唐衣、上童二人藤、雜仕者鷄冠木如形揃出云云、此後定術盡歟、女房昨日多退出無人云々、左衛門、右金吾親輔、宮旨公雅等歟、今日所々更衣御裝束平座等不可有之云々、甚雨尤可謂驗德歟、一長者四長者兼イ覺教、承之云々、寺法務御房又修給之由昨日聞之、後

聞、無此事云々、後聞、依蝕不現路道同中、夕有更衣御裝束
平座等、賴資、經高、家光卿、左少辨時兼朝臣、少納言
爲綱參、奉行職事範賴云々、辨少納言不參如何由被尋
仰、有親、所勞、親俊、重服、爲經、炎治、光俊、役夫工奉行之
間、所勞更發之由申、光俊馳參、申奉行催朔日平座由、
日蝕若、現者、平座不候歟、一定可被行歟、重可承由申・
之、後不重相觸、夕平座被行由、傳々承之馳參之間、遲
參有恐之由陳中イ了云々、
二日、癸亥、天晴、午時參殿、一昨日仗議、內府、大納言、
九條大納言殿、中宮權大夫定高、賴資、家光卿參入云
云、多果隆通、或果隆雅、又果隆經、非未功、定文大辨
當座書上了云々、松尾神人訴信盛奉行緩怠被仰頭、持
病發不能申沙汰由申云々、明日御方違、曉鐘可出御由
被仰、行宰相家示此由、即歸家、御供人右大臣殿同今
參給、定高、爲家卿、資季、實經朝臣、忠高、能定、兼教
朝臣、盛長、惟長、家盛、教行、以良、兼康、基邦等八人
參云々、夜宿南棧敷、四月中、忠弘從者云、入道宰相中將今

朝逝去云々、雖逝界有狂氣、述七言書淡字、本性好奉
公、不耻仲由之縕袍、建保憐其勤召加近臣、後高倉依
在藩舊勞、已執奏者之權洛吏務之恩、恐日前之造營、辭
其國之後、逢妥迦之時、失厚緣之威、遂稱無出仕之計、
遁世住于多武峰太子御墓等、今度白地出京、見付脛物
不拘療治而終命云々、年齡五十歟、四十九歟、曉鐘歸、
三日、甲子、天顏快霽、牛童之說云、殿下曉更御出、御乘
船猶不及喝、他人遲參歟、宰相在御共云々、午時許大
學頭朝臣來謁、所望不許之由述懷、甚以不便、昨日伺
招客、猶無勅許云々、右京大夫送書、來八日下向湯山云
云、近日此事連々、宜秋門院備前局當時在彼湯、謎責
不絶者也、今日又書源氏、紅葉賀、不能書終、
四日、乙丑、朝陽透雲、巳後天晴、月輪殿八講、先々爲四
五兩日、今年爲五六兩日、兼高奉行、書源氏之間、口熱發齒
痛、朽齒極弱、付苧如少年嬰兒引落了、
五日、丙寅、自夜陰朝後雨降、未時天晴、酉時又甚雨、巳時詣幕
下亭、冷泉、心閑謁申、宮仕女房每時節廻轉無其計之由、

可被申北政所之由等也、即歸廬、東風雖頻屬雨間止、明日又大相爲方違被向水田、右幕下被伴宰相幷實經朝臣、同往來河上云々、（下人等之煩甚不便事歟、）申時許心寂房來臨、示合老病事等、

六日、丁卯、天晴、風寒、午時許參殿、（大藏卿前大貳列座）祭主事猶未定云（高三位申）云、（職事經光申事等）遷宮之時祭主若爲重服者、可有神事違例乎、有先例歟之由被問、季繼惟任各申例不詳之由云々、人々云、水田御方違之間、去四日御覽住吉方云々、此事外聞頗不可然事歟、如何、此宰相落馬云々、（三日事也、驄馬之間入松中、懸技落云々、）仗議定文左大辨當座淸書上之云々、今日見之舊宿紙、（日供舊横小紙也、）以懷紙書取之、

祭主能隆卿辭退替、以何輩可被補哉事、

內大臣定申云、官職之道被登庸上﨟者承所々例也、隆通朝臣爲上首受譜第、加以明君知士明父知子、能隆卿多年內擧定有所據歟、下﨟無殊功者、隆通朝臣被抽補何事之有乎、於年齡事者、近代尊卑不謂老少、極高官昇尊位、何至此職可有其沙汰哉、其上不知神慮、宜在聖斷、

大納言源朝臣定申云、競望之輩各抱道理欵狀之趣、非無所據、但抽年勞被優譜第者、隆雅朝臣旁似帶理、若又能隆卿子息補任有猶豫之儀者、隆繼朝臣當其仁歟、於隆通朝臣者、爲位階之上﨟、登庸雖無憚、去年（誤脫アラン）群議以同前許不日定在聖斷歟、抑龜兆之條、雖同于人々議、神慮難測、猶可被搜淵理歟、

權大納言　藤原朝臣定申云、隆通朝臣雖爲位次上﨟、有弱齡之難歟、隆雅朝臣雖臣爲位次下﨟、年齡徐闌、校量彼是、被優長兄何事之有乎、父義絕事、如卜無父之文者、於祭主者、其父不能口入歟、抑隆通隆雅等朝臣用捨、暫可被閣歟、能隆卿子息之中若被補任者、豈受宮遷宮在近、其父病危急歟、新補之祭主非憚若出來者、令從遷宮事之條如何、撰可被行哉、被尋此例之有無、可被定其人之用捨歟、其外之輩拜任之條、此事定非之上可有沙汰歟、此上可在聖斷、

中宮權大夫源朝臣、左大辨藤原朝臣等定申云、如申

狀者、競望之詞雖盡子細、吹毛之難不足證據歟、但壯齡幷父義絶事、尤憚沙汰可被落居歟、其外之輩或稱宿老、或號譜第、許否之間可在聖斷、凡祠官者、擇六十已上堪祭事之者可補之由、載在式條、守其狀跡、且簡器量、且依年齒可被計補歟、若尙及猶豫者可決卜者、於御卜者、不可依例之吉否、只可決其疑之故也、

權中納言藤原朝臣定申云、所望之輩所申雖區、隆通朝臣位次爲第一、而弱齡之條背式條、隆雅朝臣位爲第二、年齡已闌、而不義之條有疑、被尋經家可被決兩人之間、可在勅定、抑能隆卿依老病遁申官職、如付朝臣言上之趣者、擧隆通朝臣、似塞他人之望、同于去年議定之旨、頗可有沙汰歟、

權中納言藤原朝臣定申云、隆通朝臣年雖爲壯、就位次上﨟可被補歟、且依上首被補之例、寬平以來十餘代、聖代者多、亂代者少、尤就多例可有沙汰歟、能隆卿義絶實事 雖有疑、殆背父命之條如何、如孝經者、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此文難棄歟、隆兼隆繼等朝臣者、縦有其理忽難超上﨟歟、神慮叵測、宜被決聖斷、

寬喜二年三月廿九日

隆通內々勘申、遷宮之時祭主不供奉事、弘仁三年九月十五日外宮御遷宮、祭主諸人有障不供奉、宮司清持一人勤之、長保二年九月十六日太神宮御遷宮、（永頼朝臣所労、前美作守輔親爲代、又今度內宮時被下其由御教書、）予所書源氏（桐壺、紅葉賀、）二帖今日進之、少時退出、夜宰相來、三ヶ日之間近習咫尺、殊以快狀、於御前盃酒之與以及醉鄕（絲イ）、今日猶參右大臣殿、忽給御牛、落馬事、所騎之馬老馬唐絶也、依沙厚不留得、入松中之間、依恐枝放鐙、而落之間不立得、馬雖落無殊事、耳邊被摺 松枝云々、翌日依旅之次、可見海邊之由被仰、納言大物尼崎等名字異樣也、住吉可宜由申之間、微臣不及申止、其時着所被盜之水干、已出御之間、馳入宿所着獵衣、（納言本自着獵衣、）殿上人以下不能改着、乍水干供奉、自江口之下赴渡部方三里許、歷覽住江殿、即還御、

其夜猶盃酒之興中行亂舞、昨日於舟中納言申、若君並殿上之間事、自水無瀬殿前御輿、（納言止之）宰相以下騎馬、自鳥羽北殿北出東路入御月輪殿、猶御共、第四座之間也、公卿六人参、行香了各退出、修理一人在座之間云云、入夜入御冷泉殿之後退出、今日相門雖有譴責、僕從疲無舟而隠居了、月入之間歸了、

七日、（戊辰、凶會、）朝天陰、巳後晴、午時許頭浸菊湯、此間家中雜人猶病多云々、甚以怖畏、

八日、己巳、天晴、早旦興心房被來、一昨日又参殿下謁身、昨今猶依仰伺候云々、淸定朝臣來談、隆雅朝臣歎事等語之、至于今年二月無義絶云々、如此説者、偏驪姫立奚齊重耳夷吾無其過歟、未時許四位侍從來臨、脚灸雖腐爛、爲逢信定朝臣行向云々、山神人來責、事次申入殿下云々、是志深庄前預所行光所爲也、何理何非兩不知、夜月明、

九日、庚午、天晴、巳時許参殿、兩卿在座、至于未時無出御、日觴水驛退出、去五日月輪殿八講、九條大納言殿、中納言頼資、参議伊平、家光、三位範宗、基定、殿上人四人、同六日按察中納言、經通、頼資以下如昨日、七人、殿上人四五人参云々、左府直衣乘輿、五日白地参入、即歸醍醐給云々、今日二社奉幣、（伊勢、石清水、）上卿大納言定通卿、使（八幡、）中納言盛兼卿、次官信實朝臣云々、祭主未仕云々、（猶被問人々歟、）若君御昇殿十三日、扈從右大臣殿、九條大納言殿、中納言定高卿、参議爲家、三位實有被催云云、同日仁和寺灌頂、公卿以下自御室被申、仍被催人々、（兼高奉行云々、）公卿殿上人堂童子、（殿人五位二人、）前日公卿一人、四位一人、同可被催奉云々、近日群盗殊蜂起、故隆圓弟子僧都（公繼公子、）白川房亂入、又近衛（佛師小姑、）法橋と云僧妻被殺害云々、淸貧無從者、將奈何爲、

十日、辛未、朝天陰、巳後霽、申時雷電猛烈雨降、窮居不出門、雨不濕地、雲漸晴、（黄昏、）

十一日、壬申、天晴、病侵心神、不能出行、眞壁庄（下野、）請文事遣于相門、可沙汰之由有命、巳時許經範朝臣來、殿父欲讓任所帶之由也、雖不得隙可伺之由答了、稽古

從勞無事之恩、甚不便、
十二日、（癸酉、）天晴、辰時許消定朝臣持來八重躑躅、（自根生出之枝也、三寸許、）巳時許參殿下、依御風氣不出御云々、（例兩卿之說也、）傳奏之人不參御前、以資親達事、極不得心、不散不審、即退出向右幕下亭、稱念誦由不被出、以縫殿頭業綱達之、殿下御心地何事哉、極不審之由傳申、非殊事、夜前雖欲參、不可驚由被仰云々、即參右大臣殿、被仰旨又同、心閑見參、明日殿下雖無御參、若君猶可被昇殿、相具可參由被仰、予進孝範朝臣折紙、密々可進給由申之、（時儀僧衆喧嘩嗷々之故也、）少時退出、依老屈假臥、今日此破屋坤簷、依立二間小廊也、（皆七尺間、加作合三間、）擬中門廊、（不立中門、）其南頭爲車寄、妻戶西依略儀不塗壁、皆欲立杉遣戶、（扉棟、）夕立柱、打足固了、申時許式賢來、相逢言談移漏、入夜退歸、
十三日、（甲戌、）自朝微雨降、巳後滂沱、夢想紛紜、聊念誦、昨日聞御風由、今日尤可參、甚雨風交、車之昇降不堪老者、不能出仕、午時如形上廊棟、坤角二間車宿上假棟、依雨止他事了、或人語云、昔如大業年中盜海內財力之日、錢神作祟之餘、態被鑄金銀之新錢、及數萬、是若爲分賜銅臺之宮妓歟、然間國家忽滅、大軍入陣、後主失計之時、以件錢奉納于神社、祝師豈偷于神寶哉、飽收于私倉、近日買愛子之官、欲分件金銀云々、可憐寶玉歸人間、後王不知鑒前王哉、又云、隆通賤勞（尼二品、）鵝眼千五百貫云々、隆繼付兼敎、隆通付有長、隆兼申北白河院、又云、承久之比、關東之海上引網、鮨魚頭切無身之頭不知數被引、人成奇之間、其後軍乘勝斬公卿以下頭之時、以之爲吉祥、而近日又引網、同魚無頭之身多被引、懲前事怖此事云々、源中將登殿上扈從有所役歟由有消息、建仁之儀大略注送之、雨終日不止、申酉時之間風雨殊盛、入夜雜人云、未及昏之間令參內給了、（冷泉西行、）扈從公卿四人、殿上人八人云々、（前駈十八人、）雨入夜止、終夜大風、
十四日、（乙亥、）東風猶猛烈、雲赴西、朝陽漸露、宰相注送云、昨日人々參集、右大臣殿、二條中納言、二位宰相中將、（去年冬初參云々、）爲家、左大辨、殿上人九人、師季朝臣、賢季

朝臣、定平朝臣、雅繼朝臣、資持朝臣、(改名資經也)資經、、、賴行、能定、次御裝束、(仲家奉仕之)殿下出御、被召其所可奉扶持之由被仰、其後公卿着座、殿下蹤中召忠高、召御名字、(大藏卿撰進了)被下公卿座、次第披見、資經、嗣通、(右イ)(各端御名字皆通敷出申)之、次以良從間座、(弘庇)爲仲置硯檀紙一帖、(取亙)次召頭資賴朝臣、資賴朝臣着圓座、右大臣殿召給御名字、歸着圓座書之、蔭孫藤原朝臣(良輔公敍位之由在小右記、然而代々不書位、不政可書歟、皆不書來、仍不可書由被仰、)書了進簾中、退召二位宰相賜名簿、(可付職事云々)次維長敷圓座、此間爲家起座、進對代東妻戸、若君出給、奉扶持着圓座、(南面)次置雜具、(紺器打亂筥)次召總角人、家季朝臣、(依此事還昇)着衣冠參御總角了、公卿起座列立中門外、右大臣殿(先若君)自中門內出給、若君御笠定平朝臣、(爲承此雨也)殿上(人皆笠由被仰)、右大臣殿御同車參內、令立弓場殿給、右大臣殿令着殿上給、頭出無名門外、二位宰相授名簿、若君經無名門神仙門、立殿上口給、(下侍四妻戸前、依雨也)頭申可令著殿上給由、即令着殿上西間給、頭範賴着橫敷、藏人置燈、頭取節傳範賴、範賴奉書入、次右大臣殿奉具、自下戸令參鬼間給、次經上戸南殿御後、令參宮御方給、良久被出御贈物、(御本書薄樣)資家朝臣取次、退出入御富小路殿、御裝束之次、見御堂御帶、御裝束、浮文赤色織物闕腋、(文小葵)赤色下襲、縮線綾表袴、濃打同單衣、(糸鞋)御帶、御堂丸鞆有文玉御裾懸左肩、陣中御沓、於御後令脫沓給、今日若宮着布袴可有御參內云々、(密相招參御共云々)頗常小熱其勢加增、仍付鹿角、所勞不參由、示送維長朝臣許了、及申時心寂房來談、一日嵯峨念佛、請聖覺法印、供養善道像、公棟敎通以下入道成群縮坐、狹小之座之中、常覺弟子敎脫(一念宗之長云々、)入其中、座狹而不安坐之間、超公棟肩入道場、人雖屬目說法了、件敎脫禮讃無指事、法印退歸云云、泰忠入道于今存命、病躰頗似付減、但七十四之齡、衰損之身定難存歟、松尾神人雖遂問注、一昨日祠官巫女雖參會、七條神人不奉送御輿、空不遂祭、昨日僅出御輿如形遂祭云々、如此事猶可被致其沙汰歟、甚不便、入夜女房退出、依憚御神事云々、

十五日、(丙子、)天晴、巳後陰、月蝕、(自亥及丑云々、)甲斐前司資親

朝臣示送、叙爵成就之由、侍従言家朝臣子、五歳云々、清家、可令叙之由、自叙位之比懇望、全雖不可怠事、依本性之火急佂度譴責、雖不甘心、去比示付甲州、丁寧芳志之由答之、告送侍従許、又欣感無極、其後見聞書、雜任頗多、諸事成功云々、中宮亮資頼、大學頭經範、民部權少輔親嗣、刑部少輔藤知輔、美濃守源道任、左近少將通嗣、不知誰人、正五下祝部成季、成茂子、此五六月父奔走、如救頭火、從五下清家、父忌月、不及委注之、日徐莽雲珍重、近日佛法之靈驗炳焉歟、小廊敗板敗、少々打長押、三位知家卿被示刑部少輔慶、但宜可申入由度々示付、再三申之、又自宜秋門院所被申也、年已三十無一宮、又雖重代事、已及衰老無術府之好、只以八省輔爲本望之由也、入夜雲晴云々、但付寢者、終夜不見之、

十六日、丁丑、曉微雨、朝後止、巳時天晴、今日小廊妻戸遣戸裝束大略如終功、又車宿料材木等少々到來、夜月殊明、

十七日、戊寅、天晴、午時參殿之次、以使訪迎敞禪尼子息病之處、前兵部定俊送書狀云、禪尼一昨日他界、自六日受病云々、浮生雖不可驚、悲而有餘、暫伺候入見參、自昨日咳病復尋常之由被仰、松尾西七條神人桂供御人等訴、自去年于今相論、遂於記錄所遂問注、供御人可進下手由被仰下、御厨子所供御人沙汰者、刑部丞と云者不進下手、仍被付使廳使之間、件刑部妻語惡、遠江守朝臣子武士令退散廳下部之間、自公家被仰宣時、又以武士被追件武士、武士搦刑部妻賜下部、令貴出下手人云々、今日北政所密々御入内、師季中將御共可御九條殿、新姫君令奉具給云々、今夜御方違行幸別當家云々、相國又明曉水田方違、宰相資持中將等又被召具云々、予退出、今夕立車宿二間、柱上棟、今夜宿南棧敷、聞曉鐘雨又落、乘輿歸入之後、漸以滂沱、

十八日、己卯、自曉雨降、終日不止、依恐小雜熱不行水、夜前行幸、大納言雅親、家嗣、中納言具實、參議爲家、三位光俊、顯平、親長、成實、參議實世、左將師季、資季、實經、資俊、家定、實任、教房、氏通、右有教、實蔭、

兼輔、伊成、隆盛、親氏、頼氏、衛門信盛、範頼、右兵衛高頼、少納言兼宣、入御之後宰相退出、即幕下相共夜中乘船、相儲鳥羽云々、及秉燭女房歸參、（有弘、有共、）

十九日、庚辰、朝天清明、辰時許資親朝臣可早參內之由示送、巳時參入、依咳病不出、可參東面之由被仰、仍參入、抑無指仰、經高卿消息給、見之、（雖中經氏并預三枚委細狀、）仰云、父子共非其器量、於事分明歟、但又自讃毀他之詞、觀聽事披露所々、其心操頗不穩事多歟、去春伊平卿云、左府已辭退、右幕下昇進近明歟、九條大納言又依難超哉、殿下御禪讓、右大臣可令辭給、納言闕數多歟云云、事已非事也、開口甚不便、如此事京木性歟、於愚意者被召出之上、不可依官之有無、老者所望不便思給由申了、（右幕下又被申此由、）於華厩者一昨日被仰親氏了、祭主同一昨日隆通被仰下了、能隆卿存日異申、位階第一者當時之道理異他歟、此條實以今者力不及事歟、宮中每事尫弱風情已盡由被仰、新制可有歟之由申之、次予申云、代々新制宣下事多不吉候、只內々可被止之趣、雖非上卿宣下、上不可好思食、乖御意之由被洩仰者、楚王細腰自然靡然歟、雖被下制、內々御氣色、權門之存知、不一同之、披露還劣于無制歟之趣申之、治承三年八月新制、十一月天下大吉事、建久二年冬新制、三年春又以有事、建暦雖無其事、被下制自翌日被破、全無詮候歟由也、入御之後即退出、夕源中將被枉駕、清談入夜被歸、

廿日、辛巳、天晴、未時參殿、右將軍御對面、右大臣殿令參給、龍蹄等御覽云々、事訖入見參、大藏卿大貳共日脇、幕下猶被坐之間、予窮屈退出、宰相自甚來云々、水田座還無殊事、蒔繪壺依三位入道消息借取之、祭間近衛舍人等小要事等多云々、久清、秋、兼康、（粉風流、）廣澄、風被、

廿一日、壬午、朝天陰、巳後間晴、午後又陰、右武衛消息次云、治部卿着冬袍逐日參內、近衛司之中着冬直衣參內云々、上下無其咎、陵遲不足言歟、予以愚狀申殿下了、承久之比範基四月冬衣冠參、勅定即被着改、建久

（上皇被仰出更無御忘却）

七年宗經着冬直衣參內、（親能兒迎出之、）遂失前途、實時四月冬束帶勤陪膳被除籍、如此事尤可被禁遏歟、甚奇怪、以事次可被申之由被仰、壺送三位入道許、祭使手振半臂下襲十二具、（青朽葉半臂有忘縫下襲、帝引帶、也、一裹）入長櫃、數鎰、忠弘法師調進、（今年用有紋、先々下品絹、非関絹也、）即送使少將許、若雖用者爲調改可有人煩、仍兼日送之、他行之間家人註付惱請取由、左兵衛尉藤親說云々、其後雨徐降、不濕地止、少時送返事、殊美麗云々、

廿二日、（癸亥、）朝雨止、天猶陰、迦歌尼他界之無常、年來歎奇之執心尤有追善之志、於彼中陰之際者、人頗有所思歟、勸進依無心可猶豫、極熱又於事頗多、八月彼岸十四日日次宜、或列迦歌之座、或有好道之志之輩之中、勸進結緣經、於年々翫花道場可遂供養之由、昨今示合覺法印、石火之身雖不待其期、所示置猶可被勸進由今朝誂付了、未時許新少將以使者示云々、手振下襲左近猶用青朽葉歟云々、此事傾狀、極以後悔、去上旬之比參殿下、以良朝臣持來祭注文、件注文自殿遣按察許、令檢知之處、件注文に半臂下襲二藍と書たる傍に青朽葉歟と被注付、此事示合予云、左近用青色事見及之樣思給之上、時之有識之說、定有所被存歟、因茲下知可染青色由調送了、而今此間無惱所見、甚無由、示送此子細了、以書狀尋申按察、返事云、歎息心勞之外無他、如此事皆以忘却、文書又紛失、被尋問之條甚無由、但右近中將忠季雖宮使、猶爲右將令着二藍、右近少將成經又令着二藍、成親卿雖非權卿、如此事定致沙汰歟、但青朽葉由申ども不覺悟云々、甚不分明返事歟、忠明朝臣云、此事甚不穩、所被申不得心、先年公俊左、令着二藍、我又左、二藍也、被注付之旨如何云々、如此違亂事、雖彼卿說、已以爲身上事、不運之餘也、仍雖入夜、此子細示送以良朝臣許、

廿三日、（甲子、）終夜今朝猶雨降、朝猶示合、以良朝臣返事云、昨日不知案內、青侍不申亭主他行之間、所申案內也、按察被申旨顯然、不可及不審、所被調之體老尼等見及、殊致信給也者、如返事者無違亂歟、陽景間見、

急雨或降或止、車宿詳上欲打長押、頗雜熱厭、心神不
出門、夜雨降、
廿四日、乙酉、朝天晴明、入道賢寂東洞院東如形儲棧敷
云々、心神甚難堪、依無外人欲假臥、午時以前向棧敷、
人々多來坐之由告之、忩行向、一條北、高倉西、（非角、）依
大路晴入高倉面小屋融之、以同車迎冷泉女房、相具侍
從小兒等來、此向有兩源亞相棧敷、（東定、四雅、）向正方有使少
將緣者云々、法務御房御座忠行卿棧敷、（高倉東角、午時許渡給、車六七兩、）
今日使共人備遣殿下近習侍五人云々、右衛門尉成季、
（近習無双、故光季甕子、基成清成等一腹弟、）左門俊清、（後白河院近習、俊ー子、）俊親、（故親康男、駿河權守康久）
子、親直、（不知其人、妙音院口子、）兵衛宗澄、（宗久子、）午終雲俄起雷鳴急
雨、假屋漏濕、不及一時雨止晴、雨以前以雜人令見、新
藤中納言賴資、此宰相殿上人兩三在出立所云々、雨止
之後、少時未斜看督渡、（左十六人、右十五人、）府生爲國渡、（下部付牡丹、）頗
中絕、志安部信安、下部風流、（湖草鍬、）次山城介渡、（綠錫鈸、紺地平緒、）
馬副四人無他從、此間女使出東三兩、自北東洞院ヲ南
ニ過、不知其由、次標外居、蘇芳狩衣男二人、卷纓六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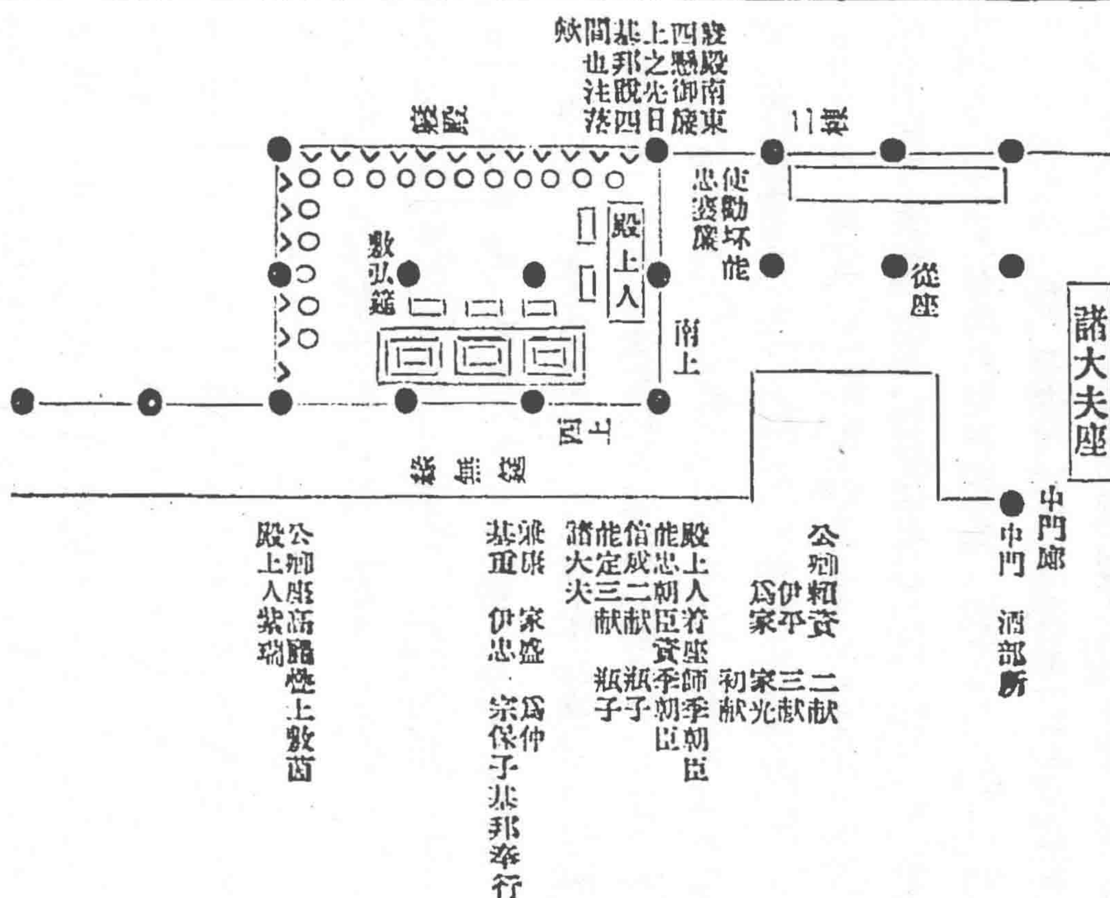
三人渡、（皆內藏寮欤、）次尉一人、（不見知、）下部裝束、兇師物具散杖鈴
等也、次一人、（明法博士章行云々、）童白張、雜色襖、下部、（雜色草切、不知其由、）
次知重、（童襖、雜色白、）下部矢はく、具足云々、腰小刀等、次五位
基綱、（蒔繪野劍草綠、）童白、雜色襖、下部檢非違使車具、（殿舁欤革之類也、）次
行兼、（童襖、雜色白、）下部樣々等懸衣、（女房裝束已下也、）次藏助、馬副四
人、雜色三人、（不着白張、）無他從、次使車黑牛、牛童赤色紅打
黃單衣、（薔薇袖大蝶交、二薔薇袖大蝶、）付簾竹林有虎、（此風流頗不甘心、似隨堙子如何、）次中
絕、久而又車來、馬助車云々、長物見、透、童赤色山吹
打白生、車牡丹付打交指繩、件車袖浮線綾丸上千鳥霞、
物見卯衣、簾松藤、次馬助渡、大面肥滿舍人、山襖、童
崩木、（薔薇、）二人、（上括如尋常時、）雜色二藍、山吹袖付卯花、笠上
有牡丹、皆着よせ布、美麗欤、經時刻御琴持（琴柱變紅淅樣、）退
紅仕丁人十三人、（上臈一人ハ蘇芳狩衣恆例也、）今年尋常移馬鞦美麗平
鞦也、次近衛使職兼廉、唐綾袴付傍棕鳩、（皆相調云々、）武澄、
（付鈒袋錦、）舍人山襖、每物付薔薇大蝶、馬副八人、（袖有村濃括淅平、）螢
給二人、袴付同物、手振十二人、青半臂手振皆懸裾、
（依雨地濕欤、）引馬廣澄、白襖付手鞠、武信子、（衣帽子、）山襖付扇、童

浮線綾崩木紅打、雜色布二藍紅打笠同、風流上シヨヒ、中宮使車モ文例モ車文也、只透許也、簾州濱交鶴、立標白妙御幣二桙、退紅二人、六位二人騎馬、使轆、下手雑友、轆、上手久清、扇舍人花田、蠻給隨身、歟、爲副弁童一人、紫卷染獵衣、紺末濃袴、水角持之、手振二藍半臂下襲、引馬久員付源檪、不見分何物、類稱付猿手宮、小松給物也、棘童崩木紅打、雜色赤色同衣布歟、此使大略南ヲ渡、依一門棧敷歟、典侍車馳來、副北融之間、狼藉相競、不委見、日入了、見物車競馳、初取松明之程歸廬、雖假臥猶窮屈難堪、

廿五日、丙戌、天晴、宰相注送昨日出立事、三條坊門北、西洞院西、坊門面家也、

依甚雨不便勸坏之程早出、不參內、典侍出立按察入道家云々、若北始歟、非源氏歟、內裏之儀不聞及、後聞、息女也、新補云々、

抑使出立所庇端御簾有無事見及、年々不同、舊記等忘不勘見、後日可見、今日依檜皮適持來令葺云々、五月節世間不急云々、北白川殿當時葺、只隨時儀耳、上代花山院



爲第一出立所、建久（兼宗卿）、承元忠明朝臣、雅經朝臣庇徹簾、建久七年大宮亭、親能卿時徹之、建保六年盛兼朝臣又不懸之、（已上北入頭卿存歟）、建保二年家兼懸之、不限此一事散々不足言儀也、同三年範茂又徹之、但以二棟儀用寢殿、不可馮之儀歟、文治五年六條堀河亭、成家卿端懸御簾上之、故左府自被見行之後、家説多懸之歟、此外雖見不注付、又忘却、

廿六日、丁亥、朝陽晴、晝間陰、夕漸晴、午時許扶病參冷泉殿、重房、兼康、昔長貞、昔高長等取置雜文書、明後日廿八日還御室町殿云々、無出御之氣、付重房進入源氏一帖、夕頗、忠明中將所書也、暫雖安坐無見參之便歟、心中甚苦、即退出了、

廿七日、戊子、晴明、宰相明日季御讀經定參之由示送、近日法師兵具禁制、悉付多搦取、爲河東沙汰遣關東云云、雖一旦可謂大切、但惡徒之寄者、定帶兵具而安堵、貧法師當遭行仁歟、未時蛭飼齒頤、（手振痛示合心寂房、猶可飼由稱之、）

廿八日、己丑、朝天陰、辰後雨降、季御讀經定延引當日云々、（近代爲奉當日定、無供奉諸司之故歟、）小廊今日發棟、以雨隙終功、夕以下人令伺殿下、還御一條（室町、）殿云々、

廿九日、庚寅、朝天晴、午時許覺法印來談、去十二日灌頂、公氏卿、（受者養父、）師季朝臣、經賢朝臣、時綱朝臣參、（師季一人取布施、二人空退出、）十三日家良卿、（自此春參御室、若内々被仰催歟、不知其子細、）經高卿祭使、去廿一日參入、申隨身祿、近日寺中殊催無之間、錦被物御綾各一重、綾五重被遣之云々、未時如一昨日蛭飼、今日小廊立妻戸削板敷、車宿立東、依明日欠日也、

卅日、辛卯、（欠日、）天快晴、昨日季御讀經初、（當日定云々、）眞壁庄政所女御代下文（中宮權大進親氏一人則當加例、）自相門賜之、即送宰相許了、明日西園寺故亡室千日追善一日經六部、幷弟姬君被出家云々、後聞、御讀經定、（右大辨參、仍書定文、）右大臣殿、權中納言、宮小路中納言盛兼、新藤中納言賴資、侍從宰相、右大辨賴資、範輔卿在南殿、四人在殿上之間、卿持病發由稱之不著御前、三人著坐、南殿事了大辨早出、賴資卿加行香、兩頭、師季、有教朝臣列之云々、此納言常目眩轉

心迷持病發、依揖此事發、仍不深揖云々、少年之人有持病、末世之令然歟、仁王會季御讀經供米年來被切付越前國、至去今年不懈怠、今御時被立替其所、（荒野、）已以斷絶云々、（後日行事辨時兼申聞了、）

○五月小

一日、（壬辰、）天晴、夕雨灑、午終許參室町殿、高三位參會、資親云、殿下北政所昨日御參內、今日還御之由承之、中宮聊御風氣云々、不聞及、至愚歟、與三位暫言談、去廿七日山階寺別當參給、（依仰參儲申綱、殿下御對面、屬從僧綱公義無他人云々、）甲州之外無人、明日北政所春日御參詣、（三位御共云々、）此事頗似無間斷歟、（前々御時無此儀歟、自然有人煩歟、）住吉天王寺相論事、今日可有沙汰由粗雖有其聞、殿中寂々、三位退出、即歸廬、

二日、（癸巳、）天晴、午時許三井寺法印來談、（自一昨日在京、明後日歸入、）弟子小僧通大峰、籠那知之由相觸之後、委不知其所行之間、融峰之間、其所行例人之儀、殆不隨同行先達、又於那智無行法事、只以游戲爲事之間、三百日許之後、腰損有風物、受病之後、尋聞播磨船行志深庄、數月病惱終身、偏是冥罰歟、死後聞此子細云々、彼入道之子、名號皆以如此、極奇事也、依門徒之勸勵欲申僧正、如何之由示之、（僧徒之習以器量立身、已爲法印之上臘滿七十、於所望有何難乎、）今日於殿下、住吉天王寺訴被召問云々、普賢寺禪閤出京給云々、（不知何事、）初月有光、

三日、（甲午、）天晴、午時許參殿、即見參、（大殿御對面、）昨日住吉天王寺之文書已委了見、仰含其理之處、各無辨申之旨、大略卷舌退出了、重究文書之道理、可宣下之由被仰事時於延久之被沙汰此由說歟、長寬仗議以下不被見分也云々、其大意、四至之習、東限某山西限某鄉ト書ハ、某鄉ヲ隣ニテ其堺過候ト云也、而各限ト云鄉ヲ稱自領之故、此論出來也、兩方ニ有此鄉、即一鄉爲公領、在社寺之中也、（此由也、理之所當可然歟、）且又住吉所持神代記（□而不審、）可經御覽由被仰云々、有長朝臣雖未平癒出仕已二度云々、（語自初之子細、）移時刻、各候御前、予頻示猶可愼由令退出、北政所昨日御參詣、（今夜可還御、）最勝講來十六日云々、酉時許退出、昏黑宰相來、（自吉田歸、）昨日依召參殿、社寺之沙汰訖之

後、於西殿之泉屋有杯酒事、殿下渡御、右大臣殿、右將
軍、大相參加給、此間迎々、各聞快然入興之由、於被召
加ハ而目本意也、定納言之家中之儀漸及貴所ハ、定招
傍難妨公務歟、舊例皆有之、然而古與今異也、高祖蕭
相未定漢律、曹參尤可被勵偽政、付視催嘆息了、自相
門送給蒿沛捻重織袴等、及丑時乘車出要路、聞曉鐘歸
入、五月中、
四日、乙未、天晴、今日殿下御覽法成寺云々、午時許尋
寺邊、下人云、延引來七日云々、或睡或起、永日空暮、
日入之後大炊御門三位經宗卿、枉駕、清談自然移漏、去々
年十月遭母喪之後飲水、病毎冬發、此間有其隙云々、
過夜半歸、久安坐、老屈難堪、
五日、丙申、朝天陰、巳後雨降、終夜甚雨、自宮賜雜仕裝
束云々、[illegible]、每物非私力、貧家耻也、身屈心惰不出、沐
浴假臥、雨夜心神殊惱、昨今不食殊甚、
六日、丁酉、自夜甚雨、未時漸休、心神猶違例、不食無
力、云雨云病、無步行心、

七日、戊戌、自曉雨又降、未後漸晴、又陰、夜雨降、心神
聊宜、腹中猶苦、
八日、己亥、自夜雨降、午後間止、陽景不見、今日依所勞
不出仕之由示送惟長朝臣、念誦窮屈頻睡眠、宰相又參
右大臣殿云々、例事歟、及夜景不出云々、後聞、翌日退
出、
九日、庚子、自夜雨降、未時天晴、又急雨、夜月明、法務
御房母儀日來參籠賀茂、今朝被借車、仍奉之、預雨皮令持歸、參
月輪殿、及日入歸來、
十日、辛丑、朝天晴、昨日猶有熱氣、仍齒飼蛭、早旦高倉
殿借車、今日入嵯峨被始例經云々、入夜宰相來、左右
幕下之近習、世事不聞及云々、是只醉鄉歟、非愚老之
所欣、
十一日、壬寅、朝天晴、午時雨降、終夜不止、宰相示送
云、去月所預三首題、相門明後日之由被注題與、延引其期不作歌云々、
病中甚爲悅、今年至于今日涼氣、未著帷、頗爲奇、自今
日服[illegible]、心神又違亂、大宮三位音信、有損手事、女房又

有病云々、
十二日、癸卯、朝天猶陰、陽景間見、午後雨降、申時許宰相來、參持明院殿八講云々、連枝納言二人經高卿參、昨日公賴範輔光俊卿云々、前參議一和尚存外事歟、脫束帶著直垂參吉田、日々夜々只酩酊歟、彈極之紲斷斡索、非木之鋸、漸厲之使之然也、耽酒言之人其身不全、歎而有餘、時儀又不可逃、齊桓好紫、誰知鮑肆之魚悲矣、
十三日、甲辰、終夜今朝雨降、午後天晴、夜月見、終日偃臥、入夜以宗弘訪後高倉院四條局中風病、近日俄中風之由、狂聖丸一昨日語之、今年七十九云々、昔八條准后家稱南御方、執權、知盛卿愛而爲妻、後參七條院、治部卿局、奉養後高倉院、自四海歸之後、上西門院宣旨爲御乳母、承久三年之後又執權、近年手孫、近日片身忽不動云々、息女黃門示返事、但家中皆結之避云云、大理、
十四日、乙巳、朝天晴、未時許又蜂飼、日來皆有隙過之、申時許大宮三位枉駕、稱病雖蟄居已來臨、不能遁避、愁面謁、參殿下退出、殿下令參持明院殿御八講、濟宗、平定平、賴俊御共云々、近日東一條院侍所有落書、九條邊凶黨衆會、相議可入兩女院御所、基定卿、兼敎朝臣等家之由、甚不便由云々、殿下雖聞食、當時無殊沙汰歟、萬事惘然歟、是舊惡運物國朝、當時居住父宅、同所、又業消入道宅、如然物集會云々、於落書者定高卿尋取了云々、國朝群盜之條、年來世以所識也、依忠信卿家人、往年無其沙汰、今爲雅親卿前驅云々、入夜謝遣女房、今夜退出、
十五日、丙午、漢天遠晴、申時雷電猛烈急雨、明日最勝講、可被行僧事、剃頭者馳走、大僧都少僧都法眼悉望法印歟、無例事猶申之、況有跡事乎、云除目云僧事、絕望者只貧窮父子歟、誰人加詞哉、沐浴之間不逆法師來、不逢、未斜宰相來、明日出仕云々、空觀房與弟子以任算法眼書來、予依所勞着帶、宰相令謁、予在簾中、先師遺跡事、故入道殿御時寄僧御祈願所、仍重申入殿下之處、被下御教書、親房卿、即依不當論人、又殿下變改御教書、剩被召返前御教書、不聞食候、兩方理非難治之由陳之、早以法眼書可觸二條中納

旨由相示了、返事御沙汰甚僻案也、宰相行吉田云々、病翁蟄居尤有便宜、愁交衆於事無益歟、入夜月清明、女房帰参内、最勝講之間、殿下北政所若君皆可令候内裡給云々、令参昇上御簾裲給、御共女房官掌五人、上郎二人、（御匣殿、冷泉殿、）宣旨宰相 相指几帳、権大夫（中臈、）捻重、（非日来於、）物具張袴、此外近習之輩只著生袴、参否随便、（且忌貧者）（又非公川之故也、）殿宣旨近日称病不参云々、夜前令昇御、候其之後退出、明日殊早速可参之由有両方仰事、仍忩参、当時璽代儀、御膳毎日二度之外惣無此事、不供御酒、侍読之輩参時必召御前、（頗及時剋、）秉燭剋限之程皆有御書、（疑忌）（御読歟、）此等之外偏御北御方、親疎遠近之如形、況下劣者不被召寄、於被召仕事八、天氣極快然平均、如蹴鞠事、時々雖有御覧、凡不淫蕩事、喜怒不形色、但又知食人之本性歟、臨老病蟄居之期、聞聖明之徳化、先拭感涙、

十六日、丁未、朝天遠晴、夜月又明、最勝講始云々、黄昏之程、正親町東洞院辺有闘諍事云々、一條相門侍（少許、冠者、）欲搦逃亡従者之間、当時在所之主従等出逢之奪留之、剰欲凌礫其身、負手無為逃去了云々、

十七日、（戊申、）天顔快霽、未時忽陰、微雨灑、即晴、午時許右兵衛督被過、依心神殊悩不能謁、乍立被帰、左右手腫逐日増、是只中風之故歟、行歩又近日殊違例、如不踏立、夜月暗、夜雨降、

十八日、己酉、自夜雨降、或止或降、未後風猛烈相交、及昏黒之内大雨如注、間雖休止、雨脚不異飛礫、已及深更、方違雖滿、不能出室、默止了、更可宿本所、

十九日、庚戌、簷溜未乾、朝陽初見、（及巳時又雨降、）桔梗花初開、（今年甚速、）終日雨降、（或止陽景見、）夕雷電、終夜雨如沃、

廿日、辛亥、自夜甚雨、申後雨休、入夜又降、雨止之後宰相来、最勝講之間三ヶ日参、初日殿下、右大臣殿、（二藍下襲、）大納言定通、右将軍、中納言通方、実基、具実、盛兼、参議隆親、経高、為家、家光、出居師季、宗平、資季、顕定、（唐装束、例色下襲、）堂童子忠高、宗氏、範頼、能定、夕座少々退出、経高加著之間、右府即起座、令行賑給定給、平相公不得速立、下座蹲居、過給了退下、（嘲諸人之失、又損其扣出人云咲云々、家礼於事如此、）其時

可早出由示、仍著其替、其日殿下、右大臣殿長押突膝
右、令著給、定亞相、右將軍乍立昇長押座、（自余又如此、）此女房
説見、上﨟突膝事歟ト申、勅云、さなき人も吉突膝、申
云、サラバ大將ハなどたけい高くてと申令咲給之後、
爲家參著之時突膝、いかなようゐざまぞと申、又令咲
給之由後語云々、此事年來樣々奇思之處、令仰開之、
自餘子昇長押之時、予乍立不昇、（佛名弘安又同、殿上又同、）可然之人
師經公等皆乍立昇也、（説々歟、定有習樣歟、）第二日、大納言雅親、基
家、家嗣、中納言公氏、經通、定高、基良、經高、家光、範
輔、親長、（不來殿上、）其日基良上﨟著之間、進上戶之內、頗望
見返座恒事也、經高七人安座候、昨日も座可令著給之
由頻勸之、中將心恐又尋常之人也、搔其説又起、無左右
出上戶、上﨟不動之間又歸來、被詐于腹黑失錯之由人
人咲云々、太無由事也、初日行香不足、資賴立小板敷
之下、稱行香不足由、經高密語云、催行香不足事、貫首
五位職事有替目歟、今無之云々、是於小板敷可觸由
歟、於如此事は、雖不可然隨便歟、資賴又何不習傳哉、

只依吐人短也、第三日、右內府、定通、大將通方、高實、
具實、爲家、家光、出居宗平、資季、有教、通忠、（二藍下襲、青染平緒、）
（縫腋卯花、）實淸、夕座中將（下﨟）退出時、資俊、家定、實淸、伊忠
著、左光資、宗氏、右定具、經俊、其日不著座、右大臣殿
令退出下給、見之追推參、殿上人諸大夫一人不候、獨
身御坐之間、參入召求人、每事奉仕殊以快然、事了改
直衣、令參上給之後退出、第四日、雅親、公氏、經通、國
通、賴資、基良、經高、爲家、（早出、）親長、（不參殿上、）經高以主
殿司請親長、又云、着殿上も大事也、可見其作法云々、
此人爲召人腹黑、爲子孫如仰如此事、可愼事也、殿下
一昨日御風氣御退出、今日頗可無人由頭亮稱之云々、
無凡僧講師、可彈指之世也、房々禪師給講師、淸資任
僧綱之故也、今日又如此歟、
廿一日、壬子、朝雨止、天猶陰、午時許大風雨灑、夜前鴨
水溢、人難渡、今朝脫衣下人等云々、昨夕渡水下人勘
解由小路川原邊融、盜中裁物、（前殿大衞舍人、）路人（花山院家人衞府從者、）鬪諍、
件衞府甲冑雖出向、村老等出逢、不及大事而散云々、

入夜僧事僅及見、大僧正良快、權僧正圓玄、大僧都三人、少僧都七人之內、全益、見知者也、律師八人、法印四人、快雅宗源宗全知之、法眼五、法橋六、威儀師其字不分別、東寺灌頂行濟、除目任人去年雖減員數、僧事容體不異去々年歟、源內府申行僧事、故入道殿下披閱書、律師之官掌八人一度任、勝事由被仰之、今度又同、

廿二日、癸丑、終夜猶微雨、朝天如止、未時暫晴、未時許四位侍從來、自十四日御八講結願、出仕由云々、語云、今日參殿下、無殊事、頭亮足大指有損事、不着襪猶出仕云云、足事頗有恐事歟、最勝講之間無勤堂童子者、高長一人不領狀云々、中宮權大夫消息、五十首和歌十卷可合點由誂示、奉養息子十三歲、令好歌給云々、如此事頗進退谷、定有無心事歟、陽景不快晴、日暮了、

廿三日、甲寅、朝天漸晴、有霧、非時歟、朝間灸左手頸、依手腫也、右手同可灸、依足不立、非控物は不得立、仍不灸右手、陰雲初霽、暑熱忽催、今年之夏未煩熱、今日已難堪、今夜始簾外掌燈、

廿四日、乙卯、曉月晴、朝霧發、鷄鳴顯依身體之痛眠早覺、坤方有火光、隣里寂而無音、扶起望見、火已經程歟、雖遠方角依不審、以下人令見、自一條大宮歸云、大宮以西火也、雜人說、嘉陽門院亡云々、末代適作透渡殿之家已斷絕歟、是京中之運盡之故歟、定無可遷御之所歟、僅以彼亭爲御住所、年始不改御羅敷殿之由、年年傳聞、忠信卿入道、又自春在京、居住彼御所北故左大臣殿舊給故母、之由、一日聞之、榮華之遺跡滅亡之時歟、見火之間天漸曙、烏鳴、此間頻電小雷、朝陽晴、巳時許洗頭、頗潔齋、未時許宰相使者云、殿下北政所渡御泉殿、吉田、女房黃門、可奉招引由被仰、八葉車可借給、即送之、承明門院黃門來臨、彼御所雜人等夢想重、頻可令避給雖有沙汰、依無其所、亞相不受、被行隨分御祈等、當時不令移他所給、殿下昏黑還御之由傳聞、

廿五日、丙辰、天晴、午終急雨、三度晴陰、午時許行寬法印來談之間、雨忽降、少時休止之後歸、餘風來、是只雲路吹擧之隨貴也、入夜宰相來、自吉田相門以下騎馬還御云々、昨日午始許俄有召、仍直參泉令洒掃、少時殿下大臣殿、渡御、次若君女房、

御車、次北政所御車、親季車、被迎黄門參入、大臣殿令寄車御、北政所御殿中、資親妹局與權大夫二人參入、實持、中將、親季、兼敎、惟長、侍成季之外總無他人、納涼快然、昏黑先被送女房、次又女房還御、次殿下、大臣殿、依召與實持參御車、自一條殿退出、兩人共近習快然、尤爲本意、但非愚父之舊好、相門所緣之上、若無多言披露之心之故歟、或老女房近日安事不穩之由、大臣被仰云々、法成寺事、知宣朝臣忽奉行、不日寄材木且被修理云々、忽殿中之德政也、欣感云々、夜深宿吉田、本所、開曉歸、

廿六日、丁巳、凶會、天晴、脚病聊雖以宜、自此上旬衰損加増、脚如折不得立、雖不可歎又足悲、暑熱盛、

廿七日、戊午、凶會、適涼淸明、黄梅漸落盡、云花云實只見盛衰、永日空暮、

廿八日、己未、凶會、天顔快晴、午時許宰相來、自右大臣殿退出、參吉田泉、爲改裝束也、不聞世事、

廿九日、晦、中、庚申、天晴、大谷齋宮御春日京極之由、心地房告、依金花開令立給、

○六月小

一日、辛酉、天晴、午時許但馬前司朝臣來談、良久淸談、又借拾遺參、右少辨取寄之間、以女子本借之、不食之心神猶不宜、

二日、壬戌、天晴、雖土用依非犯土、蹔車宿檜皮、依非重復日、雖有出門之志、心神猶不尋常之上、足病猶不能行歩、仍徒消永日、

三日、癸亥、天晴、未時許大雨雷電、即晴、爲祇園神輿每年行幸、今年右大將亭云々、又被盡海內財力云々、當今之叡慮雖未知其可否、人心習前事先經營之、權勢之豐吐握漑之詞、何日休民力哉、近日幸淸久在京、宗淸恐祭主之傍例云々、

四日、甲子、天晴、未斜又大雨雷鳴、午時許覺法印來談、仁和寺中雜人傳雜說、可有任大臣云々、未時謝遣、行幸之間沈淪之類已下被申四郊、無其實而馳走、昨今宰相送官氷、心神違例之餘、氷又不似年來、頗無其望、昨今車宿葺檜皮了、依土用不塗棟、

五日、乙丑、天晴、未斜雷鳴大雨、中終天晴、賀茂祝村斧

頻來、摠管先例有限社領不宛付祝役、莫大神事難勤之由流涉云々、天下第一不運者歟、訴厚緣人、病者聞而無益之由答之、厚緣之人只耽賄賂、不知貧者之歎云云、酉時許八幡權別當法印宗清俄來談、幸清濫望及仗議之由、一昨日聞荒說、逢定高卿之處、極虛言之說云云、女子被召中宮事示合、夕退歸、一昨日有條事定云云、

六日、（丙寅、）朝天晴陰、巳後雲晴、未時雨降、入夜宮女房退出、（依御神事云々、）

七日、丁卯、朝天晴、未時許右馬權頭來談、移時刻夕歸、修理亮時氏於關東受病、大略如待時、京畿馳走云々、此家猶可有事歟、尤不便、昏黃又雜人云、相模四郎時房朝臣嫡男有事絕命之由巷說、物忩云々、

八日、（戊辰、）天晴陰、午後少雨間降、不濕地、昨日非問宰相、修理事有其聞、相州事虛言歟、昨夕河東從等聊鬪諍、依此事有走者歟云々、今日聞、非時房子、義村子號駿河次良、（年來在京、參時聲、）去月之比下向著鎌倉、不經幾程、今度自京、（初召歟、）相具從者、天曙夜驚者悉退出之時剋相殺殺害、自身即於其傍自害云々、專諸荊卿之勇誰人所語哉、時氏又死去之由、夜前閭巷遍披露云々、大谷齋宮尼戶部來、彼齋宮女房伯卿妹、（前家當妻、）年來有濫吹之聞、自去冬爲件駿河次郎從高江次郎之愛物、去月相具其夫、下於越後國云々、

九日、己巳、天顏快晴、巳時許宰相來、駿河事去比狂說雖流布、相門邊已爲虛言說云々、武藏又旣聞獲麟之由、未聞事切由云々、近日無指事、一昨日可有百首歌之由有殿下仰云々、題如治承、一題五首、每月十首可詠、作者大略、女房、右大臣殿、九條大納言殿、右大將、高倉中、（經通、）二位宰相、（伊平、）侍從宰相知家、範宗、（兩三位、）行能、信實、家長、有長朝臣、光俊、兼高、親季、隆祐、中宮（信實女）少將、同但馬、題治承之內、止鶯加鵜、秋、止草花加早秋、戀、（止初遇加恕戀、）雜、（止神祇釋教加山家眺望、）老者恩免可謂幸、前宮內定所望歟、傍若事也、備後前司來談、（寺清在京依懇望也、）伊平和歌未得其心、是宰相所舉歟、堪能重代好士共闕、被撰

英華と將相之子滿朝、

十日、庚午、朝天陰、巳時晴、掃部助時盛爲訪時氏馳下云々、時氏四月比重病、得減之後猶瘧病、難存命云々、此間熱暑氣宜、夜著裌衣、今日凉風颯然似秋天、未斜四位侍從來、東方事所陳相同、雖參殿無人寂寞、御西殿、外人不參云々、如聞者已無夕見之儀歟、甚以不便、侍從之說今日始聞、時房朝臣妻之母能惠得業(自焔魔宮蘇生給)之娘也、因茲宗平朝臣成所緣之儀、宗朝(侍從)、法師居住件尼宅、爲右筆之人云々、申時許下野(家長朝臣室)、爲逢女子來臨、依招請予又謁之、(出佛庇簾外)、言談移漏、明月前歸、宰相自吉田來、改著狩衣參右大臣殿云々、不相逢、及丑時乘車出門、(滿十五日)、聞曉鐘歸入、裌衣忽寒冷、取出綿衣著之、六月之冷氣未聞見之、不知其吉凶事歟、

十一日、辛未、遙漢朗明、夜月適晴、今日中宮女房被請吉田泉、雖立里必可參會之由、昨日再三有其命云々、但泉邊定寒冷歟、午時宰相來、(薄青狩衣薄色指貫)、相共參、(青筋白單重)、日入之後依人々招引、直參內裡了之由示送、仍局女房等令參、

十二日、壬申、天晴、未後間陰、少雨或灑、不濕地、申時許右馬權頭來臨、一日示付事、昨日於泉適無人隙、申達委旨、具承仰由傳示、今生之本意滿足者也、重猶申所存訖、身病逐日加增、行步進退已谷、雖泡沫之世、見任如松柏而無其闕、向後雖無恐、只承殿 無御忘却由許也、此條猶足抃悅、不經程歸、

十三日、癸酉、朝天陰、少雨不濕地、雲厚月暗、暑熱忽成、心神彌惱、臨幸之所結埒云々、下人等云、殿上人近衛舍人可有競馬云々、如此事自下不可被申行、甚無由事歟、入夜心神惱亂、

十四日、甲戌、雲脚彌重、暑熱尤甚、晡後雨降、即休、終日陰、入夜甚雨、自女房局示送、北政所御氣色之趣又同、有長朝臣詞畏申之由答了、早速示告有其恐、當時不可披露、承由之趣重示送、父子之親有限事歟、被洩仰是爲令聞歟、所答甚存外、忠弘法師粗示送殿下、左右大將至于此宰相宿所、自早旦出御、以泉屋積色々珍

寶、作山落瀧泉、(鶴)、唐垣屛風半帖棚脇息皆作物、錦唐
物村濃沈麝丁子之類、金銀珠玉之外無他、今朝被獻龍
蹄七疋、追被進重(異カ)殿下、一疋、景氣快然云々、隋朝之貴
臣執貞觀之政は、太宗文皇帝豈塞嗜欲之源哉、竊以悲
矣云々、晩景聞神輿皷音、夜沐浴之後甚雨、
十五日、乙亥、終夜今朝甚雨、臨昏西天僅晴、念誦窮屈、
今夜又涼氣存外、臨曉著綿衣、
十六日、丙子、欠日、朝陽快晴、未後風吹、猶有涼風、朝間涼氣(々々、)
如秋、今年槐花皆落盡、(早速可奇、)午終許心寂房來談、洞殿
尼上毒腫之病、自五月十五日極以重、日夜療治、已付
減給由語之、今日初出向白川方云々、今日又依涼氣晝
著裌小袖、雖脫苦思猶足奇、初月早出、片雲遠收、偏如
涼秋、
十七日、丁丑、天晴、入夜不經程月出、天晴、早朝涼氣、薄
霧如秋、但馬前司來臨、(午時許、)清談移時剋、借草子等、蜻
蛉日記、更級日記、隆房卿日記、(假名、安元御賀、)治承右大臣家
百首、卅六人傳、依同心人不存隔心、夜涼著綿衣、

十八日、戊寅、遙漢無雲、涼氣如昨日、巳後有暑、未後天
漸陰、無力窮屈、念誦頻怠、
十九日、己卯、天顏快晴、辰時許清定朝臣入來、自一昨
日任大臣沙汰出來之由、密々有申人、聞及乎由大納言
殿御尋云々、宰相音信不通之間、世事不承由申了、即
乘車行忠弘嵯峨、爲遊節以此所爲本所、未時許心寂房
來談、夜月明、念佛房(往生院住僧也、)不食病獲麟云々、
廿日、庚辰、朝陽晴、巳後陰、(小時雨降、不及沾、)未明出嵯峨、日出
入蓮門、夜前又行幸右大將亭、(御方違云々、)任槐事雖未聞一
定、頗有其疑之由、昨日有長朝臣返事今朝見之、重示
送返事之由被仰云々、此由密々申大納言殿訖、臨昏中
宮權大夫被送南天竺、(前栽、)植之、
廿一日、辛巳、朝天陰、陽景漸晴、未斜俄大雨雷鳴、午時
許光家入道來、去年秋下向鎭西、相具保綱朝臣、此四
五日歸洛云々、未斜備後前司來之間大雨如車軸、雷電
猛烈、不及一時雨脚漸休、予所招請也、依數奇之源、來
八月供養結緣經有其志、愚札頗憚思、人々言談之次被

相觸識之由示付也、前大貳近日腫物之病（非輕）之由令日始聞之、酉時許宰相來、陣日來無寸暇之由、此間殊參內裡之上、右大臣殿召相門、又無其隙供奉還御、（自道季經）（夜終日候御）、歸家之時不及休息、曉更可來由有相門之貢、即馳出、相具覽圓明寺、（實濟法印奉讀）、未時許直被歸吉田、及夕歸入家之間、殿下有召馳參、北政所御內裡、右大臣殿終夜御雜談、朝退出、窮屈失度云々、十三日行幸、左右大將、具實、隆親、爲家、基清、光俊、實有、公長、親長卿、實世朝臣、次將師季、實時、教房、氏通、右宗平、實蔭、隆盛、親氏、內侍所家定、（故被宛此役）、教信、被置物屛風四帖、六枚二、四枚二、皆以染物作之、一以護袋爲色紙形、一押扇紙作泉形流落、（かれつくる岸の尻爲瀧水）、村濃染物爲山、銀瓶又小瓶薰物沈麝以錦作席、茶椀枕腦足（飲器）、黃金廿兩爲金物、其日密々有御鞠、敷猫搔、左右大將、隆親、爲家、成實、基氏、親氏被引龍蹄七疋、又一疋被奉殿下、久清父子密々召渡御前、三遍打ちがふ之間作法經御覽還御、公卿已下如夜前、三位四人不參、公長、（如夜中）、基定、內侍所氏通被

改、（右將不聞）、一昨日行幸、持明院殿、左右大將、大納言實親、中納言經通、（不騎馬中次）、具實、參議隆親、爲家、三位基保、顯平、親長、參議實世、左將師季、宗平、實持、（源家定）實任、實清、實光、教房、氏通、公有、通行、基長、右有教、雅繼、伊成、兼輔、賴氏、隆盛、少納言宗明、職事兩頭、範賴、（季行）、經光、還御、右將六人皆悉退出、範賴不差人、公卿列立之後、左將可渡右由示送、次將嘲弄、實持出詞、引率家定、教房、氏通、自立明之後、更行西方渡歸、老者公平之由有沙汰、殿下百首御會、今月中十首先可被講、日次追可被仰云々、當時十八人、女房、右大臣殿、大納言殿、（以御會可被申出被仰、又御懈怠歟）、右大將經通、爲家、知家、範宗、行能、信實、光俊、家長、有長、隆祐、兼高、嵯峨禪尼、中宮大將、但馬、伊平、予、先日出不審、未接可然事、不知堪否、非重代如何由也、親季穩便之性不出頎狀云々、一日所聞之任槐事、撼廠曾不觸視聽、公私又其沙汰勿論事云々、

廿二日、（壬午）、天晴、暑甚、及日入西天陰雨灑、百首之間

早旦此子細申大納言殿了、（小雨、）家隆卿昨日送書狀之次、所勞重之由有返事、仍今朝又問安否、猶有增ば可向東山方之由返事、若被稱重由歟、一日比在信成前相公宅、翫鴨鳥云々、大宮三位音信、室家當月姙者病氣快云々、借彼書狀事、一條少將賴氏八幡法印各領狀、大貳出仕之間重可申人（入イ）歟漸滿歟、

廿三日、癸未、天晴、巳後天漸陰、自冷泉告送、去十八日修理亮時氏逝亡由聞之云々、一家之磨滅云々、有側耳之號、□終許四位侍從來、參殿下、無人（逢有長朝臣一人、）由語之、即歸、入夜宰相示送、行兼明曉下向駿河欲馳下、自相門再三被示子細止了、殿下御會可爲九月十三夜由被仰云々、雲陰風不吹、暑熱如例、夏殊難堪、

廿四日、甲申、（逝イ）天晴、中後漸陰、雖下食依念踊沐浴、昨今暑氣、東小屋有蚰、以友村令取弃、腹中飲物、出庭中之間漸吐出之、蛙也、未死漸動搖、令入水中、無事存命云々、於蚰は弃川原、蛙已生非惡事哉、車宿昨日塗壁、今日塗石灰蔀棟、未時許能登前司長政朝臣來談、淩暑相逢、稱無心不經程退歸、駿河守重時不拘抑留之詞明曉欲馳下云々、河東無一人者、天下定爲夜討之場歟、或吾之餘黨插凶之心更不止、所期一旦之魚肉耳、甚不便事也、暑熱惱亂、一寢之後大雨如沃、

廿五日、乙酉、天晴、午後陰、雨雖灑不濕地、重時□門出今曉欲馳下、昨日中使藏人頭中宮亮資賴朝臣含給言仰不可下向由、即申罷留之由云々、京中之安堵何事過之哉、未時宰相來、參右大臣殿云々、殿下百首無披講、十首之儀九月十三日夜一度可□□百首云々、此兩三日具實卿給飛驒國、（因幡遣興福寺國力不可叶之由日來愁申所望之間、雖親卿生剩歟、無不傾沙汰者忽賜馬之陸奧、手足之奉公猶不廢身本歟、）不經程又來、改著直垂騎馬參吉田泉之由聞之、

廿六日、丙戌、天晴、覺法印來談、

廿七日、丁亥、自夜雨降、午後天晴陰、（雨猶灑、）夏天進々之西百穀豐饒有年之由、民戶已謗云々、相門五月會三首、於今者不及披講、可記進之由有御消息、即書腰折獻覽了、於今は詠歌搃以不堪、太見苦、前宮內卿返事、病猶不

寛喜二年　六月

宜、不食之上種々事計會、無可灔之由云々、聞驚不少、
夜猶雨降、
廿八日、戊子、朝天晴、午時許大炊御門中將被過談、先
度行幸還御不供奉次將被召怠狀事、不知子細由被談、
其齎様未見由答之、只被示合大外記可宜歟、其狀、
右近權中將源朝臣有敎
藤原朝臣雅繼
權少將藤原朝臣隆盛
藤原朝臣伊成
藤原朝臣兼輔
藤原朝臣賴氏
從二位行權中納言兼左衞門督源朝臣具實宣、奉勅
－日行幸還御不供奉、擀申候間甚自由、宜進怠狀
者、
年月日　大外記、、、、
大略此體歟、忘－－、此次聞、賴氏少將妻在定平朝臣
許之由、本夫行事、殿下被問定平之處、節會夜不知女

二百二十二

來、可行汝家由相語、期日入來、經兩三日中歸去了、不
知其人其行方由陳申、事已披露、行幸夜後人供奉人頗
屬目、未歸來、子息等可付父可付母事等、當時喧嘩之
由有其聞云々、如此事向後極不便、雖人道之哉、可悲
之世也、飛驒因幡相博云々、金吾之懇望也、其夜傍將
不觸可退出由、依所勞最前退出由陳之、入夜宰相來、
（自吉田歸、）傳相門具言、
廿九日、己丑、（晦、）天晴、今日結緣經重觸人々、侍從言家來、
一昨日花山院母堂十三年遠忌、光俊、宗宣、親房卿、有
數、言家已下云々、關東右府十三年下向招請之氣聞
之、宰相云、依小除目可參内、（借儐從、）殿下御內裡云々、丹
波國司殿分國守可爲可然人由雖被溢仰、知宜依申請
被任朝仲云々、五ヶ庄又知宜給之、同作無量壽院云
云、此事尤可然、此以造畢可爲大功、親房卿子親氏去
今月勘氣龍居云々、（依中物之盧胡也、）來月四日又御方違行幸云
云、昨日中將語云、家季朝臣參總角事、依其人闕如、
（無習傳人、）自去春被仰前右府、（父子、）被申云、於天子御總角は

五六

家所習傳也、於凡人作法、故入道不知之、仍不及習云
云、其後左府稱習得之由給、其說入道相國云々、因茲
彼家依吉例家季令習之勤之了、而家嗣卿云、於他說は
可信仰、亡祖不知此事之由慥申含、左府坊亮之時、亡(ヵ)
祖爲傳常參會之時、此事可習之由被相語、暗難申、相
具髮長貢云々參御、于時可申由答申之、後無其沙汰由
承之、於凡人儀は、雅職等之家所存知云々、而今有此
事、傳聞聊不審之由彼卿問次、奏問事頗被不審之沙汰
云々、荒和祓如例、

可憐亦十九年夏、□之流年過半時、向後定知無再
會、晚雲景色獨相思、

夏はつるけふのみそきは程もなしわか世いくか
としらぬ月日に

秉燭以後侍從送關東出家之蜜異名、已以數十人、古今
貴賤亡者未聞此事、頗匪直之事歟、夜深之後宰相示
送、中務丞、(大中臣兼親、)陰陽師大中臣㮾明、惟宗重久、陰陽左衛
賀茂、在成、少屬(大中臣盛員、)木工允、(藤忠種、)刑部丞二人、(平久盛、同時光、)
安房守源顯清、飛驒守藤高兼、佐渡守藤雅家、(伊平相名替歟、)
丹波守橘知仲、因幡守敎信、(無、)豐前守源賴村、將監三
人歟、衛門五人許、兵衛四人、馬二人、遣東大寺次官、
(從五位上、小槻、)衛府之剩任次第渡去々年之儀歟、可耻、左門
尉惟宗朝成、源成廣、小野重經、右門藤遠實、同保光、
左兵中友景、藤家清、左馬橘資村、右馬藤義孝、上卿
左衛門督、職事、(顯兆、)殿下御退出云々、

○七月大

一日、(庚寅、)天晴、宗清法印消息云、女子出仕事、(參中宮、)來
廿七日可令初參、教訓扶持事所奉憑也、其夜裝束事
同承存哉、依近邊尋承明門院女房示送之、蘇芳ぬき染
單重、女郎表裳、濃引へぎ二藍薄物(無文、)唐衣、(裏濃單文織物、)濃
張袴、綾小袖、單重可懸形謎、上童(朽葉單、重紅梅、)雜仕、(濃蘇芳ねきぬ、)
單重、青結染格子布帷、例裳、(ひすまし、)女郎花單重裳、盡沐
浴、秉燭之程宰相自吉田來、昨日終日候内裏、無聞及
事云々、對馬前司能重、(親能法師子、)爲相國御使爲病訪馳下、
十七日下著、十八日夕終命、廿三日出國、今日着京、武

州歎息、莪村頻誅言云々、
二日、(辛卯、)遲明甚雨、辰時止、巳時天晴、徒假臥、未時
大雨雖漸微、入夜不止、
三日、(壬辰、)朝天晴、兵部少輔入道(親師、)來、(近日在清閑寺、不歸參大原、)
去春逢時氏朝臣、(明曉下向日、)雖再會之由又問答、得脫之因
緣大不得心、今思此事極奇由談之、謝返之後大學頭來
臨、予頗所招請也、依數奇嵐胡之本性、結緣經勸進願
文、可預芳心之由語之、依暑熱無心、不經程西方雲暗、
初月不見、
四日、(癸巳、)天晴、終日無事、
五日、(甲午、)天晴、按察消息又進入殿下之次、聊有被尋
仰事、申所存之間、渡御九條殿、持歸愚狀了、
六日、(乙未、)天晴、昨日事申入殿下、(可有勅撰集歌之仰、)其年限先例
無定、事遲速可依時儀哉、抑撰者尤被撰其器量、定家
於道者無其機緣、不能繼家跡、況弃置謫居之後、悲淚
掩眼、愛火焦肝、和歌之氣味陥攪忘却之由也、仰云、去
比聊伺天氣、頗以快然、東方之悲歎暫過其程、重可申出
歟、於今度者撰者在誰乎、專一勿論者於道雖可謂本意、
心中之望更無他、又近日若有其事者、事體頗不似前々
例、進退可谷事歟、前代御製尤以殊勝、撰之者可充滿
集之面、事體機間可然哉、聖代之勅撰、前代之御製員
數多者、當時所見有忌諱之疑、略其數者、定又有世間
之謗歟、前宮内秀入道彌可讒言彈指、彼是極難測、稱
以暫可過此程哉、大學頭重來談、且是五位餘劾之長官
之時、文章博士不著寮試之由先日有御沙汰、所行來至
不然、在茂成信等朝臣五位之時、上臈致因光範爲長卿
等、每度參著之由所注出也、夜深乘車出大路、(滿十五日加沒日、)
聞曉鐘歸入之後雨降、
七日、(丙申、不食時巳、)自曉甚雨、巳後漸晴、令拂隨分文書、及秉
燭沐浴、曉有早涼、自朔比萩花已綻、昨今漸盛、七月上
旬未見事也、凶又開、河崎想社每年今日祭之、今年稱
夢告、遍催近邊下人結構供奉云々、蓬屋在西地下部等
猶被駈出、後聞、十村許面々施狂風流、悉入前内府泉
亭渡庭、(路次云々、)歌舞音滿耳、武家悲歌之最前、頗可有所

思歟、

八日、丁酉、天晴、自御室給御書、午時許宰相來、參右大臣殿、御宿內裏之間退出、今夕北政所御入內、可寄御車、仍暫休息、（又向吉田、）臨夕歸來、束帶歸參了、勅撰事內々可申行御氣色、來四日御方違行幸延引來十一日云々、事次聞及、少將敦房出仕、於事穩便如所存事云々、庭訓令然歟、人之器量實不依其家事歟、氏通勤鈴奏、弓取副扇、甚悲事也、月初明、

九日、戊戌、朝天陰晴、師殿御忌日、申付與心房、於本房令修廿五三昧、暑熱之比來臨、依無心也、頻可來之由雖被示思人煩也、必不可好聽聞、今朝奉水粥料小分物、大宮禪尼書狀、侍從日來咳病之由存之處、疾已重、若是時行之疑歟者、聞驚不少、今年此事多之由日來聞之、常興寺僧正、（三條宮子、伯父忠成女、母上西門院高倉局、）依此事被終命云々、前宰相信成去比危急頗付減之由昨日所聞也、今年雨澤順時、民戶有天云々、夜涼非盛夏之景氣、還成人疾云々、

十日、己亥、朝天薄霧天晴、來十三日仗議云々、宇佐別宮千栗宮大破、資經卿知行肥前數年不致成功之沙汰、又燒失、及諸道勘文云々、廣田社先年燒亡、御體燒給等事歟、按察音信之次聞此事、入夜女房自內退出、暑熱平臥不謁、月明、

十一日、庚子、天晴陰、少雨灑、今朝謁見之次、初聞朝廷之大慶、心中感悅何事過之哉、未時許心寂房來、去八日嵯峨稱孫王之人（世稱還俗宮、）逝亡、（數月赤痢、年六十六、）以仁皇子之一男云々、治承宇治合戰之比、爲遁時之急難、剃頭下向東國、爲俗體而入洛、建久正治之比雖望源氏不許、老後住嵯峨、以宗家卿女爲妻、（於心操者落居之人歟、）養申土御門院皇女、讓一所之領云々、知家卿送書云、辰御前昨日申時入滅給、此四ヶ日殊增氣、來十三日可渡嵯峨（一腹之姉被生、）之由、日來被約束、一昨日殊物忩之間、昨日俄渡兼時之吉田、到著一時許終給、御所中悲哀云々、高野大相國之女、母大納言隆季卿女、爲皇后宮育子御猶子、預少々所領給、爲故入道殿猶子、永奉仕宜秋門院、心操

穏便、於事有譽無謗、文治御入内之時、被求上郎女房
之時、或人何事在哉由有申出者、故禪閤仰、年來之猶
子兄弟之子也、爭爲官仕人哉、遂號辰御前、永被坐院
中、
十二日、辛丑、天陰晴、夜月明、前宮內卿消息、不食之病
猶以遲留、猶欲移山家、又有可悠懺法之志、經之結緣
事旁可察、極遺恨云々、事體彼岸之比近世之宿願歟、
存知又定有其故歟、於經事者勿論之由答之、及秉燭女
房歸參內、昨日猶有召云々、
亜注 後聞、皇后宮御養子姉事也、云皇嘉□信御所養季長
乳母云々、
十三日、壬辰、朝天陰、未後少雨漸密、籠居七十日、依非
重復日、有出行之志、今日仗議云々、殿下定御內裏歟、
午始許參殿下、右兵衛督來帶、參、淡路役夫工事申入云
云、右三位中之、即參御前、法務參給、右大臣殿同坐、仗議今
日延引云々、役夫工巳近々闕如非滿耳、於中門方謁右
少辨、中納言參會、今日故御前御母備、御忌日有御佛事、僧

等參入、依雨降退出、依涼氣下部、取入灯、一寢之後大雨如
注、夜半之後漸微、
十四日、雨止、朝雲分、巳後天晴、早旦頭沃菊湯、自殿
下給部類萬葉二帖、蓮花王院御物云々、第一第二季時入道書之、可書寫進者、自
春手腫之後彌不能執筆、但給置可書試之由申之、扶微
力念誦、頻平臥、月出乘車出之、雲路亂不輕歸入、近年
民家今夜立長竿、其鋒付如燈樓物、張紙、擧燈、遠近有
之、逐年其數多、似流星、人魂著綿、
十五日、甲辰、朝霧、涼風如仲秋、昨來脫カ今秋花盛開、無力底
弱、念誦頻緩怠、申時許興心房被坐感聽聞、以之爲得
分、平臥、雜人每年集會東北院相撲見物、喚聲騷動、近
邊有怖畏、
十六日、乙巳、天晴、午時許參殿下、頭亮參、付大藏卿申
役夫工諸國御訪事等、大略無領狀人歟、顯平卿女房雖
新任、可進重任功成定、由申云々、土御門大納言知石見
以來、未進成功、官廳粗雖有給功沙汰、不及損色功程
之沙汰、而此御訪當時無計略、只可造官廳由申、自余

國々偏對捍歟、仰安房爲重任功者、可進二萬疋、一覽猶可進此功由可仰云々、其後出御見參、東一條院二條殿參之間、不心閑、平宰相來、存外參會及言談、申時許退出、入夜宰相來、明日資雅中將可初參右大臣殿、此事引導口入可進名簿歟、予初參故入道殿文治二年、之時不進、先考相具參給、召御前之後、奉公已三四代、雜役如匹夫、雖自身事其作法不知可否、成定朝臣初參、自懷中取書付、奏者之由聞之、他人之所爲多不聞之、事體以進爲本式歟之由答了、

十七日、丙午、天陰、辰後雨降、秋雨濛々、有涼氣、終日著小袖、取入灯見舊記、無暑氣、暗雨打窓、乍臥不能睡、仗議定甚雨歟、

十日、丁未、曉雨止、朝猶陰、不見陽景、夜雨降、校止觀、短晷暮、今日辻祭、陰火(大イ)御子[illegible]司高倉云々、又御靈今出河之上八所御靈云々、御輿迎云々、

十九日、戊申、終夜今朝雨猶降、秋雨終日不止、以珍手憖書始部類萬葉集、更不可叶事歟、夜一寢之後雨更如沃、閑人之窓彌以寂寥、及曉纔以微雨、

廿日、己酉、朝雨猶降、巳始天晴、未斜三井寺法印過談、依本寺之喧嘩出京、公家遣武士被仰合之後僅落居、明日可歸入云々、三別所之相論事云々、定條書狀云、有寶五部大乘經者、極以輕微之値也、仍取寄見之、料紙素紙極雖薄、其字分明、無蟲損等、

廿一日、庚戌、天晴陰、午後又少雨、求聘限只一貫云々、尤可哀憐、送定條許、本主在家隆卿家之向云々、相傳取了、但此內大乘經卅卷欠云云、朝校止觀、食後書草子、夜深出門外、聞曉鐘歸入、雲掩月雨不下、

廿二日、辛亥、八月節、朝天陰、巳後晴陰、未時許但馬前司來談、謁申右幕下之次、聞宮中吉事云々、於今者已披露歟、今夜煩暑不下部、

廿三日、壬子、天晴、知宗奉書到來、持明院殿西可被立御所、西渡殿一間細川庄可造、兼敢設御簾白砂宛之、未聞事歟、不可申是非、申承由、十月事始云々、忠弘法師來、早可存知、不可懈怠之由示含了、時房朝臣妻可

入洛云々、（若是乾臨之故歟、）左衛門尉宗直小野宿禰事示送、忠（誤脱アラン）弘之故聞之、臨昏宰相來之次、語殿下仰趣、中宮可有和歌會哉、八月如何、時氏事頗無骨之比歟、可爲十月乎云々、予所存者此事更不可被忿、每度只可被斟酌先例、初度和歌會ト云事、先必被行事歟、於八月は建久五年之例、近々雖可有御一門之執心、所存全非吉例、又和歌之次必有管絃歟、吉事之時管絃多憚之云々、旁存不穩之由、定不叶時儀歟、家光妻忠綱娘參中宮御乳母云々、后宮入內立后之後、況卅有余御時、弱冠下女乳母初參、何代之例乎、歎而可歎、可慟哭、可長大息、恐矣云々、

一（朗注）疑之後、南有火、春日南北京極東出朱雀云々、

廿四日、（癸丑、）天晴、深更雨降、午始許參殿、仰云、今日假日也、密々連歌如何、申可隨仰之由、夜前伎議及深更云々、右大臣殿、內府、土御門、九條大納言、右大將、中宮權大夫定高、賴資、兩納言、平相公、左大辨資定文、右大辨讀勘文云々、即渡御西殿、予乘車自門外參入、午終許於泉屋有此事、右大臣殿、此宰相、有長朝臣、盛長、兼康、資親等也、賦唐何々目、甚停滯極見苦、掌燈以後已及深更、左大辨持參定文、以盛長雖可有御對面、且依無內外可取進由被仰、定文二通也、（具書等大束相具之、）今夜終夜可令書留之由被仰書生侍等、明日祈年穀奉幣、當日定辰時可參之由大臣殿被仰、（其次可被發定文、）使定高卿、爲家、（可被定、）基定、顯平卿云々、今年宇佐使先被催殿上人、貞時、經俊、親高、經賢子、（名忘、）各固辭、可被除籍云々、治部卿今夕參入、使節不能經營、只可被除籍之由申云云、予夜百句訖還御、即如儀退出之後雨降、

廿五日、（甲寅、）自夜雨降、午後休、申時天晴、宰相參賀茂之次、可來之由雖聞、已及秉燭以後、共侍等日入以前來、先是參內之由語、遲怠甚不便、戌終許來臨、夜前依承辰時之由、午始雨止參內、徒日暮、及申時大臣殿令參給、即著陣、不給出題、如式令讀給、稲荷家長朝臣、春日左馬信說朝臣云々、定了先參宮、中納言自如法、未一點參云々、次顯平卿參云、伊勢幣之時、中納言修

理趣座立隠壁西、顕平不断座、賀茂使座依不見不断、
行事辨有親、職事亮、御劔役實清朝臣云々、此女房兩
三日夜々雖有病氣、猶如例奉仕云々、自此家乘網代車
參社、光定相具、歸來已及曉鐘、社司又遲參數剋云
云、
廿六日、乙卯、天晴、巳時參相門奉謁、若君御出家來月
七日、受戒八日、北白川造營以後御渡廿日、彼是經營
之由等也、參殿、御西殿云々、高長申入、歸來可參之由
被仰、仍參入、於泉屋見參、去月所被召息狀近將、於今
は返給、可供奉行幸（明後日歟）、由可被仰乎由、可奏之由被仰、
頭亮大貳卿爲御使參八條云々、故左大臣殿後家氣比
社祠官嫌爲國法師品歟、不可令庄務由申間事也、鎮西
阿蘇宮池水湧揚怪異事、依光家入道語、以事次申之、
事實ば可尋聞之由被仰、頭亮親房卿於御前語、權中納
言實基、自夏依病籠居、此廿日許手足なえて不能行歩、
懸人僅立居、若終命歟、家文書可燒失云々、彼家已磨
滅歟、尤可奇事也、申始許退出、今夜重襪衣、

廿七日、丙辰、天晴、朝校止觀、巳後書部類萬葉集、第二帖、
（今日申時訖之、）今曉相門又被渡圓明寺、宰相扈從云々、入夜雜
人説、臨昏被歸、忠廣朝臣從者令持袋、後群來之間、
爲盜引劍被抑留、被斬損被奪袋云々、況他人之所從
乎、可怖之世也、
廿八日、丁巳、朝天陰、午時許暫晴又陰、校止觀、午終參
殿見參、可見御歌之由被仰、給兩御歌、未時許中納言
參、三井寺僧綱等依召參入、三院喧嘩可加制止之由爲
被仰也、中納言一兩度往反、頭中將參入、今夕行幸延
引、八月二日五日之間日次宜云々、神祇官犯土事被尋
仰、可隨其有無者、頭亮又申諸社事等、納言語云、奉幣
日顯平卿著紅汗取例赤帷ヲモ、本儀稱汗取非件帷、是
ハ小帷也、此事貴賤未見、但父卿（光長卿）補藏人時、父權辨
書裝束色目、假名送皇嘉門院御匣殿（父卿養母）、許之中、小
帷ソレモ紅と書、年來成不審之處、今度始見此事云
云、仰又未御覽及事同指云々、申終退出、入夜宰相來、
相門夜前宿給、（逆修之後初度如移徙歟、）一身依今日始物詣精進、申

假馳歸云々、此次間顯平卿帷事、答云、全非故實、口傳之樣、彼卿殊汗流、依痳此事、紅帷依汗顯事、宜年來所好著云々、一日參殿之日、有不見知小男、浮線綾狩衣二藍指貫、是光盛卿外孫公濟云々、少將入道實亘子也、介見百首歌、無指難、有宜歌等歟、歸後雨降、夜深大風、野分歟、

廿九日、戊午、曉後風休、早旦地震、(非火動、)終日雨降、朝校止觀、終第七卷、

卅日、己未、自夜天晴、去夜々半許自女房局送云、少女誤打破鏡、(落板破、)有禁忌之由聞之、爲之如何、予答云、往年文治之比欲參六月祓、從送之間自把鏡啓盔之間、落板上、欲取上之處、自半破了、成恐申入道殿、仰云、忌憚又被忿之由雖有俗說、本書無所見、只可鑄改其鏡、早可參勤其役、即束帶參八條殿、翌日又女院御共參安樂壽院宿房、於自身者更無事祟、其鏡鑄改繫螺奉日吉社了、況又於他人破者、其人三ヶ日許籠居、鏡同可鑄改也、如此事任不可驚奇、只依打落破許也、其女上臺今曉(晩イ)來此家云々、鏡賜鑄師了、朝間校止觀、未時口熱、飼蛭之後又校之、第八卷上卷校了、

○八月小

一日、庚申、朝間天陰、陽景不見、(及秉燭大雨即休、)午時許參殿、大相國被參、諸人不遂事、空日脯、右少辨、(役夫工大神寶、)右中辨、藏人、左右佐、大宮三位、(宜秋門院御使、)漸及昏景少々申達、予付讃岐前司、大淀庄材木少分思給事申入、粗蒙恩許、兩庄所課安嘉門院御造作事依無計略也、神寶事用途更不濟、一定闕歟云々、甚不便、法務御房同御對面云々、雖開御參內、已及晩了予退出、自西門氣比社司等參集、北門甚以喧々、喚忠弘示造作事、但知家依此事爲使節向關東云々、然者非當時事歟、宜秋門院又有御造作云々、被壞渡南御所于當時御所(殿下御所、信の小路、)之西云々、所々土木只爲民力之費歟、放生會左衛督、新宰相中將、(實世、)親氏、家定、信盛、(左衛門、予今未役云々、)光成、(左兵衛、)領狀云々、

二日、辛酉、天晴、終日著綿衣、薄穗多出、近日小鳥出山

渡云々、菊花已合、朝校止觀、十七枚、未時蛭飼、兼康朝臣
書狀云、明日相國參給、爲連歌參由者、申承由、於此事
雖不堪、尤有聽聞之志、
三日、壬戌、天晴、午終許參殿、頭亮右佐等參入、傳奏
人不見、但馬權頭以良申之、少時出御、可參儲西殿之
由被仰、仍先參、有右幕下車、被坐內歟、不見、一身在
泉屋方、良久而右大臣殿大將出給、暫言談之間殿下入
御、大相又參給、爲家卿兼康參、被始連歌、傳聞父子各
座遙而甚無興之間、光俊并有親朝臣參、依無人兼康又
間祭傳奏、彌以無興、又二品親王被參、被引献牛、黃斑頭二、引
入此前庭御覽之間、日已暮了、依何數不出來、料紙破
之、昏黑大相出給、自余被留之間予退出、入逆門之間、
初月沒、北野祭用途藏人方催諸國率分、年預重資其所
濟、切宛神人等云々、而年預五位出納俊元若狹國未加
催、無是非付馬部之間、頭中將怒而昨日參內、召出引
張下馬寮之間、年預不能催事、可駲如之由申云々、仍
召辨有親、遣可催沙汰由被仰含、嵯峨入道孫王年來知
行小所ニ讓奉養育土御門跡妃宮、而依臨時御恩拜領、
無故所勞後更任意相傳、無其謂之由有天氣、被付後院
云々、可然事歟、今夜寒氣、
四日、癸亥、天晴、午時許僧正被入座、參殿下退出、清談謝遣之
後、宗清法印來談、歸之後蛭飼、無慥而不遁、法務御房御消
息、足白黑牛有一見之志、即引進之、被召止、不經幾程
引賜斑牛、雖申不可給替之由、又不返上、今日頭亮召
具瀧口所衆中宮侍入勸修寺、上下成群見物云々、病老
無其興不出門、
五日、甲子、天晴、申後陰、申時許右兵衛督被過談、子息
兵衛佐下向放生會、當時雖有發所勞、猶出立之由也、
具實卿更申所勞由、家嗣卿領狀云々、當時厚緣者只爲
先遁避歟、過夜半乘車出門、待曉鐘歸入、明日雖滿日、
明後日依歸忌日、今夜遂之、
六日、乙丑、自曉甚雨濛々、終日不休、今夕殿下若君、爲
明日御出家渡吉水給、宰相當日催、凌雨參云々、
七日、丙寅、終夜今朝雨猶降、終日不止、校訖止觀第九

上卷、（始下卷、）後聞、若君夜前御共、宰相實經朝臣、御共以康法師經範等參儲、其外無人、僧綱一人不見、殆無常燈云々、今日御出家之儀、殿下於門外御下車入御、御隨身布衣負野矢、久濟黃香衷著染付女郎生衣紅帷、兼友賴雅皆通裝束紅引ヘギ、右大臣殿冠御直衣、御隨身上郎冠、久貞生張白襖狩衣、殿下御簾中、以南面爲其所、其傍弘庇二間爲公卿座、大臣殿、九條大納言、（束帶、）二位宰相、（伊平、束帶、）侍從宰相、（直衣、）成源僧都奉剃、先是氏神父母方令拜給、進退神妙、家時朝臣他門親屬等參入、在彼御方閑所、以康法師可行此御方之由有相門命、逢時取繼云々、後日傳聞、御共殿上人等可尋記、入夜宮女房退出、

八日、丁卯、朝陽間晴、陰雲未散、早旦送書狀前宮內卿許、依老病無術、此間不能諂向之由也、今日向東山方、依不食無減暫可經廻之由也、遁世已今明歟、多年之交聞此事甚悲痛、彌增不厭離之恥者歟、未時許又倒蛭之間、大宮三位來臨、暫以人間答之間、宜秋門假御不例由只今有女房告、念歸參之由示之、即被退歸云々、被出門之後、不幾大風折木、少雨間交、及秉燭頗宜、入夜止、

九日、戊辰、天晴、朝奉書金光明經第一卷、巳時許前匠作（行能、朝臣、）來臨、暫相謁、謝遣之後即參殿、二條中納言大藏卿相共見參、經範付有長朝臣、進昨日釋奠詩、序者子息云々、賴資、經高、家光卿參、孝範朝臣參云々、淳高、、、周房、、、在賴、良賴、公良、宗範、保範、多忘却了、御參內云々、御裝束之間予退出、夕宰相來、

十日、己巳、天晴、奉書昨日經第一卷、（又始第二、）止觀第九校了、聯俊注記來、示付介語舍兄闍梨、毗沙門堂坤阿彌陀堂之中、片時立入有經供養、宿願之由相觸、歸來示和與返事、逆歌稱厄早世之後、依有好士憐愍之志、聊勸進同心人、來十四日欲供養結緣經、事雖似老狂、憐好士爲示後蹤也、此次語云、僧都聖覺法印弟子參、家居住吉水、昨夕謁了、僧都（宮內卿、）介召、心神違例、早可被歸之由、依相示歸出之際、不經程不及他言語絕命云々、聊以驚奇、件小善啓白欲語求佛房之處、此事若爲障歟、

書々狀、明旦可送由示忠弘入道了、故請欲仙所誂經文、經範朝臣昨草送之、爲本意、今日淸定分別品、式賢（性女成佛經、）光行父子三人、普賢阿彌陀心經到來、他人無音、若有忘却人、事定闕如歟、

十一日、（庚午、欠日、）天晴、朝校止觀、第十端二十枚、昔又經寫、酉時許信願房（大原、）來談、入夜土御門黄門被來、卄二日彼女院密々御有馬湯云々、自一昨日彼岸也、仍雖精進無指所作、御室昨日自高野無爲還御由、法印告送、

十二日、（辛未、）天晴、午上止觀十卷校訖、返本於明喩阿闍梨了、弘決第一、（上下二帖、）又借請、申時許金光明第二卷奉書訖、有長朝臣示送、武藏守泰時息女（時房子息妻、）依難產去四日終命、今曉園城寺南院、爲中北兩院衆徒拂地燒失、已爲天下大事、今日可有殿上議定、御參內可候云云、宇治御出延引、十四日事何樣候哉、予答云、閑人幽居密々於佛經啓白者、不可依世上無常、惡徒逆罪之由雖相存、人々結縁有逆亂者、力不及事歟、若被送遣者欲果遂、（○以下明文有、）臨昏下邊武士稱旌旗馳走云々、三井寺方丈烟立由聞之、所願定有魔界之妨歟、前宮司範綱（捧物如式、）信願房（供花指瓶、）大炊三位錦橫被、光兼如給一卷桑絲歟送之、自余人不音信、大貳示明日可送由、戌時許又仁和寺方火光見、不久而滅、此際猶山東又有烟氣、

十三日、（壬申、）自朝雨降、未時許但馬守書狀云、自去夕御祇候內裏、園城寺事不落居之間、還御可爲明日候、當時僧綱被召集被仰子細候、兩院衆燒南院之後、南院衆又燒南院、火間合戰、兩方互殺害、武士競向之間、惡徒退散、南院衆少々相殘、兩院悉以退散、但餘燼不及堂塔、僧房許燒亡云々、武士留居猶守護云々、經結縁人人、猶觸縁相尋之處、明日可送由少々聞之、若非虛言者、猶破石欲果遂、入夜明喩闍梨來謁、示此所願子細等了、今日送經人々、覺法印、（兩品、捧物、被物水精念珠、）大宮二位、（生被物、）備後父子、（井子、師光、風爐、）大貳、（御被物、）長政朝臣、（硯筥、）

十四日、（癸酉、三吉、）朝天晴、巳後快晴、遲々經卷漸待具之、家長朝臣（一家四五人、）及黄昏到來、申始法印覺來臨、相謁之間、

前修理權大夫來臨、法印暫出、休息近邊云々、備州能登、前能登來會、秉燭以後予先寄向毗沙門堂、入西門、昇阿彌陀堂北階、入北壺禰、兩法印來會、求佛房被來、暫入簾中、言談之後、出道場被始事、四人追加聽聞簾中、排說如流、各感歎、事訖此四人取布施、雖數反自後戸取之、請僧三人木堂僧在南座、同置布施訖頻撤之、次各退歸、經體雖出儉約式、頗尋常料紙表紙等相交、捧物注別紙、願文經範草、行能朝臣清書、過分事歟、事偏雖爲老狂藥事、何事在哉、匠作備後來帶、存外威儀也、

十五日、甲戌、天晴、早旦備州書狀云、今夜連歌尼有夢見事、來此家、有折紙假名書物、尼所詠云々、有數首歌、中央程夢覺悟、

山たかみとふ人なくと思しにひとりすむ身にけふはうれしき

此夢雖嚴重過分尤可恐事歟、巳時許備州又來臨、來帶、西園寺布施取、參勤之次云々、言談之後詣北山了、予參殿下、三井僧綱依勅定、悉可入寺之由被仰下、又以頭亮等爲御使被仰僧正達、各固辭有忽諸之氣色云々、頭亮申此事、重奏聞、猶可被仰遣歟由被仰、大神寶之成功事猶適雖領狀、無所濟之實聞事也、巳及未斜、放生會乘尻一人闕如、被求尋之間、時剋已移、有限神事、剋限入夜參着者、甚不便之由雖申、更事不行、御拜又遲々、御髮之間予退出了、自八日斷葷、老後甚無力難堪、明日禪師御房御受戒、依相門被申又延引、可爲廿一日云云、兩度延引極不便之由、自本所雖被申、一夜延引云云、每度存外事歟、殿下御會百首、猶可爲九月十三夜之由被仰、放生會宰相實世朝臣所勞、近代人皆虛病、經高卿又同、況伊平不出門外人也、別當依有威儀不勤公事、左大辨已役人被驅出云々、仲秋三五夜、雲陰月黑、

十六日、乙亥、天陰、巳後晴、夜月陰、未時許長政朝臣來臨、稱右幕下御使、是一昨日小善隨喜之由也、相逢之次令申披月來事等、是官仕女房難治之間事等也、臨昏歸、

十七日、丙子、自夜雨降、終日不止、朝間沓始弘決第一

卷、（九枚許、有二帖、）
十八日、丁丑、天陰、雨又降、兵部少輔長成來、依所勞擬
治間不逢、今日猶書弘決、枚數多而難終功、
十九日、戊寅、終日雨降、朝間書寫七八枚、依陰雲蟄居、
廿日、己卯、天晴、朝書寫、黃昏出門參大納言殿、（三條南匣四仲毋宅、）見參之間自然月外、撤堂灯、聞曉鐘退出、方逢滿夜
也、仍用之、
廿一日、庚辰、天快晴、午時許出中御門（西）、富小路東、見
物、（兵一點定修參青水云々、）良久而前陣進來、無他供奉者、只前駈併
也、平笠織生指貫舍人、（朽葉、）中童子二藍、（付菊紅葉、）下法師
六人、次萠木、（朽葉引綱、）大略具法師六人、次蟲襖、女郎桔梗
萩、（同花ヲ互ニ付、）次薄色、朽葉、（押紫洲濱、）次薄色、黃香二人、唐紙
一人、次萠木、（薄色二人、朽葉押紫、）次朽葉、青唐紙、次萠木、二藍、
虫襖龜甲、（うらかたき、）次赤色、二藍、（黃菊、）次黃香、蟲襖、唐
紙車輪、次（檜皮、薄青、）二人、花田、（蝶二入、）蟲襖、（蝶二入、）次（黃香ひわた、）花田
四人、うす青四人、（紫、）絨指貫、肥滿法師、次薄色二人、
二藍三人、（菱、ひわた、うすあを、とくさ紙鋪、）大童子三人、次萠木、朽葉黃香、次赤
色朽葉、（うらかた木、大童一人、）次結染舍人、朽葉ゆひそめきかう、
次萠木、二藍三人、雜秋花、次萠木、（朽葉三人、うらかれき、大童、女郎花表、）次
萠木、（指物三尺許、疋末著之、）朽葉二人、（付龍膽、）口張大童、定修老僧也、
御車、（牛飼、）車副八人驚躍、牛童、（赤色仕丁持雨皮、）上童二人青
地錦、（付三瓶給金銅、）皆具居飼一人、從朽葉、（寶、）赤色男六人、
洗龜甲褐返三人、（菊閉、）中童子六人、（二藍紅打、）黃柄檜二行、
立沓大童子二人、（白張、）萠木、（くちは生衣、）沓、次前駈四人、（如
前、）例網代車、（小八葉長物見、牛童二人、師口、蟲襖黃、）上童花田紅打赤色童、朽
葉男四人、（龜甲、）前駈二人、（如前、）表白車、（左府御車歟、）うす青牛
童片口渡之、即歸來、定修入此宅、改裝束登山云々、撰
預非人之舍人、能爲驗恥歟、平笠法師每度供奉、前途
超懸無面目、一事以上不可知之由予示送、此事逢其
聽、被阿黨歟、尤有興、今夜北白河殿造營之後、御渡御
幸云々、公卿衣冠之由被催云云、賤窮屈不能見物、後
聞、右大臣殿令著衣冠給、御車寄、依騎馬所勞令參會
給、源大納言、（衣冠、路頭許不列立、）右大將、（衣冠、）中納言盛兼、（束帶、）
參議隆親、（衣冠、）經高、爲家、三位基保、實有、親長、（卿年預家）

(明靜將云々)長淸云々、(不參馬)殿上人、(束帶)、檢非違使召使久淸
供奉、殿上有饗、及曉更少雨、
廿二日、辛巳、自朝陰、巳午時猶晴、未後少雨、午時許參
殿、自然日旈之間、兩度見參給、右大將殿御歌合點、尤
令得骨給歟、入夜與右京兆共退出、
廿三日、壬午、天陰、少雨間降、午時許宰相來、一昨日依
殊御命(召主御書)、早參、(直衣)、每事遲怠、親房、公長、(束帶)、宗
時參入、少々雖加詞甚遲、事具之後、公卿等退出之間、
可褰車簾之由有御命、仍而被寄御車、褰了退出、馳歸
家、改裝束參京極(大相國)、申此由、即與敎實相乘、扈從見
物、車乾直被參北白河殿、即扈從、殿下又有御見物所、
爲御覽彼御所令渡給、又以日旈、大將被懸御衣等了、
同車被歸了、又束帶供奉、可有殿上三獻之由有沙汰、
大將被早出、一獻可宜由被命、仍隆範勸盃云々、即早
出了、別當以爲經朝臣令申吉書、家時卿依年預役、去
春調八葉御車、今度又可調庇御車由別當示之、庇執事
可調之由申之、相論喧嘩之間、辭年預了、御幸入御之
間、光俊長淸曳庇列立云々、長淸更無謂事歟、頭中將
立公卿列、不具瀧口、依示然、後悔耻痛云々、即參右大
臣殿了、陰雲不晴、短晷早暮、
廿四日、癸未、天猶陰、巳後雨間降、未後漸晴、自昨日咳
病之氣、心神惱、
廿五日、甲申、天猶陰、雨間降、未時雷鳴猛烈、又甚雨、
昨今雖精進、心神惱不能念誦、書弘決草子十二枚、日
暮了、相門又圓明寺宰相供奉、曉更出京云々、
廿六日、乙酉、巳時天始晴、光家入道示送云、八條殿一
卷經無量義經闕如、送其探寸法等、十三年御忌辰云
云、依懷舊之志懇領狀了、可書御手跡之裏云々、彼御
消息多遺、頗有便宜、咳病殊惱、夜忽寒而付疑不安、
廿七日、丙戌、朝霜如雪、午時許宰相來、一昨日依招引
供奉圓明寺登山、臨水松茸千萬、(供雨降)、兼無其命、俄乘船
被下水田之間、無是非供奉、昨日歸京、自路次申御幸
供奉由、騎馬歸、乘燭已下入家、戴冠參北白川殿之間、
親高(奉行)、云、御幸只今延引候了、御車寄入右大將俄被

申所勞、他人又不參、問云、右大將須狀候歟、當時依所勞無出仕、親高云、催申諸文、有勞若扶得者可參由被申、然者不可被致領狀事歟、但供奉公卿別當治部卿許云々、是皆奉行尾籠歟、其後退出、依窮屈失度、自今日可服蒜由兼申假了云々、尤可然由答之、入夜付寢之後、夜半許依例事向陰所之間、痢忽下如射矢、奇思之處心神迷亂、前後不覺、召寄青女等之間、不來以前絕入云々、兩三人來扶之後、僅蘇生反吐、不能歸來平臥路上、心迷而失東西、如蟻歸寢所、聞及之輩來訪、入道同來之後漸付寢、更不得心、無指不治事、奇而有餘、只老身之衰損歟、可悲身也、

廿八日、丁亥、天晴、遲明夢覺之後、又無指事、巳時許朝喰、無別違列、右馬權頭(今朝返上殿下、御菓子之次宗夜前來、)依聞驚來訪、相逢隙夜前事之間、與心房被過座、即對面、受護身、被歸之後心寂房來、相逢語去夜事、腳氣所爲歟、可疑、近日蠅漸弱而落入飲食、自然不知入腹中歟、是反吐痢極甚也、蠅入腹中多頓死者云々、尤有其疑、大宮三位又來臨、辰御前正日、依仰向堂之便路、依有長朝臣說聞此事云々、同面謁謝返、故宰相後家敎雅朝臣母、隨持病之增、發厭離之心、侍從敎定之逆心貪欲、隨聞不及憂、只祈後世菩提、居住戶加之尾、去十六日午時臨終正念而入滅云々、實是善人歟、明兼房偏被沙汰歿後事云々、少將遺孤於今者、只愍拾遺相公云々、實無緣歟、

廿九日、戊子、(晦、)天晴、巳時許與心房入座、仍受戒、(曉小浴、)奉小袖一領、未時許右兵衞佐來臨、愍相逢之次、聞夜部御幸供奉事、家嗣大納言御車寄、(供奉、)別當、左右兵衞、治部卿、殿上人六人、近將源家定許云々、還御持明院殿了云々、又備後前司來、(相模武衞川、)訪昨日事歟、(於殿下聞云々、)即謝遣之、

○九月大

一日、乙丑、天晴、部俊註記來訪、夕聞、山上惡僧等又喧嘩、切房々鬪諍云々、僧徒只爲磨滅本寺在世者歟、庭上梨子今年結子、頗有氣味、仍進殿下、入籠指花、菊已開、

二日、（庚寅、自今日凶會、）自朝陰、秉燭以後大雨如沃、終夜陽景不見、短晷空暮、

三日、（辛卯、）朝天漸晴、巳時陽景見、右兵衛督母堂入滅之由俄聞之、以忠康弔之、自北白川歸云、老病雖久又無殊事、廿八日依煩減氣、御幸供奉、昨日大路如俄事、仍所罷籠此草庵也者、北陸道之損亡、（彼氣之故云々、）近年無如此事、田畝乍立枯槁之由、面々飛脚來云々、忠弘入道來談、四國又損云々、於近國者、當時雖訴訟非殊損、重陽日女房裝束今年一度欲調送、（課忠弘取北料六十踝、）侍從言家母堂相共今曉城外云々、三ヶ月發心地了後疲極、稱可向有馬湯云々、是爲遊放漁獵了、

四日、（壬辰、）天晴、右將軍被送百首草、甚優美也、且申其由、入夜清定朝臣入來、稱所勞由、以人令答、是百首御會作者所望由云々、籠居之身不能口入、許否早可被申入由答之了、今夜女房退出、

五日、（癸巳、）天晴陰、夕陽晴、今朝書訖弘決第一卷、（上帖、）草子百十枚、

六日、（甲午、）天晴、巳後陰、今朝書始弘決第一下、自殿下給百首、合愚點又注進存旨等、靜俊音信之次云、東塔常行堂衆闘諍、去廿九日夜北谷善法房被切了、（上乘房信誠大輔闍梨、）其夜又自梨本方（青蓮院、）即時西谷經藏房（靜超闍梨房、梨本、）切返之、南谷井房（青蓮院方房、）切返之、其後闘諍未止、大底不異園城寺歟者、覺寛法印送百首歌（爲合點、）之次、令見職事御教書、

茲歲有豐稔之聞之處、頃月以來連雨頻降、陰陽依不克調、稼穡秀而未實云々、下民甚愁、叡慮無聊、加之二儀之變、諸社恠異、卜兆之趣御愼不輕、自今以後雲收風靜、未然消衆難、西成可再熟之由、殊可有御祈請之由、令申入給歟、依天氣執達如件、

八月廿九日　左衛門權佐行盛

謹上　大藏卿法眼御房

儒士之文章甚異様歟、法眼書誤歟、爲職事者可辨人之官位歟、未時許冷泉女房具侍從來、女房等相共行吉田云々、入夜宿尾張北今小路蝸廬、（方違、雖凶會日、去月盡見了、仍宿、）依無門

乘輿、曉鐘之後歸、微雨間降、
七日、乙未、自曉雨降、午時許與心房被過座之次、初聞
此事、承明門院姫宮一昨日五日、子剋絕入給、夜中被仰
可参由、依路頭怖畏不参、丑時重有中納言之局書狀、
愁参間、於正親町富小路石見守相遇、令事切給了由告
之、仍自路歸、昨朝猶頻招請、不申假於殿下者、不能参
之由答之、聞此說始驚之、更非筆端之所及、黃門局即
出家訖云々、不聞及之條、實以不可思議、月來於事有
令惱給之由、如御形貌令損衰給歟由問之、更其氣不御
座、實端嚴美麗御座云々、自誕生之始奉侍、戀慕之思
可察事歟、足悲、但今日寢日也、何爲哉、今年御年廿一歟、母宰相中將通宗
女、承久三年八月逝去、微雨間休、櫻葉半紅、菊蘂盛開、閑庭發眼、
近日或秘說云、家嗣卿繼祖跡、密々入或權門之後家、
是又有事故、可謂纔繼熱、家風之所扇、可謂天之令然、即是前生之事
而已、後聞、彼姫宮今夜々半許奉渡東山、女院令渡督
三位高橋給、只留守女房兩三殘留云々、
八日、丙申、自夜雨降、巳時雖見陽景猶雨降、早旦以忠
康弔黃門局、女房出逢俄問答云々、自誕生奉侍心中
察之、申時許明署闍梨來談、有禪闍梨事也、終日入夜
猶雨降、甚不便、漸及深更、雨猶如沃、夜大風發屋、風
雨連々、諸國損亡之間、遂日滿耳、
九日、丁酉、朝陽晴、急雨間降、風猶不止、重陽日、菊蘂盛
開、未見如此之事、自殿下又給御歌、百首、少々撰改進
之訖、女房今夜歸参、萩經青、表蘇芳包、下二白綾、衣、桐枝文、黃
青裏紺、下平、捻合單衣、老年付裏、朽葉表襲紅引へぎ二盥、依今日一度事
物具用本物、白菊、面白浮織物、裏萌黃文無、唐衣織、絹紅袴、練絹小袖、雜仕去
月下旬遣拂退、仍今一人、不結髮者、薄、青二、白一袙、蘇芳單衣給之、戌時許
参訖、以青女爲使、令参大炊御門殿門前、重問子細、鹽
湯第六日、四日、頗違例御氣色、又溫氣御坐、加護身、殊
事不御、依醫中猶御湯、入夜又頗雖有奇御氣色、無事
而天明、五日心地事外宜由被仰、又御湯、臨昏猶被仰
心地無事由、先々無如此事、頗足奇、秉燭以後俄振給、有御言語、邪氣
悶也、本性忽御悶少云々、驚奇奉抱給、凡不及是非之時剋、即時令振
給、戌時御氣早絕、喚嵯峨相信房剃御髮、又雖剃白髮、

御氣絶之後也、女院即渡御高橋、次日猶雖奉守、御色次第變、七日夜半奉渡吉田本堂、土葬、範綱等在北堂、此院人跡絶、只女房六七人留候云々、誕生奉抱上之後、一日不奉放目、體貌閑麗、心操廉直、戀慕之思不可堪忍云々、如範綱上人事、大納言雖有沙汰之名等、閑似無音信云々、時儀又非可退歟、他腹弟姫宮一人出家云々、御驕悲之限故、不堪戀慕云々、

十日、戊戌、天晴、風寒、毎朝書弘決七枚、入道法師來、諸方損亡非等雖一同事、狭少之分限、無此計事等問答云々、覺寛法印返送歌之次、鎮西滅亡之飛脚今日到來云々、觸視聽計會、

十一日、己亥、凶會適過、天晴、入夜雨、朝書九枚、定修來、山僧惡徒自使廳被召出云々、入夜自右大臣殿給百首、

十二日、庚子、沒日、天猶陰、微雨間降、朝書寫七枚、自殿下又給御歌、未時許兩御歌重加愚點、各返上之、明日有臨時奉幣云々、新三位卿平、其儀同祈年穀歟由音信聞之、信盛催之云々、依天變恠異歟、諸山諸寺狂亂、尤有恐事歟、夜半許出臥內、左膝忽如折、不能踏立、股脇苦痛難堪、懸人歸寢所、如無片足、苦痛無極、令打付寢、

十三日、辛丑、自夜甚雨、左膝更不踏立、朝見之股脇足大腫、昨日雖不思覺不庭行步、申時許、無殊事、是只夜間事歟、即大腹水腫之病歟、聞人上殊可悲之病也、雖有限之壽限、病體尤痛思、以書狀問心寂房、凡此秋心神違例、於事不尋常、連枝十餘輩、六角尼上之外不滿七十、依思無益之事、不覺知此事、悲而有餘、與心房不慮被入坐、雖對面非醫術人、心寂房有急事横災不來、彌無憑、終夜聞暗雨打窓之聲、

十四日、壬寅、朝天晴、風寒、辰時許心寂房來云、無異儀、脚病之腫也、雖非安事、不可存一定由、加灸點鳩尾胃管、依今日憚此一所、明後日可灸、風肢脇三足二、與心房被坐、受護身、兩人先歸、宰相來、蒜後七日過、依咳病未出行、即始灸八ヶ所、申時無爲灸了、腫上頗不熱、入夜聊行水、依恐渇氣只沃懸、今夜無殊事、家長朝臣再送書、初更不知病、

十五日、癸卯、天晴、腫無術、申後偃臥、

十六日、甲辰、天晴霜凝、巳時許心寂房來、當時無增、灸胃管、卅一帖、稱無殊事由、未始許歸了、宰相午時許來、此疾之後心神極弱、所事惘然、自殿下給御書、以宰相令申、申時許入道忠弘、自長者僧正許歸來、嚴海法印吐雜濫詞云々、此事皆自本所推察也、甚無由、不可交事也、高野大塔庄所、廣博背衆徒之心、任寄進立券、上人讓可知行由、覺仁法橋所訴訟、申入殿下、可申宣旨由有相語者云々、所既廣博地也、與衆徒諍論事、有冥顯之恐、道不可得事也、只依一旦之貪欲、不辨是非惡眾、是年來同宿之妻子之所好也、予自始不加詞各弃營、中付右大將、范蠡之長男、隨伍之所好、爲楚使人之所好、制而無益、其事宮女房依惡眾、自殿下可被問長者、長者又內內可相語歟由、右大臣殿被仰侍從宰相云々、仍以忠弘法師今日所示送也、今夕心神殊損亡、甚尩弱、夜漸深更、上南面之蔀、暫見月、頗慰心之後付寢、

十七日、乙巳、天晴、雪凝、朝間每事同昨日、宰相夜部依被召參殿由傳聞、忌例事也、凶年下民之愁、惡徒鬪諍之世、强禁外間此事無由、後聞、依明月被召例五人、參泉至于夜半祗候、蒜風尤不便、退出之間、中將兼敎雅長伴來云々、此次進馬、極叶御意、自禁中修理亮榮綱、一日此引送云、自相門以主殿允業有御訪、面謁申病子細、令見雁、又歸來蒙恩言、今日無殊事、靜俊注記來談、諸國損亡非視聽所及云々、

十八日、丙午、天晴、霜凝、去夜今朝殊寒、午時許宰相備後來、令見病體之後、隔物言談、申始許歸、今年三月九月定分死由良算所勘送也、而迎今月有此事、恐而可恐、但貧者無可買命之術、又非可惜之身、阿彌陀護摩、自廿一日七ヶ日、可被修由今日亦送別當法印、在宇治云々、入夜前越前守朝臣來訪、今日開及由也、有小痾疾、明曉下向有馬云々、言談良久而歸、此兩人於事有其好、是各心操落居之故歟、於予雖不可存親由、父朝臣自少年之昔、致丁寧之志、深有其好、此子息又各穩便之心操也、仍存芳心事、互不異一門之好、故兵部卿自同宿之昔、內心不似予存、始終雖失本意、予如不存不知、至于逝世以後、云付重家事、更有本懷之詞等、然而至于今日觸彼

緣有無由、事甚以遺恨、近日又於志深庄、爲母不孝惡逆云々、惣不善之本性、云而無益事歟、

十九日、丁未、天晴、漸陰、巳後晴、入夜俄大風雨、巳時許心寂房來、無增氣、於今は可待灸之爛、若有不爛之氣者、重兩三可灸之由示之、又令取腹、（腹中無別事、）成茂宿禰來、社司年來之第二類貞去春死、惣皆此間老病增而危急、頗依有秘氣、不見其體云々、親昵之中何及隔心哉、輔成所案歟、菩提院禪閤姬君、（當時之腹、亞相一腹、）昨日辰時入滅云々、端嚴長髮之間世所稱也、修明門院坊門局、（範光卿女、按察典侍、）依歷病籠居云々、法印（公曉、）被來訪、以人答申、入夜聞、禪閤姬君二人被坐是姊云々、自春長病或增或減、去十三日請明惠房出家、（年卅、）其後無爲、禪閤母儀皆歸菩提院給、木綿女房侍傍少々相遺、十六日夕此所有憚、可向無常所由、自出立乘輿一町許被渡他所、（母儀本自被占此所云々、）自其夜高聲念佛音不絕、十七日辰時終、（往生無疑云々、）汐

廿日、戊申、雲慘雨灑、間晴、巳時許宰相來間、自相門被召、參向了、（孫後初、）備州又來談、令見百首歌、今度宜由答之、夜前今朝腫惱雖同、踏立足聊似宜、不披露之、夜猶時雨頻、

廿一日己酉、朝天晴、腫猶雖同、昨日踏立足、頗似無煩、見南庭菊花、短晷空暮花已移、

廿二日、庚戌、天晴、午時許覺法印來談、七條院御忌日、一日八講於歡喜壽院可被修由、自修明門以定俊被申御室、彼院寺領皆無實力于修理荒廢、被修中院御佛事、柳殿何事候乎由被申之後無音、十四日入夜弘亮奉書、御八講乍置歡喜壽院、於他所被行何樣事乎由被尋申、今夜及深更、明後日事如掃地、猶不可叶、何樣可候乎由俊朝申之、猶於彼寺可行由被仰下、定俊又自柳殿更逝渡一日八講於彼寺、深更始之、御室依御咳病無御渡云云、自昨日禁裏五壇御修法、信盛奉行書御教書、園城寺長吏僧正ヲ長者僧正御房と書之間、使付表書行親嚴僧正許即領狀、第二仁和寺尊隆法印勤之、可候軍荼利由仰之、領狀退問傍外賢海云々、慈奇訴申、信盛不知僧之位次、只於定高宅尊賢海事如直君、存萬人上郎由

歟、更改請、親殿毀請之後改定無潤由謐申、爲慰其憂殿海參大威德金剛夜叉快雅云々、自然移時剋、酉時歸之後宰相來、（參右大臣殿退出次、）定高山衆徒猥籍事、爲不被仰合申參春日由、殿下在南京由、御存知此間事不被仰之間、參長吏法務御房之次、定高被處梨本男山事不被仰合由申、法務申殿下給、如例無御咎云々、凡世上事更以不足言歟、今日殿下無人寂寞、無參入人云々、

廿三日、（辛亥、）天快晴、備州未時來訪、内陪膳次云々、今夜行啓一條殿、（室町、）曉還御云々、靜俊示送云、二宮之後山杉木多生之由、宮籠夢見之後、人々行其所見之、杉木不知數生長、（此非無社頭光例、不知吉凶云々、今案定吉想歟、）又猨猴生二子、（此非先凶事云々、）戌時許宿今小路北屋、（北小路北、富小路東、）以此所爲本所、後聞、行啓右大臣殿、（御車寄、）大納言雅親、家嗣、中納言高實、具實、參議經高、爲家、三位基保、實有、公長、親長、啓陣實任、實直、兵衛公員、定具、衛門兩職事、殿上人七人、宮司亮大夫進親氏、還御、大納言二人不參、

廿四日、（壬子、十月節、）朝天陰、午後雨降、申時許微雨、鷄鳴之後歸、半月東昇、不取松明、（仕選用手輿、）

廿五日、（癸丑、）自曉甚雨、昨今精進、雖有念誦之志起居極難堪、自殿下再給御書、御無事也、其次延曆園城兩寺不靜、凶年不熟、下民之憂旁聞、此間百首御會尤被延、暫可被過此聞乎由申之、本自有御存知由被仰、

廿六日、（甲寅、）朝天晴、午時許心寂房來、灸之爛如存漸漸付減歟由示之、但風枝之灸不爛、今七壯可灸、仍八壯灸之、（四十五、本卅七、）入夜大膳大夫一昨日所勞事聞及由來、予以人謝之、

廿七日、（乙卯、）天晴陰、此間頭熱眼昏、仍沃菊湯、讃岐前司今日被書送、□衆生等之額、予輕微宿願、吉富庄之旅人往反大道之邊、令立萱葺小堂、奉安千體地藏、故定置此名、無佛世界ヽヽヽ今世後世能引導云々、冥途之伴侶、只奉仰此誓願、午時許宰相來、夜前被行僧事、權大僧都行超、（不知唯人、）權少僧都慈源、（受戒、和師御房也、）夜前大相幕下參殿給云々、明日相門又圓明寺、紅葉之盛云云、大將宰相資實々持（中將）等供奉云々、未時與心房被

來談（參殿下邊、出之次、）之間、有長朝臣又來臨、相替被出、清談自然及夜景、世間事等相互示合、病者安坐、雖經時刻、依元久之舊好、有時議歎息之心、夜深女房退出、
廿八日、丙辰、天晴、殿下給御書、百首又々出來御歌可撰合由也、即取捨返上之、前修理又音信歌事也、病中不能分別之由答之、櫻梨櫨梅等紅葉淺深滿望漸欲落、
廿九日、丁巳、霜凝、天晴、去比蔵槐門依世途之險難、御領一所可給之由、懇望安嘉門院、依家領之隣、被申安樂壽院領、依有鳥羽院御遺誡等不許、忿怨事更無道理由緒、嗚呼之由有沙汰云々、（密相一日所語也、以勅語示之云々、）一日覺寛法印言談之次、此事又以書狀切々被申御室、仍欲被求宛其所之由語之、予此次語相公、相公奉語右幕下、右幕下被聞驚、忽被申西郊、此事更不穩便、奉爲本所遐可有外聞之誹謗、沙汰不可候之由也、所被申本意、此兩三年被貧伏之由御返事、以相公書狀昨日可一見由被命、偏是百里奚歟、悲而有餘、秉燭之程女房歸參、

卅日、戊午、天晴、無霜、申時許宰相來、（自右大臣殿退出、）權辨爲經去比有南都之訴、於勅使訪（坊イ）魚鳥料理飲酒高會、去年事今年不可□□云々、仍被仰右少辨光俊、依清貧無從辭退、昨日內裏召、以內侍殊被仰、猶固辭、雖何樣被仰下不能參由申、勅定何樣と申、即解官歟由被仰、仍信盛又所望馳走云々、今日殿下召光俊、猶廻秘計可下向、及解官者依不便、有御教訓由被仰、猶雖不承伏、依內々仰懃承諾云々、維摩會探題又別當被稱際、（每度事也、）仍權別當僧正殊次有出仕之志、而定重有勤仕探題之志、本下﨟僧正雙而勤仕無面目、枉被止、彼子圓經可勤由今日參仕懇望云々、甚無謂自由望歟、殊樣事也、慈賢補法性寺座主云々、實然耳目事歟、即是得時也、明日欲參平座、射場始早速之由有聞、除目來月可被行云云、今日秋季御讀經可被始行、上卿闕如延引云々、一昨日相門自圓明寺歷覽遊翫松尾法輪嵯峨等紅葉、於嵯峨入夜云々、大將宰相頭中將實持中將尊實法印等供奉、暮天遠晴、秋景空過、依思病身、重悲再會之難、

明注
行超後聞、前院御子一品親王□□子、大宮殿腹也、
○十月小
朔日、己未、朝天陰、未後微雨漸降、午時許心寂房來、風
枝肪中央、灸二所、猶無爛氣各重灸、風枝八壯、肪大壯、示無殊事之
由歸了、静俊來、山上事只如日來云々、黄昏雨中有長
朝臣來臨、傳仰雖可謂本意、於重病身彌不堪、本堂事
可奮進委細欸カ状之由也、猶偏被窺天氣者、定雖送三漏
歟、後聞、平座、中宮權大夫、新中納言、侍從宰相、右大
辨時兼朝臣一人、只一献、光俊遅參不著座、少納言兼
綱、上卿奏見參之後著座、仍給目錄云々、
二日、庚申、朝天晴、日吉禰宜親成一昨日死、去月來老
病有若亡云々、今年八十九、好九十之賀算惜其命云
云、成茂丁壯惣管社務、定得時歟、巾時許備州來臨、依
二品親王仰向嵯峨、寫普賢影之次、入心寂住房、樹木
前栽之幽趣騖目、此病已施驗由自讃云々、秉燭之程
歸、
三日、辛酉、朝霜如雪、陽景遐晴、富小路中納言送書札、
献舞姫榆事也、所勞雖獲瞵、存命者可揷心由返報、右
大臣殿又給御歌、以家弘爲使、依頓病之危急日來懈怠
由、示送右武衞許、有委細返事、
四日、壬戌、天晴、閑居病者無音信人、短晷空暮、
五日、癸亥、凶會、欠、雨忌、下食、自朝天陰、入夜雨降、未斜心寂房來、
灸體只同先々云々、及秉燭宰相來、北政所御參內、參
御車寄、右大臣殿可歸參由依被仰欲參云々、五節威兼
卿一人之外惣無領狀、宰相中將宣經可去職由申云々、
梨本下手可出之由頗有被申旨云々、是內々綸言之趣、
二品親王承之、傳彼法親王給之故云々、日來梨本門徒
天氣快然、武士引我方之由名稱云々、相門謁山下向事、
幕下被申止云々、
六日、甲子、朝雲分、陽景見、巳後晴、無音信之人、芝跡
之爛難堪、宜秋門院結願、定高、賴資、家光、知家、布
衣、基定、親長卿參云々、殿上人無人、
七日、乙丑、霜凝、天晴、前修理權大夫來、以人謝之、百
首草可撰定由也、病席無術之由答之、證寂房來臨、扶

病相逢、大學頭來、昨日所草之狀、雖有耻憚令一見、枉
可直付由誂之、偏吐褒譽之詞、更無所言、尤服黑非本
意由示之、入夜宰相來談、歸後沐浴、
八日、丙寅、天晴陰、未後少雨漸密、與心房來座、言談頗
移漏、被歸之後、但馬前司來臨、自然移漏、酉時許雨後
退歸、雖滿十五日甚雨、不宿他所、
九日、丁卯、天晴、病中書狀書一通狀送典厩許、他行云
云、臨昏又送之、於殿下尋逢進入訖、有御感之由示送、
秉燭宰相來、昨日新僧都御房參所々給、有可參會命、相
門、辰時云々、巳時參殿下、末帝、徒日臘、及申後令參給、
御共、隆承公—（實宣卿子、可被川一人歟、）成與家時子闍梨扈從、有上童
云々、次女院又參會、引導兩女院御方、次參內、（又參會、）參
弘御所令入見參給、次宮御方濕雨、入夜退出、今日北
政所御退出、御車寄又早參日臘、申時許參殿下、只今
退出、世事不聞、例事也、五節美作、（大納言家闕所、）尾張、（病者中納言、）
令一人被責、三條大納言、中宮權大夫、別當、大辨務各
久人可昇進由、雖無闕馳走、實有卿申參議、內々仰不
仕之人暫可休息哉由、粗雖聞之、不知其闕有無云々、亥
時許乘手輿宿今小路小屋、聞曉鐘一聲歸廬、此近邊猶
以欲剝獨往女衣云々、況京中之南方白河之方盜賊公
行云々、兵衛佐送使者、禪門病又待時、
十日、戊辰、天陰、未後雨降、終夜如沃、伯三位送使者問
病、
十一日、己巳、朝天陰、微雨降、未時雲漸分、陽景見、自
殿下賜御書插懷中、待入眼於無闕無其術者、於御志者
所存已定、申終又甚雨、日沒之間又晴、夜猶雨降、秉燭之
後宰相示送、明日北政所八幡御參詣、（日來參御共由聞之、）延引來
十五日云々、除目又延引來二十日、只今自殿下退出由
者、
十二日、庚午、朝陽漸晴、濃雲猶暗、巳時許備州來談之、
間心寂房來、重示療治事等、宰相又來、備州云、山門猶狂
亂、今明欲及大事云々、（猶不出下手之由也、）於綾宮聞之、三井寺
三別所付南院、讃岐庄、（承久以後沒官歟、）付北中院之由聞東成
敗、仍無落居云々、宰相云、欲棄能州、此事僻案無極

之由答之、甚不便事也、
十三日、辛未、天顏快晴、午後陰、入夜大雨如沃、靜俊來談、山上猶嗷々云々、今日使家僕堀棄前栽北庭、爲麥壠、雖少分爲支凶年之飢也、莫咲貧老有他計哉、入夜宰相來、參殿日職、不聞世事、明後日八幡御共公卿一人、殿上人師季、能忠、資經、時綱、源家定朝臣可參云々、侍從公光祖母禁色懇所望、殿下仰於非據者奏聞先了、其上於有勅許者不可難澁由、尤可然事也、七代絕了、非相將子、但乳母子之幸、成範中將、循範少將可比之歟、
十四日、壬申、天明雲分、陽景晴、風又寒、讃岐佛田一村可被免國檢之由、信綱懇望云々、昨今中相門、仰遣行兼許了由有御返事、仍其旨示合章行了、檢非違使爲信綱、母儀、頻被申此事、去年申請相門事、同此男所爲也、夕九條大納言殿引給栗毛馬、依心寂房失馬所申請也、付使給之、尤感悅、入夜沐浴、
十五日、癸酉、霜凝、天晴、水初氷、昨日馬曉更引送心寂許、今曉北政所御物詣、天晴風靜、尤以神妙、馬無用之由示之返送、甚存外、
十六日、甲戌、朝天陰、終日雲暗、夜月漸晴云々、萬邦之飢餓、關東權勢已下減常膳之由、閭巷說滿耳云々、原憲之樞、雖非病難存命歟、長病無期、短晷早暮、臨昏參社靑女等歸云、衆徒昨日於梶井兵庫久良倍山上、今明可滅亡之由披露云々、
十七日、乙亥、朝陽晴、宮女房告送、昨日左大臣殿令參給、山門事等多有令奏給事等之次、聊令申出給、天氣強無御難澁之由被語仰云々、不迷之身懲前事、雖兼不可溷、不思切之間、遮摧心肝者也、申時許有敎中將被來訪、依宰相來令謝之、只病訪也、兩三度問答、宰相雖參右大臣殿無聞及事由、只例事也、殿下人々濟々參云云、世事甚不審、或云通方卿昇進云々、不仕之蹤若去官歟、不聞及、
十八日、丙子、朝天晴、間陰、時雨灑、未時許住吉神主國平來、於簾中相逢、今年山口祭、國司申延七月如形遂之、今度造營惣不可叶事歟、境論又沙汰、縱橫無聞

分事云々、

十九日、丁丑、霜凝、天晴、栖樹作竹屋、午時許與心房來相謁、心寂房來臨、隨灸瘡腫漸々減歟、但三所許又可灸歟由示之、重豐之灸殊難堪之由答之、又自然可見事體由示之、宰相來問、心寂房歸、後聞世間事、參右大臣殿、只今退出、左大辨參入、納言懸望事申之、侍讀九年、大辨參議六年、無如此沈淪例、見任公卿一年一度參內人多歟、勘否玄隔、雖無關可有恩由云々、又一旦之理歟、別當又馳走云々、但除目不可任下名（廿三四日歟）之次、有人々昇進歟云々、大中納言之第一依不仕若可被能歟、定高卿止納言、以小男任辨云々、近代之辨偏嬰兒之任官歟、兩頭中參議、有親能辨中頭、儒辨依無其仁信盛又懇切、（雖無才非器一旦之理也、）於兩職者不可兼云々、藏人兼高當仁歟、於貧賴朝臣者今度猶不可昇進歟、實有卿本自被與之、如聞者新任參議皆以不中用歟、雖有無論之儀、於朝廷猶可被思慮事歟、愚老事世間又已謳歌云々、迴如前者彌可增身耻、末代人口太不穩便、是近臣之沒事之故而已、通方卿景氣似宜、國通卿無病可奔走由申云云、本自非實病歟、伊平參殿之本意在此事由馳走、（今度若無沙汰歟）

廿日、戊寅、天晴、風靜、巳時許禰尼令參詣社頭、（當社不擇日次、）老屈微運之身、神道佛界倦于今生之祈請、然而依年來之餘執、今日令參詣也、山法師之下法師四人殺路人之劍、依叫喚雜人追捕、搦二人射殺二人云々、惡徒謀反横行洛中太不便事歟、捕得者向河東云々、家仲月來城外之由來示、若是伊相公之令伺見家仲之形勢歟、答重病籠居由、事趣猶依不審問宮女房、答無聞及事之由、入夜又有書狀、申右大臣殿、於重事者下名可被行、但不可有闕云々、若是御變改之故歟、

廿一日、己卯、天晴、午後大風、巳時物詣歸來之後、聞書到來、復任、（參議伊平、侍從基平、）民部權大輔平親衡、刑部權少輔藤俊季、中宮權大進藤高嗣、光國、少進惟長、（後聞、元權大進宗房子復任、外記史入大間依被止、執筆令撿漏給、）左將監四、右三、左門三、右三、左兵四、右五、左馬三、右馬二、正四位下平業光、正五位下藤朝

輔、從五位上高階基頂、藤爲清、（父長清止民部小之、）秉燭以後宰相來、夜前聞無人數出參內、內府（始被候給、）以下濟々、大納言家良、實親、家嗣、中納言公氏、高實、參議六人、（伊平宣經之外、）執筆、（右大臣殿、）依人多即退出、（院宮御申文別當下勘文左大辨、）右大辨淸書云云、公卿非下名可被行、其上存外可有頂事、聞驚不少、可謂言語道斷歟、右大臣殿假令上大將辭退表給、一上兵仗之望懇切、依無例爲憐愍有此事、只如夢、夜前公氏出仕、天氣不快云々、

廿二日、（庚辰、）天晴、大學頭來訪、扶病相逢、秉燭以後宰相齎狀、下名可爲廿五日云々、御表（廿四日、）御拜賀（兵仗、）來月三日云々、下名延引、（如承久三年冬例、）

廿三日、（辛巳、）霜埋庭草、朝陽快晴、飯室入道殿一昨日令下山給之由有御消息、御坐九條僧房云々、秉燭以後宰相又來、昨日右大臣殿終日御坐內裏之間伺候、今日又參御里亭、予所存委細雖申無承分旨云々、明日御上表已露顯、定高、經高、家光等卿可參、爲經奉行、來月三日兵仗、御拜賀、九條納言、爲家二人可扈從云々、推之競望之妨等又申破歟、於予者本自老病之最中也、自昔不運沈淪者雖多、再可昇進出爲人之口遊、而空漏恩者未聞事也、在世甚無益、念以此病終命、第一事歟、

廿四日、（壬午、）自夜天陰、朝間微雨、巳後止、宮女房書狀、一昨日申右大臣殿、殿下懸御意、但其闕不定之由被仰、又日夜候龍顏、（非此事、）無不快之天氣、只仰彼若云云、昏有長朝臣來、稱御使由、驚出逢、所望事更無御披露、誰人所聞哉、深雖拂御意、全無其闕、定高卿大辨可任者可去官由申、辨官不闕者不可辭、其外雖競望多、無闕官由也、於不被任者實非此限事歟、如巷說者弱冠皆被任云々、七旬病者更難待後榮之由申了、大將御辭退事殊承驚、迷是非由示了、今夜歸參可記進兵仗宣旨云々、兩卿可能官之由誰人所云出哉、已以無實云々、

廿五日、（癸未、）天晴風寒、午時許女房書狀、夜前殿下御參之次、仰當時無闕、先日申旨未奏、拂心中相待事次之間、忽僻案成卿之由聞之、當時全無所闕、又無可任人之由被仰云々、於無闕者實雖力不及、依聞競望拜任

之山所増耻也、於無其人者又可期無期事歟、申時許宰相自右大臣殿示送云、今日狀重被進御直廬了、御返事未被仰、善惡事未切云々、同刻有長朝臣書狀到來、自今朝種々御秘計候、事未切、可有御祈念歟者、只今無爲術、送書狀與心房許、入夜右大臣殿仰、只今猶奏聞、更無疎略之由殿下仰云々、宰相使也、候一條殿云々、又診使者禁裏局、可告吉凶由示付之、鐘漏漸移、書信未通、亥時許女房書狀、殿下仰、闕已沙汰出了、今夜可任之處、其次々事繁多、只今不沙汰訖、仍來月二日可有除目也、更不可成遺恨、可相待也者、次第延引、魔界之恐雖難堪、仰趣已以莫大之深恩也、心神迷惑周章之外無他、少時有長朝臣來臨、言談良久、雖密事、大略忠房卿已被仰可辭由傾狀、定高卿於大辨任者辭退勿論、大辨昇進者大理不可被越、仍今一闕、已被定了云々、此事猶無披露、當時只三位中將殿之由令申翁給云々、通方卿、隆親、家光、實有、基氏事大略一定歟、辨信盛、忠高、藏人雅高等歟、於今者不可成不審出、頻雖相示、事之際碍尤難知事歟、兩日光臨、日來傳奏芳心之至不可云盡、退歸之間宰相來、今日々臘、殿下只今御退出、依召參御前、不可怨之由能々可傳由仰事云々、此御秘計更以不可申盡、今夜任人左近大將良平、中將有資、右少將賴行、主税頭在親、長衡辭、從三位通忠、中將如元、中宮權亮顯定、漸及曉鐘宰相歸、猶不能付寢、及鷄鳴、

廿六日、甲申、霜如雪、天快晴、午後陰、靜俊來談、依此事日來參籠社頭、聞一昨日由、昨日成怨下山、示合子細、今日又歸參云々、只恐青蠅耳、午時許心寂房來、腫當時無減之條、是猶存內也、又漸有付減之氣、此腫病之體物于療治有驗最上之樣也、自斯早速之減、本自不存由示之、秉燭以後忠弘入道歸京之由來告、依無間分事馳上云々、宰相又來、於吉田例事不聞世事云々、雖夜深自是參右大臣殿、

廿七日、乙酉、天晴陰、未後雨降、臨昏甚雨、自殿下賜御書、能々扶病可致療養、愚意之所存不可定、或不仕或

有事故罷官職人、公卿補任之所見可注出、爲心中存知也、仍所見事大略注進、入夜雨、國平來問、一竊之後(夜半歟)、東有火、驚見川崎之東小屋、(堤小路東云々)、四五家壞止云云、其後病苦不眠而遂曙、漫々(此間星見)、而鐘漏遲、

廿八日、(丙戌)、朝天漸晴、未時許宰相來、自曉詣吉田、奥州馬五十疋入洛、被撰見云々、昏參右大臣殿了、昨今無聞及事云々、日來依寒風甚雨不宿本所、今夜宿北邊小屋、聞曉鐘歸、

廿九日、(丁亥、晴)、遲明俄雨降、辰時陽景晴、女子會、參詣社頭、明後日殊可抽信心由示付、今日無音信人、不聞世事、入夜宰相來、(參右大臣殿)、殿下御方大相參給、不入見參、資經卿自八月之比稱不諂由止娵君、(右大臣殿)、御方之奉仕、此間又可奉扶持之由申之、變改送旬月、又申旨不可然、於今者不可奉仕由、以有長朝臣被仰云々、彼卿本自其性不落居、無思定事歟、尤可被追却歟、爲經朝臣爲年預、定無始終事歟、

○十一月大

一日、(戊子、凶會)、天晴陰不定、不聞世事、入夜宰相又來、明日本自非被定日云々、但明日參內可申定由殿下被仰、當時無變改御氣色云々、廿八日西方客星出、甚不吉事云云、徒送日數、定諸方之障碍出來歟、歎而有餘、少時歸參訖、

二日、(己丑)、霜凝、天晴、申始許宰相來、候殿下御前、今日可有御參內、無被仰事云々、右大將依御消息被參、即令謁給、(有被合事云々)、宰相可伺大將氣色由示付、又聞事體非今日歟、何爲哉、入夜良久女房贅狀、又非今夜云々、猶必可被行事也、可憖思由北政所仰云々、今夜御入內云々、已涉旬月、可期何日乎、亥時許宰相又來、雖參右大臣殿、々下北政所未返御、幕下今日被參、不被任少年之競望只今申請、　中將殿御分給被任老翁一人可宜由計申ト被命云々、此事於朝議者雖可爲尋常、末代之儀不可叶其馳走之衆心、家光隆親互昇進、基氏忿思之故、自然可有無偏之化、不被行上御大切事、被抽無緣舊老一人事可固於石、似被申止枉事實、是被　遏絕無緣者

也、甚無由、終夜甚雨、
三日、庚寅、暁後雨漸休、天猶陰、陽景間見、午時許與心房入坐、冥顯魔姓之障難、悲而有餘由陳之、不可思切之由頻被答、臨昏大風急起、初月晴、奇星見云々、
四日、辛卯、天晴、傳聞、夜前右大臣殿兵仗御拜賀、扈從中納言定高、（光親、九條中納言、故障云々、不遂被之口歟、）參議爲家、殿上人師季、、、宗平、、、有教、、、實持、、、親季、、、有長朝臣送書、除書（目カ）延引歎入候、然而秘 々御秘計子細等候、暫可令待給、伺々申入候也、不可有御不審者、事體無異議御變改歟、依有申破人、令恐憚世間給歟、於今者更非可濫事、夜天晴見奇星、此星朧々光薄、其勢非小、去二日奏俊朝臣示送、自一昨日夜晦日、奇星現辛方、在織女東天津艮奚仲傍、其體客彗之疑候、未及光芒、如當時者客星之條無不審、客與彗大略雖同體、占文各別、其重變候、依事恐候不注進本文、未蒙密奏宣旨、雖不及披露、如此時不出詞、近來彼處不伺見候、依無由事内々言上、若事次候者可得御心候、答依病籠居由訖、
五日、壬辰、霜凝、天晴、傳聞、近江小野庄依本主死去、内裏二品依宣旨知行、下遣使者之處、基忠入道稱寄山門、所司前當宮仕法師下向追出二品使者云々、山僧偏謀反歟、御乳母猶如此、況餘人乎、未時許備州來、客星事上下殊驚恐由粗語之、不及子細、少時歸了、入夜宰相來、今日參内參御前、（其實成宣卿候、無指事、）無聞出事云々、奇星事、先例寛平九年、延長八年、寛弘三年、永万治承三年有此事、甚不吉云々、但寛弘三年全無事、最吉聖代歟、皇子降誕之嘉瑞耳、其後除目無音又云々、既十二月歳内公卿昇進可有大除目云々、彼是縱横此事無沙汰、實力不及事歟、一昨日御拜賀、（定高卿有長退參、）不待出御（四殿、）令參殿下給、忠高申継、北政所御方、實持中將申之、次北白河院、有教（御共之中、）申之、安嘉門同人申、御送物每度宗平取之、師季御車寄、實持御沓、次内、宗平申之云々、左大將隨身武直、（御府長也、武守不孝之子、）殿下（近衛）一座季武被補番長云云、（一旦之事歟、）

六日、癸巳、天晴、風寒、夜西天陰、星不見云々、無音信之人、宰相乎有痛、依苦痛不出行云々、

七日、甲午、天晴、風寒、寛治大納言殿御忌日也、宮女房書状之次、明日殿下猶有可待之仰云々、是何日事哉、二條中納言執賀之由、上童一人装束色目有消息、近日之體有若亡勿論之由返答了、定忿怨歟、不可痛、入夜之後與心房引率門弟五人被修廿五三昧、如形布施一昨日送之、曉鐘以前終事、被歸了、宮小路宿所也、

八日、乙未、霜凝、天晴、北山雪白、客星事、依不審問泰俊朝臣、返事如此、曉夕東西之條憖而有餘、客星一昨日夜前全現候了、出現以後去二日陰雲不見候、其外者天快晴、連日見候、而此兩日者無引速、天曉見艮方候、曉夕東西出現候之條以外候、

客星出現例、皇極天皇元年秋七月、甲寅、客星八月、陽成院貞觀十九年正月廿五日、丁酉、戌時、客星在辟、見西方、宇多天皇寛平三年三月廿九日、己卯、亥時、客星在東成星東方、相去一寸所、醍醐天皇延長八年五月以後七月以前、客星入羽林中、一條院寛弘三年四月二日、癸酉、夜以降騎官中有大客星、如熒惑、光明動耀、連夜正見南方、或云、騎陣將軍星變本體增光歟、後冷泉院天喜二年四月中旬以後丑時、客星出觜參度、見東方、孛天關星、大如歳星、二條院永萬二年四月廿二日、乙丑、亥時、客星彗見大微宮事、高倉院治承五年六月廿五日、庚午、戌時、客星見北方、近王良星守傳舍星、

午終許心寂房來、事外付減之由加詞、但惡血之充滿非飼蛭時極難治云々、常隨給侍之小婢、依母病危急行南京、老病之最中失手臂之便、

九日、丙申、欠日、朝天晴、春日祭日也、康平御忌日有限之日也、仍入夜可被修由申付與心房、未時許大宮禪尼來談、去五日入夜歸洛、侍從同來、著云々、入夜戌終許、始廿五三昧、宮女房適退出、明後日、十一日、御着袴云々、除目事殿下仰猶遂可被行之由云々、五節以後云々、次第延引、只依申妨人多歟、更無其潔、右大臣殿又不可懈怠、猶々責申之由今夜被仰云々、曉鐘以前事訖、

十日、丁酉、自曉初雪降、雖隱庭草不及寸、明日故左大臣殿十三年御忌、一卷經之捧物料被物一重奉八條、(後家御坐、烏丸當宅云々、)無量義經一卷先日進飯室了、入道大納言殿、(近日御坐九條、)座主明日會合經營給云々、午時許長者僧正被過談、(參賀茂歸洛、)寺領等損亡又以不便云々、此間被修事等、二品親王藥師、座主佛眼、圓滿院僧正八字文殊、覺朝北斗、經敎、、、長者於東寺講堂可修仁王經法之由被仰、(件堂被安仁王經法受陀羅、大師御建立也、)久絕不行、今承此事、但依無用途延引云々、定高卿辭官非擧子息一事、惣厭世事、好籠居之志逐日加增、剃除之志不可過兩三年歟云々、此事所詮只倣潛陶之儀、而非道心歟、去夏辭退殿下御領、(佐夜作、濃岐一村、)被宛中宮御相折、不堪勤仕可辭此所由申、即被納受、(又成恐歟、)大理大丞昇進世以謳歌云々、師椒雖年久、依外聞無由、于身上事不出詞、三位中將殿御昇進尤被悅歟由相示了、聊羞盃酒粥等謝遣、左大將御營等無物敬々云々、夜深宰相來、右大臣殿正月御產可爲九條殿、而有今年之疑、於節分以前者九條有憚、當時之西殿又如此之時不被用、仍被尋他所之間、又冷泉小屋可借進由云々、尤可然事也、但家中雜人定不請事歟、九條殿又左府無行方由周章、依此事定至于春被收公歟、五節以後可有除目歟由、雖有易騰之說定日不聞云々、定是無性體事歟、

十一日、戊戌、天晴陰、甚冱寒、曉鐘以後女房歸參內、北政所今日御入內、(宰相參御車寄云々、)後聞、頭中將自北白川院持參御帶衣莒平褁等如恒、(居莒、)自取之付女房、次大進忠高給之、持參二品親王、護身訖歸參進入、次權大夫問時、(忠高同之中歟、)次宮主御禊、亮陪膳、忠高役送、次在親奉仕御祓、役人同之云々、御帶女房權大夫(資親妹、)取之、御匣殿被取進、主上令奉結給、北政所又令候給、役女房二人白衣重物具濃打濃袴、後聞、八條御忌日昨日南京竪義、(唯圓律師竪者云々、)今日天台竪義、(定高、爲長、長淸、基定、以信、信實朝臣、能定、諸大夫家盛、忠資、昨日爲長、長淸卿、長成奉行云々、)

十二日、己亥、朝天陰、少雨灑、午後風雪霏々、未時許四位侍從來、歸京之後今日參女院、安嘉門院白地渡御北

白川殿云々、風雪降止、臨昏小婢歸來、（母病雖重非危急）
十三日、庚子、宿雪在屋上、朝陽晴、昏越前々司來、左府御拜賀、安嘉門院々司申繼、問其作法、粗答之、宰相來、東帶、北政所又御入內、（御申時、）五節之間殿下左大臣殿皆可御々直廬、帳臺參入、殿下、右大臣殿、家嗣卿、寅日淵醉殿下可出御、左右府、大夫、大納言家嗣、權大夫經通、國通、（兩卿申所勞、）盛兼、隆親云々、左府隔日風病發由被申、新嘗祭卜合國通、具實所勞、宣經、（所勞惱可參山被仰領狀、）園韓神盛兼卿、鎭魂宰相分配、大原野祭公氏卿參勤、五節參入、大納言御覽、中納言勤仕云々、童出仕中將實俊、實持、有資以下廿餘人領狀云々、經高卿給大隅國、（元周防知）之、　又給東北院庄、近日悅喜馳走云々、日來淸貧之由謳五噫之間、有此事歟、按察彌忿怨歟、不便、戌終許宿北邊小屋、聞曉鐘歸、
十四日、辛丑、霜凝、天晴、夜月淸明、未時許心寂房來、所足灸治之邊雖立針血幾不出、仍不立、於今者逐日可懸湯由相示歸了、臨昏椛風流一送富小路中納言許、先年所作同風情、叔枯芦造小屋、居小兒、地幷屋皆裝椛、以護緖（花田）、幷小緖等、（各三許、）遣水、其上以鐵付筆爲水浪、以水入金壺油壺ベにざら等爲立石、（又有酪香、）以錦爲水引、（此事新制云々、如此事强非制限小事歟、病者不聞及山也、）雖長病間不默止由示之、病中殊表其志、珍重之由有返事、月明思往事、
十五日、壬寅、朝天陰、霧深、辰後快晴、朝沐浴、念誦日暮、夜月淸明、
十六日、癸卯、朝陽晴、少雨灑、雲飛風寒、五節間事問宰相、返事、帳臺公卿如前日鬧、昨日祖、依人々遲參取松明、兩頭、資雅、實俊、重長、有資、實持、親氏、隆綱、公有、實直、通行、賴行、職事三人。忠兼、親季、忠高、經俊、資隆、資信、實尙、經賢子、宮御方、（殿下無御著座、）左右丞相、兩大夫、家嗣、經通、高實、國通、盛兼、隆親、兩頭著座、一獻大進、二獻實持、（路居勸盃云云、甚不便、）三獻亮、四獻別當、五獻權大夫、新嘗祭宣經云々、（國通卿領狀云々、）昨日候御直廬、自午時至于今朝卯時見物云々、未斜陽景晴、賢寂昨日吉富蠹牙十課雖輕微、隨到來送心寂房許、於今年莫大之由示送云々、

此病漸無爲歟、尤雖可欣感、依無其力尤耻思、
十七日、（甲辰、）霜凝、天晴、宗清法印來臨、女房芳心之由感悦、依夜鵜心歟、傳聞、昨日祖、未及晩撰意御覽、入夜公卿、左右相府、右大將家嗣卿、付童人少將親氏、夜月殊明、
十八日、（乙巳、）自遲明忽甚雨、終日雲晴雨降、宰相示送、昨日酉時參内、左大將著陣、（參啟カ）依中將不參被催人々、皆對捍移時刻、過夜半氏通一人被終事之後節會始、内辨左府、外辨家嗣、公氏、通方、經通、高實、定高、（不出外辨退出、）賴資、宰相七人、（宣經小忌取空盞、）御酒勅使經高、召大歌家光、宣命使爲家、祿所範輔、大歌代賴資、小忌國通卿、（今夜不參、）一獻之間入御、内辨退出、被押懸公氏卿、節會夜中事了、御前召之間天明、其後參宮御方、興遊殊甚、北政所猶御坐于内云々、未時許雨中心寂房來談、每度漸々可減之由陳之、似無其期、菩提院禪閤不食御病遲留、雖非危急存今度一定之由、渡坐木綿給、御子息皆參又被營佛事云々、夜深月明、拂雲風又烈、
十九日、（丙午、）朝陽快晴、淨照房來、入道大納言殿日來御坐八條、一昨日令歸飯室給、不食御病猶雖不尋常令忩登給、被祗候之輩、不堪山氣多受病云々、夜深宰相來、五節之間日夜寓直、頻參御前、（裝束帶、）淵醉日連枝兩納言不出衣、其衣遠而不委見、（白色歟、例衣歟、云見分、）二獻盃左府被奉讓右府之間、忽參彼御座邊間、失度蹲居云々、參入夜亂舞、依貫首賞翫、資雅朝臣出白薄様云々、（此事實儀、頭不同心、只可歌由示合、有何事乎由答了、頭中將、賴亮資雅、實俊、有實等偏示合諸事之間、紫衣狂女等稱弟子參内云々、奇怪也、）卯日三方御隨身殊折花列居、左大將御隨身裝束甚以不法云々、節會訪五節所歸著之間、内辨被催一獻之間、通方卿立揖退出見之、公氏欲競立、内辨咳止給、家例不吉由微音雖申、不聞入退出給之間、慇行其後事、（不似年來之體勸此事、彼人身之高名也、）但不下小忌大盤不移大歌座云々、宣命使依夜深略由以揖早速步、内辨不略舞妓拜、拜了見宣命、（是初度之儀存歟、）資雅出仕殊叶叡慮、於事有其譽云々、資日持夏扇、（未聞也、）此事頗拔群事歟、予有所聞、今年頻示合宰相之由聞之、彼中將只可持由一日密々所相計也、今日

猶參內、殊候御前賜櫛云々、殿下北政所若君、今夜御退
出云々、親長依俊櫛好交乘升殿、入東階間、經臺盤末著
奥座、惣不及進退之沙汰、只如田夫野人、任意之通路
也、如此者、爲公卿名字不便事歟、因茲實世朝臣不昇
殿、公長又在御後邊、伴五節所云々、今年齋盛不數假
板檻欄簀子、殿上人二行相對立而舞、依宮御方御儀之
前、雜人不立而太嚴重云々、隆綱朝臣闕進御服打御衣
之體、異樣奇恠之由被咎仰、俄調改云々、參入夜紫御
指貫、御出衣、淺御沓、寅日於二條小門內妻戶御覽給、
殿下令候給、宰相候近邊云々、實俊相具力者法師三人、實持之下人腰令
給イ
指行筒、殿上淵醉亂舞之時、重長去今年自下侍踊昇施其
藝云々、香女子、今夜自內裏歸來、此女房無寸假被召仕
由、頻以名稱內外近習、於老身無其益、
廿日、丁未、天快晴、宰相參詣日吉云々、一宿、有敦中將
子息侍從、勤舞人之由昨今寄信、雜色令著常色云々、
廿一日、戊申、天晴、風靜、近日諸國所々麥多熟、或食用
之由有巷說、不信受之處、今日見其穗出、如三月許、此
事定不就之由令然歟、尤不快事也、草木之體在松崎邊云々今年多有
非常奇例事、尤可怖事歟、櫻木多花開、白河邊在所々云々、筍生人
食之云々、
廿二日、己酉、朝陽晴、風寒、殿下仰、今日欲著柳下襲、
故殿不令著給、入道殿何年令著給乎、若覺悟歟、王子
建久七年御出仕之間、御下襲被張事不覺悟候之由申
之、若忘却歟、每度取御下襲、例打下襲也、賀茂臨時
祭使家定朝臣、持明院中將、舞人朝輔、二條侍從、光衡、中務大輔、兼宣、
新少納言、爲綱、藤少納言、實隆、姉小路侍從、範繼、高倉侍從、氏通、高倉少將、行通、
大炊御門侍從、藤光成、藏人左近將監、源兼綱、同上、歌人家長朝臣、兼
敦朝臣、前民部少輔、業繼、高藏人大夫、仲資、藤兵衛大夫、重滿、同上、範昌、
肥前權守、所佐親繼、越中權守、經尙、淡路藤前司、範經、左近將監、同家尙、木工權助、
笛親良、大膳權亮、篳篥親季、上野前司、人長秦弘澄、昨日日吉臨時
祭使江文章博士周房朝臣、未時許徒然之餘、乘車、自病以前
八十餘日、不乘車、今日纔昇、行二條町邊、欲見參內人、少時宣經卿御毛
車、隨身蘇芳袴、其前後寂而無人、移時謁殿下御參、
能忠朝臣行在御共、前驅六七人歟、官人二人柳御下襲、知宗、範賴、

家長、陪從、信實、通方卿、毛車、公氏卿、八葉破車、差網、仕丁裝束不可思踏破損、
廢兼卿、網代車、差網、白張仕丁持雨皮、顯平卿、同車、家嗣卿自二品家町面、
出、網代車、差網、前驅一人步行、頭中將出東家、於門外乘新車、瀧口二人步行、舞人行通
乘父車、衛府二人、童一人、二藍唐紙、雜色六人、白青色唐紙黃衣、藏
人、雑網、紅打衣、雜色四人柳、薄色衣、童隨身二人、襖袴、此宰相
及日入參、毛車、公事雖遲怠、參入不可待日沒、內藏頭隆
綱先是參、及暗無興歸家、依懷舊之數奇不治、股灸痛、
甚後悔、

廿三日、庚戌、遲明少雪霏々、沍陰、未時陽景見、傳聞、
昨日日入以前御禊、陪膳頭中將、庭座立明、召頭亮、經盤下居之中央、公卿家良、二獻、勸盃叔子知宗、陪從隆範、家嗣、三獻、叔子忠高、陪從信實、公氏、通
方、廢兼、隆親、經高、自後著、爲家、自前著、宣經、實世、二人不著、顯
平卿雖參內不著殿上、但取花云々、初獻隆綱、範賴、
重杯、宗明、信時、春冬定役不足言事歟、於事不被直
立、陵遲之世、一事無其沙汰、悲痛而有餘、召中將歸立、
兩宰相中將可候云々、終日寂寞、入夜沐浴、

廿四日、辛亥、朝陽晴、宿雪薄、天沍寒、入夜宰相來、參
殿下云々、不聞一事、來廿八日右大臣殿可令渡冷泉宅
給、自身可居二條萬里小路故宗相、家、其所惡所云々、無由
事歟、來月八日仁和寺灌頂女院御幸、依內御點、經光院
司催之云々、

廿五日、壬子、凶會、天晴、昨今少念誦、未時許定修來、月來灸治籠居之由稱之、貧乏不運、言談之間侍從宣家、來、灌頂御幸馬鞍爲借
向權中納言許、依病隔物言談、手足損而不行步由被示
云々、少將實光兼尾張守申昇殿、殿下內々可然由被
仰、丑日依人數多不許由職事示送、存外云々、心寂房
來、乘車尤不治之由誡之間、大宮三位來臨、仍先相謁、
言談之次、新大將御營之間、女院御領可借賜之由被
申、殿下又御許、所々有其沙汰、又被撰嫌之間事不切、
忠定卿相傳參川、可被收公、爲人不便非幾事歟、損亡
庄々沙汰噭々、院中惣不便云々、凡殿下御邊內外所被
行細々沙汰等、人口極噭々不穩、遐邇側目之由定修同
語之、座主御邊又以無物閑如云々、中少年御弟子之放
遊等多、諸僧營造物、造日吉祭木、偏每人充之、面々愁辭云々、客星曉

廻南方、公家御慎不輕云々、關東笋如夏人食之、郭公
頻鳴、惣以天下人口不安也、每人陳之、悲矣痛矣、三位
歸後心寂又歸了、
廿六日、（癸丑、凶會、）朝天快晴、有和暖之氣、明日中宮行幸又延
引、來月八日云々、（賢女院御幸、夜行啓歟、）彼日宇佐使御精進始云
云、右大臣殿明後日曉令渡冷泉給云々、一寢之後宰
相來、（參右大臣殿、）大相自賢參殿、令謁給之間不入見參云々、
又是自由任意之德政被申行歟、明後日御渡一定云々、
午時許之由被仰、二條家又借得之、他事不及視聽、是
例事也、中宮行啓來九日云々、
廿七日、（甲寅、）天快晴、臨黄昏三井寺別當法印來談、在
宇治白川別所、爲聞病子細故出京、明旦歸入云々、自
帝稚相見一人獨存、後會又難知、今夜宿白河云々、今日
宰相渡坐二條（萬里小路歟、）之由聞之、殿下御風氣之由傳々
說、
廿八日、（乙卯、）天晴、巳時許與心房被來座、去廿四日殿下
例御心地不快、參詣身、漸々令渡例給、一昨日猶令發
給、自日來候、右大臣殿今日御共可渡坐冷泉、大相府
近日又歎喜光院北實保狂女宅之近邊、東西南北一町、
俄被追立在家、可被立堂之由、居住等哭泣云々、爲忠
廣奉行悉點定云々、人憂之外無他歟、又密々北政所御
懷姙、正月御著帶云々、御一家御産相續無間斷事歟、
此內若有聊事者、定相互有（例イ）違亂歟、尤不便、黄昏新三位
（顯平、不例、）被過訪、扶病相逢、自今日大乘會、來月三日臨時奉
幣、八日御幸、每被催領狀云々、謝遣之後大谷齋宮戶
部又來、（近日御坐昨日京極、）夜深宿北邊小屋、到著之後雨降、曉鐘
以後暫止之間、歸來（手輿、）之後又降、
廿九日、（丙辰、）雲暗雨降、巳後雨止、天猶陰、申時陽景
見、
卅日、（丁巳、）天晴陰、沍寒、故入道殿御忌日、如例沙汰送
嵯峨僧了、扶病念誦、老病已及八十日、灸跡猶不（治イ）癒、實
是重厄令然歟、懺法阿彌陀經法華經、日暮眼暗、不終
一部、
○十二月大

一日、戊午、天晴、朝奉讀七八卷訖、申時許大宮三位來臨、大貳卿北野歌合可加愚判之由有宿願間、可構遂之由、依彼卿懇切來觸之由也、凡老耄前後不覺之上、當時病中不及是非、於病者送旬月、若雖有減氣之時、無分別之魂魄、猶雖申傾狀之由答了、心寂房來、此長病已無其期、何爲乎由雖示合、脛猶不尋常之間、以膿汁之出可爲本意、灸瘡事不可怠思之由猶答之、今日腹灸又痛、昨今讀經、極以不治也、依氣動灸又破也、諸所作徒可假息云々、極難堪也、女房依有憚御神事、今夜退出云云、

二日、己未、夜、朝天陰、沍寒、巳後天晴、賢寂來語、廿八日右大臣殿申時許渡御、資雅朝臣御共、乘燭以後女房御輿令入給、又御車、資持朝臣御共、懸御簾敷疊敷砂等、皆儲之、無破渡之儀、宰相又居二條、渡御簾下車帘、懸力、已乘燭以後宰相來、一昨日晦、參大乘會、五卷、賴資卿只二人日入以前參著、相待辨、親俊假奉行、依夜深納言召史仰鐘、又仰夕座鐘之後辨參、如形行道無袈裟云々、諸公事刻限又無人、世間陵遲、每聞長大息、今夜參法成寺、一昨日右大臣殿令參給云々、左府今夕歟、殿下結願御參云々、堅義無殊人御聽聞歟、來八日御幸傾狀之人、高實、盛兼、兩納言、隆親、爲家、兩相公、基保、顯平、親長七人云々、不足言事歟、雖被催御車寄人、大納言不參、具實卿乍出仕申不階由、或有申肥滿由之人、實不申用事歟、明日奉幣延引來九日、辭退了、每事馳走、頗過身分限、欲相觸騎馬所勞出來由云云、

三日、庚申、天晴、北門之向民家失火燃揚、卯時、打滅云云、一寢之後西方有火、北小路北室町東云々、不經程滅得歟、行兼之家之四隣小屋云々、

四日、辛酉、天晴、未時許備州來、又爲示大貳間事云々、此事極難堪、公事神事已下有限事、病者皆申所勞由被免、和歌判更不可資、病者甚無心事也、答當時無術由了、

五日、壬戌、天晴、不聞世事、短晷空暮、

六日、癸亥、霜凝、天晴、淨俊來、山門此間適落居、梨本下手二人

逸出、不經日數免、侍從又來、（明後日供奉云々、三日火事人々多參女院云云、御傍親少年直垂參御所、少將親氏直衣）（爲中使參入、）御幸御車中將家定可付、（勅定、）尤可然事歟、（兆日內心成其）（宗歟、甚不可然歟、）歸了後宰相來、御幸猶欲參、舍人欲令著檻柳云々、無其謂色歟、檻秋色柳春色也、五節女房片身替之衣歟、尤不可然、（有先例云々、是例大將數訓歟、）不甘心、實親大納言、通方中納言可供奉、公卿馬三疋可被借出、相門被命幕下云々、（當時風殿下御厩已下諸人所飼、皆被切髮之故無其物云々、極爲奇）中請右大臣殿秘藏御馬云々、中宮行啓來九日、（又有不定之說、）法成寺第三日參、家良卿親長只三人云々、結願日殿下左府參給由傳聞、定修來、明曉爲登山參社宿此家云々、秉燭以後未方有微火、宰相忩歸了、女房歸參內、依一日仰欲參北政所、御風氣違例由被仰、仍直參內、火即滅了後也、半月明、

七日、甲子、自曉雨降、巳午時滂沱、未時天晴、依甚雨定修不登山、徒假臥、眠覺陽景見、

八日、乙丑、曉又雨降、日出之後或晴或雨、定修曉出了、巳時甚雨猶晴、午後間晴、雨脚猶不止、未時令伺女院御所、賴資卿（奉行院司又）之外人猶不參云々、相次令見、公卿兩三人、殿上人少々參云々、構乘車立一條左近馬場北方宗保入道門柳前、此間雨猶降、雪相交、陽景間見、時刻推移已及斜陽、二品車過、（一條東行可北行、）被相待被參歟、著奴袴者二人、（忠時云々）牛飼在車後、侍等又在其後、少將親氏相從、（新車、隨身蘇芳狩相具細口、後見非供奉人、隨身殿直歟、）其後不經幾程前陣進來、路雖深泥此間不取笠、內一臘繁茂、（荷色袍、延尉威儀、）次帶劍追前人、（不見知、後聞家經卿子、侍從後爲令近習寵云々、）右兵衞佐高頼、（隨身新木狩、蜜二藍、）少納言爲綱、藏人少輔經光、（奉行、）少將親季、（隨身二藍狩、）四位侍從言家、（不具寵、）前兵衞顯氏、左馬信時、少將源家定、中將藤家定、（隨身蘇芳狩、）中將宗平、（同、）頭中將、（隨身新木狩、）治部卿、左兵衞、宰相中將宣經、（隨身蘇芳狩、）侍從實相、中納言盛兼、通方、大納言實親、（具居飼、近代之儀歟、）御車、（後被出三色衣、）別當在御後、檢非違使知章、召繼長久消、（白髮如雪、）出車三兩、中將實持、少將家定、中將具教車云々、見訖歸、二品車又西行、親氏如前相從、秉數月被催、嚴重御幸、殿上人加六位十三人、（內殿上人六人、）公卿七人、世間之儀不足言事歟、後聞、左府時御車寄給、衣冠、（隨身褐、兵衞佐定具一人打梨御共云々、）言家後云、入御之參、

院司信時、顯氏、言家、經光取松明進參、左府頻召院司、中將家定不進、信時在近邊參見、左府追下召付御車、院司介累板、宰相今夜宿西園寺云々、定修夜歸來云々、

九日、丙寅、自朝沍陰、午時雨雪交降、臨昏下人等云、御幸還御延引、宰相在西園寺、入夜右衛門尉景保卜云老者入來、家在近邊、可爲家人由、月來以女房示之、昔在後德大寺左府家、後在範茂卿家云々、來非人宅、僻案人歟、

十日、丁卯、夜雪埋草樹、積庭不及寸、朝陽出、地雪消、昨日事依不審問言家、返事云、昨日午時參佛母院、御灌頂延引、公退出、參西園寺之間、御誦經布施可取由親高示送、仍馳歸參、又事訖之間退出、歸西園寺、數反取布施退出、大納言實親、中納言通方、宗不取布施退出、宰相爲家、三位實有、時賢、長清、宗宣、親房、殿上人實持、兼輔、信時、言家、知宗、實尙、御灌頂昨日云々、御布施御幸還御只今欲參者、昨日四園寺實有、公長、宗宣、親房卿、午時許心寂房來、於腑者頗付減、惡血一色漸散、只以暖氣、漸々可待由相示歸了、寒風烈而浮雲飛、未後雪又降、入夜大風慘烈、

十一日、戊辰、雪積三寸許、朝陽快晴、後聞、灌頂御布施大納言家嗣、中納言公氏、國通、賴資、參議隆親、經高、爲家、家光、範輔、殿上人師季朝臣已下御幸供奉人云云、一昨日當日、中納言定高、賴資親長卿等參、親高申事由、嘆德布施庭儀、先々第一公卿取之、親高三四度來催大納言、事卒爾、兼不承之由固辭、次々又辭退、別當取之云云、布施取訖之間、實親卿參取御送物、大師御帳心經僧綱授之、不經程還御、大納言參御車、供奉如一日、通方、盛兼、宣經不參、宰相入西園寺、又新造屋移徙、公雅卿實持等在之、仁和寺內々御贈物相門被調獻、錦埋火桶、銀鉢砂金、以紅薄様褁之、薰香二十爲火、雪猶間飛、

十二日、己巳、欠日、朝雲猶沍陰、不見陽景、未時寒雨降、夜雨打窓、病身彌辛苦、

十三日、庚午、曉雨止、朝陽鮮、日吉恒例八講、昨日送俊範僧都許、返事到來、可請定由領狀、未時許言家朝臣來、語仁和寺事等、當日堂童子爲繼高賴勤之、入夜宰相來、今日十三社奉幣、客亞御所、使具實、經高、親長、親房卿、殿上人四位

陸範、信時朝臣以下、上卿内府被申所努給、信盛使中納言可行乎 由申之、殿重御願、殿上人爲使 事更不可然、可催出大納言由昨日仰云々、昨日參殿下、密々御覽北山方云々、（路次甚雨）、宰相歸、夜宿北邊小屋、曉鐘以後歸、

十四日、（辛未）、天晴、風寒、午後風猛烈、雪飛、晩頭侍從來、傳右武衛消息、淡路國殿下藏人所元三擬催、今年無術由申入哉由也、示右京大夫、可被付可然人由答云云、夙夜近習御乳母子、殿中事權勢第一女房、（宣旨）、兄弟猶不申事、百ヶ日長病籠居、藥菅物可口入哉（返イ）勿論之由答之、其外被示事等、皆是可申渡事等云々、近日疎遠於殿中非人數、上下皆忘名字歟由示合了、播州小所（越部イ）中、損毛事等、土民雜掌等訴訟半籠事、女房等沙汰散散、予本自不知事也、奇恠不便、招請宰相賢寂等、且令示合横謀、至恐老去春請取庄務、萬事皆闕如云々、

十五日、（壬申）、天晴、曉雪屋上白、（日出消）、今日令拂煤、風寒雪飛、

十六日、（癸酉）、朝陽陰、巳時晴、後猶沍陰、今朝右大臣殿令詣日野給、宰相御共云々、辰後陽景晴、巷説、大夫尉惟信（惟義嫡男、承久合戰之後逃隱）、爲法師、隱居日吉八王子庵室、武士聞此事、可被搦出由申座主、以門徒惡僧一昨日被搦取、武士向粟田塔前、其夕請取訖云々、逃戰場十年隱居、可謂奇謀、被搦之時雖其力强不及拔刀云々、巳時許定修來、向顯聲法印許云々、他門僧也、甚無由事歟、爲師匠山僧遺跡罷敎之間事云々、相謁歸來、申時許退歸、今日日野北政所、御車歟、（自一條殿出御）、右大臣殿、（自冷泉）、宰相實持、親季（各乘車皆相具馬）、御共之由賢寂語之、中宮行啓一定廿日云云、大貳親輔女、右金吾殿下御子誕生、男子云々、

十七日、（甲戌）、朝天陰晴、辰後陽景晴、宰相音信之次、昨日三方御物詣之次朝、東一條歸路、宜秋門（法性寺）、御共參廻云云、午時許賢寂告送、右大臣殿御產之氣、公私引神馬、自今朝有此事云々、以愚狀尋宰相、自夜御氣色、非取頻之儀、殿下渡御、即還御訖者、入夜賢寂告送、御產成訖、殿下又渡御、右大臣殿御同車、令還一條殿給、少時與心

房又被告、御產成了、姫君云々、
十八日、乙亥、霜凝、天晴、日出之程賢寂告云、御產成了、夜前殿下還御之由承之後、今一事遲引、御祈等終夜周章、殿下大臣殿又令入給、大相同坐給、至于侍等乘馬下鞍引諸方、佛供養御祭不可勝計、只今無爲令下給、賜驗者陰陽師等祿、參入人雖有被下立之由、終夜亦營之間、大略皆混合歟云々、御難產每年兩三度、甚有恐事歟、午時許又云、殿下入御辟事也、大臣殿令產穢給、宰相又參籠了、所々佛名荷前行啓等、不可參之由觸職事云々、淨照房來談、參入之次、自賀茂來、仍觸穢即歸了、申時許有長朝臣來臨、日來忩忙無寸假、自昨夜至于今朝、御產之間立地上、窮屈難堪之由、言談之次、世事等適散不審、更非御變改、當時無北闕之上、今年無此沙汰、若有事故歟、明年殿下旁御重厄非一、恐思食之故最密々之議、新春不被待御產、可有重事、其後諸人之望悉可有其沙汰歟云々、身上之歎只變改歇止之條可增其恥、於有其沙汰者、卽是本意滿足而已、猶彼揀御意之由頻答之、黃昏歸了、如密語者、天下重事、諸人競望一時計會歟、甚可恐危者歟、都合之員數頗可爲未曾有事歟、大相、右幕下皆御產被混合了、殿下依守佐御神事、固被忌七ケ日云云、今日於南殿有御讀經、寄居御祈、

十九日、丙子、自曉雨降、終日滂沱、夜猶不休、今夜御佛名云々、午時許頭沃菊湯、及夜半月明、

廿日、丁丑、天晴、風寒、午時許覺法印書狀、弟子小僧手跡、自十四日喉腫、自十六日飲食不通、又度々絕入、已五ケ日、如待時云々、甚不便、近年無纖芥有其好、極以歎思、中宮行啓一定云々、秉燭以後送女房料車、共人兵衞尉忠兼一日來、右衞門尉保、上童料車、雜仕料車、賢寂令沙汰、宗弘爲雜仕扶持令參、戌時許資親奉書、上郞女房料被召車、依女房私料進內裏了由申之、所被仰甚不得其心、曉鐘以前行啓成了、車歸來、

廿一日、戊寅、朝天陰晴、終日不見蒼天、未時雨降、以忠康爲使問覺法印疾、歸來云、日來如待時、自夜前聊似宜云々、右大臣殿女房昨朝又令絕入給、殿下、大相、幕

下各馳走給、又無爲云々、但今朝相門幕下、（寄相伴來、）北山之遊云々、
廿二日、己卯、朝天漸晴、早旦心寂房來、向六波羅方之次云々、惟信法師被搦取之後、年來同意之證據顯、被召取三人、山僧律師、（梨本、大原僧正夜前被出、）仁和寺僧一人、播部助時盛近習之中、（相尋之內如後見、）號江中務男一人在其內、（本惟義郎等云々、）又告此事法師猶不被處忠、猶被召籠、今朝發遣關東飛脚、木綿襷御病、此兩三日又危急坐給、嵯峨執行（說遊江、）死去、（時行歟、如形小佛事之時相加僧也、）午時許三井寺法印來臨、一昨日參勤尊勝寺灌頂、如讃衆踏出有事煩、翌日可被行最勝寺之由、兼相觸職事、（僧盛、辨親俊、）懈怠、寺家率爾申不叶由延引、夜前由催讃衆、於遊亂今夜欲行、上卿宰相（實雅、寺、）不參、辨一人參云々、年中神事佛事只開陵遲、甚遺恨歟、以宗弘問覺法印、歸來云、十七八日之間六度絕入、不能飮水、十九日夕膿血頗出之後聊辨是非、今度若存命歟、親成自始療治云々、
廿三日、庚辰、霜如雪、天遂晴、申後微霰零、

廿四日、（辛巳、欠日、）朝天陰、辰後晴、未時許越前々司來臨、去年給播州本所領之後、元三料牛物雜仕裝束四具調進、重厄無術、父子共元三不出仕、知行兩損亡殊甚、爲綱常爲病者、尋常之時稀也云々、倣室賜御消息、自本住所猶移住奧山之由被告仰、（致俊中納言跡云々、）
廿五日、壬午、天晴、晚鐘以後南方有火、甚遠、又西方有遠火、仁和寺方云々、南火後聞、七條堀川方云々、此日來年籠女房局雜事、（越中前司、敏守升、）自始非予所好、依不當橫謀等已及其所滅亡、當時之闕如、向後依不便喚寄貲寂、猶押懸了、貧者交衆惣以不可叶事也、云時儀云所行旁不穩、戌終許宿北邊小屋、今年遊軍當東、爲自然用意東山方雖大切、依無其所只宿例本所、宰相吉田大相被渡、傳聞、依此事又馳走經營云々、今夜予乘車入宿所、少雨不經程止、青侍等云々、行幸持明院殿、（經路一條町北行、）中宮御所北路、（東行、）室町北云々、中宮女房車歟、（非出衣、唯簾之體、）立御所艮角、少將公有乘狛桙、（騎馬云々、）曉鐘之後歸、星顯晴明、

廿六日、癸未、立春、天晴霞聳、黄鳥已囀、白梅纔開、和暖之氣
漸々、宰相書狀云、昨日觀音院灌頂先々爲御代官略儀
也、今年御出之間、喚僧都布施先例參議役也、及闕如構
參乎由有御室仰、法眼隆寛僧、產穢混合不被憚者隨重仰可參
由申、其後無音、今朝不可參歟之由重尋申之處、可構
參由被仰、頗雖存外欲馳參者、宗平中將書狀、左府若
君元服理髮事有彼御語、正治勸仕之由聞之、其作法注
送哉、其事兼不習先達、更不知子細、當日依入道殿下
仰、如形注給次第勤之、所書付甚雖見苦、如此事本自爲
人不存隔心、仍書出送之、首服事甚以不得心、只依相
將之男歟、宗子之繁昌、必爲御一門放埒之源歟、定又越
階之望歟、入夜僮僕之說、宰相馳參仁和寺隨役云
云、
廿七日、甲申、霜結、天晴、午時許心寂房來、此兩三日肪
腫、又有發增之疑、依奇恐問之、灸治漸癒、膿汁猶不出
得之故、惡血無行方、如此不定歟、蛭出來之後可有平
減、只以鹽湯可洗由陳之、蟾蜍禪左相府依禪閤御病危
急、昨日參住木綿給之由語之、典藥頭昨日、施藥院今
日、送恒例白散、至于如此事、前官之身頗存外事也、賜
例祿紙一帖、横ヲ縱ニ卷天以一枚裹之、入夜宮女房退
出、去夜依兼仰參內裏、內々殿下令參給、召少將家定、小典相公局相兼、少將親季相伴、帥典
侍引導參御前、此際事委有尋仰事、依仰於殿下御座間聽聞、殿下兼
可參由令申給、臨期御風發不令參給、頭中將御裾、所
作本拍子隆範、末定平、笛經行、篳篥忠兼、和琴隆綱、內藏頭、ゝ、
無能實俊、事訖又召御前有仰事等、宰相來、語日來事等
之中、昔依聞承也、御佛名前日一臘藏人仲遠、以書狀與奪、指
繼執綱、當日事可奉行、稱所勞、二臘分配、有限之上事又牽
爾、三臘當時候、尤可勤歟由示之、其後無音、當日夕範
賴參入於所、行大盤之間來其所、佛名行事闕如可勤由
誂之、昨日申際由之後無音、只今召成不可叶由答之、
又催光成、三臘、稱所存領狀、範賴歸去後、更云合人々
散狀、皆故障返事也、無參人歟、御裝束已下不便之由
答之間、更變改辭退、範賴申事由、稱別仰猶仰兼綱、依
牽爾乍衣冠且見廻令敷座、東立屏風之間、範賴來見、

即奏事具由、已告已出御由、兼綱逐冠著束帶之間、不仰御導師以前、催出居可外之由、次將一人不參、先是依納言一人不參、內々被仰家嗣大納言、纔參入云々、地下家定朝臣雖無催爲用意推參、求出其人令著座、公卿隆親、經高、家光、實世、五人、依無殿上將無申稻梨者、殿上出居不行之、少將親氏別仰雖催參、遲々不勤仕、六位只二人、殿上人不參、頭資賴、五位藏人信盛列行香云々、凡此職事之體不足言、父卿猶不委沙汰、只有親要父、扶持之如此云々、中宮行啓供奉人、公氏、通方、宮司、隆親、宣經、親長卿、廿日宮佛名兼依可有御產定、人々多參、臨刻限定延引、定通、通方、經通、定高、賴資、隆親、經高、家光、宣經、實有、公長卿、實世朝臣、節分行幸、盛兼、隆親、宣經、顯平、親長卿、少將親氏爲御使參入、只今融由仰事云々、其夜俄見物、左衞門督依私方違、不供奉行啓、參宮之間借車、冷泉殿、妹、但馬、家長女、三人乘之、後日雖從中皆見知之由仰事、去十六日日野實持朝臣俄馳車、落御車前、其日宰相以下自川原皆騎馬、實持、親季、兼教、以良、家盛、兼康、兼仲、教行、甚重、

廿八日、乙酉、霜凝、天晴、四位侍從來談之間、興心房被坐、右大臣自廿五日無爲、今日參殿給、可令渡一條殿給由有沙汰、日來日夜馳走、窮屈無術由被示、各歸後但馬前司來、言談移漏、申時許歸、今日仁和寺舍利會云々、以宗弘又問法印、於今者付減云々、宰相一昨日參、殊被悅仰之由傳之、周防前司盛親來、世途險難事、其詞極不便、坊城相門近習者也、天下吉幸富有之家、無一分之恩顧云々、入夜女房歸參、

廿九日、丙戌、天晴、霞發、昨日申時木綿禪閤遂入滅給云々、法性寺殿二男、仁安元年七月攝政、廿二、三年二月如舊、二代、承安元年關白、治承三年十一月有事遁世給、廿五、五十二年、春秋八十六、周防筑前兩國爲彼御分、子息前攝政入道、前左大臣、隆、大納言忠房、興福寺前別當大僧正實尊、前天台座主僧正承圓、其外法印又兩三人歟、非名譽人、宰相書狀、右大臣殿元三猶可御坐冷

泉、今日殿下大臣殿御參内之由承之云々、

卅日、丁亥、天晴、霞隔山、午後雨降、追儺之次有小除目云々、又摧心肝、宿運可悲、重付女房申入、雖懸心事妨等多、雖春猶可計略之由被仰、事及外聞不被行、是招障礙之道理而已、即是面々厚縁有引擧人之故也、事妨更非他方事歟、被任納言之上、不被許一身歟、專可思切之度也、悲而有餘、中時許解除、陰陽師定概云々、今日初來、老後年始雖無送迎之勇、今年故改南面簾壁、去春少々雖儲不改、長病遂無身上吉事、隨又簾依破損甚改之也、年始之間稱遠所物詣由不可逢客人、宰相不可來之由兼示含了、去春右司郎光臨、甚存外之故也、抑白氏文集之中多有此句、人生七十稀、於先祖多不過六十給、先考獨雖餘九旬給、逝世之後也、戴白髮及此齡之人、氏公卿之中、始祖以來四十六人、尤可謂稀、

右大臣近衛大將繼綱、延暦十五年、七十、

左大臣緒嗣、承和十年、七十、

大納言冬緒、仁和三年致仕、八十、

左大臣良世、七十任右大臣、十二月致仕七十六、寛平八年任左大臣、

中納言民部卿春宮大夫有穂、延喜七年、七十、

大納言按察使國經、同八年、八十一、

參議右衛門督清經、同十五年、七十、

大弼近江守興範、十七年、七十四、

修理大夫枝良、同年、七十二、

刑部卿玄上、承平三年、七十八、

大納言按察使扶幹、天慶元年、七十五、七十任中納言、

參議治部卿當幹、同四年、七十八、

左大臣仲平、天慶八年、七十一、

參議民部卿忠文、天暦元年、七十五、贈中納言、

貞信公、天暦三年、七十、

參議宮內卿元名、康保元年、八十一、七十五、任之、

清愼公、天祿元、七十一、

粟田左大臣在衡、同年、七十九、

中納言民部卿文範、永延二年辭、八十、長徳二年八
十一、
参議修理權大夫安親、長徳二年、七十五、
左大臣顯光、治安元、七十八、
仁義公、長元二年、七十三、
左大臣實資、永承元年、九十、
前中納言實成、寛徳元年、七十一、
中納言治部卿經通、永承六年、七十、
右大臣賴宗、治暦元年、七十三、
大納言能信、同年、七十一、
　　資平、同年、七十二、七十六任、
宇治關白、承保元年、八十三、
二條關白、同二年、八十、
参議師成、承暦四年、八十三、
前中納言民部卿泰憲、永祿元年、七十一、
中納言經季、永祿二年辭、七十三、
参議左大辨實政、應徳元年、七十四、

　　長房、康和元年、七十一、
前参議左京大夫公房、同四年、七十三、
中御門右大臣宗忠、保延元年、七十七出家、年八十、
中納言實光、康治元年、七十六、
中納言兵部卿資信、保元三年辭、七十七
太政大臣實行、永暦元年出家、八十一、
　　京極宗輔、應保二年、八十六、
　　　伊通、七十三、
内大臣宗能、仁安三年、八十三、
参議俊經、文治元年辭、七十三、
前中納言光隆、建久九年出家、七十二、
　　基家、建仁元年八月出家、七十、
况亦百年以來唯十八、貧道微運前生之罪報、已知無
物、不具今生之作善、又闕緣底、總爲脊老之人、於官途
者雖爲沈憂之身、又不及予之靈非無之、只以淸貧之無
比類、若爲延齡之冥助歟、且奇且恐之故注此事、北野
僧送卷數之次、稱備神供、乞菓子、家中本自無、如然

物、賢寂菓子十合遣之、入夜後雨止、

寛喜三年

（定家卿于時前參議正二位七十歳）

〇正月大

一日、戊子、曉雨降、朝雲分、辰時陽景晴、朝間念誦、奉拜不動尊、今年既滿七旬、不圖壽老、尤依恐思稱物詣由、不可逢客人、兼示宰相訖、但開門如例、巳時許女房裝束出來送之、紫匂衣、（淡唐綾、）紅單衣、紅打山吹表襲、崩木唐衣、（去年新制元三可着一具云々、）巳時許見齒固鏡、未時許有弘持來開齊、宰相參殿下訖云々、左將監藤資綱、（元右、）右源兼氏、安部國吉、（南圓堂修理功、）左門尉藤清義、（外宮神寶、）藤光能、（仁壽殿修理功、）中原爲季、右藤盛正、（中宮御所、）左兵衛紀久繼、（宇佐神宮、）小野朝重、（中宮御所、）藤高元、（御所、）右藤祐章、（中宮御納所、）藤盛正、（法隆寺、）削召名、（右將監中原家綱、）漸及日入殿下拜禮始之由聞之、（過宮甚不可然歟、）黄昏以後大風猛烈、

二日、己丑、朝天晴、春雪飛、宰相書狀云、殿下拜禮、九條二條納言、別當可參之由申、被相待之間移時刻、坊門納言參入、仍被始、右大臣殿令練給之間、九條參會、坊城平宰相、右大辨、治部卿、兩頭、辨官、（時兼之外、）有長、兼教、（右大將拜禮刻限以前參殿早出、被參中宮、殿下不令參給、）上官等二條遲參、北白河院拜禮、右大將、三條、大炊、公氏、國通、定高、隆親、經高、爲家、範輔、宣經、（實持、資經、賢經、實清扈從、）資有、親長、一列、頭中將以下七八人、親高不持笏、（諸大夫賦、）小朝拜、殿下、右、內、右大將、兩亞相、公氏、通方、高實、國通、定高、具實、隆親、經高、爲家、（立弓場、定高具實不列御前、隆親立、）節會內辨、（右、）外辨、（內、）公氏、（高實、）國通、定高、具實、隆親、經高、（已下始終、）爲家、範輔、宣經、公氏、自軒廊退出、御膳之際內辨令退出給、自余皆出、國通卿內辨、昆屯不下箸之外、無一獻之程入御、御□酒爲家、宣命宣經、夜半許退出、節會頭亮奉行、（神妙、）今日白河王子法性寺可參廻、明日可參御室者、未時許右少辨門前控軒、依告物詣由歸云々、依好士之數奇、每年枉駕、過分之芳志也、終天晴、初月細、殿下今日令參女院給云々、

三日、（庚寅、凶会）朝天遂晴、賢寂來語、宰相出了、爲此元三冷泉家門被塗腋壁云々、彼地尤爲吉所歟、賢寂被立半蔀御車云々、宰相今日出仕以後、又可參北政所御車寄云云、纖月無光、五位藏人三人忠高持輔參中宮、推參殿上人兩頭、重長、有教、實持、顯定、有資、資信、親氏云々、

四日、（辛卯、凶会）朝天陰晴、巳後雨降、終夜滂沱、宰相昨日參右大臣殿、嘉陽門、（三條坊門）内裏、花山院、（女御代）御室、持明院殿、長吏僧正、（實清法印宅、御出立所）殿下秉燭御車寄、閑食日藏由無程還御、不御覽殿上淵醉推參云々、今夕修正、定高、範輔、公長、親房卿領狀、殿下無御參云々、修明門院不被改翠簾云々、（可然）敗花改之、申時許自女房局示送、御齋頗有早速之疑、蔡裝束料唐衣生袴、（白平絹）可悉用意、今明不思寄之間極以驚奇、示合賢舜、若爲此間者、尤歳内可存事也、裝束定及闕如歟、

五日、（壬辰、欠日）朝雲漸散、巳時雨又降、日午天晴、依欠日叙位明日被行云々、或晴或陰、云風云雨雲不定、閑人徒臥、蓋猶眠、入夜又大風發屋、冱寒終夜送、且霰零氷結、

六日、（癸巳）朝陽霽、寒風烈、巳時許宰相來、（布衣）一昨日修正領狀之人不參、（依病歟）可有御出、無人之由忠高示送、馳參之處御堂無人無燈明、（忠高不申沙汰、今日執行參殿、申入之間始被催之、仍御出止了）及深更之間退出訖、弱冠之懈緩不足言歟、左大辨勞階藏勘文之由有殿下仰、（若恩許歟）今年勞階人甚多、況諸院御給人數定多歟、基定卿子二人給陰明安喜門御給云々、叙位右大臣殿令參給、明日一上（轉加）之後着陣、節會早速云々、送書心寂房許、返事云、自廿八日夜中風病加灸云々、存外不便、覺寛法印送自筆書、（付滅）午後大風彌猛烈、寒氣殊甚、萬物氷閉、入夜四位侍從來、今年初參女院云々、終夜大風、

七日、（甲午）天晴、風靜、午後又風、在簾中、硯水猶以氷、巳時許宰相書狀、叙位右大臣召文、定通、實親、公氏卿、其外通方、定高、隆親、經高、爲家、範輔、宣經卿、實世朝臣、入眼具實卿、實世朝臣云々、叙人正三位爲家、（臨時）家光、（策労）正四位下時綱、（臨時）從四位上安倍忠

光、止雨刺博士叙、藤隆盛、臨時、從四位下平季繁、藤光兼、策、經
範、同、正光、同、藤敦房、府、公基、同、敦信、同、正五位下
能定、陰明門院、菅公良、策、藤伊忠、府、藤光成、北白川院當年、範繼、
同去年未給、爲綱、外、藤氏通、同實躬、源顕親、臨時、同通成、
中宮當年、從五位上橘成廣、從下一、藤家雅、同隆嗣、三善光衡、
藤通嗣、惟宗文元、齋宮群行行事所、大中臣隆尙、大神宮功、藤高行、
高陽門、勝博輔、簡一、藤敦房、臨時、同範氏、策、從五位下重季
王、源仲遠、蔵人、源信行、式部、安部成朝、民部、大江景
賴、外記、紀信兼、史、源雅世、民、藤季實、氏、橘家繁、同、大
中臣弘繼、齋子、安部長氏、齋子、平親朝、齋宮、中茂平、內
記、大中臣能兼、女御琮子、惟有尙、大江康信、諸司、藤
貞光、同、源國基、同、同季資、中親俊、藤家方、源基宗、
大中臣基景、中原忠景、大江元資、分部兼躬、諸司助、同兼
遠、同、藤定行、左近、同範定、右近、同知經、使、同行康、同、
同惟賴、外衛、平尙俊、中原重房、同、大江知重、同、平友
高、藤貞茂、藤基盛、藤宗弘、平家政、藤資定、源重定、
同景良、外從五位下藤井宿禰基綱、外衛、中務爲繼、加

階事去年予申入、重被申示、付宰相昨日伺乞加叙、可
有御計由被仰云々、右武衛子息佐叅叙列之由被示、尤
可然之由答之、一門叙人二人、尤可謂年始光華、寒風
又起、後冷氣入首、極以難堪、
八日、乙未、天晴、夜雪埋庭草、不積、宰相書狀、昨日節
會雖被忩、內辨左右大臣殿、大將之外無人、左府着陣
給、辨退叅書加叙、叅議不叅、被相待之間暮了、外辨令
棘給之間謝座、秉燭外辨大臣殿、大將、大納言家嗣、中
納言公氏、通方、高實、具實、叙位宣命使、賴資、叅議隆親、經
高、範輔、實有、白馬節退出、實世、左伇宗平、源家定、實經、實
淸、右實蔭、雅繼、有敎、兼輔、叙列式部爲家、能定、爲
綱、博輔、兵部伊成、光成、左兵衛佐、氏通、光衡、馬助、長衛子、加叙從
四上實光、伊成、宣陽門院當年、從四下基長、親季、正五位下爲
繼、白河院治二年、文兼貞、實雄、臨時、從五位上大江信房、公基
朝臣、已後又大風、沍寒如昨日、備州來談、中書加階慶
也、
九日、丙申、天晴、右武衛書狀云、光成一階事昇進之條

猶雖不可然、御沙汰之趣殊忝、向後有憑歟、下臈多超越歟、承之由雖申入、女院御給、頭中將懇切申給、不及競中之處、基氏當時無其山(川イ)何返上由勅可定、以二品書状件御給可賜伊成之由令申給、忽被敍了、抑敍列作法所教訓無相違出承之、其中伊成二拜、(光衡同之云々)氏通二拜、置弓立左右左、坐不左右左、乍坐一拜、立二拜、三人相替、若其故候歟、答云、御給事實以嚴重承悅、彼二人作法、帶弓箭不舞踏、只二拜之由稱大炊御門左府説、入道左府實房、入道相國(賴實)、緣者皆用其説、近代之儀也、只普通之説皆以舞踏坐、左右左許略之儀惣不聞事也、只至愚之故歟、非少將之儀不足言之由承之、(以此旨答了)不舞踏之説、本文介者不拜云々、以介者不拜之本文、帶弓箭而不舞之儀、無性假事歟、兩公之不知史書之間、妄推量之儀歟、(依無答不及疑)午時許乘車行賢寂之宅、依生氣方今年初出門、見孫子之少女歸、今夜適風不吹、御堂修正、右大臣殿令參給、宰相同參云々、夜前法勝寺雖領状、北山招引不參云々、例事也、後聞、殿下御參宜秋東一條院、

十日、丁酉、天晴、霞聳、或人消息之次云、今年十ヶ日之間勝事多、小朝熊神鏡(自去年秋開此事)十二月晦日御下著本宮、禰宜等參集御裳濯河評定、一禰宜成定其實無不審之由發言也、他人同申、爲奉校合一々面奉返、海中淤腹之處自然令付木跡給了之由、昨日以次第解奏聞、未曾有之嘉瑞歟、大外記師季白馬節内辨召付軾被問馬頭代之間、言語不詳、然出腋陣被扶雜色、纔乘車歸宅、不能下車、中風云々、陰陽博士貞光一昨日赴他界、今明自關東入洛、欲往外史之者有之云々、嘉瑞事可悅、又可恐、每聞摧肝、秉燭之程宮女房初退出、亥時許宿北邊小屋、曉鐘以後歸、

十一日、戊戌、天晴陰、終日雪霏々、午時女房歸參、殊依被忩召早參、(有弘、恭保在共、)外官除目十九日可始之由傳聞、賢寂相具少女等來、傳聞、歲暮以後天王寺僧徒、依住吉堺相論、金堂以下閉戶滅燈云々、朝議云、申旨不聞及、僧徒之反逆每寺事歟、

十二日、己亥、夜雪僅白、朝天快晴、與心房書狀云、右大臣殿來十五日令渡一條殿給、昨日右幕下相共令參殿下給、除目事評定之由有其聞、令還給之後、侍從宰相數剋在御前云々、近習雖聞密事、更不可洩、恐老哉、幕下又定障碍歟、尤可秘之、定高卿去年冬延引婚姻、來十五日、如入內經營、可行花山院、女房童女裝束每人調送之云々、頭辨不能事、於宮女房許、得便宜申北政所、又令申殿下給、無左右仰、但快然之由、入夜示送、昨日定事又不然云々、今夜又依召參內裏云々、戌時許南方有火、徒然之餘乘車行向、花山院南町、高倉西、平門宅一宇、不移他所、滅了歸、

十三日、庚子、朝天陰、巳後晴、申時又陰、夜前參內、退出之時寄車長橋邊、猶備叡覽、極以忝、雖於堯年舜日哉、本所御懇切之餘歟、御書每日不闕、或及度々、近代更不聞習事歟、以承保之往事與宰相房共參、以宗弘爲使遣大外記師季朝臣病、歸來云、加灸治卅餘所之後無增減、若得減氣者可來謝由也、申時許四位侍從來、參殿下退出云云、戌終許宰相適見來參御堂、今夜依中宮御產定修正可遲云々、世事不聞及由命度事也、幕下被立門之由、日來傳聞、問之、破唐門被立棟門、檜皮、寢殿南廂被直弘間云々、即是大饗料歟、四月云々、然者又定被忿弱冠歟、被棄老翁歟、每聞增悲、白馬內辨忘代官仰詞給、外記伺氣色之間、諸卿申從更不被出詞、外記頻伺、僅被勵唇ヲ、外記猶不聞之間、さのみはいかにと被命、通方卿代官事被仰之間、稱唯退、奏宣命退歸之時左廻、未曾有云々、被奏之後早出、公氏卿受取、御膳以前受肥、左大辨夜前燒亡之時、乘毛車過花山院前由成實卿語云々、若拜賀歟、御齋會始欲參、被聽北山、年始之遊不參、其後又弓會可有勝負事云々、按其事者、公雅、實有、實持、高實、承久以後之仙洞一事不遂歟、可謂國世之宿報、中宮御所事猶不始、修正亂聲音聞云々、仍參了、

十四日、辛丑、自夜天陰、巳時漸晴、寒風慘烈、巳時許與心房來坐、自舊年□直右大臣殿無寸暇、明日令渡一條殿給、猶可候之由被仰之上、殿下又自十八日可候誰

身之由被仰云々、雜人說云、夜前殿下可有修正御出、御堂依無燈明、御出止了、寺家使依先例催責油、使定高卿令追立之間無辨濟庭(庄カ)云々、藥師堂修正、借川崎觀音堂油燃之、丹波五ヶ庄知信檢注之間、百姓逃隱、擬供闕如、只居十四枚云々、本望事被拆殿下御心可被行之由、門々戸々悉以謳歌、是又定高卿之披露由、

十五日、壬寅、天晴、大風夕休、日入之後初着布衣參殿下、有長朝臣入見參、依召參御出居、右大臣殿自今日御座、來十八日儀有行啓、(廿日還御、)每事依指合除目延引之由被仰、(今月中可被問日次、)行啓御車之儀也、御車副裝束卒爾之間難調出云々、(蘇芳狩也、)十九日於內裏大般若供養、堂童子先例殿上五位云々、月來雜事等粗申承退出、月明風靜、依今夜仰公卿補任聊有注出事、不付凝之間月過停午、南方有火、煙炎熾盛、久不滅、以下人令見、曉鐘以後滅了、歸來云、自四條町出南、綾小路北、六角町四條坊門以南、西洞院室町 商賈之輩悉燒 云々、倩思身上事、不眠而及鷄鳴、

十六日、癸卯、天晴、未後陰、夜雨降、午時許小童爲定令參女房局、被召出御簾前云々、申始許歸來、定修來談、夕歸、今日北山弓負態之興遊天下遍聞云々、近年之歎娛、不異大業之江都云々、今日奉迎貴人、如此事甚不穩所歎思也、御重厄之年雖有謹愼之題目、全無祈禱之實事、貴賤之公人定忌蹈歌日歟、

十七日、甲辰、曉雨止、朝天晴、乘燭之後有長朝臣來談、今年稠人無隙、未伺得御氣色、去年推非懽、於御懇志者勿論更無變改、陰親聞此事、爲職不可遁避、被任他人者只可辭大理之由及悲泣、家光帝侍讀后乳母、一日不可後群、伊平一宰相初參御家人、只休(体イ)此事也、三人懇切依難扣、任槐之次四人可任有沙汰云々、於三位中將殿者非此限、今度可被行歟之由云々、予云、三位殿令任給之上、四闕先不可有之、本望先除命難知旦暮之上、御產之間籠居承傳々說、心中之不能無爲方、多年奉公之志已空、御入內御春日詣每事隔視聽、至于今度盤居之愁擔肝、七旬之浮生更不可待向後、天下之披露無

其實、而彌學嘲弄、旁雖難慰心、中將殿今度御昇進、任槐日令任大納言給、尤道理令然事歟、隨無可任大納言人、遂無變改可被任者、雖不知餘命又可期其時、但於彼御昇進以後者、不存一日之朝恩、只居職欲終命如何、答云、其條不及不審、更不可有辭退、本自僻案之身、思此事頗有耽心、今度遂一日之望、御産之間出仕第一之望也、彼御昇進之後被任、而以命爲限、是第二之望也、他少年等雖一人先被任、而被棄老翁者、二世之恨在此事之亞示由了、抑殿下內々御氣色、今度亞事可被行之由承之、不示無極之由雖聞之、不知之由答之、又世事人本性等粗言談之間、過夜半退歸、度々來臨不可謝盡之由陳之、抑所存雖如此、浮生之習有非分事者如何、悲矣云々、亞事御讓事改年可被忩由去年聞之處、當時其事不聞、極不審云々、今年御重厄謹愼八ヶ事計會、未曾有事云々、恐不可恐、

十八日、乙巳、朝天陰、未後雪忽降、申時許宰相來、自一條殿退出、布衣、爲行啓供奉爲改裝束也、明日大般若御讀經、內弦儀明後日行啓還御、廿二日八條朱雀故關東右大臣後家堂供養、自東方布施取被申相國、人々被催遣、廿四日御産御祈、十三社奉幣勤使、今夜行啓被忩云々、女房車、忠康、景保、上童車雜仕車付宗弘遣留守御所、又局女房留云々、夜少雨交雪、溜聲聞、

十九日、丙午、雪積二寸許、辰後天晴、午時許出南方庭上、堂前有小人頭、乍驚立五體不具穢間、令取棄之間、心寂房返事云、不食逐日增、腹張加待日云々、近年於予偏相憑之間、此事失東西者也、醫術者雖多、以符合爲大切、若終命者、老病之餘命何爲哉、入夜賢寂來門前、依寒夜不能相逢、宰相勤奉幣使、彼日以前不可入由示合、讚州公文左衛門尉信綱稱身病由、子息男令參之由申、相具來云々、有名無、信綱子息廣綱云々、佐々木兄弟同名歟、初參之志神妙之由答之了、此男自相門被命之後、弘田事無虛言未濟、於田舍者存外事歟、宮女房明後日可參詣日吉之由日來出立云々、而有此事、不叶神慮歟、依無可出之所止了云々、於予者依本社禰宜親成

称注置社頭之由、産穢七十日、死穢三十日、産日數雖
甚久、不可破社家之說、只隨其說而過卅日、好參詣人
又多、社司等又不嫌之由說之由聞之、付其說欲參詣
歟、本自不同心事也、
廿日、丁未、霜凝、天晴、巳時寒雲沍陰、以宗弘爲使問心
寂房病、送徹志之雜物等、巳時歸來、相逢語、病體腹張
食事不通、雖加灸更不得減、難存之由陳之云々、療治事
偏相憑、極以悲歎、今夜女房車可送宰相車之由示付、
臨昏定修入來、禮拜講用途依損亡未下、有結衆訴、富
永庄被收公云々、是本自存知事也、又不可觸、不運之
至極、聞而無益之由答訖、宿報披而、心操又僻案、尤可
謂道理、
廿一日、戊申、朝天晴、雪霏々、巳後大風沍寒、夜前行啓
深更云々、寒風難堪、不出簾外、
廿二日、己酉、天晴、風寒、以知村問心寂房、於今者水漿
不通、無力有若亡、不可過四五日之由、以信弟子小僧
傳示云々、病火急不可思議事歟、歲末廿七日來此宅、
廿八日送書返事、自其夜受病云々、定修書狀云、富永
事非勘氣之儀、可給替之由被仰前途事、見參之次被尋
仰、於今者只僧綱所望、但被叙法眼者、可休沈憂之由
申入了者、非不快御氣色者、本意之由答了、
廿三日、庚戌、霜如雪、天快晴、備州來臨門外、聞穢由云
云、以下人問心寂房、大略待時云々、
廿四日、辛亥、天晴、心寂房從者來門外、昨日申時遂終
命之由告之、無常雖不可驚、此病後偏憑彼療治、未復
尋常聞此事、悲歎計會者也、於今者無內外、相憑者不
可有之、老病危急之身以何扶餘命哉、今日奉幣、依大
神宮有穢延引云々、可怖事歟、今日自內裏被渡御產御
調度云々、只傳聞許也、除目事巷說縱橫云々、賢寂來、
適談巷談等、戌時許宿北邊小屋、曉鐘歸、
廿五日、壬子、天晴和暖、自昏雨降、終夜如沃、堀東白梅
盛開、堀棄南庭西柳、柳三本夏陰暗之故堀一本、其跡栽西庭八重櫻、聞
人只以之支徒然、申時許家長朝臣來談、巷說月來一定
由成悅、相待之處、承相違由甚遺恨之故來訪、今日訪

幕下亭、被憚關東之聽歟由被命云々、彼是説實否難
奇、只辨士舌端歟、
廿六日、癸丑、曉雨止、朝雲分、昨今無寒氣、中後雨間降、午時許
興心房被來坐、月來所期已變改歟之由示合、不退轉祈
念之由被答、先是定修來、富永庄相博示由芳心御詞
也、雖無物本師之領也、仍辭退了云々、
廿七日、甲寅、天晴陰、早旦有長朝臣來臨、御使、山季有被仰
合之旨、昨日付此朝臣、被憚遠所之聽之説出來、殊承歎
之由申之、其條先不及是非、不思食寄事云々、次被捧御
意、必可被遂行之由更不可疑思、於今度者先所被收公、
第一惡相之間事、雖爲近代之流例、是皆仙洞之新儀、權
女之所行也、更非理運事、而爲母儀仙院御沙汰付所縁
被仰了、件闕爲我得分之條、本所々存尤可痛憚、隨基氏
朝臣昇進如水火中之、叙慮又懇切之餘、可叙三位之議
出來、其事又以不穩、仍難抑留參議昇進、但所闕兩虎共
以啾々、兩人相並可任由又上御本意也、且猶可相待之
由仰含了、非此兩人第一參議得此時被參上歟、只可隨
勅定由所存也、定高卿又忠高三事之望殊爲本意、先有
侍中金吾之望、不忿辨官相轉、依此等子細猶任槐之次
可被出御歟、可相待其時之由也、今承披之旨、云道理云
御志、事已至極、不能申左右、畏存之由申了、所痛者只
七旬之餘命難待旦暮、縱無變改、不異徐君之劔歟、度々
光臨芳志不可謝盡之由相示了、午終許大炊御門中將
來臨、來帶、中宮御權亮、今年公事等少々言談、元日節會傍將如
行幸陣、列、校書殿前取杌、經橋木北就胡床、一身在月
花門下被出籠、更用遲參之儀、白馬節會雅繼朝臣遲
參、不令立杌直進、傍將不當胡床、進寄之後更令催立
杌、胡床就之間、猶正笏向杌、久而思出懷中之平、御産
之間事等粗問答、先年注付反古等取出、依年來約束不
存鬧心、謝遣之後歸入之間、宰相適來也、日來事等少
少聞之、去廿二日八條堂供養、只以本寢殿爲堂、武士陣列北門、公卿到向
人、大納言雅親、中納言公氏、定高、盛兼、賴資、參議隆
親、經高、爲家、三位公長、長清、親長、親房、雅親、盛兼、隆親、本所
自余皆相門、三條前太政大臣被作式、遠兼召仕之好、中將師季稱奉行

自始立中門廊、行事殿上人師季弟三人、(家定、定凡、能忠、)藤家定、實淸、頼氏、兼輔、宗氏、宣實、貞時、知宗、(已上相門僧、)諸大夫、(本所、)仲能、仲房、遠兼、仲業、仲泰、(仲能子、)仲遠、六位等十二人、錦被物二重、(雅公、)次錦裹物、依錦公卿可取歟由師季示之、宰相不取、(能忠取之、)依錦裹物在被物之中不謂其心、二重織物二、御綾六、唐綾十、綾十、法服鈍色、帝裝束六之、綾懸子物各二、又直透裹物早出不見、讃衆被物二、懸文等云々、御室介進給之間、公卿可起座由作次第云々、御着座之後公卿着堂前、(大納言入道出現簾外、)中宮被渡御調度日、(廿四日、)殿下出御、大臣殿、兩大夫、經通、定高、具實、隆親、經高、爲家、家光、(一人所挾不着、)今年人多中風、宗宣卿自元二日中風、十一日出家、忠行卿又中風、廿四日出家、毎聞攝斤、殘涯何爲乎、

廿八日、乙卯、天晴、巳後寒風猛烈、逢屋西小路、自昨夕流水忽溢失通路云々、右大將家小池被入京極河、其水絶、水鳥失便之故、仰鴨祠宜被上河水、仍俄掘流云云、若過霖雨者、定如晋陽三畔歟、

廿九日、丙辰、天晴、宰相書状、除目初夜左右相府宮文、大將實親、家嗣、公氏、參議經高、(院宮、)家光、(下勘文去夜進之、)實世、去夜左府當文、家嗣、通方、具實、盛兼、參議爲家、家光、範輔追加、(高實、定高、)顯官擧家嗣、高實、盛兼、爲家、範輔、明日十三社奉幣御神事執筆不被參、定通卿稱病、大將領状被勤云々、宰相今夜又出仕着陣云々、申時許下人説、淸水寺鬪亂、參詣人自大門外歸云々、自去秋懺法衆と云僧徒、與惣寺僧不和、切房被拂之蹤日來隱居延年寺邊、日夜勤兵欲報仇之由有其聞、入夜隨從七十人許遁明襲來作時、本寺僧合戰之間、進寄雖不利而退、疵傷者多、十餘人被殺害、塔本爲戰場流血云々、近日諸寺悉鬪亂、尤可奇事歟、

卅日、丁巳、天晴、寒風烈、微霰零、巳時許聞書適到來、任人雖甚多重事已不被行、甚爲奇、(權勢原綵之沉面々中破歟、)大外記中原師兼、(兼□依非分超越出來、關東擧、師季讓日來所聞也、)同師員、侍從藤兼敎、大膳權亮三善直衡、山城守中原秀朝、大和守三善爲俊、近江守源信綱、介藤頼行、(藏、)美乃守仲遠、出羽權介信盛、(藏、)

能登範頼、播磨權守實持、備前權守親房、周防介源通
成、長門權介藤伊頼、紀伊守光俊、(兼、)阿波權守實世、左
中將定雅、權少將公親、右少將公光、(衛イ)左將監五、右四、左
門六、(四イ)右門四、左兵五、右兵督光俊、(兼任、)附六左馬頭源
義氏、(左馬國司之替也、)少允三人、(泰時替也、)滋口、右允二人、正四位下隆綱、從四位
上信時、正五位下邦成、藤雅繼、藤實尙、從五位上仲
房、(去筑後、)從五位下藤冬忠、穀倉院別當直講中原師朝、從
五下中原友景、(使如元、)使宣旨左門少志安部親直、世事日
來雖開一定之由、秋風敗叢闌、以道理被過絶事、又依
權勢之力反掌、觸視聽無向後憑、少年諸大夫之忿怨、
爲朝家之重事歟、自由任意之詞成朝議妨、入眼當文大
將、(執筆無過失、早速可終云々、)家良、公氏、高實、其外經通、定高、爲家、
範輔、實世、濟舊盛兼、範輔、實世、今日奉幣當日定、
右大臣殿、爲家替定父、八幡頼資、賀爲家、松長淸、平顯平、
稻隆範、春經賢、大原信實、住吉時綱、日吉周房、吉宗
氏、祇兼宣、北經俊、

○二月小

一日、戊午、天晴、大風、(卯日、)下名今夕被行云々、忿怒之
强力勝負如何、午時許漏刻博士泰俊朝臣來談之次、見
故泰忠朝臣自筆處分遺言狀、分與所領于三人養子、
(貞光、忠光、泰俊、)各可懸養後家、遂其狀者爲惡魔可取殺由載之、
貞光去年不與其物、又破取棠廊文車宿等之間、十二月
朔成曆勘發之由有人夢、去正月八日俄死去、彼文書泰
俊可管領之由書置之狀也、事尤嚴重、可怖事也、(以光、忠光同意背、支離頭)
(養母、泰俊守遺誡致水魚志云々、)陰陽博士闕、國道以下競望、以最末物兼
宣被任、當今在藩之時、舊臣非器非道云々、典藥權助
和氣貞行來談、依無醫道知音、依賢寂年來相知所招引
也、良久言談、足脛腫殿氣者、自然平減歟由相示之、夜
深付寢之後宰相來、(参殿、次中宮之後参相門入夜、)昇進人事如入眼夜之
聞者、公氏、伊平卿歟、(即是幕下近所被申改歟、)通方不超者不可出
仕之由忿怨、隆親三位中將殿之外被任他人者、可辭別
當、不可執聟、家光又可辭大辨、各其憤如水火、上下介
懐憫給、而不被行歟、甲斐前司實親擧□依前門繼望
任中將、花山院男女感與感嘲朝議、(去年間於花之故歟、)信盛中三

事、下名來五日云々、但廿九日執聟訖、（冷泉亭東方）經高卿日參其所、（推之又所乳母歟）、信定又同參云々、本乳母（◎此下闕文アルカ）除目執筆不敢加間座、先跪長押上（端）、受殿下御目着執筆圓座、毎事早速被終申之處、信盛不留荒出、納言不催儲清書、上卿被催受領擧之後、遣召在家盛兼卿、因茲徒經時刻云々、家嗣卿所望入眼執筆云々、是喪父之不勤遊恨之由歟、九條中納言當文不聞板音放列、（是左府被奉破殿下之說）乍立昇青璅門、（自身之尖銷歟）、膝行甚少又荒云々、公氏卿（第三度）膝行之時、突右膝自左膝行、不鳴板、進退甚荒、

二日、己未、霜凝天晴、申時許備州來、左京權（任權下）、闕出來之由昨日聞及所告送也、參內殿申入、共御氣色宜云云、中務爲織被催御產鳴弦、領狀了云々、

三日、（庚申、没）、天晴、山霞適有春氣、巳後陰、木工允宗弘依母死去籠居、蓬屋彌無人、初月高懸、昨日西天雲掩、入夜之間雖未及披露、聊有非疑之由、自女房局告送、白裝束等少々送之云々、重尋之、無指御事云々、

四日、（辛酉、內侍）、天晴、沍寒、朝令伺局邊、曉鐘之程參御所之後、御疑無音、鷄鳴之程內御使被參、雖申入無爲之由答之、申始許源中將（師）、被過談、（來帶參中宮之次）、宮中當時無指事、但昨日馳參（外人別不見）、之後及鷄鳴候、陰陽等少々雖參、未被始御祓云々、御產當日夜之儀等少々問答謝遣、親尊法印堀紅梅一株送、予一昨日付備州之使所謂取也、不經日數、芳志之至也、殊以欣感、當時盛開、單梅也、色濃香勝、日入以後參殿下、（四殿）、有長朝臣申入、參御前暫見參、入御以後暫謁、有長朝臣退出、纖月有光未入山、今夜宮有千度御祓、二品宮介參護身御加持給、南面依御祓無路、右大臣殿奉引導融、日御座可有御參由被仰、七佛藥師、（此宮附大納言家）、普賢延命、（座主）、自來十二日御室孔雀經法、其御所未定、陰陽師在親、國通、在繼、（三人自初被召）、惟範、季久、在朝、忠光、兼宣被召加八人所御云々、助教師行中風逝去、源中將乳母（親基朝臣妻）、中風云々、每聞攝肝、何爲乎、

五日、壬戌、天晴、霞聳、去夜一條堤群盜入、斬殺家主前大藏大輔賀茂在季、（老耄非人、但在宜朝臣舍弟不二大衆者云々）、定修來、寄永事

俊範猶僻、衆徒企訴訟、平有知行之志、仍被召了、替可給法成寺領云々、臨昏歸了、下名事殊不觸耳、又無音信之人、御産事又無聞事、

六日、癸亥、天晴、去夜北邊毘沙門堂南群盜入云々、（近隣殊損）也、
巳時許聞書到來、雜任甚多、侍從藤教房、藤冬忠、（家嗣卿子、）宮内少輔藤資定、（左大辨嫡男云々）（本所被改任歟）式部少輔藤光朝、（範朝卿子、）大内記菅公良、木工權頭源盛長、左京權大夫藤信實、伊賀守平保房、上總介教藤季、壹岐中原行兼、左少將教房、親季、（將監五人、）右少將基長、教信、（將監四人、）左衛門尉光成、（職人、）尉六人、右門四、左兵八、右兵十三、左馬二、右馬三、正三位經時、從四上忠尙、從四上賴經、（少將如元、）正五下爲永、（止木工、）源惟長、藤業教、（止壹岐、）從五下祐時、使如元、兵庫頭知經、人云、父已死去、爲讓此官稱存生之由、自女院被申任、巳時許參殿、經時卿（直衣、）參會、叙位之時聊申入、今度不存朝恩自愛之由相示、即參御前、有長朝臣申、平宰相參入、九夜御養産之間、北白川院御沙汰事之中、治部卿旅官狂亂、禁裏被熱仰之間事等申之、流懸難被閑出之故、欲借渡七夜懸盤之間事也、依彼卿勤仕、爲省事所構出也、爲勘發被遣召之、本自虛言横謀失身者被召仕、被補年預、非今始事歟、除目御申文、別當（執）筆、任例令書上之處、更破之猶改其封字、書北字一字之間、有奇異沙汰、別當稱此事云々、予事次窺申、建久爲咒咀御祓出御川原候き、其尋件事許候歟、又依先々吉例被行候歟、仰云、猶例河原之儀常事也、今度尤可令修、入御之後退出、彼御祓之儀粗注進之了、臨昏依今朝御消息詣相門、有僧都御房御車、仍自門外歸了、戊終許左京權大夫來告拜賀之由、已付裝了不能起出、以人謝遣之、

七日、甲子、天晴、依徒然又掘庭樹替其所、賀茂祝保孝來、喚寄言談、自少年相見、今年六十六云々、四位侍從來、（參殿之次、）日入以後詣相門奉謁、不及時刻歸廬、病後之身進退失度、行步有若亡、

八日、乙丑、（欠日、）天晴、未後陰、夜雲晴、朝沐浴偃臥之間、別當法印來臨、隔物作臥言談、金剛童子法、（法務御房、）護摩壇

勤仕之故被召出老僧、尤可承自分御祈之由申、可修八字文殊法之由被仰了、此次問諸壇所聞及、孔雀經、御室、佛眼、仁和寺宮、自十二日、七佛藥師、二品親王、御驗者、普賢延命、座主、尊星王、覺朝、自十二日、北斗、覺海、六字河臨、慈賢、如意輪、道禪、醍醐座主、千手、道慶法印、殿御弟、不空羂索、良輸法印、八條左府御子、烏芻沙摩、成源、五壇、中壇法務、降三快雅、軍大海、大成行性、(大僧都)金剛行賢、同、金剛童子件僧、僧綱猷圓、實與、大僧都、公繼公子、公統、前、忠尊僧都、忠通卿子、經舜法眼、資經卿弟、房能法眼、實因僧都子、實仙〻〻、公雅子、聞命律師、本寺、猷智律師、稔千已講、前刑部大輔家方死去云々、年來沈淪不遇、實有知以遑師、去々年相門頗憐愍之間、寥聞之間死、實不遇人歟、覺經僧都交件僧、依輕服被止云々、

九日、丙寅、朝天晴、自夜腹病苦痛、未時許頗落居、巳時宰相來、去六日中宮萬卷心經供養、聖覺又說法殊勝云云、經通、定高、經高、爲家、家光、親房着座、導師被物經高、布施殿上人取、其後泥塔供養云々、親長盧言被召問、全無陳狀承伏退出云々、相門以物語歌可令書隙子繪之由一昨日被命、可忩書出之由今日頻被命、不堪右筆難治、

十日、丁卯、天快晴、源氏物語歌書出先奉覽、早旦以知村令堀賀茂栢(柘イ)植邊紅梅、保季沙汰、民家之木雖無其養、栽南簷前、月前宿北邊小屋、曉鐘歸、月未入、

十一日、戊辰、天晴、午時許參殿參御前、諸御修法等明後日可延引、用途詮分闕如事等有沙汰、今夜御方違行幸、持明院殿、可有御參云々、暫逢有長朝臣、臨昏退出、

十二日、己巳、天晴、風靜、曉鐘之程聞御產御氣色、不堪不審參西殿、無人寂寞、實持朝臣着闕腋出來云、只今行幸還御訖直參云々、入泉殿方、改直衣上結、參宮、今日殿上人尤可束帶、一身睡眠天漸曙、重房資親等纔見來、與心房又被來、依召參山、少時之間行啟子引導參了、前大武來加、暫言談、父禪門中風病不食如待時、於予四年兄、此鬢皆雖布衣、入東殿小門徘徊打橋邊云々、予不堪行步不覲參、又分散之後三位入道能季卿、來加、良久言談之間、雜〻人等稱御座已成由、巳三刻歟、侍等走來云、皇子降誕、兩人重問、一定、飯已落南面、無疑之由每人稱之、聞之感淚忽催、每來人重問之、猶々稱一定之由、漸及巳終、依老屈退出、與心房又被來、參入之後於

風爐殿可祈念之由被仰、依内裏二品候不參御所、經少時程大相高聲告皇子由給、宮中欣感、御驗者二品宮祿、右大臣殿令取給、法務御祿右大將云々、是又未曾有之儀歟、心神遑周章不能委記、未一點猶依不審歸參西殿、又以無人、時光藏人大夫、問御驗者祿間事、親王御馬二疋、右少將賴行、左府生久淸、左少將伊忠、右府生兼友、法務御馬、諸大夫爲仲、左番長賴種、高階基邦、右番長兼利引之、勸賞事今日不聞及、大法結願只今可被行由聞之、謁新少將之次陳所存、今度御吉慶、倩案舊例已無比類、承曆吉例尤雖規模、所養猶雖比實事、寬弘五六年又雖符合、竊以偏是宮中殿中之御吉慶也、天子最愛儲皇坐給、家嫡猶幼少踐位、五年三位、六年左衛門督、自余之例勿論、今日之儀誠以非口所宜、非心所例歟、少將即參彼御所、具申入所申、歸來傳御旨、此慶實以無比類、東一條院御時、雖一旦眼前見此舊儀、猶以超過先祖之由存之、而以不肖之身、已追寬弘之佳例、自愛更不可云盡、玉體殊大にたのもしく拜見、早速に令拜見はやと御存知之由被仰、感淚忽下、申恐悅由退出、御湯殿明日云々、自余事不聞及、

十三日、庚午、朝雲飛、午後風雨、巳時許歓圓法印被過、問昨日事、驗者賞於其座被仰、宮舉權僧正實亮給、八十餘老僧云々、其身凡人、近江觀田庄と云所の物也、宮有云々、公性法印之師也、仍申請之、法務御分法印公緣、元前少僧都、有家卿子、年來者也、七佛藥師結願遲々及昏、其賞公賢任大僧都、公衡卿子、金剛童子法賞讓給、仍本寺本房寄進中宮御願中諸阿闍梨二口、是爲永代事、過身上官途殊自愛云云、嚴重賞讓給、尤爲面目、深恩、今度護摩壇勤仕、殊有快然之氣、普賢延命賞成源又法印、是又雖年少有淨行知法之聞尤宜、但法印逐年充滿天下、今度僧正又剩加之條、爲朝頗不便歟、遠忌事如例示送嵯峨僧、扶腹病念誦、心神殊不快、頻發出之間休息懈緩、申終許宰相來、直衣上結自胡簶、適談昨日事、供奉行幸、源大納言、雅、右大將、大炊大納言、左衛門、別當、爲家、顯平、親長、實世、職事基氏、信盛、範賴、兵衛光成、高賴、左將師季、宗平、有資、公有、右將左實持波、隆盛、親氏、伊成、少納言兼宜、還御源大々將退出、列立之

間、聞御産御氣色之由參宮、于時人未參、驗者二人坐、御加持兩人御坐之上、御弟子各二人副候、陰陽師在南簀子、御祓陪膳如能忠一人、師季、宗平、有親、爲經、隆綱等權督勤仕大麻、自西面進入、定高夜明參、有長、同、親房等四人祇候寢殿乾方縁内、御使相續馳參云々、令取頻給之後、頻又御落居、御邪氣甚强、上下極以恐痛之間、法務御房褰御簾放詞加持給之間、遂以被駈渡、不及御腹痛平安降誕、此間頭中將爲御使參入、頗經程欲歸參、暫可相待之由招留之間、大相御聲被稱皇子之由、基氏聞之駈參了、其後付御使之便奏聞、獨有恐重參入可奏由、依殿下仰馳參、束帶、乍直衣入立蔀戸、於弘御所北御壺庭申此由、師典侍奏、仰聞食由、歸參乘車之間、頭中將又騎馬馳參、其後着束帶歸參、兩驗者出給之間、公卿皆悉奉送親王、右大將以下扈從、立中門妻戸内給之間、各先出下立、下臈親出北妻戸了、親王下給之間皆跪地、各至御車下歸昇、又法務同大將以下猶被奉送、大納言以上留中門廊、公卿以下奉送、參入公卿、左大臣、御産以後早出、兩大夫、大納言實親、家嗣、中納言公氏、經通、高實、具實、盛兼早出、賴資、參議隆親、束帶、經高、家光、範輔、宣經、三位基定、直衣、隆長、大法結願、宮御參給、及晩景、公卿束帶着座、右大臣殿、右大將、實親、通方、定高、具實、賴資、經高、爲家、宣經、諸大夫引御馬、其後權亮持參御劍、赤地錦袋又入白生絹袋、亮啓事由、令敷茵座之儀如例、勅使持參御劍、殿下御束帶、自令取給、持參令置御枕給、令歸出給、大夫取祿被進殿下云々、令取給賜勅使云々、御臍緒殿下令奉切給、入夜參人々、源大納言、雅、九條大納言、中納言國通云云、改裝束猶直衣下袴、歸參、御湯殿今夜者、讀書博士淳高朝臣、長倫朝臣、侍讀、師兼、秉燭以後與心房凌雨被行廿五三昧、定修靜俊來令聽聞、夜深雨止、天漸晴、曉又雨降、先是僧達歸了、

十四日、辛未、朝雲分、寒風烈、自昨日經一部今日終功、佛前居餅供燈明、以靜俊聊啓白如去年、臨昏南面縁端如形作檻欄、中央間作三級階、蝸廬雖不可然、見庭花翫山月、憖之有使、又不堪行步、老身爲昇降也、人定嘲

歟、今夕氏院参賀云々、夜月明、
十五日、壬申、天晴、風又猛烈、終日不休、念誦窮屈、不
聞世事、入夜宰相來、依御讀經結願有催、巳時束帶参
殿下、聞食公卿不可取布施之由被仰、仍日晡、御湯殿
大納言三位別當母、勤仕、一昨日共待夜景被始、今日白晝
之由被催鳴絃、爲繼範保之外皆悉逕参、又入夜明日辰
時之由被仰、今夜之儀右大臣殿、九條大納言殿、三夜、
殿下、左右大納言定通、雅親、大夫、五献、實親、中納言
公氏、權大夫、經通、實基、高實、具實、四献、盛兼、賴資、
参議隆親、爲家、三献、已上着座、經高、家光、宣經不着、
先大臣前物殿下陪膳、有長役送、諸大夫四人、左府、兼教、右大臣殿、
光兼、初献有長朝臣持参、二献頭中將、瓶子益人兼綱、汁物、爲家中上、
三献以前氏院参賀、次三献、瓶子親高、朗詠詮通、實基、盛
兼、今月、徳是、次四献、瓶子知宗、次五献、瓶子大夫進、攤披笏人經通、盛
兼、定能卿之故歟、御乳母按察三位歟、家嗣卿妻、二品姫、二品、按察三
位、大納言三位、皆祗候、後聞、今日自院家参云々、机人宗平、實蔭、
引攝、實持、顯定、取攝、皆下臈爲先廻、粥間人不聞、着殿

上人座人、師季、宗平、實蔭、實持、顯定、忠高、今夜御湯
之間着座、右大臣、九條大納言殿、通方、定高、經高、爲
家、家光卿、昨日右大臣殿、大納言、兩大夫、三條大納
言、一昨日右大臣、大夫實親、家嗣、通方、定高、具實卿、
頭注
入道定經卿一昨日逝去、七十四、爲經不憚到此院参
賀云々、如何、
十六日、癸酉、天晴、巳後風又猛烈、終日寂寥、只對紅梅
與翠柳、日入之程宰相來、直衣、御湯殿訖云々、右大臣
殿、九條大納言殿、權大夫定高、具實、爲家、三位中將
殿、紫浮文指貫紅下袴、家光卿、不着、改着束帶歸参、今夜公卿参
二十六人云々、推之不参人、内府、基嗣、祖父喪、國通、時々出仕、
稱所勞歟、伊平、身假、宣經、殊被催求失云々、其外見任皆悉歟、公賴卿、
笛、實有卿、笙、拍子、實世、琵琶、家良、箏、經通、篳篥、成忠、
和琴、家嗣、付歌、實雅、
十七日、甲戌、天晴、風寒、早旦参西殿、夜前事鷄鳴以後
事訖皆退云々、殿下御東殿、依無人請出我女房参河、
故北政所女房也、候此殿、渡御之時可被披露之由示付、談往事退出、

宰相返事、夜前殿下、左右府、源大、九條大夫、家長、家
嗣正中納言三人、實基、定高、具實、盛兼、經高、爲家、
家光、實世、公頼、實有卿、(公頼、實有、)六人不揖昇机、(爲家、實頼、)
(實世、基氏、)皆下﨟爲先、二献三献兩頭、(瓶子殿人、)四献、(左大辨、瓶子宗成、)五
献、(權大夫、瓶子知宗、)穏座、(右大將、瓶子權大進親氏、)　殿上人、(實雅、實持、有教、)不參人、
(内府、定通、基嗣、實親、高實、國通、頼實、隆親、範輔、宣經、伊平、[illegible]、)終日寒風偃臥、南面對垂
柳、入夜宰相書狀如此、吉事御遊、大中納言以上前官
參勤事、若覺悟乎由被尋仰、絲竹事不堪之餘、不及勘
見候之由申分、但近代事定有其例歟、今日御湯殿、右
大臣殿、九條大納言、大夫、權大夫、定高、具實、經高、
爲家、家光云々、
(頭注)旬日御湯殿時法務御參、被召具綱所追前、丸唐草香
染衣着給云々、
十八日、(乙亥、)天快晴、風適靜、源中將(師季、)俄被過、今夜
所作、中將家定爭、下﨟勤仕、頗有鬱訴、二人勤仕之例間
有之歟、欲申入云々、其詞云、保安三年七夜、和琴新宰
相、(伊通、)參川有資將監由有所見、予見中右記、五夜伊
通卿、七夜有資也、二人勤仕由不見、如何由答之、猶有
所見之由有氣色、無程被退歸、覺法印來、談月來事、及
時剋謝遣、宰相來、今日御湯殿、殿下、左府、(自閑所出給、無隨身云々、)
右大臣殿、定高、具實、經高、爲家、三位中將殿、家光、
(不着、)改着束帶歸參了、今夜經通卿笛、家定(中將、)箏、宗
平付歌、自余如前歟、皆内裏御點云々、今度鳴絃五位
爲繼、盛長、定俊、範保、宗望、(宗宣二男、)兼康、親嗣、(親仍子、)敦
行、(爲助、)時長、兼教子、(具經高猶子云々、)一昨日具實卿
置紙歸之由落笏、(取中、)實持朝臣取公卿祿、不拔笏歸、
十九日、(丙子、)朝天陰、巳後晴、去夜不參人(内府、定通、基嗣、國通、伊平、)
(五人、)之外皆參云々、勅使範頼、一献亮、(瓶子殿人、)二献宣經、(瓶子
具時、)三献隆親、(瓶子不見、)祿權大夫範頼降對代南階二拜昇案、
中將家定、下﨟實任爲先、公卿座二献、基氏、三献、資
頼、穏座權大夫定高、頼資、經高、爲家、範輔、實世不着
座云々、宰相注送之、今日風不吹、頭沃菊湯、未一點許
兼康朝臣奉書、有可參之仰、馳參、中納言在御前、非指
事、此御自愛事等被仰、入御之後酉初許退出、夜前御

遊笛箏和琴之外大略撒々、琵琶絃切云々、
頭注今日令奉乖皇子御髮給、皇后御自ラ云々、御臍緒昨
日令落御、
廿日、丁丑、缺日、天顏快晴、自未時陰、尊實法印被送早梅下
枝、先日所請也、淺紅梅顏頭、栽南築垣邊、巳時許參殿、御東殿云々、
昨日定修所送之中文付新少將進入、仰云、沙汰之時可
奏聞、只今渡御云々、即入御參御前、心閑見參、七瀨御
祓七ヶ日連日事云々、自公家被行、皇子御祈、使承曆諸大夫、毎日七人、康
和、殿上五位、用承曆者、治承又諸大夫也、用康和者、元永又殿
上人也、雖然猶可用殿上人之由被定仰、仁王講五大力
新本圖云々、二舗佛、氏寺參賀廿三日云々、御乳母內々沙
汰、右大將自內殊被仰家嗣大納言歟、雖競望多當時二
人歟、御入內、三月廿日歟、御五十日、四月十二日、內裏儀、定乗法眼參會
語云、常樂會十五日、於本寺中門外賴房卿子三位と云僧都御房、近習凡夜僧
也、無故被殺害、未曾有不可思議、覺遍法印弟子法師
突之、醉鄉之故歟云々、本自於南京獨孤者也、且依上
仰年來爲弟子、事卒爾依無其住所、昇入我房人宅、不
及半時死去了云々、實可恐事歟、
廿一日、戊寅、天陰雨漸降、終日濛々、月出以前天晴、閑居雨中
卷南面簾、只對紅梅翠柳、或睡或寤、吟詠尤甚、專動感
情、宰相示送、去夜九夜、殿下、左右大納言雅親、恭嗣、
大將實親、中納言通方、高實、國通、定高、盛兼、經高、
三位中將殿着座、具實、賴資、隆親、爲家、範輔、宣經、
實世不着、穩座大將云々、二獻資賴、三獻經高、四獻國
通、五獻通方、北白河院御使中將家定、公卿着座之後最初召之、三獻
後朗詠、
廿二日、己卯、凶会、朝天無片雲、巳時參西殿、兼康入見參、東
殿、可有渡御由被仰、頭亮暫言談、參東殿、高三位、少將定
平朝臣暫言談之間、渡御參御前、少時於南庭久清末子
右大臣殿近衛、乘騰馬云々、此間退出、仰云、東宮不座給之時、不
立坊而直踐祚親王、崇德院、六條院、土御門院皆不吉、
於堀川院者、實仁東宮依坐給無御立坊、不似當時歟、
一歲立坊之內、淸和鳥羽院春誕生、秋冬立給吉例也、
雖一歲五十日百日立給、冷泉安和先帝、又不吉歟、仍今年秋冬

猶可有立坊歟由存也、中云、此條尤可然候歟、但稱案、猶國家之煩歟、又一昨日仰云、重厄旁計會依恐思、可去乗大名之由思慮之處、忽有此事、榮華之最初辭遁之條頗不叶時儀、更爲之如何、中云、御愼之條實怖歎思給、御辭退尤雖可爲攘災、所承當木星入命位、不滿足之人有其年吉慶、滿足之人愼尤重云々、付之案之、當時從一位太政大臣累代之御所期也、何謂至極之御官途哉、御讓以後奉號大殿御出仕、(兵仗如元、)御子息御攝籙、是豈非至極之御運哉、殆似令增榮華給、彼是極難測候、返々御案可候事歟、云御祈請、云卜筮趣、難被決候歟、恐意案之、御辭遁猶背事理歟、

二十三日、(庚辰、)霜如雪、天遠晴、未後陰、昨日法務任大僧正給之由、歸家之後聞之、今朝間有長朝臣、答云、近日可有僧事、其次可令任給、未被仰下、座主可辭大僧正給、(是又僧事(口脱カ)之次歟、有權任僧、)其次定歟云々、除目又有巷說、勸賞成功之盛可任之由云々、定日不聞云々、午終許少輔入道來談、近日在清閑寺云々、中納歸、今日氏寺參賀、山階寺權別當圓玄以下云々、今日徵橘木覆屋、西北薄紅梅盛開、入夜入道又歸來被宿、

二十四日、(辛巳、)天晴、少輔入道日出以前歸、差強飯粥、午時許參殿、自東殿還御、七瀨御祓自昨日始、昨日七人催出、知宗、親高、定具、(兵衞佐、)宗氏、忠兼、(侍從、)經氏、隔日可參之由雖催、或三度或二度、當時領狀猶被催云云、今日兵衞佐公員、侍從實尙等領狀云々、北白河院爲令奉見皇子給可有御幸云々、明日歟、殿仰云、贈物只可用古儀琵琶、予申近代之儀、內々物可被相副候哉、時儀若無興歟、何爲乎之由被仰、先例之降誕、悉帝母后不御座、今度偏新儀歟、實是爲御幸運之最、又仰云、我可參詣石山、(依有御堂御願書、去年立願、已以成就、寬弘又被奉御鞍、去年同被奉、彼時被還向閑梨三口云々、其比石山人過參詣、近年頗希歟、)

(頭注)文德清和陽成之外、祖母后不御座、

二十五日、(壬午、)自遲明雨降、未後雨漸止、申時陽景晴、朝間融、風猛烈、(雨止、)巳後甚雨、昨日甲斐前司資親云、前大臣相具侍一人、過鷹司河原之間、爲盜被剝取主從

衣裝、躶形而歸家云々、縱雖虛言甚難堪之世也、況洛外行路男女更難遂前途云々、是偏身上事歟、去月於鳥羽造路大納言又有此聞、共侍三人皆被取馬鞍云々、雨中對花柳、悲殘涯、雨漸止、陽景晴、而花色鮮、及秉燭又大風、

二十六日、癸未、蒼天遠晴、白日尤鮮、夜前、及夜中被下、僧事小除目云々、任人三人、刑部卿、知仲、守資親、（定俊辭、光資子、）左兵衞尉臨時光、僧事勸賞他事多交、濟々云々、不見聞書、大僧正、其一、僧正、親嚴、權僧正實空、世間云、開闢以來顯密一能皆闕如、凡人任僧正之始云々、只富有一得云々、法印五人、大僧都五人、少僧都、法眼、律師、法橋、巳時參殿、御東殿、資親、兼康等見來、高三位良久言談、移時剋退出之次、逢有長朝臣、三位中將殿令參給、言家、基邦在御共、外祖入道黃門忌日八講、今年於綾小路宮被行、卿相以下群參、百家參云々、明後日北白川院御幸中宮御所、經光奉行被副云々、退出之間逢七瀨御祓使、退紅仕丁捧標、相副御撫物、予扣車、御撫物過了、使又扣車、早可被融由辭謝過了、夜宿本所小屋、曉鐘歸了、

頭注
去十九日三位賴房卿出家、年五十五、

二十七日、甲申、蒼天遠晴、今曉大相國明寺方違、宰相實持中將子供奉云々、非方違、夕被歸云々、巳時許參大納言殿、四條坊門大宮、見參移漏、日入以前歸家、秉燭之後有叩門者、扣車云々、吉田春日殿依有可云事所來也、事體存外依無由、以靑侍等年來依不奉知雖申遂由令答、度々問答之後慙歸了云々、所傳聞之狂人也、可恐可奇、一寢之後南方有火、春日京極商賈去年燒所也、

頭注
朝庭八重櫻今年栽、僅開、

廿八日、乙酉、天晴、未後陰、巳時許與心房被來坐、次受戒、窮屈假臥、去夜京極火後、又綾小路堀川賴房卿家寢殿一宇燒、放火者搦得云々、夜半許廳司白川燒亡云云、

廿九日、丙戌、晴、自朝天陰晴、風吹、早旦貞行朝臣來、胻足此間猶有腫增氣、令見之加灸點了、雖難堪即加灸腹二所、々、巨闕穴、廿一壯、膝下犢鼻三里上迹絶骨三十一、足大衝、今日卯、左手頸又其上、廿五、左指本三所、廿一、廿一、壯、依手損左許先灸

之、未後宰相来、殿下今日又御小灸云々、一昨日御幸、
公卿直衣催、通方、束帯、盛兼、隆親、為家、親長、束、中将
家定、付御車、院司四人取松明、能忠、房—、經光、知宗、殿上人、衣冠、
知宗之外皆束帯、右大将御車寄、下﨟、皇子御乳母三人已被定了
云々、大将大炊大納言別當云々、一昨日殿下西園寺、
宮女房車一両参、此女房不参、其日聊御風氣不参、御
氣色宜云々、
頭注
櫻悉開、

○三月大、

一日、丁亥、天陰風烈、晝後如揚沙石、早旦宮女房依御
神事退出、御邪氣、猶時々御違例云々、巳時許灸足大
衛州一壯訖、秉燭之程女房歸参内裏、二品補典侍、可
渡参之由頻有芳言云々、雖不公本意、今年祭非微力可
及事、仍不能經營、不可有此事之由、密々付有長朝臣
欲申殿下、

二日、戊子、歸忌、通夜大風雨降、荒屋破壊、早旦送書有長朝
臣許、可申之由有返事、甚無由也、被嫌凡卑被止禁宮
御陪膳、夙夜宮仕依失便宜、憖欲被補典侍、為貧者極
以難堪、連日大風摧折花樹、破壊墻垣、未後大風彌猛
烈、匪直之事、極以怖畏、纔開始八重櫻乍蕾吹剪了、

三日、己丑、風適休、朝間少雨、巳後止、未時天晴、今日
聞、貞曉法印鎌倉右大將息、年四十六、逝去、及廿年籠居高野山、不食
病臨終正念云々、母禪尼依彼悲歎又待時、行寛扶持、件禪尼其在攝州云々、相門明
後日下向湯山之由、日来被出立之由聞之、今日適延引
之由有其聞云々、非病只依旅行之妨也、密相預催、所從皆入首陽山云々、来十七日御室
高野御物詣云々、是又同前事歟、鳴禰宜宅従者酔闘諍
殺害云々、今日端午七夕重陽等日、家中盃酌聲高殊為
耻、可制之由、昔聞庭訓、即如此事歟、
頭注
蹴鞠鷹皮等開、

四日、庚寅、三吉、天晴、自今日申付與心房修不動供、殊宿願
也、申時許鄰俊來談、有長朝臣示送云、昨日事申入了、
前駈出車等事皆可為上御沙汰、自余事可遣注文、且人
人訪等且尚可有御沙汰、更不可及私煩由被仰云々、其
上及對捍者依有事恐、不及重辭申、竊案之、定又後予

闕如事被押懸歟、殿中事皆懲前事無所恐、入夜女房又
示送、殿仰云、或人聞此事、周章不可知之由答了、車簾
人方所闕也、出車衣二品二人北政所御車也、内二品、可沙汰、帶女
裝束相國大將可令調、履子絲鞋近年兵衛尉功也、被物
少々絲絹等盡出來哉云々、事實者甚神妙畏申由答
了、
五日、辛卯、蒼天遠晴、今夕御方違可爲持明院殿、而俄
有行幸中宮、自一昨日有其沙汰歟、無事煩先例等之沙
汰、御入内依可爲四月儀、有此仰云々、言家朝臣書狀
云、祭近衛府使若闕如者、可新任之由所申也、北白河
院灌頂御幸供奉依不諧、無術失計略之由母堂歎之、使
節所望甚不便事也、其本性只今不及答子細、只聞之
許也、夜以雜人令伺見行幸、深更歸來、已及曉鐘云々、
殿下御參遲々云々、
六日、壬辰滅、天快晴、入夜少雨、傳聞、還御忽延引、今日御
室町殿云々、頗希代事歟、委事無告語人、午時許聞、還
御明曉云々、未時許依暖氣始着袂小袖、言家云、明日
最勝金剛院殿下御共被催、借牛、私笠從（徵イ）徵（作イ）少事者、曉賢
寂沙汰送了、病者一寢之後宰相來、乍臥問答、行幸先被
催、恒例御方違持明院由、退可爲中宮御所、頗被制之由有
直催、仍召具馬副早參后宮、御邪氣猶不快之間、殿下御
遲參、夜深行幸、故可有勸賞、北政所御叙位歟、殿下可有御拜之
由等被召仰御隨身等、人々相待還御之間、鷄鳴以後俄
承延引由各退出、供奉人、大納言雅親、家嗣、中納言通
方、馬副、具實、參議隆親、馬副、爲家、宣經、三位基保、成
實、公長、親長、右大將任騎馬所勞被參儲、右大臣殿令
列立給、左將師季、宗平、資季、有資、實持、家定、實任、
公有、家定、實清、教房、右將有教、實蔭、親氏、伊成、兼
輔、隆盛、實直、賴行、兩頭、五位藏人三人、高賴、兵衛、
檢非違使志二人、日出之程着衣冠早參、其後右大臣殿
令參給、成實卿參、出御中門方御覽、晝後近習輩群參、
右府御隨身二人騎騰馬、頗臨昏被進貢馬五疋、近將等
引之、二人引之、資雅、公有、親氏、實清各乘云々、其後於寢
殿西面蹴鞠、爲家、資雅、有資、公有、親氏、實清、入御

御所之儀如恒、寢殿南面着席御輿寄、以西面爲若宮御在所、北面后宮御所、以二棟方爲内女房候所、例公卿座疊二行敷之、猶爲公卿座、以此所供朔夕日御膳、如季御讀經等時、朝餉之儀不居臺、淳高朝臣陪膳、近臣等多上結直衣、公有着下襲負弓箭、揃次將箏懸纓、頭亮束帶參、祭使猶闕、臨時祭使未出來、今日時兼參入之次猶可勤由、以親房卿被傳仰、不及子細不可勤仕之由申荒言了云々、私案之、數多若年近將不勤、七旬四位少將所被仰無其理、但不申子細荒言、實言實又過分歟、南階西簀子安大刀契之儀如恒、

七日、癸巳、天陰、少雨灑、夜月猶陰、鷄鳴之後宰相着束帶參行幸云々、天明了、日出以（不）之程還御成了云々、辰時許傳聞、勸賞々（衍カ）、從一位藤―子、從二位藤原良實、從四位下藤原公相、（大夫應侍從其元、是又可任中將之料歟、依朋、超公親公光、親應深恐、被付公光、實親赴馳走、訴訟難）其間、大將之賦深被申破了、相國不被口入云々、終日無聞事、

八日、甲午、朝陽漸露、午後陰少雨、夜雨間降、分栽庭菊、傳聞、昨日最勝金剛院殿下、右大臣殿御同車令渡給、兩女院殿渡御、殿下御着座云々、大納言殿、中納言定高、參議經高、爲家、家光云々、大相有馬湯來十七日云々、來廿二日殿下石山御參詣、（此御車、）供奉人布衣、（公卿車、）四月八日中宮御入内、來十一日直物云々、毎聞增悲歎、午時許中務爲繼來談、鳴弦本五位十人之外、以良家殿加、六番各二人勤仕云々、信實朝臣有中風疑、灸治籠居云々、閑居、雨中心神殊惱、

九日、乙未、朝雲漸晴、巳後天晴、言家朝臣來、即參二位中將殿申、（此間頻近習云々、）長者僧正被入坐、（參賀茂之次、）清談之後被歸、今年八十二、猶起居輕利云々、

十日、丙申、朝天陰、午時雨降、夕止、

十一日、丁酉、天晴、四位侍從來、臨時祭使闕如、被聽昇殿勤哉之由、二位中將殿内々被仰云々、勤仕之條猶定其力不可叶歟、尋常出立期日已近、最略儀幸爾之催不及當色等之儀、兩三日以後道理歟、今日領狀可爲中間之程哉、申可勸之由、不及當色者可有恐歟由答之、禪尼同來臨、與心房被來問、良久清談、及時刻被歸、侍從

又云、臨時祭定平朝臣領狀了云々、甚穩便事歟、賀茂祭近衞使又闕如云々、世間儀可驚奇、典侍事已以一定由示送、此事猶不便、極以不可叶事也、上御訪定漸々後了、如予身上事歟、宰相注文云々、不告不知、入夜宿北小屋、臘月催懷舊之思、治承三年三月十一日始通靑雲之籍、遂辛臘月之前、于時十八、寬喜三年三月十一日猶戴頭上之霜、催望路間之月、于時七十、大谷前齋宮少將局、(覺朝僧正妹也、年七十七、實有卿祖母、)在此屋之向、(梅門、)去八日總命云々、毎聞故人之歸泉、彌悲老翁之殘涯、曉鐘歸、月已近山、

(頭注)八重躑躅開、

十二日、戊戌、朝陽陰漸晴、午時西北雷鳴雨洒、日入之後前左馬長綱來談、十六日始南山精進云々、

十三日、己亥、道漢凝、大陽明、後白河院御忌日賀茂一切經云々、宰相適來、典侍可申沙汰由雖被仰、毎度當時無定歟、今日參殿、重欲申此事、惣不可叶事歟、私力更不可及由猶中山示了、有馬猶可被驅具之由有其命、毎事聞之如夢、大不便事也、

十四日、庚子、天快晴、申時許中書來、中宮御所夜部依假召僧侶參入、大般若御讀經被始、若有御違例事歟由各成不審云々、女房不音信、秘藏之故歟、中書今夜宿、入夜聞宮中無爲云々、

(頭注)後聞、祈年穀奉幣上卿內府、使闕如、純輔八幡、純宗賀茂、顯平兼二社、男尊內覽及夜云々、毎事懈怠、似前殿奉幣、純賴奉行、四位仲國不參、外記給有長稻荷、

十五日、辛丑、(忌)若天遠晴、巳時許伊勢淸定來、近日巷說又嗷々、任槐之間一定云々、聞及歟、(顯實卿一定由雖聞巷說、又不知實否、中山只今中山)云々、冷泉亭正月造改門、土用以前立南面庇柱、當時造作之由承之、身重病灸治、出仕子息故不來問、世事不觸耳由答之說、若非二人者實可悲事歟、貞觀忠仁公以來爲執柄弟、爲他門人被超之人未聞及事歟、(說脫アルカ)幾元服正五位下、不歷參議任中納言中將之人、爲大納言之時、雖上臈大將無任大臣之例歟、幸運任意之世、更不

二百九十四

及先例之沙汰歟、令逢此時給、爲御先祖爲朝議實足悲痛者歟、左府自御產九夜鼻血出起座、其御病于今不止、色損及絕入之氣色給時多云々、是又魔姓之所爲有事故歟、日入以後出小廊待、新月若天無行雲、晩鐘之後及昏退出、

十六日、(壬寅)天快晴、此三ヶ日痢結甚辛苦、臨昏景適瀉、心神極惱亂、入夜宰相適來、殿修勝陀羅尼、(逝密不審歟、)定高、經高卿、兩大辨、基定、長淸卿云々、典侍觸廻、人人以領狀、服子六人料祿布(右少辨藏人左佐等)、出來了、童女(雜下、)相門不伴湯山者不可訪、若(者カ)來之關如事皆可沙汰之由有命、明曉遂供奉云々、大將せもの法眼公濟法眼等云云、本性實以難治歟、任槐事全無聞及事云々、

(頭注)臨時祭使、定平朝臣依祭使任右中將可勤仕、仍臨時祭又無勤人云々、有限巡役非寄官者無勤仕之人、

十七日、(癸卯)朝陽快晴、悲七旬之白髮對八重之紅櫻、未時許東北煙見、大原辻之邊小屋四五宇依放火燒亡、近邊雜人打滅、賢寂來次云、宰相若有恩免者、自水田歸洛、可參詣殿下石山御共、云彼云是不定經營、行旅之雜事、極以有煩云々、

十八日、(甲辰)自朝天陰、南風吹、及申時晴、夕雨漸降、朝沐浴之間心神苦惱、念誦不貴、偏平臥、未時許受智院得業與と云僧來示、(誤脫アリン)季大納言僧都と云一人之子云云、始末不知之頭之訪事、示身病幷存外經營等之事、定含遺恨歟、今日傳聞、一昨日物狂之由、持成童(十七八許)、昇御殿取盡御座御劔拔之、自鬼間奔融、兼綱聞此事告繁茂、(左御前、)繁茂奔出之召童、(誤脫アラン)立月花門下拔劔奔廻、繁茂奔懸抱之、從者等遂反接稱物狂之時、其日又右大將家云々、永久千手丸之時物歟、尤可被考問事也、被放免者向後不便事也、後聞、此四ヶ年於日吉社頭人皆見知物、狂童先入右大將家、次參內云々、定放免歟、言家朝臣云、昨日中將殿御共參一條殿、祭使猶闕如、賴俊能定競望、猶可勤仕之由申入之間、三位入道參申、能定平可被任山云々、今年使更不可叶事也、任本心不調所望、其力不及者及世間大事歟、甚不便、

十九日、乙巳、自夜雨降、午後休、天未晴云々、祭使侍従雅継可出立之由内々勅許云々、所謂競望之中可然事歟、灸治已爛、苦痛難堪、

廿日、（丙午、）天晴、臨時祭云々、蒼天無雲、紅櫻欵冬未零、艾跡痛而徒偃臥、

廿一日、（丁未、国忌、）蒼天遠晴、有敦中将書状之次云、昨日事、御禊陪膳頭中将役供、（信成、）御笏頭亮、使早速取御幣、暫之由有天氣、舞人朝輔、一、行通、六、（五忠兼遅参、）兼綱宮主退出之間落笏、取之更挿、於仙花門下又落、参公卿、殿下、柳御下襲、左府、（同下、）大納言、（家良、高嗣、）中納言、（公氏、高實、）参議、（隆親、宣経、實世、）定高、隆親之外皆着坐、召使頭亮、使左少将定平、（蛮絵随身二人、白雑色三人、）舞人朝輔、（侍従、）為継、能定、貞時、忠兼、一献之（後参、）行通、隆嗣、（左衛門佐、二献之後参、新舞不具雑色、）平繁茂、源兼綱、行本、四位陪従、（家長朝臣、仲国朝臣、）初献、頭亮、陪、（信盛、）二献、（左府、陪隆範、）垣下衛重、知宗、（兼宣、）三献、（家長、陪、）重坏師季朝臣、隆綱朝臣、挿頭花基氏、（公卿九人之外）隆範、舞召基氏、殿下御下襲被懸欄、（自余不然、）今度灸殊痛、終日如病者、賢寂来、有馬事不聞及云々、歸後云、殿下石山御参延引了、東一條院春日御参籠云々、此事迷々、先々后宮無如此事、於今無由事也哉、前斎宮又雅氏頻参籠、只長房入道夫妻所勧申也、不顧外聞之不穏歟、

廿二日、（戊申、凶会、）曙後雨降、午後休、未時許有長朝臣来臨、適有被仰事、其後只言語道断而已、非可測先、直物廿五日、之次、可有公卿剰任、基氏参議事自望勅許、御志如水火、因茲求参議之闕、経高任修理者可去官、左府非淡路者不可替修理之由和與懇望、（仍不被行、）参議之鼎峙三人有片時之遁者、可切本鳥事、為朝家大事、（大理御乳母□女院執事、内近習、二位中将殿兄公、）大弁、（御侍読近習、后御乳母、）中将、（一参議、始参殿下進名簿、此料也、労十年、下臈中将超、）故止忠房定高官、又可被加十大納言、汝為前官之身、當時不交衆、不成此恨、今廿日々々權可相待、有任槐其闕出来歟、必可令任、二位中将殿辭奉免、雖有勅許、為基氏被召忠房官、依子息事不可妨申、雖可為将来之例、不可令任者、此次密語巷説、任槐已以一定歟、四月云、予先私云、如此天下之勝事謬擧歟受剰加之上、無

緣老翁爭中是非乎哉、今廿日可相待由仰、是過分之厚恩也、畏悅承之外無可申詞、但世上事自他之望、松容之次伺承事、昨是今非皆以如夢、有申妨人之時、如霜露消滅、更無其恐、又雖過廿日、他少年有忿怒之人者、御恐惶又同前歟、實可悲、答云、殿中事實儀只如此、更雖無所恐、如當時者似無其人、實有卿又經廿日者、納言悉望出來之條、是臨時處分歟、更非臨時處分、第一參議兼中將權門之二男、已餘二十、昇進無疑事歟、身上事近日閭巷雜人皆依有申止人、不可被行由遍稱之云々、當時無御忘却之仰、殊畏申由示付了、執柄迷枝元服、正五位下、經中納言中將任大納言之人、濫大將大臣之闕、何時何人之例乎、此事先日皆有御存知、今即如夢、更非御意之理非、唯一兩人之所申行歟、可悲可痛、定通卿態以使者申左府云、御上表一定歟、若其事候者必兼可承之、乍坐超越依有恥、早速爲削除也云云、每人頭、刺適辨黑白之人無其沙汰、柔佞非器下劣弱冠、爲朝家大事被行剩任、時儀實不足言事歟、又石山非延引、已停止歟云々、是又如何、答云、有中止人歟、一凶年飢饉之中、尋常行粧之御出爲世煩、一上古靈驗群集之道場也、末代偏被處天狗之棲、今御參詣如何云云、此兩條本自兒女子之遍所存也、何因被立御願、依諫言停止乎、只如老翁權官、無而有餘、可慟哭可長大息事滿耳目、無間斷、又或說云、疑堯讓被忿歟、非舜堯之狂言云々、三歲之例甚不快、二歲又永萬一度也、幾一歲爭被行昇擢之儀哉、一歷中納言中將人爲凡人被超越、一執柄之息爲二位中將、卑賤參議三人登用、一左相府一旦雖被授非分大將、不異同圈牢、即被止其兩職、御父祖御自身並家之伯父一家師匠、子息、無故解却四人、恥辱一時計會、今度御攝籙光華椒房寵愛降誕、只爲御一門之恥、大相一人之任意、超過禰原平禰門歟、於賤老身上事者、更非世間之道理、又非當時之謬擧、只依無冥助每度有障難歟、可悲之運也、灸爛病侵、愛切魂消、不眠而聞曉鐘、

廿三日、己酉、朝天陰、申後微雨、午時許長政朝臣來談、

未時貞幸朝臣來、灸治之爛體叶本意之所存、當時無限
之由陳之、
廿四日、庚戌、自夜雨降、下八云、昨日一日馳上、自山崎
一身入京云々、盜賊公行之道甚不便事歟、勅喚之趣不
知何事、右武衛齊狀云、左府被艶淡州、仍匠作相博事
申入候處、剩可被收公武衛之由有沙汰、存外周章、雖
申女院已不許歟、申子息次將、猶以不許云々、匠作俊
止、木自甚無益事也、予年來戒其事、今如此、寶是迍拙
歟、法皇近臣於今者衆滋訖、
廿五日、辛亥、終夜雨降、曙後止、午後大風、夕又雨、親
疎無音信之人、巳時許相公適來、昨日參內、殿下御歸京事、御直廬、
來廿八日行幸中宮、被御所四面、可被立鞦韆、其間事云
云、武衛收公誰人申候由雖問、任人不承及、如昨日承
者、修理好歟由聞食、無其望、凡不可有其沙汰由被仰
云々、有關者懇望由、雖本自知食、直□□日向、又有闕
者相博之事同申入云々、除目御前之儀左府參勤給、右
府令申行給、直物被延了云々、湯山無指事、途中又無
爲、今日申時許猶參御直廬之山示之歸了、右兵衛佐
高賴、送使者、入道老病逐日增之間、久不音信云々、
廿六日、壬子、終夜甚雨、朝止、午後天晴、巳時權大納言
公氏、通方、兼、權中納言隆親、兼、良賓、參議基氏、兼、左
中辨親俊以下次第昇、右少辨信盛、右小史小槻朝俔、
兼、侍從左經成、同師繼、源顯良、內舍人少監物、圖書、
內藏頭有親、補藏人頭、漏刻博士安親職、同助教賴尙、直講
中師光、兼、民部大輔藤俊兼、主稅頭雅衡、兼、兵部卿
盛賓、兼、刑部丞、二、宮內卿隆綱、權大輔兼高、補藏人
丞、一、修理進、二、勘次官、知宗、河內業賢、下野藤業俊、
權守若狹藤基光、丹後權掾、出雲權守淳高、兼、左中將
賴經、將監、三、右少將雅繼、將監、三、六カ左門權佐忠高、兼、
尉、五、右尉、五、左兵衛尉、六、右兵方、左馬、三、右馬、二、
正四下隆經、補少將、從四上賀在氏、父在親讓、從四下大中臣隆
弘、知經、正五下經成、安嘉門院、從五上橘以良、止式部巡、
源教行止馬助、和氣伊成、賀在直、在親止主稅、宣茂、文宜、
後御祈、藤資忠、止宮內權大輔、平季賢、左馬權頭如元、權少外記清信

秀、給大弁助兼字辭退、大納言忠房、除目之體勿論、去
去年春一旦之沙汰、甚見苦事歟、自始可被捨之、一日
內々被仰之趣又相違、極以不審、內々令覲宮女房、中
右大臣殿、於今度爭有相違哉之由被仰云々、宰相衞府
事又雖歎處有御憐愍、北闕不出來由二品被語云々、事
若有實者爲本意、
廿七日、癸丑、朝天陰、微雨間灑、夕後又止、盛侍從來、
朔日參、中納言中將殿四月六日御拜賀、八日行啓御供
具、九日御五十日、每度御共事被仰地下、旁失便宜、雖
頻令申給不許、爲之如何、先々地下者御共候歟、答云、
地下侍從御共事先々不見及、又無其人歟、自身少將叙
留之後遐外以前、依入道殿仰參御共、又故殿左大臣御
時、爲地下身每度御共、一身供奉、是次將猶參內之便
異他、但如拜賀事、多庭上役者、至御五十日者人定闕
目歟、奉爲上如何由令申歟、大理同六日拜賀云々、傳
聞、今夜內裏御宿殿下御座、明日行幸中宮、被栽懸木
云々、爲夏節本所雖借請西方小屋、依雨降今夜不宿、

廿八日、甲寅、朝天陰、雨間降、巳時蒼天忽霽、夕日殊
鮮、夜深宿西小屋、轉法輪辻子南、富小路まへ、少輔入道密々寄宿屋請受、待鷄鐘之間
聞前隣令見一條面、行幸松明見云々、遲々如何、不經
幾程鐘聲忽報、即歸宅付寢之後、宰相來宿云々、
廿九日、乙卯、天顏遂霽、雲腐收、盛隣後宰相來談、去廿
六日仁王會日、依無催直衣參中宮、殿仰、此御方仁王會
無人可參、申承由退出之間、範賴參云、閑下向有障由、
不申內裏無人可參又領狀、殿下散狀有御尋、申云、侍從
宰相治部卿之外、不日宰相只今領狀、見任公卿一人不
催儲、不便由被仰、右大臣殿俄令參給、中時被召御隨身、即退出、
改裝束參內、依內々別仰、公卿座附參會、大臣殿、家
嗣、具實、經高、宣經卿、實世朝臣、檢校定高、範輔、自
官參、定高早出、秉燭以後雖承表白、常灯滅暗然、行香公卿八
人、親長、餘、次參中宮、大臣殿、具實、經高、爲家、宣經、長
淸、基定、中將雅繼、行香親氏、奉行忠火蛇取、俄遣召
兼綱、藏人公今、長說、經數刻、次參北白川院、宗氏奉
行、具實、經高、爲家、宣經、□長、長淸、基定、盛安嘉門

院被行了、（宣經、長清云々、）兩御方早晩各別勞不得心、宣經所々
兩度參云々、資世參安嘉門、歸路自然參內云々、夜前行
幸、左大將、（依遲參行幸遲々、右將渡後被立御屋、入御御所、於中門內故被引裾、團扇蘇芳粉、）具實、經高、
爲家、宣經、資有、顯平、親長、資世、兼氏、（相具馬副、）左將師
季、有資、家定、二人、教房、親季、伊忠、右將資陰、親氏、
伊成、少納言兼綱、職事經光、左衞門隆繼、兵衞光成、
左、高頼、定具、右、業時、（非藏人、今度任將監供奉、）夜部被行女官除目、
典侍藤因子、（参中宮、直字也、予以密相中入、今度用國香朝臣字、）上卿具實、宰相爲家、
忠高使宣旨、此次下云々、昨日參內、主上有御鞠、退出
之間自殿被召、（口入之程、）又參御鞠、退出參行幸、今朝又可
有御鞠云々、主上始御鞠、殿下、右大臣殿、家嗣、爲家、
成實、兼氏云々、巳刻（一點歟、）歸參訖、戌時許送使云、窮屈
之條不可供奉還御所退出也、今日有御鞠、此夕又殿上
人又鞠云々、（資雅、有資、宗平、親氏、少將公有等歟、房季聞密相構來云々、）重長又被召亂舞
云々、還御深更云々、
卅日、丙辰、朝天陰、巳時晴、早旦殿下（右大臣殿北御、）令參日野
給、宰相又供奉云々、今夜此侍可退出、（自明日於里亭神事、可適濯佛云々、）

依無事使予移居北屋、以此屋爲神事所、祝光兼來、祭
供奉可無障由可祈念之間謝之、老病遂無減、而春景空
盡、昨日事粗傳聞、殿上人先鞠、爲家、成實、資雅、有
資、（衣冠、）親氏、公有、其後御鞠、御所、殿下、家嗣卿、具
實卿、（雖不堪被說、）爲家、成實、資頼、資雅、（被召加、）其後又殿上人
宗平遲參會、重長舞、深更還御、殊無人、具實、經高、顯
平、基輔、資有歟云々、深更此侍退出、付寢了、不知
之、

○七月

一日、乙酉、天晴、未時雲雨雷鳴、（不濕地、）秉燭以後乘車之北
小屋宿、
二日、丙戌、七月節、天晴、東方明而歸廬、飢人且顚仆、死骸滿
道、逐日加增、東北院之內不知其數云々、薄暮與心房
假名狀云、御讓事已以一定、明後日許若及外聞歟云
云、於被怨者以成就可爲本意歟、夜深資寂又告送、已
及披露歟、暗夜叩門武衞來臨云、昨日供奉行幸、左大
將已下十八、（兼隆奉行點催出、）扶腹病參之間還御、於持明院門前

忽更發依無術、馳歸病臥、今日雖有召不參之間、實持
朝臣今夜來、五日御拜賀資雅朝臣可供奉之由、殊可示
送之旨被仰之趣示送、御拜賀何事哉由奏之、又云、關
白御慶也、乍然馳參、仰云、今日此事定訖、來五日殿下
御上表、即日詔書拜賀也、扈從可催人、新大納言高實、
中納言、中將定高、隆親、賴資、家光、實有、經高、爲家、
此外經通、國通可相觸由被仰、御逝之早速無物取喩
歟、一日延引奉幣明後日四日發遣、（平野七日詣、）賀茂使殊被
催參議、經高觸穢、宣經脚病、不催四位今二人公長、基
氏、自陣可立諸社殿上人云々、實基卿雜色長、（尼張前司第一長、）
已入佩、可拜先公墓由稱之、向德大寺愁歎之中、不及
此沙汰由返答、其男歸路頓倒、一兩日死訖、聞之相歎、
送饗牙於其宅云々、況予家僕從者皆稱腫損由、此際聞
曉鐘即歸了、（前駈云々、）夜有涼氣、
（頭注）一宮御方荒和祓右少辨忠高忘却不致沙汰、夜半勅
使被不審仰之後催其事云々、父子尾籠之至歟、全無
其沙汰、供奉人、大將隆親、盛兼、家光、資有、爲家、

基保、成實、親長、基氏、右將師季、宗平、實持、資俊、
實任、實清、親季、氏通、少將實定、右實蔭、隆盛、伊
成、親氏、宣直、光成、雅繼、少將、少納言長成、
三日、丁亥、天晴、午時許言家朝臣來談之次、聞中將雅
繼先日鬪諍事、武士咎申追捕、隣家及傷之上取雜物、
進下手人之上、可造預破壞屋由申、中將申無實由、不
遣下手、仍不可參殿下御邊由被仰下云々、中將通時、前
備後守賴俊、（親俊猶子、）除籍、（雖在關東、於其前途者不可依昇殿、當時不出仕人仙籍無要由云々、）草
廳西小路（壁小路轉法輪、）死骸逐日如增、異香徐及家中、凡不
論日夜抱死人過融者不可勝計云々、
四日、戊子、朝天陰、終日有陰氣、去夜三條坊門猪隈有
炎上云々、付疑之間雜人稱遠由不知之、群盜乘車欲
入、距戰之間付火、一町許燒、殿下、左大臣殿以下參內
之人濟々云々、遠所非人不問女子安否、未時許興心
房過座、此間殿下御邪氣殊令發給、日夜候御前、或夕
或夜有異事等、親季奉打御脚、若睡眠歟、二人女房奉
取付、爲追出立奔之間無其物、又黑手取御背之由御

覺、悟令然給、忽召護身令吐給之後、令復例給、時々刻々有如此事、中宮又御遥例、是皆現形生靈之邪氣云々、清談移漏、臨昏被歸參、

（頭注）後聞、未時許殿下御出、庇御車御隨身上﨟冠、前駈六人、師季、家平、有教、御共令參持明院殿內裏給、

五日、己丑、朝天陰晴、午後快晴、未時許定修來、座主具給攝州小所、殿下大番舍人吸々事等愁歎、更事不可行事也、世事不觸耳、

（頭注）昨日十社奉幣又延引、來十日云々、

六日、庚寅、天晴、未時許武衛註送、夜前御拜賀供奉人、御參所、內裏、（資綱朝臣申、）中宮、（忠高申、）大殿、（中將雅繼申、被引御馬、川原毛、寬仁例、）北政所、（實持申之、）公卿中納言中將殿、（前駈以忠、基邦、時光、仲雅、爲宣、中經藏人、大夫、）資憲、（左近大夫、）二條中納言、（定高、）四條中納言、（隆親、）別當右兵衛督、殿上人有親朝臣、頭師季、、、資雅、、、（御下﨟、）宗平、有教、能忠、、、（侍從、）資季、定平、雅繼、隆綱、（宮內卿、）爲經、實持、（御沓、）實任、賴氏、實清、親季、光俊、、、信盛、兼高、賴行、忠高、範賴、賴俊、（侍從、）能定、忠俊、藤光成、

源兼綱、平繁俊、（藏人、）前駈有長、、、兼教、、、正光、、、永光、惟長、高嗣、（中宮權大進、）以邦、忠廣、知仲、知家、（知仲兄、）（加賀前司、）盛長、定俊、（紀伊前司、）家盛、（大夫將監、）家國、（馬助、）重光、兼康、以良、教行、親嗣、（民部權少、）兼仲、知資、忠泰、（大夫將監、宗保子、）時長、（和泉前司、）藤賴季、（左近藏人、）藤宗基、（右近藏人、）源忠光、（兵衛□□□合點將相國判官代、家人）（被催進歟、）御隨身左府生久員、（本、）右臨頭被召具、（府生賴種服、）左番長兼利、右久則、（久清末子、）又依問送答事、新大納言忌日憚云々、（此外如何、）賴資、家光、經高卿不被催、殿下御上表座、（定高、賴資、家光、經高、長卿、東帶、已上直衣、）爲使、（少將家定、）作者、（爲長卿、）清書高嗣、新殿下吉書御覽座、中將殿、定高、家光、經高、（依狹早出、官方爲經、藏人有）親、（氏院爲經、）執事忠高、年預資賴、上御厩經俊、下御厩教行、氏院辨爲經云々、

（頭注）隆親、實有家禮、高嗣等雅蒙百千度責、猶以對捍被召仰、資賴、親房等適出來、不足言事歟、

七日、（辛卯、）天晴、小所名字等如此日、先々音信事稱飢饉無物之由、多以歇止、或少分有若亡云々、令揃文書、是總閑人之所携也、申時許武衛來、（直衣、）參北政所御車

寄、御参内神祇官、今日月次神今食被行修理職、於北廳前構假屋被行之、神今食上卿家光卿、大殿一昨日令叙從一位給、御同位御座次無便宜之故云々、但兵仗猶御謙退無其沙汰、來二十一日可有御拜賀云々、祇園御靈會十二日、前日有例行幸、殿下御騎馬、浮雲雖來往、片月猶清明、

八日、壬辰、天晴、午時許雲雷雨降、不過地、大宮禪尼來臨、從下向播州、有其好之由歎之、本性所存全不及加詞事也、其上又欲赴關東云々、皆是賢慮而已、昨夜大谷前齋宮群盜入、剝女房衣云々、武衞消息云、奉幣使延引之度、每度勤仕不便、可催替經高由被仰訖、仍不神事云云、

九日、癸巳、朝天陰晴、雲雷雖有聲雨不降、帥殿御忌日、於嵯峨聊修之、又誂申興心房修廿五三昧、於此宅可修由被約束、昨日自殿下適退出本房之由被告、予頽齡已七十之非人纔獨殘、往年內外子孫雖無知恩之心、數十人在世、次第逝去仕事催悲痛之思、入夜雲膚霽盡、月色淸明、初夜以前被始讀、或中央之程南方喧々、放火云云、出雲路而牛壺不知其主、小屋打上、火燃揚、路人告之打滅云々、兩殿下御所相替大殿四、新殿東、御、適令復尋常給、昨日暫可休之由被仰退出云々、在高卿去月以後病渉旬甚弱云々、月入之後事訖、被歸富小路虛空藏堂、

十日、甲午、朝天快晴、昏黑忽陰、大雨降、不經程止、傳聞、去六日長賢法眼母終命、自去月比喉有痛事、食事不輙之上、痢病日久云々、一昨日八日葬云々、以下人說聞之、去月中旬其息女等尼在京之輩、皆下向由聞之、今年七十七云々、大殿給御書、行幸委次第有者可進、中納言中將殿明日御供奉、非身上事、本自一紙不注置由、公卿將事本自非身所期、所不沙汰也、明日行幸依太白方、槌鐘之後出御云々、

十一日、乙未、朝天遠晴、未時俄雲雷、大雨即止、臨昏猶雨降、夜深雲晴、雞鳴以後行幸云々、關白殿內大臣、中納言中將殿、中納言隆親、參議實有、爲家、三位基保、四位宰相二人供奉云々、

十二日、丙申、朝天晴、未時許雷鳴不雨、自昨夕北車宿西妻令破棄、雖非幾事、雖聊事爲不近西路頭也、申時切棄了、今日可有競馬蹴鞠與由自去月被議云々、定又有七珍萬寶之儲歟、夜月清明、

十三日、丁酉、欠日、天晴、未時許黑雲起自乾、雨灑雷鳴、去晦荒和祓時剋、郭公數聲之後無其聲、鶯舌又至、此晦朔高聲如叫、此四五日又能其音、猶在竹樹之中、隨時節廻囀、依催其興往々、傳聞、昨日競馬、一番隆親卿、久清、皆勝、二番基氏朝臣、武信、勝負及數剋、武信追負、三番爲家卿、頼種、三度之後押逃寄乍逃逃勝、四番、親氏朝臣、久則、皆勝、非與勝負、五番、又基氏、皆勝、是又非殊興云々、其程久兼俊渡御、御前時五人、此外實季無益不乘、擲二度返御、中納言中將殿、盛兼卿、實有、爲家、基氏、殿下御騎馬云々、泉邊渡、綾橋敷紺簀子、向厩立御椅子、珍寶也、等類云々、不委、仁和寺宮自九日御發心地、一昨日令發給由聞、昨今送愚狀於法印、今日無餘氣令平減御由有返事、於大聖院一昨日今日同御祈念無他事云々、尤可貴、夜月明、

十四日、戊戌、天晴、入夜之間俄急雨、無程止、扶老病讀經、小阿射賀飢而無音、彌悶乏云々、

十五日、己亥、天晴、日出之程地震、室宿火神動云々、又不吉旱魃災殃云々、昨今所作隨堪終之、午時許武衛來、一昨日祇園臨時祭使右少將頼行、隨身並給、闕腋祝袍、舞人關白殿番長久則、近衞、種武子、左右大將隨身各二人、本府四人、久則乘騰馬、アサ太郎、天治始被立年之儀歟、家老奏宣命、兼高奉行云々、舞人被渡御前、自是又詣吉田了、昨日北山大納言入道會合云々、京中道路死骸更不止、北西小路連日加增、東北院内不知數云々、小阿射賀庄民自六月二十日比至于近日六十二人死去、依觸穢身憚等無上洛者云々、夕陽漸陰、雲暗月黑、明後日雖爲秋節、依爲歸忌日今夜宿北小屋、月適見之後更陰雨降、聞曉鐘之後雨隙歸、

十六日、庚子、天猶陰、雨間降、巳時許如沃而暫休、近日不食病殊無力、今日服薤、又以汗穢、午未時許雨又如沃、又暫休止、夕陽忽晴、入山之後雲又晴、終夜大雨、

十七日、辛丑、遲明雨如飛瀧、雷電、一聲猛烈二聲微、暁雨猶如建瓶水、巳一點許雖纔止、雲猶奔北又如沃、鴨水大溢云々、午時青天忽晴、白日尤鮮、四望雲收、終夜月明、

十八日、壬寅、朝天晴、午時許大炊御門中將來臨、扶病言談、不經程賢寂傳々說、世間有事、東風有亂政誹謗之聞、如然事、欲差青鳥、聞新所御慶暫止其事云々、因茲又臆病彌可被過絶無緣歟、大相自一昨日瘧病云々、夜月照南端、深更典侍適退出云々、言家明曉赴攝州、稱有風歟、

十九日、癸卯、天晴、暑氣昨今殊盛、日入之後謁典侍、似父不知世事本性歟、今夜大殿一位御拜賀云々、關白殿御拜賀日、宣旨褰御簾、相公取進琵琶、左大將殿拜賀時、又相公御簾同琵琶、大殿御直廬可爲五節所、仍宮御方下臺盤所被移北對妻、女房局彌狭少云々、

二十日、甲辰、朝天遠晴、巳時許與心房被來談、又殿下日來無間斷云々、又念違房來、面々雜病者等令見暑熱、甚不聞世事、月出淸明、

二十一日、乙巳、淡雲遠晴、午時許武衛來、一昨日御拜賀、蒔繪螺鈿劔、公卿三人、新大納言、高、中納言中將殿、別當、殿上人七人騎馬、師季、雅繼、實持、家定、信盛、忠俊、忠高乘車、不知北山、不參、殿下御見物、御車、相門發心地之疑非其事、耳臆給之故小溫氣付滅云々、他事殊無聞事、具實、基氏各給新與之庄、佛嚴房普成佛院、佛聖訴美福八條後白川三度御起下文分明云々訟、基氏分自安嘉門院二品召給云々、一昨日又參陣、書尊勝寺八講僧名、具實上卿、相引參寺、親長卿、宗明朝臣、暑氣如昨日、近日盛歟、

二十二日、丙午、天晴雲收、巳後間陰、午時許能登前司長政來向、晦比下向勝間田湯云々、賢寂來云、衆敦朝臣次男勾當稱參淸水寺步行出門、於弘誓院丑寅角被斬殺、人不知之間乳母男漸々聞付、尋取捨川原屍葬送云云、不知何人所爲、又落胤之勾當兄童成人有不善物、雖疑當時秘而不披露云々、

二十三日、丁未、天晴、早旦小浴、今日止蕤、與心房被

過、依被忩不謁、暑熱猶盛、
二十四日、戊申、天晴、武衛書狀、去夜氏院參賀、
一献、二位大納言基嗣出仕殿上宜歟、中宮大夫、　瓶子、範賴、經光、
二献、中納言中將、左衛門督、　瓶子、賴行、今一人不見、
三献、經高卿、爲家卿、　瓶子、經氏、宣實、
四献、長倫朝臣、信盛、　瓶子、爲仲、盛長、
五献、雅継、、實持、、　瓶子、兼康、教行、
此外九條新大納言、新中納言家光參、先是以左大辨被
申一上事於右府云々、日入已後典侍歸參內、
二十五日、己酉、天晴、陰雲間起、未後更晴、萩花漸開、
暑氣猶盛、雖不念誦不魚食、
二十六日、庚戌、天晴雲收、兵部卿送百首歌草、雖忘歌
與一見合點、
二十七日、辛亥、天晴、午時許左京權大夫來談、扶暑熱
相逢、參殿下云々、依近隣聞及歟、忠房大納言母去冬所
讓賜之禪閣庄々、皆嫡家被取返、殿下御沙汰、又有執聟之約
東云々、宣殿上若君、惣以天下之習俗、父之遺誡、先祖本願之
追善、不憖人之意端、即是時儀也、彼禪尼又非尋常之
本性、年來任意張行、高聲謗言、不耻憚外人云々、入夜
宿直雜人等云、兵衛督夜前參入、殿御方遊御共、其所北山稱妙見堂、雖所之近邊也、可爲御山庄之地云々、愛宕護山脚天狗之所集歟、甚無由之所也、　明日祈年穀、中納言
中將殿上卿參勤給云々、藏人右佐範賴之所從之衛府、
又書謀書宣旨任僧綱、範賴私賜檢非違使之處、其男逃
去了、近日有沙汰云々、藏人若被解却歟、斯範賴又兼
三事歟、尾籠人幸甚之秋也、
二十八日、壬子、朝天遠晴、明後日朔日、中宮行啓里亭、非指故、只不階之宮中歟賢寂來云、九月十六日公卿勅使發遣、權中納
言隆親云々、予心中今年有物詣之志、時已計會、江州
喧嘩又定成事煩歟、尤爲歎、今日兵衛不參陣云々、他
人參歟、奉幣延歟、
二十九日、癸丑、晦、陰忌、　去夜風雨聲間聞、朝雲赴西北、巳時
陽景見、雖風烈雲起雨僅灑、不濕地、
〇八月大、
一日、甲寅、風雲赴西北、陽景猶晴、洗頭念誦、東風終日

吹拂、猶無涼氣、秉燭以後宿北小屋、即送典侍車、（行啓于一條、西殿云々、）此所年來頗有不吉之聞、亭主猶不被坐、今再被渡、長者有博陸御慶、被用吉所歟、曉鐘以後車未來之間、南方（寄東、）有微火、驚見申候間車來、仍歸廬、（此間火光熾盛、不幾白河云々、）夜半許行啓、女房車寄西南小門云々、火光忽與盛焔如雪飛、又如雷動有聲、雜人說、尊勝寺所殘之塔云々、（此間雨降、）自承曆之比至于承安、（予成人始、）天下公私滿耳造堂塔、及老後只聞其燒失、不聞造營、雙眼伽藍寶塔悉爲灰燼、其跡爲荒廢郊原、空削營萬戶之庄園、悉爲惡人之衣食、一分不宛寺用、付視聽有悲、

二日、乙卯、朝微雨、辰後青天見、曉火件塔燒了、適非銅盜之所爲、二條之南有少々在家、其敵放火之間焔付塔云々、巳後更陰、午時許西天晴、雨脚降、入夜武衞來、去二十八日依俄召參大殿、御方違、（陸濟卿女、サヽキ家、）翌日還御、參殿御方、又參大相、退出之後、腹病俄痛、終夜病惱、昨日祈年穀定、平相公病、大辨穢、右筆闕如由被催、仍又欲扶參之間、定又延引、猶可參行啓由被催、仍供奉、兩大夫、（寄御車、）具實、家光、經高、爲家、基保、公長、啓將隆盛、家定、若宮御內裏、宮爲被渡御邪氣御退出、二十日比可有御入內云々、腹病籠居之日勝事出來、（家ヵ）前朝臣僻奏聞、記錄〔說〕可辨光俊子、〔脫ア〕大殿仰候〔ヲ〕任意之無實、（四人論御厨、三人文書御覽披了、問房一人力本文書此躍ヲ可見出之由云々、）光俊參殿之次、申此仰趣、仰四人文書可見一方由、不可□□申事由、皆悉可評定由承之歸參、以々良申此由、尤可然、本自可見一方由承之、翌日參內欲議定此事之間、惟任又大殿仰有承旨、不可見三方由難澁、不遂議定退出、辨此由申殿下之間、以有長被申大殿、大殿令驚給、以誰人申示由被仰之間、辨失色取寄件日家記、切出進覽其書、此事忽逆鱗、兼致籠居、御領二ヶ所被召之、事趣驚付有勘當、殿下御恥歟、重代被召仕事非他、殿中執權可謂無雙者也、慟哭而有餘歟、不限此一事、記錄可無實仰重□寄人等歎息云々、明日侍從爲氏可申拜賀、有存旨更々不可來逢門之由示合了、今日祈年穀當日定、（持明院殿兩殿下中出、相國內弁、）八幡盛兼、賀茂範輔、（內文、定）松尾範宗、平野顯平、上卿通方卿、早旦催具、

北野使大内記自社頭歸、日入以前參殿云々、放生會中宮大夫(通方)、領狀、宰相未催云々、右筆三人之外四人未役云々、

三日、(丙辰)、朝陽雖晴、瀛雲旁凝、權辨返年來所借之拾遺集、此辨一昨日入勸修寺、老僧等垂涙云々、明日長者爲經忠高辰從、頭大夫等入東洞院大路、爲見物儲棧敷云々、五位藏人兼隆又入、(◎以下闕文アリ)、侍從拜賀事夜前聞之、車倫(輪イ)宰相少年總角綠、用世間之人所用之組、使童花田、小舍人童二人袜上下白生單衣、(下著白帷)、共侍有弘、今一人賴重子男云々、日入可參內之由出立、

四日、丁巳、朝陽晴、靜俊註記來談、山上社頭飢饉又猥藉、未尋常云々、日夜暑熱甚於夏、入夜武衛來、夜前拜賀於殿上口一両相逢、自北可參弘御所方由有仰事、拜舞了、經西對西參弘御所御緣、御所(簾頭)、女房遂參會、裝種々仰、令刷衣袖御退出、參中宮御所、示惟長御使他行、殿下典侍相共出御中門、早拜可昇由有仰、即參上、又裝種々仰、自東庭參大殿御方、以良申、又出御、(北政所御)、又被召御前、次殿下御所、(殿御中宮御方、故可參山許也)、次參持明門院殿、爲繼扶持之、被召御前、女房皆被出簾外、賞翫過分、西院御覽已無其故者也、甚忝、仍今日參上故畏申、十日之比入道(外祖)、可出京、仍欲向吉田、其次可來由諾之、來七日行幸供奉、八日參日吉、九日可始蒜、腹病此間殊更發云々、夜前兼教朝臣來示、讒言無實、無陳方之由語云々、

五日、戊午、天晴陰、自夜大風頻扇、夜猛烈、朝間依徒然、以盲目書小草子、暑氣殊甚、賢寂來談、物詣之間事、

六日、己未、朝間猶大風、少雨漸止、巳後晴、典侍示送、内裏聊御咳氣、殿下令早參給云々、入夜又無殊御事之由告之、

七日、庚申、天晴、未後俄大雨、暫而休、徒然之餘自一昨日染盲目之筆書、伊勢物語了、其字如鬼、未時許但馬前司來談、世事等少々聞之、申終歸之後、小浴之間、右京大夫俄枉駕、流汗構出面謁、舊勞空而有恨之由述懷、

尤可謂道理、奉示所存了、入夜謝遣之、微月適明、

八日、辛酉、天晴、念誦、暑熱甚難堪、未初剋與心房被過談、自然移時剋、又被召離身、只今退出之次云々、此事於身極難堪、身苦窮屈筋力疲、極無一分恩顧、乘輿出仕、法師原飢饉無計略之上、法務御房深處奇怪程可謂言失之由、逢諸人吐詞給、奉見逢時、下地蹲居、全以無禮、逢我合長楊子吐唾之由稱給、始終必有此祟歟、內外無由云々、每聞事驚耳、被仰付御祈供料以下大小事、無實無物云々、新殿下傳奏、近習被仰爲經信盛、又辨官無例由更有沙汰被止、被入公良〔長イ〕云々、（吉水近習之輩、殊有虛言之聞、恐懼東緣者必然有凶事歟、）未時雷電大雨再降、自然移時刻、及日入被歸了、天晴月明、大殿下依知息院殿例、可乘檳榔庇車之由、內々被仰由先日聞之、思此事不可然、御堂京極殿不令乘給、知息院殿以今案始令造出給之由、故殿所被仰也、法性寺殿又大殿之時不令乘給、今被追彼御例、於事有冥恐之由、可被申由予誂之、予如此申由被申入、然者可止其事歟、抑袍文又雲鶴、彼殿御文也、欲著其文、同可憚歟由彼仰云々、予私云、御車嚴重、路人緇素必可驚、冥慮又可恐、於御袍者綾文雖異、其色皆同、遠見不可異冥、又強無分別歟、何事候乎由今日所答申也、雖棄置之身、猶申被所存許也、直言正論不可心阿順旨而已、雖仰不請之御詞、又不可乘由被仰出、事不思食定歟、今日言談之次、親季御恩其祿漸々及千餘斛、五六百歟、又衣裝雜具日夜賜之、壯年之身更不可爲貧者、而所從一人無事宜者、其身衣裝以下無尋常時、遂爲成茂聟、是自身所存好云々、今聞此事、其性不可立身歟、甚悲事也、

九日、壬戌、國忌、天晴、殘暑雖難堪、朝霧似秋天、午後乍晴雷鳴、雖非猛烈經時刻、校伊勢物語了、不聞世事、入來客人雖稱男女近習之由、一人無音信、及日入俄陰大雨降、無程止、月雖晴墨雲頻掩、

十日、癸亥、朝陽晴、午時許聊陰雨灑即止、萩花盛開、每朝槿花養眼、午時貫寂來告、侍從來告、爲見外祖母向吉田之次云々、無程來、拜賀束帶裝束也、（這二人、侍二人、如其夜、）進退

有度、容儀本自尋常、令舞踏見之、練習頗超于當時出仕之輩、依有雨氣令急出、資寂云、神祇官造作之料、入道五十貫已送之、仰付右兵衛年預資一令造、（眼代同付之、）此事尤可然、又同員數自吉田女房許可沙汰云々、此事尤可然、又有材木等云々、若宮侍始淸撰御點被加有私云云、此等皆過分、専不存事也、只被優一身之恥歟、若年之幸人榮華上下甚無益歟、入夜雲陰、月黑、雨又間灑、

十一日、甲子、朝雲晴、雨間降、雲不定、未時許武衛來、放生會別當昨日領狀可相具、檢非違使催廻稱無領狀、又以辭退、宜經卿依申所勞、先被止出仕了、經高輕服事闕之由兼高催之、仍申領狀了、於闕如者爭申子細哉、但沙汰之趣不尋常事歟、大理領狀歟、入月催廻、蓋出來哉、爲申身隙臨期領狀歟、雖外戚人放生會下向強不可有煩、是只天下新儀也、江周房釋奠詩、依齊光卿跡可補貫首之由書註、被示息狀云々、凡近代儒中尺奠詩、皆白癡任意之註、極見苦事歟、此男御產御祈奉幣、依大內記障書宣命草、淸書之時依不內覽、私改獻字書獻字、伊勢祠官共宣命進殿下、賀茂使爲家於社頭披見、摺改其字持參覽殿下訖云々、本性奇怪者歟、以言依宣命奇怪被止大內記、尤可被滅事歟、不忠不善者尤可被棄、予云、先度已參勤之上、卒爾下向、略前駈何事在哉、參議不具一說也、兩度卒爾不可有難歟、今夕御方違行幸又可供奉云々、夜月又隱、

十二日、乙丑、朝陽晴、資寂告云、放生會被止了、實世朝臣被責出云々、

十三日、丙寅、自夜雨間降、雲或晴、無音信之人、不聞世事、入夜月不見、雨間降、

十四日、丁卯、朝天猶陰、陽景僅見又陰、徒睡眠之間、平宰相消息、近代駒牽事次第被借失了、仍如形書之送之、此公事適爲取足打歸驗、上﨟宰相年來出仕之間、此卿未參勤云々、入夜之後窻外雲晴月明、

十五日、戊辰、朝天陰、巳後陽景晴、去夜臨曉始著入綿物、今朝暑氣猶宜遣懷、放生會供奉之景氣已交云々、資寂云、昨日吉田泉大殿、關白殿、太政大臣、內大臣、爲家、

親季參、隨身侍（信季、成季、以家、私侍光兼、）競馬云々、今日暑氣又如日
來、臨昏武衞來、秉燭以後雲南奔、月東昇、良夜屬晴、
近年難遇歟、參行幸夜、放生會領狀猶快然之由二品被
感、後朝實世朝臣賞出由兼高告送、上卿通方卿、辨信
盛、忠高中瘧病由間催儲、臨期雖病落得、左衞門兼
行、猶依爲略儀不被止信盛、左衞門代、兵衞定具敎氏云
云、行幸供奉、右大將公氏、隆親、爲家、基保、長淸、顯
平、基氏、（公氏之外皆還御供奉、）一番成季（左衞門）、久員、（勝負甚久、成季追、久員拔頭之間、□□馬追懸頭
取氷付突退融了、成季被任競馬不得口歟、）二番賴岑、久則、賴岑雖無過失、又久
而退龍了、三番信季（左衞門）、武信、又甚久、武信追負了、武信
一人、（下々チ著繒、有存旨歟、以鞭相之失著物也）（訳說アルベシ）四番廣澄、賴種、（勝）、五番又成季、
私相具光兼被召出、三遍之內、光兼伺見成季馬進寄、
三遍訖只二度折入打ちがふ之間、光兼打入馬ヲ引返
て、前伺見所を追、成季不存而負了、其後杯酌入與扶
醉、今日又殿下日隨、今夜猶參內、在俊辭陰陽頭、國道
在繼競望、主計頭宣俊死去、競望無不望申者云々、明
日可參詣日吉、衞府之後初參、（束帶可具前駈、但不乘車、爲氏又相具、）明後日
歸、即不服蒜、（中酉假云、）月明而思往事、（無手無足無官無祿、）
十六日、己巳、天晴、去夜着綿衣、今日終日着袂小袖、日
來自日出程至于夜半着帷流汗、賢寂來云、武衞及巳時
參社了、以成茂宿禰可令申祝、年來親成申之、子息可
相繼、惣管其忠難去之上、任官拜賀日、輔成雖祠官不
出仕、猶父一周之內有憚乎（ママ）之由也、先於今度者尤可
然、入夜宿北小屋、月明、漸及深雲滿月暗、聞曉鐘歸、
十七日、庚午、曉少雨、朝猶陰、朝沐浴始精進、但老身依
不食難堪不斷葷、辰時許武衞歸洛云々、終日着綿小
袖、夜下蔀取入燈、似涼氣存外、（着綿小袖、又着綿衣、）
十八日、辛未、天陰、午時許西方有火盛燃、送車於宮女
房許、北小路室町別當家乾隅小屋一兩云々、被壞止了
云々、徒然之餘以盲目、日來時々書大和物語、今日終功
了、是又狂事也、互可嘲多、自九日書始、家中明日可相
具者等不令見火所、終日着綿如昨日、草子如形校了、
平生所書之物、以無落字爲惡筆之一得、耄老心脫落數
行、書入之心中爲恥、明日有參詣春日之宿願、遠路之

煩貧家之不具、年來懈緩、近日官途事已絶望、在世之計已思切訖、最後爲拜氏社也、終日天陰、明日若雨氣歟、

十九日、（壬申、）臨曉雨降、未明祓了、乘輿共人隨在、（光定、知村、乃任、資里、知方、）京極六條出川原、自法性寺路天曙、老病之後久不見路頭、長途只思往事、七十懷舊之涙付事難禁、治承四年春五條亭燒、夏比居住外祖母法性寺宅、遷都之比自是出仕、（法勝寺以下御祈等、）常往來此路、先妣凶事之時、明月之前愁生、非存非亡、又經此路、於稲荷鳥居前奉禮南山御幸還御、雖非人數度々參儲深草木綿、山薄我毛加宇穂色盛而如圖畫、宇治橋以西、建久元久之往事如浮眼、奉禮八幡、伏拜過贄野池、立入所非丈六堂、儲奈志如堂、此堂又安元治承之昔度度來入、其時破壞、今度見之新葺檜皮、内外如新造、佛壇立犬禦、前栽紫菀不似老翁之舊骨、堂舍更新身朽損、下人等食事之間、式賢存外來會、（一昨日令見歌之時沐浴之間、明後日參春日由云送之故也、）相具酒肴、共侍力者法師會釋、雖忩思抑留雜談、及半時歟、自宇治雨止了、以舟渡木津、過般若路、芋、我も加宇、刈萱、蘭、女郎花色々開敷、情感非一、申始許入東大寺南向小屋、（賢寂所儲也、）乘輿之窮居、老骨摧而偃臥、脚病甚難堪、故待暗夜參社、自此門前東行、春日野南行、於二鳥居前着褁無、取付男共如蚊入慶賀門、昇西階參御前、故禪閤每度雖人多必携手令懸給、雖非強力之身一身供奉、今夜懸人猶以危急、紅葉黄落之悲心中彌切、以故神主遠ー子令申祝奉幣、次參若宮奉幣了、歸參御前久祈念、此間月出、（有雲、不見、）

今も唯月の都はよそなれと猶かけかくす秋そかなしき

あけぬ夜のわか身のやみそはてもなき御笠の山に月は出れと

有へてはうきふしまちの月なれやふくるわか夜になけきそゑつゝ

夜漸深、風入骨之間退下、臥宿所了、終夜聞鹿聲、

廿日、（癸酉、）自曉雨降、雜人等遲怠、天曙了出宿所、於東

大寺前途(揭焉カ)鹿昇居輿禮之、渡佐保河、雨漸滂沱、下䑓不(於宇治)能眺望、風相交、衣頻濕、又入昨日堂小食出路、雨適止、入平等院、只見廻本堂、御所前栽花色動心肝、此寺之破損未見如此事、星霜之推移之故歟、寺務之懈怠之至也、每見令痛思、依行步不叶、不參阿彌陀堂退歸了、於稻荷烏居北乘車馳歸、申時入北邊迯門、骨髓如搾偃臥、典侍爲沐浴今朝退出云々、平臥無力、隔際子相謁、今日仁王會云々、(日來不聞及、)昨日左馬長綱來問云々、秉燭之程典侍歸參、去夏聞及事、無變改之景氣之由之外無聞及事、入夜雨又降、窮屈前後不覺、

廿一日、(甲戌、)朝霧辰終陽景晴、筋力猶難起揚、終日偃臥、芋穗盛出、萩未落、

廿二日、(乙亥、)朝天遂晴、午後陰、秉燭雨降、覺寂來、可有小除目由有聞、又延引歟、(陰陽主計頭歟、)讃岐信綱最小分早未濟之云々、雖不足重陽之日一具且可下行由示含了、申時許與心房來坐云、去十八日自一條殿退出云云、久言談、但無聞出事、伊平卿籠居閉門云々、臨昏被歸之後雨降、

廿三日、(丙子、)終夜今朝甚雨、覺寂傳聞事、關東給奧州進備中國、已爲中宮御分、行兼又目代、右京國務、經時承讃岐國務、依此等事可有除目、法務御房下向有馬湯、日來出立給之間、肩二禁見付給、親尊前陣下向、自武庫山喚立醫師等、非殊事、但可奉灸由申云々、天王寺訴關東可被改別當由申、仍又座主可補給由相國被計申云々、是非座主補、後院左馬寮之兼帶歟、寺僧之愁訴又以萬倍歟、吉水御遺跡不可有其詮哉、年來車副秋久自去夏之飢饉漸々衰損之由聞見、近日疾亡病也、依難存一昨日出家之由昨日申之云々、多年伴鶴髮可悲、(今年六十九云々、一年之弟歟、)舉次男、(年二十云々、猶欲召仕、長男左兵衛督許、)午後雨如沃、及申時休、夕陽漸見、(典侍車猶持構、)

廿四日、(丁丑、)天晴、今夕中宮御入內云々、隆親卿來十月伊勢勅使一疋可引返由消息、心中冷然、所勞獲麟難待期日之由答了、入夜送典侍車、夜半許歸云々、殿下去年冬誕生給、姬君日來不例御坐、能子修學院給之際

夭亡、不被披露云々、於姫君は何事在哉、
廿五日、戊寅、天晴、未後陰、昨今構扶奉讀經一部、又奉
書金光明經第三卷了、去年權物以前書二卷、
廿六日、己卯、夜雨降、朝雲出、賢寂來次、聞神祇官已壊
欲上棟、公卿勅使十日以前蓋終功哉由、當時催勸云々、
尤可然事也、蒜無爲服了、近日薤食云々、
廿七日、庚辰、朝天無片雲、臨昏南庭梨子奉典侍局、
入三籠、掃色々花、入長櫃、新物、桑同入小籠相具、淨照房來、賀茂
祠官等訴惣管殺害人之由云々、其替競望馳走云々、
廿八日、辛巳、天顔遠霽、梨子進大殿、付女房一籠、北政所、典侍付女房故門、二籠佐佐木如注經前、安嘉門院、以禪尼書付二條殿局、一籠、件木兩株今年依其
子多也、昨日籠存外備于叡覽云々、花色之面目也、昨
日聞、證寂房自夏不食病、七月許聊付減、一兩度出京
兼時入道居日讀師、之後、近日又獲醉云々、
廿九日、壬午、欠日、朝天陰、微雨降、不濕地、午後雨降、
濛々雨裏無來客、只見林叢漸變衰、七十頽齡秋已
暮、流年流水逝無歸、

卅日、癸未、天陰晴、雨又間降、反照忽明、巳時許與心房
被來坐、禪尼受戒、今日奉書終金光明經、賢寂來云、兵
衛督蒜後今日七日滿、來四日太相湯山之儀止、而内府
相共行水田、運有馬湯可被浴、前相公、武衛、實持朝臣、
尋實、公審、實禪等悉供奉、又經營出立歟、前生之宿報
歟、爲見任者服藥之後又城外、甚不便事歟、典侍日來
構新制所從等不營重陽日事、今日聞内御方皆如例、仍
假周章云々、本自爲如形者、此日不著衣裝、甚見苦事
歟、萬事只朝事夕（定カ）變不足言事歟、又示合賢寂、付視聽
厭却之心深、后宮御匣殿（人イ）祖母年來訴訟自北政所被仰
關東、適止沒官被返本文、依行寛當時知行、太相被申
止抑留云々、彼祖母雖有出家之名、多年密通愛念人
也、依行寛抑留實不便事歟、時儀何爲乎、今日又暑氣、
韭着帷、證寂房病依察思、今日表微志、以自筆感悦、

○九月小

一日、甲申、天晴、夜雨降、午後又有暑氣、又着帷、萩花
盛出、

二日、乙酉、朝雲分、陽景見、晴陰不定、暑氣猶殘、自朝蓄帷、問證寂房、逐日尫弱無其憑云々、其居所東北房最惡所云々、居住者此五六年毎年逝亡云々、或弟子母件子母等又彼見、皆家中可然者云々、遂不去其所終身歟、

三日、丙戌、朝陽間晴、陰雲頻掩、證寂示送、吉富公卿勅使事被免除了、大殿來六日入御宇治、武衞被召具、相門水田延可爲十一日云々、暑氣如昨、辰時許小雨降、巳時天快晴、申時許雨又降、右兵衞督來、自殿下退出、天王寺可沙汰鎭由被仰關東、遣武士召取凶徒事、惡徒所行已以至極積儲糞、糞之上放火之條、更非下向武士之進止、佛法最初之寺若爲灰燼歟、後悔可無其詮、親王督有御辭退、閑有後日沙汰宜歟之由申之間、親王已難抑留給歟、其督又法務懇望、只在此事、無勅許歟、永不可被召仕之由申内裏殿下給、山僧衆聞此事、急可燒園城寺、又欲振神輿云々、大殿仰、此事座主法務共有所緣、可止親王寺務由示關東之由、親王被成疑云々、惣不可加祠由内々被仰云々、被補座主歟、其成敗又全不可追前師之跡、必定可負傍難、法務又山門之訴實不便之由被歎仰云々、大殿必定可令會維摩會之結願給、前日着佐保殿、當日公卿參會可扈從云々、其人七人、基嗣、高實卿、中將殿、定高、經賓、家光、實有、爲家卿等可被觸催云々、久絶末代不知可否、大納言定通、雅親、家良實親、中納言國通、不出仕、子細如何之由被尋仰云々、殿下御所之中以康入道新造厩牛屋、立御馬五疋御牛三頭、剩懸御前翠簾、儲敷設、諸人褒譽云々、世上之儀只被摸承久之仙洞歟、萬事云而無益、申終歸了、相具兩息方違、明日滿十五日、明後日雖爲歸忌、依雨降今夜不他行、

四日、丁亥、自夜雨降、終日不止、入夜大風、

五日、戊子、雲晴風烈、貞幸朝臣來、見貽不可有不快事由稱之、

六日、己丑、淡雲遠晴、朝霧始發、去夜寒氣忽催、巳時許初鴈聲聞、宇治曉更取松明御出云々、定修來談、昏參座主御房云々、聊可傳申事示付了、巷說云、信綱辭近江云々、東方有存旨歟、可悲、今夜御方違行幸云々、亥時許宿北邊

小屋、牛童歸來云、日沒以前出御宇治、於木綿邊及晩、
還御、中納言中將殿、御同車、右兵衛御共、於宇治定高經
時卿等參會、歷覽之後御舟網代邊御覽云々、聞曉鐘
歸、後夜猶長、
七日、庚寅、天晴、武衛示送、宇治御共、定高、經時卿、資
季、親氏、有長朝臣已下七八人許、中納言殿御同車、亥
時許歸着、參行幸、內府、大納言基嗣、實親、中納言具
實、隆親、參議實有、爲家、三位公長、左將師季、有資、
實持、氏通、右實蔭、隆盛、伊成、雅繼、少納言爲綱、職
事有親、經光、範頼、頭風不參還御、臨昏大宮三位來
臨、言談移漏、其子息刑部少輔智資親經外孫、年廿八、不知其由、
去月十六日於嵯峨邊母在所、出家了、雖可憐存神妙由云
云、又柹本影讓與兵部卿了、宜陽門院當時御一條殿、
四、御湯治渡、御車寄依他人闕如、九條大納言殿基家參
給、夜陰事云々、已出仕歟、至愚也、初夜鐘後歸、
八日、辛卯、朝陽陰、朝典侍參佐々木如法經所云々、
共人忠弘、早且送車、巳時雨降、不濕地止、陽景不見、入夜車歸、自
夕甚雨、夜雨打窓、
九日、壬辰、雨止、天陰、雨猶間降、練貫小袖、織物袴、午時許送典
侍裝束、薄色生衣五、文蝶、紅單衣、女郎表襲、赤色唐衣、雨物、古物、
雜仕裝束青紅葉、青二、朽葉三、蘇芳單衣、唐綾生小袖、今一人、菊裝白下蘇芳、單衣、平絹小袖、
午後甚雨、夜雨滂沱、入夜武衛來、參平座、大納言基嗣
卿早參、中納言家光、參議爲家在外座、上卿奥、召、官人
や候、一音召、官人不聞、又如前被尋、參議傳仰、官人參、上
卿仰、奉行職事こなたへ、兼高進奥座蒙命、猶如例歟、奏
聞、仰聞食由、上卿又如前被尋、官人や候、官人參、召
辨、時兼朝臣進奥座、宜陽殿裝束事承退歸參、申裝束訖
由、此間大納言公氏卿、左大辨等參着、次移着、公氏卿
昇着之間、大納言家良卿入宣仁門加其上、右中辨時
兼、權右中辨光俊、左少信盛、少納言長成着座、一獻、
少納言、二獻、少辨、次粉熟飯汁、次三獻、權辨、上卿仰、左大
辨召侍從、大辨仰之、少納言起座歸參申不候由、次上
卿召官人、二音如恒、官人參、召外記、外記參、召見參等、以
下事如恒、奏聞歸着見參入近方卿、返參不見來、仍返給令除、云々、見參目六

給少納言、右中辨忠高少納言綱爲遲参不見來云々、公卿勅使(十月五日)神祇官北闕遣出者、可有行幸之由有天氣、於北闕者蓋出來乎由奏了、天王寺親王全不可辭退由被申、陰陽頭國道被任者不可用長官、不可隨公事由、在繼觸諸人、審起請連署、季久云、國道被任之條至極理運也、季久可申(所カ)權助天文博士之闕身也、連署了被任之時、申其替之條尤不穩、仍雖加由答之、然者各不同由歟々之間慭加之、在友又國道理運也、在繼又至極之理也、但雖加署之由一旦雖相示、同被貴落了、殿下召在繼、審起請由聞食、極以奇怪、被任國道之上、不用長官於不可出仕者、各可進其相傳文書、皆可被燒失、只可被公任國道一人之由被仰之間、卷舌退出云々、傚于諸寺惡徒陰陽又謀反奇怪、不當事歟、相門水田(十一日)一定云々、内府、武衛、前宰相實持、中將答實、能性、實祥、公審供奉、入夜聞、證寂房夜前遂以他界云々、自建歴之比依西郊經廻知音已年久、緇素相馴之義、悉以歸泉、雖老後之習付視聽難忍、貞覺僧都(右中辨眞兼朝臣)眞弟子、母證遊法印長女、始爲海巖僧都弟子、爲密宗師、僧都逝去之後棄出世之路、着緇染與求仙房共有能説之名、又豫請用、近代之女尼隨逐彼兩人如雲霞、至于終身之時惡可緣悲事歟、信乘圓金兩律師一腹弟也、共爲出世者、

十日、癸巳、夜雨止、星曜明、朝雲出、薄霧聳、終日假臥、不聞世事、入夜月明、

十一日、甲午、雲往來、霧紛紜、曉夢驚、欹枕聞隣村聲、聞東西呼人、長衡朝臣赴水田之間、僕夫催駕歟、出去之後夜未明、悄然無音、聞窓蟲悄然思、罷寢先催懷舊情、旅客待明群動劇、愁人殘夜老眠驚、只憐秋鴈繫書信、不識晨鷄告別聲、節物未忘涼潔幾、故人悉去隔他生、未時許興心房被來談、兩殿下令渡佐々木給、後高倉院四條局(黄門母、年八十)、老病獲麟待時、件黄門今年四十九、重厄物惡、爲少將賴行被取筑紫庄、隆親卿其娘離別、令還母愛云々、賢寂來、内府今日行例幣事、追被向水田云々、雖有湯治之名、其本意只爲遊放云々、和泉境、(本自有山庄)又可被見莊屋、布引、瀧麻、明石云々、賢寂以房

任令吊四條局病、執權之時雖如怨敵、自壯年知其名人
也、失時治病不忘舊好也、
十二日、乙未、朝天遠晴、夜月陰、朝書終拾遺集、授女
子、依權辨供龍本不終其功、依適返以盲目染筆、及昏
黑詣向二品二條亭、依御神事詑、只今參內之由、留守
男答之、非指事、可謁女房由示之、故三位中將盛兼女子禪尼歟二品相謁、暫言談、綾小路宮令參給之間被馳參云
云、俄而宮退出給、後車三兩、天王寺廢滅之木意歟、此甚宗清法印以宗友
有云送事、女子所勞加灸治、久不出仕之間事等也、仍
此女子香、同車行典侍局、可示遂由含之、即歸來歸蓬、
雲滿月暗、夜深雨降、
十三日、丙申、自夜雨降、辰時許休、終日天陰、日入之後
雲僅分、月及已忽屬晴、涼秋九月々方幽、況寂閑人憶
舊遊、良夜清光晴未忘、當初僚友往無留、不眠不臥諷
居思、誰問誰知沈老愁、白露金風又計會、滿袂吹袖淚
淑々、
十四日、丁酉、天晴、淨照房來談、下旬於攝州欲湯治云
云、夜月無片雲、
十五日、戊戌、天陰晴、月昇初陰暗、夜深明覺法印音信、
弟子僧勤仕來廿七日寺家重役、大御室御忌日、來月五
日宮又高野御參詣、扶病參御共、公卿勅使御訪經
營、御室還御無其期云々、尤可然歟、賢寂云、明後日兩
殿下御岡明寺、武衛自水田馳參會、又可歸水田之間舟
以下事奔營云々、水田偏（誤脱アルベシ）遊行風水爲卿之儀云、天下只
遊放歟、被到向所々、各蕩海內財力云々、
十六日、己亥、長凶會過了、土用始、朝天晴、武衛去夜歸京、今朝在京
云々、日入以後來、夜前與中將乘船歸京、爲明日御共
也、今日參殿、只今罷出、御出可爲明曉、參人々大略如
宇治、定高經時卿參會、賢持資（賢脱カ）季親朝臣以下云々、神
祇官行幸止了、諸門燒所殘待賢門不斷穢云々、內府又
白地歸京、仲能在京時傍者也、十九日下向關東、下向之間言談要事云々、以
信繁入道先日被仰遣法親王、可止天王寺者、著襲履可
逐電、院愁悶主上御憂惱之由也、此仰上不及是非御辭
退不可候、但天王寺不顧放火、可搦惡徒者、可隨仰、若

燒失可有御痛者、可隨重御計由申云々、彼寺又彌興盛
退絶親王云々、相門十四日歴覧莽屋之後、被宿行寛
房、供奉人兩相公、中將、實祥引馬、兩法印公審引牛、
其後歸水田、昨日被始湯、不可有他出行云々、以桶二
百毎日運有馬湯云々、
頭註 資雅朝臣依召參、有長、兼康、盛長、以良、敎行、家
盛、時長、公良、大内記、
十七日、庚子、遙漢清明、未時許兵部卿狂駕、好士之餘
歟、相謁移漏、及日入謝遣、聊雖有出行之志、心神已屈
平臥云々、天王寺事被問公卿云々、十二人歟不慥聞
、右内府、按察、四大納言、定通、實親、家嗣、通方、中納
言定高、頼資、家光、參議經高、範輔歟、雖辨士舌端於
此事何爲乎、
頭註 基家、實基、具實卿、都合十五人云々、
十八日、辛丑、自去夜雲陰天暗、巳後漸晴、與心房來坐、
未時許、戒聰閑訖被歸、一宮聊御咳氣、北政所令入内給云
云、大殿又御咳病、予自去夜頭痛支節痛、今朝猶行水、

心神甚惱、櫻井僧正去朔比爲湯治被向攝州山庄頓滅、
法親王與圓滿院僧正遺跡相論有喧嘩事云々、前左府
法眼又被相交云々、僧正不被觸穢、大小内外僧徒之訴
訟千萬歟、所謂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而已、而入夜咳病甚、
辛苦難堪、
十九日、壬寅、凶會、欠、夜月陰、朝天晴、終日病惱、夜有温氣、
廿日、癸卯、自夜雨降、天大陰、飮圓法印書狀之次、成賢
僧正早世、天下之富人也、範圓僧正又其病火急云々、
覺朝又老病云々、良忠阿闍梨と云者死去云々、予外舅
之子也、昔外祖母家恒不論尊卑皆以亡歿、
二十一日、甲辰、終夜今朝雨降、巳午時間休、未後甚雨、
心神辛苦、巳時許與心房來坐、聊被語夢、謹身之後被
歸、辛苦不能眠、月及巳天晴、
二十二日、乙巳、朝天遠晴、典侍更衣事經營重疊、愁人
受重病旁難堪之故、晦比可退出由頻示送、毎時節無
人、不便之由問答之間、賢寂猶可構汰沙由領狀、仍入
夜又告其由、夜半辛苦如例、

二十三日、丙午、朝天晴、菊始開、未時許右少辨忠高奉
書、下家司長櫃來持入細櫃、其狀
維摩會御下向料、講堂幡被新調候、其內二流令續進
給哉之由、大殿御消息所候也、仍上啓如件、
九月二十一日　　　右少辨忠高
謹上前民部卿殿
逐上啓禮紙先例之間、被宛民人々候也、家中無右筆
者、雇向佾令書、講堂幡二流可令續進之由謹承候了、
但自去十九日受重病候、月來所勞老身重沈、火急病
雖存命候、卒爾不慮事候者不便候、仍不能給置、可
然之樣可令披露給候、恐々頓首、
自筆不書、七旬無官老翁先例誰人乎、細櫃不解封、本
幡等返使者了、
二十四日、丁未、曉月明、朝天無雲、大宮禪尼之弟尼
(在官家朝臣姉不近一房家)昨日來、當時居所佐々木小屋西地沽却之
由語之、令朝遣賢寂令見、令持小價直、未時許歸來云、
地檢知閑寂無人地也、但本主古勞出京、明日可持來由
申、仍不賜價直歸云々、幽僻立錐、典侍之弟女子善惡
無所想之故、雖方丈之地爲宛彼料所令買取也、月未
出、眠覺辛苦、月昇鐘鳴之後又聊睡眠、
二十五日、戊申、遙淡清明、菊花已開、昨今雖不行水精
進不能念誦、良算法印送日蝕勘文、十月一日卯刻、可
愼病辰云々、已有病、雖可怖貧者何爲乎、入夜典侍適
退出、依宮中人不候、雖被處不當訪重病之由奏聞、明
夕可急參、御匣殿蒜相公同、適不被出冷泉殿、此咳病
重惱幼(給カ)、權大納言殿許候云々、備中爲中宮御分、相國
撰三ヶ郷被申請、蒙御恩由悅喜云々、
二十六日、己酉、夜霜白、朝日鮮、巳後陰、喚念蓮房令見
女房疾、少々加灸點云々、典侍五ヶ所、背三、胸二、弟
二所、高譜五所、秉燭以前灸訖云々、賢寂來、買取佐々
木地券、賜直物了、但隣地有尺寸之違亂等、土用以後可
專沙汰云々、戌終許典侍歸參、灸治小瘡雖可勞風病、
今夜必可歸參由夜前綸言有恐之故也、夜深雨間降、
二十七日、庚戌、微雨天陰、未後甚雨、兵衛督夜前歸洛、

今朝殿下御共參佐々木、歸路可來由示送、大炊御門中將來臨蓬門、所勞不能謁之由乍車問答、申後雨如沃、
二十八日、辛亥、終夜今朝雨猶降、心寂道跡禪尼許昨日送最小分物、示排悅歟由、非木石不忘舊好之志也、雖輕微事非當世之時儀、至愚之僻案而已、巳時許武衞來、昨日參佐々木、明日十種供養、伶人笛公頼、宗平、經通、伊平中將、笙實有、琵琶公審法眼娘相門女房堪能、孝時法師、箏師季、孝通娘、家定申障、篳篥定季卿、孝道可參、打物料云々、可聽聞由雖被仰、依着座無心不可參、依可參內即歸了云々、終日雨猶降、夜深雲晴云々、
二十九日、壬子、晦、小、朝天猶陰、朝陽間見、乾方虹、病雖無減無溫氣、身垢穢依難堪、今日沐浴巳時歟、之後、當時無增減、三位顯平卿書狀、可献五節舞姬云々、安房國歟、內裏大納言局兼長大納言女、母信定入道女、日來聞產氣由、奉誕生皇女云々、秋日早沒、暮雲僅發、菊蘂初開、蛬聲猶殘、十種供養儀家長朝臣注送之、先吹盤涉調々子、次傳供爲向樂之間、天童十六人供花、天童左右童裝束也、伴僧十六人定豪僧正沙汰這云々、頗無其故事歟、次惣禮、

宗明樂、
一段、花、　秋風樂、　二段、香、　採桑老、　三段、瓔珞、
蘇合三帖、　四段、抹香、　同四帖、　五段、塗香、　同五
帖、　六段、燒香、　同破急、　七段、幡蓋、　蘇莫者破、
八段、衣服、　白柱、　九段、伎樂、　輪臺靑海波、　十
段、合掌、　竹林樂、　昇樂、　萬秋樂破、　下樂、　千
秋樂、

伶人、
笙、　大理、　樂人豐原近秋、
笛、　五條二位、　宗平朝臣、　家淸、　樂人大神景基
篳篥、　實俊朝臣、　樂人安倍季茂、
琵琶、　女房讚岐、　孝時入道、
箏、　女房公審娘、　師季朝臣、
大鼓、　家長朝臣、
羯鼓、　舞人狛近眞、
鉦鼓、　舞人多好氏、
伶人着座之後、諸大夫置樂器、爲仲、家盛、以良、敦行、

時長、御導師聖覺法印説法殊勝云々、他公卿以下不參、殿下御簾中、殿上人在公卿末長押上、家長、孝時入道在簀子、松殿七ヶ日舍利講、殿上人諸大夫同座院中、後高倉御時又同、今度相與、

貞永元年

○六月

十三日、壬戌、依昨日承旨先參關白殿、今日不參內、職事早參由所來觸也、早可參之由被仰、仍參內、毛車、經明義無名神仙門著殿上外座、四第二間、頭中將資雅朝臣、出上戸相觸氣色、歸參付內侍奏候由、承勅歸出、仰云、古へ今の歌撰比進頁之女與、正笏承之、稱唯、微音、貫首退歸、揖退出、今故染筆書廿卷之草案之端、

○十月

二日、雖撰歌未調假名序代并二十卷部目錄、注一紙色紙加禮紙、先內覽即奏聞仰者、位署已下可用今日奏覽之儀由同奏之、

貞永二年 癸巳　◎改元天福元年

○正月大、

一日、丙午、三吉、神吉、歲下食、屋上雪白、山頂雲晴、日出以前拜神祉木尊、念誦訖、巳後解齋、着冠直衣見齒固餅、午後許大炊御門中將來臨、存外過分芳心歟、隨身崩木袴、近年此事多、參院北面、自是參女院、參殿之由云々、及未斜下人說、殿下於門外御乘車令參大殿給云々、此間內府書札被尋魚袋、參詣之時所用在金吾許、今度不及此沙汰由申之、酉時許有弘孝弘等來次聞之、金吾不參御藥、但早參可見千壽萬歲之由有仰事、束帶忩參、其後可參所々云々、追儺之次小除目、侍從一人任、藤敦基云々、

二日丁未、蒼天快霽、白日尤鮮、早梅巖開、黃鳥高歌、午後金吾來、新車、牛童源賞白髮時給鏤細鋼有文帶、昨日早參御藥訖之間、四

條納言別當三人候御前、御藥參、內府、大將、左金吾、此二人匠作、（李行六人云々、）次參殿、無拜禮、大殿拜禮、（權辨光俊中之、）殿下（令揖給、）九條新大納言、高、中納言中將殿、伊平、實有、賴資、家光、經高、爲家、範輔、基氏、（外人一人歟、）資賴卿、有親朝臣、殿上人頭辨、親季、光俊、職事三人高嗣歟、次北政所拜禮、宗平朝臣、（職事歟、中之、）人數同前、次大殿、殿下已下逆車令參院給、新大納言、中納言、伊平、爲家、四人、殿上人中將殿、宗平、有教、資季、親季、賴行、能定歟、院拜禮、左衛門督申之、大殿令揖給、（餝劔代木地伏輪螺鈿御劔、殿下同令退立給、父子例儀也、）右內府、大將、中宮大夫、新大納言、中納言、（正欠、權八）人參議七人、（宣經欠、）納言以上一列、參議一列、殿上人一列、（頭不立、宗平、資季、實藤、中將殿、公經、通氏、親氏、光俊、職事等歟、）下﨟競出、中納言中將殿以上留、大殿令揖還御、（殿下、新大納言、中納言殿家禮、）次中宮拜禮、（大殿令參御前殿中給了、此間已及昏、）亮申之、殿下不令揖給、土御門大納言參加、次參內、無小朝拜節會、（懸御簾、）內辨、一上、土新兩大納言雖着陣早出、外辨實有、盛兼、（內辨同時早出、）爲家、（宣命使、）範輔、早出、實世、（御酒勅使、）有親朝臣候外辨、昇殿之後內辨退出、

權大夫行事、每事下殿無指失、三位長倫卿（不立拜禮、參所云々、）之外不出仕□日參祕門內相府了、今日先參女院、可參臨時客云々、夜前節會退出之後、聞無人由、又直衣參院、各謁已及酉時、以下人令伺、內府猶不被出、權大夫別當資持、實光、賴氏、實清朝臣車立門前云々、臨時客夜陰事歟、可奇、終日有和暖之氣、日入以後微行、纖月如弓高懸、（懸脫アラン）宿賢寂宅、依近々便宜、典侍時程退出、女房御匣殿冷泉殿之外無人云々、打出紫匂、柳表襲、蒲萄染唐衣、身裝束同衣、山吹表襲、青色唐衣、御服紅梅匂、十赤色御唐衣、（地文椒散花椒折枝、背匂白文、）寢殿南面階間、同東間二間之外五間、西面三間有打出、猶有忩忙事等、不經程歸參、亥時許又名謁訖、金吾（直衣一身名謁、）來臨、大略參入之後、被待土御門大納言、乘日徒著、彼卿參入、（蒔繪螺鈿劔、有文帶、）兩息相從、（皆螺鈿劔、）公卿列西上南面、（如大饗時歟、）右大將獨被立中門南方、（北面定有存旨歟、不知其故、）內府向土御門大納言揖、大納言答揖、中宮太夫以下不揖、（不知其由、）殿下御沓中將殿取給、（大納言顯定、右大將基平、大夫通氏、新大納言定具云々、）中納言以下昇中門切妻、公卿座

狹、納言皆悉着了、參議之中、別當、三獻盃、大辨、口中上、匠作行事、三位資雅所候依無其座、此間逐電逃出、參公卿、內府、螺鈿、兩源、蒔絵螺鈿、新、螺鈿、經通、蒔螺、中將殿、螺鈿、左金、同上、權大夫、同、新中納言、有文帶、富小路、蒔絵、兩藤、無文、參議人數如昨日、中門外兩頭立公卿末、列拜之時、殿上人兩頭、中將螺鈿、宗平、有敎、資季、實蔭、實持、實任、賴氏、光俊、五位藏人等、通成歟、歲末之比、唯遁房實時入道、自關東歸洛、數多中將納道理歟、龍蹄數十疋放光無極云々、在此北邊、忠綱朝臣之向云々、殊寶法印就成恐、

三日、戊申、遲明微雨降、巳時雨脚止、陽景晴、天明歸家、夜前權辨被臨蓬門之由聞之、每年之恩問、過分之芳心也、漢雲東往、陽景間陰、坐寢臥眠、春日空暮、纖月晴、夜陰星不見、

四日、己酉、朝天陰、微雨灑、巳時陽景見、午後又陰暗、頭沃菊湯、乾了假臥、未後雨降、路人折八重紅梅花枝持之、年始未見事也、雲奔東西、終日降、遂通夜不止、

五日、庚戌、凶、朝間雨猶降、終日不止、中後殊滂沱、南簷紅梅單綻開、未時許兼直宿禰來、臨閑居清談、自然及時剋之次、行幸遐御、御簾次將傳進事、近代若有其說哉由問之、往古大略爲每度事、近代惣存知之人不候歟、不承及由答之、同輿之時殊可有此儀之由所存也、夜天忽晴、星躔照耀、

六日、辛亥天晴、風寒、前典侍參內云々、巳時送新車、孝弘在共、牛童薄色、今日見舊歌、日暮入夜車歸、參內一條殿、

七日、壬子、天晴、巳時見敍位、正三位通忠、臨時、基氏、院御給、從三位實俊、臨時、正四位下賴基、陽明門、時兼、鷹司院、顯定、中宮、公基、安嘉門、從四上公有、府、親氏、臨時、賴氏、實清、從四下爲繼、臨時、伊忠、府、爲綱、勞、光成、北白川、氏通、勞、實躬、顯親、從一位藤原朝臣當年、通成、臨時、實雄、藤經成、東一條、正五下藤資親、當長成、策、藤宗範、同、源遠兼、安嘉門、從五上藤永繼、一、藤宗敎、簡一分、源輔通、同雅家、藤伊長、懷遠王、高階資憲、白川院未給、和氣能成、五位定宗、藏人、源雅元、氏、藤光忠、氏、爵卅六人、外階一人、興心房被來談之間、在京權來、依中書慶參院、臨時敍

留尤面目歟、自是參大殿云々、不立叙列、來十日北政所御慶申以前可參廻云々、晩月淸明、始着直衣參安嘉門院、謁女房内侍歟、之間、左少辨東帯、來、女院御方女房被待由引導、仍參、黄門被出逢之次、予侍從參院北面、金吾可芳心由可傳之云々、定存忠歟、可申由領狀、不經程退出、籠居廿日許、骨髓更休息、故腰損足痛、彌不能行步、半月照軒動幽襟、追儺夜昇殿又加、資俊朝臣、實直朝臣、侍從宗敎、中納言中將殿夙夜供奉料云々、

八日、癸丑、朝陽晴、微雨降、巳後快霽、金吾注送、白馬節會内辨、一上外辨内府、隆、大將、中宮大夫、中納言中將、左衛門、新中納言伊、中宮權、叙位宣命、藤中、賴、新藤中、家光、爲家、御酒、左大辨、皆加叙缺所、別當、叙列、左宰權中將、實世、宣命使加叙、從四位下道嗣、敎房、侍從、從五位藤淸輔、爲陽門當年、顯親、通成、實雄、道嗣、少將如元、爲繼不被仰、若除目可致許歟、叙列別當時兼、兵部顯定、賴氏、實淸、通成、皆舞踏、白馬奏以後兩大將退出、中宮大夫、内辨左馬頭代賴行、右有長奏取繼、宗平朝臣、兩大夫、參議三人伺候、他皆早出、中將殿令引陣給、外辨昇殿掌燈、明後日十日、北政所准后之後始令參内中宮給、扈從殿下、内府、九條新大納言、中納言殿、新中納言、權大夫、爲家、殿上人、自内院被催出車毛車五兩云々、念誦日入以後休息、夜月明、遠近堂舍鼓音聞、近日尊卑家々猨樂攫戯、積山岳湛淮酒云々、獨醒叟不視舞、不聽歌、又無琴詩酒之友、只對早梅之花樹、慰憂鬱之懐、

九日、甲寅、會凶、天晴、未後陰、去夜曉鐘後乾方向小屋群盜五六人、自後地入云々、服取屋宅云々、未時許但馬前相司具日向國司親繼、來談、南簷紅梅漸開、

十日、乙卯、天晴、巳時迎禪尼、依吉日自今日居住□屋、夜前金吾家女房等法勝寺咒師見物云々、權辨芳心云々、一昨日御齋會始、九條新大納言、新大納言、新中納言、中宮權大夫、二位宰相、右衛門督、左宰相中將、修理大夫、有親朝臣、盛兼、家定、藤中迎參、夜前法勝寺、金吾、經時、親長卿、有親朝臣云々、今夕北政所御入内、女叙位、入夜月明風靜、戌終許出一條伺見出車、主乘了立二條西、向北門立之、東上、

北面、源翊一門四人修理職云々、前駈衛府各二人斗物習類、不知誰人、上臈、小時內府被參之後、殿上人已騎馬之由聞之、於正親町東洞院見之、先地下前駈前駈、年少六位二人在前、人願分別、次內院殿上人云々、但不嘗見之人、通氏、通行、親氏朝臣之外不見歟、範賴、供奉、頭辨、無中將、次御車、唐車次出車、次殿下、居飼舍人、前駈六人、毛車、不參隨身移馬、御車後引之、次內府、次中納言中將殿、新中納言、中宮權大夫、右衛門督、隨身二人取松明、二人在車後、見了歸入、後聞、於院御所御車寄西二棟中央間、有引庇、當時為公卿座之所也、公卿列居南庭、當寢殿坤、北上西面、新大納言腫物所勞云々、

十一日、丙辰、欠日、天晴、今日院御所小弓云々、恐賓之小弓也、近代往年雖有小弓名、非物(異カ)、新物新作物也、非大弓、非小弓、中央物也、令復舊、尤可謂尋常之儀、政始、十四日、除目廿二日始由金吾示送、

十二日、丁巳、天晴陰、午後大風發屋、紅梅漸開、夜深金吾適來、今年日夜無身暇云々、今朝維長奉書、北政所只今御參中宮、御車寄闕如可馳參由頻催、仍打梨馳參、頃被刷御出也、前駈只二人重被催求之間、兩殿御衣帷子、同車令參給了、及日入寄御車、忽令差綱、遣召騎馬雑色、只今遲御之後

所來也、閑日來事、一昨日供奉殿上人皆取松明、列居中門外、本所職事入中門內、內裏同在東中門外、御車寄例行啓時要月、公卿又入中門內、供奉人親俊朝臣、宗平朝臣、資季朝臣、有資朝臣、實持朝臣、通氏、、、親氏、、、賴氏、、、親季、、、通行、、、兼高、信盛、忠高、範賴、經光、顯朝、能定、季賴、經俊、信光、宗教、少將能忠、兩方地下歟、之取松明入中門內、職事歟、顯氏朝臣、信盛朝臣、付御車、諸大夫有長、、、兼教、、、泰繼、、、維長、盛長、教行、兼仲、兼綱等歟、又資親地下公遂歟、供奉云々、殿前駈以良、家盛、知資、知信子、時長、資憲、泰敬子、家國、中納言殿前駈、基邦、時光、每度此二人供奉、昨日小弓、東馬場殿庭、內府大將見物、以孔子賦分左右、勝方左、隆親卿、基氏卿、御讓位以後入番常參、資季、、、家定、、、家任、、、實清、、、行綱、北面、業時、負方具實卿、為家卿、光俊卿、成實卿、有資卿、隆盛朝臣、親氏、、、博輔、繁茂、明日御幸行啓公卿可被催分由兼日有沙汰、其儀改可為御連車之儀、出車殿上人車、公光、、、顯親、、、通成、、、云々、御堂修正始、殿御參、公卿闕如由兼高催云々、仍

又參、治部只一人上座云々、（加北上之間、御座失便宜、）進今年御方々女
房見物不聞云々、二月廿二日初入御宇治、爲氏被催、
臨時祭舞人殿中將殿令勤給、法性寺殿御子孫以後於
舞人者久絶事歟、無朱雀院、而毎事新儀歟、舞無其沙
汰者還失舊例歟、
十三日、戊午、夜雪積庭、朝後猶降、雪埋紅梅、閑庭催
興、未一點雲晴、風烈雪消、社祠官忠成來、今日座主宮
緇素拜禮、毎年々始有此事、（其日不定、以吉日其宮被仰、）御座南面簾
中、先僧等、次祠官禰宜已下二行立、房官僧申繼云々、
夕風猶烈、雪又飛、雖有御幸見物之志、寒氣難堪、進牛
僕了、後傳聞、殿下、（紅打出衣、紋例御指貫、）右大將、（無出衣、劔、笏淺履、）中宮大
夫左衛門、（織物濃色指貫、無隨身、）四條新中宮權、新藤二位宰相、右
衛門別當、（已上直衣、無劔、）左宰相中將、修理大夫、（已上束帶、）治部顯
平卿、資雅卿、（織物濃色指貫、）有親朝臣、（已上直衣、）宗平朝臣、（束帶、野劔、）有
資、、、實蔭、、、家定、、、顯定、、、（細劔、隨身、）公光、、、
隆盛、、、兼高、顯親、（細、隨身、）通氏、（同、）忠高、經光、光國、
（已上束帶、）信實、實持、親氏、資清、親季、範賴、顯朝、（已上衣冠、）

十四日、己未、天晴、兩殿菩提院御覽、新殿今夕御方違、
（禪林寺、）金吾又被召具云々、近習追放、重役勤仕前後相違、
今日持明院御月忌、昨日問人數、賴資、親長、光俊卿參
云々、依座次嚴重不能參、臨黄昏四位侍從言家來、除
夜入浴、未參公所由稱之、官途奉狀等付權勢之由云々、
付前中納言訖、（自河東副狀持向、）又申入道相國、又自河東有申
座主事、志深庄民卅人許爲神人、不隨庄家事云々、喧々
不絶歟、但來月依堂供養布施取又可下向云々、只答尤
可然由而已、月不明、
十五日、庚申、朝陽快晴、兩殿今夕猶宿禪林寺云々、不
知其由、御共人々皆不歸云々、兩方近習極可失便宜事
歟、明日遲參之由頻被仰、中納言中將殿同車令駈參
給、先菩提院夕禪林寺之由、資寂來談、政治御齋會竟
日被召具、無詮事歟、明月無片雲、今朝典侍書狀、昨日
聊御風氣、謹身之後無爲云々、
十六日、辛酉、天晴、風靜、未後陰、夕雨降、不聞世事、
十七日、壬戌、終夜雨降、朝天風烈、

十八日、癸亥、雪埋庭草、朝陽晴、雪間飛、念誦日暮、遂花王院御幸、但行啓之有無不定云々、夕聞、行啓止由、寒風老病不能見物、

十九日、甲子、朝天快晴、金吾適注進日來事、御齋會竟、土御門大納言、中宮權、藤中、新藤中、有親朝臣、踏歌、內辨、內府、左衛門、中宮權、藤中、藤經高、實世、資賴卿、有親朝臣、爲家聟從、依人多不早出、外辨早出、射禮、新藤、新宰相、有親、夜前御幸、殿下、大將、淺沓、中宮大夫、九條新、高倉中納言、參會上﨟、左衛門督、四條中宮、權新藤中、束帶經高、爲家、基氏、實世、束、資賴、親長、顯平、師季、資雅、有親、殿上人親俊朝臣、隆範、十四日昇殿、資季、信實、有資、實蔭、家定、中將、顯定、御劍役、通氏、隆盛、宗明、信時、親氏、光俊、通成、經光、忠高、博輔、季賴、少々忘却、六位家淸、仲時、初夜導師兇師、三手、後夜導師、布施資季、博輔、寺大僧正以下布施大將已下、大將自中門南出後戶、新大納言已下大廻、布施以後、經通以上四人經御前、具實隆親已下大廻、次龍傳毘沙門、次杖、次鬼、次還御、最勝光院八講、家光卿、上﨟親長有親等

參云云小弓之妬勝云々、夜前少將內侍送書狀、今夕隨體可參由示送了、未時許大炊御門中將來臨、言談自然移時剋、及黃昏參殿下云々、御齋會竟、本陣勸杯、有敎、實蔭、家定朝臣、出居有資朝臣、親氏朝臣參、秉燭以後、先入賢寂宅、逢金吾暫言談之後參御所、尋內侍、已以御寢無路便由、金吾傳之、名謁已訖不參會云々、仍向局□久言談、散日來不審、夜半許宿賢寂宅、月陰雲晴、

廿日、乙丑、欠日、自曉雨降、巳後休、天猶陰、曉鐘之後歸家、未時許行寬法印來談之間、金吾又來、法印歸後、金吾依內府招引又參大殿、不知其由、

廿一日、丙寅、朝天漸晴、昨今只見和哥、千五百番歌合、自金吾許少々求出、近代歌面々雖稱雄、更非尋常歟、可謂自他之耻、

廿二日、丁卯、天晴、式賢來、稱病不逢、蓬門常稱所勞由、此男依多言本性示病臥由、

廿三日、戊辰、天晴、金吾來談、夜前除目始、權大納言、中宮大夫、高倉中納言、經、新中納言、伊平、參議經高、爲家、範輔、實世、有親、宮文時兼、爲經、光俊、忠高、頭

辨奉行、當時無外人開及事、參議宜經官頭中將可任（名替歟）之由披露、貫首競望、實俊可任參議之由出所望云云、大宮三位來臨之間、又以相謁及黃昏、金吾入夜歸、

廿四日、己巳、朝陽陰、午後微雨降、申時甚雨、今日北政所令參春日給云々、禪尼詣祇園吉田賀茂、（未時歸川合川社、有饗候歟、）明日中宮御入、（中一日云々、）人不參云々、今日院尊勝院陀羅尼供養、導師長者大僧正、自賢寂宅被具威儀云々、夜雨、金吾示送、今日院參公卿殿下、兩相府、四大納言、權大將、（中宮大新、）七中納言、（高倉中將殿、四條新、富小路、藤新、源新、）六參議、經高、爲家、基氏、實世、資賴、有親、三位三人、親長、顯平、長淸、（新大納言、中將殿、藤中、治部、束帶、）殿上人隆範、宗平、資季、實蔭、信實、實任、實淸、通氏、宗明、兼高、忠高、經光、光資、宗氏、知宗、資定、光國、博輔、（合點、衣冠、）尊勝陀羅尼、殿上人往年不參人歟、自建永承元以來、密々他所御幸、近習人不著冠、疎遠又不參、自爾以來陵遲歟、

廿五日、（庚午、）朝天猶陰、巳時又雨降、即晴、及午時不聞除目、行啓延引廿八日云々、午終助里持來聞書、（參內返何間、）巳時許消書訖、上經通卿、（卿脫カ）有親朝臣右筆云々、雜任之外無指事、少納言重房、宮內少輔藤俊國、權醫博士丹波季康、針博士同忠成、山城中盛氏、（史、）大和藤盛家、美濃隆盛、（兼院分歟、）越後權守宜經、（兼、）播磨藤家定、（兼院分歟、）美作權守資賴、（兼、）備中權守有親、（兼、）土左源敎行、壹岐中原師胤、筑後藤親賢、（代始一臈任國也、）將監、（左右各五人、）左右衞門又五人、左兵衞四人、（助旦任了、）左將監、右衞門有賢、御監大將、右兵同、左右馬各六人、從五上藤基綱、藤家方、（止宮內輔、）藤重綱、（止守、）使宣旨兼氏、金蓮房今年始來、（此次聞、前侍從信繼去年十一月廿八日卒去、入道信定猶子、）

廿六日、辛未、夜雪埋草木、朝陽猶沍陰、先年千五百番歌合、尋出缺卷尋兵部之次、折簷前紅梅之雪送之、

今波世留簷波乃梅の花（遂佐倍）埋波立鶴（且歟）春乃雪矣

返歌、雪消天晴之後、

今は世に簷波の梅（波）雪消て猶行末の春にさかへむ（觀ば存外、）

未斜兵部卿忽來臨、及日入謝遣、齋宮御歸京之後奉行

經營、又參問〔向歟〕於岡屋津御乘船難波、（宜於渡部欲之云々、）御祓之間
可供奉云々、
廿七日、（壬申、）霜凝、天陰、巳晴、未斜權辨來臨、心閑面
謁、及昏黑大嘗會可奉行由承之云々、明日下名云々、
夜雨降、昨日普賢寺禪閤入京給、（官人武藏著柳衣乘御車上臈、路人皆見云々、）
廿八日、（癸酉、）自夜雨降、巳時天晴、今夕行啓、（御入內云云、明夕行啓料、）午時許與心房被來坐、（參大殿退出、）昏黑大風雨、不經程、行
啓延引明夕云々、
廿九日、（甲戌、）巳時見聞書、權中納言藤賴經、右中
辨光俊、（兼、）權右中信盛、（伯三位子歟、）左少忠高、（兼、）右少辨經光、
（父辭中納言、）侍從源雅光、同資基、大膳權亮藤長政、（中宮權大夫、五節二合、）
彈正少弼藤重隆、若狹守藤隆氏、土左守藤家敎、（兼、）薩
摩守重國、（治部卿國也、名替歟、不知、）左中將公相、少將氏通、右少將雅
繼、光成、（三人還任、）從三位時兼、（叙位、正四位下、超藏人頭右大辨左中辨、於老身可謂腰歟、盛經成長大辨、又同、）正四下通氏、正五位下隆祐、（止侍從、）忠俊、從五位上藤
公茂、雖任叙爵其數多不註之、資基賜源姓云々、中納
言十人、勤公務者只家光卿一人歟、去夜南隣（一條西小路角小屋、）

（山法師宅、）群盜入、斬其從者法師畢、雖未死不及療治、負痛
手叫喚、路人成市云々、金吾又示送云、若狹、（北白川院御分、美濃替、）
薩摩、（基氏卿、若狹替、）土佐院分、美濃、（大殿、）備後又可爲院分云
云、今夕行啓行幸、明曉還御、行啓又還御云々、送典侍
車、助里在共、又後聞、備中已被辭申、可爲播磨之替、
而本所不被擧任人、仍不任云々、被辭申之上、更不被
請取歟、
三十日、（乙亥、）霜凝、天晴、行啓、女房車天曙（日未出、）歸來、金
吾示送、行啓、兩大夫、中納言中將殿、四條宮小路、爲
家、實世、公長、師季卿、有親朝臣、行幸、右大將、中將
殿、四條新中納言、（伊、）權大夫爲家、實世、公長、有親、
行幸及深更、出御南殿之後、忽御六刻、無御乘輿之間、
及延引之沙汰、御殿之間御乘輿過夜半了、不經程還
御、次行啓還御、天曙云々、未時許少輔入道（唯圓男、）來談、
今夜聞、住心房（中風病、已數年、）遂以入滅、今夜葬送、
○二月小
一日、（丙子、）朝天快晴、去夜微雨云々、兵部卿明曉參齋

宮御迎、明日攝津國御祓云々、今夕御方違御幸、
二日、丁丑、天晴、藏人大進送書狀、下名後朝姉老尼長方卿嫡女、寡居貝女也、父沒後爲尼、其臨才有職超于兄弟、長于詩句云々、逝去、于今不出仕、可除服出仕由被仰、厚顔而可出仕哉、父子相繼超越、可悲可耻云々、當時所存雖有其理、適堪奉公之人忽隱居、爲世爲身無詮事歟、又自本爲父之末子、無私領人也、自然依公人可扶身歟、予所答坊官賞得境之上、適堪公務上卿去職、申請之所望已重疊、是即超越之尤固之故歟、返可謂御本意哉、忍怨辭出仕可爲上計由也、予去官之後、宣下事無請取人、家光卿入日野之時、上宣事惣而默止之由所示送也、伊平卿十二月廿七日適示可着陣由、催具諸司之處、臨期稱障空延引云々、金吾示送、夜前御幸供奉、中納言隆、香狩衣、盛、花田、爲家、柳、大理、直衣、資季、花田、有資、白、家定、赤色御劔、取隆盛、親氏、二藍、實淸、柳、光俊、奉行、花田、家淸、白、纖月高懸、
三日、戊寅、朝陽快晴、鴨光兼來、喚出之間、前左馬長綱、來談、左京權又來會、中務爲權除目敍留被仰了云々、未被仰之人、少將伊忠、實弱、侍從經成各懸望云々、近日群盜每夜騷動、其響遮近互聞、急難之至雖末世、視聽不及事歟、餘命待何日、以毒難絕歟、悲哉云々、未斜大宮三位相伴舍弟前兵衞佐來臨、即相謁、武衞先歸、三位九條宿所之隣群盜又亂入、流矢及家中云々、及昏謝遣、初月又明、
四日、己卯、自朝天陰、未後微雨、少時天晴、澗紅梅入夜、盛開、垂柳漸翠、天明翫花柳之丹靑、夜來悲盜賊之急難、言家朝臣書狀、依關東堂供養事明日又下向、三月可歸洛、忩々不參者、日入之間行冷泉、金吾自晝御鞠、侯御所云々、向中納言一日有一札、以房任近邊參來之由示送、同伺候之間云々、乘燭以後共退出之由聞、欲向彼亭之間即被來臨、仍面謁、金吾雖同出、無程又歸參以後、戌終許被歸之後、宿賢寂宅、金吾名謁了又來談、及深更、明日近習公卿殿上人可參齋宮御迎之由被仰、中納言、四條宮、參議金吾、三位、左兵衞、大貳、所勞不參、已上直衣、資季朝臣、有資、、、家定、、、、家任、、、實淸、、、歟、可早參之由雖被仰下、此中

納言御車寄、白昼京中可見苦、可出京之由相議、可参向赤江、兵部卿自一昨日参云々、明後日又頗可有尋常御鞠、其事承催人々、学問料未被仰下、右府御成怨偏流涕、無殊競望之人、家光卿雖当其仁、不可競之由和解、大歟大儒始奉四人、依無例難溢歟、在氏故為俊子、寓直殿中将殿之故有憐愍歟由大儒成怨云々、右中辨卒去之間事、左中辨卒去尋常恒例也、尤當其仁、又為右中辨行其事由申、兩人事早任各申旨可奏由、殿下被仰頭辨、而不申左申右事之間、任殿下令申給可被補歟由被仰下間、殿聞食此事被咎仰、頭辨頗不穏由有沙汰歟、居職不幾此沙汰出来由、人又有所云歟、時兼置左中辨補之、被止日向國之時、依有申旨、為別儀之故、今度左頗當其仁歟由上下存之云云、左衛門督正月熊野詣、中旬可還向云々、

五日、庚辰、天晴、未明歸廬、巳時許左京權大夫来臨、申時許齋宮已令入持明院殿給之由雑人等稱之、甚早速云々、安嘉門院御御堂御所云々、

六日、辛巳、彼岸始、天晴、風烈、朝念誦之間腰病忽發動、左足又不被踏立、苦痛無術之間、午時許平臥、長政朝臣来、予去年有所遺恨、久不音信、年来好士依不可棄、昨日付京兆有示送事、聞之所来也、隔物相逢、言談經程退歸之後、左大辨於門外被示可謁由、所勞失東西之間、不及相扶出答之、後可来之由示之、即被還了、金吾来臨、暫言談之間、又依召酉時許馳参了、能例言談之程腰病又宜、極奇思、於朝間者殆前後不覺也、明日午初刻参赤江邊、京中有見物人等、人數如前所聞云々、右大將室三品又生女子云々、

七日、壬午、天晴、關東禪尼往年知音、隆保朝臣妹、送書狀、舊好聞答、未時許東乃中務尉と云武士来門前、付家長朝臣書狀、自昨日腰損不動身、不能對面之由示之、自門外歸着直垂云々、乘車其衣與乘物不相應歟、或説云、其手跡歌風體奉似九條大納言云々、當世好士、耄及而猶在世珍重知音多出来歟、可從漁父之誨哉否、

八日、癸未、朝天晴、早念誦之間小地震、井宿帝釋動歟、吉云々、今年八重紅梅花乍含乾落、開數不幾、寒氣之故歟、不得心、

午終許大外記師兼朝臣來問、於簾中方相謁、師季朝臣事、傳和歌事相交、外記廳造營不日之功、予爲上卿之日、殊加感言之時、誇其詞可歎道芳心由傳之、其日領狀之上、直有此音信、依思社稷事無是非承諾了、言談訖退去之間、見□□之揖、又聞稱唯之音動容意、更拭淚嗟乎、早衛之執心何日休、伊勢權禰宜永元(老翁)來、又隔簾相逢、即又好和歌之故也、

九日、甲申、朝天陰晴、巳時雨降、大貳消息云、彼安嘉門院年預雖辭申、座主宮殊被計仰云々、來十三日中宮姫宮爲御猶子始渡御之間事等申沙汰云々、是依八條院庄々歟、寺領等又定有事煩歟、臨昏金吾來、候院之間自殿有頻召馳參、有小弓事、(兩殿、資季、實持、親季、兼頼、教行、盛長、惟長、)一昨日院御覽鞠、大殿、大將、隆親、恭氏、成實卿參候、鞠時賢、資雅卿、宗平、有資、賴教、宗教、宗方、(隆亙子、)行景、長賢、(皮堂子、)尊王法師、(範深孫、)三百八十并揚、十三日姫宮御渡有可供奉催云々、春日祭辨忠高、三事之後結構、近衛氏通、

十日、乙酉、朝天快晴、賢寂夜部歸洛、午時許前修理大夫書札到來、迎蓮上人、近隣知音也、依有面謁、本意傳示由也、雖不知誰人、扶病開障子相逢、武士入道云々、近年住舊里法性寺圓法院(予外祖所作堂、)跡由語之、又好士之一分云々、先考先妣墓所聞傳、說例時由語之、尤本意由相答、賢寂來、夜月明、一寢之後西方有火、雜人等云、大殿御所也云々、(一條西殿、)棄置之、腰折不能寸步、出門絶思、不移所(仙殿カ)滅了云々、此間聞曉鐘、火滅月入、雜人說、今渡東殿給云々、彼地已三度燒亡、不吉事又繁多、當初板屋小屋相國居住之時燒了、其時被仰居住之時、有建保籠居事、忽被入安居院、(其事雖爲汗湯宿所、女房等在此所之間也、)其時殆荒廢、渡尋常之後更造作、以西爲晴、(花亭也、)秀康馳來、有召籠事、(承久亂逆、)又無爲之後、於彼亭被聞殿下御籠居事、不經程忽燒失、其後改作、(南立惣門爲東晴、)故院假渡御即崩、有中陰事、其後又改寢殿被渡最愛姫君、長病夭亡、次宗家又長病臨終、被渡北山之後、久被棄之間、東殿在怪異、殿下渡御此所、忽有今度御疑之後被處吉、今又如此、案之又不可被造歟、

十一日、丙戌、天晴、不聞世事、兩殿御坐東殿、軒騎參集
云々、申時許興心房被來坐、自殿退出、放火去御寢所
二三間之内云々、御覽燃火令撫出給、當時雖無披露、
御文書等大略不被取出歟云々、放火者已搦取承伏了
云々、此事難信、定高卿侍之從者男云、御物具等又不取出歟
云々、自正月被始不動供、慈賢正月勤仕、二月可勤由
被仰、依腰病無術辭申之故、慈賢猶延修之間有此事、
彼僧正遂被隱居了、更不可然、早可修之、極可謂冥加
歟、上下諸人大略只以存命爲事歟、不便云々、西弁北
御門不燒、乾角侍屋殘云々、入夜金吾書狀、今日參院、
内府奉仰賜播磨之一村云々、院分最初國之最前入御
恩之人數、當時之時儀面目餘身歟、答心中感慨由、御
成敗之早速極以忝、
十二日、丁亥、自朝雨降、巳時許雪更降、梅花盛開歟、賢
寂告送、件所雖小所、細川庄占降、又非荒廢之地、專
悅思云々、
十三日、戊子、朝天漸晴、朝出臥内之間、腰又逆損、苦痛

難堪、雖參佛前不能禮拜、終日辛苦、未時許兵部卿來
臨、扶出相謁、大府卿申、舉四人事被問兩中納言、共申
何事在哉由云々、淳高卿彼卿肖父祖所存不□由稱云
云、今日參院、頼資卿前殿所賜之播州、中納言典侍給之、歎
憂無極云々、當時此號之事不委聞云々、二品、件典侍、
帥、淳高、加元、行綱、繁茂等云々、列此人數、猶々參事
歟、不經時刻被歸了、忌日事賢寂送嵯峨、地藏供養並非時一具渦惟渦新等
也、興心房於此佛前被修廿五三昧、建久四年長病之中
遭此疫、悲歎之志勝其連枝之中、不圖存命迎四十年遠
忌、懇志雖切、貧家之無力所不堪悲哉、入夜典侍初退出
參内、又參室町殿、火事危急不足言云々、於文書者大
略被取出、於如御物具者當時御裝束以下無一物云々、
十四日、己丑、欠日、天晴、霜凝、年來在此家四箇、送興心房許、
強入渦屋也、夜前被見了、仍不論日次、典侍歸參、未時許右中
辨來臨、言談臨昏、率分事未被仰下云々、
十五日、庚寅、雨降、終日陰晴、入夜之間雲晴之上、非日
比之天、偏如晴夜、雖不見月輪皆既之蝕歟、亥時漸如

月夜云々、
十六日、辛卯、朝天晴、巳後陰、夜深雨降、不聞世事、
十七日、壬辰、自夜雨降、未時許止、天猶陰、申始許金吾
來、近日又可有公卿昇進、依大理使臨厭却懇切可被取
闕云々、仁安承元建暦承久依輕忽之亂政、被求非分之
闕官、極不穩事歟、近日咳病世俗稱夷病、去比夷狄入
京、萬人猥見云々、是又極不吉之徴也、何爲哉、不可以
亂侵華、慈賢去夜逐電、居住近江國百濟寺自本所占之勝地、栽花樹號水石云々、惟長爲御使馳下了、自年來深厭世事、以事次逐電
云々、
十八日、癸巳、長門守兼友來、相逢之間又兼直宿禰來
談、扶病謁之、申始許眞昭入道來、言談及昏黑、入夜宿
賢寂宅、
十九日、甲午、天快晴、曉月無片雲、鐘報之後歸廬、長政
朝臣來談之後、迎蓮房來、不謁、
廿日、乙未、天晴、靜俊書狀、去十七日、午刻、無動寺之門
徒切東塔南谷房二字、大谷房、寂覺房、十八日未刻自南谷發無
動寺合戰、自三方進寄、二方被追返、今一手自存外谷
底打入、切房二字、實檢房、仙蓮房、うれしや水之曲はやして歸
入南谷、兩方死人多、負手者有其數、其後無動寺又可
寄南谷由評定、下法師剪無動寺境内之木、無動寺法師
及傷之、南谷之下人殺其法師之故、此事出來云々、親
王座主之時、山門破滅之由世之所稱也、彼親王又偏好
兵給、參入僧徒皆相具甲冑弓箭之所從云々、不知其
由、信實朝臣書狀之次云、資隆朝臣前右衛門佐死去云々、雖無常之
習、殊以存外、心操穩便之人歟、天之與善不信事歟、去
十日事云々、
廿一日、丙申、天晴、左目大腫、是依見歌也、招典藥權助
貞幸令見、非眼病雜熱之所爲也、不可及大事由答之、
桃花盛開、八重櫻樹木、開始、毘沙門堂花半開云々、
廿二日、丁酉、自夜雨降、未斜陽景晴、晴陰猶不定、夜雨
間降、長政朝臣來、
廿三日、戊戌、欠日、朝猶雨降、雹交、巳時蒼天晴、天乍晴雨
雪交降、大風間發、櫻花之後雪霰、非恒事歟、明日祈年

殺率幣金吾勤使云々、家長朝臣曉下向湯山之由示送、
南京常樂會之間又有鬪亂云々、
廿四日、己亥、宿雪棟宇白、天晴、午時許徒然之餘、扶目
病行毘沙門堂、乍車伺見、花半開歟、雜人之外無殊人、
少時歸來之間、兼直宿禰相逢、（長政同車云々）、不見而歸來、申
時許兵部卿、大宮三位、（同車）、督信而過了、入夜金吾來、
（率幣使八幡使家光卿）、當日定、上卿右府勤右筆、職事忠高、辨經光、
使顯平卿、有親朝臣、四位季宗、爲繼、不及昏黑自上御
社退出云々、即著狩衣參名謁了、明日參綾小路殿八
講、明夕持明院殿御幸、翌日可有御鞠云々、明日又殿
下氏院參賀、廿八日御即位由山陵使云々、上卿、（中宮大夫）、
使伊平卿、有親朝臣、三位等領狀、被催經高等、臨時祭
十四日、使未催出云々、宰相三位中將被催、
廿五日、庚子、朝天快晴、未後陰、夕雨降、去夜婬女獨立
毘沙門堂、及深更稱待人、今曉雜人等見了、於惣門外
被殺害云々、午時許長政朝臣爲內府御使來臨、相逢且
令見目痛之體了、一寢之後金吾來宿、御幸供奉（明日可早參）、

大將御車寄、（烏帽子、直衣、不騎馬）、隆親、盛兼、爲家、資賴卿、殿上
人只四人、公有、親氏、公光、（御劔、直衣）、光俊朝臣、昨日八講
始、與別當早參、始事之後隆親卿參、又早出、左大辨追
參、相替退出、今日家光卿有親朝臣參云々、
廿六日、辛丑、終夜今朝甚雨大風、及巳時雨猶不止、金
吾歸參了、（紗白襖、淺黃指貫）、風雨之日定無興歟、雨頗休後八幡
權別當（超淸歟）、來、依目病以人問答、柳可移植之由約束、退
歸了、午時天忽晴、風又頗休、今日御鞠御覽被遂者、今
夕還御云々、夜間還御之由、
二十七日、壬寅、朝天快晴、目腫、自作日付藥、（車前草）、去夜
汁稱□猶有增、又貞幸朝臣來、雖血忌日令加灸點、
（賦二日料）、左手五所、（年來中風）、中將入道（唯遊坊）、忽來臨、目付藥之間、
以人謝之、無莫事也、兩納言、（隆盛）、金吾、大理見毘沙門
堂花、又參持明院殿云々、傳聞、
廿八日、癸卯、天晴、左衞門行尉範自大殿來、掘八重櫻、
此間、少灸治、目腫不能指出、自巳始及未時、下人等不昇
出得、行範先是歸參了、早旦超淸請印、又掘取柳木了、

灸早旦頸二所、巳時手臂上等五所、雖非多甚窮屈、未時又歸來、舁入車出了、申時許唯圓房來、見毘沙門堂花、今夜可宿、臨昏被出、暫言談、今日殊無力、又平臥了、

廿九日、（甲辰、晴、）朝天快晴、唯圓房早旦歸、目熱氣同昨日、朝出庭上聊行步、無殊煩、歸入之後腰病又發出、欲立不能、極以奇、行寬法印來、隔障子言談之間、永光朝臣（登蚑）、來會、同乍隔相逢、歸後左京權大夫來、又乍臥內隔物言談之間、大宮三位又被過、於同所淸談之次、去十八日賢寂語出勝事猶一定事云々、男一人來左大辨宅、貴下幷宮小路中納言成殺害之計、度々伺之間、猶有憚思事不遂、案此事若冥加被坐歟、依漸後悔來告由陳之、大辨乍驚其男、馳向中納言許告此由、相議只搦件男過河東、所陳同前于男詞、顯平卿語云々、更雖僧事歟、此事披露之後彼三位出仕如元云々、三位又向兵部卿許由云々、今日每月會也、左京云々、厭律師於狛僧正許當日逆歌、起座稱心神違例山頓死云々、雖歌不得骨多年見馴者也、可悲、今朝御所朝猶乾、參大殿、西園寺花御覽了、入夜歸由金吾示送、昨日山陵使上卿中宮大夫、使中納言伊平、參議經高、爲家、有親、三位顯平、師季、終日々蔭、亥時出陣云々、入夜典侍適退出、

○三月大、

一日、乙巳、天晴、巳時許隆承法印相具小童來臨、隔障子相謁、即留童歸了、典侍今日適逗留、（抑御灯之儀、）臨昏黑送迎車、童歸了、

二日、（丙午、沒、）天晴、金吾參詣日吉云々、明曉大殿開之故（詮カ）歟、巳時許沐浴、（日蝕之後、）午時許左京來臨、隔物言談、撰無事等言談、夕女房下野來、謁典侍之次聞及、隱岐國守護武士等私闘亂不靜由聞云々、秉燭以前歸、即典侍又歸參、（頗有召、）

三日、（丁未、土用、）天晴、迎蓮坊來訪、以人問答、大宮三位被傳折紙二枚、（宜秋門院、按察殿、）往年予與故三位中將詠當座腰折、不足言不及書留、不慮在彼人許、依有書落可書繼之由

也、仍書付返送了、般富門院大貳と云女房他界之由聞
時、於彼院染紙書付歌也、忘却經卅餘年見之、舊游零
落、灑老後之涙、
四日、戊申、天快晴、前齋宮戸部夜前來、今朝歸參、伯三
位妻（盛實朝臣入道女、）取夫之宿衣入籠物、三位即見付取棄之、
追却妻之所從等之後、又欲飲酒、浮黑散成奇、捕陪膳
少女問之、重又依妻室之語此散交於飲酒之由承伏、服
瀉藥反吐、其妻閉籠障子內、永不可行他所由吐詞、三
位出其屋座向宅云々、相具二十年、數子之母揮此害
心、世上可恐事歟、盛實寂來之次云、巷說、隱岐之守護
佐々木左衛門以八島冠者（先年於今熊野邊被追討者子、）爲讃岐守護代、
（號謀反者子、已成父子之儀多年、）已以出雲守護代男爲使、遣讃岐國之間、
無是非擊殺出雲守護代、一島勸精兵構城郭、出雲又發
兵雖欲渡彼島、島船津爲嶮岨、渡者難方舟、當時只發
精兵廻籌策云々、若及重事者彌爲天下之煩歟、（六波羅使往反）
（出雲無眼云々、）
五日、己酉、朝陽間陰、午時許雨灑、又止、靜俊來談、父

入道病又頗宜、存命歟者、東塔無動寺兩方城郭猶不拘
制止嗷々云々、
六日、庚戌、（欠、）終夜大雨、曙後止、朝天陰、未時陽景見、承
明門院黃門被來謁、典侍今夜宿金吾家、明曉與女房等
參日吉、明日可歸參云々、
七日、辛亥、朝天陰、金吾適音信、昨日參最勝金剛院、早
參家光、經高、範輔、師季卿、有親朝臣參、到于酉時、奉
行有長不參、無佛具、只今借用歡喜光院不渡散語、仍
早出、中納言中將殿未令門給云々、參院御鞠名謁、今
日列見無人、午時催無人由、依無僮僕不能參、所々鞠
興被裁切立、日々馳走云々、
八日、壬子、朝雨降、終日不晴、念誦之間永光朝臣來問、
又良算法印來謁、依目病隔物、典侍歸京、即參宮之由
聞之、歎冬盛開、
九日、癸丑、巳時天晴、未時又微雨、巳時許金吾來、今日
參長講堂云々、又院召（御鞠、）馳參了、左京權來臨、一昨
日參御八講、兩殿入御、公卿九條新大中納言、經通、中

將殿、家光、參議資頼、三位頭長淸、殿上人隆範、重長、
信實、宗平、（御共）、實任已下不委聞、昨日北政所春日御
參、令奉具今姫君給、御車寄伊平卿、殿上人四人騎馬、
能忠、定平等歟、不委聞、（引替牛依以其僮自前進了）臨時祭使三位中將
通忠、舞人兼有、消撰之間、只兼日之催許也、領狀通氏
朝臣、實直朝臣、實任朝臣、侍從公忠、（實忠子）、公濟（光盛外孫、實光弟）、
（實有卿猶子、自年始出仕）、資平、（顯平子）、四位舞一人闕如云々、陪從爲
綱一昨日領狀云々、明日中宮御入內、十日許可御云
云、昏黑春日引替雜歸來、自九條口前行云々、
十日、（甲寅）、雨間降、未後甚雨、午時許金吾來、昨日參長
講堂、右府、權大納言、右大將、盛兼卿、爲家卿、範輔
卿、有親朝臣、辨信盛、事訖參院、名謁以後、四條中納
言、兵部卿同車伴大理行左金吾門、招引歸來無指事、
及深更各分散、舞人實陰朝臣領狀云々、左京權大夫
來、（隔物謁）、中宮御入內云々、送典侍車之次、黃門歸參承明
門院、不及深更車歸來、
十一日、（乙卯）、朝陰、晝晴、下人等云、法成寺執行法橋
隆經、自去年有病氣、去月中旬入精進屋、參詣熊野、兩
三日之間病加增、雖逐前途由思煩、前達强相勸、將參
之間又落馬、更求輿（始不具）、扶乘、僅雖參本宮、如目盲不能
奉見、（雖企三御山自其退歸）、於和泉國一昨日於路頭終命、其齡三
十、爲人爱廻雪之傾城、微力之所及旦暮經營、病根之
源發自過度之由雜人等稱之云々、雖無識非器者、寺務
依相傳、隨分房人等於事知子細歟、縱雖有令申奇計
者、於故實練習之一得者斷絕、彌本寺之荒廢歟、蓬
門之近邊僅居住者、追旬月死去、村里之滅亡尤可恐事
歟、況耄及病翁哉、兼直宿禰來、以人謝、中務權大輔
來、隔物言談、八重櫻（一條殿枝繼木）、已開、欵冬未落、養閑庭
眼、
十二日、（丙辰）、朝天猶陰、雨不降、家光、爲家、知家、長
淸、有親參云々、民戶又變雨、（妨參秋云々）、今日殿尊勝陀羅尼
供養、今夜行幸室町殿、秉燭以後不經時刻行幸了云
云、右大將、中納言中將殿、四條中納言、左衞門督、實
世卿、有親朝臣、

十三日、丁巳、天猶陰、巳時陽景見、天晴、鶯啼後典侍車歸來、金吾夜前腹病更發、雖扶參自路退出、病臥之由示送、日來不休息之所致歟、

十四日、戊午、天猶陰、陽景間見、夜大風、臨時祭剋限以前大殿初令懸牛車給、御共又被催由示送、今夕又中宮還御冷泉殿之由、午時許有其告、初夜鐘以前行啓成了、車歸來、

十五日、己未、朝天晴、金吾示送、牛車伊平、爲家、資賴卿、扈從先令參院給、次內裏、入北門經五節所東屏戶敷政門、又令昇御後給、此間御禊已訖、出御々拜如例云々、庭座殿下、二獻後令加垣下給、右內兩府、中宮大夫、左金吾、已上勸盃、中納言中將殿、迎參、插花之後、隆親、伊平、重坏、瓶子信光、爲家、重坏、瓶子資定、基氏、資宗、顯平、有親、陪從重坏、頭中將、使三位中將、馬副六人、雜色八人、柳狩衣、纐纈結衣、無取物、舞人實蔭、隨身四人、通氏、二色六人、單狩衣、童一人、實任、蘇芳單衣、六人、童一人、實直、萌木單、狩衣、童一人、公齊、裝束平緒、赤色四人、童二人、實春、同平緒打物四人、童二人、二藍打取物四人、資平、萌木單、狩衣四人、童一人、師成、蘇芳單四人、童口人、兼氏、檢非違使、非藏人重資、朽葉二人、加陪從家清朝臣、信時朝臣、爲繼朝臣、爲綱朝臣、光時、敎行所勞之間、猶依責終日出仕云々、甚不便事歟、予又念誦之間、申時許心神違亂、有悶絕之氣、一寢之後入夜又起、明月如秋、漸深有陰氣、

十六日、庚申、朝天陰、巳後雨降、

十七日、辛酉、天陰、雨間降、賢寂來云、入道宇津宮、以義村書狀來冷泉、其狀云、堀川二位父子不和事、右衞門督京極中納言可令和平云々、尤迷是非、以其狀先送按察許了、無返事、入夜以法師爲使被示近事、無傳狀、於予者三ヶ月之病已獲麟、世事耳外之由可令返答之由、惡逆者受末代之生、不祥及外人、甚無由事也、前匠作被過、乍隣子之內謁之、

十八日、壬戌、欠、雨止、雲漸散、午後天晴、金吾依腹病難治、申身暇今日始服藥云々、蒜根雖生爲藥由貞幸說云々、烈風、八重櫻四散、廿一日夏節前日、件日歸忌日、仍今夜宿本所、金吾服藥之間在此宅、物語繪月次事評定、闕月今旦求出之間、及曉鐘不寢、歸廬、天陰月暗、

十九日、癸亥、凶會、朝天晴、未時許左京權來談、又依繪事參

大殿之次云々、賀茂社司季保來、以人示所勞由、
廿日、甲子、天晴、下人等說云、長淸卿次男依假子之鬪諍、捕近邊地藏堂法師之子、面縛其小童、依爲山僧弟子、山僧成怒亂入家內、欲取下手人、依其事三位逐電隱居、家中無人云々、未時許典侍退出沐浴、入夜歸參、濃州蘭宣二枚今日以女房狀給典侍云々、尋常之所女（廿カ）余所賢寂尋聞註出、雖令申其所皆給人々訖、仍難召返之由被載件狀云々、是只被撰最下之故也、二處名號即是不足言之故歟、但國務右京兆奉行、眼代同奉私家人云々、若不似行兼之猛惡歟、美作經時卿又行之云々、
日來撰出物語月次、（十二月、五所、）不入源氏幷狹衣、（於歌者拔群、他事雖不可然、源氏當時中宮被新圖、狹衣又院御方助被書、）此所撰、夜寢覺、御津濱松、心高東宮宣旨、左右袖濕、朝倉御河留開留、取替波也、末葉露、海人苅藻留遊、以十物語撰每月五、金吾淸書訖、又加一見、見返之付繁茂進入云々、以取交爲興、又蜻蛉日記十所許撰出、同送金語許、紫日記、更級日記、（中宮大夫齋進之、自承明門院被撰、其所、已書出進入了云々、）其外蜻蛉所殘歟、仍之書出云、近日此畫圖又世間之經營歟、更級墨畫隆信朝臣娘右京大夫（尼）、書之、般富門院號姬宮之人被書詞云々、爲能書云々、源氏繪詞內府被書、一昨日二三卷書出被送、手跡尤宜歟、仮室固辭云々、尤可然事也、大殿被仰手振由不令書給、頻被申宜秋門院、老眼不可叶之由被仰云々、此繪如聞者、可爲末代之珍歟、典侍往年幼少之時、令參故齋院之時、所賜之月次繪二卷、（年來所持也、）今度進入宮、詞同彼御筆也、垂露殊勝珍重之由、上皇有仰事云々、件繪被書十二人之歌、（被分月々、）正月、（敏行云々、）二月、（淸少納言、齋信卿、參梅壺之所、但無歌、）三月、（天曆御製、）四月、（實方朝臣、）五月、（紫式部日記、曉景氣、）六月、（業平朝臣、秋風吹告鴈、）七月、（後冷泉院御製、）八月、（道信朝臣、虫聲、）九月、（和泉式部、帥宮町門、）十月、（馬內侍、時雨、）十一月、（宗貞少將、未通女之姿、）十二月、（四條大納言、北山之景氣、）二卷繪也、表紙（紺紗、有繪、）軸、水精、來月二日中宮院號云々、（末代只被忩此事、）

廿一日、乙丑、霜結、天晴、夜甚寒、巳時許淸定朝臣來、（近日在正親町富小路邊、）次聞及事、藤中納言家光卿、和泉國春日社修造功固辭、前左府聞及被懇望、仍相傳伯耆、（件國可爲新大納言）

三百四十一

（出仕之料山先日申請）、家光卿申不可堪之由上、申請造營、世以成不
審云々、甘棠之奇計較人歟、（軼イ）棄恥貪欲、不顧傍難歟、
（是又在世之上計也）、以泰乗被補法成寺々務了云々、治山幷門跡堂
堂佛聖灯油斷絕不治之閒（間カ）被充兼康家饌衣食歟、足驚
奇、隔物言談之間、加賀前司泰光朝臣來臨、猶不能謁、
以人謝之、英華之餘流無禮非所存、昨日物語之抄出、
已以進入、事體尤叶御意之由有內々御氣色云々、極以
恐（以下闕文アリ）今日取出撰歌見現存歌等、（今年未見）、古歌雖極蕪、
當時所載猶以非凡俗限、現存雜人交于先達之中、足恥
痛歟、未時許典侍密々送更級日記新圖、即返上、
廿二日、丙寅、天晴、未後陰雨降、但馬前司、（三條宮御使持御歌）、長
門守、（兼友）、禪相門御使（持彼草大紙）、來會、隔物各相謁、（同時）、但
馬弟法橋又相具、（皆是只動揺之作者之加增也）、又南京寳綠得業使來、見
倘客人由歸去云々、
廿三日、丁卯、（滅）、夜雨晴、風烈、午後晴、去年十一月之比造
作散々之比、此家橘樹懸生絹小袋、其內有梵字、至愚
之心不驚、蓬屋破散之間、女房方如護物歟之由存之、
可持向女房許之由示含助里、愚者忘却盈片角、此十餘
日以之授女房、物體不普通、爽不勤繪像、今日奉見與
心房之間、被驚奇、偏是咒咀之梵字詫祕事等、如此事
尤早速可見付事也、已及數月、尤□術之得力歟云々、
即急被送本房、早歸構咒術等可流河水由被示之、此次
閒、大北政所自去月御不例、漸々御増、是世之所稱主
瘦病、彼兩御弟不吉之病只同體、尤可怖事云々、彼御
邊適賢慮仁義之人也、極以不便、予自去冬物惡病惱非
一、今聞□術極以恐思、身非人數、誰人有意趣哉、恐歎
而有餘、入夜又雨降、
廿四日、戊辰、朝雨止、漸晴、入夜左近大夫親賢入來、
（和泉國者故殿伺候侍、在宿濟公之家、今在禪相門家）、以人問答、
廿五日、己巳、天晴、午時金吾來、（昨日蒜殺）、不經程歸、長淸卿
云家中、云路頭、有狼藉者、可行其刑罰之由公家被仰
武士了、居住本宅云々、（大宮三位書狀之次）、假室入 道殿御消息、
日來依治病出京、來月々輪殿追善可交之由雖被仰、重
申暇明曉歸山之由示給、尤可然之由令申了、昨今念誦

猶甚苦休息、
廿六日、庚午、天晴、未時許兵部卿來臨、僅開障子相謁、
湯治之後今日初參院、又參北白河院路次云々、齋宮御
立后事、依每事不叶、可爲六月、但中宮御院號、四月三日、御
同輿依可被忩、來月可有御入內事等、且申沙汰云々、
老病閑人恩問殊恐悅由謝之、秉燭之程金吾來、大殿來
廿九日御春日詣、參尊勝陀羅尼之次承此事、御共可參
者、兼承拋萬事可致用意、若人數不可闕歟、給治病之暇
可服藥由惟長申入、後朝云、今度九條新大中納言、中
將修理大夫、卒行、三人可參、仍不被申由示之、成悅、服
藥籠居之間、昨日俄卧直力構參哉由被仰、隨分行粧威儀雖非
晴、爭構出哉、服豆之後病等發勿論由申了、家光俄參
云々、彼兩卿各不諧如例、更被申障歟、顧貧乏無恩勵
出仕者、故藥實任官分發兩方馳走之體、無出門隨事之
心、遠路卒爾之催可謂奇特哉、此御物詣何故哉、家長
朝臣云、卷說爲御出家之由稱之云々、世上事終之人自
他御好歟、來月五日又攝政殿御拜賀扈從被催云々、吉
事扈從每日事歟、推之內舍人隨身歟、定又無內舍人器
歟、侍小男隨誕生皆爲左衛尉、何物當其仁哉、不及深
更歸了、
廿七日、辛未、天晴、未刻大宮三位被過直衣參院之次、之次、閑
月輪殿御忌日一品經事、有延引之聞、中宮御院號、
三日、攝政殿御拜賀、五日、大嘗會國郡卜定、六日、如此
之間、恒例八講之外善事等可爲後日歟云々、月輪殿念佛僧事並大殿
御事、入道殿御迫參事日來聞之、大殿明日御九條殿、曉令參春日給云々、
夕雷鳴一兩聲雨灑、
廿八日、壬申、天晴、牡丹盛開、早旦金吾、夜前賓雅卿、
隆乘法印來、吉田今朝歸云々、賀茂重賢、重政子、迎達房、
僧圓家大夫房圓盛能書僧子、來、皆以人令答所勞由、
廿九日、癸酉、朝天陰、巳後大風甚雨、早旦吉水御使住
學生僧來、又是歟仙云々、以人間答、巳時許金吾來、女房與禪
尼等參賀茂歸之間也、侍從勤七瀨御祓使云々、大殿令
參春日給云々、夜前九條殿、風雨定爲人煩歟、申時以後風彌
猛烈、入夜之後舍屋悉動搖、其響如雷、雨脚又甚、怖畏

尤切、築垣假葺皆吹散云々、

卅日、甲戌、自曉風聊休、天猶陰、門內八重白梅自根折伏云々、其根朽云々、日來不知之、所過之花樹也、瑠璃之脆之故歟、惜而有餘、櫻桃梅梨所結之子、乍青落敗、法成寺之內北御堂金堂之北、顚倒云々、寺務頓死、堂宇顚仆、滅亡可奇恐、昨夜群盜竊所之內入、殿下御厩舍人宅迯隱、於隣屋之間放火、御馬一疋私馬一疋燒死云々、行寬法印來談、閑院子、仁和寺宮來十四日自高野介歸洛給云々、未後又雨降、風猶雖烈不似昨日、典侍臨昏黑參一條殿、夜深歸參云々、風雨之景氣無春遊之色、損枝綠樹之中牡丹獨盛開、

〇四月大

一日、乙亥、天陰、風猶不止、夕後雨間降、午時許金吾來、世事不聞及、一昨日社頭之儀、路次供奉進退失度云々、資季朝臣一人揚鞭先馳歸之由夜前告送云々、直物又延引、辭俊奇狀云、無動寺惡徒又寄南谷切房三宇、即時南谷衆又寄無動寺、數刻合戰、承仕者廿餘人、死者南三人、無動寺六人無、佛法破滅之期歟、

二日、丙子、朝天陰、靑天間見、

三日、丁丑、天快晴、去夜群盜入能季卿家、家主南京物詣之間破隣垣入云々、今夜中宮院號定云々、後聞、一上、兩大夫、定高、具實、伊平卿、相公三人參云々、

四日、戊寅、天晴、院號藻璧門云々、殊以存外、故入道殿下有被仰旨、今被用之、驚而可驚、未時許金吾左京侍從相具來、又小僧禪胤來、自關東歸洛云々、持來武士歟、稱厚緣由歟、左大將去廿九日辭退給、經光書辭狀、兵仗幷一位事自上頻被仰、固辭云々、被仰旨無例事歟、

五日、己卯、天晴、小時等於御前承仰(事カ)、未時消定朝臣來、扶病面謁、所語事、大將事去月廿日比禪閤奉請前殿給、歸洛給之後無音、廿四日俄有辭狀之沙汰、廿九日被奉了、自上兩事頻被仰、近代八省輔辭退、加階之例見苦之由有御痛、兵仗又及五度辭退給云々、平座初出仕給云々、大納言殿懇切被申、廿八日御物詣忩忙由無御返事、今月重被申御返事云、於社頭取孔子賦、五度黃門告之由被

仰、相將之任爲孔子賦者、向後輕々不便之由重雖被
中、遂以不許、於今者以同門總劍辭退云々、但不可剃
除之由有御命云々、不知其由事歟、來七日任大將一定
云々、廿九日杜下公良參吉水、入夜歸家、所從四十人
許、路頭動搖大風最中、途中雜人稱車強盜叫喚、勇幹
之輩放矢、大風之最中不能披陳、流矢中車、所從蒙疵、
不慮不祥云々、入夜宿賢寂宅、夜半許名謁了、金吾來
之次云、宮小路納言雜談之次、老臣本座事宜下之由被
告云々、極以存外、
六日、庚辰、朝天晴、遲明乾方有火、歸迯戸、聞一條北、
大宮四、夜前事依不審以書狀尋黄門、返事云、於無御
所望者偏僻案歟、頭辨口宣如此、
貞永二年三月卅日　宣旨
　前權中納言藤原朝臣定
　　宜令列本座
　　　藏人頭右大辨藤原朝臣親俊奉
定高卿參仗議、爲鼻湊壁也、不及不審、但貫首可書高
字歟、不知故實、二位宰相書狀云、俄可勘直物下名、加
任國司書違國次第事、在勘文可書入歟、可切繼歟、有
所見乎云々、此事全不聞其說、但於愚案者切續之條有
何難哉、尤可被尋先例、外記存知分明歟由答之、
七日、辛巳、朝天陰、巳後雨降、雜人云、昨日午時許泰乘
御堂拜堂、有長父子巳下俗形群集、又相具武士云々、
今夜御方違御幸、右大將御車寄、不騎馬云々、
八日、壬午、天快晴、午時許金吾來、參殿、只今令參院給
云々、直物延引、今日有臨時除目、十五日改元云々、公
長今日傳奏、布衣、一領、重生單衣、其下着帷、着生薄
色指貫云々、如此者非一身之勝事、不被御覽咎如何、
今度於春日令取孔子賦給、中將雖存理運之由、若背神
慮者、只一向可致信心、大納言基嫌中、可被任歟、賓親
卿又失生涯之計當時參籠社頭云々、被書此三人之處、
三度每度被取羽林之由內府被語云々、雖似任官之輕
輕、被祈請之趣、寶可謂無表裏哉、但此事尤理運之
令然事也、競望不可然歟、寛仁之例已符合、何有人愁

哉、未時許蛭飼、(頤下、)年來頻好之、去々年以後二年付
金蓮說、豈面熱與盛難堪、示合貞幸朝臣相待程出來之
間、今日々次宜云々、但依彼說三十飼之、
九日、(癸未、凶、)天晴、未時許大宮三位被來向、(參大殿退出、)示合撰
歌之雜事等、大祀歌未被仰云々、先是見聞書、參議基
保、(無兼官、不知其闕、後聞有兼官云々、)左近大將良實、(兼、)治部權少輔平高
兼、河內藤基綱、(具實卿給、本人被收公歟、)和泉藤顯方、(前左府、)甲斐平康
友、備中平時高、(右府御分、)伯耆藤業茂、阿波橘以良、(左大將殿名替、)
周防源敎行、(東大寺國名替、)右中將公基、(祭使得分、)雜任充滿紙三
枚、四位信盛、飛驒推給經通卿、替不聚任人云々、件國
當時不中用如信濃云々、寂身入道來、依窮屈不逢、今
朝又長政朝臣來、日來巷說、宣經讓職ヲ貫首云々、昨
日定高、(中將參議之由歟、)放成卿參院云々、少將敎房去年祭使申
明年可勸由、今年對捍、重被催勸者、可任中將由申、依
超數輩不許、猶被責申可辭官由、次第奇怪之由有沙汰
之由、日來聞之、本自輕朝威之人也、萬事只稱聖靈之
苦、又與定高會飲而存世間任意由、昨日流涕云々、定

又被重其淚歟、宣經又不用常命、只以定高申讓事、殿
邊已快然、今不被任、若無勅許歟、相門父子被舉實持
夕郎、殿許又快然、天氣不許之故、不被任參議歟、尤可
然事也、
十日、(甲申、)天晴、申時許暫雨降、未時許又蛭飼、
十一日、(乙酉、)朝天快晴、中務來談、內舍人隨身之間有
請印事參內云々、今夕殿下隨身御拜賀云々、申始許兼
朝爲禪門御使來、且令見目歷、奇間事等申子細、又歸
來、有子細等、光定(權守、)有事故賜假今夕他行了、於今
非人之身、勿論雖聊事無可顧之力、自去年密々處不善
者之躍、喧々無指證據、爲人不便事雖不聞入、咒咀厭
行等事又有所疑等、雖不知眞僞向後無益、不能惜留、
十二日、(丙戌、)自曉雨降、辰後如沃、未後間晴、酉時許金
吾來、參殿云々、夜前內舍人隨身、檢非違使康淸子左
兵衛盛季孫被召云々、公卿伊平、實有、家光、經高、爲
家、有親、通(時カ)作、痔又發不出仕、殿上人騎馬八人、宗平、有
數、資季、實持、親季、光俊、忠高、經光、院申權爲經奉

行、女院申織光俊、院號之時定用之外、隆盛光俊加院司云々、明後日女院殿上始、姬宮渡御指合、御月忌無人由親高示送、所勞四箇月籠居、不能出仕由申了、十五日改元云々、

十三日、丁亥、天晴、午時許長政朝臣傳内府命之内、密語云、老臣本座事、不申大殿、付盛兼卿奏聞無謂之由有御咎之氣云々、答申云、依病者之身、不及申出々仕事之間、盛兼卿本座宣下了由示金吾、金吾語此由、依不審宣下之狀有實歟、向職事奉行哉、將傍輩同被仰歟、依不審尋申由示送、返事云、口宣狀如此、愚意無疑存知申其由、今案之、定高卿事歟云々、此問答何付彼卿所望之疑可在哉、宣下之由依告問子細許也、一々存外、又是可謂不運之令然、未時許兵部卿狂獨、言談之次、物惡至極之故及此沙汰之由語之、比興事歟、夜深典侍退出、予付寢之後也、

十四日、戊子、天晴、典侍自今日於賢寂宅始蒜、適賜暇、憔悴不便之故也、日吉忠成持來歌、其歌躰無狂氣、仍加感言、傳聞、今夜姬宮渡御安嘉門院、十七日前齋宮御入内、明日改元云々、

十五日、己丑、陽景晴陰、午後天晴、念誦窮屈、夜月朗明、付寢不見之、

十六日、庚寅、朝陽陰、傳聞、年號、天福、式部太輔所撰後晉高祖七年々號也、其後不幾而絕、申云々、福字始唐昭宗景福歟、朱全忠陷諸州、其音似周代天複、討亂復位年號也、訓讀似周代天祐歟、四日全忠遷唐都于洛陽、全忠來朝享大廟改元之號也、八月兵犯宮門、以昭宗年號立爲代始之年號、朝議之趣不觸耳、所被用如何、只如向暗夜、漢武帝建元以來一千三十一年、魏吳蜀南朝北朝雖並、不用福字者可恐歟、金吾適示送事極不委、一昨日、十四日、殿上始、公卿大納言通方、中納言伊平、隆親、實有、家光、參議經高、資賴、一獻隆盛朝臣、二獻修理、瓶子爲氏、三獻實有卿、瓶子經光、殿上人十一人、實持、通氏、中將殿、定雅朝臣、爲經、親氏、親季、忠高、經光、爲氏、博輔、追加院司家光卿、忠高、今夜二品被渡新造近衞宮小路家云々、姬宮渡御安嘉門院、騎馬實有、爲家、有親、新大納言

高、參會、隆親、爲家取御贈物御本琵琶、俄被補院司、
去十一日被任馬助、源盛朝盛親一門、公雅卿後見、衛門兵衛尉任、
不見聞書云々、明日參宮御入內、公卿毛車扈從、十九日女院
御幸始、爲氏供奉云々、永光朝臣來次云、雖入北面人
數有存分遲參、此間初參、明日齋宮前駈即被催、仍可
供奉云々、申時永光朝臣又來、今朝言談事達申由也、
相逢之間、金吾來、世事無聞及事、小五月御幸可然之
由有云々聲云々、無神社御幸以前新日吉如何、又御忌
日怨可憚歟云々、御忌月事被問人々、但先是奉行兩
將、左資季、右家定、競馬事大略催具云々、件日御幸
有御點、大納言通方卿、中納言具實、隆親、盛兼、參議
爲家、基氏、資頼、大臣二人、大將參會云々、舊例大臣
大將皆參御幸、此御時無此事、爲道騎馬各被稱出車
歟、甚無其謂、
十七日、辛卯、舊札之次、右中辨示送、去夜國郡卜定、
近坂國、丹冰上、一上參陣給、公卿家良、通方、檢校、隆親、伊平、
検、經高、實世、件卿右衛遲參、內覽御物忌、忠高徘徊
門外、徒聞鷄鳴分散、改元夜同名謁、終以參陣不聞其
詞、福字漢土不快、我朝未聞第一聞惡之由、一同被申、
天復無北沙汰云々、上卿福宜歟、一同可定申、此上勿論云々、大
應、佛號、嘉惠、或佛名、又菓子、前藤右大辨喧嘩忘依座禮云々、
兩人同心安土亞相罵合、永光朝臣又來傳命、事體其舉四五十首雖書
載、無他滿之宿意歟、如諸國之田園佛寺神社之領不可
痛、不可惜、帝之曾祖、博陸之舅、母后之祖、堯母門之
甥、將軍之祖、過于魏武晉宣周隋之草創、任意獨歩誰
人論是非哉、況又一人不辨物由、只從漁父之誨而已、
夕浄照房來、將來女子、賀茂禰平基□□□發之最愛(闕文アリ)宜秋門按察房
吹舉、令參一位殿、一日來借毛車、公卿車無前駈事、雖
不相應、只隨尋出借車、令持榻、助里房任在共、今夜始
令着濃袴、老翁結腰、不經程歸來、即乘社司車歸了、授
手本一枚、[illegible]此間雨降又止、雲不定、
頭註 改元定、一上、定通、定高、賴資、家光、經高、範輔、有
親、
十八日、壬辰、朝天晴、風烈、金吾注送、左大將殿夜前御出

立所、伊平、家光、經高、爲家卿、前駈十六人、四位二人、六位二人、殿上人五人、車、定平、家定、少將、頼行、能定、宗敎、番長弘澄、御出立遲々參、參宮了、源大納言、雅、右大將、大宮中納言、實有、宮小路、盛兼、爲家、別當、實世、有親、隆親卿領狀不參、殿上人宗平、實蔭、實行、出カ已下十四人、殿上人車、歟、親氏、顯氏付御車、御後官人繁茂、於車三兩、左京極來啟、兆カ兵衛佐高賴同小五月念人車、

十九日、癸巳、天晴、及日入之程行賢寂宅、入道痔發危急、不出臥內平臥、妻母助里母、又病臥云々、大路雖存命歟、蒜典侍、並弟、二人、金吾、侍從、弟資、其母堂、此禪尼皆集會此蝸廬云々、存外及秉燭、事以上雖咫尺無加催者、兼高經歟脫アルベシ服其後不二丈昨日加院來不行之、光國率行之故無音云々、及秉燭侍從先令裝束、頗借實藤卿平緒實藤、次金吾裝束了、乘出車參了、即又侍從令參、歸來於此宅可騎馬、予先出、依路頭怖畏忩出、路富小路大炊御門町二條云云、立高倉西之間、不久而大殿密儀、女房御同車歟、令立高倉東給、後車漸來集、先是右大將殿自此大路被過了、左大將殿洞院南行給、一條殿令出立給云々、依御車近立洞院之西之間、大僧正御車、本在烏丸四、又立高倉立給、不久而殿上人進行、暗夜全不見其面、小男有二人、不分別、若六位歟、其次爲氏、雜色赤色青衣、舍人脇木、乘駿馬、察御馬云云、其後四五人雖過不知、次具隨身之躍多過了、平宰相、有親、宰相中將實世、別當、無音、金吾、中納言盛兼、實有、隆親、此間殿下御車立洞院辻給、次左大將殿、次大夫、大納言、次右大將、御車之前院司取松明過、殿御車前皆棄松明、大進光國、顯朝、已上歟、不見分、維長、放光、忠高、親季、隆盛、中將又多、惣不見分、顯定朝臣有之歟、次御車、御後修理大夫、五位尉繁茂、出車十兩、車副之體皆如此者、前駈二人、束帶、次歸入、殿上人渡之間月出山、天晴風靜、一寢以後前駈有弘等有歸入之音、已雞鳴云々、即乘車歸廬、兼開、殿上人有數々、實蔭、親俊、實持、隆盛、通氏、實仙、親氏、實清、、、親季、、、光俊、、、兼高、知宗、忠高、忠俊、經光、惟長、爲氏、博輔、顯朝、光國、昨日追加殿上人此外、資季、通成、能定等十二人、交名自殿隨仰可被加之由被奏院云々、

廿日、甲午、朝天快晴、夜前勸賞、正二位伊平、從四位上

親季、（朝親保、通行、實直、基具、教房、）正五位下顯朝、午時許與心房被來
座、聞賢寂病被到坊、少輔入道來談、
廿一日、乙未、天晴、未斜三郎入道眞昭來、其身得歌骨、
言談之詞甚以優也、自然移漏、秉燭以後歸、就相示之
趣、得其心之體、不似相馴人、尤有問答詮、
廿二日、丙申、自朝天晴陰、申後微雨、夜景漸滂沱、昨今
上下社司送奏之輩多、（保孝、師年、貞賢今年、瀰平、（一日女子之故歟、光孫、））
廿三日、丁酉、終夜今朝甚雨、雲奔西北、及未時雨脚休、
見物定入興歟、傳聞、使出立土御門堀川、（前殿立去給跡也、）他事
不聞及、申終之後細雨又降、此間檢非違使已渡了、過
富小路各乘車分散云々、　酉時許又甚雨、先是使渡時
了、透車歸了、乘例車諸大夫四人（束帶、）侍少々相具過此
邊了、未參着社頭之程、甚雨降云々、[illegible]
廿四日、戊戌朝陽晴、念誦如例、金吾音信、廿日於馬場
殿内々被結競馬、終日伺候最中、依康房訛着下袴參禪
亭、相具住吉大覺參吉水御行法、數刻及日沒退出、依
非受戒之期不遂出家云々、　右中辨輕服、大嘗會不奉

行、萬事違亂歟、祭御見物、攝政殿網代御車、上皇御同
車、被上前後簾、牛童殿、道御車、殿御隨身久員、兼世、
下北面五人、（久政、久直、季兼、行親、宣季、）次殿上人車二兩、（資季、家定、）親氏季
頼扈從、檢非違使十人、永親、章久、光村、（光村次男、三人五位、）康
仲、俊親、行範、親直、章秀、（附、）已上大志季氏、府生國生、禰
相御棧敷、（内府、公雅、實賢、公雅、實時、入道實清、實雄、別當爲家、）出立所、實有、爲家、
基氏卿、殿上人實陰、實持、（初獻、）頼氏、（二獻）穩座（三獻）瓶子（再取瓶子）近代四
位久絶事歟、實春、[illegible]兼廉、武延、廿一日參禪亭、終
日醉鄉、廿二日依無人終日伺候、依無假不來由也、
廿五日、己亥、天晴、入夜雨降、念誦之間兼直宿禰來談、
本性聰敏、依知音多問世事歟、雜談之中、院號定間事
等之語也、藻壁門定高具實等同心、（内々聞破定非歟、）左大辨殊難
之、壁字玉土兩作、事未切之由、大辨一上存給、具實爲
玉字由出詞、一上所見何說字由間給之時（不脫カ）閉口云々、時
強聞此事、法性寺殿御存知嫡家存給之由近日反屑歟、
宜秋門院々號之比、（兼日奉也、）予候御前之時、（北時故殿令候殿中給、予八條左大臣）
（殿候）弘庇、仰云、藻壁門不可用門也、先璧壁之作未分別之

由、故殿（法性寺殿御事也）、被仰額不書其作給、其上藻字不吉也、門號日盡了歟、於此門者不可用、承明雖內門當紫宸殿南庭、可爲母后之名、是又無心也、宜秋門尤宜歟由被仰、言猶在耳、今世人依被用之、入道殿不知食由存歟、尤可恥事也、於口傳故實者、依鴻倫不可知、被弃古老、誰人申出哉、國平宿禰又相具老耄來相逢、十月以前不可剃頭云々、大童子白髮極缺昔事歟、今日新日吉御馬馳、奉行將左資季朝臣、右家定朝臣、前修理親忠朝臣、依皷舁殿云々、

廿六日、（庚子）、朝雨間降、巳時止、天不晴、雨猶降、午時許覺法印（病後初）來臨、言談之間、金吾來、小時法印歸後、日向守親繼來、金吾對面、去夜兵部卿家（二條猪隈）、群盜入、任意取物云々、誰人逝此殃乎、悲而有餘、近日一條橋破壞、少將一人落車其身打損云々、（不知誰人）、新日吉競馬乘尻左武澄、兼利、（二人院）、久員（殿）、廣澄、（大將殿）、武眞、武茂、武任、（久武子）、武利、（改名歟）、右武信、久則、院、賴種、殿、廣直、國文、下野兼武、（種武子）、

廿七日、（辛丑）、自昨雨、或降或止、去夜治部卿家人坊城邊富有下郎宅二箇所亂入、富家雖討留二人、即時絡命云々、訪兵部返事云、方違他行之間亂入散々云々、

廿八日、（壬寅）、天晴、巳時許少輔入道來談、祭見物事等、府生檢非違使不拔桙不懸肩令持、不聞事歟、兩日桙拔之令持鞘指、說依人相替、兩日使令持取物と云は雨衣縢等也、於笠者猶有之、雜色長一人取其笠下持深沓、祕說云々、未時許大宮三位被過談、及晚鐘、此間典侍禪尼等渡此宅、明夕又依頻仰可參云々、

廿九日、（癸卯、欠日）、天晴、三位入道（能季卿）、被來向、少將不申轉任、有遷任藏部之志、如何之由被示合、殊叶愚意之由答之、末代之羽林只爲家超越之官歟、自他無益之故也、相次但馬前司雜談、及申終、典侍今夕可參之由頻譴責、久籠居、日次有憚由加詞止之、

卅日、（甲辰）、辰後雨降、午後如沃、未明典侍參了云々、未出臥內、不知之、昨日典侍語云、（女房）、參宜秋門院之次仰云、藻壁門可忌憚之由往年聞之、今世ニハ門モ普久

成事歟、卜被仰云々、賢貞之御本性不令忘庭訓御、極
悉事歟、何不被申合哉、作門院號以前兩三日之間忽顚
倒、當時有憚之由範輔卿申之云々、沐浴偃臥之間大
雨、荒屋漏濕、未斜雨脚休、及日入淺雲忽晴、

○五月小

一日、乙巳、（夜行、）朝陽漸晴、金吾書狀、昨日大雨、兩殿日野御（御同車）
共濕損、微牛馳損云々、大將殿已下令騎馬給、（御馬仆立、不令濕給、）
二日、丙午天晴、金吾來、昨日參法性寺、（卅講、）今日適無
指事、小五月御幸曙後早速之由有沙汰、安樂光院御八
講十二日、如例布衣御幸云々、
三日、丁未、朝天猶陰、陽景間晴、申時微雨、（入夜滂沱、）頭沃
菊湯、金吾來賜大殿御歌集、籠居以後絕不蒙仰、今有
此恩賜、金吾連來、令見小婢寢損、如灸點五箇所灸了、
四日、戊申、自昨甚雨、終日如沃、秉燭以前爲方違行冷
泉、近日賢寂宅連夜群盜窺來、乘車馬襲來由稱之云々、
依怖畏不宿、亥終許金吾自御所退出、（名謁訖、）四條富大貳
四人候御前、自然及深更云々、夜半許付寢之後南方有
火云々、（不知之、）遲明凌甚雨歸廬、
五日、己酉、朝雨猶如沃、巳時陽景晴、去夜陣口（坊門南、洞院西、）
新宰相（有親朝臣、）家群盜入、宿直者打合追反云々、帝闕之陣
口猶以如此、急難何爲哉、今朝鴨水（一條末、）溢人不渡云々、
及巳時簷溜雖猶落、陽景間出雲、巳時下人等云、夜火
鹽小路高倉群盜襲來、打合不入之故又放火、（定手也、）午後
又甚雨、及日沒有隙、左近眞手結依雨延引云々、終夜
猶聞溜聲、
六日、庚戌、陽景雖見雨脚猶不止、傳聞、嵯峨禪尼嫡女
（具定卿姉、）密難產終命云々、（或云、此事及度々、菩提院亂闕子息非印敷子母云々、）其年四十、
本性末代之賢者之一分、自嚴父存生之時、有產業之奇
計云々、連枝輕服之由云々、若謬說歟、又祕藏歟、未時
許兵部卿被過談、夜前密々被召例和歌云々、五月五日
歌五首兩納之、（隆盛、）金吾、大貳、兵部卿、親氏朝臣、繁
茂云々、近日又熒惑犯三星、無先例之變之由云々、凡
東方幷朝家事、巷說衆口嗷々、七月可有大事之由自月
來謳歌、不限連夜之盜賊、急難非一、長命之貧者何存

哉立后六月一定云々、申終院參云々、入夜兵衛佐來
臨、病者依昏夜之煩不能謁、
七日、辛亥、陽景間見、濃雲充滿、未時許金吾來、參殿、
假爲御院參被召車之間、爲乘替所來也、御幸女院出車
本二兩依可爲三兩、被召爲氏車、夜前右中辨仰之、前御時修明門
院出車每度勤仕、今世被處卑賤無此催、今二兩人數者
可謂者可謂面目歟、牛童卒爾異樣云々、仍藥師院丸賜
裝束可出立由示之了、土御門源大納言通、七箇日輕
服、檢校隱之由觸職事、左金吾不披露輕服由云々、夕
又甚雨、漏濕難堪、去夜冷泉門前又有奇物、東過行之夜中過程
間、爲伺見青侍二人登車宿之間、二人共見奇物、有火
光、非松明之體、物體大脂燭之姿歟、其色頗青、高手小路南行、冷泉向西、
其長過人事三四尺許、面如搆大顏、法師之姿、捧脂燭有
眷屬、長不高、小路辻夜行屎ヲ昇天屈從之由見之間、於左大
將殿南平門程云、如人音、シモ下ヘ可行歟ニ音、言了忽失了、非
幾行步之程、二條面有火光、同法師高倉ヲ西ヘ過、眷
屬猶在不昇屋、雅相公之跡柳櫻梢ニ透天、大頭猶見天西

融了、二人共見之、更不得心云々、冥顯之怖每聞動肝、
末代猶有物歟、
八日、壬子、朝陽晴、以助里嵯峨承不審事、又非恠說、然
申之由示送三位侍從許、返事云、來承及、只今可遣尋
云々、聞此事若祕歟、如聞者火葬訖後、不知之由返事、
非普通事歟、年來聞心操尋常之由、若傳家風歟、念誦
日發、
九日、癸丑、天晴、日出之程行冷泉、令任御所奉行、右中
辨之外無人云々、辰時許女房侍從小童等行棧敷、外祖棧敷
山、在馬場北云々、及巳一點金吾參了、乘出車、牛童筋木淺黃帷、裝束白綾單、狩
衣、水文紺村濃よりくゝり、濃香帷、淺黃練指貫、立烏帽子、舍人薄
青白裏、馬七疋、出六角東洞院立車、見物車不幾、此間
人々多參歟、御幸御路、富小路南、三條西、洞院南、六條
東、不經時刻前陣進來、人數如兼聞歟、有六位一人、壯
年之體多、着色々生衣、頗稱老之體着單衣許歟、奉行
辨香帷織襖、少將公光浮線綾白狩衣、匠作以上大略直
衣、四條納言一人布衣、香織襖、平禮、御隨身上﨟二人

御同車、（御車後不被出衣女房殿参歟）移馬四疋、檢非違使、（布衣、）下﨟御
隨身騎馬、次北面、出車顯親朝臣、通成朝臣、（同大顯二兩也、）爲
氏、女房衣不重物具非捻重、皆通平重、甚懦弱、其綾皆
有筋文、或如格子二筋、或如檜摺、皆是今様物歟、今日
近習上﨟御匣殿已下皆乘之云々、非式法之由歟、各有
布衣前駈、無半物車、見了歸廬、猶巳剋也、終日偃臥、
競馬經時剋還御、秉燭以後寄御車云々、他事不聞及、
十日、甲寅、自夜微雨降、巳時又甚雨、金吾送折紙一枚、
一番、（武澄迫、武延、）持、武延先參、（範清口、敍二、入、實持、隆盛、）武澄祿二、隆範、
宗平、
二番、（相種迫、兼利、）持、賴稱先參、隆嗣口祿二人、（實薩）兼利賴行朝
臣口祿二、（中將家定、）親氏、
三番、（久則勝、弘澄、）勝、（久則師子、伊成、實清、敍三、資季、顯定、實任、）
四番、（弘直、國文、）國文乍勝不宜、祿一、宗□、（先落馬、兼馬弘直乘替之、被出異様、）
五番、（武直迫、弘員、）持、弘員先參、祿二、（光資、資光、）
武直、敍二、知宗、顯氏朝臣、
六番、（兼安勝、武任迫、）兼安祿一、甚平、

先是下人説云、七番依經程被追入云々、今日供奉御幸
由示送、（安樂光院御八講事歟、）雨殊甚、酉時許如沃、終夜不止、
十一日、乙卯、雨猶降、昨日未時甚雨、御幸、右大將御車
寄、（束帶、）具實、隆親、盛兼、爲家、有資、隆盛、公光、實任、
束帶、實清、博輔供奉、御八講、土御門大納言有親朝臣之
外無人、隆親卿、（束帶、）仍爲家俄束帶、具實卿又同、始朝
座、待人參、別當參、行香不足、辨信盛立、夕座始之間、
經通卿帶劍笏着座、又立徹之還着、此間又改着裝束、
供奉還御之由金吾示送、此御八講今年不始事也、年來
不參歟、本性散々人歟、此事猶過分、
十二日、丙辰、朝天晴、夜月適明、早旦長政朝臣來、傳内
府御消息、（被送歟也、）謁面謁之後、及午時食事、近日不食之
氣殊不快、今日服薤、成茂宿禰又來談、
十三日、丁巳、天晴、
巳時占之、
依神事違例、不淨不信所致之歟、公家可愼御々藥事
歟、

維範朝臣　忠尚朝臣
定昌朝臣　季尚朝臣
業經朝臣　兼宣朝臣
有盛朝臣　忠俊

神祇官
卜怪異事
石淸水八幡宮所司等言上、去十二日注文偁、去七日巳
時、高良社御正體鏡鳴動、今日卯時同社御正體鏡二面
重鳴動光耀事者、是依何咎祟所致哉、
推之依神事違例、穢氣不信所致之候、（上カ）可有公家御□（愼カ）
及天下幷怪所口舌驚恐事歟、
卯時占之、依神事穢氣不信所致之歟、從震巽方奏口舌
兵革事歟、
天福元年五月廿一日宮主大膳亮從五位下卜部宿禰
兼躬
從五位上行權少副大中臣朝臣知業
從四位下行權少副卜部宿禰兼倢（繼カ）
從四位下行權少副卜部宿禰兼氏

上卿土御門大納言定　正四位下行權少副卜部宿禰
兼直　藏人宮內大輔兼高

本日ノ記事ハ二十三日ノ記事ノ挿入ナルベキモ、多少異同アルヲ以テ、原本ニ從ツテ姑ク此日ニ收メタリ、

十四日、戊午、天晴、大宮三位書狀云、去五日御一家一
品經供養、月輪殿、導師、聖覺、自其日四箇日八講、山法印、
前左府、大殿法印、南、尊勝院法眼、前左、勸修寺法眼、八條左、證
義吉水、自七日贈物不參給、但別亦不御座、此間天變重疊云々、八幡高良
御正體去七日巳時鳴、一昨日又鳴動、永曆中御前鳴
動、其前後無此事、又春日若宮巫女御託宣、來七月有
怖云々、申時許金吾來、束帶、參安樂光院結願、土御門、
定通、四條中納言、隆親、藤中納言、家光、早出、二位公賴、別當
大貳、大臣二人、治部新宰相、有親、行香僅滿、小五月事少々聞之、
西座、兩土御門、左大將殿、資賴卿、東、右大將、左衞
門、四條富、左衞門、殿上人皷、隆範兄弟、知宗、宗明、
親高、平禮、壯年多着生衣云々、又時儀歟、行事將實季宵帽衣拂存歟、夜月淸
明、

十五日、己未、(辰時地震)朝天快晴、雖服蕕沐浴念佛、左京來談、
夜月晴明、
十六日、庚申、雲不遍而微雨間降、夜又同、前宮内卿書狀、病適有隙、此間有面謁之志之由也、所勞猶無術、只以書狀可承由示之、又有内府御消息、
十七日、辛酉、天陰、雨間降、(如昨日)深更甚雨、經乘阿闍梨(仁和寺僧、八年以來隱居勝尾寺云々、)來臨、扶病面謁、是又依勅撰懇望也、竹園五十首作者也、不可點之由示含了、間經法印送其身并二親歌、雖非優美各又不可弃也、何爲哉、
十八日、壬戌、朝雨濛々、未時陽景見、夜月明、或人云、自四月廿八日至于五月三日日吉社頭蝶雨降云々、治承七宮治山、山上滅亡之時有此事歟、毎聞動肝、又聞、金吾緣者(妻母)、於天王寺爲入道前攝政妻之由、態告送女子并本夫許云々、自稱之條言語道斷事歟、(禪門六十二、女四十七、)
十九日、癸亥、朝天陰、巳後天晴、秉燭以前行賢寂宅宿、山月照衫、有弘被聽内北面、主統光華逐日照耀、出仕之計次第寢弊、無其方術、賢寂敎出語之、小五月供奉經營失計略最中、單重十領(兼送川途令織、)遲沙汰忽爾勘發、女子周章經營送之、爲備威儀也、末世之儀雖勝事多、猶未曾有事歟、侍所居饗饌衣裝日夜營之云々、
廿日、甲子、鷄鳴之間、月無片雲、歸廬、巳時漸陰、金吾來、禪門方違之間腹病發給云々、午始許法印(覺)、來談、未始許歸後、不經程右中辨又被過間、清談自然移漏、入夜歸、普賢寺殿發心地此七八日毎日發給、危急云云、天下古老彌無其人歟、客人面謁、窮屈失度、
廿一日、乙丑、天晴陰、牛童丸云、普賢寺(殿脫カ)昨夕事切給了云々、前殿當時若御座近衞殿歟、車馬競立云々、中將入道音信之次云、禪門一昨日例方違、(河咄)腹病被發事外被煩、自歸路直被渡西園寺了云々、聞然者也、近日世間凡無安穩之計歟、爲之如何、金吾返事云、禪門如日來被坐今出川(北亭)、腹病落居給歟、今日參季御讀經結願云々、(後聞、初日也、)秉燭之程給攝政殿御書、被副折紙一紙、無指事之間、久不申案内、何事侍乎、抑大嘗會歌人

誰人當其仁乎、可令計給、儒者二人、例白川堀川鳥羽頗以吉歟、又一人可爲四位歟、公卿二人例先例不分明、一度例不快之由覺悟如何、委細可注給之狀如件、

五月廿一日　　御判

折紙

大嘗會繪所風俗所預和歌人例、

白河院

繪所　悠紀、左中辨文章博士實政、主基、右中辨文章博士正家、

風俗所　悠紀、民部大輔政長、主基、散位源頼俊、

和歌所　左中辨實政、美作守匡房、

堀川院

繪所　若狹守正家、右少辨文章博士敦宗、

風俗所　刑部卿源行家、左京權大夫源俊頼、

和歌所　左大辨式部大輔匡房、前阿波守行家、

鳥羽院

繪所　式部大輔正家、文章博士菅在良、

風俗所　木工頭俊頼、右京權大夫家俊、

和歌所　太宰權帥匡房、式部大輔正家、

高倉院

繪所　内藏權頭長光、文章博士成光、

風俗所　刑部卿重家、左近權少將定能、

和歌所　式部大輔永範卿、散位清輔、

跪請

大嘗會和歌作者事、

右所被副下候之例炳焉候歟、於被用此例、使者三度之例儒者二人候、尤可然候之處、往古例或如取輔等、不限二人詠進、又輔親卿詠候之外、吉不吉之例大略儒者二人候歟、即是儒者堪詠歌之人多候之故、且被用堪能候歟、顯輔卿耽道懇望詠進以後、非成業連々勤仕候、儒者連卅一字者次第陵遲、於今世者一門兩卿之外大略無其仁候歟、因玆每度被用彼家候、公卿昇進極難途候之時、一人猶希候、況二人勿論候歟、當時奉公出仕之人、皆叙上階之時、被求其外候

者、少年嬰兒歟、如此斟酌候者、又隨時儀二人無其難候歟、於見任者愚眼見及其歌候事、未及十首之間、暗難辨堪否候、被撰和歌堪能候者、前納言、賴、知家卿、尤當其仁候歟、被用儒者二人候者、一門兩卿之外無其人候歟、非儒相交吉例、仁安三年、貞應元年、又以神妙候、若被嫌公卿二人候者、非參議四位已下誰人可候乎、大祀所作者辨存歌趣之人、爲事爲道尤可爲公用候歟、被懸存知、如此候、以此趣可令洩披露給候、定家誠惶誠恐謹言、

五月廿一日

今可及此沙汰者、去年諸御產以前予伺御氣色之時、知家卿可然之由仰、至于昨今無相違萬事反掌、不足言事歟、

廿二日、丙寅、朝天陰、巳時晴、夜前事密々告送三品許、返事又如予案、變々尤可驚事歟、自夜前巷說云、禪閤事未切給、有蘇生之聞、午時許已以定說云々、今日又披露、關東遠江守被誅云々、不拘制止京上、於途中被害、在京之時惡事犯亂非例人之故乎、蟬實任少將出仕有無爲氣色、又虛言歟云云、兼直宿禰送出之次、八幡宮怪異事、昨日被行御占、仍注申之、

神祇官

卜怪異事

・問、石淸水八幡宮所司等言上、去十二日注文、去七日巳時高良御正體鳴動、今日卯時同社御正體鏡二面頂鳴動光耀事者、是依何咎祟所致哉、

推之依神事違例、穢氣不信所致之上、可有公家御愼、及天下幷怪所口舌驚恐事歟、

天福元年五月廿一日　宮主大膳亮忠弼（兼カ）

從五位上行權少副大中臣知業

從四位下行權少副兼繼

〃　〃　忠氏（兼カ）

正四位上行權少副兼直

卯時占、依神事穢氣不淨不信所致之上、公家御愼口舌兵革事、維範、忠尙、定昌、季尙、業經、兼宣、有成、（維カ）忠

俊、上卿一大納言、藏人兼高、齋場所爲御忌方、節分御方違無沙汰之由沙汰出來云々、每事閑驚者歟、

廿三日、丁卯、夜雨降、朝天猶陰、雨猶間降、金吾來、世事又不知云々、昨夜例御方違、右中辨奉行、

廿四日、戊辰、夜雨止、猶陰雨又降、金吾又參季御讀經之由示送、今日結願歟、巳時許興心房來坐、南方發心地平減給、爲令悅入可披露此事之由、示含祗候人々給、是興言歟云々、兼直宿禰又注進昨日御卜、

四月一日亥時、占云、依神事穢氣不信所致之上、怪所有口舌事歟、

同三日寅時占云、神事違例不淨所致之上、公家可愼御々藥事歟、又從艮震方奏口舌鬪諍事歟、

神祇官　主計頭兼通朝臣、漏刻博士業經朝臣
博士定昌朝臣、主稅助有盛朝臣、大允忠俊、

卜怪異等事

問、金峯山寺言上、去四月四日注文偁、今月一日亥時勝手若宮寶殿內陣震動、非響如雷、所奉懸外陣之御正體三體幷銅鏡筋、雖風不吹懸緒不切、令墜落大床上御、同三日寅時同御殿內陣震動、御正體鏡筋墜落、同前事者是依何咎祟所致哉、

推之、奉爲公家無指咎怪所、可有鬪諍病事歟、

問、同寺言上、同三日午時小守御寶殿外陣之御正體二體又雖風不吹懸緒不切、令墜落大床上事者、是依何咎祟所哉、

推之、怪所可有驚恐病事歟、

天福元年五月廿三日　從五位上行權少副大中臣朝臣知業

占云、依神事違例穢氣不淨所致之上、從巽坤方奏口舌動搖事歟、

從四位下行權少副卜部宿禰兼繼
從四位下行權少副卜部宿禰兼氏
正四位上行權大副卜部宿禰兼直

上卿藤中納言家光卿

世俗之說、此怪未曾有云々、大祀歌、賴納言知三位可詠歟、公卿二人例依不吉頗未定云々、申時許長政朝臣來向、語云、近日變異、同安元二年、其後無此事云々、

廿五日、己巳、去夜雨間降、辰後天晴、昨日御讀經結願、大納言、雅、高、中納言、具、盛、家、南殿、參儀爲家、有親、南殿、行香不足、資家仰度者、實蔭、親氏御殿出居、有敦、通氏二人早出、實清南殿串遁々不參、加出居、賴行、氏通、去夜殿九條殿御方進、於大將殿被改御衣乘御私車、與資季御共曉歸、今日依見楊梅進貴所、今年此物又不說アルカ世間未遍云々、昨日與心房謁申之次、老物衰損驚目、今來月又重可愼之由被命、彌怖畏可被祈念之由申付、於頽齡之命者非可惜、可耻冥慮、只逃群盜之殺害惡病之忽然、遂剃除之本意、臨終正念、以之爲今生之望之由令祈念之、昨今雖服薤不魚食、申時許兵部卿臨門前、音信依無力無術、答所勞出不謁、

廿六日、庚午、朝陽晴、今日止服薤、暑熱已催汗流、心神彌不快、

廿七日、辛未、天晴、金吾示送、今夕姫宮御行扈從、直衣三々、明日又日野詣、暑熱重役前世宿報歟、村民說云、此近邊舊泉關々宜央、往年臨幸之地、近年前內府居住、今年爲禪亭加修理、昨日始宴遊、廻雪飄颻、終日以夜繼、山岳淮洄、聳有賜、武士固門、禁雜人、夜深分散云々、大業江都之歡娛今在斯處、前左馬權頭季宗朝臣來臨、建保之比頻有芳約之好、近年甚々、疎遠、成辛示驚左京權、聞之來謝云々、扶病面謁謝之、去今年宗直東一條云々、晴天南風忽扇、明日又甚雨歟、未後雷鳴、申時許金吾來、今朝日野詣日出之程、資季、、、能忠只二人、午時自法性寺二人退出、能忠留候、一條殿可選御、又姫宮渡御院御所、乘車可參云々、千載集正本廿卷、孝行於關東自武士手買取、年來持云々、於蓮華王院取歟、無所納之手筥云々、雖舊損不及不中用之程、可進御所云々、村民之說虛言也、禪亭近日無遊宴云々、長衡李子息等經營、儲饗祿招請光村舞女十三人、仙樂歡娛之故、下人等披露、又有其故歟、明後日下向云々、

廿八日、壬申、天晴、夕雷鳴、雨暫降、夜前催反問、忘却陰陽道他行、求尋之間及夜半云々、御車寄、九條新大納言、御共伊平、毛車、束帶、爲家、殿上人實蔭、實持、實任、賴氏、雅繼、隆嗣、資光、地下五六人、出車二兩、明日大北政所

御車寄不參云々、立歸又云、御車寄今朝事也、（去夜恐狀也、）借牛事也、兼直宿禰來問、依炎暑無術不逢覺法印、與心房依先日約束來臨、對面、法印暫留言談、治部卿親長卿一日比着束帶向與惠僧正房、出家事、再三雖辭退、遂相共入經藏剃除受戒、相具法衣着之、冠已下朝衣置中門廊退出云々、所爲頗可然歟、人心不同、雖奉公不怠今又遂此事、不似不仕之白髮歟、又以超越、可恥可悲、

廿九日、（癸酉、晴、）天晴、暑熱殊甚、偃臥之間、永光朝臣來問、隔物言談、近日不食無力有若亡、和歌沙汰懈怠之由示之、禪室腹病非平減、尤可被憚事歟之由談之、實淸入道一日比與客人圍碁、臨夕入藝居方之間、頭仆之後閉口無言語、（中風歟、）經四五日死去、其身往年任將監、（非凡、殿物、）老住若狹國司當初、以濃州所領寄賴定卿爲彼家人、老後爲內府母儀三品乳母（說六條、）之夫、施光華、賴房卿幼稚之昔、依庶兄資賴大横謀、欲失世途之時、實淸（自髫生養之、）付入道納言之納（權力）勢、遂全其身、不被奪又處分家領、即實消之奇計也、今年滿八十云々、妻八十五、忌而不穢云々、勝事歟、入道伊時卿家供三人群盜露顯、武士來責、盜逃去了云々、四位仲兼從者又皆悉爲群盜、武士雖責之、稱八條禪尼（關東右府後家、）家警固者不出之云々、（仲兼本自有虎狼之野心、）（驍勇士、）近日禪室吉田泉亭臨幸、經營無他、來九日之由有兼日之聞、聊被申延歟、如聞者叵極嗜欲之淵源、欲催驕奢之荒淫、高臺深池之望、金銀錦繡之翫、增雕琢剝錺之餝、添奇巖怪石之勢歟、隋朝之歡娛、定忘後車之誡歟、件臨幸又可爲密儀云々、不可有此事之由前日被定了、又被申破歟、炎暑之間適々依可有渡御、被省威儀之煩云々、又有適日之微行者、爲亡國之前蹤歟、六邪之執權如舊、草創之德政何爲哉、桔梗花初開、萱草自中旬開、

○六月小

一日、（甲戌、吉日、）朝陽快霽、午時許少將伊成朝臣來臨、稱病重之由不謁、（炎熱難堪、）普賢寺殿去夜遂事切給、定暫有事憚歟由存而來由被示、先日態披露給之由、巷說又虛言

歟、雖非當時之柄臣、國家之元老、貴人之甚家、世間之歎娛暫可憚、

二日、乙亥、朝天晴、典侍早朝自地退出、近日院中新近習加增、土亞相兄弟、(前自春參東方、)前中納言教成、定高、又參東方、昨日有出御、(大納言中納言已上三人、非御服路公雅卿又參當御所、)有親朝臣入厩方、又六番々衆、御幸、參議御隨身、北面御車副等、運々供奉之煩、歎息之故此事出來云々、下郎之心只見今態野淨衣河陽直垂、不知以往之事之故歟、申時許金吾來、新女院馬長(蘇芳浅黄帷引ヘキ新制云々)、臨昏黑下人等稱二星取合由、望見西天、今日無纖月、太白之傍(東南方歟)、一寸許有小星、人云、取合之後離去星也云々、此間典侍歸參、金吾又歸、

三日、丙子、朝天遠晴、傳聞、二星事、太白歲星相去三寸追犯了、占文之趣、白衣之會兵飢之由云々、少輔入道來臨、普賢寺御事、五月三日聊有御風氣、四日戊申、如發心地惱給、(或每日、或隔日、)自十二日食事不通給之後悶籠、聖護院僧正一人之外不被寄人、晦夜巳時御氣絶、御子息已下修佛事、成人煩事一切停止云々、勝地被返奉本主、此所又只以破壞爲期、不可修復云々、其次云、去春御硯目六本候と出、何物乎由被仰、申云、蓋上伏赤木、(無文無螺鈿、)其裏蒔繪御硯也と申、果而有之、御感云々、左大辨於小五月棧敷發心地付惱云々、不經程歸了、五位殿上人平禮甚不可然由(歟カ)示之、是又不知古人悉平禮歟、夕殿下賜御書、大祀無事、公卿二人建暦一度之例也、仍一人可爲非公卿人、已無其仁、經光如何之趣也、申云、所存先度委申候了、不被用公卿二人者、經光之外其人不候歟、不知歌趣、三人假勤仕、不可然事歟、中納言不可見放之故候、申此趣了、今一人又爲若納言者、已無他人歟、於其歌者未知是非之分限歟、纖月初見、二星頗在云々、

四日、丁丑、朝天遠晴、洗頭、始念誦、言家朝臣入洛之時、即下向志深庄之由傳聞之處、近日瘧病發動危急之由、某提希尼歎之云々、天無行雲、炎暑殊甚、督三品傳、承明門院女房被請恩歌、僧房雅童受(愛カ)歌之料云々、

五首、甚雖輕々事有所思納受、今朝送腰折、文治之昔、列漢宮之綺羅之時、遙感春風百草之色、今折臂翁之身雖老彼禪尼之言爭默止哉、非木石之故忘傍難嘲、未時許大宮三位被來問、兩儒沙汰之後、機緣事不可爲愁由雖存、出仕之次猶何様候哉由示、源少納言歸來、不被仰身上左右、四位儒詠和歌無之、當時未定由被仰、不得止而退出云々、縱雖爲吉例、臨老不詠歌一首、俄勤仕大祀、極不穩事歟、依暑熱甚、日入以前謝之、入夜賢寂初送小分之氷、夜猶難堪、臥板及曙、日未入之間下人等又稱星取合由、可弃之世也、後聞、此星自白晝見云々、又太白經天歟、

五日、戊寅、天晴、去夜群盜徘徊坤辻邊、北行又歸之由小屋者告之、針（誤脫アラン）拔下落折松伺此宅歟、未時許藏人大輔扣軒音信、答老病難起揚之由、依暑熱無其術也、先是巳時許淨照房來、金吾又來會、自春所開院御方繪、月來所被新圖、今日可有御覽、大政所今朝令入院給、不經程各歸了、

頭註

正三位家信卿北白川院年預、親長闕也、

六日、己卯、朝天遂晴、依筋力不堪、今朝奉幣帛於日吉社、以老嫗七ヶ日令參籠、今月可愼之告等計會之故也、未時許金吾來傳殿下仰、大祀歌猶不被決、公卿二人建曆一度之例也、不可用歟、四位儒者無其人、經光去年中宮和歌之外人不見其歌、行能朝臣頻所望如何者、申云、和歌堪其事不可闕公事之人、前中納言（賴）、三位知家之外無之由度々令申、公卿二人於被憚者、經光忘自身堪否、以其名詠進、父卿扶持者事不可闕歟、貞應吉例、悠紀正三位、主基辨、已相叶、是一、次行能朝臣所望者可被許者、如此人詠此歌、只始于顯輔卿、彼一門吉不吉繼踵、其外亡父一人相交此事、猶不穩之由頻有申旨、舊例（中古以下）、非儒詠之、皆文章生辨黑白者也、非偏白丁、仍彼家外猶雖不可然、於彼朝臣者、其家代々每度書此御屛風、練習此歌、誰人比肩哉、又詠歌之躰非浮詞、事雖似新儀、於此事頗異他、用捨時儀ハ雖事闕如、年來不連卅一字而忽勤仕此事、爲道不穩事

歟、頼資卿、（子息猶不似他）、知家卿、行能朝臣之外不可被用他
人歟之由申之、爲朝爲人所申無私、先例事於無人者、
强不可有沙汰事歟、晩月明、
七日、庚辰、朝天晴、早旦中將入道房（唯𨗉）被過、扶病相謁、
不及須臾、今日不聞神輿皷音、先々雖遠聞、晩月淸明、
此撰歌其數自然多、今日切棄卅餘首、
八日、辛巳、朝天遂晴、金吾示送、大嘗會作者猶未定云
云、昨日攝政殿初度御上表巳時出被催、及秉燭伊平、
家光、經高、爲家、有親、中使資有卿、爲家、出合取本御
表、左大將殿令取祿給、又姫宮還御、高資、伊平卿扈
從、殿上人有教、資蔭、資任、雅繼、隆嗣、昨日以書狀示
合師季朝臣事、志貴皇子萬葉集載數首、新古今自他任
彼集撰上之、又被入了、今案、此皇子如國史著無謚所
見歟、將其讀著與施基可同歟、然者御諱可無便哉、答
云、件皇子如彼集者、歌人内春日、榎井、海上三人王、
世貴皇子之子云々、如今示給、若施基之音可通歟、日
本紀點セキ云々、若有同人之疑者、追號天皇繼躰始祖
也、不可被書名字、被載田原天皇可宜歟、重案之、有事
疑、御諱可無便、未決疑、謚號又可憚、彼御歌二首今日
切除了、又所案藤元眞（入新古了）、訓讀有憚、兼房朝臣已爲大
相國名字、非殊秀逸（マヽ）、此二人同除棄了、故者名雖事舊、
於時可存機間之故也、相泉道經又今度不撰入、是皆今
案所斟酌也、半月淸明
九日、壬午、朝天遂晴、未後陰、夜月漸晴、但馬前司臨逢
門、暑熱難堪、兼他行之由令答客人、未時許内府御消
息、播州上還（越部下保願卿）、關宣廻祕計、今日奉典侍了者、非
悅無物取喩由令答申、賢寂感悅、是月來懇望也、適聞
吉事、可謂恩、
十日、癸未、朝天晴、近日之閭巷買兵弩者充滿、民口偏
稱敗亡兆之由云々、京畿皆有其心、奇而有餘、辰終許
下人説云、去夜大貳家燒云々、南面臥、而過夜半入寢
所、令下䣜之後歟、以助里令驚勛、帥殿大貳之時度々
逢火事給、旁可怖事也、歸來云、大炊御門北、猪隈西東
小屋二十許燒、群盜放火也、北風掩他（烟カ）付所々打滅、希

有逃了由有返事、行寛法印來臨、扶病相逢、不及須臾、師重朝臣重勘送、國史所載日本紀施基皇子、誕生之時也、體記云、師貴皇子、類聚國史云、光仁天皇寶龜元年十一月甲子詔云、現神大八州所知倭根子天皇詔旨止宣詔旨乎、親王王臣百官人等天下公民衆聞食宣、朕以劣弱身忝鴻業、云恐利毀、進毛不知爾退毛不知爾、所念波貴久廢伎御命自獨能美夜受給武止所念毛、氏奈法能麻爾追皇掛恐御春日宮皇子奉稱天皇、又兄弟姉妹諸王子等、悉作親王氏冠位上給治給、又以井上内親王定皇后止宣天皇御命衆聞食宣、續日本紀云、寶龜二年秋八月甲寅、二品志貴親王薨、遣從四位下六人部王、正五位下縣犬養宿禰筑紫等監護喪事、親王天智天皇第七之皇子也、寶龜元年追尊稱御春日宮天皇、今案、日本紀幷體記所載施芝期師其字雖不同、其音已同、施字異音、聊貽不審、不及指南、且五字一音之上、續日本紀註、志貴同名之條已顯然也、於今者可被用追號歟者、事已無不審者、今度尤可奉書藏、愚意所疑頗有其與、仍註之、朗詠集書此御名、建仁撰進無之、時雖有所疑、一身不及出疑而過了、新古今被書皇子、不可然事歟、

十一日、甲申、朝天遂晴、兼直宿禰注送卜形、

神祇官
　卜怪異事
問、住吉社司等言上、今月二日註文偁、去月十七日巳時第三神殿鳴動事者、是依何咎所致哉、
推之、依神事違例穢氣不信所致之上、可有公家御愼、及怪所恐繫囚事歟、
　天福元年六月十日
　　宮主大膳亮五從位下卜部宿禰忠躬
　　從五位下行權大祐大中臣朝臣定氏
　　從四位下行權少副卜部宿禰兼繼
　　從四位下行權少副卜部宿禰兼氏
　　正四位上行權大副卜部宿禰兼直
上卿藤中納言家光卿
藏人右少辨經光不參

三百六十六

占云、依神事穢氣不信所致之上、公家可愼御々藥事歟、又禁裏可被誡火事歟、

漏刻博士業經朝臣　權暦博士定昌朝臣　權天文博士季尙、、　玄蕃頭直宣、、　暦博士道茂、、

權漏刻博士淸基

巳時許親尊法印來臨、扶病相謁之次云、今年御八講臨幸難叶事歟、寺家破壞幷至于小事不具、無處于催促、敷設御飾（今脫カ）難調出、此修理事已被仰合關東、寺家所司等下向、于不歸洛、已及期日不便云々、申時許金吾來、大祀歌申趣難委申、猶以未定云々、見撰歌、月前歸、風烈雲飛、遂雨不降、立后來二十日、前日御幸持明院殿云云、

十二日、乙酉、朝天快晴、夜月明、巳時許明日行幸止由自典侍邊傳聞、是尤宜事歟、不聞其子細、驚而可驚、女院無御同輿（少將イ神輿改事）、齋宮依無物無入內、仍兼日白地可令入御由日來聞之、若被改神輿之路者、甚不吉事由、先年所聞也、時儀如何云々、申斜兵部卿音信、答所勞無術由不謁、金吾示送、齋宮一昨日御瘧病之故、一位殿可令同輿給由雖有議、住吉鳴動、初度御物忌、行幸又可被憚、仍有議定、少將幷神輿被用冷泉、自寛治元年至于七年、每度如此、於御靈會路者三條之外之例不吉也、此條不可憚云々、然者年來閑院皇居以後每年行幸甚無益歟、時甕只以無煩爲先歟、

十三日、丙戌、朝天遠晴、前修理權大夫來臨、扶起面謁、大祀歌事雖未定、北亭被來關歟、去夜金吾蛩亂綴落居云々、左近大夫親賢迅、逢少將、實任咎無禮歟、以飛礫打其後、親賢自禪亭退出、白晝於大炊御門東洞院實任朝臣侍等凌礫打破頭及小及傷、相門被驚、永不可來寄之由追放、奇怪之由被奏聞云々、此羽林惡遠江聟也、習緣者歟、未時許大宮三位書狀、今朝此御教書到來、悅思給、

可令勸仕大嘗會主基所和歌給者、依攝政殿御消息、

且上啓如件、

六月十三日　　　左少辨忠高、

謹上大宮三位殿

度々被仰下之間、毎度未定不審之處、無相違之條悅申
之由示之、此事去年秋已申定了、今先例沙汰遂亂、甚
無詮事也、於無其人者何依官位可有沙汰哉、例不吉之
由月來在人口、更被用無由事歟、桂月淸明、一寢之後
南方有火、當南不遠、遺於冷泉、歸來云、六角南、烏丸
西、火赴南、仍不燃云々、
(頭註)見物如堵、親賢頭破、馳參相門、見物侲子扈從、
十四日、丁亥、朝天遠晴、憚尼以下參詣旅所、去三月所
令傳便風恐狀、兩國司幷師資朝臣返事到來、勢州守護
所使亂入停止、有下知之狀、巳時許良算法印來、隔物
謁、神輿奉行落云々、
十五日、戊子、天晴、未後間陰、承明門院女房迎寄、示合
闕卷紐組事、臨斜陽令歸參了、月前一寢之後南方有
火、不遠、近衛南、萬里小路西小屋少々燒云々、卽滅了、
十六日、己丑、朝天陰晴、曉禪尼物語(諂カ)卽歸、巳時許金吾
伴侍從幷外祖來、(依數奇爲見撰歟也、)䘮亂以後窮屈未出仕、實任
朝臣內院除籍之聞云々、少々見之、未斜歸了、山月雲
晴而漸昇之後晴、
十七日、庚寅、天晴陰、光家入道來之次云、宜秋門院按
察殿昨日他界、此七八日稱風病由退出、漸增氣、於九
條邊事切了、息女(先帝女房、三條殿、)於此近邊遭喪云々、自文治
御入內、自然相馴、今聞此事足于悲痛、六十九云々、
十八日、辛卯、天晴、金吾來、爲織朝臣來、典侍片時送御
所新書圖、令悅目卽返上、(諸物諸相交、月次繪十二卷、)當時能書之人々
書詞、(座主親王、前內府、九條大納言、行能朝臣、淸範入道、)範宗三位二禁俄及大事之
由、以金吾說信始聞、以助里相訪之處、歸來云、今曉已
他界之由、子息等示返事云々、雖生死之習、猶驚而有
餘、昨今無常殊以悲痛、年來所聞六十三云々、月出之
後淸明、今夜暑熱聊宜、
十九日、壬辰、朝天遠晴、貞惠僧正自一昨日於神泉祈
雨、自廿一日法親王於法性寺圓堂可修愛染明王法云
云、知息院殿御忌日八講、二年嚴重被修、今年於月輪
殿被修云々、三年之內被改其所、已又陵遲歟、泰乘入
法成寺之後、年中恒例佛事彌以如無云々、悲有餘、山

上諸堂泰乘之所交、皆閉戸滅燈無人跡云々、金吾相具
中務來、終日取奇目六、横道牛夕歸、前左馬季宗朝臣來、稱病
不逢、光行入道孝行等來、晦比下向相模、同不能言談、
明日立后、明後日新女院御幸室町殿、布衣、中一日可
御、有御點被催、高階孝行、雖申無力無術由、猶可構之由被
仰、極熱遍日事不休肩歟、炎旱渉日、民戸已憂云々、夜
無露草木枯槁、今日存外有涼氣、秉燭着小袖、
廿日、癸巳、遙漢無片雲、立后日云々、無露而早涼生、還
不得其心、右中辨音信之次、今日依立后密々御幸持明
院殿、入業御車初度、隆晟、親氏朝臣供奉、御路次可入御二品
近衛亭、爲申沙汰只今參入云々、巳時許金吾來、御幸
非早速事、大殿中將殿令參御車寄給、出仕之人皆指合
由被仰云々、長政朝臣來談、實任朝臣可被解官云々、
父卿依披陳不知由、如舊參院云々、今日未時許金吾取
荒目六了歸、三位資雅卿以使借牛、引送黃牛了、長政
朝臣云、康業大隅前司改名忘却、去十四日他界、自去年修明門院
中殊以伺候、知御領行雜事云々、年六十五、往年見馴人已拂

底歟、
廿一日、甲午、朝天無片雲、皇后宮大夫家嗣、兼、權大夫
具實、兼、亮顯氏、權亮公光、兼、大進知宗、兼、權大進平
惟忠、少進藤定兼、權少進藤成俊、大屬安部成朝、少屬
同資高、兼、權少屬中原職仲、兼、
廿二日、乙未、天無雲、夜無露、去夜新女院御幸、室町大殿、
殿網代御車、院御牛、御車副召次武延、出車二兩、伊
平、爲家卿、光俊朝臣、能定、資光、高嗣、顯朝供奉云
云、忠成書狀云々、去夜本社大宮寶殿振動、今日殊聞云々、使
者下人說、亥時御殿之內有似取相撲之音、次又有銅器
落破之音、又振動本社全無一度、如此之例奇勵云々、
去十五日諸司法師之訴、祭日社司騎馬過其前事、被召
決被處社司不當、成茂代官社司解部、社司當時愁訴之
最中云々、左京權大夫來談、依秋節宿北邊小屋、鷄鳴
歸、晨明月消、
廿三日、丙申、天晴、終日風吹、昨日雖風雲頻飛、遂雨不
降、長者僧正又被修如意寶珠法云々、依或者所告、今

明閑門物忌、雖不可信慎而無損歟、興心房被來、加小護身、午時許金吾來、依殿召參菩提院之次、昨日參皇后宮、公卿座敷南庇、殿上人在弘庇、兩大夫、隆親、盛兼、家光、爲家、實世卿、殿上人有敎、實蔭、雅継、資定、初獻、兗、二獻、勸之、三獻、隆納宮、一昨日定通、雅親卿、兩大夫、經高、基保、基氏、二獻經高、三獻權大夫、節會内辨右大將通方、具實、隆親、盛兼、宣命使、家光、經高、基氏、實世、有親、左大將殿、實有卿參加、本所一獻内府、右大將、二獻通方、具實、三獻隆親、盛兼、但内府、右大將、左大將皆被着端之間、右大將執坏勸左大將殿、依爲我本座不立去、此儀未見事也、可奇之由大殿被仰云々、旱天大風彌損草木、四條京極邊颺不開目云々、夜無露、

廿四日、丁酉、炎旱彌甚、去冬所堀之井淺而水旱乾了、令汲垣外本井、式賢來門外、月來城外之由示之、答物忌之由、明日故入道戸部十三年忌日、息女姫君經營聽聞哉之由雖被觸、於今者極熱出仕勿論之身也、今日雖忿々意厩金吾適領狀、終夜如焦、亥時許女院還御、私車歸、

廿五日、戊戌、旱天如焦、日色赤、午終許大宮三位被來向、雜談之中家衡卿皇后宮亮嫉妬之訴尤甚云々、家臣當時位上郎也、年十五、親昵之喧々無由事歟、流汗平臥之間、右中辨來臨、芳心如刑罰、謁之間法印覺又加座、辨相替歸、臨黄昏歸白川了、昨今適斷葷之間、老後偏斷食無力、暑熱如亡、立后四位侍從、有敎、家定、實蔭、爲經、光俊着座、今三人不知、五位兼隆、經光、信光歟、是只戴冠出仕之人歟、兵惠雨不降而可結願、親嚴雨任意之由放詞領狀、于今無驗、天之令然歟云々、中將家定朝臣宅有資扇紙下女、常事也、其給七月廿二日天下可滅亡、面白き之由書文字毀草木、其紙賜人、覺悟顯然之由下女稱之云々、件紙進上院御所了云々、

廿六日、己亥、天漢逐日淸明、巳時許備後權守有季入道淨意、來、其歌依爲重代不存忽諸之由、日來音信之次答之、本意之由來示之故也、齋院長官有房孫、父有仲也、午時許宗平中將於門外音信、稱所勞無術之由不謁、暑熱不可堪忍、

廿七日、庚子、遙漢遠霽、午時許法印還、來臨、宮明日令歸本寺給、依心神猶違例賜暇、今日歸之次也、依數奇雜談、又以病者之身移時剋之間、東南之天黒雲漸起、眞惠僧正昨日歸本寺了、賢海於醍醐修法、又雨不降而結願了云々、聞此事大僧正法驗猶待他人結願歟、法印歸後、漸及日入大雨忽降、強溜漸流、猶有浮雲之氣、日沒以前西天欲晴之間、雷公頻發聲、秉燭以後雨猶如沃、及于深更不止、極貴事歟、

廿八日、辛丑、遙漢晴明、片雲收盡、夜雨、田夫欣感云云、武士於六條川原行斬罪、雜人聚見云々、以鎰爲質物借鵝眼、不返借物而打殺取返鎰之犯人云々、賢寂病適付減始來、明日南殿例日野今度今夜宿給、被通用兩月分歟、金吾又被召具云々、極熱騎馬不便事歟、所被經營泉臨幸、泉水不出之間、于今不被遂、被待雨水云云、

廿九日、壬寅、天晴雲收、夜露滿庭草云々、昨日巷說稱可有除目之由、今日不聞有無、夕有二品書狀、皇后宮半物已下名字可撰申云々、先々不知此事、可廻愚案之由申了、日入以前被了、

○七月大

一日、癸卯、天晴、未時東南陰雷鳴、早旦窈窕等名字書載檀紙、有表紙、副書狀、以飛立文之中、奉二品半物、久方、敷島、止古止葉、雜仕、玉松、笛竹、眞賢木、綾杉、比須末之、波津草、若水、即有返事、此名字尤宜云々、日出以前典侍退出、洗髪、長者僧正依雨感悅參所々、自愛自讃云々、皇上不令嫌御、令坐膝上御親祭牢云々、雨ふらしたるめでたし、又布らせと有仰事云々、勸賞非身上事、東寺可被寄國之由被申之、巳時許金吾來、昨日日野御共之後、脐固根更發付藥、不出仕、來五日御幸法勝寺可供奉、被催人數、不幾又無領狀、兩大將、衞府督、四人隨蹤、兩納言、有親朝臣、資雅卿領狀歟、未時歸之後、眞方忽陰、雷公頻發聲、法印示送云、雨賞、大僧都隆快爲法印、喬助叙法眼、三條大納言子云々、眞惠神泉御讀經參日申延、猶可行孔雀經法之由申法親王、內々被渴絕申歟云々、先

是水天供之靈皆含恨云々、座主宮前座主申所勞不被修云々、去廿五日大殿令講最勝經給、聖光法印說法(兩殿令書)、一品給、聞者感歎、其事訖向入道戶部忌日所、(能忠能定之外無之)、夜前除目(四條上卿)、皆三分歟、中務三人、內舍人十八人、少監物一人、圖書一、縫殿一、大學助一、允二、治部一、雅樂一、玄蕃二、刑部八、宮內一、大膳權亮一、木工二、主殿木助一、忠二、疏一、修理亮一、進一、津權守左將監十七、右十四、左門卅一人、右卅二、左兵四十九、右卅二 右兵四十九、右四十五、左馬十八、右馬十五、已上二百六十五人云々、爲炎旱之德政、被求尋成功者云云、彼政之體誰人意見哉、朝議已不足言歟、然而有餘、申時陽景更照、無雲雷之氣、夕與侍歸參、

二日、(甲辰)淡雲遠晴、巳後間陰、明日臨時十社奉幣云々、微雨雖灑不濕地、

三日、乙巳、曙後忽陰、雖雨降即止、青天見、午時許超清法印來臨、昨日示所勞之由強入、以人問答、所詮只列勅撰懇切之志也、持來明恵贈答歌、事驗頗可謂幽玄、可相計由答之、未後天猶陰、初月不見、賢寂告云、入道成長卿今朝逐逝去、月來不食病、依獲麟出家云々、依家人在隣聞之、眼前嬰兒戲霜雪歸泉、每聞悲慟、

四日、丙午、天晴、陰、纖月明、

五日、丁未、天曙雲暗、辰後快晴、法勝寺御幸久絕、病者有見物之志、巳一點行賢寂宅、令問刻限、人々小參云云、左大將殿、右金吾、四條自門前被參之後、又乘車見、二條富小路、右大將、源大納言參入訖、二條東行見尊勝寺東、車多立了、仍立其北、良久馬前陣進、六位二人、(家清爲上臈)殿上人二十餘人歟、(不知人多)、隆嗣歟、(有隨身)資光、博輔、又有隨身具人賴清、知宗、光資、忠高、氏通、賴行、親氏、公光、實清、家定、(少將)爲經、實蔭、親忠歟、(久不見而忘)頭辨、新宰相、(有親)々、兵部卿、新源三位、(資雅)、右衞門、左兵衞、富小路大定、(賀有)、舍人二監權、(伊平)、四條、隆、左衞門、(舍人二人染裝束)、左大將殿、右大將、源大納言、(雅)、御後檢非違使、(親清)、北面十餘人歟、今日雖赤日照、颯風頗涼、即歸廬時儀鞦每人用寶物、昔如此御幸自躰只

以總不切落爲公平、近代之所存一度之供奉實以大營
歟、依之又無人歟、雜色又着綾生衣、宣下人去大理令
着之如何、後聞、爲經朝臣付御事、公光朝臣取御劔云
云、

六日、戊申、朝雨灑、即天晴、兼直宿禰注送、
占云、依神事違例穢不信所致之上、從怪所艮巽方奏
口舌鬪諍事歟、
　　主計頭修範朝臣
　　權曆博士定昌朝臣
　　曆博士道義朝臣

神祇官
　卜怪異事
問、日吉社司等言上去六月廿二日注文偁、今月廿一
日亥時大比叡社内陣有大鳴音、其響高及門樓之外
事者、是依何咎祟所致歟、
推之、依神事違例不淨不信所致之上、怪所可有口舌
鬪諍病事歟、

　天福元年七月五日
　　從五位上行權大副大中臣朝臣知業
　　從四位下行權少副卜部宿禰兼繼
　　正四位上行權大副卜部宿禰　兼直
上卿藤中納言
辨信盛朝臣不參
事藏人大輔三守（本定／普賢寺禪閤三男）不參
一昨日前大納言兼基卿已下、（僧正三人法印）、母儀逝去、禪閤
御事以前重病、獲麟前後不覺之由有其聞、依其事彼
御事隱而不令聞、遂經卅餘日入滅、（年七十五、一年來長云々）、寵愛
專房、數子誕生、老後出家、暑熱客人甚難堪、稱他行
由、

七日、己酉、（欠）天晴、令拂雜文書、金吾昨夕參社、可逢晚大
殿開云々、女房着帶以後全不參神社、奉幣猶憚歟、昨
日奇問之、當社之習至當月參詣之由成茂說云々、多年
雖參詣未聞此說、若社司之不憚父母服之體歟、背恒規
之說也、申時許沐浴、雖有一度之雨、赤日之照耀猶如

焦、井水已乾云々、川崎惣社祭殊結構、歌舞叫喚、民戸悉氣似豊年、月前宿北邊、天曙歸、

八日、庚戌、陽景照而涼風至、招金蓮房令見小瘡、面上雖爲身瘡、咋今殊有痛、尤可爲重事歟、只如例者也、可付山朝子之由示之、有所愼閉門、夜大風、

九日、辛亥、黒雲滿北、赤日出山、井水悉乾、冷泉邊又同云々、實寂外孫春遐、赤痢甚重之由咋日愁悶、今朝問安否、廣數聊宜云々、旱風吹塵彌損草樹、客人等來、稱他行之由不逢、夜前又假有小除目云々、申時許金吾來、昨日又殿下御共日野、騎馬、宗平朝臣參、今日禪門、內府水田方逵、實持供奉云々、御幸還御、忠綱見物車前板置細脂、無隱忍氣色云々、堂童子 左方資光信光、右方 博輔高賴、十社奉幣、御卜方角、八幡、家光、松尾、長清、上卿定通卿早參行事、幣料遲々、申時發遣云々、終夜大風、月陰雨不降、

十日、壬子、曙後雨降、不及地濕、雲漸散、東風猶烈、雲起西、午時陽景見、一昨日除目、受領三人、飛驒源資信、下野源雅宗、當宗名皆イ如何、豊後藤宗兼、兵衛尉紀久信、寛喜二年御更衣功、從四位上家清、宜陽門院當年、依此事除目歟、從五下光成、重長子歟、雲飛風烈、及晩陰、風雨相交、終夜不止、

十一日、癸丑、大風猶同、未後風止、雨快降、申時甚雨之中、大亞相公枉駕謝、存外依好歌之志來訪由被示、甚雨無心、不經程謝之、終夜甚雨、

十二日、甲寅、朝雨猶降、巳後止、未時又甚雨、金吾來、以尋常黄牛替斑牛、引送幸清法印許云々、例安居也、入月清明、

十三日、乙卯、朝天晴、夜月淸陰、曉少雨、欄籬之露頗有秋色 巳時許興心房被入坐、撰歌事俄宿願來十六日參詣太神宮、即可歸京之由被示、山僧闍梨二人、性昭法師子覺識子來、以人令答、少將通氏朝臣被送其草、凡競望、千萬無尋常歌、大殿又御菩薩院、金吾被召具云々、今夕行啓供奉公卿、尤可被免徒事之日也、假子之遊難堪事歟、

十四日、丙辰、朝微雨即晴、黄門歸參土御門殿、小御不例云々、

挑起經每年所作、筋力過年有若亡、至于黄昏奉讀一
部、居而不能起、起而不能居、老苦之令然、乍生如亡、
二代之御忌存例 送嵯峨、月明雁香、女子、令禮不輕、
（車令引出、出嵯路）、俗習有父母者今日魚食云々、於予不忌憚、適
好念誦者齋日魚食極無其詮、訪世々父母事、不可依今
生二親、
十五日、丁巳、朝薄霧初見天陰、早旦奉禮佛奉讀神咒懺
法例時等、存例午後依無力休息、今日聞、一昨日后宮
入內、兩大夫、雅親、通方、隆親、伊平、基保、爲家、基
氏、成實、有親朝臣、路將氏通、隆盛、御後十人許、勸賞
兩亮欲叙、例喧嘩（可超公相）、正獨叙云々、后宮御內、（本母后御方）、明
後日泉御幸可被遂云々、未後微雨、申時風加、御堂盂
蘭盆遲々云々、左大辨宰相參了、夜微雨降、
十六日、戊午、朝雲分、天漸晴、巳陽景晴、朝金蓮房來、
耳下有少雜熱、令見之例風熱也、非別事云々、午時許
左京來臨、參院之次云々、九條大納言殿有召可參由、
若此撰歌事有御尋者、彼御好風體惣非愚意所存之間、
不通達其心、力不及之由、只不憚可被申由示付了、好
令樣之相異也、相奉不可有遺恨事也、未斜自賢寂宅小
兒來、（今日可爲乳母者自此宅可迎取）（所力）、腹病無程得減氣、力復尋常了、戌終
許乳母來、迎賀茂君宮祝彌平妻、（依無子欲養人子云々）、自是不付
人、即令乘車、（例小兒相具物等皆具之）、沃懸地鈿入赤地錦袋、懸子二
入油壺等、又懸子入隨分衣裝、（細長濃蘇芳二重織物、文色々撫子）、小袖三帷
云々、件物等與侍中公物送之云々、呵梨帝十五童子畫
物也、先是金吾來、明日泉傚大北政所令參給、又被召
御車寄、可早參、御共公卿可參會、（上臈有恐由雖申、今日不參入不可供奉不快由被）
仰、參公卿、殿下、右大將、具實、隆親、盛兼、爲家、基
氏、成實卿、女院今日御着帶、（依此事兩殿北政所今日又參給云々）、明日御與
云々、（御車深不可被憚歟、與如何）、殿上人騎馬被指分、家定公光等參女
院云々、公卿可被引鞍馬、殿上人不置鞍、殿下二疋、（二疋鞍）、
所々風流物又自諸方集會云々、終夜月明、
十七日、己未、朝天晴、巳時許金吾使來、大路見物車立
由告之、雖無其志出京極邊、召次來迎車、（御與御路見苦云々）、仍又
提面土御門以南縦牛暫立、猶頻追諸車、未始許御與令

融給、殿上人三人、下北面三人許騎馬、別當乘車扈從、
御幸未成云々、暑氣如熱難堪、歸來即被幸云々、入棠御車、
殿上四三人、北面少々被下御簾云々、出車不見之由、下人等
稱、御輿已前具實盛兼隆親卿車過了、各具侍、余無指事云々、秉燭
以前程還御之由車馬音聞、秉燭以後金吾來、窮屈之餘
不委問答、休息泉邊雖賞翫、上下不解劔、被引馬、中納
言以下騎、具盛兩卿之外各馳、此外無指事、殿上人七人、資季
朝臣、有資朝臣、家定朝臣、隆盛朝臣、公光朝臣、親氏
朝臣、博輔朝臣乘四條納言車、上北面行綱、繁茂、行兼、不知其人、成
時、忠時、季繁、下北面長親、助直、康景、友景、經儲、久
政、信季、俊清、行親、親方、長親子、女院御共、御幸御共、信廣、季
兼、信盛、末光、直此下闕文アルベシ、大僧正御房之風流以赤錦
為橋被立鵠、以沉為橋柱被渡女房之中水云々、卿殿上
人馬之外無別事、上北面之中被出風流物、以扇為龍、
以色々村濃染物絹聚積之云々、微妙風流雖千萬不雜
見、女房之中車也、今日殿下第二度御表使已參內了云々、為祿
取繼束帶歸參、窮屈不便之體歟、來月五日宇治初度為
氏被催云々、人之經營不休肩、雖有厚祿猶不可堪事
歟、月陰小雨落、夜深天晴月朗、

十八日、庚申、天晴、此間無殊事、祈年穀云々、今朝不撤
却昨日風流物以前、重時駿河、可見物云々、嗜欲之源風
流華盛之開、問イ強非朝廷之要、皆是末世之耻而已、國主預
過差之饗應、依小男之官位述懷、傍官辭退籠居之詞、
即是先期之儀式也、執事院司播州之國務、依公光勸賞
辭退、實宣依為人從者放一家、極大非人云々、鵠鴿
庭叩小鳥、始見來、秋氣之早歟、萩花一枝開、昨日直衣御服一具被
懸衣架、被具赤色御帶之由聞之、向後存此由歟、即是
朝之耻也、彼相門即直衣用赤色帶之人也、右金吾又傚
其體、口傳故實經時代消滅、永光朝臣注送昨日事、可
謂芳心、泉殿次第先入御後御歷覽、次出御、馬場四、次引御
馬、先木干鞍御馬、次移馬、殿上人牽之、次引攝政御二疋、上北面牽、殿上人請取、
次引公卿馬、下北面役之、或於御前自賜、或引出傔從
取之、次引殿上人馬、役人同各賜之、次供御膳、陪膳內府、役送
殿上人、先是殿下御門退出給、次公卿前居饌、上北面役、事畢殿上人於馬

場舍東面泉座給膳、（本所侍役之、）次上北面給膳、（役人同前云々、）

十九日、（辛酉、欠、）自夜晴陰、晡後雲晤、雨間灑、典侍爲參內借車、未時許金吾示送公曉法印夜前今朝之間他界、（六十三、）日來中風之病、不能動身有若亡之由聞之、其上如頓死、中風習也、北政所御春日詣延引、於殿下聞及云云、不憚欠日、早可除服之由答之、（明日典侍除日也、）隨聞及今日何事在哉、遺跡無可音信之人、放埒之體不及問答、不暮以前車歸來、於賢寂門解除了云々、日入之程大炊中將來臨、來月五日宇治供奉事等示合、依人依事歟、只平緻例較可謚哉由答之、今度不可 有隨身由遮被仰云云、秉燭以後謝之、禪尼等令除服、

廿日、（壬戌、）天晴、午後雲晤、小雷不降、一昨日窮屈殊甚、不及起揚、仍今日聊念誦、月不快晴、

廿一日、（癸亥、）朝天晴、徒平臥、永日暮、賢寂來、

廿二日（甲子、）天晴、午時許法印來臨、清談之間忽陰、大雨降經時剋天又晴之間、小雷、金吾來、無告人、及申時法印歸後暫言談、不經程歸了、來月宇治殿上人多領狀人數不可闕、爲氏欲申所勞由、出立不叶少年者不可參事也、今日暑熱殊甚、汗如潅水、入夜猶難堪、月出之後付寢、方違雖滿日不能他行、

廿三日、（乙丑、沒、）天晴、午時許雨雷不濕地、巳時許迎蓮房來、隔物言談、

廿四日、（丙寅、）天晴、金吾示送、座主宮昨日遷補天王寺給、今朝所參賀也、本人依人勸辭退歟云々、於病者之身者、寺務去來只耳外事歟、有長等之在俗定友度相逝歟、寺務雖誰人佛物爲人物事一目歟、大宮三位被尋古語拾遺、即借送之、

廿五日、（丁卯、）朝天晴、巳時陰、雞鳴歸、巳時長者僧正賀茂詣之次被來談、式賢來、稱病不逢、夕心神違例、

廿六日、（戊辰、）朝天陰晴、未後雨濛々、與心房昨日被歸洛由聞、仍奉書狀返事、昨日無爲歸洛由被示、入夜典侍退出、

廿七日、（己巳、）天晴陰、雨降止、金吾來、明後日（廿九日、）左大將殿初度詩歌云々、此殿番長弘隆依異樣、又不當追

却、被召召仕賴岑云々、泉亭又被申請臨幸、懃勅許云
云、
廿八日、庚午、天晴、典侍朝歸參、金吾昔狀、明日又泉臨
幸、四條納言、大理三人可參由被仰下、(無人事歟爲面目、)勅喚甚
參、又定有咒咀讒言之殃歟、內外之參且悦且恐、今度
被申行競馬云々、(撰卅六人)(只被撰近往事故歟、)昨日聞及、家隆卿撰卅六人
云々、是還所勘定歟、辞金吾歌云々、南朝北朝之撰者
共在京、有勅撰之沙汰、一老徒然有御訪之由歟、建保
之禁裏歌猶以有嫉妬、況於今世事哉、彼卿當時無貳心
忠臣也、(又若撰卅六人同撰集歟、)申終許有長朝臣來臨、自去春不音
信、驚謁稱々病惱無其隙、聊得減之時、被召出馳走又
更發、乍思懈怠之由言談、及夜昏歸、暑熱此間殊難
堪、日夜偏着帷、
廿九日、辛未、朝天陰、辰後晴、暑熱殊甚、巳時許永光朝
臣來談、臨幸御所事見了參、今出河之路次也、今日被
進御牛、(一頭被進、)又被召扇、女院御方有茵云々、競馬近衞
舍人北面名譽遊被撰之、禪門不被參、(咳病之由云々、)女院渡
御、御輿如先、秉燭以前下人等稱還御之由、(此事於今者不可被本儀)
歟、昏雨、禪尼自春日京極來臨、(大谷當時處作所々、)今夜宿明旦可
歸、又今夕迎寄禪師姫、(賀茂城外之間、成人以後田舍下向、不便仍所喚寄也、)
卅日、壬申、朝天晴、日出刻限大雨忽降、兩禪尼早旦歸參
齋宮、(春日京極、)千載集爲仲章朝臣被燒其上帖、被召禁裡之
後、惣不持、不散不審、適依逢醍本密染老筆、自廿六日
至于今日書終上帖、書始下帖、此集作者之位署、題之
年月等甚無謂事多、昔雖諫申惣不被信用、只任意被注
付、今見之甚思事多、惣付萬事任當時之存知、不被勘
見先例准據事之故也、辨物由之人定成誹謗歟、於顯昭
季經等者又不可分別之、或人云、夜部作文歌人不參無
歌云々、

○八月小

一日、癸酉、(滅、)天晴、未時許頤下餇蛭、(卅餘、)
二日、甲戌、終日陰、西北方雨降云々、此邊不然、夜前自
南京方來使者小童云、當時南都云猫胯獸出來、一夜噉
七八人、死者多、或又打殺件獸、目如猫、其體如犬長

云々、二條院御時、京中此鬼來由、雜人又稱猫䏻病、諸人病惱之由、少年之時人語之、若及京中者、極可怖事歟、金吾示送云、座主宮御病之由雜聞欲馳參、昨今暑熱聊宜、雖着帷汗聊休、夕又云、宮御瘧病大事御由、公性法印相逢云々、

三日、乙亥、朝陽晴、未後雨間降、未時許蛭向飼、卅許飼、殿增阿闍梨依蛭飼不逢、不堪無骨歌人、爲人無由事也、終夜微雨降、今夜又暑熱、

四日、丙子、雨間止、午後天晴、酉時又甚雨（東天不陰）、自晦朔之比萩花盛開、昨今終日書草子、不知疲、只老狂歟、徒然之身無携事之故也、

五日、丁丑、朝陽間晴、午時微雨灑、午時許兼直宿禰昔信、書寫之間示聊他行之由不逢、昨今權大納言頻賜書札、好道之故也、未時書終千載集下帖、不顧老骨遂終功、此集之躰猶以遺恨多、毎夕陰、今夕初月見、夜猶熱而不脫帷、

六日、戊寅、朝天晴、質寂今曉赴播州方由夜前示送、已時許金吾、兩殿、兩北政所、大將殿皆一昨日渡御九條殿、參御共宿候、供奉人等不參之間、毎事馳走、臨期限前中納言參、大殿網代御車、兼友御共、密顯御見物、北政所八葉御車、即御共見物了、俊親之出立諸人褒譽、家子五人、孝弘、一、二俊親妹夫、三嫡子小男、四猶子、二條殿侍、五舊翁、郎等十人伊東の判官と云武士來扶持出立云々、日出之後不經程出御、秉燭以前令歸京給云云、先前駈諸大夫、

志作藏人季宜子、
兵衛尉藤　隆、二藍布狩衣、據文狩袴、紺花女郎花生衣、
越中前司高　經、蘇黃狩衣單、薄色指貫、
左馬助知　資、青結狩染衣、紅結染衣薄色指貫、
周防守敎　行、薄青狩衣單、薄色指貫、
前藤馬助家　國、蘇木狩衣、薄色生衣、薄色指貫、
前中宮大夫進惟　長、薄青織襖帷、淺黃織指貫、
右馬權頭有長、、、青地香文織襖、白引陪木
大隅守盛　範、檀狩衣單、據文紗薄色指貫、
和泉前司時　長、二藍狩衣單、薄色指貫、
民部少輔親　嗣、薄青狩衣單、薄色指貫、
美作頭兼　康、仁加色狩衣、薄色指貫、
前木工權頭盛　長、花田織襖帷、淺黃織指貫、
讃岐守兼　敎、、、薄青織襖、薄香帷、
地下公達、

兵衛佐敎　氏、肪黄狩衣單、二藍指貫、
殿上人、具隨身赤色歟、
束帶親俊、、、
有敎、、、白織文紗狩衣單、薄色指貫、
資季、、、鹽狩衣、薄色指貫、
爲經、、、薄色織襖香帷、薄色指貫、
賴　行、薄靑狩衣、薄色指貫、
知　宗、花田狩衣、薄香帷、淺黃指貫、
經　光、薄色狩衣、
季　賴、花田單、薄色指貫、
宗　敎、肪木狩衣單、二藍指貫、
御隨身、
久員、賴租、久利、
御後官人、
俊親、家子五人、郎等十人、
侍從部大夫六位宗南、花田、
、、、、

中務少輔長　信、花田狩衣單、薄色指貫、
宗　平、檜皮狩衣單、薄色指貫、
具隨身能忠、、、薄靑狩衣單、薄毛指貫、
浮線綾白狩衣雅繼、、、薄色生衣、同色指貫、
少將具隨身四人家　定、花田狩衣、薄色指貫、
平禮具隨身兼　高、海松色狩衣、香帷、淺黃指貫、
衣冠忠　高、
能　定、二藍女郎花生衣、二藍指貫、
忠　俊、女郎花狩衣、薄色生衣、二藍指貫、
同宗　繼、花田、
宗　茂、

左衛門尉源　親直、花田、　左衛門尉藤　俊淸、蘇芳香、
同平　貞時、とくさ、　同中　行親、虫襖、
右衛門尉同　宣季、檜皮狩衣、
左大將殿御方前駈各參之後、依大殿仰被差別、
藏人大夫時　光、花田香帷、　左近大夫將監家　盛、薄色織襖、薄色生衣、薄色指貫、
阿波守以　良、宮襖帷、薄色指貫、　左近大夫將監資　憲、白襖帷、薄色指貫、
僉吾歸後、法印來談之次、自隱岐歌卅首許云々、書進給由被仰、高野宮當時歌御沙汰不得心之由、內々雖有御不審、書出可進之由被仰定惠闍梨、傳法院舊年訴、定毫張本七人猶可召進之由、此兩三月自關東被申、大殿禪門又登聞文基陰陽師文親子、定毫愛寵歟、日來在京奔走、頗無納受之處、献金漸々相積、功能露顯歟、此間被仰下、仁和寺宮、件張本更不可參、依定毫欲心定聖績及磨滅歟、極不便、又或說、天王寺猶塞路閉籠、又云、吉水僧正有籠居之聞、自殿邊不快云々、惜天王寺而遁世不知耻、雖長顯密不便事歟、此間少輔入道來會、同時對面、相伴山僧、法橋、梨本之張本僧云々、依數奇來云々、仍先對面、即謝遣之、此後

大雨降、又休止、法印歸、夜猶熱、
七日、己卯、朝天陰、即雨降、間止、未時大宮三位被來談、前宮內歌卅首許可書送之由頻譴責、遂書送了、書題可書歌本意有之由云々、殊急責取之云々、長者僧正書狀、御修法了可歸本房宇治、雨不降、自殿預纏頭佛德物吉由、自讃可貴、
八日、庚辰、自夜甚雨、申時蒼天白日間見、巳時許與心房來給、日來重惱、適少減、禪相門依被惱之際、頻招請所扶起也、大殿又日來稱々仰被召尋、仍兩方欲參、近日人多病惱有溫氣云々、今明日有所愼、立物忌簡、離付物忌、秋中庚辰庚戌可愼由昔有庭訓、金吾來、
九日、辛巳、天晴陰、未後甚雨、中務來談之間、兵部卿來臨、扶病言談、自然移漏、凌雨被歸、中務云、宗行卿後家、宗氏母所憑周防乃宇美庄、資經卿忽申給、宗氏失世途、母尼不廻時剋馳下關東、
十日、壬午、朝天快晴、巳時許經圓僧都來談、一日比舍兄朝臣傳、午時迎遣房成茂宿禰同時來、相並對面、未時許金吾來、大殿禪門皆無別御事、座主宮平減給、一昨日八日、小除目、大監物一人、內藏允一人、從三位藤資經、無他事云々、去八日萬機旬依雨延引廿一日云云、十月兩大臣輕服、大納言定通卿節下勤仕云々、知宗催安嘉門令旨、十月御棧敷御幸、可調進女房表裝唐衣各一具、申領狀了、夜宿木所、昨日甚雨、曉鐘以後歸、
十一日、癸未、自夜天猶陰、巳後雨又降、午時許淨昭房來之間、左京權又來臨、甚雨之後各歸、
十二日、甲申、天適晴、依彼岸始扶起念誦、午時許但馬前司來談之次、漏聞世間事等、自身未被觸示、若隱心之中歟、九條大納言殿撰卅六人令書其眞影、信實、被進隱岐歟、其事又有取捨沙汰、被仰前宮內歟、以撰歌本望忽入輿歟、是皆推之許也、臨昏家仲來談次、自隱岐召京人々歌、於北野有歌合之由觸緣傳聞、去春事歟云々、每事別儀歟、今夜行幸云々、
十三日、乙酉、天晴陰、未時許金吾來、夜前行幸、右大將、四條中納言、左兵衛、右衛門、別當、宰相三位、通、中

將少納言重房聞司奏以前進出、出納告之令退云々、今日御退留內裏、有犯土明曉還御云々、主上自乘御々輿云々、此五六日之間、孝範朝臣入道、歸泉云々、殿下三讓表、經範朝臣二度書之、第三度未被行云々、文道大卿只一人歟、可惜可悲、

十四日、丙戌、天晴、今日又暑氣流汗、然蔣穗已出、荻花散了、

十五日、丁亥、自夜甚雨、終日不止、朝間殊以甚雨、放生會供奉人不聞及、未時許金吾來、參西園寺、（依例懺法被渡、今朝白從三位棟子地出京事歸）、昨日依中納言入道範朝卿招請向岡前、故輔三位（家光卿母）、十三年忌日、聖覺法印說法、其次謁督典侍、佐渡聞食勅撰由、若奉載彼御製者、相構不止計略可示合由有御氣色云々、尤可然事也、知食物儀之仰歟、行幸還御、三位中將之外同前、主上又自乘御、御成人如五六歲、放生會伊平卿、有親朝臣、經光聞及諸衛不知、源家定每年參勤云々、雅清卿以來依私別願、每年供奉之人出來、頗不似公事法事歟、夕歸了、夜猶雨不止、

十六日、戊子、朝猶微雨、終日濛々、午後心神違例甚爲奇、當時無指事、又甚不快、口味又違例、不遂此淸書之尤可爲遺恨、

十七日、己丑、終夜今朝雨猶降、申後天漸晴、典侍退出之次加小灸、今日依吉日印文（予又カ）損忘、左手三所許灸之、

十八日、庚寅、朝陽適鮮、河崎（慈惠寺）、被渡最勝四天王院之後、今日遂供養（聖覺云々）、駈催近邊、昨日奉送被物一重、御願寺之爲體可悲歟、柱給屏給等皆如本渡之云々、念誦之間、午時許少輔入道來臨（不經程）、未時與心房授戒給、其後猶出見辻祭（號御靈云々）、一條東行、今出川北行、入禪門、又參入持明院殿云々、懸風流用錦繡金銅、歸來後與心房歸給、夜着綿衣、灯取入、

十九日、辛卯、朝陽晴、早旦典侍歸參、家仲來次、問放生會事、上卿前駈二人（家仲叙爵、今一人同躰物）、入夜着社頭、宰相不具前駈、雨間每事遲々、又有訴等、神輿入御、及未時舞取笠相撲及深更、乃後夜歸云々、金遂來、今日庭實梨子

依虫損落失、令取進上、（女院御方之外今年加二儲、披露由有返事、）一籠献前大僧
正御房、昨日典侍進二位殿御方了、今曉禪門被下向有
馬云々、（公雅卿、實持朝臣、資實、公尋、唯蓮房供奉、）
廿日、壬辰、自夜陰晴、巳後甚雨、午後天晴、未時許迎蓮
房來、如此聾不可入由有沙汰、頻見來尤不便、芋穂色
殊盛、梨子進安嘉門院、付二條殿、
廿一日、癸巳、夜雨降、朝後或晴或降、今日萬機旬云々、
出居左中將宗平朝臣、（頭外上臈將、）旬以後事歟、女院御產定
御調度御覽又今日云々、其後訖兩院渡御近衞二品新
第、明日可有還御云々、金吾來、不參旬、有暇云々、（不可然事）
也、未時許右中辨來臨、（束帶、）旬出居侍從左中辨參不
定、若不參者可勤、有催出次之次先來之由、金吾相共
言談、御產定爲院司可奉行由被仰云々、自然經程參內
了、金吾夕歸、可參會近衞云々、典侍同參、
廿二日、甲午、天顏晴、雲雷收、去夜有痢氣、脚病者依大
切不療治、今日無餘氣、九條三位音信、稱所勞自門外
歸、午剋許還御云々、

廿三日、乙未、天晴、良算法印早旦來謁、淨昭房來、四位
少將兼輔卒去云々、（痢病、）去十八九日事歟、是定輔大納
言遺跡相繼子也、（嫡男親定卿、二男兼信、當時乞食云々、）不聞世事、少將入道
（具親朝臣、）可來由有音信、答所勞由、以書狀兩三度問答、
廿四日、丙申、天晴、少將入道（具親朝臣、）來臨、扶病相謁、兩息
冬光并之由今日委聞之、近日物吉無極歟、少將敎信去
比出家云々、於高野遂之、源大納言爲賀、吹擧又違背
等之間發心歟、或云、違背以後無渡世之計之故云々、
又聞、兼輔備後庄（寄桂宮相撲卒行得分、任意所立也、）二品早被給他傾、又
競望云々、哺右京大夫被來謁、自然閑談及夜漏、今夜
初聞、親定卿豐後、兼高（推替イ）權督下野給云々、夕郎得分歟、
可恐世也、大殿自今日御九條殿、（四五日文書沙汰云々、）兼直宿禰又
送此草、

占云、依神事違例穢氣不淨所致之上、公家非愼御々
藥事、從怪所并巽坤方奏口舌動搖事歟、

神祇官　主稅助在盛朝臣
　　　　權少允在職

卜怪異事

問、鴨御祖社司等言上、去月廿三日注文偁、今月廿二日未時東御寶殿外殿師子兩方銀花見出事者、是依何咎祟所致哉、

推之、依神事違例所致之上、怪所可有驚恐事歟、天福元年八月廿日　從四位下行權少副卜部宿禰兼賴

神祇官

古云、依神事違例不信所致之上、怪所幷巽坤方口舌動搖事、

卜怪異事、

問、北野宮寺所司等言上、去月七日注文偁、今月一日酉時自（誤脱アルカ）顚倒之一夜社立烟事者、是依何咎祟所致哉、

推之、依本所神事違例所致之上、怪所可有口舌事歟、

同日　晷同

上卿權中納言（伊平卿）、辨職事、（不見）、

廿五日、丁酉、朝天陰、微雨漸降、未時甚雨昏止、昨今念誦、臨昏金吾來、御產定依不參不知其議、事訖之後渡御近衞、上皇御車、女院御輿、殿上人各二人參御共、（有資、親氏、家數朝臣、）四條別當、兵部四人依仰參會、渡御之後出御、大將陪膳、供御膳各預膳、次名謁宿侍、後朝大將被參西郊、（大井川近邊、）建立山庄儲馬場之由被申、忽今日可見由相議、還御以後即向彼亭、四卿有資、親氏、亭主已下巡見、相共向公棟入道家又見之、又歸本所、少膳之後歸參云々、御產御祈之間、當時御所依可無便宜、可御近衞新所、仍又立副屋經營事多云々、

廿六日、戊戌、雨終日不止、夜猶打窓、方違昨日雖滿、依雨夜之煩不出門、

廿七日、己亥、朝雨猶不止、北方雲漸晴、巳後陽景見、無見聞事徒暮、

廿八日、庚子、朝天晴、巳時許金吾來、湯山二七日之由雖被企、惱氣猶不快、依可被歸京、內府明日被向水田、依招引可伴申、今日又詣內府云々、所惱違例之間、遠所下向本自不可然事歟、南京僧（二位得業云々、）來示季頭訪、答

尩弱不能助成之由、

廿九日、(辛丑)、朝天晴、午許少輔入道來談、未時許六條三位入道音信、依窮屈無術答他行由、被送歌草、夕宿本所、甚雨之後昨日歸忌之故也、自夜雨降、曉鐘以後歸、

○九月大

一日、(壬寅)、自夜甚雨、午時休、未時天晴、金吾家殊無人之由、女房示送、禪尼至宿、

二日、(癸卯)、朝天陰晴、夕禪尼歸、金吾只今歸着、彼不例事無爲云々、今夕阜居宮行啓之由傳聞、不知其故、

三日、(甲辰)、朝雨降、辰後天晴、雲雨不定、有長朝臣隣後見法師住所群盜入、斬殺房主、盜又蒙疵死、雜人競見云々、誰人逃此難、頭懸菊湯、未明許金吾來、湯山依咳病被歸京、昨日別當相共自今津騎馬歸京、即參御所、□□□□三條少將來臨面謁、不經程金蓮來、去夜群盜踏破金蓮小屋檜垣爲通路、又破中垣入隣家、纔以存命云々、初月雲間纔見、

四日、乙巳、天曙時雨降、朝陽晴陰、未明(未時許イ)金吾來、夜前無人之隙、伺御製事、頗依快然、資季朝臣令書題送入、明夕可送有卯、

五日、(丙午)、天晴、夜前和歌延引云々、金蓮房來、傳聞、女院千度御祓、(一昨日歟)、陪膳宗平、能忠早參勤仕、有敎、雅繼、(中將)、權督、雅繼帶劍云々、(不知其由)、

六日、(丁未)、天晴、大宮三位被過談、大祀歌可見之由也、大概宜歟、得骨人不可依事歟(条イ)、及秉燭被歸、右衛尉成季依去夏事不好出仕歟、可寓直女院(宜秋門)之由申請、大殿伺候彼院之間、一日比有放布隙子之盜、侍追欲搦之間逃去、成季從者也云々、事重疊、成季恥(痛イ)病云々、子息男(光是イ)先立出家了云々、依造營無沙汰、(伊與、尾張、並御社和泉)、南徒衆發訴云々、

七日、(戊申)、天晴、金吾來、五首歌被尋仰云々、夕歸、

八日、(己酉、土用)、自夜雨降、爲繼朝臣來談、(勘番)、候安嘉門院之間云々、爲繼、賴消、(兵衛)、知宗、長氏、光成、(少將)、公齊、(侍從)、良賴、周房子長綱、(前左馬)、今一兩十二人六番結

之、(各一月五ヶ日云々、)金吾來會申時許歸、
九日、(庚戌、凶會、)天晴雨降、宗家朝臣使者(下人)來云、母堂去六日他界無申限云々、答承驚由、去月招請下向志深庄、不經程無常之習、雖不可驚、旅行之後極以早速、今年六十四、今明閇門付物忌、女房裝束貧家營出云々、(資家沙汰也、裏菊面白、但其表纖紫筋云々、近日訪繁昌、如此事往事若輩著之、今老者好之、是不甘心、)秉燭以後西方有火、二條北萬里小路東云々、此邊無小屋、非近之由思息之間、西風利而烟炎吹掩如雪落、無人貧家失東西之間、右馬權頭來訪、相共於廊妻見火之間、大貳少將來臨、人々使雖音信無實救火者、良久而金吾來、後左中將被入坐之間、適火滅了、中將暫言談、金吾相共參御所了、月清明、伯中御門入道、中御門中將、京極中將、持、兵部卿、但馬前司、送使者、
十日、(辛亥、)天晴、物忌閇門、典侍參內云々、(助里在共、)夜待有弘母相共歸洛、
十一日、(壬子、)天晴、淨照房來、永元來會、言述懷奇物徒事也、未時許六條三位入道被來坐、相謁、金吾來月前初乘車參大殿、源少納言入見參、即出御、被仰月來事等、入御以後暫與有長朝臣言談退出、凄涼月前思往事、斷腸襟、
十二日、(癸丑、)天晴、金吾來談之間、左京權又來臨、雜談之後各參御所、月前參安嘉門院、以僮僕申女房之間、內府被參、存外及清談、散月來不審、病後初參之由、即被參罷中、仍退出、月陰晴、
十三日、(甲寅、欠、)朝天晴、時雨灑、入夜間陰、亥後月明、遲明告來云、如御產之氣事御、所存來月也、然而不似他御不例云々、日出之後聞、人々已群參云々、蒼弁臨昏伺聞、大路御落居云々、八幡別當法印音信、稱他行由、
十四日、(乙卯、)朝天晴、夜月明、日出以後着直衣(平絹指貫、例直衣、)參院、無人之間也、季賴在中門廊、行御祈事昨日一日佛事、奉安中門、五體、雅繼朝臣(中將布衣、)徘徊、暫居二棟弘庇、右中辨參、惟長適見申參由、引導參馬場殿、御裝束之間也、御氣色之體、非偏御產、御腹時々令痛給、又御邪氣頻令發由被仰、令昇給之後、依無路妨於典侍局適謁、

當時非殊御氣色、只邪氣之祟歟云々、少時自北門退出、金吾參、入寳寂宅喚妻孥等、今日不還、依不重（示イ）夕也、與心房被宿、此宅東方謁申、夕金吾來、月清明、頻雖伺聞、只同御有樣歟、

十五日、丙辰、朝陽快霽、日出之程參上、攝政殿仰、大路如作日、去夜又令發惱御、御物氣渡御落居云々、高嗣又奔出奉告、大僧正御房又令發御、殿下即御參上、（左大將殿）同、諸驗者五人同參上、御加持之後、又殊事不御歟、金吾實持朝臣等參之後、巳時許退出、一長者僧正可宿此宅之由、先日被示云々、仍歸吾廬了、今度御有樣恐意甚怪思、心神無聊、臨昏聞猶如昨日歟云々、

十六日、丁巳、朝陽晴陰、秋風嫋、庭樹已黄落、典侍返事只同昨日、御邪氣殊露出、彌御迯例多云々、依無殊聞事今日不參、夜月陰、

十七日、戊午、朝陽晴陰、夜月暗、典侍有御神事、明（吟イ）程不可退出由、未終許退出、一昨日朝邪氣快、渡後頗宜移御上皇御所、可爲近衛殿之由人々頻雖申、當時無其事云々、秉燭之程歸參、今夜不可參上云々、

十八日、己未、自遲明雨降、不辨色、告云、御産成了、感悅之處重尋申、使歸云、今一事遲々御、又男女御事不聞云々、推之皇女歟、不堪行步、老者雨日煩多、不能馳參、極以不審、御産以後上皇渡御近衛亭云々、頻雖令伺、及巳時無聞事、殊以甚雨、午時許下人歸來、局者書狀、典侍自曉未下於（前イ）後御事者成了歟、猶驗者逹雖奉加持、人々氣色極奇云々、金吾只今騎馬不及取笠馳參院、又馳歸云々、又々來、雜人等漸稱御絶入之由、聞此事已以無憑事歟、未時許猶不自書、以人可調送袈裟之由示送、早速雖不取、敢不及加詞、今年廿九不堪其悲、何事在乎、申刻許參（此間雖止）、北政所、自地渡御一條殿云云、御車寄此局、仍暫在本陣厩西方、平宰相直衣依召參、以有長朝臣被仰合、此間事大略申所存、宗光卿同於此所聞之、三四度往反、先是殿下不令穢給由、彼御共人著沓、此間又天下皆不可憚（亚イ）由云々各脱沓（忖イ）、心中吞悲、視聽事不入耳目、北政所御車出了由聞之、仍於局

令招出相逢、御産之後猶有御言語等、只今苦御身御、與心房伺候有御戒、合掌聞食御氣色、大略其間漸々御閉眼歟、心神迷惑、前後不覺云々、御胞遂不令下給、御身當時猶不令冷了御云々自簾後聊見其面、即退出乾歸家、

秉燭雨又降、

十九日、庚申、天晴、自曉金吾私家又有産氣、々々非火急云云、度々雖相尋、當時無殊事、午時許聞頗取頻由行向、侍男來云、産成了、女子今一事遲々、但在朝々臣密々來、更不可有事、只今可成由稱云々、須臾之間成了、例律師〈皆イ〉隣家貞幸等引馬各退出云々、承悦參冷泉殿、逢局者、大殿只今入御、召平相公、被仰雜事云々、夜上下無人、甚等閑怖畏無極云々、毎事存外無路便、而不來謁退出了、不聞世間事、金吾籠居了、折節如何由雖示可休息云々、

廿日、辛酉、夜月朗、天無片雲、世間事依不審、以書狀問二位宰相、返事云、昨日參、深更退出、無日〈問イ〉次之上、一事以上未及定日沙汰云々、如一昨日聞云々、土用之上、

無日次事、悲中之悲也、雖有出行之志、與心房可來之由被示、仍相待、午終許被入坐、一昨日事等委語給、心神迷惑難注付、十七日巳時許參入、御相貌違例多、御體定有御苦痛歟由申、未及半時忽令痛御、聞人頗有發信之氣、御加持等驟動之後、又聊御落居、依召度々往反、夜半彌又有召、參後大略御危急、遲明御産欲成歟、大殿仰、片足令出御、纔由御周章、雖然不久而令生給了、〈男皇子、已亡給了、〉後御事遲々之間、御氣色已以如變、下御頂髮可奉授戒由、大殿被仰、仍奉授、〈驗者逃、從加持、〉夕モツトモ無御詞、此典侍聞食歟由申、有聞食御氣色、至于第七戒、毎度令領御、有御合掌、其後大略令絶御歟、如今聞者、如此急難之中善人之御終歟、北政所女房奉引懸、奉出近邊、其後奉臥了、暫退下、又有召參、可有御出家之儀由被仰、仍持參頭剃奉剃、刑部卿〈親房卿女、〉典侍御髮ヲ分、又以水奉濕、無煩奉剃了、奉令着御衣袈裟、典侍以念誦御手爾奉令持、急可被徹御綿衣疊平由申、又退下、此上大殿仰、猶雖不混合人、可叶御用由被仰、無性

體事歟、依風病無術歸本房、今朝又被召參一條殿、只今能出也、覺印僧都候近邊、可念誦由崇仰了云々、私事父母自身公家上皇御衰日、皆悉有憚、重日之外無日、今日奉示合、猶於公家者非殊祗候、廿三日可宜由相定了、第女子年來有此本意、以此次可伴由頻懇望、是又尋常之儀也、自一昨日許之了、年三十八、無所歷、所思取穩便事也、悲歎心中窮屈不能扶出之上、典侍招請毋儀、仍密々令參、自去夜局在本西方云々、秉燭以前歸來、明後日（廿二日）於寶寂宅洗髮、可歸參云々、廿四日御入棺、三十日御葬送之由内々有沙汰歟云々、又云、院中無人、怖畏無極、宿直者大切云々、此由心中吉事家雖（無）意（心カ）、依此家無人示付金吾了、金吾參院云々、產事若不披露歟、夜深月清明也、

廿一日、壬戌、朝雪繽紛、時雨俄降、午時雲晴、靜俊竪者父與五十日過（始三尺計）了、來談、去十五日夜丑時歟、於大原見及大星（熒惑歟）、追月貫寄入月中了、出月西欠入不見出云云、今夕諸社諸寺怪異天變惣不可勝計、全無驚愼御祈

且是無物之故歟、遂如此、向後猶不便事歟、未時許參舊院、無人寂寞、惟長一人徘徊於局、聊言談、右京大夫能忠朝臣在東方云々、不廻而退出、參大殿、又以無人、近習者不見來、季繼宿禰適參會、僅言談即退出、入夜金吾來、此間私產穢不及云出之由、人々相示、出仕如例云々、其後男女房惣不入見參、朝間御念誦之外偏籠、御供（時イ）膳事如絕思、座主宮爲諫言參帷帳前給、只聞御涕泣御音、流涙空退出、北白川院入御、無便由被仰、召狩御衣之後、無御言語、而御落涙之間又咽涙、還御事尤有危急之由上下歎息、御所向京極殿舊樹極不快之由人々申給、欲令渡御持明院殿云々、禪門悲歎、今度又無比類、如兒子涕泣云々、本所御有樣臨此事猶以存外被恐魔性歟、先不令籠候、凡自月來次第之沙汰懸有傍難、此後事又以同、右中辨奉行事被召仰、無是非領狀、可辭退寮務之由申了云々、諸人當時雖有感氣、是又將來不可有其賞、每事無其懸、時儀云而無益、御產之時刑部卿女（右京）奉抱、後御事邂々之間忽如絕入、の

けさまに臥之間、大將殿替奉抱給、如此之間、御身自然動搖、彌有不快事等云々、是又魔緣所爲歟、在朝御着帶日以後三ヶ日可參御反閇由被仰、初參日御邪氣强盛御急被渡御物氣、可有御反閇由申、更無其沙汰、何初日以後不參云々、座主宮又御帶加持、必吉凶事覺悟、此御事必可有事歟由被仰別當云々、右大將室三位帶時、必一人可有事由被仰、親氏誕生之時、母子無爲、二品有不奉信氣之間、經十五六日誕生、女子夭云々、

廿二日、癸亥、夜月晴、自遲明陰、微雨降、（辰後陽景見、）此雨三日有殘暑之氣、陽景暖而蜂多飛、又雨頻天陰、御入棺遲々間、最惡事歟、旁增悲歎、今年菊花極遲開、昨今纔綻、木葉已漸落、午時許大宮三位被過談、參院（今日始、）退出云々、兩大納言（兄弟、）取笠三人逢公卿座云々、此御葬所月輪殿東西印圓僧都與造小堂被召云々、御墓所參、牛車極難堪歟、京極川邊凶事、稻荷坂墓所詣前世宿報也、時雨或降或晴、

廿三日、甲子、（非三寶吉、）西風吹、朝天晴、辰時許禪尼香、（次女也、）行賢寂宅、典侍退出、沐浴相具可向與心房菩提院云々、公家御衰日猶有披露之恐、母衰日人不可知、明曉遂此事之由、可披露之旨示送了、未一點向菩提院房謁申與心房、不經程女房等來、即始其作法、房主紙二枚三被書左右字、（各一字、）次分左右髮各結之、次懸（點イ）水瓶湯、先是令拜父母國王氏神、（只作禮也、）戒師取頭剃被剃始、（左髮三、右髮一歟、）次剃後替剃左髮了、其人取其髮、裹左字書紙、（髮甚多、）次剃右、又如此、次其上又委剃、終懸湯洗、次著衣、（帶、）次戒師取袈裟、誦文被授、尼取之戴返之、戒師又誦文被授、三度戴了、又取之結之、被着宮了云々、起改座、次第又如此、二人着袈裟了、相共參持佛堂釋迦如來、道場戒師昇禮盤被授戒了、各退出、如形布施物相具來云々、如手箱物歟、隨之不委見、予先歸了、女房急歸此宅、御葬以前祗候人、宿他所無憚由房主被免、仍歸此宅之間、入夜金吾來、雖御葬以前猶祗候人退出、可有日次沙汰由、二位宰相示之云々、仍夜中令歸參了、子日事又强不及沙汰歟、金吾令伴參禪門、內府今夕被聞此由、所

存外乜穩便之由被示云々、自大殿女房奉仰、有長物見車歟由被召寄車、車軸等甚弱、險阻路有非分之破損者、遂亂之謗可無限事歟、甚不便之故粗申其由、貧者借車由、定爲不快之基歟、其日五六日之間、一日百千之車蓋被聞哉、二親外祖於今者奉忌諱、被借車之間被召破車、可彈指之世也。付視聽悲多、大殿永不參御前給、如嬰兒奉慍給之故歟、御兄弟其後不奉見給、每事鬧鬱者也、

廿四日、乙丑、朝陽快晴、未時許參院、於殿上隙子上、與知宗官談之間、內府被參、被入凝殿東西廂中之後、以知宗暫可候由被命、存外日蔵、左大辨頭辨來加、先是兩大納言兄弟在公卿座云々、內府被加其座、以知宗被召着、予大辨修理加其座、內府被示云、雖非態議定、當時御所之間事、各可申合由被仰下、此御所宿木之向、於事無便宜由有申人々、又可爲御所々無之、內々被行御卜之處、此御所雖始終無凶、當時口舌病事由卜申、土御門堀河終始總不吉由申之、持明院殿雖御卜吉、女院御同宿不可然由思召、仍右大將亭大炊御門烏丸、其西、前右府方、當時居住泉亭等如何者、各於御卜不吉者、尤雖暫渡御他所可宜由一同、予申云、此中烏丸其作已尋常、雖尤可宜、隔築垣隣家範宗卿、去夏有事、其門前御路猶憚之、一町之內無骨歟、泉亭偏如山庄、雖無威儀度々已爲公所、去年爲御見物入御、暫爲御所、何事候哉、於陣近邊者、白河院態召、內裏近邊人家進々爲御所、故可被庶幾候歟、上下大略被同心、內府被入簾中了、職事兼高進來、主上御倚廬代之間事密語、各被申所存歟、不委聞、右大將被加座、予此間退出、參宿院謁女房、相公今日事、只傳聞許也、事々又遲々無音歟云々、依及日入退出、永光朝臣禪門御使來臨、歸了云々、今夜御入棺云々、

廿五日、丙寅、自曉雨降、終日不止、午時許永光朝臣來、女房出家事世習聞不存可存事、爲近習人被思切之由、殊感申由等也、其次久言談、謝恩問由、未時許大貳被來訪、御所可爲冷泉殿由定了、依禁中無人、皇后宮去廿日假入御、御車左衛門督兵部卿供奉云々、繁茂弟小

男、夜見古木成恠病歟、病惱云々、縱雖非實事、如此所
尤不可爲御所歟、與心房返事、去夜丑時無爲被遂了、
印圓、覺印、圓聖、惟長、宰相殿、權大夫殿、勤仕之、入
夜宿所邊聞鐘聲、
廿六日、丁卯、朝天陰、午後天晴、巳時許參禪門亭、於北
面出居仰云、咳病猶無減之由被命、述心事退出、參殿
下、依召參西御出居、仰云、御錫紵倚廬代事猶未思得、
內府殊可爲嘉承之例之由被遊、（兄第大納言時同歟、）彼初踐祚之
日也、永萬治承無是非隨彼歟、是已御即位訖、（永萬治承又同、）
萬機旬又了、（彼二代不然、）何被憚之哉之由存也、只今被尋出、
橘廣房記御覽之處、嘉承江帥可有此兩事之由申云
云、彼時無此事、隨江帥申由人多稱之、已以虛誕歟、實
不審之由申之退出、參殖院、藤中納言、二位宰相、修
理、右中辨候、暫加其中、有長朝臣往反歟、（大殿未時許御參被召親季車、）
御葬送之儀庇御車、（御車副二人、殿官四人、）侍男六人取松明前
行、次公卿上人已下云々、當時可被催人、兩大
夫、納言、新大納言、高、權中納言、伊、參議三人、（經高、爲家、）
資頼、三位、（經時、）殿上人十七八人云々、裝束二位宰相束
帶例衣冠歟、（下袴不結、）雜色二人（非結裝束、取松明、）布衣又相交歟云
云、予退出、辨云、雖承奉行由、御前僧未被下（近習等皆知歟、）八
人云々、此員數如此之時未聞之、准八條院御時云々、
不得其心、凡每事不定又遲々、吉凶皆如此、高嗣以指
圖道場事等被仰合相公、昏黑歸家、一昨日被奏遣介、
（右中辨爲使、）土大納言上卿、上卿（無寄、）驚固召仰右少將親繼左
門忠高之外尉等云々、（師脫カ）垂御簾止警蹕、相門命云、賢海
申所勞不參、此御祈此間頗狂、穴面白我所祈請成就之
由身稱云々、定高卿頸腫物甚有怖、有似故院御事云
云、是深恩者心中狹逆心之蠹也、蒙天罰歟、院御修法、
（座主宮、）內御修法、（上乘院僧正、）可修給云々、此局上童小女立臺盤
所脇戸下之間、聞哥笛亂舞音、成奇見之、北面折烏帽子
男亂舞云々、其後心神違例、不食而臥云々、極以可奇、
入夜金吾來談、渡御冷泉亭來廿九日云々、
廿七日、戊辰、朝陽晴、天漸陰、大藏大輔親繼爲富小路
中納言使來由示之、即相謁、世間事與侍身上察思之由

芳問也、殊恐悅之由謝之、金吾來密々示合、在朝々臣日
次事、來月九日、庚辰中吉、十一日、壬午上吉、復日、此事自身衰日
之外、不憚他衰日、又不憚重復日、是依爲吉事如此云
云、但馬前司又來談、日事之防也、清談移漏及晚景歸、
一寢之後、夜半許地震、
廿八日、己巳、朝天陰晴、巳後雨濛々、終日通夜、雖有出
門之志、雨降心慵而晝猶眠、右兵衛佐來談、殿父之病
危急云々、今年七十七云々、晾閣裝束事等問答歸、
廿九日、庚午、夜雨止、朝雲分、陽景漸晴、巳後天猶陰、
巳時許參攝政殿、賴尙與人參會、御錫紵事、於御直廬
雖有議定、其夜猶事不切、至于今日未定、極不審云々、
少時被召、參御前歸出之間、以少納言長成被仰、欲對
面之間、依有召參西殿了者、其後參西殿、二位公賴卿
參會、日來所勞被出仕云々、暫言談、資賴來、入見參了
由示、予即退出參蓄院、大貳參會、暫相逢、高嗣明夕出
御以前、御佛事始、無着座人由示之、非人不中用物、忿可
參着由領狀退出、晴天定顚仆歟、御共公卿大略如一日

聞、殿上人無人歟云々、御路京極出河原由粗聞之、今日
上皇渡御冷泉、八葉御車、家定、親氏朝臣供奉云々、
卅日、辛未、天晴、未時許來賢寂宅、及日入參蓄院、御厩
南庭方大殿出御由聞之、仍於北面謁女房之間、已日沒
之後、與心房可遣召由、被仰女房云々、昨日可申參歟
由、無左右仰、只今定有事違亂歟、廻西中門方寢殿、御
裝束遲々、高嗣行之、黑御簾大略只今塗之間、未晞云々、此事近日
以來、本御簾塗疊云々、舉灯之後、漸敷疊了、公卿座障子、純色布、同緣
疊、此間藤中納言家光參、布衣、二位宰相、衣冠、高三位、
布衣在此座、他人皆雖參、上結在閑所、有長朝臣來仰、
兩卿之趣、今紵事偏以新儀被行、嘉承永萬治承御倚廬
代無御錫紵、無公卿已下素服、今度有沙汰故不用彼
例、又依七歲已前不用例儀、以新儀可被行由被定了、
同御いろ代闕進、御錫紵但無着御、着御帶許云々、猶可有公卿已下素
服云々、而今月於院御所參入人々又有成不審旨、不御
いろ無いろ、殿上公卿着素服、可着いろ、殿上無其所進
退如何者、然者不著殿上直可著陣歟、將可着例殿上歟、

又藏人着素服不着例殿上、日給簡封如何、藏人一人不
着而可行歟、將雖給素服、又着吉服可行簡封等歟、兩卿
已下不議定申、依新儀大略奏吉歟、度々雖往反、無聞（出イ）
公事、非其仁者不及委聞、但給素服更着吉衣事、故入道
殿深被難仰事也、今被仰其由事、尤以不當、心中思而
聞之許也、適御裝束之僧等已參入、源大納言（通、冠、衣）（直衣イ）又參
入、此間妙香院參入、又御對面云々、時刻移後事始、辨
觸大納言申此由、歸來仰鐘、各着座、大納言、（家光）、中納言、
予、宰相、（高）、三位、明辨法印講師說法了、各起座、少藏人
手長各取布施、被物三裹物、已下殿上人、宰相、三位又
取請僧被物、予即退出乘車、路頭見物車已塞、無寸分
路構乞受、二條東行自大炊御門廻入宿所、不經程聞出
御由、次鐘、
當日曉依吉時差、遣行事於山作所致其沙汰、陰陽師同
參向、早且召行事院司下賜可給素服之人々交名、（安元自五位院）
司、　院司召主典代下給之於嚴任、吉時令裁縫、女房料、
（唐衣或加裳、院司等御之時必加之、此間用彼例、）公卿料、（如直衣、）殿上人已下料、（如狩衣、）已

上用商布裁縫畢、任刻限自廳各送之、或又以使請之、
晚頭行事院司卒侍等令奉仕御裝束、（其儀在別、）御手水供膳
之儀如日來、刻限先被行御佛事、四位院司申事由、觸
可始之由、公卿上首、次公卿著座、次前僧著座、預兼可敵
花筥、御導師著禮盤啓白、說法畢、導師復座、次賜布
施、御導師被物三重、裹物一、布一結、題名僧被物一
重、裹物一、稱皇寺御誦經（自今日每日可被修之、）溫室、（今日以後每七日可有此事、）御
佛事卒御前僧可參會御堂、硐御車於出御方庭上、（無轅、）
御簾懸縫半、（垂懸之、懸草可短、仍以紙捻結樑之、）御下簾（殺、皆末）懸之、御車寄具
兼儲之、（御屏風御几帳如例、出御之後即送遣御堂、又可儲供之、）次出御、先寄御車、（殿官六人）（居イ）
（付轅、）御車寄人參進、立屏風几帳如尋常、公卿已下列坐
庭上、（皆悉先於但所着藁沓、）殿上人取松明、北面下臈六人又取松明、
伺候、先是御棺役人一人以脂燭燃付御枕上燈、召彼下
臈一人給之、令移付松明、可殘分五人、（安元例如此、建久無此儀、）行事院
司取松明進候御車邊、次本役人舁御棺奉移御車、以御
方爲鴟尾方、舁御之人、
以滅緒末結付前方榨之手方、舁御枕方之人、又以件

絡結付後方手方、皆引遊結付之舁御之人自御車前降立地上、以紙捻結付前後轅於御車軸、役人各退去於便所著藁沓、治承儀著藁沓昇宮上、然而平生之儀度々例如此、少引御車懸御牛、出御、自西面北門、其路行事一人候留守、安元二人、河内守光遠、民部丞盛實、次竹箒、自廳進之、拂拭御在所、件役常例用職人、安元無所見、正寢板敷召工令削之、加奈久津納桶一合可流無憚方河流之由下知之、安元河水流之、又切放筵之下蓆已下、遣同河可切流之、御離神仰廳令送無憚方之深山、廳官一人相具之、女房乘車、安元二兩、會山作所、路頭行列、先北面下﨟六人取松明前行、二行相並、次御車、廳官六人付轅、御車副二人遣之、牛童持御榻、北面下﨟四燒香、如薫物、安元此役各別歟、候左右、退紅カ召使四人持炭役人各可相從、用畏儀之時納宛於紺役歟、御棺役人等近候御車邊、以仕丁持雨皮張筵、次公卿、次殿上人、四位五位六位次第行列、北面下﨟等、次主典代、已上僮僕可依建久例、到東山御堂近邊於嶮岨所控之、先放御牛、廳官等付轅引立、召加召次等、廻御車、立御堂前庭、立榻、以鴟尾方向御堂方、公卿已下列居前庭、次導師呪願參進、數草出、御車後方奉仕所作、預立幣、兼可儲候、所作

畢、導師呪願退出、即賜布施、各裹物、次寄御車於御堂、御車寄人、其具兼又儲候、參進寄之、次本役人參進奉舁下御棺、暫安置御堂庇、此間御前僧已下列立便宜所唱合鼓、勅使參入門外、四位院司相逢歸入、申公卿院司、々々々々、又出逢申御返事、件勅使度々參入、次第每度如此、次以御棺奉安元底、此枕金泥法花一部納御經筥安置御枕上、建久以來加和讃之、本役人人數猶不堪者召加之、從之、各降自石階安石辛櫃內、可奉懸布綱歟、次御棺四方入小石等、本役人等之外可召加侍等、侍等運之、次覆石蓋、其上覆四寸半板、其上、敷平石、加土築固之、次塗石灰、件事次第如此、然而依安元例追可有佛壇、隨事之便宜、作所相計可進止、久安石匣上、來行又構壇奉入御棺、堂中隨便所打燈械等舉燈、又役人等差脂燭、隨事之、此間於便所有舉物事、行事便可用山作所行事、御車屏風二帖、几帳二本、使用御車寄具、御座兩三帖御膳具、御盞盤、御手洗棟等也、件物員數度々例不同、但久安安元如此、件舉物等檢御車之外出御以前送之、可令儲候、御膳具御盞盤具等納長櫃、退紅仕丁舁之、御牛給導師、安元例如此、但彼時製督依為顯宗為導師若呪願、騰次為上﨟者可給呪願歟、事訖人々歸參本所、依世俗之忠可用他路、先於山作所遂各以舊靈撫

身柔之、(作莒簟可寘洗水、但無水之所非此限、)次被行每日御佛經供養、本尊
前立佛臺、奉懸御佛供燈、素紙法花經一部分置題名
僧座前經机云々、(錫杖等各可加置之、爲明曉也、)公卿著座、御前僧著座、
預衆置花筥、說法華賜布施、御導師被物一重、絹裹一、
題名僧各紙裹一、護摩師料送遣所、次例時、上下退出、
今夜始護摩二壇、(御在所、)一壇、(御堂、)
役人、
御車寄、源大納言、權中納言、
前火、景範、宣季、季有、衆三人、
脂燭燃付御枕上灯、令移松明人光國、燒香役四人、
(不知其名、)同料炭持四人、廳召使、
御棺役人、(如元、先イ)印円、覺胤、惟長、高嗣、顯朝、光國、
留守者、俊清、能親、
山作所行事、(前周防守顯嗣、非院司也、)
導師、(良嵒、)咒願、(呪願、)可弁取御牛、(導師、)
已上布施取、能忠朝臣、顯嗣、
擧物行事、(顯嗣、景範、)侍、雨皮張筵仕丁抑留□□□之由聞候
さ、
御棺役人不足之間、良圓門弟等寄加之、
歸參人々、權中納言、藤中納言、二位宰相、修理大夫、
高三位、(但早出、)殿上人奉行之外不見候、
素服人、土御門源大納言、權中納言、藤中納言、右京大
夫、能忠朝臣、惟長、高嗣、顯朝、光國、藤原範重、
侍、宗尙、惟宗、景範、中原宣季、同季有、上日衆四人、
女房、御匣殿、冷泉殿、宣旨、(公雅卿女、)民部卿典侍、(尼、)左衞
門督、(信能卿女、)刑部卿、權大夫、(尼、)常陸、和泉、
供奉人、土御門源大納言、權中納言、大宮中納言、藤中納
言、二位宰相、右衞門督、修理大夫、高三位、右京大夫、
能忠朝臣、雅繼朝臣、爲經朝臣、經氏、能定、季賴、惟
長、高嗣、顯朝、信光、光國、藤原範重、侍、(行歟已下不知人數候、)主
典代、(親直、)曉鐘之程人々歸參之由聞之、下人等歸、企
吾奉行辨長途步行、他人皆前後入閑路云々、

○十月

一日、天晴、朝懺法拂曉了云々、每日御佛供養申時由

辨示之、依兆告参入、謁女房間、已事始、藤中納言金吾等着座云々、依憚遅座不出、大貳参、暫言談、入夜退出、資季朝臣返事、金吾送之、壺返進候、内裏儀、主上(殿下若)(永冠卒抱給)出御、自萩戸中御心中、資季以劍璽、頭辨一人昭燭、入御倚廬代、(取入賓御所北面、)其後公卿已下於二條西門東腋、(四上北面、)着素服、四條中、別當、親俊朝臣、宗平朝臣、資宗朝臣、有親朝臣、實清朝臣、兼高、忠高、六位藏人等粗相注進候、又御参リ事替々可記預候、素服人數々不審候、

二日、(癸酉、)天晴、参着懺法座、晝聞无人由、未斜参入、修理高三位三人著座、隆承講師說法甚妙也、金吾不着座、同取布施、(修理之後取之、)宗平朝臣(束帶巻纓、)参之外無外人、

三日、(甲戌、)自朝陰、夕雨降、参懺法座、此次毎日供養、取布施退出、未時許衣冠歸参、伊平卿(衣冠)雖参、給素服之人可在其座由、示之隱居了、仍非人之身隨事、經高(衣冠巻纓、)爲家、(同之、)基定、(束帶巻纓、)有親、(直衣巻纓、)五人着座、貞雲講師、經氏、(束帶、)藏人、堂童子取布施退出、雨已降、

四日、(乙亥、)朝天漸晴、参着懺法座、例講了、取被物入正面疊末座、僧前出自座末、辨取褒物、予直退出、申時許二七日儀始由聞之、入夜金吾來、申始大殿入御、(例衣帽子、)參議(直衣、)御座、(東腋中、)公性、(講師、)中納言具實、伊平、頼資、經高、爲家、範輔、(已上衣冠、巻纓、)資頼、(巻、)有親、(巻、)二人直衣、殿上人、(宗平、)資季、雅繼、能定、信光、(二人槪宜、)經氏、範氏、布施如昨日、夜前解陣上、隆親卿御誦經使定開關云云、

五日、(丙子、)天晴、朝参上懺法訖、例講訖、取被物退出之間、金吾参入、参院今朝御身固出御之間、入見参退出、(毎朝可有此事云々、)昨夜法勝寺圓堂、群盗亂入破壞、未及檢知、今朝仁和寺宮可令馳参給云々、本願御安置以後、未被開闢本尊也、世之濁亂悲而有餘、今日明旦不可参由示之退出、歸一條宿所之間、有長朝臣奉書、有殿下召、未時許馳参、頼尙與人参會、暫言談、依召参御前、入道殿建久諒闇御直衣之色程有御尋、只非濃色、鈍色(有色ト見ル程、)平絹御直衣、御奴袴、尤又御冠巻纓候由申之、宿老歟、高

貴賤之人、若諒闇垂纓人見及歟由有御尋、親疎貴賤惣
不見之、貞應始此事候歟由申之、内府可垂纓由聞之由
被仰、近代之人存間、總非心所測歟、可令渡西殿給云
云、退出偃臥、覺法印來談、此間思企事示告了、
頭註内裏櫻木花多開、建久二年有此事、寒暑相半而天氣
好時、雖有此事、又非吉相、一尤可奇事歟、舊院又如
花開、トアリ、
六日、丁丑、天陰晴、午終參殿、二位宰相候御前、退出之
後有召、諒闇之間事等被仰、宗平信イ朝臣參於御前、暫言
談、入御之後參舊院、例時已了、僧俗退出云々、今日源
大納言通、權中納言伊、金吾、九條三位、基定、資季
朝臣、泰服院司等云々、人々退出之後、與右中辨暫言
談退出、賢寂宅、雖摩會辨爲經俄申所勞、光俊朝臣奉行、信
成朝臣上皇御錫紵事奉行、經光月來重病、昨日被責、
忠高一人兼三事者、先例殊到威儀、纔兩三日之間、御
事雖經營由父卿申、此事道理歟、爲經又宜由内々有其聞、儲
可下由被仰了、夜雨間降、

七日、戊寅、朝陽快晴、日出以前參謁女房、相公參殿、暫
言談、獨在御懺法座、事訖退下、午時聞鐘聲歸參、民部
卿早參暫言談、僧參之後、辨示氣色、予民部卿着座、金
吾依連座不着、修理大夫、高三位追加、公性說法優也、
事了取布施、下修理金吾已下、殿上人、有資朝臣束帶、參人不
幾、
八日、己卯、朝陽快晴、日出之程參上、辨參後懺法、高三
位、金吾參會、每日供養、隆承法印說法如流、聞者抽感
可貴、師跡遂不絕、依脚病無術、不取布施退出之間、下
人等云、大北政所御參、人々馳參云々、日來不聞及、乍
驚問金吾、即來云、今朝大將殿侍走來、北政所御産由、聞
欲馳參、着參者寄車哉由被仰、即馳參尋申、全非御産、
侍僧案也、俄例御絕入之氣由、聞而欲參由被仰、即同車令
參給、夜部御心地損由被仰了、丑時許有御絕入氣、周
章之間、漸令渡例給、只今無別御事由聞之、退出所參
此院也者、又驚人目歟、甚以不便、此次云、於御墓所欲
修輕微佛事、若思企者最前可宜歟、尤可然人不修以

前可宜由答之、諷誦文無可誂人、爲之如何云、予云、近代之僞、實只名字許也、經範等身有憚、前中納言之外無人歟、然者行向可觸由示、即行向領狀云々、此次今日欲出仕、予參者無首示由相示云々、近代人痛此事、於身迎之通案雖不可顧、於前官者今一事歟、仍今日不可參由答了、最後出仕有妨、可謂遺恨、未時以後人々漸參云々、高倉中納言、（直衣、經）左金吾、（衣冠）前納言（同、親實）二位宰相（同）、右衛門督、（同、[illegible]、[illegible]）左大辨（同）、修理、（直衣）民部卿、束帶、源三位、（師、衣冠、[illegible]）新宰相、（有親、束帶、[illegible]）隆承彌勒供養云々、待殿下御參、已臨昏御參（御直衣云々）、入西門、經通隅前、令入簾中給、堂莊子光資、宣實殿上人不委聞、金吾又來、小善明日之由假思企云々、

九日、（庚辰）、天快晴、日出之程藤中納言、（束服）、右中辨留言談、一身又在座、懺法了退下、午終金吾來、例講訖、參御墓所云々、仍爲忩御佛事、早參、俗又參入着座、定言講師說法了、予辨金吾素服、五位等取布施、無手長預持來、即退出參左大將殿、見參之後退出、向右大將亭、若得便宜者、籠居御事也、依犯土事他行由、侍男來示、後可被申由、示付歸家、宿願事、金吾今朝得便宜、示付帥典侍云々、入夜金吾微少之善遂行了、惟長朝臣拭感涙之由示送、雖有經忽之謗、最前尤神妙、

敬白

諷誦事

三寶衆僧御布施麻布　端

右國母聖靈、當暮秋之微寒、先朝露而即世、中陰之御忌、漸向半、本覺之妙果、宜奉祈、是以所彫刻者、西方敎主彌陀佛、瑩黃金賁顯尊像、所模寫者、中道實相最上乘、連玉軸貫加貝經、方今吉曜也、良辰也、供養之、稱揚之、仰願諸天衆會、哀愍證明、華開合掌、何求離根之殘露、香從至心、不待海岸之暮煙、以此功德資御菩提、抑弟子久慣犬馬之心、遙仰鑫斯之德、鷰路梯塗之露底、忠勤無懈、奴僕爵門之月前、恩憐非空、至于彼光沉響絕、出有入無、華帳燈消、望故宮而增悲、玄池波咽、含新土而添哭、常憶芝砌長辭、竭

忠誠於夙夜之中、豈圖柳車忽去、營総制於陵墓之畔、不定之理何勝言焉、聊叩三下之響、遍驚十方之聽言、不盡心任佛知見、乃至自界他界順縁逆縁、依此諷誦威力、悉耀相好光明、所修如件、敬白、

天福元年十月日　弟子參議正三位行右衛門督兼

伊豫權守藤朝臣敬白、

一搩手半皆金色、阿彌陀如來像一體、法華經二部、布施導師被物一重、絹裹一、絹十疋、請僧三人、被物一重、絹裹一、絹五疋、

十日、辛巳朝陽快晴、未時許參安嘉門院之間、持明院殿、仍參入、知宗云、自昨日例御胸令發御、謁女房驚申、近年此御事常令發御、今年已二度云々、參女院御方、黄門被出逢之間、二品又被出、私本意事、心中祕藏、忽預簾顯之感、言尤憚披露也、不經程退出、酉時許權中納言伊忽狂怨、仁態相議、爲東和歌事云々、好事之故歟、月前被歸、予下小廊西面、遥對頻被謝、言談之次、同事貞應中陰、前右府被尋中、入道相國答云、治承安元、故在府辨自身帶劍、建久依存長講堂、勿論今度猶可帶歟、但可在意、後日不可帶由被示、命云、何不帶哉、答依爲御出家也、（今思此事似後朱雀院上右記歟、）右大將又同云々、不審云々、但彼御正日、嘉承中右記、去年御中陰、人々帶劍、今日皆解、如何由註之付之、今日彌不可帶由被命云々、

十一日、壬午、夜月明、自曉俄甚雨、巳後休、辰時許洗頭、午時興心房來給、金吾新禪尼來會、先首着狩衣奉謁、依命拜父母墓天地、又奉拜氏社國皇了、取衣帽分左右髮、先首被授要文、戒師剃頂給、次辨俊剃左頭了、（以過）次剃右、予先奉觸戒師、寛弘八年信成卿記、出家人先可剃髮由有所見、今用來之儀如何、雖有其說、多只先剃髮、後剃鬚由被命、頭剃了、次入東面着衣歸出、南面戒師取袈裟、誦文被授、戴之奉返、三度如此、次着之參佛前、戒師着禮盤被授戒了、如形奉布施、（賢寂桑絲五疋入細櫃、）小餟了歸給、以金吾令申禪閤大殿殿下、夕歸來、各示被感仰、禪閤被送賜頭剃菡、よるにしに火あり、かはたう

華堂のみなみ、一條のきたときく、
十二日、みづのとのひつじ、てんはる、まらうどのあつまりこぞる、さらに物まうでのよしをいひてかどをあけず、いんあんほうゐん、兵部卿、左京權大夫かどにきてとはる、みなあはず、
十三日、きのえさる、てんはる、ゆきよしのあそん、なりまさ、ながみつ、又きてとぶらふ、かしらさむくてえあはず、ともむね、あまもんゐんの御いのりのま所のことき のふけふいひをこせらる、けんじやくにさたすべきよしいふ、きうゐんのけちあん程のことたるべきよし、みげうそあり、けん見おなしくさたす、
金光明經功德天品也、三枚歟、入夜京極中將實持朝臣、被來問、着袴相謁、夜前深更自伊呂代還御本殿、皷鼙役如前、有御祓云々、金吾示送、昨日御供養、大殿著素服令參給御佛事以後令參院給、雅親朝臣御共、內大臣、諒闇、直衣、忠經如恒、經通、伊平、家光、基保、爲家、公長、經時卿、今日經高、束帶、爲家、資頼、束帶、師季、院御沙汰五七日、七僧法會定開闕、束帶云々、昨日殿上人無人、今日實蔭、家定、中將、範氏、御懺法昨日一人參、今日藤中納言經時、有親、昨日大將殿始修諷誦給云々、中將歸後雨降、終夜不止、
十四日、乙酉、朝雨止、陽景晴、巳時許送車、尼典侍詣與心坊、開眼不動小畫像、以御帶絹奉書云々、兩尼又同車、今日又剃頭、長政朝臣爲內府御使來、相謁謝之、金吾今日日佛懺法之次被行、隆承滿座感淚、修理大夫於法華堂修佛事、明辨講師云々、明日四七日始、着諒闇可着白衣云云、夜風慘烈、
十五日、丙戌、朝陽出、巳時許時雨、典侍辰時彌歸參、申始許金吾來、冠、直衣、爲大殿御使參院、閑堂盜露顯事云云、賢寂從者男、出市見賣金銅者、搦取行俊親宅令問之、果而承伏、使盜送重時許、信綱不廻時刻、遣武士近江國搦之云々、俊親別功由被申歟、自是參齋院、夜月明、風殊寒、密雪降歟、
十六日、丁亥、朝陽晴、簷溜落、雪解歟、自剃頭、歯熱氣殊増、日夜苦痛、金蓮云、頭熱之降也、今暫難滅云々、

法印來臨、初相謁、忠遍於法華堂爲盜被劍、被取佛具
等由、仁和寺披露云々、發御墓之由有聞云々、若枝葉
歟、
十七日、戊子、自朝陰、申後寒雨烈風、前宮內卿、前但
州、送歌吊遁世事、大宮三位被臨蓬門、答物詣由不逢
客人、金吾書狀、昨日懺法無人、日佛大辨宣實、一昨日
大殿御參、宮中納言、三位宰、左兵、民部、九條基定、忠
高辭藏人佐、十五日、父病、獲麟云々、入夜寒嵐彌烈、
十八日、己丑、大風發屋、時小雨、剃頭沐浴之後偃臥、日
暮了、
十九日、庚寅、朝陽晴、今日奉書、始法華經、去年諸料紙殘、紐表紙、序
品與偈、大谷齋宮以戶部被訪、仰此間事、
廿日、辛卯、天晴、金吾示送、五七日御佛事、以吉日被縮
行也、昨日大殿御參遲々、其後臨幸、酉時事始、殿下、
內府、源大、吉劍、右大將、同、高倉中納言、吉、無劍、左大將
殿、具實、隆親、劍、實有、盛兼、吉、無劍、公賴、吉、笏、經高、
同、基保、同、無劍、爲家、諒闇、無劍、範輔、資賴、已上着座、公長、吉、笏、長
淸、同上、基定、同、有親、同、無笏、殿上人隆範、纓自下差已下
十五六人、堂童子左方光資、宣實、範氏、右、宗氏、經
光、資定、七僧講師聖覺之外御前僧、聽衆六十四、實蔭
纓下差本直也、今日經及比丘、偈猶不終、賢寂宅尼逵歸
來、十五日行也、今日舊院女房參御墓所云々、惟長修御佛事、
昨日尼女房逵入見參云々、御聽聞所大殿座主作給、一昨日大
風之日被問參人金吾只一人云々、大北政所廿三日御
出家之由云々、
廿一日、壬辰、天晴、寫經不幾、比丘偈以下至于花光偈、
夕前左府恩問遁世事、
廿二日、癸巳、天晴、午時許金吾來、御身固見參、舊院懺法日、佛供養了、關東
申止大殿北政所御遁世云々、定高卿病付滅、淸成不覺
歟、剃頭、寫經及長者偈之半、日短筆遲、
廿三日、甲午、天晴、申時陰、入夜甚雨、昨日五七日、隆親
卿、實有、賴資、衣冠、吉、經高、吉、束帶、基保、吉、直、爲家、公長、大
殿御參、今夕冷泉小兒行、始車引入資季中將家云々、
今日書終二卷、

廿四日、乙未、自夜甚雨、未時陽景見、今日御月忌始、伊平卿、(兼直)(狩衣)經高、吉直、公長、殿下御曼荼羅中、殿上人資季、飛繼、堂童子經氏、資定、金吾示送、今日始三卷及化城之始、

廿五日、丙申、朝陽晴、夕金吾來、御懺法始之次例(公性)講云々、(成實)(院家)相公房於法華堂佛事、講師自上被宛定言云々、尫弱小女房依志所修小佛事、被尋問、被切懸、非器講師、至如此事交衆難堪之佛邊歟、又雖名字無修佛事者云々、是祠候者不知恥之致也、今日經不齋終化城與偈、手遲日短、侍從僧正異兼歟、被臨門前云々、令答物詣由、又家長朝臣來、同答他行由、近日客人抑難堪事也、

廿六日、丁酉、天晴、以助里爲使、謝昨日僧正他行不謁事、下人等云、金吾雜色長二人闘諍、殺害一人、互被及傷云々、本自無雜色、又闘諍殺害度々、甚不穩事歟、今日北政所御事云々、聖覺導師□□□□、經化城與偈及人記品一枚、剃頭之間猶不及校勘一品經、予分金光明功德天品、相具綾白被物、房任調送相具、衞門督可進由示含了、皆悉金泥經也、但水精軸、

廿七日、戊戌、朝天陰、小雨降、即止、巳時晴、未後又陰、季宗朝臣來問門外、令答他行由、日吉忠成來門外、今日法勝寺御齋會以前、本所結縁供養云々、經自人記品及寶塔品四枚、日傾雲晴、夜沐浴、

廿八日、己亥、朝天漸晴、巳時陽景見、金吾示送、昨日結縁經、大納言通方、中納言經通、大將殿、隆親、伊平、實有、盛兼、參議經高、爲家、實世、公長、知家(吉イ)、經時、有親、法成寺御齋會、同時事始之由、依有告合點人覺立參寺了、直參寺人、雅親卿、長清卿云、今日與侍於御墓所修善、如形作四種供養佛前、(講師分)請僧三人料兼送僧許云々、取入長櫃、自此宅送之、(使青侍白狩衣)助里、光兼、在女房共相具引替牛、巳時送之、未時當南有火、西風甚利、牛僕皆往之後、家中總無人、構求令尋問、小冠等歸來云、冷泉北、富小路東、左中辨宿所已燒了、風烈而火赴東御所之東方、雖危急人多打滅、於今者過候歟云

云、追々歸來者稱無爲由、申時助里來、車馳歸被參了、
顯朝、惟長參會法華堂云々、歸參之時衛門督寄車、殿
下出御、褰簾有被仰事、雜人群集、不追得之間、取立藩
立車傍云々、非分火災雖劣無之、希有無事、凶之中吉
歟、經自寶塔品之末奮終勸持品、
廿九日、（庚子、晴、）天晴、夜傳聞、今日兩座共聖覺參入、大納
言通方、高實、中納言經通、伊平、實有、參議公頼、經
高、爲家、範輔、有親、爲氏、勸堂童子云々、禪室導師、
布施五十、請僧十五云々、大殿導師四十一、請僧十二、
（是下人等說也、）經安樂行品涌出品三枚、
○十一月大
一日、（辛丑、）朝陽快霽、朝間經及壽量品一枚、今日剃頭、
暫休息、堂童子光資、經氏、宗氏、範氏、今日舊院御法
事云々、公間僧正、（曼陀羅供、散衆三十人、）大納言定通、家良、中納
言、大將殿、隆親、實有、盛兼、參議經高、爲家、範輔、基
氏、實世、資頼、長淸、（吉服一人、）有親、御願文、（家光卿、）
（頭註）後聞、故公修法印贈僧正事盛兼卿今日宣下云々稱

代事歟、
二日、（壬寅、）自朝陰、未後雲晴、終日風烈、夕甚雨、今日
臨幸、臨時御佛事云々、公卿定通、家良兩大將、通方、
高實、經通、隆親、實有、盛兼、賴資、經高、爲家、範輔、
基氏、（束帶、）實世、（同、）資頼、公長、知家、經時、有親、先是
行兼引物付衣、（直垂、小袖、）車牛牛童裝束、顯法師高、
（脫文アリ）導師隆承、事未訖、甚雨降云々、
三日、（癸卯、）朝雲分、巳時晴、午時許金吾來、曉亡日依火
御不□□□出御、東面近習人々候御前之間、知宗中門
廊、妻戸縣尻問答隨官、甚奇怪、一突頸之由有仰事、親
氏聞妻戸、因幡内侍傳奏事、尾籠人申事不可申繼有仰
事云々、此男月來物吉之由、見及逆頭官關、遁之拙、
猶可甚事也、經昨今不書得、昨日及分別品之半、今日
及法師功德之始、入夜奈良老若兩僧來謁、若僧性懸房
猶子也、師匠依犯在京云々、御法事夜僧房之聟、如女
婆昇堂上、大番武士搦留、（後朝乞受、）或云、導師僧正之聟云
云、

四日、甲戌、朝陽晴、御正日以後、女房不可留舊院云々、是又雖不云似幸習無骨歟、而金雖非一之故、被相定歟、禪尼於今者可居住此宅、北舍殊狹少、失便宜之間、以年來住所相讓、愚僧移坐此屋東端一二間、今日御匣宣旨、兩局於法華堂修佛事、依前殿相公之語、金吾又參云々、經及神力品端、

五日、乙巳、曙後時雨、朝陽即出、巳時性惠房自醍醐出京、午時許成茂宿禰來、此日以後不憚云々、相逢、明曉歸參社頭、金蓮云、中將清親朝臣妾產胞不下而終命、今朝經及藥王品初一枚、依客不書、剃頭、金吾相具老童來、白泙線綾狩衣、桑織物指貫、自禪室參吉水、今夕出家、六日受戒云々、

六日、丙午、天晴、今日右京大夫修佛事、隆承法印布施卅五、諸僧被物二重、布二結、公卿經通卿、已下素服納之、二人爲經、爲資、公長等不委聞、性兼房弟相具子新發意來、大原僧正御弟子、今日又登山云々、經及妙音品、

七日、丁未、天晴、日來女房不可留候由、有其聞、雖不似常例、隨時儀歟由存之間、今日又可祗候之由、有反幸之儀云々、只就人申狀變候歟、何事是何非有關東引物云々、蜜牙五十石、鵝眼卅貫、絹五十疋、其外與心房絹卅疋、鵝眼廿貫云々、入夜助里歸來云、典侍白地退出宿高倉、此家太白、明曉於此宅沐浴可歸參、舊院他女房大略退出、冷泉殿祗候歟云々、此事必可遂、放火群盜之耻不便事歟、與心房被修例廿五三昧、寬治御忌日也、經及陀羅尼品之末、寒月明、後聞、源大納言雅親、左大將殿、中納言隆親、盛兼、參議經高、爲家、公長、基定卿、有親朝臣、兩殿令聽聞給、明辨爲講師、不辭以前之事訖云々、金吾每日二度參、遂不闕云々、

八日、戊申、欠、朝陽快晴、寫經、申始許奉書終勸發品、老後宿目遂此願、心中聊感悅、金吾來談之間見車、大宮三位來臨、依風病更發、不能面談之由、以金吾令謝、去五日以後有名謁云々、今日春日祭使可立由、假有沙汰、源少將家定、皇后宮亮等勤之云々、知家被免出仕云々、午時許淨昭房來、禪室此七八日被痛耳、被加灸四十八、臨三尺阿彌陀像被造立云々、去夜群盜入家信卿法住寺舊宅、即放火燒了云々、家主居住、若不然歟、近日

姉小路烏丸居住之由云々、乗燭以後禪尼歸參、脩院冷
泉殿之外、當時無參人云々、
九日、己酉、天快晴、性惠房歸醍醐、去五日來、言家朝臣
一昨日歸路之由觸送、當時無暇、十五六日之後、可謁
之由答之、今日經無量義經説法品不終與一枚、
十日、庚戌、朝陽快晴、今日徹平敷改云々、源大納言參
仕、經終十功徳品格、始普賢經二枚、夜方違宿北邊、聞
雞聲歸、
十一日、辛亥、朝雨降、午時陽景見、又陰、經至偈三行、
日暮賜大殿御消息、或人夢有女院御歌、

まよひこしわが心からにごりけり
　すめばすみける池の水かな

この世にてあひみむことはしかすがに
　はかなきゆめをたのむばかりぞ

御和

すぎやすき日かずのほどを思ふにも
　かずなきものはなみだなりけり

池水のすめばすむらんことはりは
　もとの心のきよきなりけり

二首非最義理之相叶、可謂秀逸之殊勝、近日夢告多
聞、其心兜率之引接歟、此池水之心、又是八功徳池候
心歟、凡御在世之儀、倩案之、尤權化之御體歟、只拭涙
行者也、夜金吾來、政源大納言、參議有親大少辨不參、
左右中辨、源少納言參平野祭、左右大辨梅宮、實有卿分配、左
兵衛督參鎮魂祭、十四日分配可參云々、依窮屈風病申暇、十八日御
月忌以後欲下有馬、今度維摩會辨爲經卿勝事、一辨侍
追前、別當督正被告、一坐眠寢事二山の阿闍梨と云、一講師向
勅使房時、以青侍令着衣冠令出逢、一又坐眠弘庇、此
事世以謳、内藏寮以御教書返給右中辨、訖、近日可有臨時
除目云々、脩院女房、今日權大夫歸參、只三人同車、今夜御方
違、御幸持明院殿、
十二日、壬子、朝天陰、巳時晴、奉書終普賢經、書始無量
壽經、及四十八願之始、日巳入閑筆、夜風烈、今日大外
記師兼朝臣來問、令物詣之由、不忘舊好、助心緒、

十三日、癸丑、朝陽晴、寒風烈、前左馬長綱來問、又構他行由、經十枚許、日没終、
十四日、甲寅、天晴、風寒、越前前司相具子息少納言臨門前、猶介答他行由不逢、經終上卷、又下卷七枚許書之、
十五日、乙卯、天晴、風寒、未時許金吾來問、式賢入來、答念誦無暇由、經下卷二枚殘、今日前殿修去年周忌佛事給云々、夜月淸明、
十六日、丙辰、朝陽晴、午後陰、未後雨降、巳時許長賞法眼來相逢、不經程、無終變觀經、書始觀無量壽經、
十七日、丁巳、朝陽晴、奉書終觀無量壽經、申時老後願已遂、尤欣悅、入夜尼與侍參院、亘日雖不得心有可參御氣色云々、參入見參、有御哀憐之仰、不似北邊云々、
十八日、戊午、朝陽淸明、早旦尼逢參法華堂、助宣在共、權大夫局修小善云々、巳時歸參、御月忌在里女房多參云々、未時許金吾已下可赴河陽云々、隆法印、右中辨、中務博イ爲繼相具云々、今朝奉書心經轉女成佛阿彌陀經、又借出他本、校觀無量壽經了云々、唯蓮房中將入道、被臨門前、答他行由、
十九日、己未、朝天晴、午後薄陰、未時許左京權大夫來談、去十五日於左大辨西京家、前殿有御佛事、權大納言、四條中納言、富中納言、賴中納言經高、範輔卿、信實、伊成、光俊朝臣之外、無殿上人云々、及日没言家朝臣來、今日初出仕、參座主宮、自是參殿女院云々、今朝剃頭、
廿日、庚申、欠、朝陽快晴、入夜大風寒雨、此兩三日寒氣殊甚、腹病更發、僵臥之間西山入道兄弟來臨、扶病言談、不久而歸、侍從闍梨卜云僧來、隔物相逢、新寫經十四卷、令調卷、腹中痛之上痢病又發、
廿一日、辛酉、朝陽晴、屋上雪白、依病氣之煩、不得已而今朝魚食、可耻可悲、依大谷齋宮召進車、致通中將入道安居院宅、未時許長者僧正參賀茂之次之由被過、淞湯漬、依種々天變多、於東寺修仁王經、法修大法事十餘度、嚴海每度爲護摩壇、以今度賞、可申加僧正之由申入、被仰無闕由、然者可辭大僧正之由申入之由被談、被歸之後保孝來、又相逢、天變連々之上、彗星欲出之由、司天奏之、行

此法之上、更不可出由有自讃詞等、

廿二日、壬戌、天顔快晴、臨昏雨雪紛々、近日天王寺又有掘出新記文之披露、今月之内可參詣之由、擧首群集云々、（新記文毎年事歟、）金蓮之所踏也、入夜尼典侍參一條殿、宿此宅、

廿三日、癸亥、夜雪宿（畢、）朝晴、風殊烈、自湯山送書、無爲下向、（典侍無指事、）依太白方不歸參、今朝剃頭、法華堂護摩僧三昧等可候由、只有其沙汰、去七日以後、當時無人跡、依無用途、雖有限事不能被始行之由、夜前一條殿被仰云々、萬事只不足言歟、凡卑之輩猶一周之間、不聞如此事、可悲之世也、舊院惟長只一人日夜馳走、侍一人（仲季法印子男、）之外無人影云々、宰相局籠于栖霞寺云々、

廿四日、甲子、天晴、雨雪降、早旦典侍歸參、巳時許小野宮少將入道來臨、近日在京云々、天王寺非記文、北白河院御夢想之由云々、晦比（晩カ）可歸參、彼寺僧又近日訴本執行僧、仍塞道路云々、

廿五日、乙丑、朝陽快晴、昨今點雙觀經、消日纔及下卷、夜方遂、宿北邊隣家、終夜高聲念佛、聞曉鐘歸之間、纖月出山、

廿六日、丙寅、朝陽晴、房任申云、吉富庄寬賢律師可知行由、入使者（禪相門賜之、）之由、庄民騷動、寬寂代官共東西云云、尋常之儀雖不可信、今世事依成功之員數之時、不顧骨肉、又暗雖成安堵之思、仍且以書狀奉尋内府、返事云、全不承及、定無實歟、只今能向可尋申、即時又被示、全無其事勿論也云々、仍一旦以依怙仰房任、令下知庄家、但謀書惡徒之習、書改庄號、不顧領家、雖無始終亂入、人領常習也、此由又示送金吾許、此宅幷所所早梅其花多開、或又紅梅開始云々、昨日恍忽之餘、忘今日歸忌日、忽見曆驚之、深更行西宗弘宿所、聞曉鐘一聲歸、

廿七日、丁卯、朝陽晴、雪纔埋草木、未時許深草齋宮尼黃門令姫爲見法師來臨、定納言於今者卒滅云々、迎蓮房來、依塞風不逢、高野御室賜御書、

廿八日、戊辰、夜雪積一寸許、朝陽晴、

廿九日、己巳、天晴陰、朝間點訖雙觀經、冴寒甚、

卅日、庚午、朝庭雪白、巳時許紛飛、忌日事送嵯峨云々、扶病自日出及夕陽奉讀經一部陀羅尼阿彌陀經、如例金吾昨日自陸地一日馳歸之由、今朝告送、

○十二月小

一日、辛未、朝天快晴、尼典侍詣栖霞寺、早旦、去夏之比女院御夢想、奉見嵯峨釋尊之由有被仰事、仍近習女房達殊被參詣云々、(助里、兵衞宗弘、珠房任愚者淨衣令參)雪間飛、剃頭、午終金吾來、夜前初參名謁、今日御身固參會、次參禪亭、(拍事不御)坐、又可參院、廿五日出山行細川、廿七日着明石、廿八日西宮、廿九日歸洛、只遊放而已、

二日、壬申、天晴、未時許隆承法印來臨、面謁、臨昏迎蓮來、明後日赴關東、明年秋可歸云々、仍相逢、

三日、癸酉、天快晴、初月高懸、夜雨降、鍛孫姫髮、未時許隆榮律師一昨日自關東來由來示、隔障子言談、臨昏歸、

四日、甲戌、朝天陰、巳後陽見、晴陰不定、入夜雨降、曉晴、今日有除目之由傳聞、

五日、乙亥、朝陽快晴、夕後寒雨、無除目云々、剃頭、點觀無量壽經了、西本返納、(與心房大谷、)

六日、丙子、朝陽晴、巳時許與心房來談給之次、聞左中將源通時、十一月廿三日於關東終命、(候安嘉門院、女子俄退出云々、)姉妹姫宮、春日局、今度除目可被補頭之由告送、使不到着死去云々、運之拙非人力事歟、大臣孫、大納言三男也、五十餘、爲義時聟、而義村頻擧、遂不假公卿之名、可悲事歟、隆榮律師又來、(不經程、)金吾來談、去二日季頼(坊門大進)、補五位藏人經高卿所募、而競望、咄忿怨詞、其後不出仕云々、知宗籠居之後、非指勅許而出仕、已被許出仕了、分配公事可奉行歟由示送、資頼卿出仕之上可然歟由答之、即其事付伊與内侍奏聞、難申事歟由有御問、申知宗申由、可奉行由誰人云哉由被仰、修理大夫申由申、可問資頼由有仰事、即問之、出仕之由承而申候之由申、成恐退出、其後知宗久籠居、今度頗超過前事歟、出仕事不知食云々、御堂御八講、參人初日、殿、左大將殿、權中納言、藤中納言、(家光)、經高、資頼卿、資季朝臣、

忠高、奉行行香、朔日左大辨一人、五卷殿、右大臣行道以前退出、左
大將殿、家光、爲家卿、三日家光卿一人、結願伊平、賴
資、資賴、公長、長淸卿、忠高、堂童子二人行香、殿上人
不參、五日宜秋門院御懺法結願、先皇嘉門院御忌日、
覺經講師、次結願、成源、實具、寺、左大臣公繼子、成增、九條新大
納言、伊平、賴資、家光、爲家、知家、基定、師季卿取花、
有敎、能忠、時綱、賴行、爲繼、信光取之、重長、資季朝
臣不取花、宜實參云々、元三御藥、可參人內大臣、右大
將、具實、隆親、基氏、資賴卿、資季、家定、隆盛、公光、
親氏、博輔、今日依番可歸參院、
七日、丁丑、朝冴寒、雨間降、夜大風、
八日、戊寅、自夜天晴、朝陽殊晴、未時許白雪忽降、陽景
雖間見、及日入迺陰、西風猛烈、入夜後月明、星見雪
止、後聞、西園寺八講、實有、賴資、家光、爲家、資賴卿、
行香、實持、實淸朝臣、忠廣加云々、
九日、己卯、昨日雪積地三寸許、朝陽漸晴、陽景間見、草
木雪消、庭雪猶白、巳後漸消、通賢寂適歸路、新發小
僧覺源來、中時許、受戒之後、即始十八道加行云々、後聞、
西園寺實有、經高、爲家、實世、公長、長淸、基定卿、能忠、有資、實持、信時、實淸、能定、宗氏、實蔭、
十日、庚辰、朝陽晴、不陰而寒雨時灑、
十一日、辛巳、霜如雪、朝天晴、鷄鳴以後引替牛三頭、引
獻七條朱雀承明院、月來御經營金カ原御堂稜被終功、
依明日供養、聖覺今曉渡御、女房多參、車五兩、引替多尋
由、依女房示、引獻三頭、今夕御宿圓明寺、大納言領、依欠日歟、明
日渡御御堂、件所被奉安故院御骨、被立此堂御遺誡云
云、金吾音信、京官除目、大乘會來十五日云々、巳時許
有禪閣梨來、隔紙隙言談之次、問天舌受戒事、
十二日、壬午、朝陽晴、後更冴陰、後聞、女院御堂供養、
前內府兄弟三人皆率子息列座、資雅卿一人相加云々、
十三日、癸未、天晴、後白雪紛々、忽積地、夜前傳聞、內
府當時居住土御門堀川之後、男女子息相替病惱、及危
急之間、忽可被去其家、依無其所、可被渡金吾、冷泉源
大納言舊妻家、依牛黨平在嵯峨、出家被借之、女房局只三間、依
無便宜被追遣、金吾女房等愁悶云々、上皇年始可御近

衞亭由、有其沙汰、世以不甘心之間、二品爲方違宿其亭之間、兵部卿女忽絶入、又狂言如醞、可行烏丸由稱之、同剋限大將室（烏丸由家也、）忽病惱、又懷胎猶不快云々、去月十一日中將家定、騎馬萬里小路南行、依月明見近衞面件亭、巽方隨身所之後程、其長均于築垣者十人許立並、心成怖畏、見後歟由問從者、在馬西方物、只見南不見其物、在左方舍人男獨見之、稱怖畏之程、馬過近衞了、其間中將再見東、猶在其體不分明、府合其人牛馬多引云々、其前又有大車、頗如物影、不分明云々、依他人不見、中將又引返、其馬更近衞大路向東、無其物、仍又歸南行了、其後經七ヶ日、舍人男病惱、狂言經七日死了云々、依衆口敷了、元三事不定、廿日御佛名、一夜可渡御云々、京中適作中門二棟、家三个所、已有魔所之聞、在世之貴賤又邪氣之病、面々露顯、可驚奇事歟、巳後雪止、陽景不見、辰時又引獻牛、與保相公、四尼、今（巳時剋限）夕參院御所、送車夜半歸云々、隆榮律師又來言談、亥時許歸、十五日下向云々、

十四日、甲申、朝陽陰、昨雪殘、入夜金吾來、參持明院殿、御月忌、一昨日聞無人由、公卿六人參云々、昨日始依召參內々御所、（本參人、隆親、盛兼、基氏、成賢、光俊卿等歟、）元三猶不可御他所云々、內府來、十七日可被渡冷泉、明日除目、當時公卿昇之不聞云々、神今食依神宮穢延引、夜前被行、

十五日、乙酉、朝陽晴、寒風烈、長賢法眼依僧綱群參出京之由、借車儀示送、牛童他行了、金吾牛飼來取車了、臨昏來、年來所愁訴之範圓僧正、黃園房領寄菩提院新儀事、彼一院衆徒聞、披子細書送去文、存外喜悅、申別當僧正之處、又加預判、本意滿足之由語之、今日群參事押取山階寺運上米三升、寺法師正尊闍梨配流、五郎冠者と云ふ男禁獄事、九月十五日申、此事依天下大事默止、今日又群參、大殿仰、早經奏聞可有御沙汰、感悅歸寺云々、今度參、過半不參云々、圓經、覺遍、親統、公統、賢信、長賢、覺圓律師、尊良、（圓範律師子、）圓尊、（澄圓僧都子、）淸信、（大納言律師、稱公淸卿子、）信乘、（前田、）五師得業四十人許參云々、

十六日、丙戌、朝陽殊晴、夜月又明、未時許密見聞齋、侍

從源資時、具親朝臣、次男朝時猶子、去夏成功申少將出、入道許之、藤兼繼、中將雅經子也、內匠頭丹波經長、治部卿隆綱、左中將道嗣、少將實躬、還任、左衛門權佐範賴、右經光、兼、正佐、藤雅平、家信卿次男、從二位基保、從三位有親、從四位上光俊、四位資能、止右衛門佐、繼任雖多省、先々聞書々落歟、

十七日、丁亥、朝陽晴明、剃頭、

十八日、戊子、天晴、雲收、金吾昨日猶參大嘗會云々、夜前安嘉門佛名、實有、爲家、長清、基定卿、隆範、有教、爲繼、宗望、行香云々、未斜大宮三位被到坊、剃除以後初相謁、一昨日爲訪舍弟、傳家當講向講房、其日兄弟二人之外無人、依久不逢向兵部許、參院不逢、參大殿、於中御門町奉逢、前駈衣冠、御書內歟、猶參一條殿、北政所合入御院給由、日來聞由問之、其事不聞、臨參川退出云々、所來也、宜秋門院廿二日還御九條云々、寺前大僧正御房熊野詣、明後日、進發給、三御山各七ケ日云々、自然移漏、及日入被歸、面謁之間孫次郎童來、爲見頭房行向隣次云云、法印參御月忌了、久不見之間成人、此童本自有器量之氣、依二親不愛赴出家、七十年夏勢所與得之家跡、至子孫又無棘疎略カ路之名字歟、可悲可痛、保安以後九十一年維月之名斷絕、又以如斯歟、秉燭之程傳聞、御月忌講筵始云々、大殿懇御參日暮歟、早參、寒天僧俗甚不便、過夜半南方有火、朝聞四條西洞院云々、

十九日、己丑、天晴、寒風適休、入夜雨降、介拂蓬屋煤、申時許典侍退出、沐浴留宿、昨日大殿內府御其聽聞籠中、大納言通、已下公卿多參云々、具實、隆親、伊平、家光、經高、爲家、資賴卿、

廿日、庚寅、自夜微雨降、午時天晴、昨日兩殿、大將殿、親季衛門督宗平、資季、實持朝臣御共、每月日野詣云々、病來風歟、賢者也、下名今夕可被下云々、未斜典侍參請涼寺、七ケ日參籠、孝弘、房任、助里在共、房任可參籠、夜宿直事、召上細川莊民等、今朝金吾渡三條坊門之由金脫カ傳聞、入夜助里來云、日入之程參着儲東局、歸路於法剛院及昏、今日車馬僧徒濟々、公卿一人逢路出京云々、一切經會日歟、

廿一日、辛卯、天晴、昨今左兵衛督頻音信、助教師朝擧、

勢州寶山寺領所可補事難去思之由云々、雖同在世惣
未送書狀人也、忽吹擧之詞雖迷是非、思之今世事只如
斯歟、仁和寺宮御傍親定又申本所歟、早可成送下文之
由、示賢寂了、入夜狂巫來之次云、內府今朝被渡高倉
了云々、
廿二日、壬辰、朝天陰、雪紛々、巳時晴、巳許金吾來次聞、
下名又今夜由云々、十九日內御佛名、隆親、家光、爲
家、實世、有親卿、宗平、雅繼、（椽、）實蔭、實清、（椽、）雅繼、
三人、廿日上皇自朝御近衞殿、其日當時御所板屋葺檜
皮、具實、盛兼、基氏、成實卿、親氏等各一字葺之云々、
其夜御佛名、大納言家良、通方、中納言具實、隆親、盛
兼、家光、經高、爲家、實世、有親、事了還御了云々、廿
一日皇后宮御佛名、具實、實世、爲家、有親卿、事了退
出、乘車之間、忽坤方見火歸參、抑小路南、堀川東、吹
懸御殿上、甚雖有恐、即滅了、尊勝寺灌頂、辨不觸分配
人、（具實、爲家、）不知之間事缺、依院仰、家光卿參勤辨、參官
奏、上卿一人行之、歸之間見火參內、其夜官奏、殿下令
候給、右大臣、宰相中將實世着荷前定、三位中將殿拜
賀、宗平、資季、雅繼扈從、前驅八人、爲仲、盛長、兼康、
家盛、資憲、家國、敎行、時長、御車五緒靑簾、久清稱先
例由、追前一聲、廿五日荷前、聞無人由領狀、（可參東一條院佛名、）
上卿未出來云々、賴資卿三事事、於西園寺泣示付、雖
非其仁中旨、委申殿下、其後委聞食由被仰、深恩之由
兼悅送、兼帶以後又自愛餘身之由、抃悅無極云々、竊
以彼卿子息三事過分之由、雖世不許、經光坊官勢、道
理至極歟、於今兼帶有何難乎、寶山寺家下文付使送師
朝々臣許了、
廿三日、癸巳、天陰雪間降、師朝々臣悅送之次、送下名
聞書、雜任百人許、侍從宣繼、（大貳女男、殿上人、二品猶子、）式部權少輔
良賴、大學頭光兼、（長倫辭權大輔中任云々、）文章博士經範、少弼藤
宗保、右少將通能、（前內府子云々、）從四位上藤良敎、（從四位下藤正隆止辭、）從
五位上源康長、信盛辭文章博士、今年中於今者無公卿
任人歟、適無驚目事、
廿四日、甲午、朝寒雨降、巳時陽景見、午後又牙陰、幽居

寂寞、無視聽事、經晷早暮、戌終許南方有火、風烈而烟不昇程、又遮而不辨其程云々、久而滅了、
廿五日乙未、朝天陰、巳時晴、下人說、夜火東寺由云々、乍驚以下人遣見、午時歸云、西寺之內下人宅、失火吹付塔燒了云々、本自荒廢之寺、何爲乎、今日適天晴風靜、
廿六日丙申、天陰、陽景不見、閑居殊寂寥、寒天又陰、嵯峨參籠、已滿七ヶ日了、
廿七日丁酉、天晴陰、未時許金吾來、一昨日勤荷前使、權中納言伊平、三位顯平卿只三人、兼栢原深草、夜深參東一條院佛名、九條新大納言、子時許被參、長濟基定卿云々、今度任少弼、宗平朝臣擧子息任之、近代珍事歟、未甘心事、家長朝臣來臨、剃除以後始面謁、自然及昏、遠所聞出家之由、頗被驚仰、雖有其志忽被許之條、如何之由、有密々仰云々、極以存外事歟、親季、成茂娘去月離別了、關東女多入洛、聞之、月卿雲客多與妻離別云々、隆盛少將切八幡妻髮、凡近日壯年人々所存皆同云々、嵯峨人々歸來、今度參籠之間、禪左府密密參御堂、相謁給云々、存外爲本意、又中院尼上三位侍從母儀、同被來訪、詠歌多有贈答等云々、
廿八日、戊戌、朝陽快霽、女院令當百日給、於院三尺彌勒像供養云々、南京上人當時名譽云々、未知名、參由傳聞、北政所又女院常令持御手箱、懸子、爲佛場御鎔鑄佛像供養、聖覺法師云々、後傳聞、女房局者說、北政所令入給、午終程事始、大殿、前左府、內府御座、例能中、着座、公卿九條新大納言、左大將殿、權中納言、藤中納言家光、右衞督、民部卿、高三位、殿上人甚少云々、兼聞上人昨日申際不參、聖法印兩座共勤仕、彌勒瑜伽論、御手箱佛、公審法印細工殊勝云々、明日又有除目歟、其首之競望未馳走云々、京官下名各別任人時、無此儀、又被行之歟、更不得心、戌終許宿北邊本所北屋、
廿九日、己亥、晦、天晴、曉鐘之後歸廬、未時許覺法印來談、

縉素遊近世事所入耳、只貧者之告道無他歟、申時許歸了、年來除夜解除、禪侶非此限不行、恒例鬼氣祭令修、

文曆元年

〇二月

八日、金吾稱狀、柏夾之木兼日存知之時用黑木由有其說、何樣存哉由可尋申之旨、禪室御命云々、如此事爭習知哉、如仲家朝臣定分明存歟、只木竹共皆用白由所承也、可被申此旨由答之、

九日、壬申、朝天晴、春日祭、辨少將自內府亭出立下向、禪室自昨日御座云々、見物巳刻許出門、辨少將去六日禁色宣下、□先前駈笠持、如恒、次移馬舍人二人、朽葉薪木衣、次辨侍、騎馬追前、次隨身例雜色隨身也、二人、薪木上下、纈目結衣、狩胡籙、毛沓、次前駈六人、大夫將監忠任、香被柳狩衣、紫衣、知資、青織襖、練色衣、行光、白織襖、練色衣、忠廣、狩衣、白衣、以邦、薄色白裏白衣、永光、薄松色織奧襖、次辨、直衣、紫浮文指貫、蘇木衣、紅單衣、半靴、野劍、魚皮細尻鞘、侍十人、次衣櫃、退紅仕丁舁、下家司彈正忠相具、柏夾木用白、祉頭縫腋蒔繪劒、前駈束帶隨身褐、狩胡六、大殿仰、中納言中將勤上卿時如此云々、

廿一日、巳時許向聖覺法印安居院房、訪其病、濁世富樓那遂爲遷化之期歟、實是道之滅亡歟、悲而有餘、今年六十九云々、先師七十八云々、

〇三月

十二日、申時許金吾來云、行能朝臣終勅撰淸書送遣之、仍淸書廿卷、入蒔繪筥、草廿卷持參、大殿進入之、此事已果遂悅思食由被仰者、聞此事心中殊感悅、即歸了、

〇五月

(日闕ク)密々下給御製五首、付內外怨望三ヶ年、欣感之間、廿卷草案片時可進入、御一見之後即可被返下之由被仰之、雖未定猥稱、倉卒注出之、

〇六月

三日、（庚午、）進入之料紙、（色紙、）自筆爲跡表紙、（青瑠物、高居被、）紐組、軸、（櫁香、菓丸、）當時所載歌一千四百九十八首、後拾遺佳例加給御製今二首、可滿五百首之由令奏之、豈計扶桑之影、徒往蒼梧之雲、空斷今者無所期、所殘之草急燒棄之、及十月下旬、不慮之外舊院之草本自大殿被尋召云々、

○七月小

一日、（戊戌、）漢雲遠晴、秉燭之程、宿北邊本所、來四日秋節、三四兩日依歸忌今夜歸宿、

二日、（己亥、）星躔清明、聞曉鐘歸廬、早旦典侍退出、與心房來謁給、申時許金吾來、殿下仰、諒闇鞍雖說々多、沃懸地（大夫所用、）尉宜由云々、每事御邊不異尋常歟、暑熱殊甚、秉燭之程典侍參、

三日、（庚子、歸忌、）（欠、）朝天陰、辰後晴、暑熱難堪、覺法印示送、明後日御室高野入御高尾、

四日、（辛丑、七月節、）朝陽晴、陰雲赴東南頻陰、早旦家仲來、又兼朝音信不相逢、

五日、（壬寅、）朝快天晴、巳後暫陰、暑氣頗宜、早旦乘車出門之程、可告之由示送金吾、又以下人令伺御所、歸來云、雖公卿未參、有被忿之氣色、巳始許出門、少時金吾已參、（入榮車、着網、）舍人濃青、隨身鈍色袴、濃打衣、如例孝弘在共、相次少將參、（濃紫青白單衣、舍人黄香、隨身同、）有弘光兼在共、（不遂、車）其、、後少洞院西邊四條納言參訖、隆嗣（左衛門佐、）扈從、良久二品車被過、（侍四人、諒闇、）有扈從車少時先陣進來、藏人（番府、）仲滑立、少將爲氏、隆嗣、季顯、（率行、）高嗣（橡袍、隨身鈍色袴、火長者皆緇色六人、）經氏（下賜人、隨身白袴、）少將雅繼、氏通、光成、敎房、（舍人二處歟、）家清朝臣、顯氏朝臣、少將賴氏、家定中將、實持、實蔭、家季朝臣、頭中將隨身白狩袴、紅單衣、（小隨身也、）三位中將通忠非子（二字衍カ）隨身白狩袴、右衛門督、左兵衛督、（橡袍、）富小路中納言、（盛兼、）大宮中納言、（實、）四條中納言、（雖上卿在左大將殿前尤可然、）左大將殿、右大將居飼御厩舍人、（裝束色々相替、）御隨身、御車副如例繼踵御簾上、下道御隨身步行、別當（橡袍、）檢非違使長親赤衣鈍

色袴、北面五位以下皆諒闇、依暑氣無術不見訖歸入
了、殿上人少々公卿又少々追前如例、(金吾父子不遇歟、)敦成卿
乘輿入此邊、棧敷殿懸簾、其外多有棧敷、愚眼不見及、
青侍等云、鞍大略希了、螺鈿之由歟、黑鞍橋押紙、鋪鐙
舌短多、手綱淺黃、(又有同村濃、)鞍覆若濃打歟、黑由稱之、裹
色不見云々、未時還御訖由聞之、御幸以後雖陽景晴、
涼風颯々之間、依見物懇切不借車、典侍乘少將車云々、
夕以繁茂被御覽之由被仰下云々、晩月纔見、
六日、(癸卯、)朝天陰、金吾示送昨日本上卿、(雅親卿、)列立頭中
將、(御劔、)家季付御車夕座訖還御、四條別當相替候簾
中、御前公卿皆悉著座、堂童子高嗣、範氏、隆嗣、經俊、
證義、賴惠、圓經、(竝講師、)聖基、長靜、實信、信承、公全其外
不見知、座主(四大門北、)常住院、(本房南、)鞍覆左大將殿經氏鈍色、
他人如例歟、鞍右大將、三位中將例鞍、左大將殿、左兵
西別當沃懸、地人々前皆進之、一身不進、今日又參寺
門云々、未時許助敎師朝、(重服裝束、)來臨、去年所示立錐非
本望由神祇辭退云々、返之甚不得心、中媒和說歟、足
奇、毋爽歟、晩月明、
七日、(甲辰、)朝天遙晴、川騎惣社祭、雜人飛礫之間、雜人
狂者中矢斬合死者六人云々、
八日、(乙巳、)天漢遠晴、扶起念誦、夜月陰晴、南方有火、
遠而不見、又不久、
九日、(丙午、)朝天快晴、曉金吾來、(夜前勤了休息、)辰時許歸參之次
云、御幸日、堂童子幷諸僧多對牌、及別沙汰、惟忠、宗
氏、資光被召籠、知圓申障之、參陰明門院八講被止公
請、即歸參、今日又參最勝光院八講、其後先帝御正月
之由聞欲推參云々、太子建成之改葬魏徵送之事、理雖
可然、夙夜之近臣參凶事之座時儀可計由示了、師殿御
忌日與心房於虛空藏堂被修廿五三昧、夜腹病不尋常
不詣向、禪尼等聽聞、後聞金吾南方出仕止了云々、尤
可然、
十日、(丁未、)天晴、雲收、未明出門、行佐々木見唐梅木、
其木如樟無枝、高七丈許、在樹中不中用之木姿也、歸
路入中將入道宅面謁、巳時歸來、彌阿彌陀佛(雅敎入道、)聞流

罪由忽隱居云々、蔵王事歟、是又傾城等之所爲歟、夜月明、

十一日、戊申、天漢遠晴、陽景尤鮮、巳一點許法印來臨、雜談之間及未斜、去八日參松尾、（高尾之内、有別所覺延闍梨之跡云々、）今朝峯閑禪亭之次云々、夜月無片雲、

十二日、己酉、朝天快晴、定修今月朔書狀到來、將軍家産御祈、修法十三壇五度、延引事煩多、去廿六日朝、發時朝臣五郎男（實有卿實一腹、）誤突切腹度々絶入、或狂氣自害之聞云々、當時驗者祈之、又有小恠異妖言等云々、竊以此一門年々毎六月有事、匪直也事歟、

十三日、庚戌、朝天遠晴、日入之程乍晴少雨、

十四日、辛亥、天晴、暑氣殊甚、辰時許承榮法橋爲御使來云々、答他行由、今明日客人殊（披イ）難堪、拭汗扶病奉讀經一部、逐年衰損窮屈若有若亡、夜香尼公爲代官、令禮不輕、車瓮供存例送嵯峨、申終許金吾來、御幸日以後御脚氣御不快無出御、（供御殊御違例云々、）驚歎不少、末世之儀代々偏以狂亂至于今、朝廷無人而雖德政不被行、於叡慮无一事之非據、思之還可恐危事歟、南京自一昨日和解無爲云々、（當時怙爵物三井寺許歟、）今日參御月忌、左兵長消二人云々、即歸了云々、今朝櫻花初開、女郎已盛、荻一兩枝僅開、

十五日、壬子、遙漢快晴、朝所作等如例、奉讀一部、突暑難堪、老身如亡、平臥之間興心房被來、香尼宿願奉讀嘆不動尊、扶起聽聞之次有戒、今日東北院雜人相撲過、例年終日叫喚、昏分散之時拔劍放矢有死者云々、夜月雲多而不明、

十六日、（癸丑、欠、歸忌、）朝天遠晴、昨日齋院女房供花結願、明辨啓白、已金吾一人參、家光卿早出參御堂云々、御所只同御事云々、聞此事桑門一身摧肝、在朝賢者如去年醉郷歟、澄憲法眼（御導師云々、）以聖覺法印書狀來臨、依所勞不謁、披歌歸了、北臺桃昨今熟、仍進所々、（齋院女房之中安嘉二條殿、）未時許都督被過入、扶暑熱清談、當時雖不參御前、傳承惱之様、御手足事外御違例、御行歩不快之上、供御事殊不被聞食、御腹苦御頻結、基成等所進瀉藥令服御

之時、頻有御反、是御邪氣歟、壯年近習遂只雖存無爲由心中極惡思、明幣一昨日承此事之後、驚歎忘寢食、萬事未兆可有御沙汰事也、安不忘危、御祈事不可有他事、漸々雖申女院御方可有披露由悅、此次申付了、心神無聊、申時許歸了、夜月淸明、

十七日、（甲寅、）朝天快晴、未時許典侍參御所、世間傳々之說、御惱非一、御脚氣、御痢（溺イ）精、少御溫氣、大腹水腫之體、御手足腫御由、淸成語人云々、愁存命過斯時運之極歟、慟哭而有餘、不知手足之所措、又傳聞康光去比入洛、（鶴五月事之故歟、）下旬可還下向云々、金蓮云、粟田口前亞相（忠、）後家手上腫物、甚成兄弟如例療治、次第增氣及大事於其所、淸成御惱事已爲重事由披露云々、非心所測、（四五ヶ事令相並御云々、）月前宿本所、曉鐘歸月陰、

十八日、乙卯、朝天又遠晴、又送車、御月忌遠路參、（每月事也、）（闕脫アラン）牛、車歸後示送、昨夕參入、無下々口惜之成了、不對面由被仰出、供御事悔一之程被聞召、十一日殊不出御前云々、御所中如護身僧音聲惣不聞、甚寂莫云々、聞之更不得心耳而有餘、人皆如醉歟、承榮法橋爲宮御使來臨仰云、有宿願自廿一日百ヶ日可參籠日吉社頭、若有參社之次者可相逢者、委答所勞之體申仰畏申由了、夜雨纔降、地不濕歟、

十九日、（丙辰、）朝天晴、巳時許少雨地不濕、昨日冷泉新御所上棟、（選者殊勝由聞巷說歟、）御所御修法二壇僅始云々、座主宮（藥師大殿、）長者僧正、午時許金吾來、御身固之時雖御常御所簾中、前々參證皆參御前緣、其外不入見參、事體只邪氣歟云々、去今年所々雜人說、聚洛院僧正之靈可有集之由多謳歌云々、北野造營國司力盡不可造中門廊、（日來工等不參、）禪室又被送用途材木等、今日又造營云々、忩歸了、入夜示送、依無人由相催、參尊勝寺、上卿、（左金、）基定卿三人參、辨忠高云々、

廿日、丁巳、朝天遠晴、世間只同事云々、永日既夜月明、

廿一日、戊午、天晴、巳時許興心房被來談、大略有御增无減歟、只去年同御惱之體云々、承明門禪尼又來臨、兼朝朝臣來答所勞由、不逢、未時許雷鳴數聲、雖雲暗

雨不降、金吾來、御惱大略同御事、基成等三所許御灸
可候由申、被召貞幸之間申云、此事御脚氣治身之上、
大腹水之氣交御、若御灸可催者可及數十所、以三所御
灸全難抑、後白川院御時只如此、賴基、時成等又三所
奉灸、已及大事了、貞經一人三所御灸不可候由申、今
度又同前、御灸不可候由申旨、頗此御意之間、已御歷
止了、御足猶不令踏走御、貞幸申云、於御腐者已御減
入、御體之內御風猶不審、相構可被出御汗由申、昨今
御汗多出御、被召在朝之處、依所勞不參、頻被召、（私又示送、）
一昨日參入、參御前御召、又御身固別御事不可御歟由
申、終夜候御前、三ヶ夜可催由申、二ヶ夜不眠而伺候
云々、豫聞此事、歎喜之涙且難禁、又修御祭事領狀、
（勞六千碑、）宮令奉加事、持御几御阿久比無之云々、昨日經通
卿、入道家衡卿等參云々、今日賭事等頗慰心、雷鳴微
微之後忩歸了、夜雨暫降、月出後又淸明、
廿二日、己未、朝天快晴、朝永光朝臣來談、御惱事猶殆
御增歟云々、禪室昨日申時許參給、夜深退出、故院（高倉）
御足不令立御、御身歷事五六年有御惱、（自十七至于廿二御歲）奉見
習之故我不驚由、夜前命給云々、巳時許金吾來、只同
御事歟云々、在朝去夜猶參入、終夜伺候云々、御祈數
多被行云々、金蓮云、右大將侍七八人醉鄕群出入造營
之所、與番匠行事口論及謗言之間、自禪亭被示送其由
幕下尋問、件侍皆追却云々、
廿三日、庚申、朝天遠晴、巳時許覺法印來談、（禪室之次云々、）此
次聞關東聞披知宗違勅之由、件所地頭補玄亞相室、仍
其庄被付廳、知宗五衰現訖由禪室被談云々、違勅之放
光頗是非之處散不審了、
廿四日、辛酉、（欠、）朝天遠晴、草木漸有枯槁之氣、民部有（月イ）憂
云々、心神殊窮屈不異病者、構扶奉讀經一部、口熱發
動、自冷泉姬君被渡此宅、扶持女房服蒜之間、无北人
之故被預尼中云々、申時許典侍參御所、夜深車歸、內
會景氣不似先日、被召御前、喜悅餘身、此書御徒然由
仰事、金吾等卜之云々、推之於事快然歟、感涙先催、
廿五日壬戌、天晴、又同近邊井水乾云々、午時許金吾又

來、當時非殊御減無御行歩、在朝初夜奉探御脈、右御手御足有御違例、只左手無事至于昨今、玉體無別御事由内々申云々、依無日次廿八日可奉仕御祭、宮藥師法訖、可修法華法經、大法、又五壇御修法、上乘院、已下眞惠僧正又可修大法、長者又承早御祈云々、昨日浦の遊參議衞府三人家時、實清、光俊、熈、資季、範繼、信繁十餘人下御遊覽、宮殊令入興給、典侍示送云、於御心地者事外宜思食、御手足更不叶由有御事、供御事又窮小少カ如無云々、私心神昨今殊違例、極恐奇、今日念誦不扶得、忠成宿禰書信、來月癸酉、六七日壬申、癸酉、十四五日庚辰、辛巳、四ヶ日殊可祈念由示送、終日及夜、深更病惱、

廿六日、癸亥、陽景逐日熾盛、槿花辰時萎、草木有難色、金蓮云、三條京極引千僧供之所、任尊法眼融過之間、被咎被切破車、童法師被及傷、法師死了云々、終夜林風雨聲、星躔彌照曜、夜猶無露、

廿七日、甲子、朝天無雲、巳時許金吾又來、昨日頗又御不快、今朝如日來殊事不御、山門好士佐阿闍梨快明以春日三位書相具二字來、稱病不逢、返二字了、明快座主名字爲山僧可憚哉如何、未後頤下飼蛭、血頗留之間、四條中納言忽狂惑、驚出相謁、御所邊醫家等申旨獨不審多云々、被見詠歌及昏被歸、

廿八日、乙丑、天晴、又内夜無露、未時許金吾來、昨日祈年穀奉幣、上卿内府被出立之間、忽病惱被發出、雖難治已臨剋限、依他人不可參強被扶參、雖心神迷亂無爲終事由示給云々、使伊平、資頼、長清、顯平卿、四位使闕如、依院別仰爲繼朝臣勤春日使、稻荷遂無其人、五位非人勤歟、自殿被催出人、有長著例狩衣伺候云云、或人云、昨日山伏四五十人參殿下門前、不知何物、依御物忌閇門、開門之時可參由稱歸云、其身在六角堂云々、金吾不知此事云々、左京權來臨、參御所之次、與心房被來坐、予面事外腫之由驚奇給、極雖驚思飼蛭之故、若本之熱氣等所見歟、他人殊不驚、凡近日心神殊惱、旬事違例尤怖恐、

廿九日、丙寅、晦、天晴、巳後雖陰雨不降、去夜々半許東方

有火、（程久、可然家歟、）河東遠而不知其程不見、下人等投亂世間而不行向、今朝尋申與心房、使不歸以前、辰一點歟、乾有火、然見不遠、進車於安嘉門院御所、歸來云、御所東隣云云、地藏堂々一宇燒了、火滅云々、使歸云、與心房北一町餘馬場と云邊下人小屋一村燒云々、村中有堂等云云、其北安嘉門院淨土寺云々、近日三位家信卿牛童子與陰陽師文平と云物牛童鬪諍、依文平有理、大理仰使廳令致沙汰、家信卿令奪取其車（牛車）之間、使廳重搦取牛童、有不穩事等云々、金吾來、昨日面謁事雖告示、無其違例由陳、近日殊心神違例、雖恐思無異事由頻稱之、終夜東風吹雲、雨不濕地、

○八月大

一日、丁卯、朝天晴陰、大風如昨日、夜又同、未時許金吾來、景氣同昨日、無殊事、法華法自前殿被沙汰進、每物華美路人爲壯觀云々、一日聞、山伏具衆大和國男女子息相論文書、子童奉寄金峯山之間事云々、山伏群參、不可然由被仰、退歸了云々、蛭向飼、未時終之、申時許櫻井宮御使參川來、蛭狼藉之間、隔物申披存旨等了、

二日、戊辰、朝天遠晴、東風拂木葉、日出之程永光朝臣以使告送、關東貴人（康）、遂以他界、使四ヶ日馳著云々、故前幕下之孫子於今無遺種歟、召取平家之遺經（系カ）嬰兒悉失命、一物皆有報何爲乎、午時許大炊御門中將被過談、（東帶、院參之次、）家信卿兩息（少將、右衛門、）供奉、放生會近日經營云云、申時許與心房立入給、加護身被歸、入夜金吾來、關東使（基濟書狀、）京可爲穢哉事、外記勘申、又今夕可被問公卿云々、彼產事生男子（不吉、）後夏不成而逝去、偏如去年云々、重時朝臣馳下云々、

三日、乙巳、天晴陰、風如昨日、午時許與心房又加護身給、未時猶飼蛭、金吾示送、大法結願御馬引、諸衛佐闕如、被催少將、可爲吉服云々、粗示送、□□近日裝束染色有煩、浮線綾白狩衣、女郎綾單衣、二藍指貫可宜歟、金吾十三而任少將、其年隨此役尤可勤事歟、秉燭以後宿本所、曉鐘之程南方有火、（誤脫アラン）卽歸廬之後不滅、七條極東西三町許燒由、不能聞、商賈之百强者於許史者歟、

四日、丙午、朝天遠晴、烈風猶不止、午時許金吾來、無殊聞出事、東方被用穢了、大北斗法延引、長者大僧正雖度々辭退、且依年始後七日勤仕、被懸祈雨孔雀經御讀經勤仕者、可行法由雖被申、當時不被仰、自七日圓滿院延命法被修、昨日七人御下、一同申大吉由、自夜前被渡御物忌、定、山伏猶群參殿下、甚奇恠也、明日結願、御馬二疋令(引敗カ)一疋隆繼左門可引、兵衞佐公員、敎氏、定具、右門皆不昇殿云々、一日穢事定中、公卿内府弟大納言兩儒、經高、資頼、範輔卿云々、申時許濟定朝臣來向云々、少浴之間不謁、

五日、丁未、朝天無雲、喨尋朝來、暫言談、旱天逐日有焦燃之氣、草木不堪、去月南京度々有大雨、平地如河流、又雷鳴猛烈云々、今年京無高聲雷鳴、申始許典侍自一條殿白地退出、御惱頗有御增之間非他事、御胸中極苦思食、御邪氣之由内々被思食云々、無驗者之上、他驗者難加本意、破遏絶驗者之故、無御物氣之由頻稱給之云々、甚不忠事歟、故聚洛院僧正之盛之由、自諸方有一同之説云々、或夢、或巫覡等之詞歟、最後之恨又非無其理、貧者絶望、富者被擧之故、有如此事歟、近日權勢之狂女其名姫(支殊賢)姥宇(隆清卿女、禪室綺□之中、稱三位中將殿御乳母、)侍等與御厩舎人鬪諍、打損御馬目切尾、依其事召下手賜使廳之間、又准后禪室内府親昵之御中有喧嘩云々、近習女房帥典侍發心地退出之間、彌無人不便云々、一日比入夜之後、定高忠高等邊騷動、御惱及大事之由告廻云云、極以奇恠、一昨日火事實説、烏丸西、油小路東、七條坊門南、八條坊門北、拂地燒亡、土倉不知員數、商賈充滿、海内之財貨只在其所云々、黄金之中務爲其最、自翌日皆造作云々、商賈富有之同類相訪者如山岳積置、先隔大路各引幔居其中境、飯酒肴不可勝計、纖月初明、

六日、壬申、遙漢無片雲、自明日七壇炎魔天供、又依無其足一口分、金吾勤仕、内相二壇、家光、經時等云々、巳時許御身固之見參了來、御有樣無殊聞出事、御邪氣雖纔渡、甚微々歟、今朝以賢寂示合、在朝返事之旨來語、

大路雖同前、猶心中不恐思、去夜同參候由委示送云々、
末世之神歟、心中極傾感、左京中務來、午終許金吾歸
參、（吉、直衣、）已及刻限由、右中辨使、仍少將令參、白浮線綾
狩衣、（張裏、）平絹二藍指貫、（色不宜、腹白綾、）女郎綾單衣、（文龍膽、）相具
半靴野劍、（通亞相、少將劍被借、）紫革之綾、左京即相具、於御所西方
可扶持云々、今一人隆繼御隨身將曹二人、（久清、兼賢云々、）不經
幾程少將歸來、有弘云、一御局栗毛、少將久清返白帷、
次御馬白葦毛、隆繼赤色張裏狩衣、薄色指貫、女郎生
衣單衣、兼康柏皮色白帷參、公卿遂而不見分云々、此間
又巷說往々不快、有馳走者云々、心神迷惑失東西、日入
程金吾書狀、公卿權大納言、右大將、左衛門、兩儒卿、
大辨、修理有親云々、家季（院司）召公卿、光俊仰賞、（追可申請、）
大納言重被申、又御胸セキアケテ御足冷由、少々馳
走、只今令復例、御退出、又可歸參、在友馳參伺候、猶
不傾動、季尚又御卜、無爲由申張、只驗者闕如云々、聞
此事聊慰之間、秉燭以後少時使又來云、如昔御事已經
程、當時失東西云々、相副與村童尋申歸云、已及半時

歟、人々群參、雜人充滿云々、又以助里重云々、參金吾
不見逢、逢右中辨、被示云、御氣絕已經時剋、不能申左
右云々、心中更不辨前後、又不散不審、不睡眠而摧心
肝之間、金吾適退出、（于時聞曉鐘、）結願之儀不及出御、但無殊
事而事始了、引御馬、公卿取布施之間、內々周章取自
分布施了、忩廻北面方之間、行綱、繁茂等須頂室、不及
問答之間、殿下（依大法見物兩殿只御參、）令出給、宮可忩參給由被仰、
奔廻示其由、辨進申、（此間最末布施資季置了、）宮忩立參簾中給了、御
氣荒御足冷由有聞、漸及日入御落居由披露、退出而示
此由、不及片時、乍立參舊院謁典侍、即騎馬（猶辨色程、）馳參之
間、秉燭以後參著、上下已以周章失東西、內府可奉告
大殿入道殿之由被命、即馳參申此由、歸黃昏之程、憖
不辨剋限、別當奉抱之間仰云、物の見えぬ、去年女院
有此仰由聞置、乍驚忩催掌燈、持參掌燈（簾外）之間、不奉
見御氣色之程ニ、御頭令擲揺肩御、驚而欲奉見之間、
御喉鳴てやかて御氣絕、其後勿論驗者被尋、群參全無
詮、及亥時許、人々勞心樣、日來奉公之陰德被召入二

人、爲家、資季、被免拜見、宮もこち〳〵と被仰、聊無御違例御寢、御色すこし靑させ給許也、其後退出、人々雖分散、與左中辨伺候、只今所罷出也、他事議定等未觸耳、悲歎不知手足所措、即歸家了、老身雖昨不能眠、鐘聲雞聲相續而曙了、於今者男女兩息偏立道路歟、世間事如何、其器誰人哉、重時等可然武士馳下了、京中無人歟、凶徒又可得時、旁無存命渡世之計歟、

七日、癸酉、朝天無片雲、閭巷又云、內裏日來有御違例事、驚尋典侍、聊事不御云々、人口猶可恐、與心房來給、參大殿退出云々、辰時許勅撰恐草廿卷從南庭燒之、已爲灰燼、奉勅未閲卷軸以前遭如此事、更無前蹤、無冥助無機緣之條、已以露顯、徒可蒙誹謗罵辱、從而無詮者也、午終許金吾又來、自早旦雖參、未及事沙汰、只今內府宮御對面、經高卿早參、又如然事歟、實基卿布衣又參入、兩殿無御參、或說少將公有朝臣出家、不知一定、去今年不交殊近習云々、及黃昏有弘來云、依日次不宜來十日可被定、今日奉返御枕、可放御座莚、此役隆盛朝臣、律師隆信、隆宗子、二品猶子、繁茂父子惣四人、他事無沙汰云云、夜月明、

八日、甲戌、遙漢彌晴明也、巳時許金吾來、行綱上北面、自御在藩近習、出家了云々、大理頻有其氣色、殿下聞食故被仰子細、夜前傳示御返事旨、只今參欲申云々、殊可示止、彼家又無其人、御外家已滅亡歟、不便由加微言了、粟田口後家去五日遂逝去、賢家所殺歟、鶴長後家又朔日逝去云々、自春不食云々、炎天逐日如焦照、申時許下人云、嬢姥宇昨日參詣七觀音、此丑時許頓死、夜半許念佛音十返許聞云々、老少相競何日哉、上弦月清明、

九日、乙亥、遙漢無片雲、及日入金吾來、昨日腹病俄發、早出加療治落居、今日早參、只今罷出、無聞出事、明日每事可被定役、御入棺明旦歟、其侍人大略隆盛、博輔、僧都隆信、信繁、入道、繁茂、行綱入道、忠時等歟、素服內府、衛府督四人、盛兼、資賴、光俊、大貳、成實、資季、家定、隆盛、家時、博輔、奉行四位信盛、三位經氏等歟、山作所方角皆塞、已方一方無憚、仍被召能員、不知其字、僧都

五殿僧正弟子也、觀音寺邊所領、御佛事此御所依賀茂社領可憚之由、貞應同申、猶不審之由識者等申、仍於他所可被行云々、抑雖非御葬禮、出御々所被修中陰佛事有例歟、極以不□所聞及、密々奉盜出奉渡其所、更御葬禮常例歟、極以不審、月又明、

十日、丙子、晴天又同、遲明剃頭、日出之程參禪室、即奉謁快然、散月來之鬱、世事等被示之趣甚神妙、又叶愚意、此事然者何雖少々、此趣事不被行哉、心中無思退出之間、二位公賴卿被來會、暫安座言談之後歸廬、廬主今日被參大殿云々、歸廬休息之間、公審法印來臨、扶起閑談、經程之間左京中務來會、法印出、參院、今日有沙汰由雖聞、未及披露歟、內府參入、經高供奉、信盛執筆云云、御佛事於近衞富小路可被修由聞云々、覺源下山、今日歸吉水由借車、午時歸了云々、一日比補有職云云、禪室吹舉給、康房芳心歟、申時許長者僧正賚狀云、可候御修法、桂枝有罷入事、有件樹歟者、令使折取、不擬云々、□□□自晝天陰、秉燭以後雨降、頗以甚雨、夜深雖漸々猶聞雨聲、曉更止、

十一日、丁丑、天猶陰、辰後又雨灑、世間不審問金吾、返事云、人數等事同一昨日之聞、今夕出御一定也、件出御以前始佛事例時事、今度無之、事訖歸參、土御門可被始云々、御名後堀川院云々、甚悅思、此御名年來代代無申人而無此事、今如此聖代之御名可然事歟、奉爲公家尤可爲吉例歟、又此兩三日巷說、上皇姫宮夭亡給、未知定說、凡虛言凶事不可勝計、每人稱重病由云々、巳時許金吾來、姫宮事又無實云々、今夕御路、出北面、自當時門前之樹東路、自南惣門前、室町ヲ南行、北小路ヲ南行、土御門ヲ東行、高倉ヲ南行、六條ヲ河原ニ出テ、如去年御路、最勝光院南ヲ觀音寺大路也、此堀川殿之怖畏事、昨日重有委說等、此由申兩殿入道殿等、各可示內府由有御命、雖申其由、事已定難被改云云、聞此事只依惡靈之引導、各不被顧身命歟、其事件裹著素服事、□時誤脫アラン兼卿有父母者切狩衣尻、狩衣指貫之面生絹也、帷白、又日次事代巳寅日不憚由、在朝說、明日

吉日也云々、有資、實濟雖所與常候內之輩也、人數不
可多云々、光俊又雖申不許、僧圓經、隆譽、尊親勝源不法歟、
顯喩、經圓、覺經、貞憲、智圓、良盛、信盛弟奉行、得分得境之同歟、此外忘
却云々、十二人也、實賢、實真、法印、聖覺、宗源、快雅[illegible]
辭退云々、未後又甚雨、申終許行賢寂當時宿所、昔日高倉
四、五條高倉面、無門寄車於外戶、指笠入、日徐昏、車送典侍局、開
格垣懸簾一枚、戌終許開已出御由、出簾下伺見、良久
而先陣進去、武士馬數多過了、武士渡、相並令取松明、
廿人許歟、次下北面六人取松明、左門尉盛季、範列、只開
其名不聞歟、長親、知景、使、信廣、資直、五位皆亮闕布衣也、又四人付御車
云々、左門久行、兵衛近員、忠廣、二品忠光子云々、今一人此邊皆不見知、
庇御車上北面歟、僧俗雖群行不分別、從者二人取松
明、僧若隆審歟、御隨身等又供奉、不見分、次左門督雜色二人取松明、
共人七八人歟、不見分、次富小路中納言、同前、次左兵、
次右門、次別當、修理大貳、兵部、次資季朝臣已下殿上
人歟、有道州民等、次又武士如前、步行、次引馬、此間又
甚雨、車歸來歸廬、朝聞御土葬儀、鷄鳴人々歸參、鬼殿
御佛事、天喀退出云々、萬事禮法甚以等閑、定又無御
墓所沙汰等歟、密書云、寬喜良快僧正補座主之後、皆
良賴居住彼堀川殿、點春之間在前小女、召仕者、忽稱仁快
云々、良賴奇問答云、仁快とのし聚洛院僧正不知歟、有
可云事所來也、良賴蹴下長押、又云、範實カ參北野天融
可喚入、有可申綾小路宮事、試令見、範實乘車天過土
御門面、示大切事由、招入範實來、參北野、參綾小路宮云々、座主事、
前日御氣色宜由內々被仰、仍差使申松殿、山階寺別當
天臺座主相並御光花由也、有悅思由御返事、其夜事變
改被補他人、依此恨九日と云に睎死了、於聖上御事行カ
者、猶可奉守行、此政之輩皆可滅亡也、範實云、然者座
主ヲ可令怨座主給歟、答云、存生相並時行德已劣了、
仍雖伺不得隙也、座主ニハ可遐補給由可申宮云々、此
庭柳二本、我待涼風慰翅居所也、仍常此所云々、今奉
守之詞雖相違、在彼處由顯然、尤可被悅歟、
十二日、戊寅、朝天陰、辰後又雨降、終日濛々、朝與心房
晉信、殿下俄令渡親季朝臣宅給、親季渡座惟長宅、件

親季宿所同宿、仰修不動護摩云々、此御渡不聞其故、
又或說云、關東之告時、殿中至于兒女歎焉、止言笑之
音、今度事無悲歎之氣云々、內府依內御乳母、夜前不
被供奉云々、入夜猶小雨、不見月、
十三日、己卯、朝雲分、辰後陽景、見金吾示送、去夜以告
時著其衣裝束、次參本所於門外著素服、自廊取出脫又返送、是皆時
兼卿說、昨日未時許、衣冠參懺法始程、內府直衣、左衛門
宮四條、已上衣冠、家光、束帶笏、經高、衣冠、基保、直衣、範輔、束、無笏、
基氏、資賴、有親、成實、已上衣冠、懺法之後每日御佛、次初
七日兩座隆譽、御誦經使被立、當道子宗氏、宣實、素服之人有要時
參所々無憚云々、今朝懺法之後、與左中將參御墓所、
只今能歸、例講、內府、大將、隆親、家光、經高、基保、爲家、基氏、資賴、實季、午時覺法印與
心房被來會、殿下依金花開令立去給云々、終夜雨降、
十四日、庚辰、自朝雨殊如灑、申時間休、今明日有所存、
閉門物忌念誦、甲午歲秋節癸酉月庚辰日四金計會、木
性者可愼恐由昔受庭訓、八卦當年是皆以重厄也、兼存
壽限由、今貧者不能祈長命者、又期何歲乎、不立道路
之前終命者、可隱身恥歟、
十五日、辛巳、月蝕、朝雲分、巳時陽景晴、定修付上夫之便示
送事、七月廿六日未時、大法九七日延引、上下預恐、車宿驚座、大土公
祭牛迸奔、庭上騷動、五壇之中壇佛供犬喰、雖取頻落
居、日久五郎自害狂亂也、餘長靈付由渡邪氣云々、京
畿嚴重之靈露顯之徵歟、賢寂來、雖輕微御佛事名字經
營云々、夜月明也、不憚見、
十六日、壬午、欠日、朝天晴、早旦剃頭、巳時金吾來、著直垂、每日
二度參入、他所事不聞及云々、懺法爲家、基氏、光俊、
資季、光俊、一昨日實持朝臣束帶々細大刀平緒、無笏、參入、
人々告後解劍可登事也、去十三日隆承法印房僧又稱
天狗付吐種々詞云々、吉水靈云々、魔界得時歟、繁茂、
成時、高三出家一昨日、女房近衛督、別當典侍、二人出家、御弾同、今日例講、內
府、左門、素服、四條藤中、經高、基保、爲家、範輔、資賴、
光俊、成實、資季、爲經、實任、光資、
十七日、癸未、曉漸雨、朝陽晴、今朝御懺法之次、被引御
念誦、依殿云々、左門、四條宮、經高、爲家、資賴、光俊、成實、

資季取之云々、秉燭以後急雨頻降、月出殊遲、例講內
府、基保、紫服、爲家、資賴、有親、光俊、成實、家季、資
季、信實、有資、實淸、宣實、夕裡門被參、
十八日、甲申、朝陽晴、日巳入南簾、暑熱猶如盛夏、萩花
盛開、午時許法印來談、大殿御消息被進宮、隆淸卿女
所傾等讓三位中將、可有御存知由云々、御返事可申高
野宮由、又同事被申高野御方云々、早速御消息、尤今
世之符合歟、三位中將仁和寺宮 御傾預所尤得分之至
要也、故八條左府歡喜光院庄預所見苦之由厭却給、不
叶時儀事歟、上乘院僧 正如發心地、每日重惱 危急云
云、金蓮云依公賢僧都招引參府主宿、今日發心地、四
度可奉封由被召入、退出云々、被修御祈人々如此可寄
事歟、月出宿本所、聞曉鐘歸、月淸明、
十九日、乙酉、朝陽晴、未後陰、申時雨降、御懺法術府四
人、修理大貳、兵部資雅有引物、皮子手筥入檀紙、及資季此次有
例講、次二七日御佛事、內府、直衣、大將同、通方、衣、隆親
同、賴資、直、家光、衣、經高、同、範輔束、有親、直、殿上人有敎、
有資、爲經、通氏、經俊、堂童子信光、資定、左右金吾大理、
黑直衣著紫服在簾中、明日及秉燭參堀川殿、謁掌侍無憚者、兼可被
示其由哉之由示送、金吾返事、何事在哉者、範居法師
參入雖不辨可否、二品邊未音信、依有事恐所思企也、
夜雨間降、
廿日、丙戌、朝天晴、未一點大雨即止、陽景又晴、今夕推
參事未置居內侍由金吾告送、未始賢家朝臣見來、去十
日出國馳上云々、關東葬送廿九日云々、依服者凶事後
不出仕、其以前著平絹白狩衣、時々參將軍家云々、秉
燭之程參著堀川殿、堀川北門、昇北對妻示掌侍局、高三入道
來可參南面道場之由告之、仍自西庭更昇中門廊參入、
高三又來會、于時無人佛前有燈明、依招請座未座僧座、掌侍
於素服簾中相謁、又參二品局逵申旨等承返事、少時退
出、有弘扶持於晴門乘車、歸廬之後聞初夜鐘、依夜行
內所忩歸也、夜雨降、
廿一日、丁亥、朝雲晴、巳時又雨、入夜大雨、雷電一聲、
卷說御墓所事不法、如露顯之由有世間之謗云々、行其

事人事不存忠哉、彌増悲歎、

廿二日、戊子、朝天晴、今日藻壁門院周忌御法事、覺教僧正爲導師、六十僧云々、未時許右中辨來臨、束帶、消談移時、參舊院、冷泉、剋限無其期之間退出了、導師圓玄僧正也、卅僧云々、右佐奉行云々、御墓所事尋申、御葬翌日參、善惡無人跡可被用舊堂由事、即凶事職者經高所計也、萬事其外他人不加詞云々、本自半作無隔物堂也、坂□下地□御棺高堀之奉安其上掩土也、一時許伺候之間、護摩僧出來、聡使所送墳等精好欲返遣、如此事故不再造、雖不法可納受由頻加詞、懃令請取了、其日歸御所、令達二品等後同參、拜見端立明障子御墓上置石倉立犬禦云々、護摩僧其寢殿屋南面群立、見往還人云々、御葬夜、參進詔使家季朝臣、其夜御倚廬隆親、實蔭、實持、能氏、給、素服人隆親、伊平、實有、範輔、實世、有親卿、職事等之外實蔭、實持、光俊著之、今夕出御、仍可參內云々、生涯之案自他云而無益、只迷暗夜歟、

廿三日、己丑、天陰、巳後晴、自今日彼岸也、只斷葷平作、心神殊違例、咳病歟、纔奉讀半部、昏金吾來、昨日實基卿直衣參著、例講座取布施上、首病、內同日大貳於御墓所供養佛經、御佛經一部、尊親請僧二具皆一重一裹、講師齋牙卅石十一口龍僧、御懺法之次引被物一重、今日故女院齋會於無量壽院被修、右中辨、右少辨、左右行事、昨日舊院、大殿准后令入給、攝政殿、大納言通方、左大將殿、家光、經高、範輔、有親、基定卿甚無人云々、爲氏令參堀川殿、當時雖無殊事、按察三位大將室、每日自里參所相具女房、成實卿女、俄病氣之後、頗惱狂言秘而不披露云々、夜初有涼氣、

廿四日、庚寅、滅、朝天快晴、昨今之間奉讀一部、心神殊惱、

廿五日、辛卯、天快晴、巳時興心房下立被過、依腰所勞無術乎申暇、只今歸本房、一昨日宇治三室戶山依制樵夫喧嘩、殺害三人、宇治住人等成怒、即成軍陣致合戰、燒三室戶在家二宇、殺害十餘人云々、近日天變又頻示、執柄御慎云々、定豪辭東大寺別當、其闕競望、金逆云、聖護院僧正不食病涉月危急之由云々、甚成兄弟又被召付云云、今夜尋出綿衣、

廿六日、壬戌、朝天陰、巳後微雨間降、昨今之間又一部、咳氣惱而久假臥、晝不著帷、依涼氣堀庭中草木替其所、（依樹陰也）、金遊持來關東出家雖交名等、（注裏）、夜雨如沃、

裏書云、關東（七月廿九日戌時飛送）、時房、泰時、義村、民部權少輔、（不知其人）、駿河太郎、佐原三郎左衛門、ヲ、スカ左衛門、信の民部入道、橫松伊賀馬助、三條民部大夫、火取役城太郎、與昇和泉新左衛門、小野寺四郎左衛門、三浦太郎、內藤七郎左衛門、佐原新左門、遠江五郎、伊豆左門、川豆左門、川豆八郎左門、出家女房シノヤ殿（マヽ）、越後越中大進大所人々、民部殿、トイ殿、ユムロマチ出家、侍備前左門大夫、川野九郎左門、同又太郎、牧三郎左門、生野左門、チメクタノ七郎、同次郎、足柄七郎、藏人豐田左門次郎、美の殿方、スノマタ刑部、同三郎、辨太郎、中間二人平次、コタイ次郎、寵僧八人慈性僧都、（範實）（改名也）辨律師、（寺不知名）、辨巳講信範、寺、土左闍梨、（二階堂供僧）、宰相闍梨、（聖覺子）三位闍梨、（刑部僧都弟子）覺音房、（高野證禪師）、阿闍梨、（二階堂同）、逐電人、寺、松殿法印、金輪、安祥寺律師、（如法受戒宝主）、中納言僧都、（宇能子、定豪弟子驗者）、七日佛事□前々被定其式、導師被物五重、十物五、裹物一、請僧被物一、三物五、裹物一、

廿七日、癸巳、朝雨止、天猶陰、未時陽景晴、金吾注送、昨日三七日殿下令參給、內府、大納言定通、家良、大將通方、中納言三人、隆親、實有、家光、泰（衍カ）參議三人、皆平素服八人、（成實未著云々、甚不得心）、在簾中、堂童子宗氏、經俊、殿上人信實、實蔭、實持、通氏、（闕文ア）御佛事存今月由諷誦、經範朝臣今月忌月也、過今一兩日猶可謗彼朝臣歟云云、尤可然、他人無可替人由答之、經又半部奉讀、平臥剃頭、

廿八日、（甲午、欠日）、朝天快晴、涼氣忽至、昨經奉讀一部、咳病殊惱、腹病又不快、兩事相兼殊辛苦、今日晝著綿衣、入夜腹病殊增加、痢病今日十餘度、服高良香聊落居、依寒氣群盜每夜競發云々、近邊聞其響、

廿九日、乙未、朝陽無雲、冷氣似如冬已重、彌咳病殊惱、

卅日、丙申、朝天晴、去夜白波巳門邊音信之由下人等稱之、餘命已迫歟、又云、毘沙門堂執當云々、法師立伺大

津群盗伺此近邊云々、未時許金吾來、小善事明日欲遂
諷誦、經範朝臣書送消息、右佐三尺地藏菩薩像摺寫法
華六部、願書法印導師、請僧惣一重一裹、導師裹物絹
廿疋、請僧同七疋無他物云々、不似近代事、雖可有人謗、
只隨所堪何爲乎、素服之外出仕人惣不幾、殿上人惣不
見云々、時儀實不足言事歟、信實隔日三日許、實任、時々、光資
等之外不見云々、天下無辨知物由人之故也、

○九月小

一日、丁酉、朝陽晴、賢寂送御佛事目錄、御佛三尺地藏像、御經摺寫六部、布施導師浮線綾被物一重、薄物一單文單、絹裹一、絹廿、
短冊一枚、題名僧十一口、綾被物一重、蝶文シヲウ、絹裹七
疋、短冊、預三人各絹一疋、短冊、賢寂只一人奔營、絹
□無合力者云々、四條中納言、別當大貳、兵部、源三
位、資雅、家季、資季、有資、家定、中將、實任、信實朝臣參
會云々、右中辨引綿、各六十、八百兩云々、例講內府、左金、
盛兼、經高、爲家、資賴卿、信實、資季朝臣、

二日、戊戌、朝天陰、巳時晴、午時許兼直宿禰來臨、雖神事
身天下充滿、不可忌憚、八幡僧等猶有混合之聞云々、
五月大府卿於北野宮今度造宮可打瑠事令筮、隨見示
不吉由、寺僧等大不請云々、他人又卜而打了、遷宮以
後初度祭被付宮寺了、近日天變之間、八月四日以後熒
惑犯鉞星云々、建仁二年春有此事、冬通親公薨云々、
海水至淀河一筋融而爲黑血色、其中魚醉死、食魚者皆
死、仍近日不可食鮮魚云々、夜前典侍退出、沐浴夕歸
參、

三日、己亥、朝天遠晴、武士多入洛、掃部助時盛、殊群盜
可守護由被沙汰云々、時盛七月晦日、重時昨日入洛、其外猶多入洛云々、
剃頭咳病辛苦不沐浴、暮雲多而纖月不見之間、行北邊
方違、入夜金吾來臨、小善事不見苦由僧徒沙汰由傳聞、
貞惠故送書狀、圓經又稱其由、今日四七日、殿下令參
給、宗平中納言、初御共能忠、後內府被取布施、五大納言、三中納言、隆伊
泉、三參議、皆平、一三位、基定、參云々、內府第二姬赤痢、
依危急被渡安居院、昨日夭亡五歲云々、無殊披露云々、今夜
梅宮社前武士群居守護云々、曉鐘以後歸、

四日、庚子、天陰、終日不晴、巷説重時朝臣今度入洛、郎從千騎云々、兩人之外入洛武士十八人、

五日、辛丑、朝天陰、辰後雨間降、未後甚雨、承明門院女房借車參故姫宮御墓、車即退、生死無常雖世習、愚僧親昵只往反御墓所灑懐舊之涙、可謂運命、終夜雨降、

六日、壬寅、雨猶降、覺法印書狀之次云、覺明師尊遍僧都昨日朝頓滅、其病如霍亂、年五十八云々、無常如競馳甚雨之内、大宮三位被來問、扶病相謁、去月廿日比四位侍從數房公出家云々、首服遁世何故哉、安祥寺法印逐電在伊豆國、定豪僧正付屬變改之由愁歎云々、恰恰不穩事歟、人々在世只以無子孫可爲本意歟、悲哉云々、終夜猶雨降、

七日、癸卯、雨猶降、臨昏反照聊有光、夜雨猶降、

八日、甲辰、西北天聊有雲間、辰後陽景快晴、一昨日被仰、八代集歌各十首出進上仁和寺宮、有子細云々、有恐惶事等何爲哉、所被召又爲面目耳、未時許金吾來、自十二日二度參、一身不闕云々、不聞世間事、兵部卿一昨日著素服、昨日出仕毎日例講、公卿三四人自然參會云々、公頼卿常參、三位基定之外不見、申時許次郎畜來、

九日、乙巳、夜小雨、朝猶陰、午後雨又降、午時許次郎畜歸了、金吾示送、今日左金吾御佛事、導師顯瑜、布施三十、マヽ題名僧被物二、褁物絹、碁子、布一結、右大將、四條納言見奇退出、冨小路、日野經高、基保、範輔、資頼、光俊、成實、資季、隆盛、宗明、光資、實直之外無人云云、月明、夜深雨降、

十日、丙午、自夜雨降、巳後大風、午時天暫晴、故女院御墓所御堂供養日云々、依五七日指合、早旦之由有聞、凌雨送女房車、牛二、永光朝臣來問、近日在圓明寺云云、即歸、初夜鐘以後車歸來、月陰雨不降、

十一日、丁未、終夜今朝猶雨降、入夜月陰雨降、昨日源納言、通、伊平、家光、有親、基定卿、有教、能忠、雅継、御車寄、（説脱アラン）高嗣、顯嗣、朝光、國維（脱アルカ）長參云々、御堂美麗云々、明辨長説々時刻云々、午時許長者大僧正被入座、賀茂脂之次、

東大寺別當事過御中陰可被仰下由有御約束云々、關
東將軍家供被召嚴海法印、（非日比本者無斷之由申云々、）今夜典侍除
喪服云々、送車、（於東門外京極川邊除云々、）深更月明、
十二日、（戊申、）朝陽快晴、未時乍晴雨降、午時許法印來
談、御室來廿一日可令歸入高野給云々、尊遍去三日
參、當時御室數刻言談、次參衣笠、（姫宮名謁、）入夜頓病退出、
終夜惱、自四日朝不及言語、五日曉事切了云々、未時
許興心房來給、依殿下召又參廻之次、（北政所御方驗者、）今夕可宿
富小路云々、即被歸、夜月透雲朧々、金吾來、一昨日
（五七日、）北白河院全修給等身阿彌陀脇士、座主宮、御室、攝
政殿、（臨中、）右內兩府、大納言定通、雅親、家良、家嗣、中
納言隆親、賴資、參議經高、範輔、三位通忠、殿上人廿
餘人參云々、不委見、隆範、家季、信實、有資、實持、實
任、敎房、少將雅繼、爲家御誦經使、著位袍、堂童子惟
忠、範氏、資定、宗氏、講師聖覺、七僧六十僧、昨日（十一日、）
太政入道殿臨時御佛事、等身阿彌陀經 金泥一部之外
十二部、講師圓經、布施卅七、被物錦一、色々御綾五、
同文、綾十、（文大色、）例布施法眼横被念誦、（誤脫アラン）香爐筥、鈍色裝束、
童裝束四具、染綾二、懸子絹同、綿絲、色革、（各二、）布三
結、銀釼一腰、題名僧被物三、錦横被絹、綿布二釼、（加例布施、）
十、內府、定通、右大將隆親、家光、經高、範輔、有親素
服、皆取布施、（布衣、）實持不取、巡布施取、導師釼如例、祿
置座傍、若是本所之命歟、入魔目、盛兼卿引絹十疋綿
百兩、五七日々、殿下右大臣殿逢路給、殿下西洞院ヲ
南、相府土御門ヲ西、相門前馳過洞院辻之間、殿下含
人居飼出土御門西行、兩方前駈競下馬、各令問給、御
隨身下馬被扣御車、以賴稱早可令過給由被申、相互問
答、遂殿下令融給、御共殿上人步行引車立了、乘車實
任□歟、資俊、伊成又下車云々、存外嚴重之儀歟、雖不
處事非遠程、兼可被伺見歟、
十三日、己酉、朝天雲晴、巳時許出門參仁和寺宮（本御所南僧坊也、）
法印兼參會、即申入□出御、隔年序入見參、催淚行者
也、入御之後法印相共見小池鶯、暫之言談退出、嚴海
法印來、觸關東下向事云々、良夜月雖間晴、夜深又陰、

西傾又在雲隙、
十四日、庚戌、朝天快晴、朝沐浴始念誦、土御門殿黃門被來、女院又密令去御所給、依人夢無拔[illegible]云々、夕歸參、月出山清明、夜深又雲多、
十五日、辛亥、朝陽快晴、持佛堂佛壇寄東壁奉渡冷泉、舊院御佛爲持佛申請可奉渡由、典侍日來示送、不可合此小堂、雖非如法事先奉渡、可求堂宇歟、微力定不及歟、堀川殿今日二品御佛事聖覺云々、入夜月清明、深更又陰、月出之間聞初鴈、
十六日、壬子、曉月晴陰、時雨間降、朝陽快晴、曉月之前地震、雖不荒其程久怖驚、畢宿若非凶歟、司天勘文一通見及、又不吉無極云々、秉燭以後金吾來、今日舊院自去秋至于去春夏之比、奉爲故女院御筆御經辨近臣結緣經、聖法印辨說云々、素服之輩之外、內府、大將、隆親、經高卿、親忠、家季、有資、宗平、宗明、實持、隆盛等數反取布施、捧物被物隨師七、請僧二、講師加御物、御硯、御草子莒、御汗莒、起座時自取御劔、昨日二品三尺阿彌陀、公卿今日人々外、
家光、範輔、賴資卿、隆範、信實、宗明、信時、有資、實任、惟忠、實直、範氏、講師同、布施卅八、絹色々、
十七日、癸丑、天晴、今日法勝寺御齋會云々、黃昏出門參冷泉洞院、隔親疎禪尼之間、別當參會、相共暫言談、月昇之間退出、于時御齋會僧車多退出、
十八日、甲寅、朝天晴、未後陰、夕雨降、夜深典侍退出、朝參法華堂、巳時歸參、大殿准后殿下令參給、隆承申云、一品經讀誦千部事、人々進捧物、金吾分愚僧進云云、資季朝臣又同促、不知猶金物沙汰、女郎生衣云々、被物可宜、錦二重、織物唐物色々生衣等相交云々、秉燭各還御之後、女房等皆退出、相門家人等請取御所云々、一周如夢馳過、無爲退出、適可謂冥助、傳聞、前大僧正常住院、重腦給云々、覺寬怨靈可有祟由衆有雜人之說、近日凶事皆諸僧正之靈云々、飯室入道殿又不食病出京給云々、實寂御佛已奉運出、今夜依雨奉安金吾許云々、
十九日、乙卯、自夜雨降、未後間止、不見陽景、安嘉門院臨時御佛事明日也、先日催被物、今日可奉由使者來

示、即献之、（被返、）九有三位返事、賢寂奉渡釋迦三尊、暫做
光季安持佛堂、入夜金吾來、昨日懺法、（四人別當、大二、兵部、）例講、
（内府、大將、左金、四條、左兵、修理、）今日懺法、（別當、修理、大二、兵部、五人、）例講、（内府、大將、隆親、具實、盛兼、）
（賴實、家光、爲家、實顯、有親、成實、）懺法次、大將被引宿衣色々、（同色二因文織物、）按察
入道例時之次又宿衣、明日臨時御佛事、安嘉門隆譽、
懺法之次土大納言可引宿衣、隆親卿鈍色裝束童二具、
明後日公光朝臣、眞惠、昨日久滯於御墓所御佛事、別
當、資季朝臣相共參詣、聞大藏卿奮諷誦、淳高卿又於
御墓修御佛事、兩儒、覺經雖不著御服、卅日以後恒參交
素服座、御中陰以後、猶女房如當時可候堀川殿、（皆通事也、）
廿日、（丙辰、）天晴、午後陰、寂寥而日暮、金吾音信之次、
懺法之次、大理御佛事智圓講師、（布施卅、）題名被物三、裹物
布二結、例講之後、安嘉門御佛事、隆大納言、布施二十、
綾被物十、題名被物二、裹物内府被取、惟忠傳經高裹
物、其次隆中納言引物鈍色裝束童二具、相府、土大、大
將、土源大、（衣冠、）隆親、家光、（束、）經高、範輔、（束、）實世、有
親、（束、）長清、隆範、實信、有資、通氏、實直、宗明、惟忠、
範氏、資定、（二人、堂童子、）公光明日午時云々、
廿一日、（丁巳、）天晴、
廿二日、（戊午、）天晴、
廿三日、（己未、）天晴、三ケ日不聞世間事、入夜聞、昨日中
將家定引物、（生衣入綿、）式衛門尉忠光、（被物、）明日曼陀羅供以
前二品又御佛事、繁茂入道御佛事、昨日經通卿初出
仕、（日來所勞云々、）
廿四日、（庚申、）天晴、興心房來給、聊被說戒聽聞、
廿五日、（辛酉、）天陰、巳後間晴、不聞世事、承明門禪尼退
出、未時許金吾來、昨日素服皆參大殿、（御烏帽子、御衣盛裲御早出云々、）
殿下、（束帶、纓中、）右内府、大納言定通、雅親、家良、大將通方、
中納言隆親、實有、家光、（笏、）參議經高、（笏、）實世、有親、
（兩人帶劔、）殿上不委見、隆範、家季、信實、宗明、有資已下歟、
堂童子親高、宗氏、宣實、資定、三十僧、慈賢曼陀羅供、
其後參御墓、御誦經使家定、少將朝臣今參、此次傳々
說、女院御法事日、（冷泉殿、）中將雅繼度者使其行步振劔尻
之間、打在座僧頭、滿座解頤云々、夕尼黄門歸參、

廿六日、壬戌、自夜天陰、陽景僅見、庭樹之梨子依炎旱損失、僅所殘献前大僧正御房、親尊法印觸穢、有他人返事、（名字不見分、）此間両三日聊少減之由有御命、金蓮來云、昨日入道納言範朝卿之室逝去、臨終作法無違亂、自誦要文往生之由披露云々、往年廻雪奉行知重月來在關東、去月廿一日損足、今月朔日死去云々、金吾來、今日閑居不聞世事、又同前、

廿七日、癸亥、朝天陰、巳後晴、微陽徒暮、不聞世事、

廿八日、甲子、朝天遂晴、寒霜忽結、未時許典侍參一條殿、（准后可有南京御物詣、以前參設由被仰云々、）昏黑兵衛大夫家清來談、來月上旬付仁榮法眼下向之便赴關東之由示之、暫言談之間典侍退出、早可參由被傳仰、

廿九日、乙丑、（晦、）纖月如絲出山丈餘天曙、草木蕭條、漸陽空暮、

嘉禎元年

○正月小

一日、乙未、陽景快晴、朝奉拜神祇本尊、巳時許見夜前聞書、侍從藤雅世、雜任四十八人、（式部八人、兵部四十人、）伊勢、（藤成俊、）大隅、（藤盛長、）可削召名云々、午時許金吾送武州假名狀、（勅撰佐者悦之由也、）今年以後吉慶之先表祝籠之讀經一部阿彌陀經、酉時休息、早梅多開有春氣、

二日、丙申、朝天晴、日出之後沍寒、未後雪降、眠徒覺無携事、

三日、丁酉、朝天猶沍陰、夜雪宿草樹、從辰刻陽景晴、午時雨降、即晴即陰、雨雪不定、臨昏纖月高晴、太白甚近、戌時許南有火、春日（北、）烏丸（西、棟門、）先是孝顯來、今日修理亮（參綱、）來冷泉引馬五疋、（二疋之外子息三人各一疋、）金吾又與馬一疋、朝日申時許參陣、於左衛門陣請取大番（雜人覽見、）以郎等分庄門云々、相門殿下元日御出仕、大將殿、別當、皇后二宮權大夫、宗平朝臣、有教朝臣、雅綱朝臣、隆盛朝

臣歟、(實平)、家定朝臣、(少將)、賴行朝臣、(二人召車)、逆車云々、典侍晦朔無爲、昨今又異例、二人不同心、

四日、(戊戌)、朝天晴、典侍針跡腫又快出云々、今度事殊存外由忩遊雖成奇、又有減氣、申時兼直宿禰來臨相謁、除目十一日可被忩行云々、但國多故歟云々、播州不待一同被忩取歟、薩摩雖被宥如、法師國務不可有解退云云、適末世之賢士歟、十一日經高卿父忌日執筆無其人云々、伊勢守景祐行兼從者、殿近習所擧如何、長朝所行散々被追籠、(此間脫文アリ、)自讚獨步人子息可悲也、及戌終金吾來、(直衣、)參大殿、(御直衣、令參北白川院內裏歟、)參殿入見參、次參禪室、預數盃之間夜深了、除目廿日比被延了、實基卿辭納言尾張國等、全非僞申之詞、年來籠居、去秋出仕、所存已顯歟、其上持病相候、常如絕入、非出仕之身、帶職行吏務、依有其恐無嬌傍辭申之由、申時禪室無故被止兩事之條、非朝之道理之故、又可被艶良卿職本自被申一州、仍被求闕國、如此沙汰之間被延云々、有納言之闕者乎可申任、不可疑殆之由、預快然恩言、(若是寺務之體歟、)

參議勞十年、大辨二人超越、帶頭職、大理又超越、爭不被許容由被令云々、極月廿七日諸人拜賀、前殿龍召寄人々、兼令待給、一上御座(借座)、只二間也、頭左大辨自前椽進奉召當之後、居長押了、返給不結申退出、雖頭左右辨可依人、甚實據由有沙汰之間、門前追さやい前各出御覽、辨少將每事神妙、跪座末中央稱唯、昇長押進參奉文、敬居而候、返給結申退出、忠廣相候、取履進寄、不着履逗留尋申、遣人吉書返給之時、不可歸參、後必可存知由示付退出、穩便殊勝由各御感、其車長物見袖扇文如元、物見上下小八葉袖內 不融文押突雲白色紙云々、實持卿成受領功云々、實範朝臣籠居、(不越宗平之恨、)元日殿下令參宜陽門院給、扈從(伊平、資賴、雅平、實持卿、冬如歟、)賴行、能定古車、二日陽明門院云々、自是參無量壽院、伊平卿參內聞云々、

五日、己亥、天晴陰、自朝經一部阿彌陀經、以後休息、實寂來、來十七日有參社之忩(恐カ)之由示合、除目求官闕伺國隙、沙汰巷說又歌(謳カ)云々、二三十日之內公卿連々昇進、

可謂末代之極、寧不悲哉、

六日、(庚子、)天晴、金吾示送、今日參御月忌、無量壽院修正夜、伊平、範輔、爲家、長倫卿、宗平、忠高、至夜半不參、以職事棄綱令始事退出、僧參統四口、近年後遂無知及人歟、長朝追儺奉行、上卿宰相已下事不沙汰、元三中被追籠、元三間出仕人、殿下、一上、大納言、(高、)中納言、(伊平、實有、範輔、)宰相、(實世、資賴、)三位、(實持以上七人、)平座平中納言未着陣、依列位著宜陽殿行之、實世參(夜半)、少將兩少辨、少納言重房、(以上三獻、)平納言所語也、典侍今日又無爲、入夜又送書狀、午時參堀川殿、倌廐中時參、無堂壹子、及日入以後事始、右大將、左金(吾脫カ)四條爲家、有親、成實、(黑衣、)殿上人實渭、實直、(只二人、)二位判官代一人只今退出、窮屈之由也、事體世間儀不足言事也、

七日、(辛丑、)朝雲紛結、陽景間晴、經圓大僧都來臨撰入云々、本意之由示之、一首被遣之、涯分滿足之由尤以穩便、衆徒當時無音云々、前後相逸歟、冷泉竊盜取女房衣云々、無警固者之所致歟、狹少家爲貴人居所、無不見者、其中凶徒知道出入耳、與心房來給、相謁之間、夕中務爲繼朝臣來談、入夜宿本所、(昨日忌歸、)曉鐘以後歸、

八日、(壬寅、)朝天快晴、未時金吾適來、(束帶、御齋會、)自是參殿可參御齋會、又依頭中將語可勤王祿、新任之蹔平納言之外無出仕人、行幸無人之由頭中將頻雖相觸、進后宮出車爲氏令供奉、於身者有方角憚由度之、不經程出後大殿賜御書、五辻行幸之時、大將之比供奉事不注置、若有所見歟之仰也、承元之比老將疲舊勞不注付由申、建仁三年故殿初騎馬、夜大將留洛不參着、次將不立替、奏名謁不候之樣覺悟由申了、

九日、(癸卯、下食、戊、)朝陽晴、巳後沍寒、未後雪紛々、長朝自七日又出仕云々、去年親季所離別之成茂女子、自歲暮廿九日新宰相親俊居住其家云々、曉更禪室被下向河內新開庄、(金吾供奉、)內府被伴、知信(經脫カ)營、明日歸路可被留吹田、(右衞門尉忠光又勞、)明後日圓妙寺(永光奔營、)三ヶ日歡娛之遊云々、今夜行幸五辻舊宅、老桑門猶爲違遊年方、(四、)昏出蓬門宿景房七條北小路坊城屋、(資設又來、宿曙雨々、)今夜一條院渡御定高卿

宅、定高卿來、俊親卿積飮食引牛馬云々、伊賀可替任
國、信盛又欲申伊賀、年來本意滿足、萬事任意歟、雨
雪交而長途深泥、
十日、甲辰、朝霞掩日、夜雪埋路、辨官出宿所、日出之程
歸逢門、丑寅當養者方、吉慶之先表也、雜人說云、左衞
門尉俊淸(大殿本近習)着袴夜、可引馬(誤脫アラン)仰嫌行乎辭退(今一人不聞)、蒙殿
下勘當、子息四人相共被追却、知行二所他人已給、其
身出家了云々、後白河院北面近習子參大殿、爲無二之
近習、得境逢時今如斯、不尋常事歟、實否問資寂、俊淸
子右衞門尉忠康與敦倘子有官別當(民部大夫)、親茂可引由被
仰、申父嫌由聞解、□(大夫從者由)、被尋仰子細之日、女院后宮
御時、大番物ニ被摑贓物、懸頸被付、稱御所侍由被
引隱了、弟兵衞尉又中宮ニ居昨日大番ニ被摑之由、親
茂又申之、相互喧嘩之故、俊淸父子皆追放由承及、出
家事未知云々、又與行親可引由被仰、俊淸申旨(諸大夫宗門事)、
無御沙汰歟、愍不可引給馬由申、又親茂被追却、重經
對馬、子時重(民部大夫)、行親引一疋、今一疋敦倘次男、(民部大夫)通
成(左衞門尉云、隆通子)、夜行幸、左大將殿、伊平、實有、基經、資賴、
公長卿、定雅朝臣云々、具實卿改在后宮御方不供奉云
云、侍左四人、右五人、兩頭供奉云々、左衞門高嗣、右
兵衞尉賴淸、左、宗定、敦房、能定、爲氏、右、定平、實直、
賴行、氏通、雅繼、
十一日、乙巳、朝陽快晴、宿雪未消、終日沍寒、四望山皆
白雪、庭上猶半不消、
十二日、丙午、天晴雪飛、酉時以後積地、右大丞音信、未
拜賀云々、禪尼等參祇園吉田云々、仁和寺宮除夜籠高
雄給、明日令歸、(此事今度始云々)、師員入政爲德政、口入歟云々、
秉燭之程歸由聞之、終夜雪降、月又明、
十三日、丁未、朝天晴、夜雪積地二尺許、巳時許金蓮來
云々、禪室去夜被宿吉田、只今騎馬見川原雪給、於一
條乘車還給云々、
十四日、戊申、宿雪白、朝天晴、辰後又沍陰、賢寂來次語
世間事、一昨日定高卿父子在信盛宅、家主子加冠欲飮
食之間、敦成卿掌客使來招請、兩辨相共行向、入道三位

家衡經行等醉郷、白拍子三人、客主亂舞酩酊、引馬二疋、入夜月淸明、禪尼參賀茂、金吾來、直衣、益泰綱所進馬、兩方各二疋、相具參殿、殿下參御前、大殿戸部入道參間也、不見參、節分夜兩北政所以下渡御今出川、自査御座後亭、盡海内財力、行兼行事、實持稱供奉給事不參内、與行幸資季又御共、依此與以參内、及夜半雪、朝大殿准后出軍二兩、俄御西山、於中納言局家大原野、供膳、宗平資季等供奉、諒闇布衣、昨朝吉田非夜前宿、見雪、被渡内府、中將被具、金吾供奉云々、夜部參法成寺、殿下御參、知家、親俊、御齋會始、通方隆親卿未明參、講師勸修寺、八條左府御子、稱病遲參、具實、伊平、範輔、經高、爲家、實世卿、及深更行香、兩方、各取□俊西行香人數不定由、辨隔机申之、兩平家微笑云々、其後定雅相公拜賀着陣、依憚其路頭不催仰給由、範輔卿嘲弄云々、法勝寺辨、辨少將承之、未隨神事、信盛修行、少將可行春日祭云々、王祿參内御齋會以前、勸之、有親卿經光勸仕、上官未參被退出云々、明日カ月日野可參、宗平、資季、山野遠路供奉爲失於途歟、

十五日、己酉、朝陽快晴、沐浴潔齋、明後日有參社之志、御齋會事依不審問大炊中將、返事云、昨日參殿、御共九條法性寺之馳走參行云々、少時通氏中將返事送之、其狀之趣、去夜雖非御物忌、依永萬之例、於南殿被行、被因例如何、新大納言、高、中納言伊平、範輔、參議經高、定雅朝臣、著右仗、通氏、伊成、氏通朝臣、公卿於階前着座、通氏自本陣着靴、於階前着出居座、少將宗定入日花門、於宜陽殿軒廊着之、已上皆靴、不着座、次將猶着靴、取祿路一同、宰相中將一人於南廂無行香云々、本自無行香人也、

元永高爲カ記、非次將殿上人狂着靴取祿、就此等着歟、

長久元年頭中將帶劔着淺履取祿、是例也云々、猶可用之説歟、

久不物詣、輿破損、覺法印借送輿雨具等、

十六日、庚戌、凶會、朝陽寒、白雪飛、奉讀經一部訖休息、夜月淸明、

十七日、辛亥、天晴雲飛、巳後快晴、巳時少將來、相具出門

參詣、閑山雪消路無煩、路頭之悲有其聞故歟、至于下女等、往反者皆相具弓箭兵士、申時參着、禰宜來談、（此間雨間降）、少將令奉幣了、（禰宜中祝）、月出之間出宿所、（如例服染布衣狩也）、奉幣、（忠成祝）、雨止地濕、暫候御前、月昇退下、少將通夜、老屈入宿所、今日經時卿自雨止精進、次參詣云々〔誤脱アラン〕、

十八日、壬子、天快晴、天明出宿所、於辛次日出之時、入蓬門之後、典侍參法花堂、（宰相在共）、信大夫局相伴、及日入被歸、宰相局外男女不參云々、（宜秋門月輪殿）、入夜金吾來、御室修正結願、殿下御參、在座者三人、（公長親俊）、殿御退出給、家光卿自御齋會參、御齋會內論義、建曆依大祀以前於南殿被行由見之、去年粗申其由、殿下仰、每度於御殿被行由被仰被行了、而今度高嗣奉行、勘先例永萬一度之外皆於南殿被行由申、仍又如此、結願又公卿八人粧出云々、十五日政始、長朝催之、家光、資賴卿、辨一人、（忠高）、入夜遂之云々、十七日參勝光院、公卿五人、除目任人事、其後公私無言說、甚以無旨〔音カ〕云々、

十九日、癸丑、朔天陰、小雨、即天晴風惡、返輿、扶起奉讀一部阿彌陀經、申時以後又偃臥、戌時許金吾來云、二位宰相此昔風病不有出仕之由申大殿、內々仰右衞門督、難勤仕者執筆定闕乾給由殿下被仰、不顧身堪否爲不事闕、只隨御敎說之旨可書付由申、被仰出乎由、已賜御硯筆墨菅文士代等去年平納言所書大間等退出、明日來可示合由告之、老僧雖不知始末、事同之、如聞天之音樂、全奉伺習事也、只度々見御一門習禮、暗推知事趣許也、淺窺事等注付一卷、一日比授之、依有便宜經御覽之處、更不可進之、祕事等多被書了由、今日被仰云々、爲耻爲悅、多年雖有執心、身有限更以不堪、不得其時而空兼〔過カ〕了、今逢闕如時勤仕此役等、以名字爲面目、〔誤脱アラン〕盡意所存過昇也顯之榮望、壽考之後分今生本意、一時滿足喜悅之外無他、即歸後及子夜不付寢、只思此事、

廿日、甲寅、朝陽出、雲漸晴、申始許金吾聊向硯、如形雖習禮、申文無一通、只畜四所籍許可及練習、（其時者服束帶）、即着狩衣參殿下訖、（於大間事可伺御氣色）、外記還任兼國勘文闕官寄

物諸道擧等見合、兼國闕官粗注付之、（兼國人二十人、不載闕官、甚多頗滿歟、）
廿一日、乙卯、陽景快晴、天氣和暖、自朝奉讀經一部、又
剃頭、日入以前行冷泉、昨日參殿、參以前緣大間事蒙
仰、今日雖有習禮之志、無申文一通、不及取向、短晷已
暮了、仰天之外無他、昏黑左中將被訪來、相共對面、有
申文等、有沙汰云々、無聞書事、戌時許歸了、且喜且
恐、及子夜不付寢、
廿二日、丙辰、天快晴、夜前自身覺悟失錯之有無不審先
問之、凡心神失度之外雖無他、兼存知分限、無殊望失
事、月出之後、（悵悅アワン）召鷄鳴之程有終還申之體散々、公卿轉
任、御出仕人有之、入硯莒了、申文假令大殿三通、殿下
二通、右內府各一、兩大將、左金吾、伊平、實有二、家
光、範輔、實世卿歟、下勘文十餘通云々、右大將、中納
言經通、（所望叶歟、出仕不審、）具實、隆親、伊平、基良、（人々退出後參人皆座、）實
有、家光、範輔、有親、親俊、莒文、左右中、左右少辨、辨
少將進退美麗云々、殿下子息被仰合事等多、勸盃之後
公卿皆退出云々、奉讀經、半申之間猶可來由示送、仍午
時許行向、又無沙汰出書、去夜下勘申文十四通、大外
記書寫送之、（其一草、）見人々之大略書儲尻付、兼國人又注
別紙、（宛定其任國、）殿下勘文去夜悉任了、外記返事定早速事
終殊勝之由示送、職事之中辨是非者只右佐許歟、季賴
取目六、不尋常云々、夜前師兼朝臣文章生敍位近年不
被任云々、今夜又可早參云々、日入之程歸廬、如粗聞
及、可勤仕之條人皆驚思歟、如賴資卿人、經高卿ヲ彈指
云々、前殿御不例御由有其聞、（人々多參集、）爲世尤可驚歎事、
廿三日、丁巳、天快晴、又問前事、返事云、後夜程事訖、
權大納言、左門伊平、實有、家光卿、有親、親俊、莒文
如初、去夜頗安堵無失錯歟、如當時者大納言不被任
歟、有行幸賞歟由密々被尋外記傳承、經高大藏卿相轉
詞有疑云々、所存於鴻儒加任者非訴有冥恐事歟、但正
三位之中極無骨、上郞甚多被敍二位事、第一良家之由
所存也、內府以書狀有感言、自愛過顯官之望由參申、
午時許行向、拔出敍位事、愍不知其事、只可伺御氣色
由示、又每事細々問參外記、殿下未時許御一條殿由聞

之、仍御參内後可參、秉燭以後歸廬、
廿四日、戊午、天晴、曉更未明、使者持來任人折紙、披見
之、
參議爲長（兼）　中務大輔藤行長（光衡解退替、）
侍從藤公朝　治部卿言家
木工權頭藤仲能　山城守中盛俊（外記）
大和守中定平（史）　伊勢守隆行（藏人）
伊賀藤光淸　下野守源定兼
出羽藤光衡　因幡平範綱
薩摩平成宗（已上名替云々、）　美濃權親俊
讃岐權定經　近江介資季（兼）
大藏卿親房（兼）　左少將輔通（兼）
右少將敎定　左馬權頭兼敎
右馬助資信
解退　經高　光衡
從二位　公雅　爲家（父兩社行幸賞）　從三位隆綱
正四位下　爲經　實光　光俊　宗明（正）
從四上　通行（府）　家直（府）　高泰敏　藤公親　和氣
貞幸
正五下　公貞（未給）　藤忠兼（白川給）　藤敎氏（府）　資親
實春　範氏（宜秋未給）　藤親嗣
從五位上　季通　祐通　雅平（府）
三ヶ夜無爲神妙由蒙殿下仰、先敍位、次除目、於事雖
存外、早參入見參、多散不審、着座以後早速畜終給、頗
異他由存知つ、於作法故實者非所知、殿下令申大殿給
之由密承之、太郎はいかゝ候らん、次郎に訓程の事は
皆知て候う、存外事歟、成長語之、顯官擧候座入、高
實、隆親、伊平、家光、範輔、法公有親卿、親俊朝臣云々、
雅親卿可早出九條、經御後隆親卿以下出敷政門云々、
二品事猶々感悦、此間事以書狀付源少納言給、此間御
返事、今朝無御神事者可參之由申、明日有御出仕事由
被仰、仍午時許參、以良朝臣入見參、暫逢有長朝臣間、
有召參上、快然見參、申所存等、儒卿加任殊勝德政由
謝詞申了、二品事面畏申之間、殿下御參、除目眞實

神妙由被仰、姫宮巡給御申文而下勘一事不可然、後思
出由被仰、外記又勘上了、不存失由歟、金吾又參被下出、大殿
入給之間退出、參禪室、又奉謁快然、日入之程歸廬、天
陰雪飛、經高可解退、無所申請云々、大略怨讟歟、範輔
卿ニ不可被任云々、光衡父入道不孝、隱居始相公局宅
辭官云々、除目之間事、云日來云今日少々雖聞及、忘
却不能注付、
廿五日、己未、天晴、冱寒過于冬、寒氣入骨、鼻垂疾忽
惱、印圓法印來賀、扶病謝之、昨朝二卷今日六卷奉讀
一部、心神違例平臥、申時以後雪浮々□□、入夜雪止
星見、
廿六日、庚申、雪積地六七寸許、朝陽漸晴、經一部之間、
未斜金吾來、兩殿御吉田有召、仍付左京車來臨、自是
馳參云々、左京父子暫言談、日入以後歸、
廿七日、辛酉、朝陽快霽、今朝傳聞、金吾昨日向西八條
關東後家八講所、此事餘事云々、夜前宿八條賴重宅、今日猶可
向云々、加階最初不得其心、自大殿催遣人々由昨日傳
聞、各依無人被指遣歟、又昨同所召下人々於吉田有杯
扚、定高實持卿等、兩殿御馬、大僧正同騎馬供奉給、岡崎
方御覽云々、縱以雖無外人、猶諒闇年如此事如何、似
無人耳目、入道大納言殿給書札、大理事頗立耳之間、除目饗勤仕無益由聞之、二品又悦
思、入道按察又消息、此兩事幷選歌一見之志示也、送
未定草案一部、未時許沐浴、休息之間淨昭房來、
廿八日、壬戌、自夜微雨降、巳時陽景晴、一昨日定納言
已下相引參大僧正御房、又盃扚、入夜分散、昨日依大
殿仰向西八條八講、家光、資賴、有親、公長、知宗、師季
卿、有敎、能忠、家定、實任朝臣已下諸大夫等、明齋、貞
雲、隆承、顯親、凡僧四口云々、下名今夜由云々、經一
部申訖、右大丞被來問、言談頗移漏、入夜、
廿九日、癸亥、晦、天晴雪飛、冱寒殊甚、巳時許見聞書、雜任
六十四人歟、正三位實世、臨時、從四上實雄、信盛、從四
下朝輔、正五下通能、伊賴、冬忠、淸良元、中師景、從五
上丹波康經、藤盛季、同朝房、同兼綱、同宗基、從五下
源信宗、同範親、源定兼、右衞門尉式賢、可爲左、參河守隆

朝、越前守藤長隆、經一部訖偃臥、昨日大丞說、經高卿本意爲替大藏卿、菅卿每日行向訓釋蕩其心、不戴相傳詞、只今上解退狀、無故罷其官、忿怨無極云々、儒卿辨說不可有虛言歟、不便々々、前後御病似邪氣云々、夜前辨少將候官奏、午時許典侍參一條院、入夜歸、大殿御風不快云々、春月雖斷葷、窮屈不能指所候、

○二月大

一日、甲子、朝陽快晴、送賀札菅相公、憚桑門之身過數日之故也、未時許與心房來臨、連日參大殿、任官競望猶如雲霞、來十日比又除目云々、所謂末代之儀歟、公俊卿殊受公雅超越云々、臨昏金吾來、又於禪亭醉鄉有酩酊之氣、不(被脱カ)能心事、言家朝臣來示昇殿望事、八省卿地下頗非恒事歟、

二日、乙丑、朝天晴、宿雪薄、兵衞佐輔清來臨、相謁之間永光朝臣來、相替退出、昨日自地出京、今日又歸圓明寺云々、參議常出仕事等次弟送新相公許、爲報門弟一分之深恩也、有本意返事、夕金吾來、傳孫子與起和歌好士事、是末世魔界之祟歟、只早可申入大殿由示之、即參殿、入夜云、定可許所請歟者、御方違御共參九條殿云々、言家朝臣、夕送書、昇殿被仰下之由有女房消息、參(中カ)感悅由了、

三日、丙寅、朝天快晴、入夜宿北邊本所、聞曉鐘歸、

四日、丁卯、自朝雨降、終日濛々、今日以金吾狀重返勅撰清書之人許、住吉遷宮殊無心隙所預置也、有可念書返事、昨日姬宮准后宣下差人數被催內府、源大納言、九條新大納言、大將(中納言カ)、不於中伊平、大宮、實有、右金吾、頭中將、勅使實有卿、給祿無此(比イ)事、

五日、戊辰、朝猶小雨、巳後晴、未後風惡、一日比依被示送旨、直物祕藏次第愚記等書出送菅相公許、年來本意由有返事、入夜大殿仰京極北政所御歌有見出事、尤可加入歟、申尤可然之由、

六日、己巳、自朝快晴、池上猶沍氷、早梅不開樹、入夜金吾音信、今朝參法花堂、昏參堀川殿、權大左門、四條最(マヽ)中、左兵別當親俊、常資子光資、光國、無他人、光資取裹物、

七日、庚午、朝天陰、未後雨漸密、覺法仰來臨、去冬病後初出行云々、與侍參內裏、憚年始之間久不參由人々被示、以御神事隙參堀川殿、謁申歸內裏、快然入見參、召寄褰仰、元大僧正參給又見參云々、臨深更雨脚如沃、雷電暝晦怖畏無極、終夜雨降、曉天星見、

八日、辛未、朝天陰、小雨間灑、午時陽景晴、昨日今日間奉讀經一部、申終許公賢僧都來臨、扶起相謁、自然移時到月前被歸、金吾書狀、柏夾木兼日存知之時用黒木由有其說、何樣存哉由可被申之由、禪室御命云々、如此事爭習知哉、如仲家朝臣定分明存歟、只木竹共皆用白由所承也、可被申此旨由奏答カ之、

九日、壬申、朝天晴、春日祭辨少將自內府亭出立下向、禪室自昨日御座云々、見物成群、依寒氣不能出門、未時許金吾來、辨少將十六日禁色宣旨、宗光觸下、巳時許出門、先前駈笠持如例、次移馬舍人二人、朽葉萌木衣、次辨侍、騎馬追前、次隨身、例雜色隨身也、二人、萌木上下蘭白衣、狩胡籙毛沓、次前駈六人、大夫將監忠保、唐綾柳狩衣紫衣、知資、青狩衣唐紅衣、行光、白織衣練色衣、忠廣、狩衣白衣、以邦、蘇芳色白裏白衣、永光、海松色練奥綾、次辨直衣、紫浮文指貫、萌木衣、紅單衣、半靴、野劒、鬼皮細尻鞘、侍十人、久正、盛範、廣經、宗經子、重光、紀、久宗、爲經、知景甥、行親、重継、重光吉田衛門子、今春任民部丞、信季、檢非違使宗継子、次衣櫃、退紅仕丁昇、下家司彈正忠相具、柏夾木用白、社頭縫腋蒔繪劒、前駈束帶、隨身袴、褐狩胡籙、大殿仰、中納言中將勤上卿時如此云々、申終許參堀川殿、入油小路小門、高三入道引導、入車寄妻戸內、二品被開障子、去三日適退出里第之間、不慮下長押之時顛倒、損足大腫兩三日苦痛殊難堪、御月忌日猶扶起跂參、未立揚由被仰言談、及秉燭以後退出之次、大貳參、令聊述心事退出、

十日、癸酉、自夜天陰、微雨降、辰時許西有火不遠、人云、藏人佐當時宿所也、乍驚送使者、自隣權大夫局家出、一卷文書不取出、乘車在門前無牛云々、使男見付藥師丸喚寄牛云々、權大夫又在向小屋由示、又與侍求□車之間、乘濃州車云々、失火云々、貧人甚不便、申時許忠成來、

十一日、甲戌、朝天陰晴、臨昏治部卿來、來十七日可拜賀之間事等相示、秉燭以後沐浴之間、少（臨イ）將內侍子息（同イ）信爲（マヽ）來臨、依沐浴不面謁之由示之、又淨監房女子來由固心此宗事參大殿云々、可官仕云々、但絕名號有耻、不令持楾、不具侍、

十二日、乙亥、朝陽鮮晴、籬際紅梅開始、奉讀經一部、殊以無力、巳及終日、

十三日、丙子、自夜天陰、巳後陽景見、未後又晴、自朝經一部未時訖、暫休息、申時許與心房來給、戒聽聞訖、入夜後廿五三昧如例、例忌事等送嵯峨、兼夜半僧遠歸後、助里云、於一條室町見菅相公拜賀、前駈六人、（實聞之、）□□□給打長候、宮內少輔俊國、（俊親朝臣子外孫、）兵部少輔高成、少納言長成、大內記公良、修理權大夫在賴、（左高卿末子、）各舍人賜裝束、雜人兩三人不具黃、車新調、車副弘結平禮、乘尻牛黃前木歟、今夜先參北野、參一條殿由下人等稱之云々、

十四日、丁丑、天快晴、經一部奉讀了、例時間大宮三位被來、子息中間先着布衣、（吉服、）欲參殿之間事等清談之間、僧都（少將內侍子、）來加、三位被歸後暫言談、又勅撰所望之後（マヽ）葵歟、黃昏歸了、今日於阿（河治イ）冷泉馬場修理亮秦綱遊放歟、笠懸白拍子醉鄉歟、金吾午時許來、即向其所訖、公私忌國哀非崇服、本意雖存無外人由、人甚不便、三位語々、具親入道以重時行向前黃門許、訴候者事柿本事不知由答、置歌歸云々、至極之僻人歟、駿州勅撰地頭殊異他歟、

十五日、戊寅、天快晴、經一部奉讀、午時與心房授戒與侍給、聽聞、成茂宿禰申始許來、入簾中言談、（明日歸坂本、）自一昨日殊窮屈、

十六日、己卯、朝天晴、午終經一部訖、與侍參一條殿、入夜退出、婚姻御營一定（三月下旬、）有其沙汰云々、一寢之後南方有火、其勢猛也、下人說、自錦小路町及四條坊門今出西洞院室町等云々、明月無片雲、後聞、四條北、室町四、西洞院東、六角南、皆悉燒了云々、

十七日、庚辰、天晴、午終經一部訖偃臥之間、未時許左

京來談、今夜治部卿拜賀付簡云々、戌時許冷泉姫君俄病惱之由下人來告、助里尾張尼奔行、歸云、如霍亂危急、與心房來給、在友朝臣來占、無別事由示之間即復例、大殿令兼(來カ)給、有召馳參御方違所訖云々、九條殿、
十八日、辛巳、朝天晴、陽景透雲、未後陰、聖覺法印不食病、今月以後殊無力、逐日弱由昨日雖聞及、今日可向訪由示隆承法印、今明自身毎日有指合事、廿一日來進由示之、仍止了、典侍如例參法花堂、(權大夫、新大夫局相伴、)下人說云、宜陽門院又雜熱事云々、申時許歸送女房達、今日不讀經、(補他事闕、)入夜金吾來、夜部前大納言家御方違又酒、但依私方違退出、宿賴重宅曉歸、自明日暫向嵯峨有可見事云々、晝陰月晴、
十九日、壬午、(沒、)朝天陰、巳後甚雨、申時陽景見、陶門絕睡眠、簷前梅過半開、
廿日、癸未、朝雲飛、微霰零、巳後晴、風惡、入夜宿本所、一昨日滿十五日有雨氣、不出鷄鳴歸、
廿一日、甲申、朝天陰、南隣竹中鵄高飛鳴十餘聲、卯刻、忌避無其術、詠鵩鳥賦、不奇驚耳、春天群鳥發音、竹村之間尤來馴歟、巳時許問聖法印、安居院房甚病、承法印先面謁、雖狼藉無便宜、可面謁由、被云出參本意由、入寢所前、逐日無力尫弱不能起揚由言談、猶其詞多、依無心不經程立出間、寄女車、高倉殿來訪給云々、性恕房相伴、付車役可來蓬屋由誂之、忽同車歸、昨日參九條殿一宿、今朝乘基定卿車所來也云々、濁世富樓那遂爲遷化之期者、實是道之滅亡歟、悲而有餘、今年六十九云々、先師七十八由被陳、碩學能說於今斷絕歟、
廿二日、乙酉、自朝天陰、未後小雨、酉後漸密、巳時許高倉殿來望(臨イ)給、未時許性恕房相共被渡京極殿宅、(中御門、)申時與心房來給、殿下自昨日腹病御惱、人々并參、大殿御渡、今朝猶不快御、依祈年穀奉幣御神事今日僧不參、准后御春日詣已被寄御輿之間、南都衆徒蜂起、御榊奉出移殿之由自奈良被申、令停給云々、猶是大安寺別當事訴訟云々、
廿三日、丙戌、通夜今朝甚雨、午始許與心房使來云、依

物忌事自朝參殿下御所也、不聞他人音信、不審無極、
以下人令見、歸云、〔興心房當時物忌、依無紙筆不委申
由示給、殿中奔走、神馬被引諸方云々、速々急事非心
之所及歟、及未剋適興心房消状、自一昨日御食御不通、
不被開御目、御腹痛雖落居、惣不及御言語、今朝參護
身、聊被開御目、又參上、事外御目輕由被仰、御粥聊被
召寄、被始御祈、佛眼法、法務大僧正、尊勝供、快雅、藥師供、
成俊、不動護摩、円學、承之、
廿四日、丁亥、朝陽晴、巳後陰、尋申興心房、自昨夕又殊
不快候歟、御食事如絶忠御、無力底弱殊甚、雖不幾殊
以令弱給歟、前大僧正雖護身給、當時無宜御氣色、腹
病又令苦痛給云々、午時許治部卿來、昨日內裏爲御方
違渡御記錄所、殿上人卅人許束帶依催參取脂燭、大殿
左大將與御參、今日大殿尊勝陀羅尼供養依催參、事遲
遲之程來由云々、此病極不便事歟、世上之儀只如風前
灯、雖浮生之習猶匪直也事歟、及午時金吾來臨、所勞
不能安坐、不出衆中、夜々參閑所、御有樣不委知、近日

男女皆驚歎云々、申時許歸、黃昏有教中將被來向、參
尊勝陀羅尼之次、言談入夜、未時許不審餘與侍令參
兩所給由、後殿只參姬君御方、但爲尊勝陀羅尼大殿白
地渡給、入見參、年來無病之人始如此、殊恐々被仰傳
傳說、此夕方聊御食事令觸給、日來無名字、又御邪氣
快渡、頗以爲宜云々、尊勝着座公卿、伊平、經高、顯出仕云々、
有親、公長、親俊朝臣云々、又人々云、御經營事延引無
日次、可爲十月云々、御祈數多被始云々、
廿五日、戊子、天陰、雨不降、未出臥內、超清法印來臨、
驚起相逢、訪安居院歸洛之次云々、雜談自然經程、巳
及午始陽景間見、歸、昨今之間終一部、各半部、酉時許窮屈假臥、
金吾音信之次、今日御食事頗事宜御氣色云々、如卜筮
今日有御少減は有實由有申者等云々、
廿六日、己丑欠、天陰、巳後微雨、申時陽景晴、法師此三四
日食事一向留巳進給之由、今朝返答之、末世老身付視
聽空歎、殿下昨日宜御之、邪氣快渡由有其聞、大殿還御、
准后御渡殿云々、猶前兩株紅梅早盛開、南垣辨紅梅同

開、金吾音信、南衆徒御榊奉渡、一定發向由相議、長者御祈停止、若宮御神樂制止云々、法師御房密々子細等爲示給招請、兼被揚鞭馳下云々、此狂事等自本其源皆有事故、圓經覺遍長房入道等皆密々同心、欲亂南都、以其張本爲骨肉所申悉許用、依可讒言被惡定玄一人云々、八難六奇之心中難測量云々、禪室又新開方違、

廿七日、（戊寅、物忌、）天晴、治部卿又來、昨日參座主宮八講、（故入道中納言遠忌、）女院殿上人參上、自大殿被催遣人々云々、源少將宗定、六角少將氏通、牛童鬪諍、拔刀奔入門內、宗定牛童猶結黨伺出、氏通成恐不見後事退出由語之、予依諸病無術不能出仕、替可被披露此旨之由示典侍、令參齋院並大殿御所、入夜未歸、昨日參入公卿、（雅親、具實、基保、有親、公長、基定、顯平、師季卿、）殿上人、（隆範、有教、資季、有資、定平、宗明、宗定、實家、氏通、教定、能定、實隆、長氏奉行、）夜深與侍退出、二品足病漸被付減、齋院閑寂、少將內侍所給播州所領停廢云々、芝焚蕙歎、殊有沙汰所給也、不異木石事歟、參室町殿、黃門局嫡君御共參御所、奉侍之間及深更、御物氣雖快渡御、憔悴無力令衰損給、事過日數之程不能行步、（御腹苦痛止、御食事被召寄、咋相交名字許殊御減、）雅居不令立去樣大殿猶御後殿云々、

廿八日、（辛卯、）朝陽快晴、匠作消息上帙終功、自金吾許送之由、披見握翫之、下帙又送之了云々、今日殿下第三度御上表之次、大臣御解退云々、覺法印午時許來臨、言談及申刻、今日不聞世事、休息之間六條三位入道相具前武衛被來談說、最愛之餘可見知老入道由云々、言語之間昏被歸、

廿九日、（壬辰、）朝陽晴、自朝經一部、阿彌陀經如例奉讀休息、金吾來、（參殿退出、）前夜第三度御表作者、（藤中納言家光卿、）淸書、（行能朝臣、）攝政大臣內舍人隨身事、天變並御病皆被載之、大將殿、伊平、宗光、資賴、有親卿等參、□□勸參可爲後日、（天永例云々、）使中將雅綱朝臣、山階寺猶可有寺務由、以頭辨被仰本人云々、昨今御有樣只同事歟、此事猶可怖歟、禪室不被恐思云々、

卅日、（癸巳、）自夜天陰、朝雨濛々、午時許與心房來給、戒聽聞之次、殿下御有樣自廿六日以來非危急、御食事聊

令取觸給、御言語等尋常候云々、昨日爲御祈可參籠與
御社由蒙仰、適頗休息、自社頭由語給、天變猶多云々、
不委聞、法華一部阿彌陀經讀誦又平臥、昨今纔似春氣、
仲春日來如嚴冬、

○三月小

一日、甲午、吉、朝陽漸晴、和暖、午終々一部、剃頭、簷前梅
已落始、次紅梅二本盛開、蝶來飛、申時許金吾來、自殿退出、
御有樣同日來、同入大殿見參之次、清書半出來、外題
御筆所望由洩申御氣色、似可許草本、且可進由被仰云
云、來四日勅奏、大臣依晴、自餘如元由云々、臨昏地震、星宿
龍神動歟、夜星晴、曉天陰、
二日、乙未、天明雨降、午時陽景晴、午終々一部、雨止天
晴、申時許隆範朝臣來談、
三日、丙申、日出以後漸晴、寂延入道送柑子下枝、栽持
佛堂前、今日不聞世事、
四日、丁酉、朝天快霽、寒風猛烈、准后白地入御室町不豫、遷宜雖非御平減宜體披露歟、由女房有返事云々、
五日、戊戌、天快晴、早旦三品於舊院被供養普賢畫像、以畫御服圖之、典侍爲聽聞令參、午時歸、御懺法之次貞惠爲講
師、法印追日弱由申、大將、四條納言、衞門督、兵部卿、有資朝臣、左
兵衞又參會、被面謁、其後參室町殿、大殿御大將召、殿下事外
宜御、有御筆御書等云々、笠置微小善如例明曉令沙汰送、追年輕
微事猶雖無其計、存命之間不可默止、午時終一部、申
時左京權大夫來臨、昏北隣僧院聖法印送事切給云々、
雖日來聞無臨由、悲而有餘、此間左中將音信、心神疲
而稱他行由、秉燭以後孝弘來、爲衞門督使向隆法印
許、午時許事已一定云々、同傳予詞由示之、人使多來云
云、宿本所、
六日、己亥、滅、朝陽鮮晴、巳後陰、雞鳴歸、終日偃臥、剃頭、
殿下今日又御增、
七日、庚子、自夜雨降、終日濛々、有敎中將音信之次、昨
日參最勝金剛院、伊平、基定、師季、實持卿、家定、少將、
光國、幸行、基邦、同、行幸云々、今日雨中長途人煩多歟、
八日、辛丑、欠、朝陽晴間陰、大風、南北遠路參、金吾腰病又

發、一昨日西園寺實有、爲家、基定、實持卿、御月忌、大將隆親、基保、(迎參)爲家、資頼、有親卿、殿上人光成一人參、昨日最勝金剛院、左大將、行高、(本所)、爲家、有親、知宗、長清卿、親俊朝臣云々、終日寒風、時々念誦、入夜金吾來、(自殿退出)、先日御灸、(於長、ママ)醫道僻案依御邪氣渡御減由女房偏存知、諸醫從伺候閑殿、不參御前、實無御減之間、今日甚成奉見御腹、腹增不便由申、又奉灸之間諸人成恐、南京事、召老之輩稱新別當寺務之始、停乘徒吹螺之音、本訴猶不定歟々、心中未知安否云々、明日季御讀經定、菅卿右筆云々、長講堂八講始、右府、權(假脫カ)大納言、右大將、本上卿、(隆)有親、公長、親俊朝臣、不狀由權辨語之、明後日可參云々、

九日、(壬寅)、夜霜如雪、朝陽快晴、未時許興心房來給、殿下昨日三所、今日三所猶御灸、醫家存脚氣、女房稱邪氣、御腹猶高腹又無御起居、晝依仰候殿、夜賜暇向大納言室町(邪氣又盛興)之上下可參東一條院由大殿被仰、申無從遠路無計略由云々、

十日、(癸卯)、朝天快晴、早梅未落、景氣似正月之中旬程、午時許法印來談之間、京極之女不慮來、相示令對面、今年重厄事等示合、而欣感各歸了、夜月明而映梅花、開紙隙望閑庭、

十一日、(甲辰)、朝陽晴陰、午時許雨降、未時大風、興心房書狀、大殿自昨日御風、(御四)殿下御有樣只同事歟、大納言室又病重、(當時候殿下云々)、京中商買之輩有偏響馬者、相門召寄價直相論之間、有兼言由讒言、杻械枷鎖被打調之、隣里之稗販等悲泣歎息云々、申時風止雨密、

十二日、(乙卯、三月節)、朝天遠晴、金吾來、一昨日參長講堂、實世長清兩三人、(仰鐘)、泰綱自國所相具栗毛馬、有名譽、入洛之後母乞取、禪室又被聞及之間、嚴父又勘發取返、今日就禪室云々、龍蹄喧嘩之比歟、相具參云々、祭使被催、輔通可申合、遠所一身難申領狀由申云々、申時許又歸來云、行能朝臣終勅撰清書送遣之、仍清書廿卷、(入冠給莒)、草廿卷持參、大殿進入之、此事已果遂、悅思食由被仰者、聞此事心中殊感悅即歸、

十三日、丙午、天快晴、比丘尼三人、乘車、參詣日吉、去今年凶徒之怖畏、京中之世間雖旁思憚、不拘制止遂宿願、又以不及相評、孝弘康房任在共、巳時許以金蓮令加灸點、左加巳下至于頭六所、左風枝等要所是也、自巳時至未時灸訖、此間淨意、備後椎守有学入道、來、依請受與草本廿卷、今日鴨社一切經、舞樂等如例云々、常樂會、宇治一切經、無舞云々、

十四日、丁未、朝陽晴、夕雨降、尋中與心房、大殿御風氣同樣御、不可說、殿下又同事御、昨日御氣色頗宜、御腹少宜御、御足匯左御減、今明休息不出仕、夕方可向大納言許云々、午時又地震、抑（立イ）宿火神動給、同星宿、

十五日、戊申、夜雨降、曉雲晴、朝陽鮮晴、奉讀經一部觀無量壽經、不聞世間事、申時興心房乍立來給、殿下昨日不參、今日奉見、御足事外令腫增給、御氣色又重令見給、大殿又御溫氣也、旁不便云々、京極女此御病始三月三日有御減之由給、但五六日猶有御隙者、三月節後戊巳日重御愼由稱之、今日御增極怖、入夜以宗弘令伺殿邊、於兩殿間逢金吾、與實持卿參大殿、示送云、殿御邊無承分事、大殿御邪氣又令發御、僧正御房護身云々、大將殿只今御退出云々、明月無行雲、戌時許未方有火、令聞路人說、德大寺中納言三條家燒亡云々、京中適一町家所殘也、萬事只爲世滅亡也、不及他所云々、曉鐘之程又西方有火甚遠、若仁和寺邊歟、

十六日、己酉、朝陽快晴、巳後漸陰、夕雨降、剃頭、小念誦、無力不讀經、夜前火非中納言家、六角南、油小路東、火至堀川西（而イ）、失火付藥出來云々、未時許長賢法眼來、自正月八日遁世、着黑衣步行南京由稱之、大殿法印補別當給事、前大僧正全不存可然由給、少齡本寺京公請無所歷與補此職、無一人之例云々、長房入道知行寺領相違、太怨懟、太政入道可拜領寺領、懇望新寺務之始嗷々云々、歸去後又信弟子童五歲來、先是始今尼公來儲、此子可爲金吾子由約束云々、

十七日、庚（欠）戌、終夜雨降、朝風吹雪、辰後天晴、今姬歸、今日姬君カ於冷泉昨日暮可來云々、遠近桃花開、未時許治部卿來談、申時許金吾來、自殿下退出、今日御腹猶御灸、御手足腫有御減氣、御言

語無違亂之由 數行語云々、大殿又御邪氣歟、殊事不
御、祭使敎定領狀、宮使亮被責領狀、季御讀經廿二日
可被行云々、
十八日、辛亥、曉月朝陽清明、午後天陰、昨日又書草子、
傳聞、大殿御風雖無披露實不輕御云々、
十九日、壬子、自夜微雨降、巳後間止、猶陰、冷泉姬君被
渡此宅、金吾引率、而今朝之嵯峨、依有犯土事不相具
小兒云々、大宮三位音信、自十二日於八幡沐浴、今日
歸京云々、
廿日、癸丑、終夜今朝雨猶降、南庭八重櫻僅開、巳時物
詣人歸來、復陽景忽晴、未時許與心房來給、三ヶ日腰
病籠居、今朝參殿、御足腫又減氣、御腹服宜御、但御起
居久絕御食事如無望、大殿宜御云々、夜宿本所、鬧曉
鐘歸、
廿一日、甲寅、朝天晴、巳後陰、自夕雨降、午後典侍令參
室町殿、依身病不能出仕、爲散不審也、夕歸云、老病事
令申大殿、於我病は頗付減歟、未及沐浴、不梳頭之間
不對面、於殿下者猶似無其期、今日又不快於昨日云々、
又以黃門令申准后、只同事也、心中可察由被仰云々、
廿二日、乙卯、自夜雨降、午時止、未時陽景見、閑庭櫻漸
開、不聞世事、
廿四日、丁巳、天晴風靜、未後天又陰、朧夜雲深、午時許
典侍參法華堂、依御日忌不參也、無程歸、月輪殿花盛
云々、念誦經一部、心神殊惱無力而平臥、姬君歸冷泉、
自嵯峨歸云々、夜深金吾來、參殿(大殿同御、明日可有御參內、)幷禪室
殿、御有樣只同事、但隨日數積弱候歟云々、明日季御
讀經結願可參、
廿五日、戊午、東風雖吹朝雲漸晴、辰時陽景晴、午後天
陰、大風吹花、今日未落、念誦、(咳風不讀經、)素俊入道(號十念房、)來、
賀作者事、扶病相逢、請取草子退歸、(一枚可進云々、)金蓮云、前
少將雅具近年爲師員聟、得境無極、而此春入洛、(其勢數百人、)
欲企南山斗藪、入精進屋之間、妻室終命(産、)由飛脚來告、
而如燔云々、宿運不依人力事歟、可悲、金吾書狀、二條
中納言如此示送由披見之、今日攝政殿御上表可候由

其沙汰候、忠高遣召候、定遅々候歟、御參事御用意可
候、攝籙猶大殿御還御由信盛説云々、季御讀經、雅親、
宗良、具實、伊平、南殿、基良、爲家、資頼、有親、定雅、南
殿、今朝仁王經結願、大殿御參、主上出御、實持着直衣
扈從、(如帳臺)職事之外無人云々、聞驚事非一件迷是非、萬
事希代未曾有事歟、夜深風雨猛烈、以宗弘可被行事、
歸出、今夜後日御寢日有憚御表止了、只今退出、左中
將相具隨身參、只今欲退出云々、不催人不披露以前可
有日次沙汰、黄門存知甚奇怪、巷説已公事出來被召由
誰人稱之云々、
廿六日、己未、曉雲分、纖月見、朝後更陰、大雨、巳時雨
止、天間晴、未時金吾來、經範朝臣卒爾御表草持參之
後、高嗣御寢日如何由申出、即被延了、內々之聞已以
云々、大殿又可有御攝籙、明後日御拜賀云々、殿御有
樣又不及當時危急、只追日底弱依無所望、及此沙汰給
云々、季御讀經一大納言領狀俄不參、弟二被參、早著
殿上、下臈可奉行由示之、長朝觸申其由、權大納言云、
不參、昨猶向(問カ)上臈參、乍令服奉行未聞事歟、但於陣は
可罷著云々、於陣又南殿二位中納言基可被勸給、未隨
神事由被答、此事又於身難申左右、座中可有御計由、
令伊納言可勤仕由領狀、(皆騒候歟)實持卿着直衣扈從、御修
法出御前々惣不見及、人々聞驚云々、惟致子非密奏身
而申客星事、依他人不見彼處無異説、翌日加階任天文
博士、傍官等奇驚、資卿又見其客星由稱之、又拜任參
議、此等事爲其徴由有密語之聲云々、一夜太白入五車
星中、(非恒行度迹横入云々)未曾有變云々、依此事御上表事俄有沙
汰云々、
廿七日、庚申、(凶會)朝天陰、陽景間見、小雨又降、庭花昨日落
盡、梨花盛開、午終許覺法印來談、未終與心房密々音
信、事已近々給悲思由被示、未聞他方説、法印歸云々、
須臾之後、雜人牛童等御祈僧徒只今競出之由來告、金
吾來參歟、不見由聞之、仍示送之、今朝參退出、又參內
後歸、未知之、可馳參者、臨昏賢寂來臨、頻諸僧退出馳
走云々、典侍又馳參、昏夜漸深星不見、典侍先歸云、大

殿准后皆御座彼殿、以我車權大夫局ヲ乘テ令參之間、相公（近日依宮無人被召祗候、）自彼御所歸參、醫師又三所令灸給之間、始熱キ由被仰、（日來廿余所數十帖、全不令痛給歟、）若是吉事給之由醫師等申之間、御絕入、其後諸僧賜暇競出之間蘇生有御言語等、其後女房等皆立去立屛風、其內澄月房、（松尾、）與心房、慈心房（民部卿入道、）三人臨終作法奉勸念佛、只や（いカ）うと令惱給、（身苦歟、腹痛歟、入不分明、）起揚又臥など被仰御、小使等事又被仰、准后ハ屛風外ニ御、大殿禪相國ハ又他所ニ令相對給由謂、權大夫局又歸來、所云相同、事未切給、又無望云々、愚僧又腹脹身苦付凝了、亥終許有弘來云、（金吾使、）入道殿退出給了、以金吾早可有還御由被申大殿、大殿還御、先是慈心房早出了、兩上人猶在御傍歟、大殿還御之後猶歸參念佛音殊高、此間令絕給歟由承之、可申此由者、御絕入仰退出之後、盛長參御殿、後事等執筆進御牀、御判惱被加、被仰事分明云々、

廿八日、辛酉、（今日一日吉也、明日欠、朔日以後凶會、）朝天陰、老身又殊辛苦恐思、辰終與心房被來、昨日申剋許聞御灸由、依不審申可參由、參御前奉見之、御目不似日來、憖恐思、御灸不可候由申、醫師等不聞入之間、忽御絕入之氣、猶雖奉護身、止此事御祈僧等可退出由有沙汰、其躍騷動之間、令復尋常給、有御言語等、盛長執筆、慈心房讀上、具聞食之、取之御覽、召筆被加御判返給、須臾之間猶可見由被仰、又令取給之間、御氣色忽然變、種々雜言大略如例喚、不安御體、高聲憚外聞、又讀經念佛、與慈心房奉抱控奉念不動本誓之間、頗令鎭給、只やう（いカ）と被苦給之後、大略其體夜半忽高聲令念佛給、（十五反、）又中絕、又十反、其後猶同體、已曙了、自大殿今日猶無爲御哉由被尋仰、慈心澄月不可有別御事由各申、圓譽只今危急之由、聞人有不諧之氣、彼御雜言等以後、御形貌已下皆違例、死相已令顯給、彼二人不見知、及辰時御喉鳴、已事令切給、慈心先早出、次圓譽退出、大殿於今は不可穢由被仰、只今罷歸本房也者、具聞此事悲歎彌催、敎行忿立訖、即遂出家了、被歸後巷說縱橫、申始許金吾來、參大殿、雅大納言參陣、大殿攝政訟（得イ）有事行之、訟

(兵仗氏長者、)書持參、雜人說御拜賀無其事、只內覽事傳覽、此間不可有御出仕、尤可然歟、是又禪室被申云々、北政所今日御出家、准后猶不可有其事云々、參議人經時(朝イ)卿、(依姬君御乳母也、)有長、盛長、(奉行、)以良、宗盛、有長子共、(兼康之外、)當時此等之外不聞及、御佛事於月輪殿可被修、御墓所又其近邊云々、平座無出仕、宰相之由催用領狀了、於今者只參陣、參衙勤之、不可好近習由相存云々、此事老父年來所好思也、殊喜悅由變應、此間禪室被計存事大概甚神妙叶至愚之心云々、予心中有所思、依恐人心不出口外、賢慮已被案此事被申出、過此間心閑可察(案イ)由被仰云々、雖此間猶非攘災之計歟、自近衛殿昨日以右少辨被觸申云々、尤可然事歟、昏黑金吾歸、先是治部卿來談、昨日去夜今朝頻出仕由也、一日季御讀經出居少將、宗定、氏通、賴行、實春、(堂童子、)惟忠、親□、資定、(宗光卿子、)大僧正一昨日歸白川給、昨今事手振心迷、始末錯亂不能注付、又一(宮イ)昨日居住大谷邊日向前司宣親(奉公權兒親長子也、)爲不善姬君後見、隨分爲備非常、令持劔楯之間、惡之者成群盜嫌疑、大炊助入道(不知實名、筑後大輔之子也云々、)欲搦取、入道在他所之間、所從等成此儀先觸六波羅、不聞返事之前、日向客人會飲之盤逃散之由聞之、無是非襲寄之間、客人逃去、日向入切拔求之突殺了、斬頸、日向子爲座主宮童、又有山法師、其妻兄弟爲武者、仍又爲執仇已欲企合戰、駿州制止、觸此子細於關東、可隨成敗之由示含云々、其宅洗血付物等、有此嫌疑之後稱蟄伺由云々、

廿九日、壬戌、(晦、欠、)朝天快晴、不聞世事、午時許典侍參二條殿、不經程參內裏云々、頗存外、秉燭之程歸、無殊聞出事、准后御二棟北面、(姬君奉副給、不見參、)姬宮御方不指事、殿下御攝籙三ヶ日御禪事不聞食凶事、今出川殿邊事御申沙汰、經時卿一向奉行、今夜密奉渡法性寺、爲中陰御佛事、被申請月輪殿于女院云々、奈良別當法印御房夜前馳參給、禪室盤被參、此外事不聞及、內裏快然入見參、故院御事不令奉忌給、(御在臨時事、二歲臨時也、)生而神靈歟、春景已盡、鐘漏漸闌、

○四月大

一日、癸亥、朝天快晴、平座、權中納言、伊、右衛門督、左少辨忠高二獻、權辨兼高、少納言長成、一獻、參、無他人、

二日、甲子、（闕文アリ）後間晴、申時雨灑、金吾凶事供奉參籠事、父重病計會由昨日申合禪室、父重病難見放由申入、何事在乎由被命、仍參室町殿、相尋之處、前納言注人數所計申云々、仍子細示忠了、（親脫カ）時兼卿拗出例、定隆（兵衛佐時）（以下闕文アリ）、近□服供奉鳥羽院御葬云々、此事雖御事□□□□一周少年最末五位之例勞𢁉也、近代之所忌來、強不可申破、遺喪籠灰之分限依深恩又所緣歟、今度不可然、秉燭以後金吾來、素服之人兼參近代多忌來、依父病不參何事在哉由、禪室內府無被命云々、廿八日辰時事□□□□以下只今可參由被催、訟事氏長者兵□□□之後如吉事々無其沙汰、職事不同覽云々、月輪殿可爲喪家、恒例八講於宜秋門院（九條殿）可被修、光國奉行、兼日領狀可參、

三日、乙丑、朝天如墨、自夜甚雨、申時雨止、梨花帶雨散、戌終許不及遲々、見物雜人歸出東門、今出川南行、東洞院御門東、高倉南、九條東之由聞之、

四日、丙寅、辰後陽景間見、申時小雨、夜前供奉人資寂注進、有親、經時卿、資季、（去年素服）親忠、賴行、忠俊朝臣、□（親カ）定云々、

五日、丁卯、朝陰、辰時晴、治部卿書狀、來九日殿下渡御右大將亭云々、入夜金吾來、宜秋門院八講今日只一人□□□伊平師季卿可參云々、昨日參內、伊平□□□□□□平通氏朝臣已下多參入見參、擬階奏、梅宮祭實有卿勤仕云々、

六日、戊辰、（洹今日凶會）朝天陰晴、東風吹、新樹八重櫻開始、歟冬以下衆花色々滿眼、近日巷說家々抃悅、三月十八日師員爲兩殿下御使揚鞭馳下遠島、兩主御事□□被仰遣、往還七日可馳歸、定納受歟之由□□事每家經營云々、

七日、己巳、朝後甚雨、臨昏雨止、夕陽見、昨日舊主御月忌、內府、右大將、隆親、爲家、實世、成實卿、資季、（者葬送不）（闕疑參、有親卿雖同今日不見云々）通氏朝臣、堂童子光資、範氏、事訖參宜秋門院、御南殿、午後、迴參新大納言、□□平師季卿、有

敎朝臣、兼高、宗典侍參室□□□□今日以中風手書綜草子二帖、（三月廿六日始、）及黄昏大風猛烈、典侍歸來、明後日御渡一定、西亭（前右府）東大將、兩方借進姬宮之春日殿、密逃懷可奉渡安嘉門院由平雖被申、又無許容、少年玉體被恰（給イ）厭却悲歎云々、三條大納言室又危急云々、

八日、（庚午、）快晴、八重櫻盛開、未時蛭飼、臨昏金吾來、參北白川院灌佛、（陸納言、）示明日殿下新所御渡以後吉書御覽、吉服可參由兼康催云々、平野祭依無人可參勤、

九日、（辛未、）朝天快晴、未後陰、未時許覺法印來談、道□□□□一昨日逝去、年五十六、當世能讀也、申時□□□長湍卿臨蓬門、答老病平臥由不逢、戌終南方有火、

十日、（壬申、凶會、）朝陽遠晴、申後陰、月更明、夜前火四條坊門北、京極及六角、北、未時蛭飼、美濃兵衛佐來問不謁、

十一日、（癸酉、）晴、衆花漸落、雜人說、稻荷御輿迎日田□□□師子舞鬪諍互殺害、師子不舞、

十二日、（甲戌、）朝天遠晴、未時金吾來殿下御西亭、（室町、）吉事儀伊平實有卿已下三人候座、頭中將、左少辨、家司親嗣、（不坐眼路、）平野祭同辨兵衛內侍、姬宮御烏丸方、與心房來坐、明月前宿賢□□□□（寂能本所、）

十三日、（乙亥、更部吉日、）朝陽漸晴、午後陰、日出以前出賢寂泠泉來嵯峨（賢寂宅也、）午終金吾相具少將來、暫可在中院云々、自夕微雨、入夜如沃、終夜不休、

十四日、□□（北カ陽カ）□後微雨、巳後休、雨間降、

十五日、丁□□景晴、

十六日、（戊寅、）朝陽快晴、午時許印圓法印被來訪、（先金吾、又典侍、）稱病重不謁、未時許金吾來、永光朝臣爲禪室御使來臨、隔隙子謝之、日來世之所謳歌之重事、中務爲繼安（々、）問正說云々、故高野相□□女（九條院孫、）皆相而執行其家事爲後見、（其後女房爲當時妻長成母也、）朝家（家イ）重事、存國忠八度申大殿、不彌（珍イ）九度申、（頗許容、）十度申而遂被立使、又示定高卿、二度危思之、三度同心又示師員、（二度辭退、）三度謳詞、領狀揚檝之由於彼比丘尼家自讃、聞者隨□□□□元來其志尤懸切之人歟、其謀老（危イ）目黑即（印イ、以下闕文アルニ似タリ、）

十七日、（己卯、）朝天快晴、未時許忽陰、申後甚雨、日向守

親繼朝臣來訪、以賢寂令謝、又十念房（基俊）尋來、以助里謝之、巳時許閑審到來、（祭除日、）侍從藤敦經、大盥物紀文元、皇后宮少進橘以□□□（依氏長者不遣哉、出立女騎云々、）內藏助和氣貞兼、□□□中役康、長門守首長成、（兼、）此外雜任十七人、右兵衛尉高階行季、（北白川院藏人、）典侍藤幸子、後聞、自殿宣旨補典侍者先例如何、

十八日、（庚辰、）微雨猶降、西風猛烈、安嘉門院二條殿退出、□□□□訪典侍、

十九日、（辛巳、）天晴明、入夜甚雨、准后寵人（黄門、）明日出家、（去冬父喪不着服、在御所內、）未時許兵部卿被來訪、以助里謝之、尊賢法印來臨、（中院、云々、）金吾來、明日可出京、家光卿久有所勞辭職云々、豫又深恐怖、不可望其闕由誡之、金吾過分顯官也、以參議□□□□於納言者實以過分、更不可念思、

廿日、（壬午、）辰後又雨降、終日如沃、金吾出京之次又來、藏人佐催祭出車、領狀了、當時之儀牛童不刷車副、如匹夫云々、

廿一日、（癸未、）朝雲出、巳後晴、中將入道（公棟朝臣、）音信、答所

（以下闕文アリ、）

廿二日、（甲申脫カ、）朝陽晴、淨素入道來訪、以助里令謝、乘燭以後金吾歸入、夜前參殿、來廿八日入夜可有御參內、殿上人可扈從、少將參啟由被仰、申領狀了、今日聖法印法事、（中陰之間講顯宗、只憖賢受陀羅供所遣言也、）公卿一身、（四條中納言依出立典侍不來、）殿上人語雖少將光成、爲氏、權辨、兵衛清（誤脫アラン）本所語資定、信光、隆仲卿子、侍從□□□□長六位相具、俊職子檢非違使、（右衛門尉年預、）相催、儒徒感悅云々、訪藤中納言、依思子息事去官云々、女使典侍出立此冷泉家、左兵衛督鷹狩入圓明寺、儒徒取鷹入皮子、付永光足取之、外戚素服人也、發御陵盜事、天武天皇大內山陵云々、只白骨相遺、又御白髮猶殘云々、　祭使權近衛使廣澄兼康、（久清凡卑、）官使季武、（賴□子、）賴景、（武澄子、）

廿三日、（乙酉、）朝天陰、巳時陽景見、未後又陰雨、申時許密々乘輿行中院、見中島藤花、夜雨如沃、

廿四日、（丙戌、）猶甚雨、巳後間止、日入天晴、國平宿禰（住

吉、來訪、
廿五日、（丁亥）、天晴、金吾來、來廿八日殿御參內儀、改殿上人騎馬云々、
廿六日、（戊子）、朝天晴、申後雨降、
廿七日、（己丑）、夜雨止、朝天晴、傳聞、主上聊御不例、或云疱瘡之疑、件事春以後少々有其聞云々、
廿八日、（庚寅）、天晴、巳時金吾出京、承源律師來訪、午時許權大納言御使（馬允盛員）來、所勞事恩問、猶以人謝申、恩言尤感悅、
廿九日、（辛卯）、朝天陰、巳後間晴、巳時許郭公數聲聞南方、（初聲已無間斷）、午時許金吾歸入、昨日參內、於鬼間隔障子入見參、（疱瘡御氣極輕、無御溫氣云々）、晚頭退出、少將可早參由頻催、秉燭以後令參、不經程各騎馬、藏人知茂、殿上人爲氏、高嗣、忠高、實任、雅繼、頭中將、（追前）、前駈忠泰、兼仲、以良、兼康、家國、爲仲、維長、兼教朝臣、御隨身兼友、兼利、（院御隨身）、久安、（日來雖非也）、末武、大將殿前駈基邦、以忠、時光（令イ）卿一人、無程還御之後吉服朱器御覽、（依無殉不參）、左京中務等來、中務見祭使、不取松明渡大路了、雜色檜皮白襖云々、使出立所、（二條高倉修理）、公卿闕如求出、兼季卿先來、家中求冠束帶令着之、殿上人雅繼、賴行、宗敎、（吉服）、隆兼、（隆仲卿子）、皇后宮使出立、定輔卿、二條光三、三位兵部卿、頭中將來云、（以下闕文アリ）、
卅日、（壬辰、彼）、巳後雨降、夜星見、夕興惠僧正以使被訪、聊少減由謝之、

○五月小

一日、（癸巳）、朝天陰、未後雨降、午終自中院頻招請、雖怖壁耳、依難逃乘輿、入北土門出逢、入道引率三人子弟、入道引率二人留好士云々、列座東庇、予、金吾、左京、彼入道在南面、中務加東面、始逆歌、過半之間窮屈、入障子西乍臥聞之、賦御（何一之何）、及六十句、黃昏各歸、修理實得骨、存外事歟、
二日、（甲午）、朝天晴、午時許金吾引率妻孥出京、依老病宜由也、大炊御門中將來訪、相謁、去廿九日殿下御直衣始、頭中將（不帶劍、恐礙）、有教雅繼朝臣（二人帶劍）、大將殿參會給、

御拜賀不從儀、申後雨降、入夜大雨雷電猛烈、夜深休、
三日、乙未、朝天晴、初月朗明、如片月、巳時大僧正被來
訪、參北野、平野、清凉寺、法輪寺、更無窮屈之氣、今年八十
六、大宮三位被來訪、面謁雜談、或人云、師員可馳歸由、
成案揚鞭無歸洛之日、更迎寄妻子云々、群賢之議定不
異嬰見歟、金吾有所惱由告送、
四日、丙申、朝天晴、巳時雹降、即晴、申後雷鳴、依所惱
不審、賢寂早旦分出京、返事云、去夜無殊事、明後日御
方違行幸欲供奉、此草房符合閑寂之病者在山家之由
披露、雖大切地形、南有小河、如敗塢鳴動、流水自西垣
入、潺湲自北方出、偏如船筏之浮水、春秋之土薄水淺、
其惡易觀、年來所見夏居水地多有瘧病之難、又有水厖
之怖、又水雨雷雹 板屋如擲石、仍有出京之志由告送
了、
五日、丁酉、朝天快晴、早旦傍イ乘輿參栖霞寺、孝弘助里房
任相具、雖因、參佛前、拜三轉之靈像、當寺執行僧越前、
申上、燈明小念誦之後入禪尼局七々日佛也、次拜阿彌陀堂、
河原大臣所安云々、退出、所着衣一領送越前許、食訖出宿所出京、
過左近馬場、有埒木末所平張、廿二年本府舊房、有懷
舊之思、午時歸入、蓬門向所栽之草樹養志、昨雹此邊
如飛礫、積地不消、拾入椀、今日猶不消、大猶柑子、粽
稻已損由民口不安云々、金吾不參行幸、少將供奉云
云、
六日、戊戌、朝天遠晴、巳時三比丘尼自嵯峨歸來、又淨
昭房來、天顏快晴、優臥席、非寒非暑和且淸、適休辛苦
之思、是又依不聞世事也、自禪室預恩問、
七日、己亥、國忌、朝陽快晴、延久聖主御國忌也、夜深金
吾來、去夜行幸冷泉、中納言、殿下、兩大將、左門、二位中
將、權大夫、四位、宰相二人、左將通氏、爲氏、實持、右
雅繼、頭二人、兩納負等不委聞、還御、日出々御、明日
北白川御堂一切經供養御誦經使闕如、被責少將云々、
御誦經次將役歟、
八日、庚子、天快晴、端午日、賀茂競馬、四條納言、右大
辨資雅卿會合見物云々、武士集會、今日暑氣始如例夏、

念誦之間著帷、去三月賢舜調出車、無事次未乘之、依
吉日始乘、出鷹司川原見北白川、退出人早速事訖皆過
了云々、僅十餘車見之、黄昏歸入、
九日、辛丑、朝天陰、辰後晴、昨日儀間有數中將、還事
云、依殊催左大將殿御共、七僧之外六十僧堂童子左長
氏、良賴、忠氏、右信光、惟忠、範氏、公卿内府、大納言
通方、左大將殿、中納言、隆、參議基保、有親、三位、光俊、長清、顯平、實持、
殿上人隆範、已下十人許、度者使通氏、棟、御誦經顯氏
朝臣、昨日非近將人可勤、領狀神妙、由被仰、少將不參由聞之、度者祿、基保卿、御誦經祿、有親卿、
后宮御誦經惟忠、祿大貳、院司家清朝臣中織、三度作
法皆不同、七僧安嘉門加布施云々、三人使給祿皆不拜
云々、
十日、壬寅、滅、自曉雨降、終日甚雨、入夜金吾當信、凌雨參
法勝寺、源太、雅、本上、二位中、基、爲家、有親、親俊、又參持
明院、御八講始、隆納言、爲家、有親、光俊、親俊朝臣、行香家
淸、信盛、行事辨、光成、堂童子親高六位云々、
十一日、癸卯、朝天陰、辰時巳時居所前飛見出微少銀
花、今年連々怪異、雖恐思（去カ）者何之乎、以賢寂令問在友
朝臣、口舌病事不輕由占、可修百性祭由誂之、明日吉
由領狀、
十二日、甲辰、自夜雨降、女院御八講度々可參由雖示合、
依禪室命、又方違供奉、夜月明、在友朝臣以次男令修
祭、相逢謝之、屋四面打幣、
十三日、乙巳、朝天陰、巳後晴、未時許兼直宿禰來臨、祭
主隆通去月父服過了、前左府領御厨神人爲祭主被打
殺、相門訴訟之上、事又顯然、一門下﨟競望馳走云々、
其中嫡孫隆宗子其器採用山世頗許云々、菅相公春奉幣定
日右筆、懸膝昇横座、更立又坐揖、上卿一上、進授風記
折紙給、懷中後座染筆、更尋申社次第、授訖由被仰付、
驚而取出云々、
十四日、丙午、凶會、朝天陰、雨或降或止、午時許興心房來坐、
未時兵部來臨、扶病相謁、謝遣之後金吾來、十一日奉
幣上、源大納言、八幡、隆納言、賀茂、爲家、松尾、平野、顯平卿兼、當日定
菅兼日領狀、前日辭、安樂光院八講第二日、基保、實世、第三、

基保、光保、實俊隆、第四、經高、爲家、親俊、不始以前退出、參長講堂結願、
通方、隆親、基良、資親、有親、公長卿、密々說、東方書狀、家人等一同申不可
然由之趣、以秦時狀申、無將軍御消息、又別不申禪室
由密語給云々、賢者之所案、向後尤不便、
十五日、丁未、朝雨猶降、午時如建〔沃カ〕、終日不止、明日故攝
政殿御法事、明後日正日兩日可參由金吾示送、去十一
日先帝周忌御法事、新大納言高、無他所出仕、別當知家
長淸卿參、定高卿近日病發不出仕、
十六日、戊申、夜雨止、巳時天晴、
十七日、己酉、自夜陰、朝雨降、巳時陽景見、暑氣已催、
十八日、庚戌、朝微雨降、辰時漸晴、巳時許典侍參法花
堂、權大夫局相伴、孝弘在廡、未時歸、肥前守家廣來、
相逢了、與心房來坐、聊說法、奉安釋迦三尊、儲机佛器
等、始修供養法、及日入被歸、於法花堂惟長朝臣語云々、
彼御中陰 每事不便、禪室引物絹 十綿百、 菅卿齋牙六
課、前納言臨時御佛事之外無宜事、一周北政所可御坐
月輪殿、

十九日、辛亥、天晴、金吾音信、十六日七僧法會、講師定
玄、公卿經高、爲家、實俊、資持、親俊、殿上人資季、定
平、賴行、忠高、親定、光國、十七日萬タラ供、快雅、殿下渡御、
大將殿、經高、爲家、爲長、早出、資賴、有親、經時、基定、
實俊、實持、親俊、資季、定平、賴行、兼高、忠高、顯嗣、
親定、信光、光國等自今日南殿御讀經、三ケ日、延曆園城與
福寺僧六十口、大般若每日行香云々、秉燭以前行賢寂
宅方違、少時金吾來、今日南殿御讀經、延曆、當日定通
方卿、親俊朝臣出居辨經光、職事高嗣、出居左實淸、御
願趣、右通氏、度者公卿通方、基良、爲家、實世、有親、
親俊朝臣、殿下御參、御直衣、御隨身上郎冠、雅親御廡、
兩方行香、東公卿出居、西殿上人親忠、實淸、顯嗣、惟
忠、信光、光國、今二人忘、明後日公卿同人參歟、明日隆親兩
宰相等、六月朔日除目、御直廬始、納言可任云々、
廿日、壬子、自曉甚雨、天明歸廬、取笠入門、終日甚雨、
廿一日、癸丑、朝天漸晴、今日御讀經、覺遍、親縁、賢信
已下僧綱六人、公卿良通、通方、基良、爲家、實世、公

長卿、出居定平、渡左通氏、左行香公卿出居、右親忠、
隆兼、六位三人、公卿退着陣、有申文、(大辨)不居膳早
出、
廿二日、(甲寅)朝天陰、巳後晴、今日政云々、近日郭公音
不絶、帽麥十五日始開、仲夏如四月、覺源闍梨來、入夜
金吾來、政上卿(雅親)、夜可參由被示、有親卿又參、仍不參、
廿三日、(乙卯、欠)朝天晴、昨日三條大納言室於香隆寺邊出
家、覺敎僧正戒師、浴助法眼(大納言子)剃頭、病及旬月、未時
許兵部卿被來、雜談移漏、
廿四日、(丙辰)朝天陰、巳後晴、源大納言(通)、音信之次、大
祀事預問、明年可宜由申、可爲今年由定了云々、申時
許大炊御門中將來談、及黃昏、
廿五日、(丁巳)朝少雨、巳後晴、
廿六日、(戊午、凶會)天晴、今明雖物忌不閉土門、不忘書狀、
廿七日、(己未)朝天晴、殿下自一昨日五ヶ日普惠房戒云
云、典侍參、未時許歸、予本自不知書文字事、嵯峨中院
障子色紙形、故予可書由彼入道懇切、雖極見苦事愁染
筆送之、古來人歌各一首、自天智天皇以來及家隆雅
經、入夜金吾示送、今度除目不可有指事由殿下被仰云
云、又依被催吹田方違、方違供奉、
廿七日、(庚申)朝天快晴、午時許菅相公枉駕、慇懃相謁、
直廬初除目、承久勤仕事被問之、蒙昧忘却、見注付物
可申由答之、去三月以後予不音信、今日又有存旨不問
他事言談、彼日愚記書出即送之、於殿下門前令入車云
云、
廿九日、(辛酉、晦、夏至、五月中)朝天晴、午後陰、昨日金吾風病不接
吹田事、午時許寂身入道入來言談、不經程歸了、

○六月大

一日、(壬戌)朝天晴、不聞世事、永日暮、
二日、(癸亥)自夜甚雨、巳時陽景晴、入夜金吾來、昨日依
自吹田被歸詣迎圓明寺云々、
三日、(甲子)朝天晴、未後陰、典侍參堀川殿、申時許歸、
午時許左京權來談、申終許雜人說云、南京衆徒成惡事
向八幡、被仰武士發向八幡云々、武田宇都宮(修理)、已馳

向、戎服美麗云々、入夜閙、雖各向六波羅、今夕不向歸家、家猶用意云々、八幡（新庄）、春日（大炊庄）、占隣、論耕作水、八幡庄民打殺大炊庄民之故、衆徒欲燒拂八幡云々、左京所語、去月晦日參前殿御佛事、（故入道殿御忌日、）公卿十二人、家良、隆親、基良、頼資、範輔、經高、有親、公長、知家、長淸、顯平卿、親俊朝臣、（殿上人、）信實、資俊、伊成、家淸朝臣、光俊、顯氏、二人雖參不取布施、不似當時之朝廷、人數甚多、偏廣之所及歟、彼御逆一代列雪路者、雖當時地下皆列殿上人云々、（無人恥而各出逢、）

四日、乙丑、朝天陰、辰後雨降、未時金吾來、武士昨夕各歸家、而去夜衆徒已發向由夜中有馳來使者、仍可馳向由夜中被催、今朝未時急會六波羅、見物之人成群、日出刻限皆發由、其中修理亮泰綱其士卒依員多、赤江淀渡船少、而一日不可渡得、夜中遣人令踏木津河瀨、有步渡所之由來告、仍一人可向宇治路之由企之、於河原打分向法性寺方、其勢五百騎、行粧鞍馬以下美麗異他、距衆徒不可令燒八幡由雖蒙仰、衆徒所行兼雖存、有不拘制法者、其後事如何、臨陣後不能申是非歟由兼成不審云々、來十四日天武天皇山陵使可遣勅使、參議無其人由長朝催之云々、抑山陵使事諸陵頭未復任、助又闕、被任之後可有沙汰云々、

五日、丙寅、朝雨灑、天即晴、衆徒燒一庄、逐電之後無職事云々、

六日、丁卯、（欠）巳後天晴、暗尋入來之次語、奉見山陵者、傳傳說、每聞增哀慟之思、於御陵者又奉固由有其聞、定簡略歟、於女帝御骨者、爲犯用銀筥、奉棄路頭了、雖塵灰猶可被尋收歟、等閑沙汰可悲事歟、

七日、戊辰、自夜陰、辰時雨降、間休、雖物忌只閇門、强不忌人、申時許金吾來、武士猶在八幡云々、衆徒燒新庄早歸之間、大庄（炭脫カ）鄕住人後群、逐北武士生虜三人、是彼庄張本、又截群盜張本云々、昨日參法花堂（大將殿逢路、）午時許參堀川殿、大將（通）、大納言（臣）、中納言賴資、經高、爲家、有親、（殿上人、）資季、有資、實隆、巳下多參、堂童子（光資、惟忠、）講師圓經、南京指事不聞由稱云々、平納言參前殿御

佛事、病又仰範頼辭紀國云々、方違雖當一昨日不出門、
八日、己巳、終夜今朝猶雨降、臨昏殊甚雨、環尋歸了、
今年郭公猶聲不絶滿歟、
九日、庚午、朝天猶陰、巳後晴、去春不爛灸跡無故苦痛
重□之壯、卅餘、月前行賢寂宅宿、本所、金吾來、武士猶不歸、
兩社所論之埓雖遣實檢使、南京使不來、而不遂實檢歸
云々、近日勝事、治部卿入道親長、少年以來愛念女鄙出松風
弟、廿イ夫妻鬪諍離別、妻與姉同車參禪亭門前、以忠光問
答、不能決出被命、即行六波羅悲泣、親高又申背院、仰
檢非違使被退出其宅云々、
十日、辛未、朝陽快晴、日出以前歸廬、大内山陵使親俊
傾狀云々、
十一日、壬申、天快晴、月殊明、淸定朝臣來相逢、
十二日、癸酉、朝天陰晴、申時大雨如沃、又晴、此間在病
氣痾瘍歟、心神殊屈、夕但馬局來謁與侍、終夜雨滴、月
又間見、
十三日、甲戌、朝天陰、巳時晴、未時許與心房入坐、入夜
行冷泉亭、金蓮房來次、[illegible]結少便、頻催心神違例由示
合、煎桃花介服瀉藥、秉燭以後腹中鳴動、聊停之間心
神迷、而喚少婢憑之間絶入也、不覺悟、須臾蘇生、不能
行步、跂歸平臥、途中又反吐之後聊復例汗出、歸例寢
所、付寢之後僅雖見月傾、不及言語夜明了、
十四日、乙亥、朝天陰、辰時晴、今朝雖無力無殊違例、禪
尼詣旅所、舊金吾示送、行幸日出以後、公卿左大將殿、
具實、伊平、甚保、爲家、公長、定雅、左將家定、實淸、敎
房、輔通、右有敎、定平、氏通、敎定、職事宗平、高嗣、内
侍所能定、賴行、季賴、還御可爲明後日、軒廊修理、爲
内裏守護指進武士與吉上鬪諍、重時申此事、召吉上賜
武士和平云々、入夜金吾來訪、實持卿借性圓僧都家居
住、棧敷昇降之間落馬損身、兩三日之後安堵云々、
十五日、丙子、天晴、以忠康問檣大夫三位、今日無職事
云々、
十六日、丁丑、天晴、一昨日夕武士自八幡歸京云々、未
時許大宮三位來訪、扶起相謁、今夜行幸還御云々、

十七日、戊寅、朝天陰、辰時甚雨、無力之餘服蕤、

十八日、己卯、天晴、大雨、辰後止、未後又如沃、依□權大納言良實兼、剩加權右中辨忠高、左少辨兼高、超右經光、刑部權大輔家盛、少輔業敎、皇后權亮通成兼、勘解由長官爲長兼、左中將實任、少將定具、右中將公光、少將公香、右衛門佐高階泰定、右兵衛佐藤雅平、正二位基良、實有、正四下公相、從四下忠高、正五下藤光衡、中原師爲、雜任甚多、

十九日、庚辰、朝大雨、天色如土、巳時猶漸乍霽陽景見、夜月猶不明、冷氣催着綿小袖、

廿日、辛巳、朝天晴、夜雨間降、治部卿來、依可任官多、猶可有除目云々、一昨日殿下御八講抜無四位、別仰召有敎、贈物、言家取有經云々、伊平、爲家、爲長、資賴、有親卿云々、

廿一日、壬午、朝雨又滂沱、送賀札於左少辨、依位次加左之由也、昏金吾來、今夜所緣入道次女本小笠原妻離別、其身雖固辭、父强勸令嫁千乘八郎、故可乘金吾車之由誂之、依八葉車借此家車、紀伊國所出者三人、惟高、□ □實宗、有御占、三度占之、皆不吉不任、

廿二日、癸未、天猶不晴、午後陽景見、去九日神祇官穢、月次神今食明日被行、伊勢使祭主欲勤、前左府訴未斷、隆雅朝臣可勤之由被仰、祭主又訴、今日被問兩官、實親卿誤脫アルカ藏后人交出仕人無之、內府被申、祭主有其訴、可爲先日御沙汰之趣、大納言殺害實否事未切、就初官可爲使云々、右府他行給之由無御返事、申時許定修死去之由有傳傳說云々、所從等未告着、不定歟云々、

廿三日、甲申、天晴、伊勢使隆雅朝臣可勤由夜半被仰云云、昨今黄梅落盡、此三四日郭公不鳴、

廿四日、乙酉、朝猶陰、午時雨降、巳時許典侍參法花堂、伴冷泉殿、申時歸、

廿五日、丙戌、終夜雨打窓、晡後休、陽景漸晴、來月朔又除目云々、

廿六日、丁亥、終日陰、夕又甚雨、今日止蕤、不聞世事、

廿七日、戊子、土用、終日又終夜甚雨、深更金吾怖畏雨夜甚不

〻、受、明日參月輪殿御月忌、明後日攝政殿氏院參賀、大將殿御拜賀御共、出立所被催、吉事重疊如雨脚、大嘗會諸司皆着吉服云々、

廿八日、己丑、朝天陰、雨又間降、夕治部卿來、明日大將殿依風家殿例、殿上人六人前駈十二人（四位六位各二人）、來月可有任官由云々、入夜殿下給御書、大嘗會檢校已下皆被改、歌人又可然、承保寛治天仁三代吉例、儒者二人也、家光卿之外無其人、菅相公恐謗難由申又非儒者、家隆卿如何者、申云、當世作者之仁去年具申入了、儒者二人最吉尤可然候、菅相公内々不思放由年來承及當時無其人、誅其仁勤仕何難候哉、又非儒者家隆卿世定歸伏候歟由令申了、

廿九日、庚寅、朝天陰、雨間降、伊勢幣定、一上着陣給、參議不參由頭中將示送、俄參陣由示送、夜雨猶降、

卅日、辛卯、朝天晴、金吾示送昨日事、午時參内、一上即參給、大辨少將召日時、以外記内覽、日已暮了、以官人相尋傳奏人、不出逢云々、日入歸參、秉燭退出、改衣參拜賀所、（烏丸西、）中納言隆伊、參議爲家、資頼、有親、親俊先出、中門三方拜、季頼、有教、熈氏、姉宮申之、前駈十二人、四位兼教、正光、五位爲仲、以忠、兼康、時長、基邦、仲雅、資敏、六位二人、殿上人有教、定平、頼行、言家、經氏、長朝、次參賀、中門儲座、一獻兩中納言、二獻資納言、爲家、三獻、（資頼、有親、）四獻、（經範、□□、派敎、歸參、）五獻、（雅繼、實任、）夜半退下、來月任大臣一定云々、巳時許出侍參内裏、黄昏歸、自内參殿、入准后宮見參、（室町面又鵄鳴、御烏丸、）殿下御足雜熱非大事、無御步行云々、

○閏六月大

一日、壬辰、朝天晴、未後陰、昨日暑氣、郭公又鳴、昏金吾來、二昨日御躰御卜、二位納言被參、件日吉服辨少將、（禁色、縮線赤色下襲、）辨、頭中將、（二藍下直、非職時長袴、）爲經、長朝、高嗣、着吉服時皆如此、大將殿、内、宜陽門、宣秋門、東一條之後、北白河院參廻給、此間東一條雞鳴、介右大告給、渡御督典侍家、

二日、癸巳、天明雨灑、朝陽鮮晴、未時飼蛭、

三日、甲午、晴陰、午時雨降、天又晴、早旦沐浴、始念誦、
四日、乙未、朝陽晴、午後陰、未時又伺蛭、雨漸降、雷電
猛烈、雨如沃、
五日、丙申、朝天晴、午時大雨、不及須臾止、暑氣難堪、
六日、丁酉、終夜大雨、朝陽晴、申終有長朝臣來臨相謁、
主基歌儒卿兩卿各固辭云々、
七日、戊戌、朝陽晴、暑氣殊甚、未後雷鳴小雨、入夜金吾
來、昨日御月忌、內府、家良、通方、具實、隆親、基良、爲
家、有親、親俊九人參、伊平卿止雨奉幣
八日、己亥、朝陽出雲、風猛烈、巳時雨降、庭樹林檎入[illegible]
遁脫カ皇嘉門院北白川殿、有長朝臣奉書主基歌、兩卿辭退、經光如
何由被仰當卿、更不可有難、經光少年忽勤仕重事、無
先蹤由申之、
九日、庚子、仲伏、欠、終夜雨止、朝猶陰雨間降、宗全法印腫物、
早世、神護寺別當競望云々、未斜與心房入坐、黃昏左
右中央指見付透水袋、心中周章、喚金道以燈令見、以
針出其水、入唐墨可試由示之、

十日、辛丑、沒、終夜今朝雨猶降、巳始陽景見、遲明入金道
見足、當時無事由、祝言頗成安堵之思、金吾來、明曉俄
下向吹田云々、時儀不及加詞、幸淸法印俄腫物云々、
十一日、壬寅、朝天適晴、幸淸法印事問隆和法印、只今
自八幡罷歸、當時不見安否由答之、
十二日、癸卯、朝天晴、足當時無事由金道稱之、
十三日、甲辰、朝天晴、夜月陰、夜半許南有火、後聞、四
條油小路至于綾小路、
十四日、乙巳、朝天晴、夕雷電、雜人說、春日一御殿鏡破
落由云々、公圓僧正河宇木家燒上云々、印圓法印被訪
典侍、暑氣難堪不調、一昨日十一日除目、左宮城使實雄、
右信盛、造東大寺爲經、防鴨河使經氏、紀伊守藤家
淸、
十五日、丙午、凶會、未時許雷雨、日入晴、月前宿北邊本所、
十六日、丁未、秋節、朝陽晴、夜雲充滿月不見、與心房音信、三
條大納言室夜前被終、
十七日、戊申、朝陽晴、賢舜令築南垣之破壞、

十八日、己酉、朝天晴、典侍(權大夫局伴、欠)參法花堂、助里在共、

申時雨又降、

十九日、庚戌、終夜雨降、朝天陰、禪尼數輩乘車禮近日(所カ)可聞三尊像、近日京中道俗騷動禮拜云々、奉寫善光寺

佛云々、鷄鳴以後南方有火、

廿日、辛亥、朝天晴、曉火、錦小路富小路所緣入道宅門

燒云々、子息左衛門尉賴業妻昨夕死去、(邪氣、)貲寂從者

等所稱云々、午時許源大納言通、依八幡神輿御入洛馳

參內由聞也、日來不聞及奇恠、自方々漸々聞此事、

廿一日、壬子、朝天晴、宗廟騷動雖傳々說不觸非人之

耳、夕兵部卿音信、於今者非寺務進止云々、

廿二日、癸丑、晴、(忌日、)朝陽快晴、櫻花初開、兵部卿音信、聊散

不審、

石淸水御扉開事、閏六月十九日戌剋、神人等向東寶

御戶、以扇叩御戶云、神人等訴訟ヲハ憐トハ思食奴

カ、アハレ御戶の開ヨカシト申ニ、一御戶左右へ

モ扉自然ニ開了、如此申ハ今年安居以御綱引神人

長宗五郎也、神人等數百人拜見之、放聲叫喚、流

淚(天)平伏、令開給以前ニ、東御殿震動云々、次而第

二內陣御戶又以開了、叫喚以前(如カ)響動、山々上下奉之

體如法悲啼(甚イ)、雖末代靈威之奇特、神人之愁訴不遂

御託宣之由故者、之所司神人等申之、爲後記之、御

藏扉自然令開御、作記進之候、大略見候歟、神輿于

今御坐于宿院、仍大夫史季繼參向之間、神人等行

向、其間高橋東爪云々、季繼宿禰不令下馬、神人咎

申、定雜色歟、官使歟、無左右神人所持の榊ニ取付

云々、然間神人與彼等喧嘩間、以榊聊依防之、空歸

向了云々、希代勝事申神輿申此事未承先例也、十之

一二令申候、雜熱事如當時者同時候也、恐々謹言、

後六月廿日　　幸淸

權別當三人(宗淸、宮淸、)依召參、仰詞ハ不承、神輿下山由有聞

聞、早罷歸可加制止由被仰歸了、或說御領一所可被進

八幡由沙汰候也、神人許容不知之、勅使頭辨右佐左少

辨季繼進々下向、今日も雖高又下向云々、先是幸淸神

人等於今者不可拘制止、與寺務違背、急寺務ヲ被仰器重權別當此沙汰無爲可宜由、以超清令申了云々、

廿三日、甲寅、朝陽晴間陰、未時雨降、巷説云、神輿騷動落居歟云々、就庄歟、每有喧嘩鬪諍、人領爲社領、末世之習也、草露似秋朝、巳時許與心房入坐、一昨日依召參殿下、自故攝政殿御事後無召不參之間、假夜叩門被召、每日可護身由被仰、昨今三ヶ日參入、一昨日御違例令振給云々、或説云、神輿事御憶病、昨今宜由被仰、一昨日禪門内府於御前議定、被定仰事、立庄園可致寄云々、何國何村哉、先々依急事御病等被立御願事約束等、其事適無爲之後一事不被果、被始神事佛事、有祠官僧徒之煩念、無供料沙汰、一昨日可歸一條由被仰、又漸延引云々、大納言女房當日沐浴、着淨衣敷褥、引五色絲結印、但自未時無言語、而夜半終、大納言還來、相國頻不可然由鬱憤、禪門不被晉信云々、彼神人等淀渡浮橋左右爲供奉路、中央爲御輿路、引標栽松、左女牛西洞院新宮掃除經營稱可有入候云々、

廿四日、乙卯、朝天遂晴、五位出納俊職注進金吾許、一昨日通方、具實、賴資、爲長卿於殿下議定、當社神輿御入洛被先規一切無所見、先被遣勅使、訴訟可有裁許由被仰遣、可被奉留神輿由被申、此外無他事云々、昨日左少辨下向奉留云々、今三ヶ日所望、一々可有御沙汰之由被仰、又以藏人佐被仰、其狀不聞、昨日廿三日、雅親通方卿被參詣、今曉通亞相於宮寺見天變、以左衞門尉國行被申渡云々、司天不知歟如何、被遣南京御使聞經法印已歸參云々、又俊元云、於殿下親繼親房卿子、惟長拏攫云々、今日暑氣又逗着、未後偃臥、又傳聞、信綱法師子サヽキ次郎左衞門、打殺神人、山衆又犯亂云々、

廿五日、丙辰、朝天遂晴、蟬聲滿庭樹、夜深金吾來、參殿下内裏、神輿神人猶嗷々訴訟、大理傳奏引山階寺之由叫喚成恐、以高三位令申、左少辨二度、藏人佐二度往反之後、裁許猶通由叫喚云々、三大納言、左衞門幷子息等參入、通夜之間神輿之上彗星正見由通氏朝臣語云云惟長罵親繼之故、親繼破惟長衣帽子取本鳥よせがすら、依御寢所近邊二人被追却云々、山陵使廿四日又

延引、南衆徒又蜂起云々、幸淸法印危急、
廿六日、丁巳、朝天遂晴、巳時許興心房來坐、被仰付不動護摩、固辭申、御氣色不快云々、覺法印書狀云、二位禪師卜云法師於寺中令打落人頭、被召下手人云々、超淸法印送書、本師病已獲麟、心中可察由也、自貞觀以來神輿出御山御一宿、全無其例、況御出京勿論云々、今日猶御出京之由雖騷動、依勅使往反當時奉控云々、境節（祭カ）祭而有餘由答了、使法師云、去夜三星降神輿之上遷祭居云々、未時治部卿來、大將若君可奉迎由、自殿下大將殿被抑懸、不領狀者他奉公惣可被棄云々、殿（中イ）下之風萬人只是也、非剩加納受之落胤乳母者總不中用云々、旁大切之奉公歟、供䕶師季卿公有入道同時計會云々、夜深念吾以時廣告送、八幡可被奉一國之由被申請、有其沙汰、因幡本所緣有事妨、河內春日社料多、向後可憚、仍被奉土佐事切了、以參議可被申、其使非汝者無其仁由禪室命給、仍參殿、早可勤由被仰、但御齋會行事已宣下、可憚否被問外記、例未勘申、只今又周章出立由也、宜□康□季繼對揚極有恐、此使辯士舌端謀（脱アラン）夫善話和漢才智可抽其器哉、尤可有用意由答之、
廿七日、戊午、朝天遂晴、勅使事尋賢舜、土左國事神人等納受領狀者、可被發遣之、出立儲可待其左右云々、遲明禪尼等參賀茂云々、午時許又問之、勅使不限參議公卿也、納受如放生會可被催奉一員、而唯我一人之外雖被責、無領狀之人云々、及秉燭賢舜來云、右衞門督不參八幡、昨日參殿仰云、汝外無可參人、早可馳參、申云、可隨仰、但已御齋會行事被蔵定文了、若憚候歟、仰可馳走本營、酉時許右佐高嗣爲神輿入御奉行已罷下、早可被進發、但上卿二人宰相二人可令參由思食雖被責、只今未出來、黃昏定高卿書狀、御齋會行事猶可憚歟由有御猶豫、若被止者可被借馬、宰相只今欲出立云云、雅親卿領狀了、伊平卿雖對捍猶可參由有種々御沙汰、於今日入御者一定也、可參人々只今猶被催云々、時々（之イ）政人煩、每聞迷是非、正三位權中納言平朝臣範輔依病逼迫今日出家云々、幸運任意昇進、雖末代猶可恐

懼事歟、昇上卿七ヶ月出仕、不幾飲水并酒無算云々、
年四十三、經大辨納言、爲黃勘文被留其名字、今已欠、
家光可遁避之由雖日來被仰、顧身固辭云々、今夜暑熱
失計略、終夜悶絕、
廿八日、己未、朝天遠晴、今日攝政殿遷御一條室町云
云、高野本山傳法院又合戰廻辭、定塞結構云々、南都
又蜂起云々、暑熱殊難堪、昏黑兵部卿音信之次、因幡
被付宮寺了、俄有此事、召仕物等悉佗傺、一昨日所聞
今日事也、以水火歟、甚不便、迷是非之外無他、故院近
臣總以失世途歟、是又賢者所計歟、
廿九日、庚申、朝天陰、辰後晴、夜深金吾來、(參禪室殿下、)世事
少々談之、遂八幡人々雅大納言、伊中納言、定宰相、資
任、家定、少將顯行、少將敦定、少將右衛門權佐、(行平、)
左少辨左衛門、藏人尉重資、諸衛不被催出、此騷夜半
參着、神人猶最初訴水事可被宣下由申、又申其由、被
宣下之間、廿八日午時神輿入御、於今者宮寺無爲歟、
幸淸又望申檢校、(守務如本、)以宗淸補別當、最末之闕可被嫡
孫超淸子由申、成淸者道淸聟、祐淸者幸淸弟、無其緣者
別當不寺務、無其詔歟由世不許歟之間、宗淸詣禪室、
而訴、非遺恨、只可任神慮、但一子超越無術訴也、超淸
所申又懇切、不可抑留、諸官皆隨時剩闕、以二人被加
乎由申、頗穩便氣色宜云々、其次被寄國事甚不便、和
氣淸麿爲勅使正承大菩薩御詞之時、二千戶封、國土之
費不可然、可爲千戶由被仰、況一國更非神慮之趣由申
云々、被寄國事被問人々時、定亞相甚不可然不便之由
申云々、又神輿入洛議定日、通大納言、具卿、兩日野
參、條々中已入御者、定有儀可何樣哉由被問、(大理傳奏、)家
光卿於此條者不及僉議定、已被定其式由有其聞者、□
乘勝有入洛歟、只爲一定時率爾可被控許歟由申、人以
之爲可云々、南都之訴又以強盛、已切圍經房住由聞云
云、武士等多存南都之不當、若及距發向者、惡徒所行
等、及向後大事歟、不便之由且有歎蛬上、御成敗多被
優南都由存之云々、任大臣翊日召仰、五日大饗由沙汰、
依此等事延引山禪室之說云々、又饗所闕如無其家云

云々、室町殿故殿、冷泉亭、故内大臣卜遁之所、陰明門、坊城、彼亭饗
其人々、閑散由云々、惟長之闕之間、親繼出家之由今
日粗有聞、氏人々群參八幡之時、三卿先參在馬場殿、少
少召寄神人粗問答、無指事之間、夜深定通卿參着、不
寄近邊下輿步行、奉寄神輿御在所參、地上令敷疊、諸
卿參由聞之、在何所乎由問、聞馬場殿由、神輿已下御
昇堂上之條不當由難之、三卿來加之後、召寄神人含子
細、先訴訟至極之道理、次奉出神輿之儀輕忽有恐、入
洛穢惡路頭全不可然之趣、誦數多託宣訓釋之
間、神人皆流涕歸休、精進日數不滿、今夜不奉幣、
可宿圓明寺由示之退出、道俗皆讚歎信仰云々、此卿
總有廉直之氣、又末世才卿也、將相之闕可被優歟、
近日前左府一位牛車之所望由隆親卿說云々、其次何
故哉、又云、定高通資可任大納言云々、是皆在内也、攝政之攝政院大臣定想望
歟、經高卿假病惱寢損在石藏云々、雖末代猶不可忘過
分之官途由每逢誡之、
卅日、辛酉、欠、赤日盛照、暑熱殊甚、少將一昨日瘧病云々、

或人云、新大炊雨庄又闘諍之間、權別當等被召上云々、
修羅之闘諍別儀歟、南京叡山又蜂起、白山加賀、又神輿
京上、可擲入座主宮云々、申時陰陽師見來、仍修祓、今
夜宿本所、

〇十月

一日、庚寅、

二日、辛卯、闕文アリ殿上人闕文アリ房此間示送、以行範重被
申御返事、御氣色不惡、但不知許否云々、此事自始無
殊被申旨歟、只不思放由之恩言歟、度々之使者甚以無
詮、

三日、壬辰、朝天快晴、大饗儀不階以前□□左大臣兼經、
□□右大臣實氏、內大臣良實、權大納言實基、中納言具
實、隆親、權中納言實經、未時許金吾來、昨日內辨家良
卿假稱病無出仕、通方卿入輿勤仕、天明歸家由聞之云
々、家良卿忽辭官、推之前殿御氣色歟、金蓮伺見歸云□也、任而可
見由揚付給、事已有實歟、爲見世之任事態今日被辭官
歟、今夜猶被棄之、實以別儀歟、無處于恕、將奈何哉、

曉更亦相尋、今夜除目延引之由頭辨仰外記云々、時儀旁不穩歟、今夜行幸五辻云々、
四日、癸巳、今明猶可有如然事歟云々、更無散不審方、是亦期不來歟、
五日、甲午、自夜雨降、巳時止、午時天晴、金吾云、聞以良說、除目來八日云々、與侍女房說事近々歟、尤可怠申歟云々、亦遂申禪室返事、此間由承也、定有其沙汰歟、五節事早可有用（此下闕文アリ）日夜惡業煩惱心中悲歎之故也、世之披露基保卿亦辭官云々、納言加任不限人數歟、亦說芳卿不向經通卿家、尼宰相爲御使訓釋云々、夕金吾來、康房許令伺、聞無人由參、（後脫カ）禪室夜歸去快奉謁、明旦參可申定御長官、（マヽ）獻任人可不勤哉、基保猶不辭、與可勤五節以（事脫カ）職被（以下闕文アリ）、
六日、乙未、自夜陰、朝雨降、忠成宿禰訪來、坂本近日狼藉殊甚、恒例神事皆依衆徒制止無骨云々、賢寂來、雖持病發相扶歸者[ ]、金吾今朝奉恩狀、御返事亦如夜中快然云々、彼是不審無極者也、夜猶雨降、樒葉之外無音信、
七日、丙申、依無人延引云々、今夜以短札一日示付趣且披露、御後長官猶全無其仁、構勤仕者可爲殊忠其後事爭無其（御イ）計哉、於伺形勢其心於（閒イ）亦多歟者、如此被仰之上亦不能遁避歟由示送、予云、今度此役當仁之由自始所存也、而進（訳脫アラン）每旬公卿昇進事康成事示之上進被趣去難堪由所存也、於尋常仰者爭不勤仕哉由、（闕文アリ）八王子御輿明日一定可還御由巷說云々、秉燭之程金吾自禪室來云、御後長官勤仕尤可爲其忠、於御禊以後者、大祀以前必可被加任之由 進被仰之、經通明日可加十大納言、家良不辭、基保又不辭、可獻五節云々、今月中被行京官除目者、執筆昇進殊愚意之可須也、喜悅餘身、亦大將代遂（無ア）勤仕之人（有志者不勤云々、通親者雖人哉、マヽ）因茲內府更供奉本陣[ ]、右府可爲節下由被仰了、道上之儀或可謂言語道斷、四條納言今日來臨、任大臣日出仕只七人、內辨通方卿、外辨伊平、基良、資賴、親房、有親、親俊、我叅饗所、吹笙、基良、笙、光俊、比巴、資雅、拍子、宗平、付歌、經行、

笛、伊忠、(和琴)、明曉欲參日吉、一宿、依物忌即歸、世間之
任意自由更非王事歟、今夜行幸實有御供、
八日、丁酉、朝天陰、小雨灑、午後陽景見、巳時許與心房
入坐、(參殿退出)、夜前行幸殿令參給、依御風發被燒薪、今夕
除目一定云々、經納言一昨日聞一定可任由、今日亦有
不定之氣云々、(不知其由、或云、忽被加任之條、献大納言亦辭云々)(マヽ)、爲是爲非、萬事如
此、金吾亦來、夜前參左府、手振物具等相違云々、密々
被語云、崇階深恐思、有辭遁之志云々、昇極位之人辭
遁□、末世之狂歟、亦云、知宗娶狂勢之女、敎光入洛、
龍蹄五疋献右府時云々、此間亦風聞、將軍京上次第延
引、依有御對面之望、禪室准后共可下向給由有其說、
(二有實歟)、夜前右府此事實事歟、可彈指被示云々、骨肉猶如
此、酉時許巽方騷動、神輿登山給云々、雜人等奔走、衣
冠祠官亦狩衣合七八人、神人雜人馳走、(無伴徒云々)、神輿之
體金銅錦美麗云々、金吾□參社之由、賢寂來談、
九日、戊戌、寒霜如雪、朝陽快晴、辰時許見聞書、權大納
言經通、肥後守卜部康村、按察使藤賴經、右近中將實
經、(兼)、從三位親俊、正四位下良敎、道嗣、從四位上賴
行、巳一點金吾來、神輿入御之後、八日大殿開、今曉亦
重陽、大殿開、今日相撲云々、衆徒已和平歟、去夜艮有
炎上、修學院之南方村民之宅、隨分富有者群盜(以下闕文アリ)、
印閒法印被過談、扶起相謁、帝(マヽ)來十五日欲令出家云
云、猶被召殿下始三壇御祈、皆言用途、明後日亦可有
除目由被仰云、世間儀如何、不足言事歟、匪直也事哉、
可悲事也、抑大納言本自無(闕イ)一於二人繼望共被優者、可
被加十大納言、而先被任下﨟、已有超越之愁喜、經七
ヶ日被任上﨟、彼是御沙汰御存知旨如何、只無心所着
之儀歟、大納言被剩任、中納言被留、甚以於用捨言隔
歟、前藤中納言被見擬□(初イ)奇物見其所作可謂優美、更言
其歎褒美了、入夜忽狂亂、驚起面謁、漸及深更被歸、自
先祖以來其性柔和無腹黑、豫見四代納言壽考之至也、
前按察去秋給大隅云々、
十日、己亥、朝天陰、巳後陽景見、入夜雨降、少將疱瘡、
貞幸稱可輕之由之間、亦以無實、自一昨日盛出、已如

無地云々、猶稱不可有大事、醫家之說想不可□之事歟、兩禪尼行訪、秉燭歸來、凡京畿此病充滿云々、未及此家、恐歎無極、今朝注付存問等返送、態(予カ)記歌本意由返報、

十一日、庚子、終夜今朝雨濛々、聞除目由自朝雖聞書遂不得云々、夕之除目今夜也、咋日凶災欠日也、有其謂、

十二日、辛丑、夜雨曉止、朝陽漸晴、終日猶陰、夜月清明、巳時見聞書、舍人二鈴式部被下、諸司九人、伊豆守藤伊宗、左將監二人、左右衞門各五、左兵四、右五、左馬一、右馬二、正五下紀文平、從上源康房、安倍時貞、正左京亮(闕文アリ)、右衞門長峯秀速轉左、適不被任納言、夕傳聞、去夜攝政殿內舍人隨身御拜賀、九條新大納言大宮中納言、大藏卿藤宰相、(親俊)、雅繼、資季、忠高、兼高、能定云々、其後深更左府拜賀、明夕內府御拜賀、

十三日、壬寅、朝陽快晴、或說新大納言(實)觸穢云々、不可然、下人等云、聖護院弟子宮(獻□院□)疱瘡腦云々、入道納言國通卿乳母、依不審在白川云々、件病近日民戶嬰兒或老翁比屋死亡云々、秉燭之程爲方違乘車之次行冷泉、見日吉資成唐鞍、破損無其體、事已闕如歟、資寂來、行粧闕如、猶雨其價直難得之上、近日絹布之類總無其物之故、于今不尋得云々、歸路依非殊寒氣、逗留一條東洞院邊、此間內府已令參持明院給由下人等云々、次東一條院、經時剋自萬里小路南出一條西洞院、南、朧月之老眼不辨人面、其行粧各不尋常、伊平卿車如塗墨、雜色車副(說脫アラシ)商歌牛口之疋去歟、納言(隆納言乘金造車)、二人之外他人不見、(後聞、非伊平資賴卿云々)、宿本所、聞鐘入廬、

十四日、癸卯、朝天陰、陽景間見、有數中將書狀、夜前先被申姬宮、(季賴)、次持明院殿、(資季朝臣中)、皇后宮、(亮)、東一條忠高、內裏、(無御拜)、次令入押小路給了、(御風氣)、殿上人資季、有敎、雅繼、隆盛、言家、賴經、兼高、長朝、能定、致定、隆兼、(宰相具)、知茂、御隨身府生賴峯、番長久則、一座二行、今夕行幸官廳云々、

十五日、甲辰、朝天陰、終日雨降、□唐鞍事未聞左右云云、成重入假勤之、藏人傍蹔疱瘡之故云々、定雅卿又疱

瘡不可供奉歟、此事發感 大祀極危事歟、午時許金吾
來、鞍遂不借得、以脊被申禪室、七條稻荷祭鞍欠、自後
院待召休云々、被尋召乎由也、可尋由以康房示遣之次、
老者頻爲御禊行幸本隨身童等付花事、有不可然之説、
先々如何、又供奉諸司不具雜色歟、隨身市比之下着沓
歟、將藁沓歟如何、申云、付花事不可然之説聞候歟、但
嵯永後京極殿五位中將之時、御隨身童付菊紅葉、故入
道殿定御存知 之間□多雖付風流、彼御所□可尤爲證
據歟、不具雜色事、是本説正歟、具隨身之人尤可然歟、
次將之間父子共不具作遣予比下前院公事御沙汰之次
被仰出此事、前内府 而、沓可然由出詞、殊有不可然御氣
色被閉口了、宇治左府御記藁沓之由被載云々、承上皇
之仰之後無略儀存候由答申、康房密語、定高卿向鴨稱
宜宅醉鄉得千萬之送物、如此事等落書在殿中云々、鹿
島社之間新任國司必造宮、前司所造新司 改任時必壞
弃云々、然兼間、已造畢未遷宮之間、可忌辭由彼卿傳
仰、改任後見光頭法師下向之間、社家存例破壞新造社

散々、光頭存外周章云々、
十六日、乙巳、朝天陰、巳時晴、□康房示送云、唐鞍被遣
尋了、又内大臣殿疱瘡令始給、彼御□不□□入と同被
申候也者、毎事可驚、大將代誰人可勤哉、此御禊猶極不
定事歟、駿河守重時 最愛嫡男八歳 疱瘡死去、其宅已
穢、悲歎乳母夫妻 左衛門尉 出家云々、性愚房相云々、高倉
殿此四五日病氣小瘡出給、已此事歟、未散不審云々、秉
燭以後康房又來云、唐鞍事申内大臣殿、御鞍可遣衞門
督許由、被申右大臣殿了者、傳々定又牢籠歟、此事全
非私懈怠、於鞍不尋得者、長官不參更不過事歟、美濃
兵衞來、雖所勞隔物可遂由懇切、仍對謁、月昇後歸、康
房又云、可有除目云々、未實匪直也事歟、
十七日、丙午、自夜甚雨滂沱、終日不止、午時許典侍參
一條殿、秉燭以後歸、不聞世間事、今夜除目、禪室御對
面終日云々、又重事歟、丑時許盲目蹴脇息、足頭倒突
左膝、眉上打宛遣戸之筋、定破損歟由雖疑思、眉膝無
殊事、一寢之後欲起腰損共痛不立得、老者老身多依頭

臥有事、極悲思、
十八日、丁未、雖雨止天猶陰晴、申後又甚雨、曉更唐鞍事猶尋康房、答云、德大寺鞍被尋出了、事不闕、除目事任人不承及、巳時許闕書見來、侍從滑家、官家子、□□□□□歟、近吉在之身□式部少輔實良頼、權少輔大江信房、□□□右馬頭能忠、從三位家時、雜任十九人、金逆來、顚倒當時非重事之由陳之、午時典侍權大夫乘來、大夫局參法華堂、秉燭歸、雜長被免此御堂參云々、他界如不參、夜雨如沃、河水溢云々、
十九日、戊申、朝雨猶降、御禊有儲日歟由問答、金吾伺申右府、更無延引之儀云々、河原之洪水如何、巳時陽景見、辨俊來語云、於横川號殿下御願被書如法經、十部、一昨日奉納、雨夜馳走、所々奉埋之、二宮、十禪師、吉水大僧正御墓、横川御廟、遊德院、聚洛院僧正、猷北白川、後白川院法華堂、月輪入道殿、御墓、長嚴僧正之料、今熊野、公修贈僧正、山跡、供料淨衣已下事皆以如無、僧徒嘲哢、入夜金吾來、鞍自入道殿送給、德大寺美■鞍云々、不可借人起請之由頻雖遮、於□□非起請限山被仰了、倣馬相□無驚氣云々、供奉人粗所傳聞、右大臣、節下、右大將、九條新大納言、高、別當、御前長官行粧被盜取、供奉危由頻有其聞、大宮中納言、平宰相、被□、左兵衛、皇后權大夫式掌之外只五人云々、棧敷、二條南、高倉東角、資雅朝臣地儲之、此所前殿御棧敷、隔小路相對、猶有恐之由日來雖痛恐、寄忠□被入道等可見物由披露、卅々隱入不可憚由示之、何怨欲行向、東洞院東、定高卿、地用本主、次常住院大僧正御棧敷、禪室、二條北高倉小路西八間、准后宮秋門院渡御云々、右府、本亭南垣壞了被造、富小路東也、不經程歸了、
廿日、己酉、朝天晴、北風烈、日出之程行冷泉見鞍、大將偏用金銅雅樹云、尤至要事歟、馬副用侍之所從等、各一人、手振又用賢寂下人等已令戴冠之間也、向都督宅、可行列時、禁路禁固、辻々不可融雜人車等云々、女房車先遣之間、前殿已渡御由聞之、雖忩出洞院大路已刻塞慢、已引イ□萬里小路未固由聞之、馳融三條坊門西行、無押小路、高倉北行入此地、閑地也、棧敷南面寄車、放牛入訖、西御棧敷東有織戶、北内被立御車、寄人々車立參イ北南、雖路狹構入訖、借鴨光兼御車乘、此棧敷殊不法昔板不合、輕亞所作數破覺不知他々、事、賢寂又來儲食事等、北風如刀、四面吹張、通路皆塞、卿々、園隔後悔無極、及午時入道上人來臨云々、未時地震、

雖不久假屋尤怖畏、黑雲忽掩急雨已降、（不濕地、）病身被迫
寒氣、短晷空及斜陽、（是皆依所作也、）京職兵士（廿人相並、）適渡後、少
少雖見騎馬者諸司甚少、非如鹵簿歟、神祇官等行粧遠
（說脫アラン）知耻彈正無敎正昔、（無弁知者歟、）隼人佩子等過渡、次第司長
官式部輔、（不見知馬副手振各四人、）左衞門尉七人、（皆入洛武士歟、）其秋所負羽
皆以珍重驚目、其第二緒山入道五郎左衞門云々、（此入道親昵扶
持者也、）第五本馬左衞門云々、（時房孫一、）第七不聞其名、直垂折烏
帽子左右各十人、（白黑文紺白文左右當色、）有相具者、次檢非違使五人
歟之中行範、（右近將監行兼子、）五位佼親、權佐□恒氏、頭代家季朝
臣、雜色持弓纛旗、（今度此旗不作、棒短而能調歟、）次兵衞尉歟二人許、左
馬權頭兼教、纛旗、次御前長官別當具實卿、馬副隨身
火長看督手振、（麹塵狩袴、）追前、（行粧頗不宜、可在兵衞前、）次馬寮歟、允白髮
助等不見知、相待節旗之間、實持卿進來、（不得心、）顯平卿、
（老懸弓箭、於殿御前取弓、此前駈隨身、）馬副四人、隨身六人、有親卿實有問大納
言已上馬副之外無雜色、于時反照已暗而路頭不辨色、
少々雖有過者不知之、少納言（馬副二人張口無手振、）渡歟、節旗奇行
者取之、頻傾危而遲留、大臣已以昏黑、（馬副不取松明、）手振（不着半臂歟、）

只推量也、威儀御馬近衞府不辨其體、右大將依松明光
僅見之、御輿過御前、宰相定雅卿歟、（小隨身紅平衣遠見、）中納言中
將殿、次將等不能分別、頭藏人通（過イ）間殿下居伺（松明、）進來、
前駈不取松明、（以如木雜色令取、）不相並、一行中絕、渡間甚久、御
隨身內舍人等歟、惣不見、物見懸簾、檳榔御車、（御車在近衞陣後、）賴氏朝
（永治御禊御車在近衞前由聞之、）次纛旗、左兵衞佐賴清尉一兩歟、
臣依非召間無督代云々、次御後長官隨身取松明前行、
馬副（張口之外、）四人、手振八人皆取松明、愚眼者適似見漢官
之威儀、過了又旗、衞門督代（不見分、）權（ママ）佐行粧、（尋常、）正佐尉
二三人同輿、出車女御代前駈事被下、只聞其音、其後扶
入車中、馳萬里小路僅歸廬、見物後悔無極、諸病競發、
廿一日、戊戌、天快晴、傳聞、今夕還御大宮云々、申時許金
吾來臨談、昨日及未時許行大貳家、（於車中地震、）令伺出御、此
間右府被參、前駈六人、中將公相（隨身、隨身、）小辨少將扈從將、
數刻御輿已出御、大臣未駿馬給由聞雜人說、少將光成
相共騎馬、（少將隨身付狩、）立大宮面壞築垣內、伺節旗在公卿後、
近將不幾、御後諸司欲催行列、惣無見來者、兵衞佐過

了、出路頭於堀川了、尉二人出來、右衛門督代能忠朝臣來給在後、左大將代當座被召實清朝臣云々、（上臈二人參云々、）殿御車令立鴨院北給、不御覽、後陣御車令加兵衛陣前給之間、久逗留町邊、令撤取物、令取松明、（町以四監渡了、無可然樓敷、）座主宮烏丸來、大僧正（東カ）入道殿、三所被燒庭燎、於三條京極乘車、入錦小路宅休息爐邊、返遣名馬㸃駮、以下人伺公卿給祿、騎馬儲京極、實持卿右大將許供奉、又於猪隈邊乘車歸了、今夕行幸欲供奉、或人云、前殿御棧敷鹵簿、於今者無答之由有沙汰云々、右府御馬號春雲云々、日入以前歸、定雅供奉以後、瘧瘧更惱亂云云、

廿二日、（辛亥、滅、）朝天陰、時雨間降、巳後陰□晴、金吾示送、去夜早參、深更殿下御參、主上御寢、夜半出御、隆親、伊平、爲家、實持、（不列、）左將資季、實清、右有教、實光、少將雅繼、（鈴奏、）職事宗平、高嗣、內侍所、（教房、遊幣、）還御之後行啓、（御輿、）伊平、爲家、實持、將實清、實光、無宮司、不問名謁、於持明院殿鷄鳴、風病更發、鈴奏中將不勤出各申、被問外記、不覺悟云々、適亞相被送書狀、幸路臨暗節旗行列遂例等不審由也、老病不見物由答申、終夜雨如沃、

廿三日、（壬子、）朝天陰晴、辰時陽景忽晴、天猶沍陰、間見陽景、午時許留相公枉駕、扶腰病相謁、主基歌被見合、答（癸イ）宜由、雜談頗移時刻、大理御禊以後早速可辭由兼申之、此事依御傳（仰イ）示申被（彼イ）存旨云々、少納言節下領狀、依脚病所望無術、臨期申障、今良賴依始服出來被催宗範、辭官不供奉、仍周房子假供奉云々、謝遣之後金吾示送、內裏此流布事有御氣色由承之云々、過御禊之後輕令果御者尤宜憚歟、彼日至于深更終夜無御遊例云云、天令然歟、中納言中將殿自昨日瘧病、

廿四日、（癸丑、）朝天窈冥、雨漸降、夕如沃、不聞世事、悠紀主基歌各有音信、

廿五日、（甲寅、）朝雨猶降、青天間見、天顏雖頗晴、雨脚遂不止、金吾書札、昨日終日候內裏、明日依瘧病廿二社奉幣、賀茂使申領狀了、

廿六日、乙卯、朝陽曉雨適止、鍾愛孫去廿一日肩邊（二ツ、升、）聊蚊觸（如水滴、）無他病氣、令見金蓮、不驚而他行了、其物膿氣歟、甚苦痛由聞之、驚又令見、昨日付藥、今夜又增氣痛甚云々、今朝又示令令見者、偏似疱瘡、雖無他遺例、此病（疑イ）覺發臈中也、於今者此事歟之由承伏、止療治令愼之、只肩背胸邊打散少々出也、猶極不審、未時許兵衞佐來談、扶病相逢、

廿七日、丙辰、朝天陰、辰時白日雖出雲遮□猶陰、金吾候內裏、日々一兩度令發御、又御身聊出現、基成、經長不奉見分、在友申一定此御事由、昨日奉幣辨經光宣命草、外記一人消費、數刻上卿右大將未時參陣勤右筆了、八幡使（賀茂有卿）領狀、去夜々半妻室遂產假止之間、伊平卿又勤仕、（秋□以後三度、）松尾、（顯平、）平野（卿賀持、）春日、（殿上人時綱、）上社社司遲々、丑時歸家之間、群盜押南門、良久問答入向宅、（定平朝臣光附、）又入北南隣清定朝臣宅、此女子有惱氣小溫氣云々、未後又甚雨、

廿八日、丁巳、朝雲、辰時天晴、越部細河□（庄カ）大弁曾召物配府、大藏卿內々送之、聊有恩言、柱可被申免由示付之、治部卿末子童舉侍從由自讃、近日無雙之物云歟、播州庄々不可觸知領家、只國使制官使、濫入庄家可責取由被仰下、昨日親房經時卿乎不觸領家哉由相議云云、臨昏行冷泉、（方違、）荒屋怖畏之故也、小童病甚危急極不快、於女子者巳時減了、見物下人說、大理手振召持取物松明云々、於官東門數定馬奔出落馬之間、長朝（朱後白馬、）馬退而不進、懸陰陽寮苞制欲下馬、无侍抱下之間、猿取枝懸袖引破逃歸了、又輔通馬馳走懸右大將下蔀隨身御馬之間、聊雖相去、當尾袋拔懸馬驚四之、舍人切尾袋適無爲由被談云々、明春朝覲行幸北白河院、可御冷泉、（隆親卿家、）賢家卿養君姬君疱瘡夭亡、被隱其事云々、於大神事如可夜前左府御賀、殿下御答拜被引龍蹄、行幸辨少將乘馬云々、國司除目來月五日云々、

廿九日、戊午、朝天陰、終日不晴、雨又灑、雞鳴之後歸來、此女子病無指遺例、（且休、且悅、）終夜寒風慘烈、駿河守重時次男今日又夭、（武士騒留云々、六歲、後聞虛言、）

卅日、己未、寒雲飛、微霰零、辰後晴、靑天適晴、白日殊鮮、不聞世事、寒風殊甚、地面悉氷、修明門院坊門局（按察典侍、範光卿女、）御禊夜絶命云々、

○十一月小

一日、（庚申、昴宿、欠、）朝天遠晴、春日祭使左少將能定云々、爲氏送摺袴云々、昔相公又被示和歌、事之次明日參梅宮云云、金吾示送、去夜依番宿内裏、今日又日脯、平野祭依闕如申可參由之處、有親卿領狀、宣命上卿實有卿、使光國佐渡前司、去夜使少將能定參內、八幡臨時御神樂、拍子隆範、顯氏朝臣、日吉使伊忠不勤者除籍之由被仰云々、臨時祭依吉例被催內藏頭、（未領状、）

二日、（辛酉、沒、）朝陽快晴、寒霜如雪、大藏卿書狀、播州事入（中脫カ）之處、於知行分者可免由被仰下云々、懽悅由示之、依奉行芳心觸免、可謂面目本意、

三日、壬戌、初月高懸、霜凝天晴、巳後沍陰、治部卿書狀云、日吉使可勤由被召仰、每年無（奉イ）言路、未時許信實朝臣來、舍兄不參御神樂定、平顯氏參勤云々、告播州庄々荷前事、然驗參向禪室了、與心房來坐給、損腰久藏（盛カ）居、今日初參准后御方、御坐親季宅、姬君居福王御前、疱瘡自昨日有其御氣、依輕服憚公遂御坐件宅云々、又淨土寺、相國依招請被召向了、禪尼行冷泉歸、金病昨日無殊事云々、與心房語給、實有右衛門尉習通能經光殊淸撰、孔子賦卜筮日來評定之處、禪室之命（准后仰、）少將忠俊長衛入道（右衛門之兄也、）可執習由忽被召定間、事已一定、爾來貧者可爲天下之陶朱、押小路京極新宅可居住云々、夜深金吾來、今日三社奉幣、昔相公參陣二一上可著陣由兼被仰、依疱瘡無彼御參、延引朔日、平野宣命之次謁實有卿、行幸出御之時、列立近將外只二人、（大納言、）依爲下臈前行出東門廊下被立、引裾過其前、聊雖伺氣色不被見入、家禮之身異他歟由推量而過了、大納言出同過了、巳雖騎馬猶相伺之間、殿下已令出門給之間、前駈覽來、仍騎馬遠立、相府又被騎了、猶伺氣色可干進由再三氣色、出待賢門可行列歟由思得進行、大納言只（遂我カ）遂哉競來出門之後又氣色、又可進由被示、乍不審進行之間、顯平

有親等卿出來、於二條大路見付節旗之間又留立、不堪
不審、見付件長衡從者中間男、猶可前行歟由令申、早
可進由蒙命、此時有祕說歟由成信伏之思前行訖、後日
節旗在公卿後由、何不未然哉之由被命、五度伺申之上
令申其由哉之由密語云々、殿下又御覽此行列、无御不
審如何、當世之群賢只如此歟、度々雖奉謁禪室康房馳
來告事、無一言之沙汰、忌而不被措心歟、有恐不申出、
時儀只此儀式歟、云而無益、具實卿病惱遂例由披露不
出仕云々、只厭威儀之行粧之故歟、
四日、癸亥、霜凝天晴、午後沍陰、下人荒說、大禮延引、
仍御出來由是又虛無歟、問金吾不聞及由答之、前左馬
長綱來迷門音信、腰不動由以人令答、不見日而空暮、
五日、甲子、天晴間陰、治部頻无侍可訪由□（談カ）之、助里、賢舜
示合可相構由下知之、止身五節出仕、子童臨時祭舞人
可勤此役由被誂仰云々、殿下御懇切、定（定カ）家一人納受歟、
付事聞遣問儀之式、助里歸、賢舜猶言計略由申云々、
入夜台嶺野火光照耀、

六日、乙丑、朝陽快晴、午後又沍陰、世間有重事議定等
云々、寡后可臨供神物給由等云々、朝士疎遠不聞及、
昨日國司除目被行了云々、申時許金吾來、昨日於右府
御許聞及、定高來示御輕服、猶无例歟、兼日可被讓申
左府、有內々議、而疱瘡不出仕給、母后可臨供神物給
歟之間事示合、无例重事、更難計申、后宮又臨期有御
障者如何、猶可恐此上事由密々被示云々、將長來、姬
君御心地殊重由成恐云々、期日已迫、天下大禮今不定
之條實似不便、竊按猶難被遂歟、此間以人令伺御月忌、
右大將、前中納言二人參云々、即參彼御堂、布衣、檢校雅
親卿又疱瘡云々、吉水法印又始給、禪室被養申姬君又
本病、神氣危急云々、縱雖被渡他所、率爾輕々事定無
其納受歟、國司除目明日可被行云々、凡此攝籙之器背
冥慮之條已以露顯、尤可有斟酌事歟、
七日、丙寅、朝天晴、時雨灑、昨日御月忌、右大將、中納言
家光、資賴、參議有親、三位成實、師季、殿上人有資、實
陰、（國文アリ）六條大納言拜賀前駈六人參殿、東對代被儲

茵圓座、被引馬、少將公齊歟、一人在共云々、供神物后
宮御沙汰一定云々、御月忌以後向三位許訪申病、右幕
下對面移時剋、深更歸由示送、朝廷新儀進事、不審之
餘以愍札問前黃門、(家光卿)
一御輕服事、受生七歲之上、依時依事有無之儀如何、
返事或人云、昨日(昨日御)於殿下有議定歟、申不承及由、
御月忌之後雖參殿、無被仰下、不散不審、七歲以後
服暇之條勿論、七歲以前猶三ヶ日之憚心歟、庶子一
月服無疑、或人云、御病危急之時有異儀歟、若義絕
歟、無指子細者又如何、修理大夫說、日來大宮會間、后
宮入內不定、而假依此事可有入內、仍官廳營舍屋後
房可爲宮御方、仍御直廬更可掃出由被仰、然者殿下
猶可御禁中歟、
一太后可令臨供神物事給由云々、舊例歟、今案歟、
誰人被申事哉、此事粗承及所推今案歟、昨日或人
說、漢家例被准據云々、又母后皇胤也、可然云々、
一此間事被問諸道候歟、又不然歟、不及卿士之上、
不及諸道歟、只沙汰之趣漏承候許也、長和八歲其時
執柄不候給、今度五歲母后扶持、何事在哉云々、
今聞此事被問公卿之名字猶无之歟、我朝初被行事、尤
可被問公卿諸道歟、漢家之例若此事歟、東漢和熹皇太
后永初七年正月、初入大廟、齋七日、賜公卿百僚各有
差、庚戌謁宗廟、率命婦群妾相禮儀、與皇帝交獻親薦、
成禮而還、
未時許曉寤來談、維摩會別當法印御所作甚以殊勝、大
僧正密々聽聞給、隨喜感歎給云々、禪門姬不例之後今
日初沐浴、申時許新宰相(大藏卿)被來謁、淸談入夜歸、與心
房僧徒相共來、被修廿五三昧、寬治御忌日、淸談之次
大理自御祓翌日病腦心神違例不食無力之由、一日
招請受戒云々、且被入道近日同宿稱看病由、三位中將
實平卿自此大宮會出仕、興(與イ)立妻父(誤脫アラン)千葉籠居成恨之故又(可イ)
交衆以、侍從實俶新妻、親氏朝臣妻也、依旅拖云々、
八日、丁卯、朝霧天晴、午後又陰、辰時許見聞書、雜任又
卅餘人之內、攝津守藤季親、近江權守定雅、(非公卿巡授被奪取之例)

（豎不押、將高所帶也、豎君尤可然、）介藤實淸、（兼、）丹波權守經房、（兼、）介殿實
任、（兼、）權介藤光成、（兼、）權掾被下如例、有丹波和氣等、左
府猶有重惱給之聞云々、未時許治部卿來、日吉使每度
例、府舞人陪從二具、近衛召人一具、送垸飯、參座主宮
申此事、可相訪由被仰、相具馬副八人渡馬場云々、於烏
居下馬之故、前駈取松明、（是時綱頭中將、）如此云々、
九日、（戊辰、）天晴明、未時許金吾來、來十五日齋場所御
覽可扈從由蒙催云々、國司除目上卿檢校雅親卿、（疱瘡虚言也、通方卿云々、）老相公二人領狀由職事高嗣語云々、昨日參有
府、中納言來會、各所被陳世間事、只如他人存被傾奇
云々、明春行幸事、又無本所御好、每事定難叶歟、后宮
神事供奉事、以頭辨被問師季、答云、此程狂事不及申
是非云々、御禊前殿御棧敷、權大納言、二位中納言賴
實、親俊卿、光俊、資俊朝臣、仲國、爲永等參五節、參
入夜公卿、右大臣、右大將高實、實有卿、御覽日同大
臣、大將、實基卿、被催殿上人、若年皆疱瘡、十四五人
領狀、少將忠俊窩有妻、右府此御口入見苦、任本人心

不可有妨由被申禪室云々、興心房風病發由示給、仍
今月廿五三昧（旗年、）於本房可被修由示申了、暗夜怖畏
之故也、性愚房自醍醐來、
十日、（己巳、）天顏快晴、夜月清明、午時許典侍參姬君御
前、（依殿御神事候此親季宿所、）准后御渡、見參之後夕歸、此御惱數日
危御坐、於今者令落居給云々、供神物事新之假名（云イ）次第
可被獻后宮云々、追猶有所思歟、此事猶非無不審、
十一日、（庚午、）朝陽晴、夜前行啓金吾只一人供奉、權大夫
於陣召仰、（上卿不候、）啓將實淸敎房自殿被催、參會路頭、（奉行長朝、）
三社奉幣今日發遣、行啓依此事被忩、主上未及湯殿、殿
下御輕服、宜命可覽后宮云々、敘位執筆未催、長朝奉
行云々、
十二日、（辛未、）晴陰不定、陽景間見、暮雨降、月明、巳時
許金吾來、昨日參吉水、疱瘡日來殊重御坐、自昨日聊
落居給由隆承法印相談、大僧正御房見參退出、又參寺
大僧正（マヽ）房、申承日來事、今日參日吉、明曉又歸洛、參會
大殿開、

十三日、(壬申、欠、)朝天遠晴、日吉祭之日也、寒風慘烈、短晷空暮、資雅卿姪土御門院高倉殿疱瘡終命、年卅一、月前宿北邊、雞鳴歸、雪埋庭草、

十四日、(癸酉、)朝陽出、雪猶飛、自曉更此女子無故反嘔已及度々、終日食事不通偏反、(曉三度、酉以前五度、)但無溫氣、更不得心、夕金遊來云、可令服粟粥、終夜只同事也、不受一滴欲反之、在辛苦、入夜漸有溫氣云々、無疑疱瘡歟、

十五日、(甲戌、)朝陽晴、又洒陰雨、病者同昨日、但反事頗有隙、溫氣已露顯、申時許金吾來、今夕消暑堂拍子合能者、少々可着座由有催、明後日參齋場所、頻被催、依無直衣不能參、不便體歟、中務爲繼被聽仙籍云々、殊勝事歟、

十六日、(乙亥、)夜雪、沙石間顯、天晴、病者雖同事療聊出始由雖見出、老眼不分別、視聽事不能注付、今度所作人昨日聞、本拍子經通卿、末拍子隆親卿、懇望勤仕云云、付兩事(神樂、催馬樂、)年來日來不受習、昨今習之云々、世間之儀奇而有餘、和琴右大將、箏基良卿、笙實有卿、笛公頼卿、篳篥實俊卿、付歌資季、有資、琵琶實基卿也、

申時許金吾來、夜前禪室於室町殿念誦、堂見物給、依招引參其所、(實□資、同□、)出對代有其儀、殿下御横座、經通卿與一、實有卿端、自餘守次□神樂間堂上堂下音相混、至催馬樂納言總其音不聞、安名尊之詞遊歟、有資高歌直之歟、明夕行幸官廳、以朝所東廂可爲殿上、祖而經朝所南庭、經正廳後可向五節所云々、親忠朝臣雖出仕云々、非常世之儀歟、新相公明日參大原野祭由有音信、(送謌既了、)今夜病者殊辛苦如縮身、

十七日、(丙子、)天晴陰、以下人令伺見、已及日入歸去、齋場所御覽、前駈七人歟、頗刷御隨身裝束、又同參公卿、伊平、實有、爲家、實持卿、(伊平爲家、痴新車、)有教、能忠、言家、能定、(皆古車云々、)行幸又定深更事歟、月出間以後、大風其響如雷紛々、

十八日、天晴雪降、夜雪積地寸餘、病者去夜頗醒、多出故歟、典侍(仲櫃大夫、)參詣法華堂、雪中定有煩歟、豈圖我君大祀之日、陵深歲雪拜陵墓、午時許金吾來、昨日

御車半部、前駈爲仲、以良、家盛、康長、家國、時長、兼綱、(將監、)時光子、伊平、實持卿、(束帶、)殿上人有數、雅継、(中將、)賴行、行幸風(訖カ)以後夜半實基卿來、着陣之故伊平卿可行召仰由甞被仰、參之處大納言忽損足不參、又依重仰列立、遂參入御所、爲家、顯平、公長、(束帶、)實持、左將有資、敎房、家定、(少將、)右實光、維継、(少將、)實光問名謁、公卿列正廳北(北面、)之故也、內侍所能定、輔通、(對押、)被談云々、朝所東面(辨少納言座、)爲殿上、其西塗(マヽ)壁之北立大床子爲日御座、其南庇御簾前如孫(說脫アラン)庇人々居所也、西左大辨曹司跡立屋爲殿下御所、(非南、)昨日付兼康伺御氣色、敘位無催、菅相公勤仕歟、仰云、敘位一夜其事少、仍菅有勤仕歟由申、猶(於イ)除目者必可勤仕、申畏承由、行幸之次重仰云、敘位猶殊忩思食、早速欲終事、可參勤也者、不顧失錯、於早速右筆者可存知仕由申了、右府五節無參入儀、伊賀國勤仕之云々、不聞事歟、爲継昇殿事今朝被仰下云々、昨日又有除籍輩云々、昨日可御覽廻立殿有催、(依奏敘位不申領、)齋場所儀悠紀御座橫座公卿依仰着奥、(南四、)八女各四人舂稻謳新歌、有二曰、次八女御覽、主基屋御座南西公卿着落板敷、殿上人不着座、稻舂事等同前云々、標山未作出、每事懈(緩イ)怠云々、道禪僧都(驗者、)去十五日逝去、(雅親卿弟、大納言三人瓜、)實基卿、實有卿爲檢校、(並着小忌、)參議親俊又着之云々、小忌之外參議出仕只一人歟云云、有親所勞、定雅未出仕、內辨三ケ日始終可候由被琢磨云々、今夕可勤園韓神之上、爲見御直廬可參內、

十九日、(戊寅、)霜如雪、雲漸晴、病者今夜又辛苦多出添、金吾音信、除籍事時綱、經季、敎定、儀出仕之間無其事、出仕人卅餘人、爲継付簡之、帳臺殿下、左內府、(紅打、)大將高實卿、(紅打、)實有卿、(黃單衣、)午時許與心房入坐、心閑言談、未時地震、(不殊、)昏被歸、

廿日、(己卯、)霜凝天晴、遲明書狀到來、敘位於故實作法者不知之、存知事無遂失人々不存之程、早速書給訖、從二位賴經、實經、正三位親房、(丹波權守、)資賴、有親、定雅、(近江權守、)正四位上中臣隆継、(諸司勞、)正四下公光、(近江權守、)實任、(丹波介、)家敎、(權中納言藤原朝臣、安貞二年朔旦行幸賞、)賴氏、(三品昭子內親王給、)實清、(近江介、)從

四上基長、伊忠、院司光成、（丹權介）顯親、通成、（宇佐宮御□給）正五
下源兼康、（從一位藤原朝臣給）以良、（近江守）丹波忠茂、（大掾）和氣伊成、
同氏成、（丹權大掾）平賴淸、（安嘉門院御給）丹廣長、（權大掾）宣繼、（丹守）大中
臣永親、（神祇官築垣功）從五位上藤忠輔、賀茂職、（近江權大）大中臣季
宣、（築垣）卜部兼任、（兼在御祓隊）卜部兼躬、（宮）源資基、淸原賴兼、
（四位外記選）高泰定、（間一）從五位下淳資王、（寬和御後）源良親、（天曆御後）
藤高雅、（氏）橘以業、（氏）藤致廣、（民部）橘知茂、（藏人）淸隆尙、
外記、中直俊、（史）藤長繼、（左近）中章行、沙汰、諸司五人、外
衞五人、近江八人、丹波十八人、中則兼、（爲子內親王給）藤行親（親カ）、
（郷說カ）醉、秉燭以後后宮淵醉、（叙位了退出間爲歲樂）兩新大納言、隆伊、實
有、（三中納言）實持、實俊、□伊卿、叙位勸盃後立了、叙位召
仰、（經通卿）召後伊平參、資賴、親房、親俊、入眼殿上着座、
兩頭、定平推參、有資、通氏、通成、敎房、實淸、高嗣、季
賴、隆兼（推參）、鎭魂祭俄親房可勤由被仰、資卿輕服出
來、檢校可勤由夜前承之、領狀以前宣下云々、后宮淵
醉了、姬宮殿（一條）推參、次臓司院云々、病者猶不快出、資寂
來、次示付在友朝臣、明曉令修泰山府君祭、臨昏金吾來、

爲見物向大宮之處、甚早速引了、人夫等奔歸間也、頭
中將一人早參、（昨日）依一人參及殊不當由被仰頭辨、實
淸朝臣（奴將三人、侍六人歟）、尋常出立、光成兄弟同車、二品侍多相
具、六條大納言遂車差綱左佐等見了來云々、殿上着座、
頭中將伺御氣色被仰人數、（二人挑戰）有資云、敎房出歌等事
一言不相觸、亦无私問及事、仍不相催、此事不請歟、不
助音云々、通成朝臣今様太從也、后町ひんたゝら有資
實淸唱云々、資季憶□夜々出仕可行事由被仰、仍雖出
仕、猶不唱歌、（脫文アリ）執筆之間承事、近江丹波掾等忌時
各書之、已上近江掾、掾上丹後掾と書へく□也、任仰
書之、實様姓等少々外從五位下と可書、仰以前早書了、
然者何事在哉由被仰、叙位勘文欲入三宮、可入二宮由
被仰、御座簾中也、書訖退出之間、以使召使示大外記、
早速有欝氣色爲不審、授折紙了、職事長朝叙位以前先（卒イ）
除目、經通卿親房卿書了、近江守（實親子）、依疱瘡不供事、仍
被求任人之間、以良出崇任之、次被任時舍人云々、御
前鋪了退出、今日々出之後云々、近寒今夜可勞身由雖、

示、今夜猶閉堅固無人由、可參大忌觸由領狀了云々、
廿一日、庚辰、天明後撫物到來、丁寧祈念之由示送、去
夜病者殊危急、終夜辛苦、曉聊休息、貞幸朝臣來、令見
病者、此瘡三種（白、赤、紫）、是赤色也、雖非安不可及大事、示
藥事等大略同金蓮、金吾示送、終夜芝上嚴霜、資頼卿
只二人云々、小忌觸右大將、新大納言、（實）、實有、親俊
卿、大嘗宮鋤璽、宗平、通氏朝臣、主基拍子事天喝之後
也、典侍又參淮后、欲申播州苛政、（々、）更不可被免事也、雜
人云、悠紀標昇朱雀門院間、日像隨帝破損、下人等有
言、不忠辨懈怠也、更非朝家之怪異歟、至于十七日不
遊、卒爾構出、不法可謂道理、曉鐘報後主上自悠紀御
帳入御由有來語者、大嘗宮之間御湯之時聊無違亂、無
御睡眠、令遂神事御云々、實是天之令然歟、
廿二日、（辛巳）、自夜漸陰、辰後快晴、未時示送、夜前內辨、
右府、小忌、（三人）、大納言家良、通方、高實、中納言基良、
實世、參議爲家、通忠、有親、通方、實世卿不立、壽詞列
次之事如例、（實世不參歟）、二獻風俗有親下殿催、（二度下殿、後午座催）、三獻

御酒勅使爲家、次昇御挿頭臺、高實、實有、爲家卿高昇
之、自東階立之、（琴臺）以良實消寄人三人昇之、實消者
胡床、先是次將皆退出、次小忌挿頭、辨國司寄人等取
次殿下御挿頭、爲家拔笏立、揖向東壁外、史持藤花來
向、指笏取花入東面、經母屋到﨟下跪脫靴、立昇東階
座候氣色、御目許之後膝行參進、挿御右方、逆行拔笏
左廻降階跪、着靴經本路復座、內辨花通忠卿取之、（無違亂）
主基、（無御昔）、小忌實有、親俊卿、爲家、有親、無他人、天明
退出、悠紀一獻之後入御、殿下令還着御座給、九條大
納言服日數過歟、今日巳時可始行由歟被催、有遲々
事、申始許參由頭示送內辨、此間被參云々、病者終夜
辛苦、予亦齒根腫苦痛難堪、
廿三日、壬午、霜凝天晴、巳時示送、夜前乘燭以後事始、
內辨如昨日、小忌中納言已下九條新大、二位中納言、
（基良）、姉中納言實世、爲家、親房、實持、（外辨參列自標過失了）、次第如
例、御酒勅使亦勸主基、一獻之後入御、三獻後御挿頭、
檢校三人親房（丹波權守）、昇之、和琴、（辨實任光成歟）、成宣、（紙）、御挿頭

亦勤仕、小忌親俊、内辨揷頭、通忠卿參加祿所、以無能
之身着御神樂座、唐神勸盃之料云々、本座實有卿、瓶
子敎定、末座爲家、瓶子隆嗣、勸盃訖退出、未及鷄鳴、
清暑堂座、北御所 殿下、右府、實基、隆親、實有、實俊、資季、右大將經通、基良、公親、爲家、有資 爲役五位
殿上人、爲祿四位各少々依催參候、姫宮推參今日云々、
禪室溫泉今曉已被出京訖、金吾不供奉由今日聞之、辨
少將五節之間籠居云々、是只依不具歟、可謂不思儀、
兵衛佐有來示事、治部卿任事不便、
廿四日、癸未、自曉雨降、自行事日天晴、臨曉雨降、天之
相應可貴、病者瘡腫於夜痛泣、未時許金吾來、去夜秉
燭之後仰内辨、大納言定通、通方、實基、與家良、高實、
中納言伊平、燭、此間端座人傳下令書、加叙十一人書
入、親俊下名不宜名字之間、如常書了間、不知次第以
其隙書入了、中原章行止位郎、摺々、今亦傳上、此間小忌參議
參、相替起座、先是公卿參殿御直廬、有盃等、此事不指
其日、三ヶ日々中一度有例云々、四位持參盃傍、經範
基邦近習物等不束帶云々、不接其座、御寢由及深更、
外辨大納言定通、家良、右大將通方、高實、中納言隆親、
伊平、實世、參議爲家、通忠、小忌三人、叙人三人、不例
昇殿着座叙列、通忠催宜命使隆親、内辨下殿不足拜早
出立給、門大納言行之、叙人兩宰相被召着座、訪五節
所、通方、隆親、伊平、實有、實世、爲家、親房、有親、公
長、實持受領二所椸、殊剰不着座、見殿上人舞退出了、
忠高、兼高、長朝、雅繼、少將定平、闕文アリ、亂舞得骨、此
廊北當時爲□各進小舞出歌、有資、實淸、通成三人云
云、大嘗宮大忌幄資頼卿早參、不堪寒氣、以席令褰、自
小忌幄以召使有與盞等、相奉有狂言等、殿下御退出之
時、常參人々殊可祗候由被仰之、次衛門督日來談伏（依イ）非
此限由被仰云々、六ヶ日之勤不重歟、御揷頭楽昇東階
之儀、公任卿昇中階更東行、無其謂由被加難云々、天
仁昇和琴參議不下階直還着之儀、經信卿用此儀云々、
依不出仕除籍時綱 經季二人云々、氏通大納言懇切申
入不被削、但申加叙無其許云々、等納言不觸内辨氣色
加端座、起居揖禮有若亡、每人屬目云々、頭をはやす

事有資朝臣各無度（マヽ）アマ有なんや如何由示含、恨可知
事由答、夜前言家稱御共料、着位袍出來、實持卿近習
之儀威光高聲喚殿上人可献榊由催之、又以藏人召五
節所榊云々、如此事新儀若爲後例歟、金蓮云、別當病
危由披露、溫氣與盗泣面之由下人等説云々、入夜寒風
猛烈拂雲歟、星猶稀云々、今夜猶依番參宿內裏由聞云
云、
廿五日、甲申、天明、病者今夜聊付寢、今朝亦始觸食事
々名（マヽ）、午時許與心房來見給、聊念誦、今日大嘗會大祓、
檢校參議於朱雀門前行之、依番先參內、賢寂來、
廿六日、乙酉、天晴、雜人説、五節之間於二條町兵部權
少輔經俊車欲融少將雅繼車傍、少將牛童押塞（説脱アラン）懸寄東
三條築垣、車筒懸經俊車輪畢、融間排轉前了車於輪落
袖亦破、大貳入道召籠童、懸水拗畢云々、好駿牛勇幹
之人還有其失、不可懸上﨟車、尤不當歟、今夜幣宅神
祭、
廿七日、丙戌、天晴、夜前秉燭以前供奉人可參由有催、
不取松明參內、御寢之間、亦深更頭中將於（猶カ）病遲參、右
大將、中納言隆親、伊平、參議爲家、三位顯平、實持、不
列、奏、（少將雅繼）、左有資、實淸、少將家定、賴行、通成、右實
蔭、通氏、實光、內侍所定具一人、大理病無增減、來月
二日行政可辭云々、中納言基保昨日進辭狀、被收了、
衛府參議前途此惡道歟、秉燭以後行冷泉東黃門家、門
前入七丈可有裏築垣、棟門可爲四脚、（朝勤行幸料）、賢寂宅西
可爲裏（無カ）築垣云々、大祀之間事等自然聞之、辰日親房未
座、依座老密々雖相示、地體依不知總散々、如一献二
献推而乍座催、如風俗事亦必依可下殿、內辨乍座（となと）可
仰、无隙而悠紀已訖、主基一献相示、令下殿之時乍座
と被仰、悠紀祿所有親下殿之路亦相示令着座之處、依
志而不示合、大臣被給祿之時、不動座在床子、主基祿
所亦其路示宰相中將、參議事適他人所役偏扶持、至午
日訪五節所、退出以後事定暗然歟、今度出仕殿上人、
宗平、定平、有資、通氏、爲經、實光、實任、實淸、顯氏、
教房、氏通、（卯日以後不見、所通成超不許、）通成、（ヒ）雅繼、忠高、顯嗣、雅忠、

（御點以後領狀）、親高、（今日内裏丁亂舞之間、法□姬宮推參、）經氏、高嗣、季頼、顯朝、敎
定、隆兼、經俊、信光、此中賢任貢日變改着小忌出仕、午
日御前召以後、亦參皇后宮、殿上人其後參姬宮、（一條殿、）不
參鷹司院云々、女叙位事始次第、不知始末、只往年之
仰等注付事許授之、其籍目自今朝平（予カ）誂、都護籍目可注
出由愁被許諾、來月二日云々、
廿八日、丁亥、朝天晴陰、遲明歸廬、微月僅升、今日參月
輪殿（被攝政殿御月忌、）由示送、遠路寒風難堪歟、
廿九日、戊子、晦、自曉雨降、未後雨止、天猶陰、忌日事昨日
送嵯峨、扶病念誦、日短（早カ）中疲、經一部阿彌陀經讀誦之
間晩鐘已報、酉時都護被注送一紙、雖略取要、披見感
悅、即送之詑、窮屈平臥之間、爲繼朝臣來相逢、聞五節
之間事、舞妓昇降之間、扶持人々專無所存任意弃寄、
總無人以進來、採用取机帳、取尚者不存退出之時、只
以見來令取、經俊車事、姬宮推參以後退出之門前也、
前後人皆見之被懸破裹築垣、下車放輪横臥、（棟四、）經俊
立大路中、親房親高入輿亂舞之間、袖懸日陰引落冠、
不覺悟而舞、皇后宮推參、惟忠顚倒不落冠、以西廊北
一間爲帳臺、顯朝覓夜於其内摩等、雅繼近寄檢知之
間離去、經氏參入夜被仰女房、不請辭退、被催付愁步
出、遠退而步、人々奇惡雲（延イ）路之变歟、日當日新由稱元（愛イ誤脫アラン）
日後取行幸御後、不待再三催存而可領狀之由示之、依
行香催參法成寺了、

〇十二月大

一日、己丑、雨降、未時雨脚猶滂沱、陽景亦照、見新曆、
不開世事、入夜亦雨降、
二日、庚寅、朝霧深、陽景晴、殿下令參御室給、扈從有催
云々、明後日向吹田、來六日歸京云々、明日以後日次
不宜、仍今日初令洗病者之顏、金蓮所示也、
三日、辛卯、霜凝天晴、世事殊不觸示了、
四日、壬辰、朝天快明、曉更赴吹田云々、不聞委事、病者
已及三七日、痛泣事猶不休、不似他人歟、今日亦如形
令沐浴、其後無增減、
五日、癸巳、（欠）朝天快晴、午後兼直宿禰來談、大膳中言談

之次、間謌詞中氏之間、朝議其事先期問答(公卿イ)、亦有御直
盧議定、一同式文不限祭主中氏可難由(中イ)期了、不懸同輕
服氏者、上﨟勤仕超數躐叙正上了、覺寛法印來之間、
宿禰退歸、亦相謁、來八日宮高野御參、中二日可還御
云々、侍從宗基疱瘡殊重之上肩腫物出來、猶在御所中
云々、適念誦日客人相訪及晩云々、心神亦違例、終夜
不尋常、

六日、甲午、曙後天色如墨、日夜雨降、風亦烈、心神違例
若風歟、終日睡眠甚不快、秉燭以後金吾來、昨日自吹
田入洛給了、今日欲參御月忌之間、言家使來、只今爲
御使可參、不可出行由示送、無故及晩昏來、内大臣殿
元三無御所、冷泉家借進哉由被仰云々、逆惡無可罷渡
所、宿廻可申由答了、參御堂所來云々、吹田相府、金吾、
實持、俊實、□轉自御山公雅卿公審供奉云々、忠俊賀君
事右府妨止給後、禪室猶許給歟、只稱其身好已遂訖、
但此遊未通事不可有由猶命給云々、任官等事總無聞
及事云々、

七日、乙未、天曙雪紛々、雨亦即消、巳後晴、心神猶違例、
食事頻獻之乎(闕脫アラン)殘不被嘗、入夜櫻井宮御使後川來傳仰、
付畏申之由令申、沐浴之後寒風無術、不相謁、

八日、丙申、天晴陰、金吾居所事、隆承法印安居院房借
受云々、今日謁西園寺、歸可申宿所借出由云々、今日
令掃遂屋始煤、八講新大納言、實、大宮中納言、實有、右
衛門平、有、權大夫、持、不揃宮司、治部一人、永光以邦行香云
云、奉仕殿上人幾多二人尤大切、晩陰兵部卿書狀之次
云、前納言賴資卿所勞危急、昨日遁世之由聞示使云
云、雖求使者無其仁、

九日、丁酉、霜凝天晴、喚孝弘吊前納信、返事云、自去月
十日口乾疾相侵、内痛亦危急罷成、一昨日遂出家、且
問本意由也、今年儒非儒、適眼見史書、公卿二人欠、於
今一大納言老耄、大儒立外、名字已斷絕歟、可悲代也、
早旦治部云、來十二日准后御告可參春日、女(如人イ)又夫訪乎、
無其術由答之、此間大炎、新庄鬪諍亦喧嘩由衆口嗷
々、已以無爲歟、久不被遂御物詣被催、南京諍論不可

過之歟、亦不知、不顧衆徒之怒有御立、乘輿以後令留
給、如先例歟、昨日禪室命月來阿（マヽ）黨拗氣之上、任宅期
收公、尤可然、汝須遣送家歟由命給、骨肉可申（之中イ）存知之
祠如他人如何、故入道左府近年成追從、雖期成一體之
嗣、鍜亞相耻運籠居、猶子三位公俊無吹擧、而公雅下
郎實陰期過絶所重有孫子之覺（訳脱アツン）□前疲于無恩歟、彼門
人昨日不參云々、午時許金吾來、女叙位薄公行卿書、
（マヽ）廉給、自台記見出、無殊事云々、貞應以後女叙位文書倭
職一人管領、書中事今度右沙汰、不令知倭職云々、夜
前參內府、遂屋可隨召由示置、時光子男令參殿下給、
又示女房了、又於西園寺示言家了、來十四日臨日祭云
云、貿寂來、入夜右近盛重來、依輕服日來籠居、十二日
以後可出仕、交衆之間存外人重諸人芳心、貫首被下蒙
恩言、職事之闕當仁由、男女房許之由自歟、可謂得時
運者、六位出仕云至愚云白癡踏薄氷者也、剩有譽者尤
可謂吹擧之面目、尤悅思、依厭寒風乍臥隔物言談、御
湯殿藏人季宜、其夜之外不參、平申爵、年已五十二及
白髮云々（永光兄也、）
十日、（戊戌、）天陰雨灑、巳時漸密、去夜大嘗會御調度御
覽之後、殿下御退下、深更御裝束、直可參圓座歟、先可
候座歟、以盛永（長イ）申入、直可參進由期（マヽ）仰後亦（又イ）寬治先候
座、先可着公卿座、被（彼イ）仰所存無爲無指失、資季密語第
一執筆也、睡眠可無術由存之處、早速大切由被仰、密
事には作法こそしとけなき事雖相交、早速殊勝云々、
於作法者爭存知哉、感悅無極、除目廿四日二ヶ夜云
云、今日政上卿資賴卿、參議闕如、或說云、經通卿亦辭
退、露棘之光如電、
十一日、（己亥、）朝天快晴、午後間陰、秉燭以後暗雲急雨
暴風、夜深寒月明、
十二日、（庚子、）朝陽晴、西風烈、晝頗宜、入夜雪紛々、病
身畏寒風遲出臥內、即及午金吾來、夜前亦自殿以盛長
神今食闕如、可構參由被仰下、今源相公俄所勞、有親
參政病起退出、賞暇、藤初詣花山末拜賀、即沐浴馳參、
上卿亦闕、四條只今被仰可參、私遣使被答只今參由、

相待之間聞公卿參由、源相公也、(即起座退出、)辨忠高日月數
祗候云々、女叙位事、皇后宮御申文、親子貴所御名之
由御不審、以高嗣被問外記、修明門院御名、仍不被叙、
申文三通依仰置硯柳筥上、今夕北白河安嘉門兩御名
可參、關東住山門惡僧交名可召給由、亦雖有恐急請早
速可令下向由示送重時許云々、去秋奉出神輿并致神
人不審沙汰之輩云々、梨本五人、青蓮院七人、
十三日、辛丑、夜雪積、後半消、朝天晴陰、下人説云、山
僧雖一人不可出由吐惡言云々、申時許與心房來給、此
病頗安穩之後、太相禪門最愛姫君十二、自廿日危急之
間、亦盡(又イ)心力、殊鍾愛之故被悲歎、於今者亦存命歟、今
日依御神事遇參殿、十八日佛事、覽□成群喧々、除目
事未聞、准后昨日御參詣未遂御給、若親季、雅繼、言
家、新罷早速出仕歟、
十四日、壬寅、宿雪猶殘、沍寒無與、朝天陰、今日賀茂臨
時祭、中將奉行、使隆盛朝臣、(内藏頭、)舞人實隆、侍從、公貞、
(兵衛佐、教氏同、)隆兼、侍從、隆嗣(右(左イ)衛門、)忠氏、侍從、資光、侍從、泰定、
(右衛門、)高階行廣、教仲(マヽ)綱、(非藏人、)加陪從爲綱朝臣、基邦朝臣、
季綱、懷兼、長説、(此冬叙爵、)所作數少、加陪從多云々、朝雨
雪、巳時陽景見、晩陰、與心房使者來云、姫君御絶入、依
召馳參、無別御事云々、但殿中亦騷動云々内々宿間、
少年姫君疱瘡御邪氣云々、一疑後冷泉隣有火云々、車
雜人追遣間滅了、歸云、二條北洞院西小屋少々燒云々、
十五日、癸卯、朝陽快晴、興心房有書狀、昨日准后令參
吉田賀茂北野給之間、姫君御絶入、依殿仰馳參之間、
御氣色雖令直給、依仰終夜被召冠、只今退下、中將家
可修不動供之由被仰、窮屈無術者、一萬體愛染王造立、
親宗(岩イ)、與惠、行賢、行遍、實愉、宣嚴、俊嚴、覺助、成嚴、
(今人、)一十人被目□十壇法於凝殿被召、(夜前供發、)金吾書狀、昨
日未時參内、權大納言(家、)一人參、使已參、舞人一人、
其後漸參集、右大將、六條大納言、(實基、)中納言隆親、基
良、資賴、參議爲家、通忠、三位公長、資宗、實持(公長實持不着座、)
日入之後殿御參御禊、(社寮(マヽ)故、)御禊了權大納言奏宣命、(五カ)(付頭、)
(中將、)召使給了、庭座等御、頭中將召人、大納言上人、隆納

言、二宰相着壁下、同召使、（參議參）各着座一献、同頭瓶子、
盛重陪從、（少將能定）二献權大納言、瓶雅忠、衡重、（兼親、顯朝）三献
大將、瓶範氏、（大將直被着殿上、陪從二献家清、三献顯氏）置挿頭螺盃高坏、定平
家定、藏人高嗣、次挿頭、大將亦進被取、伯不取早出、
同頭召人、權大、大將（脱アラン）爲隆親、爲家、通忠卿、不下着御、
今度不出御、亦召使、不下御遲參、依姫君御事也、（還立、）
隆納言、權大夫云々、伯昇沓脱揖、今日内府御着陣可屈
從云々、未斜亦不意御着陣云々、退出可有出立、不知其
儀云々、答云、出立事總不見及、今日亦必及晤歟、不可用
意、午時許典侍參内裏、又參一條殿、入夜歸屋、相公儀
會、資人見參、二品亦被參、元三御陪膳典侍闕如、一條
殿弟姫君疱瘡之後御邪氣、與心房被奉卿（マヽ）、亦大姫君御
疱瘡之後如腫物事、日來御煩適減氣、已及日沒内府令
出給、前聲聞之云々、早案府令（闕文アリ）盛重主殿司衣服譴
責由不意賜桑絲一疋、今日禪室被參内云々、
十六日、（甲辰、月蝕、）寅時月蝕正見、帶蝕入山、朔天殊晴、（誤脱ア）辰時
許金吾來、（少將相具、）明後日白地物詣、昨日巳時由有依御車

闕如脱陰、被借出實有卿云々、屈從隆納言、資納言、三
人着陣給間、史掌燈、御退出、盛長仰可止由、親尊以公
審子爲聟、辭法勝寺讓公審、一昨日已被補了、世以驚云
々、公雅卿已稱元三料借所々毛車、納言所不被任參議
上卿可加歟、執筆昨日依之有無術故障、樽得者可參由
申了、通忠卿可勤由稱云々、隆納言頗説不可信受事歟、
新舞人隆兼忠氏不具雜色、泰定輕服、侍從忠兼勤之
云々、今日聞、大嘗會挿頭花家良卿、通忠卿、如他人挿
右、通方卿基良卿挿左、此事不可替、人各相替由示親
俊、其事中（誤脱アラン）前其大納言被參之次、被挿左中有御與言、於
御前兼書々狀遣中納言許、挿左御存知如何由也、返事
云、可挿右之由存之間上通方左、仍與座人如此歟之由
忽成案云々、臨時祭日、大納言被語云々、伯立沓脱揖、
隆納言取挿頭、使、隆嗣、敦氏三人動座、（隆兼不動、）入夜行冷
泉、喚賢寂示今夕聞及事、即以賢寂進教訓、夜中令運
渡遣所女房局、其人檢知訖、可遣他所由諾成敗之詞、返
預持歸由來告、（賢寂離身也、）已叶愚意、少時歸逢、于時停午月

前也、
十七日、乙巳、(欠)朝天遠晴、長氏催年始御饌、一両、可調進由
示付賢寂了、南僧綱參、申八幡正權別當流罪事云々、
不聞其間事、是國家只國家滅亡之期歟、
十八日、丙午、朝陽晴、午後俄沍陰霙降、即晴、典侍明後
日參社、依始精進不參此直堂、不聞世事、金吾參社馳
歸、今夜參東一條院御佛名、其次可來由示送、戌終許
來帶來、昨日槐門禪室於(彼カ)今度者不及疑給由示給、亦不
被反黨者、頗似可憑、伺後亂勢二闕、(經通、兼保、)微望家光
還着、參議三人社任、(本一両、亦被親房歟、)公雅、公基各被申請得
分歟、今一人右筆器可被任歟、所推在大丞歟、二上事
堪否難測知、當時禁中中將一人出仕、無頭辨五位只爲
嗣一人云々、不可知世間之理非、有一身之得功可爲棠、
即參佛名、盛進猶爲濺人奔走、有頭忠康三人同車參(乾イ)詣
云々、天臺座主昨日辭退、被送印鎰、新補亦其仁不聞
云々、今夜僧事文僧有定、雪月催與云々、明日欲渡安
居院、重案之、三郎童歳內有密々首服之志、姬君可有
魚食事、如此事進服僧房同忌之內尤可憚歟、仍不顧狹
少、元三之間同宿此蓬屋哉由此夕始案出由云々、(於屋イ)於老
僧者朝夕出仕、無不審事、只一身之慶也、出家女房存
知者不測知由答之、
十九日、丁未、宿雪寸餘、朝陽晴、亦雪興、依禪室之召馳
出了云々、與心房來給、僧事聞書壽注裏、小姬君御邪
氣之間被召範祖公云々、今夜內御佛名、
廿日、戊申、天晴、霜凝、禪室參詣日吉一宿、金吾猶不可
來此家云々、女房等嫌狹少歟、未時許來、亦可居賢寂宅
云々、夜前參法勝寺、(大乘會第三日、)親俊卿只二人着座、次參
御佛名、一二御導師訴申僧事、(最末超上﨟、)可給可被敘御教
書由申、季賴以書狀申殿之間、及夜半蒙裁許、被始事、此
間隆親卿着陣、圓宗寺法花會、尊勝最勝寺灌頂、觀音院
灌頂僧名定、辨兼隆欲書、可遲々由依相讓又書之、佛
名公卿內府、大納言家良、通方、高實、中納言隆親、資
賴、參議爲家、權大夫出行香、宗平、有教、有□、中將有
資、家定、能定、立弓場砌、(□文助之列、)勸盃將又同、右將出仕

三人、有教、定平、雅継、爲継之外四位不參、兩勘ヶ由
範氏等取火桃、東一條御佛名、親房卿、其夜中納言殿二位御拜賀、親房親俊
兩卿參之次、忠高、顯朝奉行、□行、範保、長氏、能定參云々、
今御方違行幸公卿三人、實有、爲家、實持、冷泉萬里小
路、殿下又御西山善惠房之由也、除目執筆通忠卿領狀
之、主殿内々仰可勤由被仰云々、忠俊執聟宅行向、侍
雜仕右府被追放、禪室以長衡可被免由示給、於此一事
者脫アラン不可隨仰由被申云々、禪室如當時者、一定由昨日雪
中丞之仰命給、頗有外聞之恐、公常以非士人多聞云々、顯參法印長
病終命、明口法印悲泣云々、南京衆徒頻有蜂起之聞云
云、定及大事歟、乘燭以後宿賢寂宅、一寢之後過夜半
企吾來、脫束帶向方違所云々、隔物聊問答、依御寢夜
深公卿三人次將七人遲御、亭主可供奉、實持卿祗候、
二人退出、殿下御風氣無御方違、春日御榊明日御入洛
由一定云々、立春後朔衆徒狂亂未聞有事歟、京官除目
無故及除夜、遂不被行歟、今夜觀音院灌頂大藏卿云々、
昔狀之次有辭退之志由、今夕示送、已可被召返歟、維
月只如夢、假子之遊何爲哉、寒月清明而夜深、無風雪
閑曉鐘歸處、
廿一日、己酉、朝天快晴、參社之衆早速歸來、世間事以
書狀奉問與心房、巳一點入坐春日御榊不奉移之故、明
日直御入洛由定乘馳申之間、未時許御方違止了、自乘
燭以前御腹張令苦痛給、殆危急之間寸分不賜暇、終夜
祗候御前祈念、今朝卯時御腹痛頗落居、亦令下結、說脫アラン可
行法由賜暇時程罷出也、宗清昨日申狀、可申請被召祭
神人、今度下手神人可召進、早可遣南都、因幡國辭退
申由也、定高卿先可遣此狀於南京由申、昨日未時許召
頭辨令書下、非返事未到、此曉武士向宇治了、祗候檢
非違使等可依御所遊由被仰云々、親高非和解之儀、只
禪室平塞□□、被補公審、前大僧正御房泣雖申給、中
不及之由被仰、深成怨欝給云々、雖不始今事、世間、只禪
室之任意歟、供物馳走者之外無宥恕憐愍事、人之悲歎
無盡期云々、諸苦所因貪欲爲本、法華之所說也、但親高
年來右府家中、萬事奉仕奔營之由金吾所語也、今日不

聞兩方事、
廿二日、（庚戌、凶會、）朝天快晴、尋申興心房、昨日申時御榊木
出御、（但猶喧々、）御風氣自申時又令發給、終夜供御前云々、
巳時亦以使被示、御榊巳御木津云々、今年除目定不被
行歟、鴨社司亦有訴訟云々、助道被處殺害同意□□、
司一同書記請子孫永不可令補社司由議定了、今度闕
被加助道子之間、他社司禰宜已下皆可解其職由申、仰
云、年來夙夜我家在侍所爭不補哉云々、雖勘發可恐神
罰之由一同稱之云々、北野盗神鏡稱新造、法師亦募件
盗之功以子敍法橋、禪室被執申事云々、每社每寺訴訟
太不便、夜漸深企吾來、及曉頭參殿之間、殿下已御參
內訖、御榊發向事可有公卿議定云々、仍參禪室間頗彼
時刻、今朝武士已向了、爲川意分手八幡了、宇治手引
橋可在橋東山雖被仰、可向由已被仰下訖、引橋若聞向
八幡由者、無其路而可失便宜、渡橋在一故以西若開八
幡合戰者、取籠于中央可摧破、去神山衆徒雖有放失（火カ）罪
神（科カ）、承仰向陣之上牢不遂合戰哉由稱之、近日守護武藏

國稱無物、無是非懸鋒之體不被拘制法云々、宗淸進宮
寺解狀、其狀至極之道理也、可申請最初被召禁神人、
因幡國（爲宗淸中沙汰某死去使此本、）被寄宮寺之條猶不可叶神慮、急返
上向大炊庄、所殺害神人之新庄神人（片野馬允宗成、）早可召進
可被行罪科由云々、於南京申狀者專無其理、（久可流宗淸云々、）圓
經法印密々申、去秋濫惡徒等可被鎭沙汰事、內々申入
之處、長房入道衆徒事我可語宥由申談、殊令加增惡
行、遂如此、偏彼入道所爲由、別當辭退印鎰、入山寺給
了、圓經亦以籠居云々、山門事去神□井以仁榮爲使被
仰定高卿、座主以公性亦被仰、是兩方和合所被示合
也、（惡事偏被惑迷花院、）禪室亦依殿仰、始末子細以隆承之嘗進其
狀殿下給、定高遣關東時、定高以隆承狀以任義（誤脫アラン）公性等
意趣在關東、因玆欽召禁（誤脫アラン）在多青遂院秦 慶揚鞭下向關
東了、自殿被尋仰之處、隆承狀急忙之間取落由定高
申、仍禪室以其狀被遣關東、返事此間到來、二條中納
言被示落隆承法印申狀、先度所承已以水火、早可被尋
決由申云々、於禪室者猶爭歲內不被行除目哉命給云

云、猶肥滿藏人、御榊明日可御宇治由有其聞、孫子吳
起之軍法若不被拘制止者、惡徒之滅亡及大事歟、尤以
不便、
廿三日、辛亥、朝天陰、隣柳霞發、庭松鶯啼、一昨日被行
內侍所御神樂、(無出御、無御拳、)殿拍子資季顯氏、笛親忠、篳篥敎
定、琴有資云々、頭中將奉行、老藏人此間出仕、其夜亦
稱役死由退出云々、去夜事問前納言、返事云、去夜於
御在處被定八幡春日等訴事、右相府、土御門、(兄、)六條
家光、新資、岩相公等參入、議定之詮欲行罪科、於宗淸
者宗廟祠官、無其例、隨亦長治光淸猶有遺意歟、然而
明時之聖斷猶不被遂行罪條、今度宜淸已如無遺意、
以何可被行科決哉、於此條者人々一同、欲被行大明神
御歸座、亦衆徒之鬱念如何可令散哉、三ケ條訴(宗淸流罪事、可被付新庄於南都事、可被禁獄下手人事、)無裁許者不可叶歟、彼是之儀雖給之
由亦一同、但先明旦被立勅使、且被謝申神明之影向、
且可被誘衆徒之愁訴歟、其上下手人、(宗淸、)可被行罪科
云々、此條亦可然由各被申、而大衆可承引之條必然
歟、御榊無爲還御、宗廟可安之趣無大奇由被定申了、
先隨御使左右退可有祕計由有沙汰、各退出云々、終日
不見陽景、
廿四日、壬子、終夜今朝雨降、昨日御使左少辨(親高朝臣、)下向
云々、除目延故可遣(忩イ)宮申頭辨、昨日雖示于今無音云
云、巳時午時許告延引由云々、於今者定不被行歟、終
日雨滂沱、
廿五日、(癸丑、滅日、)夜星見、朝雲分、朝陽晴、今日頭辨亦爲御
使下向云々、馬允某禁獄云々、子細不聞及、午時許信
實朝臣來次云、件下手去夜神人奪取登御山訖、彌增衆
徒之怒歟云々、土御門大納言說也、此間事匪直也事、
始終定爲大事歟、
廿六日、(甲寅、凶會、)陽景晴、朝霞深、鶯既頻歌、有春氣、午時
許僉吾來、風病更發不出仕、夜前參右府、無聞得事、明年
三月公卿勅使、六條大納言已承之、是只慾紀國庄々重
滅亡之外不可他要歟、雜人之說、御榊昨日出木津令着
丈六堂給由雖有云々、尋常之說總無所云出、頭辨夜前

可歸、于今無音之山家人等今朝稱之、（金蓮說）只今雖參禪
室轉樂之間不奉謁、與尊實法印宜退出云々、世間儀式
不過此分限歟、拜禮御出凮從示子□、依之先例□家嫡
給、遣人無此事歟、今度自當日歡娛尤可然、依分配可
參尊勝寺灌頂云々、暗夜無益出仕歟、南都濫望之內菩
提山僧正（信圓）、謚號事有云々、尤可被裁許歟、金蓮於武
士之宅聞及說、自昨日申時衆徒在平等院門前、武士引
橋夾河陣列東西岸、衆徒來加如雲云々、
廿七日、乙卯、朝天沍陰、巳後雨降、夜猶不止、不聞世
事、巳時許典侍參法花堂、（廣大夫殿相具、）申時歸參訖、頭辨亦
向宇治云々、不聞其卷起、臨昏與心房來給、被仰衆徒
三ヶ條事、春日如賀茂八幡可被立臨時祭事、春日奉幣
使可爲公卿事、菩提山大僧正謚號事云々、此上不承伏
者別謀叛歟、
廿八日、（丙辰、欠、）朝雲晴、頭辨昨日申時歸、衆徒全不承伏
彌以雲集云々、是亦不知定說、
廿九日、丁巳、朝陽快晴、紅梅纔開、黃鶯頻囀、閑地桑門
不知事之艱難、只悅春景之早速如何、宇治河水風吹界
幕、甲冑嚴霜雲面皆被裂歟、頭辨憶病不及問答逃歸歟
云々、今曉新中納言亦下向由金吾示送、今日三郎（童）密
々令元服、姬君魚食云々、亦密々所調檳榔新車令立此
宅、以舊物裹、未時許與心房書狀、昨日物詣只今能歸、
禪室定納言被候御前、未入見參、無承及事、但女房說、
三ヶ條仰衆徒更不承諾、奉捨御榊、衆徒可歸由相議
云々、
卅日、（戊午）朝陽晴陰、濫入法印書狀云、一昨夜實瑜大僧
都書置數通書狀、臨跡逐電、所領二所讓于定惠阿闍
梨、暫住山寺後可參高野由書之、法器有其譽、官途世
路無其恨、發心之由來更不測知云々、即魔界之所爲
歟、四位侍從公仲朝臣慈母、隆賴朝臣次女（予姪也、）爲高野
御籠人、宿運無限猶々可奇、未時許與心房示給、衆徒
事彌與盛無申限、拜禮節會皆止歟云々、是即天下之魔
滅歟、適給暇歸本院由云々、此外無音信之人、入夜令
修鬼祭、夜天有陰、星纔見、黃昏上林奉與心房逢屋少

少雖改盤不替翠簾、亥時許金吾適來、終日謁禪室、亦無聞出事、貧頼卿以舟渡雖在平等院釣殿、宗清配流之外綸旨不可承由云々、過寒風雖堪之間、歸東岸、在船中以使申此由、未歸京、衆徒相具番匠雖欲渡橋、武士不令渡、不可奉融由被仰下上不可融、依有禁制、不及弓箭劍戟、依不可融只可突入河水、是全非殺害之儀、水練人何不存命哉由示合之間愁歸了、其勢多由雖有巷説、實正不挺云々、是既通公卿等之門徒所爲云々、長房、定高内々和合之躍也云々、殿下元三之間惣被行事不可有云々、於内裏者如節會定不可然歟、但氏公卿不可出仕云々、右府之存知如此、身亦不可出門云々、予歸了、

明月記第三 終

山田安榮
伊藤千可良 校
文傳正興

補遺

建仁二年

○十二月
十九日、天晴、夕雨雪、日入之間宮廻、夜通夜、廿
日、微雨散零、密雪下、親成宿禰來談、入夜宮廻、
通夜、皇太后宮參詣給云々、今年七十、后位長命不
似短命、一門盃（盛儀カ）議歟、
廿一日、天晴、日入之程宮廻還宮、通夜如例、
廿二日、雨降、入夜宮廻、即通夜、
廿三日、天晴、日入之程宮廻、右中將被參會一宿云
々、
廿四日、雪降、入夜甚雨、早旦登坂、今度始登、入
夜奉幣通夜、
廿五日、夜雪積、朝猶降、晩出歸京、關山風雪雖難
堪、非無興、午時許參院、無人、例御幸可有之間人
皆競出云々、逢忠綱、所勞初出仕之由示付退出、夜刑
部御先達前有僧事云々、未見聞書、傳聞僧正三人、實全、長
殿、覺寶云々、自餘不聞得、

建保二年

○八月（○本編第二卷三百五十四頁八月廿七日ノ條、參長押下ニ接續ス）
二十七日、先是仰云、今度歌殊宜書拔之、或十番或
廿餘番、別有結番、同可讀上、前後如何、予申云、
先被讀上書拔後、可被披講大卷歟、大卷定移時刻之
後、更被講撰歌者、頗有參差歟、衆議皆同、又叶叡慮、
仍先令講十番、（是爲叶御意歌許略也、殊爲當座之要、）其歌誠宜、各賞翫、次被
講廿六番、（十番又被結他歌也、）次被講大卷、八十番（秀逸三度結番、）各評
定、此結番偏決叡慮、人不見之、神祢御本之間無相
伺人、結番之歌太同科也、仍大略被定持、餘與更不

曇、天氣快然、明日連歌事等被仰定、戌剋計退出、
廿八日、戌終許參馬場殿、出御訖、各着座、大相國被儲懸物、太過差也、（積色々物、其傍積紙、）又以平薹置每人數、其前令置物、不落料云々、但賦物太以難、諸人不得風情、上句反讀、（縱令松要路、略之體也、）下句三字中略云々、假令ツマキ月マカキアキ、〇下文ハ本編第二卷三百五十四頁八月廿七日ノ條、之體也ニ接續ス

補遺終

明治四十五年二月廿五日印刷
明治四十五年二月廿九日發行

（明月記第三與附）　非賣品



編輯兼發行者　東京市京橋區新榮町五丁目三番地　國書刊行會代表者　早川純三郎
印刷者　東京市京橋區新榮町四丁目三番地　高橋赤次郎
印刷所　東京市京橋區新榮町四丁目三番地　國書刊行會第一工場
發行所　東京市京橋區新榮町五丁目三番地　國書刊行會

齋部廣成 撰

古語拾遺

明治三年（一八七〇）序刊本

據明治三年（一八七〇）序刊本影印

古語拾遺新刻本序

宇內之書可稱經者有
神典而已矣所謂詩書易禮及梵洋諸籍皆各
道其所道或亂
皇化或害大倫豈可謂之經也哉夫經也者萬
世不易之名而世之稱經者其實不經不可
以一日行於世請嘗論之道之本原出於天
君道體天臣道則地天地易位之事終古未

嘗有則
君臣易位之道亦斷斷乎不可有也父子之道
天性也譬如瓜之生瓜桃之生桃桃瓜傳氣
父子傳紹常也熏華之逕果可適則桃瓜亦
可移性矣人見生類之出乎父而不知生乎
母以同姓不婚爲天地之常經夫父之貴於
母則有焉父母之於子則恩義均耳乃貴父
賤母而夫婦之義斁矣嗚呼三綱既絕其經

何在也且梵之捨身洋之贖罪其言謬妄其
道弁戻世固有具兩眼而知日月者何煩重
石丸之喋喋也恭惟
皇祖產靈大神創造天地以立
君臣以創父子以設夫婦以爲萬世綱常其妙
德妙道妙化妙工固不可思議而言辭之孚
道其妙用亦出乎其
口授確乎不可疑焉如国造之訓国奴臣隸之

譯家之子人民之稱大御寶
天皇之解紓尊年字之約田寄苟悟其義則臣
道可立民情可治
君職可舉
神意可窺以言近則修身齊家之教存焉以言
遠則治国平天下之法備焉自餘之辭千言
萬語以論梵漢遠西之事綱羅宇宙包括顯
幽混混乎不可知其畔涯也由此言之則漢

學可廢梵學可廢洋學亦可廢也雖然我之
所謂廢者非禁講習之謂乃不以爲經也經
者
神典也異邪之書特其注脚耳而世之治非經
之經者認末稱本抱石呼玉不亦惑之甚乎
明治己巳之秋
詔設大學於東京舊習一掃學幹盡革表
神典爲大學之大法今玆春三月平田先生將

刻古語拾遺讀本囑重石丸施訓點重石丸
不以不敏而辭之及其卒業謹演
明詔之意題之卷首庶幾使天下之學者知此
書之果爲經也
明治三年庚午春三月
京都大學教官渡邊重石丸拜撰





附言

一書中字有難讀者有可不必讀者如夫開闢之夫竊按天下脱地字而後人遂改天爲夫亦未可知而諸本皆書夫字今姑有疑以俟後考奉爲日神之奉是也奉爲二字亦不能無疑竊按爲恐事訛ゐろ草書相似可考

一古言既曰勅曰云云而結語又曰申給伎是定格也然今施訓點有不必然者以從簡也看者恕之

一此書有不可不漢讀者故其施訓點便宜從事不必拘常法是先生之命也然如所謂弖爾乎波比之讀漢籍則大加鄭重欲使蒙童知皇国言語之道至嚴也

一天地剖判章。出雲国下忌部二字。據元元集補之

一石窟章思兼神語中穀木種殖之恐當作殖穀木種而之字極衍何則上文既曰種麻下文曰殖穀木種勢不得不然且麻之爲種子也固矣而穀亦爲種子故曰已上二物一夜蕃茂可以想見其景象矣蓋此書立言行語固既以漢文爲主如使穀木種殖之五字一氣連讀則文義遂爲不穩且下文神武天皇章曰仍令天富命率日鷲命孫求肥饒地殖麻穀種則其事固既與此章相同文義亦固與此章相應亦可以徵其殖穀木種矣竊按穀木種殖之五字蓋後人傳寫之次穀上脱殖字而後人又以意補殖之二字於種下遂致使文義嗇澀耳。又按麻穀均是種也而麻曰種麻穀曰殖穀木種蓋麻之爲種固論已而穀者嫌於殖穀木故曰木種以分之也蓋與古事記五穀初生段唯稻曰稻種以分他穀同例此亦可以證穀木種殖連讀之非矣故今重石丸謹加訂正以質識者

一同神語中所謂和衣四字蓋分註誤入本文者也不然則前後不相連接故今細書以倣他註之例

一天孫降臨章借問之借一本作往似是今從之

一磯城瑞垣朝章男弭之間補弓字熊鹿之間補皮字者據諸本也

一長谷朝倉朝章。秦機織之縁也矣七字。一本作秦機纏根源之縁也義理頗覺明晳今從之

一難波長柄豐前朝章白雉誤作白鳳今推事實訂之

一猶懷祕介推之恨一本無祕字爲穩故除之

一所遺四也章。所御坐之所不穩一本作可從之

一所遺五也章彼例之彼今從一本作後

一大地主神章以薏之以蓋苡誤而以薏又倒薏苡也且如分註曰古語以薏曰都須以字全然不穩今亦私訂正之以質識者

一此書諸本字頗有異同而中有不可不改者有可不必

、改者今僅改其尤者餘悉從舊本。

一先輩之評此書其見甚卑而其施訓點鹵莽可笑而今重石丸得賴故先生餘蔭以拜青天白日豈非幸之甚哉但重石丸之施訓點其鹵莽毋乃亦倣尤乎而今先生之命遂不可辭所以黽勉從事也。

一或詰予曰古稱皇國曰言靈國者以其主言辭也今子施訓點何不法美豆櫻根大人訓日本紀而反倣俗儒讀我籍之爲也曰此書之爲體以漢文爲主而古言古意亦自在其中則大道無不可

明之理矣何必拘拘常法以責難乎童蒙乎童蒙喜簡而不喜煩樂易而不樂難若夫欲知古言之純正者則有祝詞式正訓古訓古事記萬葉集等在焉亦已足矣世之庸人俗子動輒爲非漢學則不足知文字也然此書以漢文記故事故其施訓點亦從漢讀之法以成和魂漢才之人以箝庸人俗子之口則所謂一舉兩得不亦可乎是先生之志也

一此書之尊次祝詞式古事記神代紀固矣聞故氣吹舍先生嘗欲施訓點以公於世不果而逝然則今先生之命卽故先生之志也今重石丸謹表此書以副三典者欲以繼故先生之遺志也讀者請察焉

一故先生嘗曰古人云讀諸葛孔明出師表不墮涙者其人必不忠予謂讀忌部宿禰古語拾遺不感激憤惋以起志者其人必空空無腸學者也耳嗚呼先生自言既已如此而其尊崇之極遂尸祝以爲學神學者其可不原先生深意之所在乎

庚午三月　　重石丸再識

古語拾遺

從五位下齋部宿禰廣成撰

蓋聞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貴賤老少口口相傳前言往行存而不忘書契以來不好談古浮華競興還嗤舊老遂使人歷世而彌新事逐代而變改顧問故實靡識根源國史家牒雖載其由一二委曲猶有所遺愚臣不言恐

○古語拾遺　○一

絶無傳幸蒙召問欲攄蓄憤故錄舊說敢以上聞云爾。

一聞夫開闢之初伊弉諾伊弉冉二神共爲夫婦生大八洲國及山川草木次生日神月神最後生素戔嗚神而素戔嗚神常以哭泣爲行故令人民夭折靑山變枯因斯父母二神勅曰汝甚無道宜早退去於根國矣又天

地剖判之初天中所生之神名曰天御中主神次高皇產靈神（古語多賀美武須比是皇親神留伎命）次神皇產靈神（是皇親神留彌命此神子天兒屋命中臣朝臣祖也）其高皇產靈神所生之女名曰栲幡千千姬命（天祖天津彥尊之母也）其男名曰天忍日命（大伴宿禰祖也）又男名曰天太玉命（齋部宿禰祖也）太玉命所率神名曰天日鷲命（阿波國忌部祖也）手置帆負命（讚岐國忌部祖也）

○古語拾遺　○二

彥狹知命（紀伊國忌部祖也）櫛明玉命（出雲國忌部玉作祖也）天目一箇命（筑紫伊勢兩國忌部祖也）於是素戔嗚神欲奉辭日神（天照大神）昇天之時櫛明玉命奉迎獻以瑞八坂瓊之曲玉素戔嗚神受之轉奉日神仍共約誓卽感其玉生天祖吾勝尊是以天照大神育吾勝尊特甚鍾愛常懷腋下稱曰腋子（今俗號稚子謂和可古是其轉語也）其後素戔嗚神奉

爲日神行甚無狀種種凌侮所謂毀畔古語阿波那知埋溝古語美曾宇女放樋古語斐波那知重播古語志伎麻伎刺串古語久志佐志生剝逆剝屎戶如此天罪者素戔鳴神當日神耕種之節竊往其田刺串相爭重播種子毀畔埋溝放樋當新嘗之日以屎塗戶當織室之時逆剝生駒以投室內此天罪者今中臣祓詞也蠶織之源起於神代也。于時天照大神赫怒入于天石窟閉磐戶而幽居焉。爾乃六合常闇晝夜不分群神愁迷手足罔

措凡厥庶事燎燭而辨高皇產靈神會八十萬神於天八湍河原議奉謝之方爰思兼神。深思遠慮議曰宜令太玉神率諸部神造和幣仍令石凝姥神天糠戶命之子。鏡作遠祖也。取天香山銅以鑄日像之鏡令長白羽神伊勢國麻績祖今俗衣服謂之白羽此緣也。種麻以爲青和幣古語爾伎氐令天日鷲神以津咋見神殖穀木種以作白和幣是木綿也。已上二物一夜蕃茂也。令天羽槌雄神倭文遠祖也。織文布令天棚機姬神織神衣所謂和衣古語爾伎多倍令櫛明玉神作八坂瓊五百箇御統玉令手置帆負彥狹知二神以天御量大小斤雜器等之名也。伐大峽小峽之材而造瑞殿古語美豆能美阿良可兼作御笠及矛盾令天目一箇神作雜刀斧及鐵鐸古語佐那伎。其物既備掘天香山之五百箇眞賢

木古語。佐禰居自能禰居自而上枝懸玉中枝懸鏡下枝懸青和幣白和幣。令太玉命捧持稱讚亦令天兒屋命相副祈禱又令天鈿女命古語。天乃於須女其神強悍猛固。故以爲名今俗強女謂之於須志。此緣也。以眞辟葛爲鬘以蘿葛爲手繦蘿葛者比可氣。以竹葉飫憩木葉爲手草今多久佐手持著鐸之矛而於石窟戶前覆誓槽古語宇氣布禰約誓之意擧庭燎巧作俳優相與

歌舞於是從思兼神議令石凝姥神鑄日像之鏡初度所鑄少不合意（是紀伊國日前神也）次度所鑄其狀美麗（是伊勢大神也）儲備既畢具如所謀爾乃太玉命以廣厚稱詞啓曰吾之所捧寶鏡明麗恰如汝命乞開戶而御覽焉仍太玉命天兒屋命共致其祈禱焉于時天照大神中心獨謂比吾幽居天下悉闇群神何由如此

歌樂聊開戶而窺之爰令天手力雄神引啓其扉遷坐新殿則天兒屋命太玉命以日御綱（今斯利久迷縄是日影之像也）廻懸其殿令大宮賣神侍於御前（是太玉命久志備所生神如今世内侍善言美詞和君臣間令宸襟悅懌也）令豐磐間戶命櫛磐間戶命二神守衞殿門（是竝太玉命之子也）當此之時上天初晴衆俱相見面皆明白伸手歌舞相與稱曰阿波禮（言天晴也）

阿那於茂志呂（古語事之甚切皆稱阿那言衆面明白也）阿那多能志（言伸手而舞今指樂事謂之多能志此意也）阿那佐夜憩（竹葉之聲也）飫憩（木名也振其葉之調也）爾乃二神俱請曰勿復還幸仍歸罪過於素戔嗚神而科之以千座置戶令拔首髮及手足爪以贖之仍解除其罪逐降焉素戔嗚神自天而降到於出雲國簸之川上以天十握劍（其名天羽羽斬今在石上神宮古語

大蛇謂之羽羽言斬蛇也）斬八岐大蛇其尾中得一靈劍其名曰天叢雲（大蛇之上常有雲氣故以爲名倭武尊東征之年到相模國遇野火難卽以此劍薙草得免更名草薙劍也）乃獻上於天神也然後素戔嗚神娶國神女生大己貴神（古語於保那武智神）遂就於根國矣大己貴神（一名大物主神一名大國主神一名大國魂神今大和國城上郡大三輪神是也）與小彥名神（高皇產靈尊之子遁常世國也）共戮力一心經營天下爲蒼生

畜産定療病之方。又為攘鳥獸昆虫之災定禁厭之法百姓至今。咸蒙恩賴皆有効驗也。天祖吾勝尊納高皇産靈神之女。栲幡千千姬命生天津彦尊。號曰皇孫命。天照大神高皇産靈神二神之孫故曰皇孫　既而天照大神高皇産靈尊崇養皇孫欲降為豐葦原中國主仍遣經津主神。是磐筒女神之子。今下總國香取神是也。武甕槌神。是甕速日神之子。今常陸國鹿嶋神是也　驅除平定。於是大己貴神。及其子事代主神竝皆奉避。仍以平國矛授二神曰吾以此矛卒有治功天孫若用此矛治國者必當平安今我將隱去矣。辭訖遂隱。於是二神。誅伏諸不順鬼神等果以復命于時天祖天照大神高皇産靈尊乃相語曰夫葦原瑞穗國者吾子孫可王之地皇孫就而治焉寶祚

之隆當與天壤無窮矣即以八咫鏡。及草薙劒二種神寶授賜皇孫。永為天璽所謂神璽之劒鏡是也。矛玉自從即敕曰吾兒視此寶鏡當猶視吾與同牀共殿以為齋鏡仍以天兒屋命太玉命。天鈿女命。使配侍焉因又敕曰吾則起樹天津神籬神籬者古語比茂呂伎。及天津磐境。當為吾孫奉齋矣。汝天兒屋命太玉命二神。宜持天津神籬。降於葦原中國。亦為吾孫奉齋焉。惟爾二神共侍殿內能為防衛宜以吾高天原所御齋庭之穗。是稻種也。亦當御於吾兒矣宜太玉命率諸部神供奉其職如天上儀仍令諸神亦與陪從復敕大物主神宜領八十萬神永為皇孫奉護焉仍使大伴遠祖天忍日命帥來目部遠祖天槵津大來目帶仗前驅

旣而且降之間先驅還白有一神居天八達之衢其鼻長七咫背長七尺口尻明曜眼如八咫鏡卽遣從神往問其名八十萬神皆不能相見於是天鈿女命奉敕而往乃露其胸乳押下裳帶於臍下而向立咲噱是時衢神問曰汝何故爲然耶天鈿女命反問曰天孫所幸之路居之者誰也衢神對曰聞天孫應降故奉迎相待吾名是猨田彥大神時天鈿女命復問曰汝應先行將吾應先行耶對曰吾先啓行天鈿女命復問曰汝應到何處將天孫應到何處耶對曰天孫當到筑紫日向高千穗槵觸之峯吾應到伊勢之狹長田五十鈴川上因曰發顯吾者汝也可送吾而致之矣天鈿女命還報天孫降臨果皆如期天鈿女命隨乞侍送焉（天鈿女命者是猨女君遠祖以所顯神名爲氏姓今彼男女皆號爲猨女君此緣也）是以群神奉敕陪從天孫歷世相承各供其職天祖彥火尊娉海神之女豐玉姬命生彥瀲尊誕育之日海濱立室于時掃守連遠祖天忍人命供奉陪侍作箒掃蟹仍掌鋪設遂以爲職號曰蟹守（今俗謂之掃守者彼詞之轉也）逮于神武天皇東征之年大伴氏遠祖日臣命帥督將元戎剪除兇渠佐命之勳無有比肩物部氏遠祖饒速日命殺虜帥衆歸順官軍忠誠之効殊蒙褒寵大和氏遠祖椎根津彥者迎引皇舟表績香山之巓賀茂縣主遠祖八咫烏者奉導宸駕顯瑞菟田之徑妖氣旣晴無復風塵建都橿原經營帝宅仍令天富命（太玉命之孫）率手置帆負彥狹知二

神之孫以齋斧齋鉏始採山材構立正殿所謂（底都磐根宮柱布都之利立高天乃原爾搏風高之利氏皇孫命乃美豆乃御殿乎造奉仕也）故其裔今在紀伊國名草郡御木麁香二鄉（古語正殿謂之麁香）採材齋部所居謂之御木造殿齋部所居謂之麁香是其證也又令天富命率齋部諸氏作種種神寶鏡玉矛盾木綿麻等櫛明玉命之孫造御祈玉（古語美保伎玉言祈禱也）其

裔今在出雲國每年與調物貢進其玉天日鷲命之孫造木綿及麻并織布（古語阿良多倍）仍令天富命率日鷲命之孫求肥饒地遣阿波國殖穀麻種其裔今在彼國當大嘗之年貢木綿麻布及種種物所以郡名爲麻殖之緣也天富命更求沃壤分阿波齋部率往東土播殖麻穀好麻所生故謂之總國穀木所生故

謂之結城郡（古語麻謂之總也今爲上總下總二國是也）阿波忌部所居便名安房郡（今安房國是也）天富命卽於其地立太玉命社今謂之安房社故其神戶有齋部氏又手置帆負命之孫造矛竿其裔今分在讃岐國每年調庸之外貢八百竿是其事等證也爰仰從皇天二祖之詔建樹神籬所謂高皇產靈神皇產靈魂留產靈生產靈

足產靈大宮賣神事代主神御膳神（已上今御巫所奉齋也）櫛磐間戶神豐磐間戶神（已上今御門巫所奉齋也）生嶋（是大八洲之靈今生嶋巫所奉齋也）坐摩（是大宮地之靈今坐摩巫所奉齋也）日臣命帥來目部衞護宮門掌其開闔饒速日命帥內物部造備矛盾其物既備天富命率諸齋部捧持天璽鏡劔奉安正殿并懸瓊玉陳其幣物殿祭祝詞（其祝詞文在於別卷）次祭宮

門（其祝詞亦在於別卷。）然後物部乃立矛盾。大伴來目建仗開門。令朝四方之國。以觀天位之貴。當此之時。帝之與神。其際未遠。同殿共牀。以此爲常。故神物官物亦未分別。宮内立藏。號齋藏。令齋部氏永任其職。又令天富命率供作諸氏。造作大幣。訖令天種子命（天兒屋命之孫。）解除天罪國罪事。（所謂天罪者。上既設訖。國罪者。國中人民。所犯之罪。其事具在

中臣禊詞。）爾乃立靈畤於鳥見山中。天富命陳幣祝詞。禋祀皇天。徧秩群望。以答神祇之恩焉。是以中臣齋部二氏。倶掌祠祀之職。猨女君氏。供神樂之事。自餘諸氏。各有其職也。至于磯城瑞垣朝。漸畏神威。同殿不安。故更令齋部氏率石凝姥神裔天目一箇神裔二氏。更鑄鏡造劒。以爲護身御璽。是今踐祚之日所

獻神璽之鏡劒也。仍就於倭笠縫邑。殊立磯城神籬。奉遷天照大神及草薙劒。令皇女豐鍬入姬命奉齋焉。其遷祭之夕。宮人皆參。終夜宴樂。歌曰。美夜比登能。於保與須我良。伊佐登保志。由伎能與呂志茂。於保與須我良爾。（今俗歌曰。美夜比止乃。於保與曾許侶茂。比佐止保志。由伎乃與侶志茂。於保與曾許侶茂。詞之轉也。）又六年。祭八十萬群神。仍定天

社國社及神地神戸。始令貢男弓弭之調。女手末之調。今神祇之祭。用熊皮鹿皮角布等。此緣也。洎于卷向玉城朝。令皇女倭姬命。（天皇第二皇女。母皇后狹穗姬。）奉齋天照大神。仍隨神教。立其祠於伊勢國五十鈴川上。因興齋宮。令倭姬命居焉。始在天上。預結幽契。衢神先降。深有以矣。此御世。始以弓矢刀祭神祇。更定神地

神戸又新羅王子海檜槍來歸今在但馬國出石郡爲大社也至於纏向日代朝令日本武命征討東夷仍枉道詣伊勢神宮辭見倭姬命以草薙劒授日本武命而教曰愼莫怠也日本武命既平東虜還至尾張國納宮簀媛淹留踰月解劒置宅徒行登膽吹山中毒而薨其草薙劒今在尾張國熱田社未敍禮

典也至於磐余稚櫻朝住吉大神顯矣征伏新羅三韓始朝百濟國王懇致其誠終無欺貳也至於輕嶋豐明朝百濟王貢博士王仁是河內文首始祖也秦公祖弓月率百廿縣民而歸化矣漢直祖阿知使主率十七縣民而來朝焉秦漢百濟內附之民各以萬計足可褒賞皆有其祠未預幣例也至於後磐余

稚櫻朝三韓貢獻奕世無絕齋藏之傍更建內藏分收官物仍令阿知使主與百濟博士王仁記其出納始更定藏部至於長谷朝倉朝秦氏分散寄隸他族秦酒公進仕蒙寵詔聚秦氏賜於酒公仍率領百八十種勝部蠶織貢調充積庭中因賜姓宇豆麻佐言隨積埋益也所貢絹綿軟於肌膚故訓秦字謂之波陀仍以秦氏所貢絹纏祭神劒首今俗猶然所謂

秦機纏根源之緣也自此而後諸國貢調年年盈溢更立大藏令蘇我麻智宿禰檢校三藏齋藏內藏大藏秦氏出納其物東西文氏勘錄其簿是以漢氏賜姓爲內藏大藏今秦漢二氏爲內藏大藏主鑰藏部之緣也至於小治田朝太王之胤不絕如帶天恩興廢繼絕纔供其職至于難波長柄豐前朝白雉四年以小華下諱齋

部首作賀斯拜神官頭今神祇伯也今掌敍王族宮內禮儀婚姻卜筮事夏冬二季御卜之式始起此時作賀斯之胤不能繼其職陵遲衰微以至今至于淨御原朝改天下萬姓而分爲八等唯序當年之勞不本天降之績其二曰朝臣以賜中臣氏命以太刀其三曰宿禰以賜齋部氏命以小刀其四曰忌寸以爲秦

漢二氏及百濟文氏等之姓蓋與齋部共預齋藏事因以爲姓也今東西文氏獻祓太刀蓋亦此之緣也至大寶年中初有記文神祇之簿猶無明案望秩之禮未制其式至天平年中勘造神帳中臣專權任意取捨有由者小祀皆列无緣者大社猶廢敷奏施行當時獨歩諸社封稅總入一門起自天降洎乎東征扈從群神名顯國史或承皇天之

嚴命爲寶基之鎭衞或遇昌運之洪啓助神器之大造然則至於錄功酬庸須同預祀典或未入班幣之例猶懷介推之恨況復草薙神劍者尤是天璽自日本武尊愷旋之年留在尾張國熱田社外賊偸逃不能出境神物靈驗以此可觀然則奉幣之日可同致敬而久代闕如不脩其禮所遺一也夫尊祖敬宗

禮教所先故聖皇登極受終文祖類于上帝禋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然則天照大神者惟祖惟宗尊無二因自餘諸神者乃子乃臣孰能敢抗而今神祇官班幣之日諸神之後敍伊勢神宮所遺二也天照大神本與帝同殿故供奉之儀君神一體始自天上中臣齋部二氏相副奉禱日神猨女之祖亦解神

怒然則三氏之職不可相離而今伊勢宮司獨任中臣氏不預二氏所遺三也凡奉造神殿者皆須依神代之職齋部官率御木麁香二鄉齋部伐以齋斧掘以齋鉏然後工夫下手造畢之後齋部殿祭及門祭訖乃可御坐而造伊勢宮及大嘗由紀主基宮皆不預齋部所遺四也又殿祭門祭者元太玉命供奉

之儀齋部氏之所職也雖然中臣齋部共任神祇官相副供奉故宮內省奏詞稱將供奉御殿祭而中臣齋部候御門至寶龜年中初宮內少輔從五位下中臣朝臣常恣改奏詞曰中臣率齋部候御門者彼省因循永爲後例于今未改所遺五也又肇自神代中臣齋部供奉神事無有差降中間以來權移一氏

齋宮寮主神司中臣齋部者元同七位官而延暦初朝原內親王奉齋之日殊降齋部爲八位官于今未復所遺六也凡奉幣諸神者中臣齋部共預其事而今太宰主神司獨任中臣不預齋部所遺七也諸國大社亦任中臣不預齋部所遺八也凡鎭魂之儀者天鈿女命之遺跡然則御巫之職應任舊氏而今

所選不論他氏所遺九也凡造大幣者亦須依神代之職齋部之官率供作諸氏准例造備然則神祇官神部可有中臣齋部猨女鏡作玉作盾作神服倭文麻續等氏而今唯有中臣齋部等二三氏自餘諸氏不預考選神裔亡散其葉將絕所遺十也又勝寶九歲左辨官口宣自今以後伊勢大神宮幣帛使專

用中臣勿差他姓者其事雖不行猶所載官例未刊除所遺十一也。

昔在神代大地主神營田之日。以牛宍食田人于時御歳神之子至於其田唾饗而還以狀告父御歳神發怒以蝗放其田苗葉忽枯損似篠竹於是大地主神令片巫（志止止鳥）肱巫。（今俗竈輪。及米占也。）占求其由御歳神爲祟宜獻白豬

白馬。白鷄以解其怒依教奉謝御歳神答曰實吾意也。宜以麻柄作挊挊之乃以其葉掃之以天押草押之以烏扇扇之若如此不出去者宜以牛宍置溝口作男莖形以加之（是所以厭其怒也）薏苡子蜀椒呉桃葉及鹽班置其畔。（古語薏苡曰都須）仍從其教苗葉復茂年穀豐稔是今神祇官以白豬白馬白鷄祭御歳神之縁也。

前件神代之事。說似盤古疑冰之意取信寔難然我國家神物靈蹤今皆見存觸事有效不可謂虛但中古尚朴禮樂未明制事垂法。遺漏多矣方今聖運初啓照堯暉於八洲寶曆惟新蕩舜波於四海易鄙俗於往代改粃政於當年隨時垂制流萬葉之英風興廢繼

絕補千載之闕典若當此造式之年不制彼望秩之禮竊恐後之見今猶今之見古矣愚臣廣成朽邁之齡既逾八十犬馬之戀旦暮彌切忽然遷化含恨地下街巷之談猶有可取庸夫之思不易徒棄幸遇求訪之休運深歎口實之不墜庶斯文之高達被天鑒之曲照焉。

大同三年二月十三日

古語拾遺　終



伊勢神都生　大西小太郎刻

佚名　撰

将門記

寛政十一年（一七九九）序刊本

據寛政十一年（一七九九）序刊本影印

[illegible]大海寛生精舎[illegible]觀乎將門傳古写[illegible]

[illegible]

寛政丁巳夏　[illegible]

尾張源[illegible]書

此将門記一巻ハ[illegible]通郎[illegible]

寛政十[illegible]六月　尾張國名児屋人　植松[illegible]信

[illegible]通邦[illegible]

松居[illegible]

将門乃記

此寫巻ハ初程失て文乃名をたま知とて去共義徳乃[illegible]
本最古乃写つらしとて本乃まゝ二写侍り此ハ吾尾張乃[illegible]
大須宝生院乃古蔵写しを享保乃比寺門を出し今ハ
何某乃家ニ秘蔵せらるゝとそ云る其墨して点をさし假
名文字ハ義徳乃昔振なるを今ハ物乃證共成ぬへきものハ物学乃
種共成ぬらしと徒然ニ写出ぬ

天明二年壬寅八月　稲葉通邦

ア 阿　ミ 三　ソ 為　ケ 介（今ハケニ作）　中 保　レ 汗

ア 見　ヘ 木　ミ 宇（今ハヨニ作）　大 大　ロ 呂　コ 己

ム 良　ヽ 々　七 左　タ 多　ロ 王　エ 江

于 于（若ハ宇汗看）　ヘ 閉　ヒ 比　メ 女　乙 毛（今ハ平カナ）　エ [illegible]

千 千（若）　ノ 之知　七 世　久 須　ム 牟　丁 万

チ 天　リ 利　ハ 宇　ヌ 奴　マ [illegible]（今ハヒニ作）

ミ 之　ソ 曽　井 寸　ハ 門　レ 礼

又此写巻ニハ朱点ハなく墨して切点返点をちつろ

□・ 切点　・ 返点

將門記

卷首闕失十餘許行

由于野本　扶等張陣相待將門遙見彼軍之體所謂向纛崇之神旛旗挙鉦擊（纛崇者兵具也以獸毛作之鉦者兵鼓也讀云布利皇々義也）爰將門欲罷不能擬進無由然而勵身勧拠交刃合戰矣將門幸得順風射矢如流所中如案扶等雖勵終以負也仍亡者數多存者已少以其四日始自野本石田大串取木等之宅迄至与力人々之小宅皆悉燒巡遁火出者驚矢而還入火中叫喚之中千年之貯伴於一時炎又筑破眞壁新治三箇郡伴類之舍宅五百餘家如員燒掃哀哉男女爲火成薪珍財爲他成分三界火宅財有五主去來不定若謂之歟其日火聲論雷響其時煙色爭雲覆空山王交煙隱於巖後人宅如灰散於風前國吏万姓視之哀慟遠近親疎聞之歎息中箭死者不意別父子之中棄楯遁者不圖離夫婦之間貞盛進身於公事前參上於花城經廻之程具由聞於京都仍彼君案物情貞盛寔与彼前大掾源護并其諸子等皆同黨之者也然而未躬与力偏被編其緣坐厳父國香之舍宅皆悉燒滅其身死去者迴聆此由心中嗟嘆於財有五主者何憂吟哀但哀亡父空告泉路之耐存母獨傳山野之迷朝居聞之渙以洗面夕臥思之愁以燒胸貞盛不任哀慕之至申暇於公歸於舊郷僅著私門求亡父於烟中尋遺母於巖隈幸雖預司馬之級遥吟別鶴之傳方今以人口尋得偕老之友以傳言向取連理之徒爲呼哀哉着布冠於緑髮結菅帶於藤衣冬去春來漸失宜有之日歳變節改僅遂周忌之頗貞盛有檢案内凡將門非本意敵斯源氏之縁坐也（諺曰賤者隨貴弱者資強不如敬順）苟貞盛在守器之職須歸官都可增官勇而孀母在堂非子誰養田地有數非我誰領睦於將門通芳操於

花夷流外翼於国家仍具挙此由聴斯可者
乃擬對面之間故上総介高望王之妾子平良
正亦将門次々伯父也而介良兼朝臣与良正兄弟
之上下両彼常陸前掾源護之因縁也護常
嘆息子扶隆繁等為将門被害之由然而介
良兼居於上総国未執此事良正独追慕因縁如
車舞廻於常陸地爰良正偏就外縁愁卒忘内
親之道仍企干戈之計誅将門之身于時良正
之因縁見其威猛之励雖未知勝負之由兼莞
尒然ゝ怡而已（字書曰莞爾者倭言都波恵牟也上音官又下音志又 怡者倭言与呂古布也上音伎下音伊又）
任理負楯依実立者将門傳聞此言以承平五
年十月廿一日忽向彼国新治郡川曲村則良正揚
声如案討合弃命各合戦然而将門有運既勝良
正無運遂負也射取者六十餘人逃隠者不知其数
然以其廿二日将門帰於本郷爰良正并因縁伴
類下兵恥於他堺上敵名於自然動憤懣之心

晴追疾風之影（書曰鬱悒者阿知支奈久）然而依於會稽之深尚发
敵對之心仍勤不足々由挙於大兄ゝ介具状云雷
電起響是由風雨之助鴻鶴凌雲只資羽翔之
用也義被合力鎮将門々乱悪然則国内之騒自
停上下々動必鎮者彼介良兼朝臣開吻云昔ゝ
悪王尚犯害父々罪今々世俗何忍強甥々過
舎弟所陳尤不可然也其由何者因縁護様頃年
有所鼻愁苟良兼為彼姻婭之長豈元与力
々心哉早整戎具密可相待者良正励得水々
龍心成李陵々旨励聞々先軍被射者治瘡
而向来其戦遁者繕楯會集介向介良兼調
兵張陣以承平六年六月廿六日指常陸国如雲涌
出上下々国（言上総下総也）雖加禁遏稱問因縁如遁飛
者不就所々關自上総国武射郡之少道到著
於下総国香取郡之神前自厰渡著常陸国信
太郡蕃前津以其明日早朝著於同国水守

營所斯鷄鳴良正参向述不審其次貞盛依
有疇昔之志對面於彼介之相語云如聞我
寄人与將門等慰懃也者斯非其兵者兵以名
尤爲先何令虜領若干財物令殺害若干
之親類可傾其敵哉令須与彼合力將定是非
云貞盛依人口之甘雖非本意暗爲同類揹下
毛野国地動草靡一列發向更將門依在機急
爲見實否只率百餘騎以同年十月廿六日打

五

向於下毛野国之堺依件敵有數千許畧見
氣色敢不可敵對其由何者彼介未費合戰
之遑人馬膏肥干戈皆具將門被揩度之
之敵兵具已之人勢不厚敵見之如垣築楯
如切致向矣將門未到先寄歩兵畧令合戰且射
取人馬八十余人也彼介大驚怖皆挽楯逃還將
門揚鞭稱名追討之時敵失爲方偪庁府下 傳曰偪庁者倭言伊利古万留也
於斯將門思惟允雖不在常夜之敵尋

脉不踈遠氏骨肉者所云夫婦者親而等瓦親
戚者踈而喩葦若終致殺害者若物譏在遠
近歟仍欲逃彼介獨之身便開国廰西方之
陣令出於介之次千餘人之兵皆免鷹前之
鴙命急成方籠之鳥羽厭日僻介無道合戰之
由觸於在地国日記已了以其明日歸於本堵自茲以来
更无殊事然間依前大掾源護之告状件護并犯人
平將門及真樹等可召進之由官府去承平五

六

年十二月廿九日府同六年九月七日到来差左近衛
番長正六位上英保純行同姓氏立宇自加支興弟
被下常陸下毛下総之等国仍將門告人以前同
年十月十七日火急上道便参公庭具奏事由幸蒙
天判檢非違使所被略問允雖不堪理務佛神有感
相論如理何況一天恤上有百官顧而犯准輕罪過
不重振兵名於畿内施面目於京中経廻之程乾徳
降詔鳳暦已改 言帝王御冠服之年以承平八年改天慶元年故有此句也 故松色含千年

〻緑蓮糸結十善〻蕃方今万姓重荷輕於大穀
八虐大過淺於犯人將門幸遇此仁風承平
七年四月七日恩詔罪无輕重含悅靨於春花賜還
向於仲夏泰辞燕丹〻遑終帰嶋子〻墟 傳言昔燕丹事
於秦皇遂經久年然後燕丹請暇帰古郷即秦皇作曰縱為首
白烏生角時汝聽還者燕丹歎作天為為〻首白烏地馬為〻
生角秦皇大驚乃許帰又嶋子者幸雖入常楽〻
国忽還本郷〻墟故有此句也子細見本文也 所謂馬
有北風〻愁鳥有南枝〻悲何況人倫於思何
无懐土〻情武仍以同年五月十一日早辞都洛著弊
七
宅未休旅脚未歷旬月件介良兼不忘本意〻怨尚
欲遂會稽〻心頃年所構兵革其勢殊自常便以
八月六日圍来於常陸下総両国〻境子飼〻
渡也其日儀式請靈像而前陣張 言靈像者故上総介高茂王形并故陸奥
將軍平良茂形也 勲精兵而襲攻將門其日明神有怒揔非
行事隨兵少上用意皆下只負楯還爰彼介
燒掃下総国豐田郡栗栖院常羽御厩及百姓舍
宅于時晝人宅欄収而奇灰滿於每門夜煙

絶烟漆柱峙於每家煙遐如掩空〻雲炬遍似
散地〻星以同七日所謂敵者奪盛名而早去將門
懷酷怨而暫隱矣將門偏欲揚兵名於後代亦
変合戦於一両日之間所構鉾楯三百七十枚兵
一倍以同月十七日同郡下大方郷堀越渡固陣相
待件敵叶期如雲立出如雷響致其日將門
急勞脚病每事朦朦未幾合戦伴類如算打散
所遺民家為仇皆悉燒巳郡中稼穡人馬共被
損害所謂千人屯處草木俱彫者只於斯云矣
登時將門為負身病隱妻子共宿於幸嶋郡
葦津江邊依有非常之疑戴妻子於船泛於廣河
之江將門帶山居於陸閑岸經一両日間件敵以十
八日各分散以十九日敵介取幸嶋道渡於上総
国其日將門〻婦乗船寄彼方岸〻于時彼敵
等得媒人〻約尋取件船七八艘內所被虜掠雑
物資具三千余端妻子同共討取即以廿日渡於上

総国爰将門妻去夫留忿怨不少其身乍生其魂
如死雖不習旅宿慷慨假寐豈有何益武妾恒存
真婦之心与幹朋欲死夫則成漢王之勵将欲尋
楊家廻謀之間數旬相隔尚懐戀處無相逢之期然
間妾之舎弟等成謀以九月十日竊令還向於豊田郡
既背同氣之中属本夫家譬若遼東之女随夫令
討父国件妻背同氣之中逃帰於夫家然而将門尚
与伯父為宿世之讎彼此相揖時介良兼依有因

九

縁到着於常陸国也将門僅聞此由又欲征伐所備
兵士千八百余人草木共靡以十九日發向常陸
国真壁郡乃始自彼介服織之宿与力伴類舎宅
如負掃焼一両日之間追尋件敵皆隠高山乍有
不相逢逗留之程聞有筑波山以廿三日如負立出
依實件敵従弓袋之山南谿遥聞千余人之聲
山響草動軒諠譁将門固陣築楯且送簡牒
且寄兵士于時律中孟冬日臨黄昏因茲各

挽楯陣守身自昔迄今敵人所苦晝則掛箭
以眄人矢所中夜則枕弓以危敵心所勵風雨
之節蓑笠為家草露之身蚊虻為仇然而各
為恨敵不憚寒温合戰而已其度軍行頗有
秋遺敷稲穀於深泥渉人馬於自然飽秣斃牛
者十頭酔酒被討者七人真樹陣人其命不死謂之口惜焼
幾千之舎宅想之可哀滅何万之稲穀終不逢其
敵空帰於本邑厥後以同年十一月五日介良兼

十

掾源護并掾平貞盛公雅公連秦清文凡常陸
國等可追捕将門官府被下武蔵安房上総
常陸下毛野等之国也於是将門頗述氣附力
而諸国之宰乍抱官符慥不張行好不堀
求而介良兼尚銜忿怒之毒未停殺害
之意求便伺隙終欲討将門于時将門之駈使
丈部子春丸依有因縁屢融於常陸国石田
庄邊之田屋于時彼介心中以（為 以之字書曰以為者於今義良久）讒鉤破

厳属請傾山盡得子春丸々注豈敢宮将門等
々身即召取子春丸問案内申云甚以可也今須賜
此方之田夫一人将罷漸々令見彼方々氣色云々
彼介愛與有餘恵賜東絹一疋語云若汝依實
令謀害将門者汝省荷夫々苦促必為乗馬々郎
頭何況積穀米以増勇々々衣服以擬賞者子春
丸忽食駿馬々完未知彼死偏随鵠鵯々甘喜悦
因極寧件田夫帰於私宅豊田郡罡埼々村其明日

十一

早朝子春丸彼使者各荷炭而到於将門石井之
営所一両日宿衛々間摩寧使者其兵具置所将門
夜遁所及東西々馬打南北々お入悉令見知爰使
者還參具擧此由彼介良兼々擁夜討之兵同年
十二月十四日夕發遣於石井営所其兵類所謂
一人當千々限八十余騎既張養由々弓漢書曰養由
者執弓則百鳥自落百射百中也弥負解烏之靫淮南子曰有弓
師名曰羿堯皇時人也時十介日出人即射九介
日射落地其日有金烏故名解烏仍喩於上兵者也催駿馬之
蹄郭璞曰駿馬生三日而超其母仍一日行百里也故喩於駿馬而已揚李陵之鞭如風
徹征如鳥飛着即以爰尅出結城郡法城寺
之當路打着之程有将門一人當千之兵暗知
夜討之氣把交於後陣之従類徐行更不知誰人
便自鵝鴨橋上竊打前立而馳来於石井之宿
具陳事由主従惚忙男女共囂爰敵等以
卯剋押圍也於斯将門之兵十人不足揚聲
告云昔聞者由弓人名楯爪以勝於數万之軍子

十二

柱人名立針奪千交之鋒况有李陵王之心慎
汝等而勿面帰将門張眼嚼齒進以撃手合
于時件敵等弃楯如雲逃散将門羅馬而
如風追攻実遁之者宛如遇猫之鼠失穴追之
者辟如攻鴙之鷹離韝第一之箭射取上兵
多治良利其遺者不當九牛一毛其日被殺
害者卌餘人猶遺者存天命以遁散但注人子春丸有天
罰事顕以承平八年正月三日被捕殺已了此後様負威三顧已身立

身修徳莫過於忠行損名失利無甚於邪
悪清廉之比宿於蛇室糟蓋之名取
於同烈然本文云不憂前生貧報但吟
悪名之後流者遂遁濫悪之地然可有不善
之名不如出花門以遂上花城以達身加
之一生只如隙千歳誰榮猶争直生可辞盗
跡吾貞盛奉身於公幸預於司馬烈況
積労於朝家弥可拝朱紫之衣其次快奏身愁
者畢以承平八年春二月中旬山道京上
将門具聞此言告伴類云讒人之行憎忠人之在己
上耶悪之心嫌富貴之先我身所謂蘭花
欲茂秋風敗之賢人欲明讒人隠之今件
貞盛将門會稽未遂欲報難忘若上官
都讒将門身歟不如追停貞盛蹂躙之
帝率百餘騎之兵火急追征以二月廿
九日追着於信濃国小懸郡国分寺之邉

十三

便帯千向川彼此合戦間無有勝負厥
内彼方上兵他田真樹中矢而死此方上兵文室
好立中矢生也貞盛幸有天命免呂布之
鏑遁隠山中将門千般搔首空還堵邑爰
貞盛千里之粮被奪一時據空之涙灑於
草目疲馬舐薄雪而越堺飢従含寒風
而憂上然而生分有天僅届京洛便録度
之愁由奏太政官可糺行之天判賜於在
地国以去天慶元年六月中旬京下之後
懐官苻雖相糺而伴将門弥施逆心倍為暴
悪厥内介良兼朝臣以六月上旬逝去
況乎之間陸奥守平維扶朝臣以同年冬
十月擬就任国之次自山道到着於下
野之府貞盛与彼太守依有知音之心相
共欲入於彼奥州令聞事由甚以可也
乃擬首途之間亦将門伺隙追来固前後

十四

之陣狩山而尋身踏野而求蹤貞盛有
天力而如風徹如雲隠太守思煩弃而入任国
也厥後朝以山為家夕以石為枕兇賊之恐
尚深非常之疑弥倍螢〃不離国輪遥〃不
避山懐仰天観世間不安伏地吟一身之
難保一哀二傷厭身難廃厭聞鳥宣則疑
例敵之鳴見草動則驚注人之来乍
嗟運多月乍憂送数日然而頃日无合戦之
音漸慰旦暮之心然間以去承平八年春
二月中武蔵守興世王介源経基与足立郡
司判官代武蔵武芝共各争不治之由如聞
国司者无道為宗郡司者正理為力其由何者縦
郡司武芝年来恪憧公務有誉无謗苟
武芝治郡之名頗聴国内撫育之方普在民家
代〃国宰不求郡中之欠負往〃刺史更
无違期之譴責而件権守正任未到之間推擬

入部者武芝検案内此国為承前之例正
任以前輙不入部之色者国司偏称郡司之无礼
恣発兵仗押而入部矣武芝為恐公事暫匿
山野如案襲来武芝之所〃舎宅縁辺之民家掃
底捜取所遺之舎宅検封弃去也凡見
件守介行事主則挟仲和之行（花陽国志曰仲和者為太守重賦貪財漁国内）也従則懐草竊之心如箸之主合眼而成
破骨出膏之計如蟻之従分手而励盗財隠
運之思粗見国内彫弊平民可損仍国書
生等尋越後国之風新造不治悔過一巻落於
庁前事皆分明於此国郡也武芝已雖帯郡司
之職本自無公損之聆所被虜掠之私物可
返請之由屡令覧挙而曾无弁礼之政頻致合戦
之構于時将門急聞此由告従類云彼武芝等非我
近親之中又彼守介非我兄弟之胤然而為鎮彼
此之乱欲向相武蔵国者即率自分之兵杖就武

十七

芝當野武芝申云件權守幷介等一向勲兵革
皆卑妻子登於比企郡狹服山者將門武芝相
共指府發向于時權守興世王先立而出於府衙
介經基未離山陰將門且興世王与武芝令和此
事之間各領數坏迭披榮花而間武芝之後陣
等无故而圍彼經基之營所介經基未練兵道驚
愕分散云忽聞於府下于時將門鎮濫惡之本意
既以相違興世王留於国衙將門等歸於本郷爰經基所
懐者權守將門被催郡司武芝抱擬誅經碁之 十七 上當作基
疑即含忿恨遁上京都仍爲報興世王將門等之
會嵇巧虛言於心中奏謀叛之由於太官因之京
中大驚城邑併囂爰將門之私君太政大臣家可擧
實否之由御教書以天慶二年三月廿五日寄於
中宮少進多治眞人助眞所被下之狀同月廿八日
到来云之仍將門取常陸下總下毛野武藏上毛野五
箇国之解文謀叛无實之由以同年五月二日言上而

間介良兼朝臣以六月上旬臥病床剃除鬢髮卒去
已了自介之後更无殊事而比武藏權守興世王与新
司百濟貞連彼此不知乍有姻婭之中更不令廳
坐矣興世王恨世寄宿於下總国称依諸国之善狀
爲將門可有功課之由破議於官中幸沐恩澤於
海内須滿威勢於外国而間常陸国居住藤原
玄明等素爲国乱人爲民之毒害也望農節則
貪町滿之步數至官物則无束把之弁濟動
凌轢国使之来責兼劫略庸民之弱身見其行 十八
則甚於夷狄聞其操則伴於盜賊于時長官
藤原維幾朝臣爲令弁濟官物雖送度々移牒
對捍爲宗敢不府向背公恣施猛惡居私而強竊
部内也長官稍集度々過依官符之旨擬追補之
間急提妻子遁渡於下總国豊田郡之次所盜
渡行方河内両郡不動倉穀糒等其數在郡司
所進之日記也仍可捕送之由移牒送於下総国幷

将門而常嫌逃已之由曾无捕渡之心凡為国成宿
世之敵為郡張暴悪之行鎮奪往還之物為妻子之
稔恒掠人民之財為従類之栄也将門素済侘人而
述気顧无便者而託力于時玄明等為彼守維幾朝
臣常懐狼戻之心深含蛇飲之毒或時隠身欲誅戮
或時出力欲合戦玄明試問此由於将門乃有可被合
力之様弥成跋扈之猛悉擬合戦之方内議已訖集
郡内之干戈発堺外之兵類以天慶二年十一月廿一

十九

日渉於常陸国兼備警固相待将門々陳云件玄
明等令住国土不可追捕之牒奉国而不承引可合
戦之由示送返事仍彼此合戦之程国軍三千人如員
被討取也将門随兵僅千余人押塞府下便不令東西
長官既伏於過契詔使復伏辯敬屈世間綾羅如雲
下施微妙珍財如星散万五千之絹布被奪五主
之客三百余之宅烟滅作於一旦之煙屏風之西施
急取裸形之媿府中之道俗酷當為害之危金銀彫

鞍瑠璃塡匣幾千幾万若干家貯若干珎財誰採誰
領矣定額僧尼請頓命於夫兵僅遺士女見酷媿於生
前可憐別賀擲紅涙於緋襟可悲国吏跪二膝於泥
上當今濫悪之日烏景西傾放逸之朝領掌印鎰
仍追立長官詔使令随身既畢廳衆哀慟留於館後
伴類俳佪迷於道前以廿九日還於豊田郡鎌輪之宿長
官詔使令住一家雖加愍労寝食不穏于時武蔵権
守興世王竊議於将門云令検案内雖討一国公責不軽

廿

同虜掠坂東暫聞気色者将門報答云将門所念啻
斯而已其由何者昔斑足王子欲登天位先殺千王頭
或太子欲奪父位降其父於七重之獄苟将門刹帝
苗裔三世之末葉也同者始自八国兼欲虜領王城
今須先奪諸国印鎰一向受領之限追上於官堵然
則且掌入八国且腰附万民者大議已訖又帯数千兵以
天慶二年（通邦云當作十二月）二月十一日先渡於下野国各騎如龍之馬皆
率如雲従也揚鞭催蹄将越万里之山各心勇神奢欲

勝十万之軍既就於国廳張其儀式于時新司藤原公
雅前司大中臣全行朝臣等見欲奪国氣色先拜
將門便擎印鎰跪地奉授如斯騒動之間館内及府
邊悉被虜領今毛鞭了使追長官於官堵長官曰云
天有五衰人有八苦今日遭苦大底何為字書伊加世乎也時
改世變天地失道善伏惡起佛神無驗烏呼哀哉鷄
儀未舊飛於西朝龜甲乍新耗於東岸言任中有卅慙故爾云也
簾内之兒女弃車轅而歩於霜庭門外從類離馬鞍
而向於雪坂治政之初開金蘭之黨中之任感彈歎息
之爪被取四度之公文空歸於公家被奪一任之公廨
徒疲於境腊国内吏民顰眉而涕淚堺外士女举聲
而哀憐昨日聞他上之愁今日取自下之媿略見氣
色天下騒動世上彫弊莫過於斯峯々之間終從山
道追上已了將門以同月十五日遷於上毛野之次下毛野
介藤原尚範朝臣被奪印鎰以十九日兼付使追於
官堵其後領府入廳固四門之陣且放諸国之除目于

九一

時有一昌伎云者憒八幡大菩薩使奉授朕位於蔭子
平將門其位記左大臣正二位菅原朝臣靈魂表者右八幡大
菩薩起八万軍奉授朕位今須以卅二相音樂早可奉
迎之爰將門捧頂再拜況四陣举而立歡數千併
伏拜又武藏權守并常陸掾藤原玄茂等為其時宰
人喜悦譬若貧人之得富美咲宛如蓮花之開敷於斯
自製奏諡号將門名曰新皇仍於公家且奏事由状云
將門謹言　不蒙　貴誨星霜多改渇望之至造次
何言伏賜　高察恩之幸之然先年源護等愁状被召
將門依恐官符急然上道祗候之間奉仰云將門之事
既霑恩澤仍早返遣者帰着舊堵已了然後忘却
兵事後緩絃安居而間前下総国介平良兼興數千
兵襲攻將門不能背走相防之間為良兼被殺損奪
掠人物之由具注下総国之解文言上於官爰朝家被
下諸国合勢可追捕良兼等官府又了而更給召將
門等之使然而依心不安遂不上道付官使英保純

十二

行具由言上又未蒙報裁鬱悒之際今年之夏同
平貞盛挙将門之官符到常陸国仍国司頻牒送将
門件貞盛脱追捕蹐上道者也公家須捕糺其由而還
給得理之官符是尤被矯飾也又右少弁源相職
朝臣引仰旨送書状詞云依武蔵介経基之告状定可
推問将門之後符已了者待詔使到来之比常陸介
藤原維幾朝臣息男為憲偏仮公威只好冤枉爰依
将門従兵藤原玄明之愁将門為聞其事発向彼国而

廿三

為憲与貞盛等同心率三千余之精兵恣下兵
庫器仗戎具并楯等挑戦於是将門励士率起意
気討伏為憲軍兵已了于時領州之間滅亡者不知其
数幾許況乎存命黎庶尽為将門虜獲也介維幾
不教息男令及兵乱之由伏弁過状已了将門
雖非本意討滅一国罪科不軽可及百県因之候朝
議之間且虜掠坂東諸国了伏案昭穆将門已柏
原帝王五代之孫也縦永領半国豈謂非運昔振

兵威取天下者皆史書所見也将門天之所与既在
武芸思惟等輩誰比将門而公家無褒賞之由屢
被下譴責之符者省身多恥面目何施推而察之
甚以幸也抑将門少年之日奉名簿於太政大殿
数十年至于今矣相国摂政之世不意挙此事歎
念之至不可勝言将門雖萌傾国之謀何忘旧主
貴閣且賜察之甚幸以一貫万将門謹言

天慶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謹々上　太政大殿少将閣賀　恩下

廿四

于時新皇舎弟将平等竊挙新皇云夫帝王之業
非可以智競復非可以力争自昔至今経天緯地
之君纂業承基之王此尤蒼天之所与也何慥不権
議恐有物譏於後代努力云々于時新皇勅云武
弓之術既助両朝還箭之功且救短命将門苟揚
兵名於坂東振合戦於花夷今世之人必以撃勝
為君縦非我朝僉在人国如去延長年中大赦契

王以正月一日討取渤海国改東丹国領掌也盖以
力虜領哉加以衆力之上戦討経功也欲越山之心不
憚欲破巌之力不弱勝闘之念可凌高祖之軍
凡領八国之程一朝之軍攻来者足柄碓氷固二
関当禦坂東然則汝曹所申甚迂誕也者各蒙叱
罷去也且縦容之次内竪伊和員経謹言
有争臣則君不落不義若不被遂此事者有国家
之危所謂違天則有殃背王則蒙責願新天信耆婆
之諫全賜推悉之天裁者新皇勅曰能才依人為
憂就人為喜口出此言不及駟馬所以出言无遂哉既敗
議汝曹无心甚也者員経巻舌鉗口黙而閉居昔如秦皇
焼書埋儒敢不可諫矣唯武蔵権守興世王為時宰人玄
茂等為宣旨且放諸国之除目下野守叙舎弟平朝臣
将頼上野守叙常羽御厩別当多治経明常陸介叙藤
原玄茂上総介叙武蔵権守興世王安房守叙文屋
好立相模守叙平将文伊豆守叙平将武下総守叙平

廿五

将為且諸国受領点定且成可建王城議其記文云王
城可建下総国之亭南兼以樔橋号為京山埼以相
馬郡大井津号為京大津便左右大臣納言参議文武
百官六弁八史皆以点定内印外印可鋳寸法古文正字定
了但孤疑者暦日博士而已偏聞此言諸国長官如魚驚
如鳥飛早上京洛然後迄武蔵相模等之国新皇巡検
皆領掌印鎰可勤公務之由仰留守之国掌乃可預
天位之状奏於太政官自相模国帰於下総仍京官大
驚宮中騒動于時本天皇請十日之命於仏天厭内外
名僧於七大寺祭礼奠於八大明神詔曰忝膺天位幸纂
鴻基而将門濫悪為力欲奪国位者昨聞此奏今必欲
来早饗名神停此邪悪速仰仏力払彼賊難乃本皇
下位攝二掌於額上百官潔斎千祈於仁祠況復山々
阿闍梨修邪滅悪滅之法社々神祇官祭頓死頓滅之式
一七日之間所焼之芥子七斛有余所供之祭料五色幣
也悪鬼名号焼於大壇之中賊人形像着於棘楓之下

廿六

五大力尊遣侍者於□土八大尊官放神鏑於賊方而向天神嚬蹙而謗賊類非分之望地類呵嘖而憎悪王不便之念然新皇案井底淺勵不存堺外之廣謀即自相模歸本邑之後未休馬蹄以天慶三年正月中旬爲討遺敵等帯五千之兵發向於常陸国也于時奈何久並一両郡之藤氏等相迎於堺聲美而大饗新皇勅曰藤氏等可指申掾貞盛并爲憲等之所在于時藤氏等奏曰如聞其身如浮雲飛去飛来宿處不定也奏訖爰猶相尋之間漸隔一旬僅吉田郡蒜間之江邊拘得掾貞盛源扶之妻陣頭多治経明坂上遂高等之中追領彼女新皇聴此事爲匿女人媿雖下勅命之以前爲夫兵等悉被虜領也就中貞盛之妾被剥取露形更无爲方矣眉下之淚洗面上之粉胸上之炎焦心中之肝内外之媿成身内媿會稽之報遭會稽之敵何謂人哉何恨天哉生前之慙有稠人而已爰傍陣頭等奏新皇曰件貞盛之妾容顔不卑犯過非

九七

妾願垂恩詔早遣本貫者新皇勅曰女人流浪返本属者法式之例又鰥寡孤獨加憐恤者古帝之恒範也便賜一襲爲試彼女本心忽有勅歌曰 冊介手毛風之便身吾問 枝離無花之宿諸 妾幸遇恩餘之頼和之曰 冊介手毛花之句散来者我 身和比志止於毛保江奴鹿 其次源扶之妾恥一身之不幸寄人詠曰 花散之我身毛不成吹風 心毛遣杵物尓佐利計留 翫此言聞人之和悒逆心御止 貞鈴日御 止者暫是 雖歷多日无聆件敵終皆返遣諸国兵等僅所遺之兵不足千人傳聞此事貞盛并押領使藤原秀郷等驚四千余人兵忽欲合戰新皇大驚以二月一日率隨兵越向於敵地下野之方于時新皇將門副陣以未知敵之所在副將軍春茂陣頭経明遂高等後陣以訪得敵之所在爲見實否登高山之頂遥見北方依實有敵略氣色四千余人許也爰経明等得既一人當千之名不可見過件敵令不奏新皇迫以討合於押領使秀郷之陣秀郷素有古計如案討靡玄茂之陣其副將軍及夫兵迷三兵之手散於四方之野知道之者如弦徹不知之

九八

者如車輪迴僅存者少遂亡者多于時貞盛秀郷等詫
蹤征之程同日未申剋許襲到於川口村新皇揚聲
已行振劔自戰貞盛仰天云私之賊則如雲上之電公之
従則如廁底之虫然而私方无法公方有天三千兵類
懐各爭帰面者日漸過於未剋臨於黄昏各募李陵
王之臆皆成死生決之勵矣案弓挟桉挟多乃之う挽比加礼逢矢
自中公従者自常澄黙賊者自似翁所謂新皇前馬口
於後牽楯本於前昨日之雄今日之雌也故常陸国軍

九九

西咲留宿下総国兵急愧早去厥後貞盛秀郷等相語
云将門既非千歳之命自他皆一生之身也而将門獨
跋渉於人寰自然爲慨防也其則競監惡於朝夕入則
貪利於国色故東之宏蠹然土之毒蟒莫甚於之
昔聞斬霊蛇而鎮九野剪長鯨而清四海漢書曰霊蛇者人蛇丸之名大傳
楚子曰長鯨者大魚之名故剪不義之人鎮乎国者也方今殺害凶賊非鎮其乱自私及
公恐損鴻徳欲尚書云天下雖安不可不戰甲兵雖強不
可不習縦此度雖勝何後戰忘加以武王有疾周
公代命大分貞盛等奉命於公将撃件敵所以集群

衆而加甘詞調兵類而倍其數以同年二月十三日着
強賊地下総之堺新皇假招擊敵等引率兵使隠於
幸嶋之廣江爰貞盛行事於左右廻計於東西且焼自新
皇之妙屋悉焼掃与力之邊家火煙昇而有餘於天人
宅盡而无主於地僅遺緇素弃舎宅而入山適留士
女迷道而失方不恨常陸国之已損唯歎将門等之
不治今貞盛追尋讎其日尋不逢厥朝将門身擦
甲冑案飄序之遁衆心懐逆悪存衛方之乱行
白居曰飄庠者翁於虚空也衛方者非府之人也天性好斯猶退捕之時上天入地者也而恒例兵衆八千余人

三十

未来集之間當所率四百余人也且帯幸嶋郡之北
山張陣相待矣貞盛秀郷等獸子及之鋭衛練剥老
之劔切白居易曰子及養由兩人昔漢斐舜岱之人也子及八年始栅杖辟十五里養由八年始七十鴈劔於三千里故有此句也
以十四日未申剋彼此合戰于時新皇得順風貞盛秀
郷等不幸立於咲下其日暴風鳴枝地籟運塊新
皇之南楯掃前自倒貞盛之北楯覆面因之彼此離
楯各合戰之時貞盛之中陣擊褒新皇之従兵

羅馬討且討取之兵類八十余人皆所追靡也爰新皇
之陣就鋭追来之時貞盛秀郷為寃等之伴類二千
九百人皆遁去只所遺精兵三百余人也此等失方立
巡之間還得順風于時新皇帰本陣之間立於咲
下貞盛秀郷等弃身命而力限合戦爰新皇着甲冑
疾駿馬而躬自相戦于時現有天罰馬忘風飛之歩
人失梨老之術新皇暗中神鏑終戦於涿鹿之野独
滅蚩尤之地天下未有将軍自戦自死誰圖不孔少過

廿一

及於大宮私施勢而将奪公徳仍寄朱雲之人刎長
鯢之頸（漢書曰朱雲者悪人也昔朱雲請尚方之剱殺人之頸也）便自下野国副解文以
同年四月廿五日其頸言上但常陸介維幾朝臣并吏替
便奉遇理運之遺風便以十五日帰任国館譬若鷹
前之鳩遺於野原俎上之臭帰於海浦昨日暫会函
蛇之恨今新蒙亞将之恩凡新皇失名滅身允斯武
蔵権守興世王常陸介藤原玄茂等謀之所為也哀哉
新皇敗徳之悲滅身之歎譬若欲開之嘉禾早萎将

耀之桂月兼隠（有春節故云嘉禾等也以二月十五日逝過故言桂月兼隠也）左傳云貪徳
背公宛如馬威践鉾之帝故書云少人得才而難用悪
人貪徳而巨讒所謂无遠慮有近憂若謂之欲受将[illegible]
頻積功課於官都流忠信於永代而一生一業猛濫為宗毎
年毎月合戦為事故不屑学業之輩此只翫武芸之
類是以對楯問親好悪被過然向邪悪之積貫於一身
不善之謗聞於八邪終殞阪泉之地永遺謀叛之名矣
（漢書曰阪泉者昔高祖之合戦之地也）于時賊首兄弟及伴類等可追捕之官苻以
去正月十一日下於東海東山両道諸国其官苻云若殺魁
師者募以朱紫之品又斬次将軍者随其勲功将賜官爵
者仍詔使左大将軍参議兼修理大夫右衛門督藤原
朝臣忠文副将軍刑部大輔藤原朝臣忠舒等遣八国之
次賊首将門之大兄将頼并玄茂等到於相模国被殺害
也次興世王到於上総国被誅戮也坂上遂高藤原玄明
等皆斬於常陸国相次海道撃手将軍兼刑部大輔藤原
忠舒下総権少掾平公連為押領使以四月八日入部即尋撃

廿二

謀殺之類厥内賊首将門舎弟七八人或剃除鬢髪入於深
山或捐棄妻子各迷山野猶於遺成恐去又正月十一日官符
各散四方或帰二月十六日詔使息符行稍出庭然而武
蔵介源経基常陸大掾平貞盛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郷
才非无勲功之勇有褒賞験仍去三月九日奏中務軍謀
克宜忠節爰着賊首戎陣到武功於三遊者今介恒基
也始雖奏虚言終依實事叙従五位下掾貞盛頃年雖
歴合戦未定勝負而秀郷合力斬討謀叛之首是秀
郷古計之所厳者叙従四位下又貞盛既歴多年之険
難今誅兇怒之類尤貞盛励之所致也故叙正五位上已
了以之謂之将門謀頂過分之望雖従逝水之涯為人
施官不慮其心何者虎以遺皮人以遺名也可憐先
滅己身後揚他名今検案内昔者依六王之逆心有七国之
災雖今者就一士之謀叛起八国之騒動縦此覬覦之
謀古今所希也況本朝神代以来未有此事然
則妻子迷道取嗟膾之媿兄弟失所无隠身之

卅三

地如雲之従皓散於霞外如影之類空亡於途
中或作生迷親子而求山向川或作背離夫婦而内訪
外尋非鳥晴成四鳥之別非山徒懐三荊之悲有耗无耗
董䓃乱於同畔有濁无濁混経渭於一流方今雷電之
聲尤響百里之内将門之悪既通於千里之外将門常
好大猴之業終迷宣王之道（尚書曰大康者无道而好田獵於東都死也車攻曰宣王古戴故有此句也）
仍作不善於一心競天位於九重過分之望則失生前
之名放逸之報則示死後之媿誂曰将門依昔宿世於
東海道下総国豊田郡然而被羈鞅殺生之暇曾无一善之心
而間死生有限終以滅没何往何来宿於誰家田舎人報云
今住三界国六道郡五趣郷八難村但寄中有之使告消
息云吾在世之時不修一善依此業報廻於悪趣訴我
者只今万五千人痛哉将門造悪之時催伴類以犯
受報之日蒙諸罪以獨苦也身於受苦之剣林焼肝
於鐵圍之煨燼楚毒至痛不可敢言但一月之内只有
一時之休其由何者獄吏言汝在世之時所擔願之金

卅四

先明経一部之助者、冥官暦云、以十二年為一年、以十二月為一月、以卅日為一日、以之謂之、我日本国暦、當九十二年、彼本願可脱此苦者、称俯浮兄弟妾妻子、為他施慈為悪、爲遂善雖口甘、忍不可食生類、雖心惜而好可施、供佛僧者、已観消息如右

天慶三年六月中記文

或本云　我日本国暦日九十三年内、可有其一時之休、令須我兄弟等遂此本願、可脱此苦、然則以濁世前之勇不成死後之面目、憿之之報憂憂之之苦、一代有讎敵、戦之如角牙、然而勝強負弱、天下有謀叛、競如日月、然而公増私減、凡世間之理、痛死而不可戦、世間現在有恥死後无譽、但在閻浮因而監悪感也、人之心之有戦不戦、若有非常之毀、後之達者且記而已矣、仍里无名謹表

承徳三年正月廿九日於大智房酉時許書了

同年二月十日未時讀了

道邦云　元本一筆　唯此一行　異筆色殊

尭深 撰

大塔物語

嘉永四年（一八五一）影刻稿本

據嘉永四年（一八五一）

影刻稿本影印

大塔物語序

大而天下之治亂盛衰。小而一事之得失成敗。非史不能觀固也。傍史之於正史。猶分派之與本流。正史本而傍史末。是亦不待論也。然而彼略而此詳。彼遺而此存者間亦有之。此傍史之不可捨也。頃訪社大祝金刺連今井信古。於其家也。與觀古寫書。內有大塔物語者。記應永中小笠原長秀爲信州守護事。嗚呼後小松帝之代。年紀綿邈。事跡難審。信州僻遠。載籍不具。且其抗命稱戈之家。率皆殲滅。宗祀不存。當時信州擾亂之情狀。及其姓甲族。搜有土地者之名姓。獨此書耳。絕不聞其記之者。雖小冊子奇。寶而語其足貴矣。今井氏原本蠹蝕頗多。成澤寬經惜其歷年彌久或至大蠹也。請以謄寫之。捐財鋟梓。以公諸世。好古之士其庶幾取焉。

嘉永三年龍集庚戌秋九月加藤維藩撰





大塔物語

去応永七年庚辰九月廿四日於信州更科郡
布施郷合戦次第事　矣
夫政者天下泰平討略国土安穏根源也而近代
御政務賞罰共直而都鄙悉令静謐上下誇
無事万民歓歓楽然間孰不貴憲法之裁断
孰不仰厳直之御成敗乎
於信濃国者小笠原信濃守長秀親父長基
祖父政長代々為補任守護職処也長秀募
由緒経訴訟厳上裁既云相違則賜於堵之
御下文聴応永七年七月三日賜御暇立京都
同廿一日令信州佐久郡下着大井治部少輔光矩宿
依為一門光徳越于光矩之館披御教書令談合
一国成敗之趣同村上中務少輔満信者習一家
依有因縁之儀以使節経案内其外伴野平賀
田口海野望月諏方両社井上高梨須田惣国人
等以使者觸之談家人々者素云一族且為上
意間不及是非之左右大文字一揆人々者
為故敵尚数上者廻思案一切不用之可申請別
守護人旨内々令許儀畢去程小笠原信濃長
秀者撰定吉日良辰折入于善光寺長秀其日
出立次之行粧浮鴻綺羅耀天景勢擺拂
先一勢鎧韓櫃並長持以下百合計舁續其次
毛々馬共五十疋引牽連次重籐節巻稜白木
塗弓籐々弓糟尾鷹尾切生中黒鶴羽霧本白
鶴集羽作矢員者百人次以金銀為蛭巻朱柄鑓持
百人次白糸赤緞縹洗革小櫻威等之色々胴丸白
柄長刀持百人其次真黒毛馬余長八寸飽太

逞畳金覆輪三松皮磨螺鈿小房之鞦懸於其長
颯懸那波鐙白磨轡金貿次舎人五人牽之凡
此馬相好者両眼張鈴両耳剪竹頸者如龍後者
築山股者似琵琶逆立肢爪地掬騰三長三短
悉調無一欠所於馬前肢向中後肢搔數霰尾
編木散白沫懸章句舎人驕饒風情只蹂踊
張弭之半漢也次容顔美麗姿尋常中間童子

五六十人支接羅錦繍之色芸刷奇麗衣裳
其次家子若黨三十余人杖金銀作太刀烈二行
真中長秀之塵取被庭従前後左右強力達者
力者七八人強儀権威上下都十余人或折花袈束
或積梓紅葉色々思々成立目様自松手野上
併歴取為辞偏准上方所謝之靴恰襠貝拘之
諸人嘆之驚目也其跡者済々前行着狂乃

云力所存道世者此於所存者面白醜而其躰太賤
雖然於洛中者仁人連歌之学侍従周阿法師
古様早歌者伺阿弥顕阿会田弾正之流
物語者古山之珠阿弥弟子弁阿宏才者鎮近
狂言上手又狂忽舞者催両座之興感者解
衣中之頸伴金襴之衣巾純金窪負綾持案
綾張子色々小袖寛耳根所嬉行飼々駒被胡積

皮張穢云只度計於家以蝙蝠扇於鳴穢山形
一声歌打引識寛潤庭風情言語者都不及
是非之批判今日見物者以於所為規模其次
中河三郎飯田左馬助入石山寺又郎武田上野介
於曽七郎古米左近将監入石下条伊豆守
山中岩倖馬浦但馬守江告太郎伊豆木美濃守
下枝尾張守標葉孫接楠木五郎太郎織戸

肥後与井深勘解由鳴尖式部慈開芸備与懸
一族外様之人々都合二百余騎皆家紋之烏帽子狩衣
生穠袴夏毛行縢二毛熊皮等之騰白篠之節巻
梭白木之弓野干猿皮靭鷹皮等靫窟屓虎毛羽毛
鴾毛尾毛黒瓦連銭葦毛雲雀毛踏雪月額
等之毛々馬共或被白鞍螺鞍或置豹虎皮之
張鞍思々之粧連真深茂於園中間力者小童
如立云中々愚也其中若原与五郎ト云者蟇目
扞取副追於犬懸心有ヲ掛於風情或居連
鷂兄鶴有大呼懸人其次居鷹相好者極
白生鷹野清之似燐月眼如明星頸着戴盤
頸懸持経目霜毛家門刺府青觜長頤薄眉
吼々而海中如二君殉於君稜白崖家月明而三四之
毛細成光如大家背似石難山之流呉羽乱毛畳伏

綾狭衣之毛如浪之漂運銭破鈴保翔毛通鞢乱
鼻立針乱糸乱練糸羽前細乱翠之下翡翠毛
陽爪七並胡銀毛厚重如椿葉毛股長毛無脛短
延来名鷹也誉之猶不足見物諸人善光寺南
大門及蓬花川高島於履子ヲ西所元善光寺
者三国一之霊場生身弥陀浄土日本国之津
門前成市堂上如花盛俗男女貴賤上下思々
心々風流不遑毛挙若原者例目結十徳
室町笠引彩有為口覆躰或兜若儕中童子
戸隠山之兵山臥有行歩風情或須城白梅
夜發之倫鉧紋紫之色涂蘭麝薫於彼留連
有巍所又有由女房英雄着簾之際立忍
美女之隠有蹉惑風情其外異類異形之見物
衆如雲似霞去程小笠原信州於入于寺家

狀安堵之思則宣奉行人宗大犯三ヶ條立押買
狼藉亂遣罪馬等之制札任傍例令遵行諸
人訴訟然間所々人國人群集遂對面處長秀
會釋之樣不結紐不帶扇埒而不及一獻之
沙汰偏公家之上臈兒頌城之振舞也綏怠
至極之間敬屛京上下之人口始終可犹不見
凡仁義禮智信之五常者以禮義為先見雖然
長秀久祗候公方雖伺其法樣琪璘猶非無一蹟
之誤蓋以其謂欽畏大文字一撥之人未及是非
左右馳寄于塞寺相談事子細意見區衆儀
不定處祢津美濃入道遠光法蓮高下窺負鑑
相擬云所詮小笠原与當方取攻戰防戰之儀者
不豎蒐角之談合小笠原今度者兼上意戴御
教書令下向之間不對面者且似奉忽緒公方

先試須遂對面其後守護役亦構非據之
新儀至于椋當方知行之領地者厭對近于弓矢
事云上聞尤可為潤色之儀云之衆中頗有側目
不及返答之處根津宮内少輔時貞云此儀
乍云可然始終可取弓矢者對面須合意也其故者
養鷄者不畜猫牧獸者不育豺云云是事一文
小笠原与當方代々非父子之敵乎長秀持萬
國者惣國人之煩當一擬之大事也縡已遠期者
後悔不可立先云云是又在理至極意見也雖然
以前就隱便之儀先可為對面由一擬評儀畢矣
去間則致一獻之用意送馬太刀各致慇懃之禮
長秀開喜悅之眉成一國平均之思既八月廿日
余之事臨西收期地下之所務窮中也河中嶋
者大略村上為知行也且稱非分押領且寄事

於守護之諸役令入部致所務者則不承引之
嫉之趣國静謐之後者宜以正直之業治諂諛之病
桃夭之法隆宜照憐愍之前處忽任貪欲之心背
法令之文恐行非據之強儀乃甘露落下變成毒薬
不覚之所致非可惜事乎去間当國一揆村上
満信佐久三家大文字一揆之人々同心籠回子細
各令同心所々入部之使者或追立或討殺衆社
弓矢手令用心剰始成大井治部少輔光矩依
有存子細和達中其外諸人徴合取陣可及合戦
行儀定已畢村上満信去九月三日屯兵挙
旗打立相随人々者千田讃岐守飯沼四郎
風間宮内少輔入山遠江守寄合肥前守雨宮
孫太郎生身大和守重富四郎小島刑部少輔
飯野宮内少輔横田美作守広田掃部助吾
益荒人麻績山城守浦野式部兼忠都合其勢五
百余騎於布屋代城篠井岡取陣伴野平賀
望月櫻井高沼洲吉小野澤皆加一手其勢七百
余騎上島取陣海野宮内少輔幸義舎弟中村
弥平四郎會田岩下大葦光賀苅田深塔原深
井上肥前守以下引率其勢三百余騎山王堂
取陣高梨薩摩守友高者嫡子櫟原次郎秀勇
上条介四郎江部山城守草間大蔵木島吉田管
等於蛭布其勢五百余騎二柳取陣井上左馬
助光頼者舎弟遠江守高米小柳布野中俣
須田伊豆守島津刑部少輔各加一手其勢五百
余騎千隈河端取陣大文字一揆之人々者
仁科禰津春日香坂宮高西牧落合小田切
窪寺其勢八百余騎南布旅城構芳田崎石

川取陣各相分十六方人馳集思々旗笠幔幕
文紋譲一文字二文字二引両三引両木瓜輪違
乱文菱形亀甲連銭裾濃鞆絵丸鷹丸三葉柏
二本唐笠三本松天蓋梯風蝶夕日之景桃且為
梓喜萬荊莬女郎花不異鷹覚野風長秀手綰
寺家軍内謀也長秀云若暴君譜横郷寺家京
都立使者可申成他国勢合雖為小勢先可致

一合戦節云飯田入道取不及合戦而宿所之太
不思寄所被懸火燃雌究而死途一生者其時
注進法而白云皆々同此儀九月廿三日其勢八百
余騎自寺取木屋河打渡横田取馳陣敵餘
同猛勢寺透稲手塩崎城為向軍評儀九月廿四日
寅剋自横田陣夜深打立猶塩崎寄足懸々
打廣坂取後長国赤縅鎧下同色甲緒宿鞘

毛弓為長大刀計家任懸紅裾濃母衣金同丸
云重代太刀為三尺三寸四屋欄中挿一丸挿中
尾飛弱手綰鉋者手旗手前鎗踏張雄立上擧大音
云為乗なん長秀誠宇呂信武頼執勢者四千余騎也
方勢者八百余騎也不可有牛角之戦但見旧記
唐須羽高祖戦吾鈞源平両家之静以小勢
勝于多勢事不可勝計南楼之月詩人難し

立田初陣も知軍兵敬人知之云龍得可羅席
麓山賊合戦之下者対武者社知物一長国恐
譜代生弓矢家益績其業冗譜今日帥者
長国業奉行軍下知仕云長秀所為々哈尤
々謂乃諸軍勢同之那不死折辟嘴言合成
一騎為子之思我先進文長囲進而敵猛勢御方
者小勢又奥歸羽翼之祈還達之但老者不

見地倒欺歎者少已云若歟鎮返掛傾者其猿
可懸歎剣先懸者身方鎮返手縄与手綛押丸
組付伐掛鼻勢手傷切一機剪頽者治定勝
師为大勢施一陣破残黨不全死吟雲起虎嘯
風交七国被下知各々不劣募血闘争勇士秀
馬廻之勢百五十騎計弓馬案羅一機而皆馬案
羅於馬場丸也古南国源家大文字一揆ト人以誤伏

三翁雖文之勇士也雖為田村利仁余吴将以致戦保昌
及樊噲目張良化現對彼不云左右非可合面敷小
笠原勢为鋳可謂鷂鶏敵斧而立東去程七次
松内為溝一流備之花園八百余騎主中与壇崎城
打諸其文為之汚沽白村上陣見之艦回陣中
武下直召服帯武緑裡表帯嶋鷹不劣物鳴者
更千田讃岐守信利者一為之引掌二余騎

今日軍者一番歩一軍鋒色赤膝師我思兵
馳出千信頼可顕太刀劉金手勢百四五十騎計
以逢麻伽放補呂之手先能手綛馳向互後
陣勢馳績其勢八百余騎上洛之流颯打落
馳着四宮歟与御方手見合時之聲践擧天動
清丸ト人作血時聲響天地搖草木半時計
不止鳴震動東西戦芝瓊鉄拡太刀影如麗

尾之死似電光人馬息不異敵對以去程村上
勢之先陣五騎三騎十騎廿騎各不劣馳懸
小笠原勢内ト行並鎌揃切前頂甲鋒鎮返
侍懸究竟之白兵備二三十騎雖羽突者精兵
手蛮対手共百五六十人手前ゟ走散雖然為
夫防桐村指前引丸数之村程鼻勢七八騎失庭
被討落或被射馬失服或被討甲直逆被重

敵勢東之處海野宮内少輔幸義其勢三百余
騎又入替責戰長秀馬廻之曼荼羅一揆百余
騎討下立㒵小膝頂錣出合勢相交未決雌雄
之處究竟右武者七八十騎裏面通旅抜真平押
取終成火水攻闘乾間海野勢不堪践引退小
笠原勢余勝甲錣鎧押付至三逢殺可無
透追懸海野勢無情被追浸千曲川深流
流水鵜小旗笠驗為稗昔平城天子御詠云
立田川紅葉乱し流めり渡は錦中や絶之と詠
給勇武被思出風情也小笠原勢箸鷹之非空
鷙鳥翥毛死下三軍打勝之時擧和聲揚出
秀自身大事之手負一騎当千之兵数百人
討死此上者存没為何今一怖云怪人理甲縅
仕小手綴穴此子馳掛處究竟之足白其七寸揮

搦前留間不心急塘引退戻又高梨徒歩出
大尊井上須田鴨渡辺以下被官五百余騎夫深縁
馳懸處飯田坂為古米椽木以下其勢三百余騎
十分立合逢引入小度掛合大刀音甦半時計
攻闘高梨嫡子櫓原白糸威腹巻大黒云逸物
召乞余所直之馳並坂西須云出与撑組
両馬共動落出國力勝取桑志不落付乱揮
搦頸撑原申木不討主十余人落重因執討
死出須高梨勢不堪退引小笠原勢又打勝守大将
雄手欲馳移千塩崎城之處大文字一揆之人々
八百余騎其外勢召香米村對聲悉味不漏
相懸春野望月須田高梨村上下云負仲村雲
立聲大勢自方之馳懸乃偏矢為方無方馳込
大塔古要害儀承其囲道薪殖木結麻垣撑

屏築地穿堀上櫓昇楯相持護攻之勢去
程神家大文字一揆大手搦手堅方々押籠
取陳四方攻口上城楼夜日責之不揲月日
神無月成饑馳入事城中兵粮無一粒既欲及
餓死之刻飯田入道云者末者曩祖八幡太郎義家
追罸貞任宗任之剋於山中逢大雪軍兵被
責飢寒徒死時義家獨其身暖而又不飢撫翔

録援軍兵無残令為浴其上固侑表飢未必賢
不如殺馬為食物債方今亦何護攻之場諫被
申弓弭弱心疲臥下廐無馬引張刺殺切取肉自
口流血谷喃之嵐動暮冬析節被此蹊竈連威
吸血根臓為撲眼前餓鬼蒿生在豈也攻口之
軍兵共八各擧城楼直下着其不憚向上只喰馬
肝也爰古米入道一人廿一日空腹而不食之優長様之

去祖白駒翔蒼山青嵐走雲路乃十月十六日城
坂為次郎云者末者詠云此何人之我等今日左右廿
一日空腹也仍身乃労乃剝自害不可叶又飢死事
当家之恥辱後代之瑕瑾也去来一同為自害
者然者面々永可残名字各子共一人宛為落去
心有可切腹云之皆々同此儀古米入道子息将監
常葉入道編子下総守各近付汝等暮紛逃

忍出当城為境落我等事祈長寿穏奉語可
廻後攻之籌策若於路次者自然事必於死出山
三途河可追着全非枝汝等只為廻方便也云被
兵尽落屋咽洞謂者末者縦我等雖為老少之盛走
入当城可見前途何況於弓矢取身字云奉見
捨可死釈脱万死期永代末生涯之恥歎何事如
之云恰云拾多退惟谷詰古米常葉被語也

而理不及實言處也國巧言接[illegible]携宿不
及力女人纘[illegible]某々大塔城無[illegible]走着[illegible]
也秀城中作法勤諸中也秀思之田儲其城共
悩然鳴呼死只咽涙討逝大塔老敵陣荒[illegible]方
目夜寄心理為果雖翔死為彼不可逃遁方便
悲君子共為其討之而大井治入小淵光据其勢
五百余騎入中和丸子一歓身方之處居未定乃也秀
遣使者所領分也平難打寄其返答不謀諜
喜程大塔之人々[illegible]哉待打寄之[illegible]火蔵[illegible]
由其飲無雲[illegible]京機中納言顕[illegible]補[illegible]送[illegible]
之旌女歌云
いかにせん[illegible]
詠今更被思知處也長秀浮世之理就々思連
電光人[illegible]露命無常[illegible]風不吹往[illegible]僅若押[illegible]

脱腰刀尖拔給境[illegible]赤[illegible]但[illegible]御前[illegible]走
宰[illegible]其推[illegible]刀[illegible]御心[illegible]郎[illegible]組[illegible]
古今携[illegible]武士[illegible]語[illegible]能[illegible]初源平
之閙平治二年[illegible]義朝掛[illegible]慶門[illegible]
合戦給[illegible]尾張國知多郡住人[illegible]長田[illegible]被
討給[illegible]兵衛佐頼朝十三而於此良[illegible]被生虜
令上洛於清盛入道[illegible]可被誅處[illegible]八条池之
[illegible]上之申状被遷流于伊豆國北条蛭小嶋送廿一ヶ
年之[illegible]給[illegible]高雄文覺上人[illegible]宣[illegible]北条
頼朝[illegible]謀叛之[illegible]再三[illegible]勸之頼朝令追討
平家事假令[illegible]張網[illegible]雖然門學[illegible]
直人勸給[illegible]任運天[illegible]投身於國家可[illegible]
討[illegible]江馬北条押[illegible]山木舘[illegible]
土肥杉山石橋[illegible]大庭三郎景近三千八百余騎

押寄于石橋山雖責戦多勢無勢不叶而頼朝
被打散主従七騎境節雨夜〻暗〻被隠落木
葉伏木中被秘給梶原平三景時大庭手先懸於象
如何思様哉為得奉扶乎八幡大菩薩御計而有乎
覚而自其被召漁舟押渡安房国龍嶋語東八ヶ
国之侍謂三年三月責平家一門追潰西海浪奉
天下於手掌給偏存命故社蒙様々申慰御自害也

就而大塔之人々心内社可察思給為君豈撰遠近
林念轍魚枯只求手升水去乃檽木原入為文武二
道之達人也如何人々自害云条嗟嘆去年今日此
大内追討之折節成欲打討死上名於雲井可残也殊
立身今在于遠国成敗之社口惜者未完後万讒
其数生様を別まてよろ行流露乃露と消めると打
称腹十文字掻切北首之露命失懸中雖為哀為業之為

為嫡子下総守謀落沢男五郎左衛門尉二人為置城
中雖後悔于今無可減誰共羽陣敗之㨿若者共
其余日暮腹各失気力疲果打伏月落城構
尋冷終夜君業入為子共二人攀索膝上覆
幌笠渝遮手防坡求之寒夜深人定抱孤独任
来方行末思連乎不寐只咽児音之潤醒〻啼居
有様不被当目古未入見之詠〻如何者善哉

汲一河流宿一樹陰非一世之契況海而我
者金芝蘭之睦既年久今又同死後事先世
宿因不浅而汝思子心切也全非他上同心之悲歎
只在此事者々無歳干嘆今者任憑終之念各令
自害可献同道之臺諫云君業入為々死左衛門
心押揮流涙八郎孫々押驚云象ち只一無避哉汝
去三月十比立于伊賀良庄時母頼拵為我兄二人

之事者既成長不及冠角中ニ八郎事ハ未成人出
羽ノ國戰場ニ慣也故留置自然之時可立御用由
長秀申給ヘト打歎雲霧作浮雲氣書論云事ニシ
小不遠我大父子三人自是而遠方ニ信者何斗欽
歎其限被想像只今枯心後悔潤不堰敢云
八郎流草啼哉巴絹揮揮落涙數搦不言而
然者本可云

陸奥乃そらの濱かゝらつる子ハ登すかた哉荻のゝゆき清り
現尓ゝゝ無墓至テ為翅観子恩愛悲者切習哉しや
古人論哉理ニ極ニ難也彼八郎者於年来伊賀長法
浄光寺梨本坊華髪ニ棄元心操調和而如阿氷
器對柔進退而似雲鬢亂笑容ニ眸顯柔和而
丹花之唇妙百媚嬋娟粧窈窕容良翡翠之釵
青黛之眉恙和調更無醜而孫敬長ニ無弛而

而見人甚速亀写者揺心一寺之寵愛衆徒之渇仰
在立華事去三月中旬之比右者於彼梨本坊臂於
腐案上曝眼於書窓伺詩歌管絃之者太優
長也今度長秀頻請下為主君被召具集社
無由彼八郎者生年十三成棄囑為云象者未知
食作哉去元暦二年源九郎義経平家追討之
剋於摂津國須磨浦梶原与合戦遂植之

論依彼造恨梶原讒巧席口之讒言仍兄弟之
御中不快遂之起(趣)各別奥給文治五年閏四月
中旬之比於錦戸太郎泰原泰衡被討給衣川長済
其子竹重丸十三而射武蔵房弁慶喉咽揚名
名於末代又去建保年中和田義盛謀叛之其間
古郡鎌忠三男鶴次郎十三而討落荒園又四
郎孤水奥不燒小手不痛洪水眠荒小躁不

(獻)歟大木に攀小草被嘗歟御方眼體由井汀楊
名於雲井棄袂後義竹童丸龜次郎全不可勞
今度父と共申心共討死於三途河可留於
永代芳勇作云浮入江名高不知下為風情打
嗚呼心中被(想)想像何也於戲為生者必(滅)滅天人
猶不免五衰之悲可惜可憐ハ郎十三回星霜若
只一睡之夢以僅抱一目之衆ハ所留置古郷母之

事發思於詠至方之空先途程遠馳思於膚
山之夕雲愁涙進心不得繫心情恨之後會期遠之
那無一句之詩八郎扇端角書付棄
故郷老母猶子(遊)遊孫館無人魯為魂
其乃中小さき刃別書きけまて雖先立涙而逃と
打詠作人目其浮石文坂西次郎長国者心太係其
而皆文武之藝得不隆重男也京家宮渕寓

左衆之尉を付称之如何義可失取方之留歟
已方事少不痛作其聯ひ覚為置伊賀三郎座
松寿丸之事也当年重テ七歳目夜不放手傍之
事當成冥途之障出殉室文渕只咽渡聲
不言恨猶恨悲哉悲哉後子悲也聞彼見者莫
催渡長国次男之信出置棄

郷開只立白雲分満目干戈勝戦塵

(植)殖勢引我方の雲風吹渡る月をすゝんて見とて皆称えとて出
聲不羨置葉眺望古郷之青雲水漲範若斯
秘腸長国方習心云々棄者我本徒自害而無詮
者未成(樊噲)樊噲破鴻門然一同切於遺逢之思歟
為討死云皆之尤同心器々於立開大手之一戸張
響叫切於神齋月十七夜之事臥待之月出離山端
無類千乱雲只如白日也大手之一攻口者称津之

越後守遠光同之其黨濱備前守貞幸右京亮宗直
同上總守貞信三村孫三郎種貞櫻井別府小田中
實田横尾曲尾人々不能遁者戦。又面方勢者美濃（生ニコラヘス　飃ト引退）
入道惟存其一黨鶴澤豊後守蔡州上原矢崎古田
其外究竟宗軍兵相撰三百余騎手勢相共責懸者城方
之兵共殘少々討死打所兵士者不省死生離人交
入亂登城屛麻垣我先登勤潜掃水者斬切漬

斬々入剥々之褰々躧或被剝取著物赤裸敲巴
處攻取之雜人共澄懸以棒棉薙卧打倒攪撹
髪𩕄細足捉卧振廻喩噴事云云斗者抱能々
比獄卒阿防羅刹等鬼王共依罪人輕重以鐵
杖打縛者（轉）不過見自業自得之様因果之程社
無慙哀哉死況郎去國異宗成總丸下同毛甲緒
自何程氣為立開鬮手戸張喚叫（喚吽）截為鬮手之

攻口者仁科深志小瀬盛房固之同一黨殘河守
盛光子團兎八郎澤戸五郎穂高戸屋呂木池
田庄科以下二百余騎打交長田究竟之兵城伴金
筒丸柄中押乳棒中凸所由良々頻凵所良々人
頽不嫌堀谷踊越々越柴大音名乘者遠國者
乍見目恭清和天皇御苗裔（新　裔）雜羅三郎末孫小笠
原次郎長清其子兵庫頭政長次男坂西次郎長国

生年廿歳也而内心入騖屋營營雪勤外嗜
弓馬之者不遑惟悟之寿文武二道孫重男倚
會我々嘆懸諾曰之萬武者共大勢心得岸破
地堕猥登去国擒散之錫武者共亘合打抱損無詮
見少高所之上發尾慎之處仁科深志小瀬盛房
白糸綴鎧ト同毛甲緒直繆云重代太刀五尺
三寸決平十文字淺合美打遠半時斗責鬮束

攻勝負之處國房手者大物落重真中捍取最後
成所火〻事甚諸似獲衆戦〻青西也國宮渕
主従後与後見合戦小勝頃甲鎧両横追捨前
後側手眺捍付任尚動〻手角南八花形乱文菱
形鑣尾立飈返多重五色雲如一散人很狸被
切立大勢少成安足處也國外異續息打捨
武都擬紛雲目〻月通之枝欲一目係落之處

宮渕被之之比米城中人〻手始飯田廢口〻打
死作云四人様名社持与之〻身而見捨眼前〻帰男
飯田庵雖為強顔命生全不可期子年宗苑只一
助四切子隈川不為岸打浪又立内大塔飯田死屍
打重服撥破失懸中取引家従者等令宗後又
被不又子三人隠自害〻前後子与手取組而為偏
呼接取不捨〻悲死令所悶者而哭各打重自害而

悋齡也五郎者廿一八郎十三歳於戯無利月早蔵
洛頭穿滅理甚悲更雖憑閲者防雖防神貝〻奴
獣雖獣無害〻風凡耳目所觸莫不催涙神無月
十七夜事时既属初冬草木皆含蕭索之色
紅葉陰風繽紛盛者必衰〻觀念豈非是哉誠以
無君不一方嗟嘆松柏雖君後負臣知世苑八郎〻
心操無不驚人也方也方役不知山中者等枝

葉枯作標葉下枝無残翎露消九自害討死人〻者
雖〻飯田入石古米入石擣木石見入石者葉入石父子
三人坂西次郎標葉右羽鳥同為楼者赤須駿河守
武田上野守大井大尾延聞豊後守織戸肥後守下枝
河内守下条美作守高梨式部蔵井深勘解由左衛門
布施兵庫助宮木中務大輔深萱屋駿河四郎稲留
源四郎大塔中務亀津大隅和田太郎於利六郎

宮渕宮内橋爪小三郎彦八三郎以下惣侍名字
三百余人雑人等死屍不遑羅縷去間明十月
十八日攻口軍勢寅時打立自身々々馳廻死者取頭
半生者留目落行者打留或有被截落腑或有被
擲零股膝者半生之者共彼此皷散處捍攅々々
取首言語不斷作法也爰高坂尼子亮入宗継
暫塞目思伊賀四宮本次口爲眼前弓矢

取方之習全非人之上倫源起自貪慾之心嗜濫名利
易消不肯露命愚而求百年之栄楽故也倩案之
愛着執心之愚人冥途苦患又々然耳今彼亦爲
躰方両全非物数可憐十膳之王位不分獣可獣者
泡沫浮電泡之栖捨而可捐者乎薪悪縁者之観念
又馳廻下知去乃善光寺妻戸時宗同十念寺之聖
大塔人々既自害因茲急至于彼合戦庭々屍

見廻給不耐爲目作法也昨日今日左右者将義勢
見之人皆成屍土動原人馬骨肉散乱曠野紛菓
如飄風暮草染血以紅錦暴日縁色親族之僧
法侍或拾骨或抱死骸爲悲歎涕泣事無限蔵衆
可尚世不見之様也左古人遁世於高山之月匿身者
竹林之雲多彼見之人此時不發心者胡何時哉
彼時元達此彼落散屍共一々取納或如楠檀煙

或築塚立卒都婆各与十念回向励後世菩提
之願望利益之至于末葉彼形見筆撥取集被送
妻子方要撰小所玉菊花妻云遁女出日来
坂西次郎繕傍霜之夢不忍其情立出大塔尋
彼死體雨露泣悲奉渓時衆懇取納而于
善光寺籏墨染衣身編訪善提祭社縁珠重
様也一筆之府角計

田舎やかたの憂世也縦然て去事易弥歎處也
既大塔要害落居之間惣軍勢強弱流計棲野
風方々手々差塩崎城擽打寄差寄押
取囲陣城中小笠原長秀赤沢対馬守標葉
七郎若党飯沼六郎赤須
又三郎中越備中守松岡次郎知久佐渡守宮
田大和守以下實百四十余人等共去廿四日之合戦

各拱手為大略被討半死半生而無一益用様
長秀ハ浮沈又極之然為大井治部少輔光矩着
小笠原一族家脅又非可見放圍又一同一揆也
以為同心云恰云給無退雖谷為打出丸子扣
処途中處小笠原及浮沈処其浮流草雖
捨為早拝入合戦合村上満信致篝業上者
無是非討寇當陣総軍勢各引散方々畢

長秀無甲斐命計羅被扶生光矩又無下向會
稽方使為則経海為令上洛云云爰村上大文字
一揆人悍虎口之饒所特目安状注進合戦次第
村上中務少輔満信並大文字一揆人数一同連
署申子細事其状備
右當国守護職事小笠原信濃守長秀賜
安堵御下文去七月廿一日令下国致一国手協

沙汰之条無私喜處事於守護職役掠
誘代初傳之私領行非礼為恣所望處而不當
近年合戦属也全非奉忽緒公方者此条存奸
曲者也満大并之所罰各可羅嚴誅也然則
被差下清篝之御代官者添可致忠節之為略
言上如件　則達上聞之所差下嶋田遠江守
由御評定畢要安物義常業入為之妻女也

於大塔子息ハ良カ出捨墓筆抛海松房自善
光寺妻子ノ時衆ハ祈送テ此時衆ニ等指届伊賀
良ノ庄光家蘭窓宅見タル卒為神平脱庭者被埋
本葉焦跡路付ハ荒雜艹爾会露泣康荒光
檜淵風悲俛人ゝ可往宿見加良歎加琴亂音冷ヘタ
此殿驚憶子ニ龍中啼自打罗思令急波時衆
立寄門前尋東閑族自問蓬踈為新翁一人

云ノ若則諸子細問翁癈迷入庭中ハ良カ母ト
若女房闘ゝ夢幻し心地而云ノ若時衆阿事ノし
阿弟為思備歎痛カハ不言只咽泣ニ墓於見筆
捨ノ子驟象為松房ニ取テ女房請乞而押面
臥倒伏悲喚歎悲事ニ云ケ時衆稍暫立
合戦阿弟實語ゝ近離語シ家中動満類平
看傍僮為甚總此歎女房餘ニ達之涙任彼

時衆為戒師テ被剃髪ヲ若衣弊ニ為柔社衰
此時衆思称徐見世上ヲ為指世タ為世一而不叶
心目施所言觸事有様莫不攫心未捨為秘帰
高野山為奥深ク入ツル五年事ノ不多而為哉
打詠究其任不為善光寺直ニ高野山登任為
於ハ後別接ヒ経テ死隠路於聖主来迎し雲如
併渇為遁非疑見死善知識莫左ハ良ゝ母

ハ不能歎ゝ事而忘哉不覚ニ草髪命長橋謂
昨日今日莫思為川流早為壓し月日漸積
共ニ云可侍子ニ云テ来歎空宿跡踏君為如何
俛又しハ身ヲ萍ノ根ヲ絶テ飛アヽハイナトソ思フト
孫ツ三年流川光立路リ尋ツ善光寺ヘ詣ナム山
城ヤ古幡ノ里ニハ又トモカクニト恨俛歩ミニテ行ル様
ノ為今日足引山路テ伴那ノ篠原ケ行ハ同モ不書ノ

鐘ノ音暁モ悲キ方ノ憂ニ其夜ハ夢モ不結又此窮ノ
立別レ稲葉ノ山ノ峯ニ生ル松ト云ヘハ何ノ心嬉キ
居ナラン海士ノ刈ル藻ニ住ム虫ノ音カラト哭ク辛キ思ヲ須磨ノ
海ヤ程ノ浦ノ所ニ見テ徒ニ行ケハ冬ノ日モ早ヤ山ノ口ノ里
トカヤ君葉山奥ニ尋テ明石ノ浦ノ落人ノ落チ行人ニ
事問ヘハ夜ニモ里ハ有リ坂ヤ一ト夜ノ旅ノ仮枕露ニ濡ヌケト
告ル鳥ヨリモ吾マツ増シ悲ヒ寄ル涙ヲ袖ノ露丸子

ノ里モ近付ヌ命モ又末ヨリ識レハ風ニ歎フ浮雲ニ付西テ
傾ル月影ハ千曲ノ川ニ映シ石ニ君カ跡ヲ残ナラバ形見ノ
玉ト拾ハマシ坂木ノ宿ヨリモ打過テ西ヨリ遠カニ見居ハ秋
ノ慰草ツニ更科ヤ伯母捨山ノ峯続キ塩崎ニ着ケレ
ハあはれとも波の浮舟の塩崎にかかる身の果ト詠テ
去程ニ縁テ大塔ニ無墓尋ル跡ヲ白骨新ニ積重ナル塚ニ在リ
事都治ハ六ツ見シ君葉ノ墓ノ験ト云フ立寄リ心静ニ念仏。

中目来ノ眠小夜ノ寝覚ノ睡言共云掻口説共心ニ変
タニモ言モセス無甲斐モ空キ子只草花ノ露ト雨森ニ
ツリ要誂ニ随ト歎悲ム居ノ中ニ被想像ヲ覚シ将テ泣ク
筆ヲモ立別レ自ラ直ニ殊善光寺ニ伏シテ拝ミ奉リ涙ヲ
則此妻戸ニ付テ尼ト成テ六時不怠君ノ菩提ヲ弔フ又子
三人後生善所ノ為ニ修善提ヲ回向シ被訪ラハル社雖
未タ横ヲ悪ヲ為ス坂石ニ動ク人居宗継ニ今為大塔ノ人

滅亡ノ銘心肝ニ無浅猿ト不及筆ニ宅ニ自ラ尚伴フ宿ヲ寄テ
観音ニ三七日ノ間通夜シ申奉ル祈請居ノ心堅固ニ以テ屋ヲ
大慈大悲ノ誓ヲ牽テ無ク其験哉則蒙リ横ク夢ノ
想ヲ宗継ヲ取テ就子息刑部ヲ彌ニ悲ミ譲テ遺跡ヲ
令メ出家ヲ登リ高野山ニ於テ萱屋ニ三年致シ雖行ト若
行成念仏ヲ行ヒ志トス後ニ行ヒ諸国ヲ令ム利益ヲ郡郷ヲ令ム並ニ併ラ
先ツ回ノ所ヲ開キ難ト云云可シ作可キ行ス然シテ成リ未来也

大塔物語了

文正元年丙戌應鐘上旬諏方上社雲林五日市庭
閑室而偶之文字不審誤々後見憚入者也堯深師
七十才老書之畢後代之證也　合併一通不可有也

此信濃物語の一巻ハ[illegible]
世に[illegible]取出しける物語[illegible]中の一種[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七十年[illegible]
[illegible]後人の[illegible]
[illegible]
遠[illegible]考せたいさの正史[illegible]
[illegible]故[illegible]読[illegible]しなむもの[illegible]
[illegible]原[illegible]文字[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よしや[illegible]
一[illegible]書[illegible]人[illegible]
嘉永の四年とい[illegible]の[illegible]

附言

一此書蓋沙門堯深所自書。文正紀元堯深年七十一。距應永庚辰僅六十七年。蓋堯深獲於其幼時目擊及鄉俗所傳而記之。其爲實録不可疑也。

一原本魯魚相望。訛謬不尠。且間有字書無有。怪異叵讀字。欲存古寫書之眞面目。不敢考究是正也。

一此書蠹痕及半體字。皆存而不删。不欲毫措手於其間也。觀者勿尤其非鏤梓之體爲。

一應永庚辰至今四百五十年。大塔名既亡。問之古老。無有知其遺跡所在者。按更級郡有地名大當者。隸二栁邑。蓋古大塔之地也。其他書中所載地名存否。氏族異同。略有攷據。他日當侯其就緒以附録之。辛亥之夏五月朔丁亥之日　原昌言識

杪嘉平刻

栗山愿 撰

保建大記

正德六年（一七一六）京都茨城多左衛門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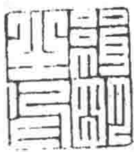
據正德六年（一七一六）
京都茨城多左衛門刻本影印

保建大記序

六國史無褒貶以其時淳事簡皇道行於上下而自不知也自世之季政綱漸弛民心日詐強僭反側之徒屢起搶攘而載筆之者曰紀曰誌曰録曰抄曰鑑曰鏡曰語率皆撮王廷之治故褒覇府之冗務詞經俚淺敷衍換雜真偽倶昧要之朝報吏案而已矣傳奇小説亦足是貫叙事且不成體當何在能勧善懲悪以袞鉞百代也特衣縫家有神皇正統記之編掲成憲而振頽風翔玄儲而甄世姦軌懲豫卓識本諸思君憂時之誠其書雖畧其言雖麗實始可與言春秋遺意而晩近學降士庶撰著頗多其間亡特得潜鋒子保建大記撰蹈諸氏之鑑取旨朱子之綱致數畏乎天心謹禮分乎君道忠節示通體始可肆以盈致之得失事之是非一皆斷以古義是推本貴正要説名教在國可與源准后之作相並而措辭之嚴行文之雅過己度越前人矣哉從事此鞭者皆能

傚子用心引而伸之磨而精之有以窮夫深切著明之至於廣記備言之上則史之散庶可漸収歟子来冠伴讀故彈正尹八條親王著之以上後仕水戸侯掌彰考館事修史之暇屢加讎討出以見示余以與子同郷共官學畧均趣而平素歡甚洽其所論毎相投意但其所謂以補崇之在君而下人臣之向背者議竟不合不合者僅一二而合者皆是則益足以見不阿而同也吁子之没既七閲星霜矣嘗有序言送余而歸設此以豐城之劍余也抵今来自知堪斷蛟切玉與否而子之鋒則埋盆不而論窮原鑄強銷鑠泯不漢超獨其縁論確備之氣文章顯發之光時或勃然興閃然動以沖東南斗牛之墟其頼有此編其焉爾值其子弟来請序悼然以書

正德壬辰秋　平安三宅緝明撰





井維禎書

保建大記序

保建大記記保元至建久中間三十餘年事之最大者也　臣竊攷觀帝王之治未有不本諸身而達之天下後世者上世皇祖授璽之初日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其德

之盛業之大百王歷歷一姓綿綿可以配日月以要鬼神以視方域之外而固不待著之歌頌勒之金石也　臣讀保元建久之事一喜失政不主既如此擅壇不臣亦如此而無敢朶頤神器覬覦大寶者眞爲祖宗本於身之德也一悲綱紀弛墜之甚政弊因襲之極名爲保天下而政出外臣者實爲後王不本於身之過也旁搜遺籍綴緝成編私遡禍源以論其所由上起後白河之卽位下終後鳥羽之建久

凡六主三十八年爲兩卷宮廷之儀軍國之事雖不能徧舉曲盡而至於治本亂幾關係大體者則亦可觀其略歟

元祿二年己巳六月七日

栗山　愿　謹序

上保建大記

彈正尹八條親王殿

臣愿言伏以

銀潢分派生輝

姑射之雲

瑤樹連枝出居

延嘉之邸同樂東平之善

恩賚有加媲美河間之賢譽望藉甚倘

苑設酒醴之席雅由集琴書之臺

恭惟

賢王殿下

玄鑒明慮

粹容雍穆內竊秩敘外韜輝光自匪

遇億兆躋壽之曆安得符五百名

世之期如臣輩應歌頌嘉靖於常

今敢懲毖欣蕩於已往雖然泰固

易否命靡於常

聖祖之積慶重暉

神宗之明德盛業一朝失馭群害交臻爰

迨醞釀

保元鬩牆之殃馴致

平治滔天之禍自翦天生之羽翼有甚

於豆萁安知野心而爪牙不視為

鷸蚌長鯨恣毒

龍衣沒海西之瀾短狐假威虎府起關

左之嶮何昭穆不秩奈父子無親

旣誤

君王居五之初蓋亦

邦家遘九之厄偏災孽於帷薄牝雞司晨

動兵戈於蕭牆頑童濫職倒置倫

理尊未冠之

上皇包藏禍胎立無蠻之

天子夙聞時繹抱舊史獨慨歎日講月評
僎新編自於邑入侍
左右翦談古今載瞻
演岳之高深期效涓埃之裨補兩卷
一帙謹黃羅之封全六千卅年親
墨筆之繕寫和煦之曝未必
背肩焦爛之樹亦可以調律呂伏
冀事原本末論要始終探索奴源

垂規箴於
聖世詳審亂幾昭鑑戒乎
明時補天未權偶示
表儀於宗室與邦同瑞光啟
華萼於春秋千讀
平臺之廣崇不堪微軀之戰栗臣恐惶
恐稽首稽首謹言

保建大記卷之上

滑鋒栗山愿伯立甫　撰

保安四年春正月壬午鳥羽天皇立皇子顯仁爲皇太子即日皇太子受禪是爲崇德天皇二月丙戌尊前帝曰太上天皇癸卯天皇行即位禮時五歲白河法皇決政院中大治四年秋七月癸未法皇崩政事歸太上皇保延五年夏五月上皇寵姬美福門院生體仁秋八月立爲皇太子永治元年秋八月上皇薙髮曰法皇冬十二月辛未皇太子受禪是爲近衞天

皇癸酉尊前帝曰太上天皇辛卯天皇行即位禮時三歲太上皇雅無去位之志法皇欲立美福門院所生故速禪位上皇以爲詔書應稱皇太子既而稱皇太弟上皇駭曰明日審議當否法皇不聽上皇奉書法皇中使相踵薄暮始傳璽自是二宮不相協久壽二年秋七月戊辰近衞天皇崩上皇以爲朕當重踐祚不然重仁親王重仁者上皇第一子也衆亦屬意美福門院謂上皇呪詛近衞帝故忌重仁勸法皇立雅仁親王關白忠通亦慫慂之遂立雅仁登祚是爲後白河天皇時稱四宮微而無聞至是朝野愕然九月丁卯以皇子守仁爲親王即日立爲皇太子守仁幼失恃爲美福門院所鞠是以美福門院謂守仁宜居儲宮帝遂從之

臣愿曰古之仁人志士每觀史氏所書至其所感於己心則未嘗不廢書而長吁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近衞帝法皇第八子崩年僅十七後白河帝於倫次爲四子而長於近衞帝既十二年矣昔顯宗以仁賢之讓弟而先兄不

獲已也固非常經也後白河將在所當立耶應及於崇德之後而不宜繼於近衞之後皇嗣至重天位至貴天人係焉法皇不察天倫之敍衆心所繫而決之宮掖一婦人之言忠通以大臣慫慂贊成以阿順後宮法皇之過擧固已大矣而忠通之罪亦未知與賴長孰伯仲也嗚乎自毀之家不復能禁人毀之自伐之邦不復能禁人伐之當是時屢下赦諸道禁兵士屬源平可謂知所戒也而不能秩敘彝倫規正宮壼則亦末耳一朝晏駕昆弟交

雖假手外臣。恣毒骨肉。邑虎傅翼。餓鷹飽肉。八柱一傾。四維不張。太觀非望。西滅東起。怯惟萎靡。惟恐不能自拒。奚暇問其舊物之有無哉。掩卷垂涕於斯者。何必俟異時之仁人志士。而後然哉。

保元元年秋七月辛丑。法皇崩于鳥羽宮。右衞門權佐藤原惟方。拒上皇。不得入宮。上皇大恚。時左大臣藤原賴長。負才驕慢。與兄關白忠通不善。諂事上皇。上皇亦親信之。一夕密詔賴長曰。以古揆今。非無孝德皇子。而承統者天智也。非無淳和皇子。而嗣位者

仁明也。花山先于一條。三條先于後朱雀。朕雖非[illegible]先帝之長子。位忝萬乘。尊居上皇。皇統所繫。非重仁而誰。先帝捨之。立匪文匪武之四宮。今先帝昇遐。朕舉大事。何憚之有。賴長素欲上皇得志。遂贊成之。

臣愿曰。自兒屋命輔翼天孫。種子命扈從神武。若鎌足若不比等。藤氏世勤王家。至良房弼幼主。基經行廢立。則天子孤立。無復所措手。雖宇多帝太用菅氏。漸收其權。而道眞罷黜。藤氏又盛。男握朝柄。女配宸極。視官爵爲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諸臣知不可。而俛背以爲乖忤相家。禍在不測。後三條帝憂懷。永圖相門斂手。及其崩。藤賴通猶嘆。以爲邦家不幸也。白河鳥羽亦奉其遺意。雖已去位。猶親機務。然陷淫匪彝。不能以貽謀孫子。悅服臣庶。而忠通賴長。各逞利心。經營私門。徒欲朱器臺盤之重於天下焉耳。邦家休戚。社稷存亡安然。環視而莫之恤。兄弟相譖。寵辱交軋。卒之致王室陵遲。諸藤亦從而凋瘁矣。可不戒哉。

京師流言。上皇集兵東三條殿。帝使下野守源義朝

收少監物藤原光貞等於東三條殿。鞫之。甲辰。以上皇召兵道路騷擾。敕義朝及檢非違使源義康警衞禁內。遣檢非違使平基盛。源季實。平維繁。平實俊。藤原資經于近畿諸路。捕兵士齎甲入京師者。乙巳。基盛獲源親治于宇治路。繫之西獄。

臣愿曰。王室華冑。一旦相鬩。帝也院也。體元繼世。皆我所天。豈如舉義構亂。正僞相判乎。欲審進止之義。正向背之道。則將奚擇。院雖兄。去位久矣。帝雖弟。當今天子。馭寓踰年。未有失德。院之構兵。其

何名耶。當是時。宜以躬擁三器為正。古昔三器。通謂之璽。璽信也。皇祖授璽。持寶鏡曰。吾兒視此。當猶視吾。又曰。莫思爾祖吾在鏡中。又曰。如八坂瓊之妙。如白銅鏡之明。且提神劍。平天下。神武建都。橿原。奉安三物。親祭匪懈。以為祖先之神。以為天位之信。又以為修己之具。又以為馭天下之器。至崇神。別模鏡劍。為護身璽。世世相承。而莫之改也。如天德長久之火。神鏡壽永之失寶劍。世變固既大而至元曆無璽而即位。則其變不可勝言。當時

藤原兼實區區恐開禍端。而其裔良基至有以臣為神璽尊氏為寶劍之言焉。雖然護身之靈器。鎮宇之神物。萬世公議。終不容僞主亂眞。閏位廢正。則世道雖夷。王風雖降。而三璽之尊自若矣。若夫秦以帝印為璽。漢因為傳國之物。則與周禮之璽節。左氏之璽書。固無異。而至秦惟天子稱璽。而臣下不得稱耳。豈可與吾邦百王授受三種統一之道器同年而語哉。故至以躬擁三器為我眞主。則臣要質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其人而不惑。或以

為晉納蒯聵。孔子不為衞院。固得罪於父。帝亦以弟拒兄。不唯院不可與也。帝亦不可從焉。曰。孔子不助蓋不仕也。既食焉者。不得避其難。子路是已。當是時。天下仕者。孰不任王官食王土。而避王難。

身不之踐。恬然言吾王不能為夷齊可乎。

先是。上皇在鳥羽宮。鳥羽帝崩七日。修法會於田中殿。上皇不臨。至是將出宮。參議藤原教長諫之不聽。託言齋院行啟。入居白河前齋院第。移據北殿。帝使平信兼要賴長於櫃川。賴長間道入白河。帝告急美

福門院。門院矯遺詔。召安藝守平清盛。警衞禁內。

臣愿曰。平清盛母。乃重仁親王乳母也。鳥羽帝遺詔將士。而獨不及清盛。蓋疑之也。而清盛應女院之召。不與上皇異圖。比之源為義。明暗果為如何。或謂清盛忍乎重仁。將何所不忍。曰。王法先義而不先情。論公而不論私。猶衡平鑑明也。未來不迎。既往不追。視向善之方。開改過之道。是以雖妍媸不可逃。輕重不可差。而無敢怨之者。如夫保元應召。女院平治脫帝賊中。皆清盛之功。以其後來之

罪惡紬今日之忠勳豈王之大法哉
上皇遣教長召源義朝父前檢非違使爲義爲義辭
曰上以臣義家之後爲知兵者耶然臣之壯猶不如
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嚮禱男山神告凶又家藏八
甲夢爲焱風所吹飄臣意甚惡之教長曰夢固無常
定故曰夢幻泡影況身爲武將說感夢拘忌我不敢
奏宜親至宮辭之爲義言屈率子賴賢賴仲爲成爲
朝爲仲至上皇宮
臣愿曰上皇至讚岐帝使人檢書庫有一匣帝發

視之乃感夢記也屢夢重祚每夢必禱上皇之夢
猶梁武乙卯之夢其構兵未必不爲夢所誤也既
不能安命甲兵之務雖吉夢累亘萬祥其可保乎
源爲義不克力陳大義以諭教長徒辭以晝寢夜
寐之所髣彿所以一爲教長所屈不能復對也雖
自知必死于是役分鎧冑於諸子而於義何所補也
蓋心之爲物靈明洞徹雖熟寐久臥有未嘗與體
氣昏息者故平生動思皆以成夢耳至其性定氣
靜非復若常人昏夢雜擾情狀千萬也如夫賴之

得鄉導獲良弼一心純實與天無間而思念所感
精誠所格又豈偶然也哉其妄信者往往爲之所
誤如上皇梁武其多疑者并神武高宗之事爲出
假託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此亦可見矣
爲義陳策曰兵悉從義朝臣所率特寡拒敵於此非
謀也非據宇治撤橋則背甲賀山俟坂東兵兵若不
至則乘輿幸關東耳賴長不從上皇使平忠正源賴
憲爲義爲朝平家弘分守四門賴長議戰略爲朝進
曰臣久在鎭西威伏九國大戰二十有餘小戰無數利

在夜出不意臣請今夜襲高松殿放火三面要之一
方縱兄義朝善戰臣一射斃之平清盛等弱手綴箭
直用鎧袖披拂耳乃取鳳輦徙此地奉陛下於禁內
則東方未明事已定矣辭氣悍烈無所回避賴長白
兩帝爭國當張堂堂之陣豈同邨巷私鬭哉今兵未
集應待明日興福寺僧徒必來會爲朝退曰阿兄有
略今夜必襲我吾屬爲虜耳奚暇明日用吉野法師
與奈良大衆哉
臣愿曰寡不可以敵衆也小不可以勝大也不可

勝不可敵者常勢也其敵其勝奇也故善之者出奇無窮不論小與大寡與衆也且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而多多益辨者韓信而已趙括之於白起王尋之於世祖曹操苻堅之於周瑜謝玄皆足以爲兵多之戒也源爲朝膽勇明決可謂善制奇者也蓋頼長改志悔過遏兵講和策之上也既不能然任之爲義付之爲朝猶未失策之中下也居然受敵宮門非所謂無策者乎

庚戌以高松殿湫隘遷御東三條殿帝親抱璽御腰

輿關白忠通以下文武諸臣扈從黎明義朝清盛已下諸將攻白河殿乘暗鼓譟兵勢甚熾爲朝等防戰不決義朝奏宜以火攻制可因縱火上風煙焰掩宮諸將膽落無敢格者平家弘平光弘馳入殿門呼曰敵衆我寡加以火助勢我軍不可復戰乘輿當速出宮上皇倉皇上馬而不勝騎藏人平信實重騎扶掖頼長中流矢歿

臣愿曰當時號爲經濟之學者頼長信西也頼長亦每笑忠通善書好歌詩曰小技曲藝非經邦之要其自言如此然信西浚沈確實施諸政事足以見其用也頼長經傳雖極其精徒章句之末也已史子雖務其多徒記誦之陋也已將以辨博睥睨一世也苟比同之信西可乎但其視利忘義先私遺公齷齪自用不知大體則無異也所以俱取禍敗也而信西雖不能保首領猶不失其爲臣頼長直賊耳追崇之治承廟祀之元曆豈非幸之甚哉

上皇至如意山爲義家弘光弘季能等從焉山路嶮艱下馬徒步上皇不習行步荊石刺足泥血交流絶

而復蘇謂諸將曰禍朕自取汝輩無罪當速出降朕神耗力屈不得復行追兵至乞降耳諸將泣曰臣等以死終始上皇曰從者多在後禍不貲諸將嗚咽去惟家弘光弘不肯去扶持下谷折樹蔭庇昏暮家弘父子遞負上皇出京師無敢舍匿者浚夜入智足院僧坊得湯粥進之翌日上皇薙髮至仁和寺覺性法親王不內聞之帝帝遣式部大夫源重成守之尋徙于讃岐重成防衛過鳥羽欲拜辭山陵重成不奉命

臣愿曰帝既無菟道辭宗之讓而上皇亦乏仁德

仁賢之德以母兄之親太上之尊欲託躬於叢林山野猶不可得也可勝嘆哉蓋桓武遷都以降廢天子有焉未聞流天子也至是禍門一開因襲爲例承久元弘陪臣之處天子毎常遷之荒陬僻海而後已夫上皇構亂召兵醞釀積鬱既已如彼則六軍一敗髡髮乞降非悔非改過也非勢窮力屈也徒畏死耳其不知恥亦甚哉

以信西謀陽定反人竄流叛徒以爲免死敵長已下祝髮爲僧者多爲義忠正亦出降忠正者清盛叔父也清盛以爲我殺之則義朝勢應殺父遂誅忠正義朝固乞減爲義死帝果怒曰兄弟之子猶子清盛已誅忠正義朝何辭誅爲義義朝遂使鎌田正清殺爲義

臣愿曰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所在致死也已義朝當勤王之日不得不抗父寧爲歐血之趙苞而不可爲指心之徐庶禍亂既平其父歸我豈有其子從而殺之之道哉雖方君命與俱就鼎鑊可也源賴朝之擧兵捕伊東祐親將賞子祐清祐清辭曰父囚子賞非所聞也臣冀屬平氏時義之蓋邦將廢正氣萎隳人心遺道所以保元之政子不能庇父也家將興正氣湧沛人心重義所以賴朝之起子不敢叛父也源親房曰子或兇悖父得而殺之父雖無道子得而殺之未之聞也名教之不振皇道之所以淪墜義朝不足言信西執政事所令如此王室欲張而不可得也

戊午斬家弘已下子弟黨與七十餘人弘仁誅藤原仲成後三百四十餘年幾致刑措至是廷議以爲死刑久廢不當行之諒闇信西竊奏曰非悉誅之恐遺後患故子弟黨與一無宥赦時以爲淫刑庚申詔遣左史生中原師信于南都發驗賴長墓詔僧覔曉使重仁親王髡髮癸亥詔遠流賴長子兼長師長隆長已下十三人惟前關白忠實以忠通保護乃免

臣愿曰種子命上中臣祓之後上宮太子作憲法不比等著律令而格式之書相繼成編於弘仁貞觀延喜之間上尊重名器下砥厲廉恥刑不上士大夫辱靡至大臣雖仁愛過厚之極不能無萎靡

姑息之弊而比之繋相於獄斬將於市之殘忍慘酷則厚薄仁暴豈啻霄壤哉當是時誅反側之人以爲淫刑者其言出于過厚之餘亦可見焉蓋信西博覽或通申韓刑名之術將以張威柄而懲後人也非敢擅殺戮也然佯定竄流實處死刑焉在王者至誠太公之政哉何以保無後禍也

八月法皇抵讃岐松山造宮直島後徙志度鼓岡窮居僻遠居常不聊親刺血書五部大乘經三年而成平治元年春送之覺性法親王請藏安樂壽院覺性

及忠通爲奏請帝不許而還之法皇怒曰叔姪交兇兄弟相仇自古有之朕爲懺悔親書佛經特修冥福非爲今生而今且不許藏之乃齧舌出血每軸書曰願爲大魔王惱亂天下以五部大乘經迴向惡道自是不鬀髮剪爪衣舊褐戴長巾切齒瞋目慘悴骨立

長寬二年秋八月己卯崩于志度年四十六崩後亂逆相繼世以爲所祟敕建廟春日河原曰粟田宮每歲八月奉祀

臣愿曰友其兄篤其慶周所以興也天之報施其亦明矣帝之於兄惟恐除之不亟屏之不遠二人不相容亦已甚矣宜乎恩不被民庶也赫赫廟堂以禍亂付所祟臣未知其說也後世論禍源者往往歸罪美福門院固當矣而又竊聞焉白河帝好色最淫待賢門院璋子鳥羽帝之女御而崇德帝之母也白河帝鍾愛璋子其間有詩所謂不可道者鳥羽帝亦知崇德非己子也故鳥羽不慈於崇德雖由婦言之聽而白河之亂倫實所由而基也後世淫情爲風牀第不修不至上烝下淫穢黷彝

倫則幸焉耳豈足以揭椒塗之範炳彤管之輝乎雖然風化原于宮掖治教端于閨閫人君豈可不鑒乎古今以知所戒哉

冬十月戊午復記錄所參決庶務是歲敕五畿七道造大内二年冬十月大内成從御焉

臣愿曰凡有邦家者儀制雖備宮室雖嚴而不能務乎自修強於德教則譬如魚之爛外未見而内先潰也故有神武良日之敬而後可以底平定有仁德卑宮之儉而後可以致富庶有醍醐脫御衣

之仁後三條拜北斗之孝而後可以制格式均并斗置記録所帝之仕信西勵治如此而變生肘腋血流禁署豈非不修德之過乎

保建大記卷之上終

保建大記卷之下

滑鋒栗山愿伯立甫　撰

保元三年。秋八月戊戌。天皇傳位于皇太子。是爲二條天皇。甲辰尊前帝曰太上天皇。冬十二月丙午。行即位禮。初信西明鍊庶務。鑒達治體。洽聞富才。廷臣無出其右。前帝特倚信之。朝廷大事莫不由出信西。亦以爲己任。帝即位親重如故。而權中納言藤原信頼爲上皇所寵。稍預政。請任近衞大將。上皇將許之。信西諫曰。大將重任也。雖相家子弟。不敢輕與。況信

頼乎。上皇默然。信西退引諸家唐書唐曆唐紀楊妃內傳圖安祿山僭耆之狀。上之上皇。未悟信頼聞之。不安稱疾不出。時太宰大貳平清盛結姻信西。勢位踰源義朝。義朝鬱鬱不樂。信頼因結爲黨。平治元年。冬十二月。清盛詣熊野。己未。白虹貫日。信頼與大納言藤原經宗。右近衞中將藤原成親。檢非違使別當藤原惟方及義朝等反。率兵夜圍上皇於三條殿。放火燒宮。殺傷狼藉。幽上皇於一品御書所。遷帝於黑戸御所。自爲大臣大將。以義朝爲播磨守。

臣愿曰。後世人主禁中與居婦女也嬖幸也庸人邪人也。平治之厲。雖承于保元。而職由信頼矣。嗚乎男寵之害舊矣。然未聞召禍如此之慘也。孝謙之廢皇太子。以私通侍童。彼其淫穢放縱。顧不啻此也。則其廢責之詔。蓋欲以構成其罪者。而若信頼寵滿志驕。以庸劣逞凶邪。上皇坐受之幽辱。而不察信西所謂反臣在側而不知。忠臣諫之而不悟者。豈不爲之發也乎。

信西素善天文推步。嘗白虹貫日。入奏會上皇御宴。

不得面陳。因告宮人曰。將有變。速避之。直奔南都。躥信樂山。又見星變。謂我不免。乃生埋土中。信頼遣前出雲守源光保索而獲之。斬首梟京師。信西姓藤原名通憲。任日向守。鬀髮號圓空。後改信西。其妻上皇之乳母也。諸子皆布列顯要。源義朝嘗求婚信西。信西報曰。我子學生。汝所得而婿乎。遂與平清盛約納其女。義朝銜之。

臣愿曰。當時小說有言。信西對梳水。視面自相之。知不得死。相者亦告以不終。因欲免禍之方。曰爲

僧念佛耳信西爲髡髮甚矣妄傳之難信也若其如此方且捨身事佛之不暇而何必號黑衣之相擬安城之公而尸御天語手握王爵之爲信西嘗告賴長曰我才而不庸所以遁世可以見髡緇因于悲憤而又安知其書紙障桌桐何日遇知音亦非無時生感遇事與悲不得已而托歌詩以自寫其苦心歟是以一旦被柄用奮然以邦家爲己任造大內復記錄所興內宴相樸儀禁道路執兵止狗金神方忌保元之治有可觀焉惜乎徒知義朝

非己之類而不復知清盛亦非己之類也徒知諫信賴任大將非所以保其身而不復知使其子居顯官美職亦非所以保其身也庸人常明於所公智者多暗于所私豈特信西也哉

平清盛聞變自熊野還竊遣非藏人藤原尹明於大內爲奉迎謀藤原經宗藤原惟方亦悔黨賊勸帝出宮己亥帝爲婦人粧出藻壁門尹明奉劍璽載御車左衞門佐平重盛等迎駕于路入六波羅百官諸司相繼而湊中納言源師仲奉神鏡出上皇亦變服御駕幸仁和寺

丙子帝使重盛討信賴義朝戰于六條河原大敗之義朝東走信賴竄至仁和寺求哀上皇上皇爲手書請其死帝不聽丁丑信賴伏誅悉捕其黨戊寅賞清盛重盛等功授官進爵有差褫反黨七十餘人官職流信西子十二人時謂信西諸子處流出經宗惟方之所爲

臣愿曰當邦家無事上之人欲振興廢墜以文飾昇平則搢紳之士不得不進其人也必鑑戒古今

有所退省而至得其志傲慢奢侈不能保終當天下有事則介胄之士不得不進其人也奮搏迅鷙以務乎自效而放橫不法無復所忌憚其始乎忠功以起身而終乎凶悖以亾家者往往是矣是時車駕幸清盛家攝關公卿奔走其門挾天子以令將士所忌義朝舉族伏誅功名無復比肩武臣威望之盛源平以來蔑有也安知異日將相之權不既根于此歟又安知異日赤族之禍亦不已原于此歟

永曆元年春正月癸未內海莊司平忠致誅源義朝
及鎌田正清正清乃忠致之婿也乙酉函送義朝首
於京師

臣愿曰虓虎投穽誰不快乎殺之也窮鳥入懷誰
不惻乎放之也有罪與無罪也自古逆賊世有而
未有義朝也蓋忍乎弟有焉忍乎子也甚矣忍乎
子有焉忍乎父亦既酷矣既忍乎父又將以忍乎
君也雖忠致不忍乎誅而天下將忍而誅焉世以
惡淨海之甚而至義朝則不之罪反曰忠致源氏

世臣弑其君義朝故逮賴朝復仇無遺族名義之
不明也其如此夫可以為長太息也夫忠致高望
王之後世任王官世司王邑大江匡房歷舉一條
帝得人以平致賴列源賴光之上賴光者義朝之
先而忠致乃致賴之冑也世系位祿未必在義朝
之下臣聞其為邦誅賊未聞為下弑上也若謂之
忍殺投我之窮鳥則似也而義朝乃食人之虎執
之者無禁而阱之者有功今將不惡噬人而惡為
之阱不亦悖乎自源賴朝之後稱呼名號既已亂

而稗官小說從而錄之是非之淆眞好惡之相反
豈特此也哉

二月尾張守平賴盛使家士平宗清虜送源賴朝於
六波羅囚之宗清家宗清待甚厚謂平清盛後母池
尼曰囚人容止肖故右馬助右馬助者池尼所生先
歿故尼感傷不堪宗清密告賴朝曰郎君欲免吾為
請之賴朝曰父祖弟兄皆亡矣唯有我在無復意人
世冀為僧爾宗清至尼許懇以賴朝之意尼為使重
盛乞之清盛清盛不肎尼泣且怨曰我為之寢食失

常命亦不久矣若故殿猶在豈侮吾言至於斯乎重
盛與賴盛再告清盛清盛不得已赦之遂流伊豆

臣愿曰義朝火白河殿功非不多也而恩之菲父
不得保所以激成平治之亂也信西與清盛咸有
罪矣嗚乎句踐餘兵可以興越楚雖三戶足以亡
秦賴朝當平氏全盛收義舊於餘燼揭竿為旗飾
駄為騎走之富士川蹙之礪並山敗之篠原破之
一谷殄滅之屋島壇浦豈徒人力蓋天亡之也故
以為滅平氏者平氏也蛭島流人岐嶷孤兒與鞍

馬之小冠者何能爲乎世以池尼故爲遺後患者。非通論也

藤原經宗帝之外舅也藤原惟方母帝之乳母也謂帝曰上當親政事不宜使上皇知焉上皇素惡經宗惟方聞之發怒召平清盛曰朕之安危係彼二人汝爲朕甘心清盛捕之將殺前關白忠通請減死流經宗于阿波惟方于長門清盛自是得擅威福

臣愿曰甚矣世多姦而人多術一邪之起衆欲乘之欲責彼顯然之邪以成我隱然之姦也蓋一邪

之欲有厭而衆欲之禍不測信頼一庸人也已所希不過將於禁衛也經宗惟方固稱多智其意將謂我帝之舅也我帝之乳母子也我徒可執政耳信西何爲者圓嘗方袍翫邦家于股掌也其志將以勦除信西而歸罪信頼因斃信頼併及上皇也夫信頼之逆雖三尺童子猶知其敗二人之智豈不知其終不可依頼而當其起事信頼曰上皇可幽二人亦曰可幽信頼曰大將可任二人亦曰可任蹐跼戢翼瞿瞿傑傑若不敢爲崖異也信西既

瞑清盛還京則翻然如改志易慮驟擁天子歸六波羅始也竄黜信西之兒終也離間二聖之歡天子已以其親于已而不之察也百寮又以其功于邦而不之罪也其隱然不測之志於是成矣嗟夫螳捕蟬而雀伺螳不知有清盛者擁丸挾彈以擬其後也姦人亦可以戒夫雖然二人者猶在則清盛不得專朝二人者之竄也固二人者所自取而豈直二人者之禍也亦王室之不幸矣

永萬元年夏六月壬寅天皇不豫大漸皇太子順仁

受禪是爲六條天皇尊前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秋七月甲戌天皇行即位禮乙亥新院崩年二十三時平清盛勢威日盛上皇厭之葬二條天皇諸寺會葬興福寺延暦寺爭班生隙丁延暦寺僧擐甲燒清水寺京師訛言上皇令僧討清盛清盛子弟會六波羅聚兵自衞廷議使諸將士衞護禁中上皇幸清盛第親諭之清盛稱疾不見

臣愿曰二條帝在位政事一諮關白不欲使上皇知之時有帝長于政而短于孝之議以致二宮不

協每多猜忌終帝之世上皇甚親倚清盛帝崩上皇專決機務廢立與奪惟意所欲而清盛以積威弄朝權子弟居職家僕滿班食邑幾踰天下之半嗚乎人道之變莫大于父子生隙也此保元之兵所由而起殷監亦不遠矣而上皇乃與清盛之勢與時王相陵壓至不可制無復奈何何異求既覆之車駕焉而騁其轍也然亦得不預其覆哉不孝乎親不慈乎子而仁乎民臣未之聞也帝長乎政可知也已

仁安元年冬十月庚辰以憲仁親王為皇太子憲仁上皇第五子於帝叔父帝年三歳而太子六歳時人笑之十一月以權大納言平清盛為內大臣二年春二月為太政大臣明年辭官雉髮更號淨海三年春二月壬子天皇讓位皇太子是為高倉天皇辛酉尊前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未冠之上皇自古無有三月壬午天皇行即位禮安元二年秋七月庚申新院崩年十三

臣愿曰昔葛野進奏曰國家之法神世以來子孫相承以襲天位若兄弟相及則亂由是起蓋有邦者當慎祖訓明名分以定民志杜覬覦也故立君必定於一種而君臣之分嚴矣故源融雖賢不得承統也立子必定於正嫡而嫡庶之分明矣故麛坂忍熊雖長不有天下也所謂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分定故也今叔以姪為父少以長為子則父不父而子不子也何以防臣之不臣也是故赫赫邦則重父子相紹所以嚴君臣也

嘉應元年夏六月壬寅上皇薙髮曰法皇承安元年冬十二月丙寅以前太政大臣淨海女德子為女御二年春二月己酉冊為中宮是歲宋明州刺史上書獻物稱詞無禮大外記清原賴業以為宜卻法皇不聽

臣愿曰華夷何常之有華而用夷禮則夷也夷而進於華則華之古之制也聊嘗論之天地者天根之凝聚于中也天乃地氣之游環于外也天地之間何往而不中又何往而不天下故彼此皆自稱曰中國蓋對外國之通稱而固非言此土在堪輿

之正中也至其或爲神州或爲神國曰海內爲天
下而外爲夷爲蕃則雖俱非允九總域之通言亦
各國自稱彼此無相害是以淡海公奉敕撰職員
掌遠人謂之玄蕃萬多親王撰別姓氏秦漢之裔
收之諸蕃源親房亦曰彼以我爲東夷猶我以彼
爲西蕃也近學陋乎市井文不振乎搢紳憒乎舊
典而不之顧或呼元明爲中華自稱爲東夷殆幾
乎外視萬世父母之邦而無憚自卑害名之甚矣
昔隋主贈書曰皇帝恭問倭皇廷臣猶疑其無禮

況以一州刺史上書失儀乎當從賴業之議而納
信報答非所以示國體於遐邇也

權大納言藤原成親北面藤原師光有寵於法皇師
光髡髮改名西光治承元年夏五月以西光讒流延
曆寺座主明雲僧徒奪之路事寢不問初成親怙恩
望爲近衞大將淨海超授子宗盛成親怨遂與藏人
源行綱檢非違使平康賴西光等圖滅淨海數會議
法勝寺執行俊寛鹿谷別莊法皇亦將臨之僧静憲
諫而止既行綱告之淨海淨海殺西光流成親於備

前將幽法皇於鳥羽以平重盛切諫而止從是法皇
與淨海大作猜隙三年秋七月重盛薨冬十一月淨
海積怨法皇率兵入京師法皇憂懼諭以不復與政
事淨海不釋罷關白基房奪太政大臣師長權大納
言源資賢以下親近法皇者三十九人官職遂貶基
房爲太宰權帥流師長于尾張幽法皇於鳥羽

四年春二月癸卯天皇讓位於皇太子是爲安
德天皇尊前帝曰太上天皇四月甲辰天皇行即位
禮時年三歲上皇仁孝自法皇幽厄悲惻成疾夏五

月丙寅法皇第二子以仁王以法皇被幽諸平恣橫
與從三位源賴政起兵謀除淨海下令旨於諸國園
城寺興福寺僧徒皆應之初賴政有怨淨海激以仁
王曰法皇幽辱王忍坐視乎遂勸以與諸源戮力誅
淨海奉王即位以仁王使散位宗信作令旨既而謀
漏朝議流以仁王於土左法皇聞之大憂至是朝廷
遣兵圍以仁王高倉邸以仁王奔園城寺丁丑遣藏
人頭平重衡右近衞權少將平維盛等擊之戰于宇
治以仁王賴政敗死

臣愿曰以仁王之徵兵也令旨即位行賞每讀之未嘗不悵然嘆惜也當急難倡義之初縱令頼政有韓袁上號之請而王室有劉虞厲色之言顧乃幸禍亂務自尊崇此王亦叛君父耳何以討淨海哉然則王無功乎曰淨海緣亂離建奇功以舉朝無識柄用太過專務鴟張輕蔑王家終幽閉法皇脅迫上皇眨斥丞相大臣以擁立外孫襁褓之孺子罪惡貫盈弑逆且旦夕當是時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內向者而王欲以遯宮軟質灑血投袂

鼓舞緇徒罪隸以與平氏百萬之兵抗雖事不成而大義既已伸天下豪傑頼以起義旗頼以奮扶皇家之將顛出法皇于幽厄果誰功也義仲欲立北陸宮正以此也王豈無功哉

夏六月癸未淨海遷都福原車駕發京師幽法皇於新都秋八月伊豆流人源頼朝奉以仁王令起兵九月源義仲起兵信濃冬十一月辛未淨海奉帝及法皇上皇還舊都十二月法皇徙平頼盛第與上皇同居淨海不復禁近臣出入請復聽政事且以美濃讚岐自奉法皇許之

養和元年春正月辛酉上皇崩于池殿年二十一閏二月淨海薨

先是源義仲戰屢破平氏壽永二年秋七月進據延曆寺法皇夜出宮密幸延曆寺公卿繼至平宗盛挾帝及神器奔西國義仲源行家等入京師法皇以京師無主卜決之八月壬子立高倉天皇第四子尊成爲法皇之太子即日踐祚是爲後鳥羽天皇時年四歲踐祚無神器古所無也九月遣參議藤原修範于

伊勢告立天皇于太神宮

臣愿曰世謂壽永立主京師既權變之宜而延元預製僞器又方略之得也臣以爲不然法皇不思祖訓所由邦典所原擇天子於嬰襁之中而踐寶祚於無璽之日此無神器也寧待平氏顛敗而嘆之沈沒哉後醍醐不能推至誠以任威靈區區辛勤製爲僞器此淆神器也豈須南北紛爭而辨之正僞哉古曰天人之應捷於影響天聰嚴而神鏡災乾剛闕而實劍失嗟乎天命常原於人事妖災

必由己而起咨不謹哉

辛巳法皇命源義仲討平氏冬十月庚午復源頼朝位十一月先是義仲掠法皇莊園縱士卒侵掠良民至是車駕幸法住寺殿徵延曆寺園城寺僧備義仲橫暴義仲犯法住寺殿縱火燒殿殺傷百餘人帝幸閑院法皇遷攝政基通第十二月法皇賜義仲平氏故地八十餘所義仲請院宣討頼朝法皇畏逼不得已許之

三年後鳥羽元曆元年 春正月甲辰以源義仲爲征夷大將軍

臣愿曰法皇於義仲無譏而不聽苟不爲此至於亾身然存亾在天可否在己悖道苟免則非盡己順天者也頼朝不怒乎賜院宣於義仲而懲乎賜義經何哉方諸平未滅關域雄視也將以推尊王室攬天下之心所以不得懲乎賜義仲詔也至外患既除威福在己則所惡唯名分耳將以揚朝廷之非而掩己之罪託於正以售不正所以義經議己爲然怨懟不敢入朝也義仲驁悍無足道者反復時勢湊會事情則頼朝之詐術亦不得逃於千載下

先是源頼朝遣弟範頼義經將兵入討源義仲庚戌戰于宇治勢多大破之義仲伏誅丙辰勅頼朝討平宗盛二月丙寅範頼義經大破平氏於一谷秋七月甲寅行卽位禮九月壬子範頼破平行盛於備前兒島

四年後鳥羽文治元年 春二月壬申源義經破平氏於八島三月丁未大破之壇浦虜平宗盛等宮人抱天皇入

海崩年八歲二位禪尼取劍璽自沒海軍士入御船開神鏡櫃目頓眩義經獲鏡璽徧索寶劍於海不得

夏四月鏡璽入京師以晝御座劍擬寶劍

源義經之在西海頗不循兄頼朝節度梶原景時因譖之頼朝不聽入鎌倉會源行家謀滅頼朝義經附結之冬十月至法皇宮迫請追討頼朝之詔辭氣不遜勢將挾朝家奔鎭西法皇不得已下院宣討頼朝頼朝遣將士擊義經義經出奔頼朝怨法皇不肯入朝十一月法皇遣使鎌倉告不與天下之事且勅諸

國捕行家義經

臣愿曰當義經請追討敕法皇俾人問藤原兼實兼實因奏曰追討敕不當用之無罪之人安敕頼朝曰義經有罪則當致鎌倉而誅之不宜騷擾京師也然義經於卿功固大矣罪安在速奏之若頼朝不奉詔則處之違敕以聲其罪如此言順名正不然弟討兄王師誅無罪也兼實之議不曲折著明乎法皇不能惇信義以持邦家徇利食言曾莫之恥使頼朝肆其不臣無所忌憚邦之大綱墜矣

其後後鳥羽討北條賊陷京師則復授其官賊請敕擊勤王諸將則隨從其言匹夫重然諾且不爲也況王言乎朝以誅之暮以賞之天下萬姓何所仰止也將以撥亂而適足以長亂悲哉

前因播守大江廣元告源頼朝曰世道澆季叛逆未殄公雖鎭東道而諸道不必用命隻役兵諸道乃兵疲邦費耳不如國衙莊園補守護地頭因以制天下頼朝深善之遣北條時政於京師奏請諸國置守護地頭以追捕盜賊常賦之外毎畝課兵糧十二月致書右大臣藤原兼實怨法皇以義經補九國地頭行家補四國地頭且告所請在爲邦制賊而非私于己法皇悉從所請

臣愿曰平治已降王室不競當高倉安德之間上之君王遭幽下之元元塗炭頼朝攘臂而天下響應救蒼生於溺援神器於危上下咸受其賜微管仲誰保衽之不左也而其巧譎百端束縛馳驟遂擅兵馬之權殆擬端拱之重使天下後世惟知有作殺作生之斧鉞不復知有賜爵授官之衮冕

焉於是頼朝之功不得以掩其罪矣恭惟我邦之古天子輔相燮理陰陽而已尊崇祭祀而已種子天富上祀輔政神八井耳爲忌人輔政所謂祭政惟一正謂此也如經營遠邇柔懷黎黔蓋申食國政大夫之所掌也叓考于上世伊弉諾尊左持白銅鏡生大日孁尊光華明靈照徹六合遂授以天位照臨下土人君之象也右持白銅鏡生月弓尊其德亞日遂輔弼天位配日臨下大臣之象也既而迴首顧眄生素戔嗚尊遂降於天裁成下土後

世武將鎮撫之象也。事代主將八萬四千。彥狹島都督十五國。源平世爲將帥。雖時有廢置。勢有強弱。而其翼戴皇化。鎮制遐方。自古洎今。有規模相似。然因襲之久。慣習之熟。不能無尾大難掉之弊。故以大巳貴之賢。而不能速應命也。以鳥羽帝之威。不能禁武士屬源平也。然則賴朝開府鎌倉。鎮馭諸道。猶大巳貴權伏強暴。經營天下也。但朝廷無植劔宣詔之臣。故其權得以傳之世世焉耳。夫廢興天也。隆替時也。苟有志于復古。則必修其本。

以服其心耳。徒屑屑于甲兵之末。而欲驟成其功者。猶決堤塞流。積薪禦焚。非徒無益。而又損之。若後鳥羽。若後醍醐。非無志。非無功。然或撲之不滅。而愈熾。或芟之僅平。而復大茂。何也。蓋亦未修其本也。臣聞之。人君能律身愼德。則天下人心。不期服而自服。不期畏而自畏。人心所畏服。天命從而歸焉。天命所歸。孰能禦之。爲人君者。其可不致思於此哉。

文治三年。夏四月甲午。奉諡養和天皇。曰安德天皇。

臣愿曰。天皇之號。古有議所定也。臣竊以爲正固春秋王必稱天。萬世不易之大法。而遠出秦漢巳下帝皇並稱誇大無義尊號之上也。夫皇而稱天也。其所居者天位也。所治者天職也。所賞乃天命。而所刑乃天討也。尊固無二焉。而道莫非公也。自宇多帝停諡。朱雀帝停皇號。上皇太后以寺院自居焉。不啻宗孝言所謂蓮府化梵宮也。關大典。損國體。莫大焉。源親房以爲非臣子之道者。當矣。近世諡曰天皇。僅安德焉耳。然江匡房之撰傳。藤通

憲之著史。雖後世天子稱以天皇。而不以院。其亦有說矣。臣豈不得而據之乎。

建久元年。冬十一月丁巳。源賴朝入朝。屢謁法皇。陳誠款。朝野稱之。三年。春三月乙酉。法皇崩。年六十六。

臣愿曰。或疑是書。應止賴朝總追捕使。曰後白河亂世之主也。以藐四宮。遽繼大統。雖乏五常黜陟從心。政事不爲不久。享年不爲不永。而播遷拘幽。幾至亡邦。何也。大倫不明。而紀綱不振。兵權不分。而威福下移。舉本朝上下二千三百餘年之變。集

在位在院三十八年之間。雖曰天運。蓋亦人事。嗚乎。邦家難于清盛。危于義仲。安乎賴朝。以微乎賴朝。蓋危邦之臣罪非不臣也。邦而被危。其無制甚矣。蔑君之臣。惡非不著也。君而見蔑。其失道大矣。使爲人上者。照明如日月。誠確如金石。則罔兩讋於囊蜒螢爝滅於大陽。雖列自邪於廷內。目不敢能逞么麼眩小技。以蔽聰明。移心志也。使爲人上者孝友積乎內。慈仁彰乎外。則彗孛化爲景瑞。鴟梟變爲鸞鳳。雖有窮凶極惡挾材任數之人。方且

陳力奉命之不暇。何毒流天下。延來世之有哉。故後王欲端澄本源。則豈徒切齒莽卓以懲于凶逆哉。必能流涕檀盡而勉乎自修矣。此書終是。豈可已哉。

保建大記卷之下　終

宋理宗臨軒策士得文丞相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如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潛鋒栗君之修保建大記而上故彈正尹八條親王也古誼忠肝世宜有知之者雖遭遇之殊

塗小大之不侔而士君子憂世濟時之志無以異也既而君來仕水藩西山公暨龍作公知其能而優待之時觀瀾宅君同在史局相得驩甚屢將此書折衷討論宅君服其精確而神器之

議終不能恊亦猶劉道原之論正統不與温公合而温公能藉道原以成通鑑可見君子和而不同也余亦與君同監編修者涉歷既久相知最厚每夜集酒酣使余講左氏傳右尹子革夕

楚子章促席側耳以爲快時或出此書亦相與商量余一言貶之曰此經生之常譚耳烏足貴哉君亦不以爲迕抵掌談笑今思其事如數日前而君謝世殆將十年矣孰謂壯者去而老者

留才者沒而不才者存乎悲酸梗塞不能自堪則又以酒澆之曰脩短天之所賦而慶弔人所時有余方欲爲得人賀而君溘先朝露今讀是編不得不於紙上弔之而不欲作兒女子語弔也阮嗣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嗚呼嗣宗之所以痛貶漢高乃其所以深予之也余於是編亦云宅君弁其首而推奬之世果有知之者可以託不朽矣

正德甲午仲冬上澣

水戶府下澹泊齋安積覺跋





正德六年丙申孟春穀日

京六角通御幸町西入町

茨城多左衞門　繡梓

向陽林子（林春齋）撰

本朝稽古篇

寛文二年（一六六二）松柏堂刻本

據寛文二年（一六六二）
松柏堂刻本影印

本朝稽古篇序

演成中華之往躅者歴朝之正史偏記也正史偏記極博矣牢籠之者通鑑也通鑑最浩繁矣該節之者稽古録也許平仲之稽古千文蓋原於此而甚約甚簡者也　家兄向陽子本朝稽古篇之作職之此由首篇千文上巻自神代至持統也次千文中巻自文武至光孝也其次千文下巻自宇多至後冷泉也素意欲勒　本朝今古于千言而事有餘字有限故倍之又増之既三千言皆四言也鍾繇逸少興嗣胡明仲及彼平仲之千文悉四言也肆今擬之然不可闕筆于後冷泉豈不能無續篇哉爲自後三條至元弘四千五百字是續之上也篇既不拘千字故變體製爲五言也自建武至稱光二千五百三十四字是續之中也又改格法爲七言也自後花園至慶長庚子二千九百六十八字是續之下也亦是七

言凡續篇一萬二字中華先輩萬言之書多矣方今雖分上中下而次序接續井井森森固是萬言篇也且又附以總括歌七言三十句富哉言乎蠢生于桑域者不可不知其父母之國之

事然而多不注心或畢之爾不省抑國史曩牒傳播跡徵是以益難強記　家兄於本朝之學閱覽有年爰屬大事于數句蒐多端于短章以叙其實以撮其要匪胸呑　本朝之石渠則何

繇臻茲也哉中華詠史之韻語一舉口述者四言則史學提要焉五言則觀碁大吟焉七言則所謂三皇之前不可傳云云焉今舉皆在此篇可謂備矣余今傚之欲作四五七言而既已贅

矣書葫蘆矣竊欲遠窺胡氏之管見近類顧氏之捷録而綿綿泛泛管城公頭可禿然不得如箝在口聊論前三篇續三篇之首尾聽夫天七地五之神世存而不論敬之而不妄議盤余彥

之後皇胤繩蟄可尊可仰焉予
之紀阿禮之口含人之書昭昭
焉持統者健婦也壬申之亂所
謀贊于天武不少而後當宁草
壁洨而珂瑠幼高市皇子功高
望隆是以待其薨皆乃讓位于

珂瑠邇是文武天皇也文武之
政教有可觀者唯惜寶壽之晝
于半百之半爾後莫邁繼繩等
史錄煥煥然罔無陽成之昌被
則光孝君爲臨宸乎基經之廢
與倘愧子孟退邑邑泣病邑乎

光孝不爲庸主而早崩寬平帝
之脫屣時僅而立何其太早哉
以其尨祖菅道眞故時平有所
強爲而未必出自帝心乎果如
何彼實賴朝綱之新國史集字
不遺可勝歎哉藤氏之威焰薰

天祭乎乃至後冷泉也後三條
久在龍樓頗讀書史常白眼于
藤氏遂即皇位使藤氏叚頭換
面吁英斷卓矣而後政權入上
皇之門既而武臣强梁平族殲
矣賴朝閧油幕而后北條氏累

世威重是所以後醍醐帝逆鱗
奮發再闢皇運也雖然王度如
秕建武之變四海糜沸忠臣義
士誠有之無奈時機世態何也
已於是皇統南北分矣足利氏
至三世而混一焉積慶不絶義

教雖遥平持氏而不能親兒滿
祐之白刃何其怠之至此哉滿
祐奮然歸播陽當時扈從之舉
士何其怯懦之使然哉洛中之
防備何其不嚴之如此哉自後
足利氏漸衰式微群國相持日

尋干戈邵堯夫曰北齊舉爝火
後周馳星光隋能一統之焉福
于巨唐想其應仁以來之割據
爝火耶星光耶織田頗得其功
豐臣全并吞之焉一統之福于
大神君者也嗚呼此篇之與因

非冥行于國史者之可啓眼然
倘就而閲其大綱浸展草子粗
繙舊册以旁通之則必可有所
得豈可容易見之乎然則此篇
誰可不謂之國史捷徑乎况其
毎卷之所託始所捐終最有深

意而不爲偶然乎總括十五韻亦践華人之往轍勿謂作古矣况又三千之唾珠粲於前一萬之言金錯錯於後乎肯楨榮之膺選其稽古之力也今此篇信是 家兄螢雪稽古之力也謂矣至若家兄之稽古豈唯是而已哉二典禹謨既已曰若稽聯庵小學之篇既早稽若夫釋氏稽古畧不足云也萬治三祀上章困敦建子之月讀耕子林靖謹序

本朝稽古篇

目録

向陽林子撰

千文上　四言二百五十句毎四句換韻但篇末三韻

敘自神代至持統攝舍人親王所紀、

千文中　四言二百五十句毎八句換韻但篇末五韻

敘自文武至光孝攝眞道以来至善行所紀

千文下　四言二百五十句毎八句換韻但篇末五韻

敘自宇多至後冷泉採拾國史畧及稗官小説而述藤氏世權

續篇上　五言九百句四千五百言換韻長短不同

敘自後三條至後醍醐元弘而述上皇政務武家權柄

續篇中　七言三百六十二句二千五百三十四言換韻長短不同

敘自後醍醐重祚至稱光而述王室再興又爲武家之世而王統一絶

續篇下　七言四百二十四句二千九百六十八言換韻長短不同

敘自後花園至後陽成慶長庚子而述王統僅存武家式微群國割據而後天下一統

千文上中下七百五十句合三千字

續篇上中下千六百八十六句合一萬二字

總括歌　七言三十句二百十字

七篇都合二千四百六十六句一萬三千二百十二字

本朝稽古千文上篇

天神最初曰國常立次稱狹槌豊斟相及
維此三世獨生無對泥煑沙煑陰陽分態
戸道戸邊面足惶根一氣五行萬物之元
諾尊冊尊爲夫爲婦乾坤道合蒼生父母
天照大神地神之始百王之祖至尊無比
仰瞻如日遍秋津洲萬古不易靈德焉廣
素尊黠心遂於根國八百萬神順帝之則

高皇產靈有女約婚配忍穗耳降誕皇孫
號瓊瓊杵爲下界主經津健雷先驅勇武
彼大巳貴避入隅宮天兒屋根輔翼有功
到處無敵日州皇居火闌火見一獵一漁
昆弟相責弟約海神得瓊滿潮兄遂爲臣
龍女生子乃是鸕草天七地五大哉神道
人皇第一神武天皇戰艦西進軍向東方
爰有強敵曰長髓彥王師未克退而復戰

道臣爲帥鄕導者烏中州既定橿原建都
綏靖繩武其嗣安寧懿德孝照孝安孝靈
孝元開化以傳崇神擇將發遣四道掃塵
垂仁御宇祇建祖廟勢州相攸神風光耀
倭姬貞潔久在齋宮鎭護帝室天祿無窮
景行在位倭健爲兒西征梟帥東誅賊夷
雄偉絶倫功成凱旋毒蛇當道俄爾賓天
成務代立克讓仲哀武內宿禰始列三台

猗哉神功皇子有身指揮三軍平馬弁辰
臨朝年久坤位獨尊應神襲纘廟曰八幡
仁德菟道讓位相推王仁詠歌難波梅開
皇運丕圖民戶豊饒闔國外平咸言聖朝
履中遭難幸然復位國史始置達四方志
撥亂有功是爲反正允恭謙退自稱多病
群臣勸進不能固辭蟏蛸之詠麗衣通姬
安康遭弑雄略暴惡清寧無嗣大寶誰託

億計弘計艱難備嘗眷在帝側果爲儲皇
伯仲相讓女姊稱制弘計先立三年早世
億計踐祚武烈其子時有反臣眞鳥及鮪
幸雖誅賊惡過桀紂天奪其年帝統絶後
繼體側微比在越前金村奉迎劒璽相傳
安閑宣化共爲庶兄延及嫡子乃是欽明
百濟貢獻釋氏之像尾輿忠言稻目渇仰
敏達英主最好文史高麗上表讀者辰爾

用明即位馬子信佛廐戸阿黨守屋不屈
二臣側目國家生變阿都戰爭守屋中箭
邪徒驕恣赤檮賞賜太子得志立天王寺
崇峻暴崩罪歸阿誰推古女主恭己無爲
十七憲法傾心三寶胡風盛行神跡如掃
儲貳歸泉遺言田村謂之舒明蘇氏高門
蝦夷入鹿父老子壯傍若無人權勢難當
皇極垂簾鎌子辭職皇弟皇子隱謀戮力

逆臣伏誅孝德兼位大化建元白雉呈瑞
分置八省並立百官左右内臣朝政一安
齊明重祚百濟乞兵豐璋歸國官軍西行
天智勞務眉將不利白江再戰朴市死事
宮車晏駕諒闇居喪滋賀遷都帝德道廣
昔在龍潛問周孔道南淵先生行實未考
武而能文百篇奎章字字金玉備令則七
内臣加大且授織冠左右之上置太政官

矯矯其姿鳳翔龍騰中興之君山科有陵
太弟出宮大友在朝吉野脫難戰瀨田橋
壬申之亂正統着眼懷風寓意國史難刻
天武大行群臣上誅持統北晨大津叛死
處處遊幸行在停轅免冠諫者有神納言
草壁早殂高市掩功遂逐皇孫太上名隆
神代十二人皇卅一舍人親王編年之筆
旧記合考大綱著述

本朝稽古千文中篇

文武馭寓大寶紀年繼有嘉瑞慶雲見天
御製倭歌楓流龍田霧渚吟詩月舟影鮮
釋奠權輿惟馨黍稷同漢禹祠何論殊域
粟田入唐賜宴麟德修聘習經師趙玄默
外戚擇人藤史秉柄茲奉明詔撰定律令
母有元明姉有元正女帝相繼閨範貞淨
分賦闔國鑄和銅錢靈龜之瑞養老之泉

六十餘州風土記編淡海公子四家連綿
天平皇帝營建東大稱三寶奴百姓誰賴
似彼梁武捨身同泰廣嗣作亂乘輿狼狽
忽避倭京遷恭仁宮桓桓東人平賊竭忠
信佛自若無奈昏蒙玄昉雖夭行基被崇
祚胤無男冊立孝謙押勝寵幸穢德不嫌
赫々大師民具爾瞻無晝無夜入侍御簾
時有妖僧其名道鏡自內道場俄被延請

醜聲彰聞與押勝諍彼被誅滅妖僧獨盛
帝既內禪立大炊主未幾廢黜淡州恨長
彼僧何者漫稱法皇群臣切齒獨步彊梁
僧猶不滿欲為至尊宇佐奉使和清直言
無悟其種非帝者孫逆威不憚自深禍根
天皇掩耗身如窮鼠昨白君公今日爾汝
欲贖其罪誰人可許野州之竄幽死行旅
維特首相藤原永手同族百川勢氣赳々

手官清塵勳業無朽宗室多種各擇誰某
光仁固當天智之裔正統紹運南面治世
吉備大臣超懸車歲上表致仕遂老私第
朝衡在唐留滯不歸本自摩詰交際不違
遠在異邦不忘王畿時有訃聞贈爵揚輝
桓武相攸建平安城左右相並定為帝京
真道修史著其才名繼繩代之事詳而精
春野清公遣唐奉使官舩載行澄桃海李

台嶠古風瑜伽法水禪觀開基東寺資始
蠢斯奧夷邊境侵掠王師屢征賊勢猶壯
爰選元帥田村為將擒彼渠魁功成歸嚮
清丸神主握國之鈞或為耆老或為懿親
任右閫左猶待其人延曆之久二十四春
平城嵯峨淳和連枝馳翰墨場作文賦詩
凌雲風起秀麗花披經國廿卷才子肩比
大同上皇居寧樂城嬖惑藥子委任仲成
兄弟鬩墻鴒原不平干戈相挑震動兩京
弘仁天長坎艮親愛授受之際始終無悔
弟姪推及姑射相對恒自慶位黨類分北
承和之世王室繁富大內制度盡美締搆
左右竪横共定廣袤十二街中車馬輻輳
母為橘姓右為藤氏橘實垂垂藤蔓累累
塊視馬鄧盃有許史實者早落蔓者盛矣
頃聞儒臣野篁其尤文章筆勢博識誰儔

奉試探題月明隴頭遣唐不果流寓隱列
秘府畧書貞主所撰大部成堆積至千卷
善縄國紀時事悉見其餘俊秀逐年擧薦
冬嗣緒嗣藤家之良良房誕女配文德皇
文德群叔源氏數房曰信曰弘明定融常
仁壽齊衡光陰惟競天安仙遊雲埋月鏡
實録今在是善筆勁清和幼沖外祖攝政
貞觀十八巳卯丙申格式重修追尋弘仁
早倦萬機脫屣紫宸水尾之山閑居避塵
陽成不良人物殺戮基經度量我國博陸
諸葛按劍左府屈伏假出宮門輦輿不復
光孝齡高在常陸藩大臣翼戴仰望天恩
芹川行幸黎民負暄是貞是忠吹箎吹塤
叔曰定省立為儲君聽平元服榮擧超群
三代政事實録云云自是以後正史無聞
稗官小說所記紛紜

本朝稽古千文下篇

仁和之末宇多登極藤公關白爲帝輔翼
賢聖障子金岡設色寛平改元群僚就職
阜爾菅三術業專攻貞觀攀桂歷倒群雄
鴻臚館伴蕃客迹筒出守南海錦纜隨風
至是徵庸歷試顯要坐花酔月侍宴歡笑
丞相右將官高德邵同時英傑紀寛善耀
帝溪釋部辭去北闕仁和之寺崖嶽之月
受法益信御室薙髮名山勝水徽車足跡
昌泰初年二相對偶時平爲左菅公爲右
兩家有隙憎彼讒口左遷宰府督責奔走
本院專政門葉欣榮有子猶弱忠平代兄
撰延喜式總裁功成百官職事永爲章程
古今倭歌貫之秉筆繼萬葉後名亞山柿
廿巻千首錦繡花藥歷代撰集由是準擬
御宇年久國富家肥知外邊寒夜脱御衣
驚投五品不肯于飛人云聖代未辨是非
東夷蟻聚利仁侵璽雷震清涼王座蹉跌
菅霊爲祟盡禁妄說醍醐雲迷群臣永訣
承平天慶梟雄乖睽將門在東純友在西
舳艫浮海旌旗鼓聲干戈弓矢關塞馬嘶
貞盛秀郷好古遂保在此在彼水陸擊討
或被束縛或中箭倒元帥發遣歸自半道
彼貞信公一品相國追昭宣例人臣位極
且越通書名播異域帝室元舅孫子蓄息
實頼師輔左右大臣父及兄弟三公無倫
天曆天子詩歌吟呻風月遺興朝多才人
兼明同胞具平爲兒菅江丁雙朝綱文時
五臣撰歌對禁舍梨鶯奏管絃維竹維絲
延喜並稱太平頌聲由來天道益謙虧盈
大内有災神鏡掛櫻皇居焦土土木經營
閨門不正納登子姫兄弟聚塵政道日衰

鄭衛浮風誰下傷悲今古皆然鑑戒在茲
安朴不豫權在清愼進退任心朋黨阿順
西宮左府宗室之俊俄遭事變京師動震
遠謫筑紫滿仲加恩滿仲何人淸和曾孫
武名藉甚建立家門累世將種固帶深根
圓融幼童伊尹爲輔兼通兼家一奪一取
賴忠傍觀同族系譜骨肉冠儺袞職無補
天皇如尸兼家虎視擧世惑佛君臣倦事

官家甲第爲院爲寺圓頂方袍更不慚愧
捨子讓姪皇統二流成長遜位嗣子惟柔
藤氏彊梁似不安劉寬和之主早喪好逑
夜半避宮星變現天奇哉晴明占候不忒
王趾踏破幾多山川華山之幽悠悠經年
正暦庚寅兼家尋薨道隆道兼太柄自承
道長伊周叔姪忌憚姪被遷貶叔獨進昇
張大跋扈一時榮華諸子皆貴冠蓋趨衙

皇后皇孫爲祖爲爺丈佛新鑄法成蘭閣
省中寂寂帝如弁髦聊嗜文字寬弘風騷
匡衡以言江氏之豪式部赤染女中握毫
能書之妙俊賢行成果平敦厚不登公卿
西望鑑山慨彼兼明公任致仕朗詠遺名
長和如夢寬仁治安萬壽長元甲子若干
道長自若男女闈閫嫉妍重喪悲淚不乾
東有忠常城傍海築賴信跨馬如行平陸

一擧戰克勢似破竹賊以爲神乞降就戮
長暦之政附屬賴通自徒敷詐私而不公
群聚相門官兵戰攻山僧驕恣屢驚宸宮
官使奉幣二十一社壽夭有命天年不假
永承奧賊據塞掠野鎭守府將擇勇健者
賴義赴任十二年戰始敗終勝遂屠河堰
天喜康平治暦年轉藤家世權皇道如線
文獻不足傳聞寫繕

庚子孟冬、偶閲、許魯齋全書稽古千文
述歴代簡要、聊倣其體、言本朝之事、
然自神代、以來事跡非千言之所可盡、
故演為三篇、猶未能畢其事、有頭無尾、
豈廢作續編之興哉、

向陽林子

本朝㬜古續篇上

偉哉延久帝。晨宮儲位堅。匡房爲侍讀。講経御座前。賓政爲學士。外任賜瑱篇。登祚親万機。欲抑藤氏權。新建記録所。政道日覃研。頼通老未退。攝關五十年。至是自上表。閒居宇治。過于弟雖居職。毎事不能專。王城初政觀。百司各朝天。明詔如日月。萬民解倒懸。天何不福善。恨英筭不長。白河兼前烈。皇風雲飛揚。叡通及師賓。飾高紫不張。大井川舟遊。嵯峨野獵場。紅楓錦楽泛。鷹師手臂蒼。顯季與俊頼。詞花共聯芳。輔仁及俊房。詩賦幾成章。昆季齊才名。敦基又敦光。經信有多藝。此輩豈尋常。醫家有雅忠。鴻術進扁倉。無奈帝好佛。法華流宸筆。法勝寺層塔。廣大而精密。在位十四年。内裡居別室。院中統萬務。皇居虚無實。

自是來爲例。無改此過失。城南造離宮。流連意放逸。㒵峰及熊野。到處稱警蹕。寛治夷酋亂。義家爲將帥。三年克金澤。奥羽悉靜謐。威名行塞垣。勢如虎挾乙。師通任閑白。院門不立車。威權互相敵。法皇忌攝家。彼相捐館舍。緑洞競光華。堀河早殂落。嗣皇猶童了。春色何處在。法皇宮裏霞。義親叛雲列。正盛行後緣。興福僧爲合。神木向洛涯。爲義率輕卒。防禦逐群邪。鳥羽早讓位。弱冠一歳加。時有兩上皇。遊覧同賞花。崇德傳三器。執柄是忠通。乃父曰忠實。懸車冨家翁。白河入畾湖。政歸鳥羽宮。得子被寵幸。溫南月朦朧。廢嫡立庶子。近衛受禪忽。先帝含幽憤。怨徹骨髓中。忠實亦老荒。頼長是狡童。伯叔相猜嫉。殆與路人同。恨不第三閒。天家及上公。何爲至如此。痛

哉人道空。冬壽逢大喪。乃立保元帝。法皇登仙去。兩宮相睥睨。左府候先皇。關白侍禁衛。源平兩氏族。分排龍虎勢。官軍一夜襲。入即箭鋒銳。炬火俄投来。防戰無謀計。烟塵前路黒。左府隨馬殪。可憐崇德皇。遠狩海南裔。殘黨捜索急。或流或囚繫。信西専沙汰。執奏行嚴制。清盛殺忠正。義朝斬為義頼賢頼仲等。及幼孩群季。肯聞狼子

恐今亦見獸類。不孝豈有忠。惡慾無不至。忠通救老父。沒齒無愆懟。父縱雖不慈可視孝子志。此公富才藝。善書嗜文字。殿門題額揭。花月雅與備。天皇倣先規。早有遜讓事。新主倚玉扆。改元號平治。信頼惜信西。如同漢晁袁。結黨左袒者。誰欲平與源。俄圍三條殿。煙煤吏卒喧。信西自活埋。不免喪其元。逆賊據大内。翠華幸六原。洛中

争輸贏。赤白旌旗飜。義平壯猛姿。恰似鷙鳥騫。頼政持兩端。一軍負橐鞬。求死不惜生。血流戰塲煇。平氏再突出。賊勢疲而奔。信頼被梟首。義朝伏天誅。義平生就擒。頼朝貶東隅。清盛叨天力。祿爵君恩殊。高昇則闕官。可畏其嚴乎。六十餘州産。半為自家租。子弟皆貴顯。滿堂金玉鋪。稽首嚴嶋神。非禮果享無。祝髮號淨海。素絹類浮屠。

承暦至仁安。草木易栄枯。二條與六條。六帝一須臾。保元太上皇。愛孫不如子。太叔受姪禪。嘉應紀年始。太上猶聽政。談空髮既薙。近衛櫻花落。添色松殿裏。時忠威望高。関白在平氏。淨海妻為誰。帝母是妹姊。德子備女御。私語鴛鴦被。熊夢得吉祥。桑弧射蓬矢。重盛及宗盛。左右幕府峙。各家不能儔。華族亦默止。淨海蔑朝廷。法皇有

寄誅何人漏共事忽生天下憂禁錮成親
黨先斬西光頭餘類兩三人鬼界島放流
將圍法皇宮重盛諫不留更以兵權脅華
然大事休內相劫攀質老爺得自由法皇
在鳥羽夜長離宮秋遷怒及群臣傳陸赴
備列松殿枝葉凋近衛花蘂抽天子有若
無治兼亦四年曾慕延久跡僅開風雅筵
淨海奉外孫恐使神器傳閑院月月長階

下草芊々耳聞法皇苦垂涙空悵然上皇
阿婦翁藝列棹御船賴政挙義兵身沒宇
治川功業雖不成大志誰不憐皇子逃不
免白羽馬不前園城與福寺伽藍化爲烟
淨海挾幼帝福原営新都回望平安城一
朝忽荒蕪賴朝白旗拂石橋一旅驅寡不
可敵衆急難得全軀八列草木靡磨至千
萬丈常亂早應招廣常會半途房總武相

路到處不踟躕鎌倉開兵牙居然治東陬
義仲畧信越從軍亦不孤群國諸源氏隣
地如合符羽檄日夜至驚破福原城淨海
振怒目節度遣維盛相持冨士沼飛鳥誤
兵聲旌旗未相合倒戈逃還京新都居不
劫平安催歸程上皇俄登霞東山龍輴行
淨海亦蓋棺兵庫築墓瑩宗盛孱無才彼
家根本傾平軍向北越十萬金鐵鳴義仲

衣戰鏖長驅兵勢精競登芙台山目中無
京師平族奉幼主西走向竹斯上下心系
一親戚亦介離花開二十年壽永零落時
往事渾如夢歌枕黍一炊海上路漫々波
浪接天涯行過豊前國懇禱宇佐祠駐蹕
太宰府維義兵襲来到處皆敵境風聲亦
可疑青天白鷺飛驚畏源氏旗法皇留桂
洛膝上擇孫皃一皃啼不近一皃顏色怡

御諱爲尊成。乃繕即位儀。我國有二帝。正
統誰辨知。義仲勢滔天。杲々其朝曦。手握
將軍印。建號称征夷。暴虐倍平氏。妄改換
官司。焚燒法住寺。法皇亦殆危。太軍來自
東。狂夫不能支。粟津源上露。一騎斃伏尸。
東將其阿誰。範頼與義經。義經最勇壯。保
護法皇庭。兩將直西向。軍糚有儀刑。旗旐
如飛雲。介胄似聯星。駿馬躍飛龍。霸氣[illegible]

發。砌平氏擾一谷要害。疑立屛。九郎登鵯
越。鯢波轟雷霆。猛勢兕戴角。輕捷鳥振翮。
一擧破堅城。恰如走水瓶。火烈營舍崩。血
洒平蕪腥。勝者誇首級。敗者逃水汀。平族
過半亡。纔免入南溟。重衡被生擒。東行遂
入囹。範頼戰藤戶。義經守京廳。明年攻屋
嶋。不厭風波難。勝浦得御導。着鞭馬嘽々。
猿臂能登守。發中無不貫。源軍稍辟易。牟

禮松聲寒。宗盛不能保。西入長門壇。皇居
是舟中。厓山一揆看。矯々源廷尉。氣勢壓
阿瞞。平軍多沒死。海水爲之丹。先帝遊龍
宮。神器投波瀾。時無陸張輩。懷古涙闌干。
戰士化鱗介。更無一人殘。宗盛及清宗。生
縛命暫完。天下定於一。凱歌抃手歡。云何
源豫州。功高身不安。頼朝已嫉忌。且有景
時奸。跼々又蹐。彼天地亦不寬。或困太物

瀨。或匿吉野巒。北越入東奥。遂有衣河歎。
鎌倉兵大擧。戎馬千里鞍。泰衡忽亦族。頼
朝揚容軒。建久元年冬。啓行乘入洛。參內
而謁院。君臣共忻樂。新拜亞相官。右太將
油幕開國都。元帥六波羅。高閣畢事還鎌
倉。繁栄輝花萼。遐齡祈雲廟。飛鳴罔上鶴。
四方無敵者。弓矢皆入櫜。政所問注所。法
令有斟酌。富士野大獵。列卒圍山岳。各牽

獫歟驕韓盧又來從所得者其何猪鹿及
狐貉曾殺後父饑假館夜驚愕先是法皇
崩太皇年猶弱政事在關東朝廷無所作
公卿百官備位名徒暗爵唯見倭歌盛新
古今撰著者同時出吟味而咀嚼人丸
雖既没敷島道不作南京大佛殿行幸自
慶落頼朝亦来會警衛其膛若滿堂僧嗷
嗷莊士談笑却命哉相模川往觀新畧衛
馬蹶元帥病難求回生藥涙洒英雄襟墳
上風寂寞頼家嗣其職冠歳唯戯謔外祖
平時政後事有遺託帝禪位太子襁褓抱
在朝攝家有二流近衛及九條當職屢相
替官爵互遷超彼此一興衰世事蓬蒿飄
鎌倉亦有變景時首既梟越後別有乱島
坂兵馬搖頼家政不善時政專而驕孫祖
生間隙街巷說嚣々能負拙圖事座上被

劫剿小御所之戰一萬身同焦豆列修禪
寺無人獨寂寥暴卒人皆疑弑逆不可料
爰輔翼實朝幼繼父兄塵早賜征夷號萬
務附外親時政耄而狂蟄居終其身何者
代執權義時斯其人政子老寡婦三世事
久馴扶兒與弟胜樞機共咨詢正治年既
過紀元爲建仁元久建永移承元四歳臻
天皇亦讓位皇弟臨紫宸此是上皇意毋
寵其所因前後再上皇共逢建暦春實朝
漸成長信清結婚姻暇日詠倭歌三十一
字新春賞百花開夏愛緑陰匀秋對明月
夕冬待雪後晨眺望伊豆海坐嘯由比濱
義時威權大勢與主將均群僚皆低首唯
有義盛嗔勇氣雖不屈人以虎鼠論恨遂
日月積憤怒無所慨叉逆冦幕府義秀破
門闘力戰遂奮死兵散跡既陳實朝歴官

爵每亡昇進頻左大將趙父况任右大臣
豈圖鶴岡廟俄然遭刺客刺客頼家子自
謂將種嫡生變欲徼幸義時不肯釋三代
四十年相屠絶血脈誰知義時心想夫有
容策若逢南董筆豈逃筆誅責藤氏二歳
嬰迎置主將席幾有舊縁好盡辨姓氏冊
政子擁犬器尼將軍簾隙天下大小事悉
決義時宅時是承久元武家主命華朝廷

有所請東風聲相逆上皇素不平至此愈
丞憚遂議東征事謀臣常恐尺官兵誅光
季容詔下東方東士不從詔皆畏義時彊
義時催大兵十萬發鎌倉子弟爲兩將泰
時與時房朝時自北越別將向信陽官軍
亦發遣美濃及尾張東兵雲霞簇官軍不
能當勇士戰死之怯者逃而亡賊踰宇治
川又破勢多梁合兵入京師圍宮近王床

近臣被戮辱家々皆逢殃時運果如此可
悼三上皇隱岐土佐嶋佐渡洲邊疆分離
遂巡狩西南北相望終身遂不歸白雲隔
帝郷本朝大變事千歳猶悲傷誰人登帝
位嘉應帝皇孫時房及泰時守京北南門
兩六波羅職實爲王城藩義時丁掌握六
十州乾坤宇内無所憚老惑嬖妾言廢長
欲立少阿薫技政村泰時遂執權位厚無

所論孔懷群弟睦棠棣耶梅欝盡心悼黎
民人皆戴武恩負永定式目成敗有所掄
衆評誓約堅連署押印痕五十餘條外更
無苛政煩頼經坐堂上身在庭際蹲謙遜
雖不讓威風動九垠帝有三皇后立廢依
宰臣有子長子黜遵子生秀仁外祖藤道
家乃是頼經親假得東關勢朝柄在丁身
其舅曰公經權貴儼揖紳舅聟相倚頼逾

斯羽詵詵教實及良實實經是天倫九條
分三派相代執國鈞近衛亦為二五家如
轉輪久我閑院流花山華族人英雄歷將
相累世不沈淪其餘良家胤守次位列陳
各追祖先例叙任帶絲綸苟無武家肯祿
薄不堪貪天福曆仁改嘉禎一聯移鎌倉
藤元帥大旆朝洛師乃父外祖第避迺酒
淋漓仁治無繼嗣廷臣皆皺眉皇胤有廿

種太實相共窺東使藤義景紅塵下騎馳
建曆子失墜翊戴正治兒寓居掃荒草寬
元開皇基姞子冊中宮實氏孫謀貽西園
花木秀比山庇蔭垂副帥喪長嫡家事附
經時都帥亦退職賴嗣坐幕帷主上遊汾
水備貳臨禁垣時賴代其兄威武振綱維
泰村巨室者一戰根誅夷變態雲聚散世
事如奕棊東西桿風盛爾隆二老繼東福

伽藍大巨福堂塔歌時頼廢主將九條藤
花萎誰知兼久喜更催建長悲東使迎宗
尊廷臣亦相隨此是上皇子今皇帝連枝
三月桃李蹊春自自遲々　四月鎌倉府新
閣薫風吹位高而無威號令悲所為政附
相摸守唯見倭歌奇正嘉大疫癘洛中人
民飢路上尸相積時有一妖尼正元恭西
園花前御手琵其手遜帝位皇弟鳳輦推

自是統運分二流異其歧伯叔子姪際授
受例相追時頼壯剃髮假作禪徒姿子增
代視事異哉子叔疑身居最明寺猶有所
指撝不審總群國手足生胼胝業鏡廿七
年打碎彼一槌大道果何在小黠却太癡
時宗幹父蠱氏族為之扶文永二年秋其
月諸日居有故廢宗尊歸洛淚漣洏在職
十五年榮辱其於戲惟康僅尸位呱呱唯

含飴日月未墜地天道其可欺時轉衛六
原昆弟勢角犄一旦東風思煮豆燃豆萁
文永建治際禪繼非無私帝少皇姪長是
知要約差龜山朝陽暖深草風凄其當時
兩上皇勢世互盛衰蒙古忽必烈中華既
吞幷將問我國門屢有使書呈不答良鄙
聘且斬世忠頸蒙古甚震怒船發十萬兵
筑陽警軍防關東有議評朝廷為何事幣

帛祈神明弘安四年春賊船掠西瀛我軍
水陸挑堂々正々旌平壺五龍山風烈賊
船傾或溺或漂泊糧餉無所管我軍乘勝
進餘賊不能爭殺戮半就擒唯有三人生
事聞蒙古國國裡肝膽驚傳稱有神助可
嘉大功成歷年時宗逝貞時繼家聲何者
統庶務外祖城泰盛陪臣執國命禍根既
有萌傍有其人職城氏族滅平某人平某

圓獨步無抗衡古今同一轍幾度時勢更
天皇幸北山賀外曾祖母其諱曰貞子此
是實氏耦外孫兩上皇娘太皇太后弘安
八年春齡筭旬累九輦輿連門前遊宴祝
其壽女中榮耀極古來未曾有關東有敷
奏神器授則受實兼納其女又為王室舅
那箇三上皇中心和睦否紹運不由已武
家能左右正應二年秋鎌倉敗元帥惟康

自東歸久明自京至歸者道壯歲至者猶
童稚廢立如反手榮辱似飜覆爰有一凶
賊突入紫宸位騎馬帶甲冑天皇微服避
凶賊自伏刄首謀有所出王道棄如土奈
何大變異貞時既壯長法制內外施鎮西
補探題嚴戒夷賊覬誅戮彼果圓歷押領
臣恣六原南北衛屬類交替置永仁有內
禪太子乃主器三上皇加一四院某某地

再從我邦治依約爲皇嗣正安三年春閏
東兩个使帝位速變政侍臣悉驚悸乾元
及嘉元德治光陰駛相列倦執權擇人爲
副貳師時與時村連仰預政事氏族多部
類爭威相嫌忌宗方殺時村其身亦不遂
久明罷回京守邦職相次帝有橋山遊滴
盡西風淚花園春秋富正應皇帝子正元
禪代後兩統幾回徙負時入黃壤高時爾

奢侈家令亦禪僧徹運不足恃天皇溺佛
氏習得天台旨法華有品釋七箇宸筆灑
延慶鳥過目正和亦五祀文保第二曆讓
附鏡敏璽元應治世始大旱望雲霓賑恤
施荒政開倉救群黎聽訟記錄所次斷吉
例贊高時耽酒色號令不整齊武威既式
微王化有所僕天皇企大志密詔紬中賓
行在笠置山東軍萬馬嘶賊卒夜徹襲城

辟忽排擠王師早敗績蒙塵幸海西皇胤
竄群國妃嬪惜別啼元弘辛未秋隱州月
色迷正慶新天子卑見寶位躋相々擒正
成孫軍先動王赤坂雖垂翅再擧義氣張
勢震攝泉河築城據金剛東軍百萬兵環
攻半死傷子矛吉野旗護良鷹隼飈播列
赤松氏突騎馳洛陽先帝幸船上長年治
軍裝高氏陷六原義貞滅鎌倉鎮西干戈

動一戰探題僵誰知北條氏不繫朝而亡
龍馭向東歸王威加四方瑤輿入宮闕何
自聞鳳凰延久至元弘件々說話長四千
五百言把筆何彼蒼

此下篇續千文三篇而爲作後篇之
起本

庚子孟冬二十七蓂　向陽林子

本朝瞽古續篇中

元弘天子復明辟建武紀年象漢劉賊黨
斂手伏斧鉞逐臣還郷脱俘囚四海一統
爲家日威風遍及六十州兼久以来百餘
年帝業復古祝千秋護良新坐征夷府前
呵後從歷貔貅義貞正成及長年朝廷干
城是好仇借問赤松漏恩賚尊氏官爵何
獨抽輪奐新成大内裏十二城門百尺樓

旄迎斂佩柳拂旗玉座高扆拜冕旒雲儼
異産貢龍馬講武弓場殿上遊百司千官
頌太平其中獨有諫臣憂諫臣爲誰藤々
房忠言不聽去不留廉子寵恩冠後宮女
謁頻行有奸謀遠貽護良繫入獄有功無
罪離此郵北山行幸岌岌乎平氏遺孽乍
穿窬東方不靜直義走尊氏進兵握戈矛
戰勝自稱都元帥勢與背時北條倅新田

足利不兩立一封牒許互相援廷授義貞
節度使此人元是武門尤矢矯鷺坂手起
河官馬東馳水東流箱根竹下分兩陣王
師不利太刀頭賊軍競進寇京師帝幸叡
岳停龍輀僧衣脱却着鐵衣九重城闕火
氣浮顯家以東奥兵至義貞得援勢力勠
園城城陷京衢戰次勝楠氏幄中籌尊氏
鎮挫不能保官軍追及豊嶋川正成偏師

亦來會賊奔筑陽從軍儇大旆揚揚左中
將風勢卷沙唱凱旋五馬駸駸源納言鎮
守府闕與羽邊君主不知閫外事自謂帝
德本應天羽林何事遺尻患坐愛美色久
留連豈圖多多良濱戰賊軍再振勢勃然
赤松應彼攄播陽固壘不肯從詔宣西海
山陰山陽道水陸百萬馬又舩國士無雙
橘廷尉湊川力戰一當千先破前軍向後

事忠肝塗血節義全義負自當尊氏陣兩
家勝敗在眼前可驚宸駕再播遷敗軍來
集台山巓尊氏入京挾新帝延元曆應分
編年洛中洛外主客戰積屍如丘首級騎
東寺門前請挑戰一箭中柱鳴弓弦大宮
街路長年死八幡孤軍隆資辱露徃霜來
天瀬寒山上既無根道傳帝使義貞避北
越兵士凍餒雪埋轜皇輿遂陷賊營中多

少降將遭拘拏新帝即位於洛陽尊氏果
秉閫國權先皇潛行吉野山南北兩朝二
日懸正行率兵守行宮家風忠義誰比肩
尊氏發兵向北越可憐金崎城不堅義貞
佯死義顯殘戰卒爲魚落深淵顯家再擧
關塞月突入鐮倉走義詮義貞亦自杣山
起組練犀甲白雲鮮尊氏驚畏迷指揮孰
爲後爭孰爲先濃州陣強輿兵扃安倍戰

場野草蔫黒丸城下長星墮旪龍入夢人
長眼尊氏居眞征夷職直義爲副師直專
氏族黨類各得時碧尾朱甍比屋椽劃國
領郡猶不足押奪廷臣封戶田天下又入
武家手朝家憲章悉棄捐邊境未靜蜂蟻
起鷸蚌蠻觸螳捕蟬南朝先皇憑玉几顧
命親房託幼主遺詔新勅告四方近有楠
氏領舊土北有義助破黒丸東有顯信續

鎭府西有菊池援肥後南有河野保部伍
義助避寇來吉野視事豫州入思簿正行
再克京軍敗進退坐作中規矩努力四條
繩手戰如熊如羆又如虎太兵散亂師直
危天命不遂無辱父猶有季弟正儀存勤
王事業欲無監洛師好禪信䟽佰新搆壑
竈大梵宇妙吉惑人野狐話不悟妖魅入
門戶康永貞和掣電頃觀應改元頒曆譜

童能直宗謂師直依頼直義託肺腑甲有
猛獸靠山勢乙有能言似猩鵡猩鵡擒鎖
猛獸奮吠向幕府一聲怒雲中雁行亂相
失到底路迷南山雨脅挾尊氏奉義詮師
直師泰彌跋扈不意直義將南軍從卒如
秋鷸地聚時有直冬起筑紫依倚鼎足相
撐拄既看鄂跗不韡韡又驚橋梓不仰俯
洛陌畿內西州戰嚮辟地維折天柱松岡

城中尊氏囲武庫河畔斬二豎同胞宿怨
遂不解北走東翔張其羽相挑薩埵山頭
嶮向上直下擊戟皷慧源乞降遭酖毒戒
哉戒哉其自取新田冑子舉義旗洋洋武
野督元戎義宗義興及義治壯氣奮發貫
白虹石濱會戰追尊氏夜襲鎌倉月如弓
笛吹絶頂河村壘天何不使成其功尊氏
留滯踰歲月吉野軍士競南風義詮驚騷

奔江介頼春授頭街塵紅北朝天子兩上
皇輦路同入南山中南帝駐蹕男山麓愁
殺平安城闕空義詮完聚隣邦撥兩軍交
兵幾戰攻馬首西歸源都帥附與基氏管
關東文和新帝俄登祚從前曾是稱茨宮
無鏡無劔又無璽時宜用事良基公時氏
高經直常叛合從寇京爭雌雄群敵漸去
尊氏病多手勞劬時運窮延文三年孟夏

未五十四歲毀譽終義詮繼倚大樹蔭武
威未能及群國外有連城割據敵內有強
臣勢難抑道誓師師東關兵來會義詮作
輔翼湘洛大軍向吉野戰功僅成未能克
義長被擯奔勢州道誓結黨亦是賊清氏
有功執事久一朝讒言忽反覆京師屢亂
主將忙帝座不靜兵塵逼時氏歸伏義長
赦頼之運策清氏殆昨日爲寇今日降去

年在南明年北未聞忠義無貳心登時事勢不可測就中偶看中殿會八雲遺風問儀則基氏雄武超父兄牙戰森森治東域入関河畔煙波靜關坂路開掃荆棘負治六年何不淑東西日月共晦蝕同根聯芳落歸根麾下濟濟袖淚拭基氏有子曰氏滿上杉掌事心不黒誰謂義詮爲魯人能知賴之託幻息是知天與足利家義滿度

量賴之直明年吉野春風惡山櫻落時南帝陟嗣主践位抱三器畢竟太物不能得負將徵弱稱僞號憑誰可見史筆特本朝權衡可在此至今正統無人識猶有楠氏爲衛護新葉撰歌追古式先是菊池迎皇族新建征西將軍職年年出兵横九州鎮將不能角其力征西府君擬國王通書中華卯璽刻中華來使留肥後欲到洛陽道

路塞義滿頻悟早加冠元帥府前建干戈三尺霜刃腰間冷旌幕蔽天衆星羅別將進兵向越中松倉城下直常蹉賴之接書正儀降辱父辱兄欲如何應安辛亥争皇胤兩上皇是爾與歌緒仁得之榮仁失賴之愿分理當歷甲寅元帥擊筑紫甲士十萬勢番番宰府一戰菊池破退保肥後土地劇何事賴之遭震怒海南幽居蟄龍蛇

霽威再徵又管事自茲君臣更無他中津拳使赴大明夢周修聘到博多春風飜錦花御所霜葉浮紅宇治河銀鞍遊覽士嶺雪樓船連接嚴島波永德新帝枉鳳輦三器入京南北和萬年扁寺構朱閣内辨勤職見踏歌内野自戰討叛臣氏清恰如赴燭蛾泉堺城焚義弘戮餘類贖罪似降魔官至相國位一下品佩服儼飾冠峩峩賴朝

實朝何可及清盛榮華不能過三管家分
不博任四職司法輕重科義持叙爵讓元
帥莬裘新築北山阿彌髮改名號道義准
擬法皇着袈裟異朝傳稱日本王建文永
樂書信遐何爲不畏元龍悔金閣莊嚴競
華奢應永戊子北山幸博陸公卿門前車
管絃倭歌殿上宴伶人舞樂立庭涯殊愛
少子欲耦嫡幕府第中鬪蝦蟆當時若微

源義將憂在蕭墻恐覆家半百加一示寸
夢人脱吉服着縗麻鹿苑院裏靈牌前一
瓣香炯一椀茶喚作天山大居士知否恭
獻狂謚加義持聊有守成量政追前轍不
參差斯波細川畠山館春風來往白鼻騧
應永年長亘二世緑洞松古禁中花文武
會同洛中静遊祭日暖朝暮霞義量乃是
武將嫡成童既有冠禮嘉讓附幕府義持

老處處遊行弄手華爾來鎌倉有何事氏
滿早逝滿兼繼滿兼亦卒至持氏上杉世
權更不督上杉屬類分爲二二家忘親互
爭勢頃間憲基代禪秀失職怨望且貪戾
謀叛作襲持氏府持氏戰敗不能制出奔
駿州乞援兵洛軍東發最精鋭禪秀自盡
持氏復乃與義持有約誓義量不幸早屬
纊歴年義持亦卽世持氏想補洛帥闕無

奈滿家有密計拈鬮店清水廟前爰迎義
教入府第義教何人義持弟久入青門髮
既剃至是褁頭爲武將自茲湘洛不鑿枘
稱光登霞皇緒絶唯有伏見紹運系彦仁
養爲上皇子義教奉迎入爲帝伏見邸内
煙霞鎖今月始見簾月齋神武以來百二十
代二千有八十餘歲帝統一姓斷又續殊
域不聞有此例

右二千五百三十四言繼上篇而起下篇

庚子孟公晦月　向陽林子

本朝稽古續篇下

永亨元年己酉春。菅門新柳對官梅。梅花曽埋前村雪。忽移上林南面開。行好艶陽二三月。晴桃明李。是與僅誰祝嚴箏記椿葉定知宮闕准蓬萊。持基敦良交搆政。兼良該通倭漢才。義教脫帽初元服。威風吹度掃塵埃。豈憶釋家大僧正。更為元帥武門魁。昔聞台院愛青蓮。今見公堂攀綠栁室町殿中新政出。急急律令如奔雷。満家辭職讓義淳。又附持之三家廻。御禊扈從森盡戟。私第行幸酌金罍。男山拜趨追舊式。譽田緣起手自裁。伊勢參廟高野詣。行過山路又水隈。東遊駐騎富士山。遙指鎌倉頭高擡。持氏不知義教意。井底蛙鳴却喧豗。義久冠禮違舊例。上下異議生疑猜洛帥忽得憲實報。麻詔教書甲兵催。東士魚爛應洛軍。持氏逃出鎌倉隈。永安寺中不免。又猶有氏朝匿二孩。結城戰塲氏朝死。二孩生擒向西來。自緣號令不早施。遂使上杉擅東垓。義教驕泰慢侮人。蒲祐矮短何為咍。席上變起遭弑逆。左右周章互蹈跆。時維嘉吉元年夏。朝不謀夕眉日頹義勝雖幼不戴天。凶族伏罪網不恢。十歲童兒棟梁容。復讎討賊太奇哉。可惜墮馬早喪身。時人既哀後人哀。義政代兄居幕府。八歲未辨麥與菽。政事自三管家出。三家樹黨不相睦。其餘豪雄領國郡。特有山名雖大族。君柔臣剛天下危。足利將種失其鹿。二夜大盜侵清凉。兵又直前玉體蹙輦然潸輦近衞殿。大盗果不免誅戮。三器劫奪處處散。鏡劍索得璽不復。神璽不知何處失。聞說匿在南山麓。此時南山何人

住南朝孽兒僅碌碌後來赤松蒲祐黨入
山取璽獻王屋這般一事贖大罪彼家再
興又得禍鐮倉亦有兵革起此其張本者
爲孰持氏季子昌成氏避難久在信陽谷
東士迎之入鎌倉上杉黨類戰馳遂亡勝
一敗既經年成氏遂入古河縮文安寶德
又享德康正曆移改長祿畠山家亂嫡庶
爭義就政長忘骨肉斯波嫡流無胤嗣義

敏義廉相鬪覆細川山名舅壻惡勝元宗
全互側目天皇脫屣寬正末新主倚扆拜
冕服義政不能制強臣空登台鼎覆公餗
倦事相約讓其弟既而生子僅匍匐彼其
不與同隊魚此是如老牛舐犢弟曰義視
子義尚子弟相對爲姪叔勝元宗全爭推
戴二門禍福所倚伏臣如鯨鯢橫江湖君
似蚯蚓在溝瀆勝元挾主攝幕營且催行

幸擁輦轂闔國群士分爲二長兵短兵皆
又鏃洛中東西幾挑戰兩軍輸贏未可卜
鳶鷲跕跕落局面梟盧叱叱擲雙陸官舍
堂塔催兵燹失却重器及書籍廟宇變爲
屯陣地田畝無垠馬芻牧公卿百官各離
散吏卒唐突車折軸無良無賤悉逃走老
幼婦女倒號哭應仁改元號文明鬪鬩七
回易寒燠西軍渠魁宗全死勝元亦尋歛

宰木山名黨類歸巢穴細川氏族數房亶
皇州暫靜邊鄙亂蚊蠆相嘴毒蛇蝮大者
吞小鵬摶翼弱者畏強龜藏六義尚任職
義政老一堂更於東山築縱然銀閣准金
閣可愧家風武名瀆古器古畫相籠架庭
除淨掃栽松竹爐熾獸炭釜煎泉玉塵素
濤茶滿腹牀上軍持露猶滴春擁花兮秋
擁菊不知陳平分肉意日日調味羅肴蘇

義尚肯堂間治要兼良樵談一簡牘雪中
聞鶯風雅會。月卿雲客詩歌幅。右衛大將
拜賀日。行粧威儀頗嚴肅。甲賀山下高類
亂。自董軍士幾信宿。一勝未平暴露際横
槊更繙左傳讀。可憐釣里一輪月。春霧不
晴愁萬斛。此人閲世似蜉蝣。老而無子義
政獨。忽忘舊怨召義視。更養其子自愛育
嗚呼義政在職久何爛人民如糜粥。文明

十八政長亨又政延徳歳月速義植既續
義政跡弓冶事業手不熟兵出河州正覺
寺變生肘腋軍摧衂脱囚北走入越中落
魄防州太苦鞠寓居此地烏兎遷依頼大
内介義興徼内權屬細政元更求將種立
義澄義植義澄從足利都鄙遥隔互嫉憎
身委強臣如寄生如葛如蘿又如藤頃閒
仄聞關東事伊勢新郎有威稜發驗取豆

覬相陽上杉防戰勢相乗上杉亦有二派
分山内扇谷左右脇本脣亡齒寒戒肝
膽楚越不長勝新郎政氏稱北條遂入相
陽兵氣増斷髪易名號早雲其子氏綱家
業承侵略有并八州志傳到氏康益起騰
諸國争亂難枚擧壞亂極矣奈黎蒸明應
九年庚申秋九月某日天皇崩襄事遲幾
賚用乏靈柩久向黒戸凭文龜践祚未行

禮衰哉朝廷闕失曾京師有變戒政元韶
屬相争紛嗷嗷三好長輝立澄元當衝風
急阿州濤百百橋畔誅凶奴太志殆似鴻
鵠擧翮義興乗機奉義植長驅入京拒巨鼇
義植復職義澄廢澄元長輝南海迯義興
初管武家事此亦士林一時豪洛街再破
阿州兵繼有冊圖軍務勞賴功賜爵從三
品畿内西海武名高在洛秉柄十三年辭

職歸去山口據澄元高國爭兵權汗馬駈
馳京畿驍義植遂爲淡州因撫養城荒生
蓬蒿高國獨歩立義晴尼崎築壘秉節旄
商舶遥發寧波府素卿宗設利口嚚自此
賊船屢侵掠到處華地損土毛秋朝元是
文明國生憎被人稱老饕永正暨爾大永
年天王外遐旻天號親王入宮僅踐位榛
棘蒲籬自周遭當時廷臣零落甚朝晩爨

淆耳糠糟或餬防州留滯久或漂土島亢
葉艘三好又出阿州兵天王寺邊奮弓力
高國例頸晴元入海雲舒張勢滔滔武濺
如羊細川氏添得陪臣似喉爨細川三好
亦交惡海雲掃盡怒浪漸義晴晴元席不
賤朽木坂本憂心忉幾度出京又入京兆
陷險中屯其膏長慶有窺京畿心攝州進
旗出自南約和罷兵彼愈大長慶何人海

雲男三宅不守晴元走江口挑戰斬宗三
義晴不能保京師亢大山中向烟嵐幕營
陰晴雲不晴却見其身入石龕義輝在山
雖嗣職教令聲微不廣覃歷年義輝聿還
洛晴元就擒何不憖長慶遂專畿內權家
事常與久秀談誰知凶豎有姦討長慶斬
老義長酖久秀沙汰洛中政幕府截得一
肩擔比年東北爭國郡攻城野戰弓相彎

北條年年擊上杉憲政走越不能還八州
風度草木靡氏康強大領東關越後輝虎
覦關左又與信玄勢引扱信玄在甲既并
信堅申利兵刷列班東顧西望士卒練年
年畧地居不閑駿列義元出遠參旗對士
峯雛白鷗尾列信長取美濃勢吞江勢竊
帝衷越前朝倉攘要害七里山險難躋攀
處處戰場白骨枯鞍馬涂血色朱殷回頭

尋問西州事又是境地互相侵大内與
尼子氏相争山陽及山陰陶氏作亂滅大
内毛利元就戰相臨既屠陶氏擊尼子經
年大克尼子擒弁彼取此軍勢張元就所
食州加十大友龍造石曼子各有囊括九
州心豊筑肥州日隅薩幾多折戟海底沈
想像七雄十六狄異域同日談可尋天文
二十三年移一彈指間似飛禽弘治加三

帝俎落定知闔國遏八音承祿天子即位
時春秋四十過二算義煇尸職擔如故久
秀强僭無所憚一朝俄爾襲幕府兵刃急
摚犯帷幔義煇自戰遂自裁放火府内悉
燋爛義昭避難寓江州遂入信長岐阜館
信長帥師取江州進入京師平叛亂義昭
還京暫居職既忌信長恩義斷信長一舉
廢其職義昭流離處處竄足利將種到此

絶天命有時又可嘆信長雄猛人皆畏東
西南北兵馬汗戰則勝兮攻則取威風到
處氷雪泮三好勢疲久秀降畿内南海賊
黨散北滅朝倉越前平越後景勝亦不畔
東屠甲陽武田殲北條雖大無對捍西取
播陽向藝州毛利約和不肯換身居江州
安土城一轂中閒天下半京師無事王室
安官昇右府爲國幹嫡子信忠既成長頗

嫻兵事有手段信長監事赴京師本能寺
裏馬暫紆時維天正壬午夏六月初二
早且賊臣光秀俄弑逆信忠亦是不能逭
秀吉督兵在備中聞訃聲罪誅光秀秀吉
元是微賤人信長登庸置左右智勇兼備
爲偏將超群既補播陽守進擊毛利彼乞
和至此討賊梟其首大功既成修喪事龍
寶招提葬靈柩奉彼嫡孫爲繼嗣且使信

雄爲其副既抱自取天下志洛中畿內屢
奔走柳瀨志津嶽會戰北越平夷柴田什
意氣揚揚度量大畿內南海既無寇信雄
屈伏却爲臣毛利來從約如舊一品相國
極官位特任関白帶印綬新定氏姓號豐
臣更擇士林有恩授天皇遜讓丙戌年皇
孫登極大禮就丁亥西征石曼子自到薩
列肥馬扣謝罪受降返其地大友放逐不

肯宥戊子行幸聚樂第蒲堂綾羅錦綺繡
文武群僚悉列參威儀儼然百官冨東寅
東面攻北條箱根山中暫戰鬪戰克直到
山下陣乞和避城罪贖購氏政賜死氏直
赦八州群來馬前後大軍進徇奧羽州白
河關門既過透五十四郡如尾解振旗西
歸大名鳴應仁以來割據地混一切烈四
海平讓職秀次居聚樂來往難波伏見城

文祿壬辰朝鮮役先鋒早屠漢陽京八道
宇宙忽蹈轉羽檄乞援明國驚虎豹犀象
百萬軍秣兵簇擊獅兒獰和親不成師再
出劓馘如山七年爭秀次狐疑不克絰紐
見如奉脫錦繃鳴呼秀吉起匹夫甦權無
雙未曽聞頼朝義滿不能儔泰時時頼不
足云用兵雖歷倒韓白治世似絳灌無文
十七年間無安居人勞行役甚辛勤天哉

慶長戊戌秋月隱單山日暮雲盖世功名
今安在草深東阜豐國墳庚子関原一戰
捷闔國歸伏　大神君

右二千九百六十八言

續篇上中下總一萬二字

庚子仲冬四日　　向陽林子

本朝稽古總括歌 紙寘二韻錯雜用之

天神七代地神五洪荒草昧年不紀神武
天皇辛酉元暦運至慶長庚子帝王總百
有八代二千二百六十祀鎌足鼻孫良房
公是為藤原攝政始基經以來至忠通其
後不預天下事平治以來至壽永平家專
權貳拾肆鎌倉三代將軍後藤原頼經及
頼嗣宗尊親王及惟康久明親王守邦次
九代百五十四年北條八世隳時氏尊氏
以下至義輝十三代不算義視總二百三
十一年其後義昭總尸位信長振威十五
年秀吉廿有七年從慶長庚子至今茲又
逢庚子一回至　神君孫謀經四葉太平
至德四海治稽古拙言四五七總一萬三
千二字

萬治庚子仲冬五日　　向陽林子

寛文二壬寅年孟夏念一

書坊

洛湯今出川

林和泉掾板行

松栢堂



源照矩 撰

十三朝紀聞（慶弘紀聞）

明治七年（一八七四）其親樓刻本

據明治七年（一八七四）

其親樓刻本影印

明治四年辛未冬發行



增訂

慶弘紀聞

明今日鈔

其親樓藏板

十三朝紀聞七卷從六位下行兵庫寮史生兼和泉掾源朝臣之所編次也十三朝從後水尾帝朝訖今上皇帝朝紀二百卌餘年事也史蓋古來難其人則所以重其史也大史所重在體裁以史即一代天下國家體裁也是其所以重而難也雖有古首敘體名筆而後之文人不必循其軌躅各騁其筆力無有一定格體有其大體而無有定體是以各得騁其筆力則其人之向背取舍崇奉嫌忌之異同不能不有正不正是所以難其人也

明治新刻　十三朝紀聞　序　一　其親樓藏板

然史既不可欠若史而不史則与無史同一朝無史而可乎哉然則是不得已而已焉者

本朝中古以来史官之設廢蓋以難其人乎然處士横議僭偽之言從生則其害國家體裁不爲少可不慎哉斯編綜尊乎一朝從前横

議不拒而自僭所謂横議者如東遷基業三王外記之類是也斯編首而舉祭祀典禮受禅詔勅令命必儀皇子皇孫后妃嬪媛胤嗣聯續必慎公卿輔弼敘爵補任進退黜陟必燦乎其衣冠宗支本末派別其系譜出入盛衰榮枯必審古

史之通例也固尒而其天象地理菑祥瑞應妖疹札差下及衆庶萠隸苟有學術者其志尚操行隱顯進必籍貫必詳巻帙遺其瀆難闘爭之私事及海隅荒陬之野語弗泄是亦不獎而進不厲而勉之也而豈不着一論一賛要覧者品隲

俾人聞所不得不聽知所不可不知知一代天下国家體裁令人歎服厭飫而朝廊之言儀乎卿相月雲之語燦乎里巷之談委曲而不俚若夫温室之樹木天之天外人不能窺而君之得伺也宜矣若夫荒陬遐服而不得親渉歴者非於

諸家之筆乘賤牘廣搜窮撫遍涉獵非精力過絕人烏得出諸一隻腕下芑素草蓁之叢品才識謭陋而平昔好尚家在兹君忝知之去歲辛酉之冬攜新著披蒿萊合得拜觀芑不勝忻忻之至宜遍布鄙衷還壁奉謝而兹壬戌之春初偶

罹風疾大患精神昏耄不能援毫成語藥餌自將涉夏及秋不覺霜露凄其將冬亹〻勉〻敢蹶起拂塵研洒審毫雖終日不能成章其罪亦不可不拜謝、十五貫名芑

恐惶敬書

文久壬戌秋後八月望



十三朝紀聞卷之一

從六位下行秀才兼史生兼賀集掾源朝臣□□撰
男　正七位下民部掾源　□□　校

後水尾天皇諱政仁　後陽成帝第三子也母女御諱前子姊　中和門院准三宮藤原前久之女　上以慶長元年六月四日生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爲親王是歲德川内大臣誅石田三成等諸兇天下歸之六年夏德川内大臣增供御之田及公卿釆邑八年二月德川内大臣爲征夷大將軍進右大臣補源氏長者尋辭右大臣十年四月德川前右大臣辭征

台德公継職

夷大將軍其第三子權大納言代之遷内大臣賜隨身兵仗　大使就二條城拜之明年辭大臣十一年□前大將軍謀天下大名修　皇宮十二年豐臣秀賴辭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幸家代之十三年十二月右大臣幸家爲關白補藤氏長者十五年三月後陽成帝遣使駿府宜讓位於　上之旨十六年三月前大將軍自駿府入朝賀内禪二十七日　上受禪時年十六仍用慶長號關白右大臣幸家内大臣藤原信尚並如故時左大臣闕○慶長十六年四月三日遣正五位下王兼任祭主大中臣種忠左兵衞

告嗣位於大廟

佐卜部兼治小舍人齋部親當奉幣于伊勢　大廟告嗣位古來王氏已下例奉告嗣遷宮等使世謂之四姓使後有故闕卜部一員廢爲三使七日尊　後陽成帝曰太上天皇十二日行　即位之禮前大將軍入朝獻御劔一口御馬直銀千兩獻　上皇御劔一口御馬直銀五百兩進　國母銀五百兩以賀之覲大禮儀既歸駿府○五月前大將軍命諸藩修太上皇宮多置供御之田又撿御府所亡失秘書寶器流傳幕府者悉獻之○六月大將軍改築　禁内之垣肥後守熊本藤原清正卒年五十○七月前左

大臣一條藤原内基薨年六十四無嗣　上皇第九子兼遐降繼之冒藤原姓○八月先是我商舶至阿媽港者三百人爲夷民所誘殺其後港商二百人至長崎幕府命奉行等擊鏖之至是其酋東曾謝來謝大將軍延見之許互市○九月初京師商人□船告幕府曰海東八九千里有國曰濃毘須般多產金銀願一往試之至是□□還自其國獻五色□□挑酒等于幕府紅夷耶蘇子上訴幕府曰倡耶蘇教者皆覬覦非望幕府乃逐倡之蠻人命南禪寺金地院主崇傳諭我民奉其教者改歸佛教陸奥出羽地陷

開高瀬川

潮溢死者八千人○十月前大將軍使狩野畫大內及諸國大祠於駿府第障式部少輔清原秀賢訂之○十一月二十五日遣權大納言藤原綱平祭春日祠兩大將軍獵于上野訪得新田義重義貞故趾建一寺于新田金山下名大光院是春　後陽成帝欲拜前大將軍太政大臣賜以菊桐章前大將軍辭之請錄其祖先於是贈大炊助義重鎮守府將軍參河守廣忠大納言至是乃奉安其誥書于此寺至嘉永元年十月又贈大納言太政大臣正一位是歲京師豪商角倉貞順請幕府開京師高瀬川達于伏見

其功成也商賈大內木石云明亞使來獻幕府當是時明商及諸蕃互市者甚衆前大將軍乃命長崎奉行藤廣贈書於明福建總督陳子貞求勘合印不獻而其商舶益入於是前大將軍長崎為互市場禁泊他津○十七年二月七日遣權大納言經賴等祭春日祠春冬二祀為恒例故後不復記○三月十三日以關白右大臣幸家為左大臣職如故十八日以內大臣信尚為右大臣肥前原大名有馬晴信修邪蘇教至是事覺幕府奏放之甲斐尋賜死○四月二十四日兩豐二十六日以權大納言左近衛大將

龍山公

藤原信尋為內大臣○五月從一位准后近衛藤原前久薨年七十七子信尹嗣前久初名晴嗣後為上杉輝虎所奉如越後歸京更名前嗣又之薩摩數歲歸京改今名薙髮號龍山能書工和歌○六月奈良大風春日祠樹折者千株祠人驚異奏聞　帝遣使駿府咨之前大將軍對曰是亡何也世亂而祠久就頹圮今神以此木助營作也尋奉勅修造此祠更考典故以每二十歲新之為永式以准伊勢　大廟○七月左大臣幸家辭關白藤氏長者二十五日以右大臣信尚為關白藤氏長者聽內覽賜隨身兵仗牛車是月暹羅國人詣駿府獻緞子羅紗鮫皮等○

九月明商鄭芝龍歸化請駿府獻藥物同商祖官亦請前大將軍見二人問西土雜事○十一月　勅作春日祠幕府流福井寧今村掃部以其誣同僚伊豆周防也○十二月二十六日以皇弟好仁為親王王上皇第七子號高松殿又號花町殿後任彈正弼是為高松殿祖大將軍修　皇宮　上皇宮明年正月前大將軍命三十七藩助役是歲大將軍聘儒士林信澄信澄受業於藤原肅自號東舟削髮稱永喜博涉群書羅網百氏與兄信勝齊名寬永中歿阿媽港及新伊西把你亞使來獻幕府○十八年二月

上皇第四子信尋降為近衛藤原信尹嗣子石見守大久保長安有罪曾病狂死幕府撿其家有係蠻教書因誅其七子松本石川康長及其二弟連坐皆奪邑○四月前右大臣豊臣秀頼鑄東山方廣寺巨鐘高一丈四尺重十萬六千二百五十斤○六月前大將軍作公家式其第一條曰公卿宜日夜學問勿懈焉○十月幕府奏徙古河小笠原秀政于松本宇和嶋富田知信宮崎高橋元種皆有罪亦是冬奏收其封以雅樂頭酒井忠世大炊頭土井利勝相摸守大久保忠隣佐渡守本多正信對馬守安藤重信為江

戸老中上野介本多正純隼人正成瀬正成帶刀安藤直次為駿府老中○十二月　大内成殿門壯麗改觀十九日　帝徙御甚嘉其恭焉　仙洞宮成　上皇徙居焉此院在　禁内東南櫻町世稱櫻町宮今　仙洞宮是也大久保忠隣奉教入京師捕關西邪蘇徒是歳漢乂剌亜使來獻幕府　十九年正月十四日以關白右大臣信尚為左大臣叙從一位内大臣信尋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實益為内大臣幕府奏收小田原大久保忠隣封放之于彦根課北陸等諸藩移少將忠輝福嶋城于高田忠輝大將軍

大坂城閣烟起

弟也○二月四日彗星見東方五日大坂天主閣烟起衝天○三月高槻高山友祥烏羽浦内藤如安並修蠻教發覺幕府奏收其封九日以前内大臣大將軍源秀忠為右大臣叙從一位遣傳奏權大納言藤原兼勝權大納言藤原實條就江戸拜之高山友祥内藤如安等已下京師獄於是前大將軍遣吏山口興所司代板倉勝重議放友祥以下男女百餘人于阿媽港流餘津輕前大將軍會諳練典故者大修朝廷舊章獻納之此書據國史延喜式及貞觀政要群書治要等雜取秘庫及故家書圖以成云○四月

豊臣氏造方廣寺

五日駿府漁人獲大魚狗首龜甲巨鰭班腹尾作三股二十人舉之六日雨雹寒如冬二十一日　天使兼勝實條歸途過駿府諭　内旨拜前大將軍太政大臣因辭又諭納孫女和子為中宮乃奉之初豊臣秀頼將造方廣寺以庚戌歳九月興功至是凡五歳而成堂高二十五間南北四十五間東西二十七間内安金銅釋迦坐像高六丈數尺樓門南北十五間東西七間内置金剛神南門方七間四廊周回四百六間○五月　上皇命出御府延喜式貸前大將軍○六月林信勝請前大將軍曰設學校于京師以藤

原肅為祭酒具舍置田以教育四方民前大將軍嘉
之命相地尋以大坂役興事竟寢是月畿內大水鴨
川溢漂没民舍○八月六日東國大風破屋二十八
日畿內及東國大水江戶大風破廬舍時權中納言
藤原為滿權中納言藤原雅庸前大納言藤原入道
唯心等應駿府之招東游焉前大將軍一日觀之以
尊圓親王道風佐理行成書定家新勅撰逍遙院稱
名院伊勢物語源氏物語系圖弘法大師般若心經
等諸真蹟為滿以下及僧崇傳驚墨寶之夥○九月
紅夷詣駿府獻方物及生虎二頭安房大名里見忠

義獲罪褫封忠義祖父義尚廢其主奪國世有之至
是竟亡○十月前右大臣秀頼起兵叛幕府前大將
軍命天下大名攻之自以旗本五百餘騎西上二十
三日入二條城二十四日　帝遣權大納言兼勝實
條勞之前大將軍命林信勝僧崇傳索公卿廢司家
典籍佛寺藏書使五山僧徒五十人於金地院謄寫
之至明年二月畢功為三本獻納其一藏二于東府
○十一月九日前大將軍遣僧天海詣　院奏請假
日本後記類聚國史弘仁格式貞觀格式類聚三代
格等諸書時以兵革久乏後御府書籍多亡殘而

大坂起兵

上皇欲傳其存者出神皇系圖古語拾遺名法要集
及類聚國史二卷類聚三代格六卷年代記自　聖
武至　後一條者十六卷授之尋出令集解十日大
將軍自江戶至伏見十二日詣二條城十七日前大
將軍陣住吉大將軍陣平野諸大名會焉總兵五十
萬圍大坂城蜂須賀上杉佐竹石川等進攻拔數寨
前關白近衞藤原信尹薨年五十皇弟信尋嗣信尹
善書晚益奇縱又能畫有歌名二十九日遣權大納
言兼勝實條于攝津勞兩大將軍○十二月前大將
軍使金[illegible]光次入城議和藤堂井伊前田等兵進攻

[illegible]城將真田幸村善拒東兵死者多是東軍壍
淀河于長柄大和川于鳥飼至是大坂湟涸城中大
驚大野治長勸秀頼請和不果十七日遣權大納言
兼勝實條　詔前大將軍曰卿欲與秀頼和將詔秀
頼成之前大將軍固辭既而遣淀君妹尼常光入城
勸和初淀君上天主閣以望東軍遠近無際旌旗
飜大驚下而泣諭秀頼曰東軍億萬我[illegible][illegible]支之和
而若之高野保命足矣須急求和會常光來傳教曰
聽和安堵如故而使東軍毀填外城池以表和親之
實十九日和成互取誓書東軍晝夜填隍塹壘至明

春而畢二十四日前大將軍還京師信勝等上金地
所寫舊事記古事記釋日本紀文德實錄三代實錄
類聚三代格菅家文集江家次第內裏式山槐記西
宮記明月記續文粹諸書二十八日前大將軍入朝
上皇　天皇慰勞懇至前大將軍見關白信尚曰
願按祕籍以復朝廷舊儀未修舉者二十九日遣攝
大納言兼勝實條命正准后親王之位階復元日白
馬踏歌節會等七事先是凡諸節會或行或廢蓋其
儀未如舊式　是月幕府奏封陸奧守藤原政宗子
秀宗于宇和島是歲幕府令民間每戶置佛室收寺

引○元和元年正月前大將軍東十八日　上皇降
祕書五十八卷于金地院謄之大將軍還伏見遂入
二條城二十七日入朝明日東○二月兩大將軍各
歸本營○三月前右大臣秀賴再舉兵反幕府○四
月前大將軍西上十八日入京師二十一日大將軍
至伏見○五月五日兩大將軍率大軍抵河內六日
與大坂兵會戰大破之伊達水野井伊等兵獲後藤
基次薄田兼相木村重成走真田幸村長曾我部盛
親其明東軍逼大坂城兵盡銳出拒其前軍將真田
幸村陣茶臼山大野治房等陣岡山東軍前鋒近衞

少將源忠直與弟忠昌俱奮進擊破幸村軍其兵斬
幸村既而東西軍大戰坂兵終大敗東軍追亡斬首
一萬五千忠直先登縱火焚樓櫓烟燄衝天諸軍破
門而入秀賴避火觀月樓其母淀君夫人德川氏從
焉大野治長請曰使君夫人出城幸為君公母子地
乃使侍女送歸之秀賴遂入圍倉八日前大將軍遣
人求倉中人名欲出秀賴母子而井伊直孝等私發
銃倉中以示絕淀君秀賴皆自殺道喜治長守久父
子勝永兄弟永應大助等二十四人婦女十餘人殉
之前大將軍歸京師九日大將軍凱旋伏見十五日

豐臣氏亡

前大將軍入朝獻白金千兩二十二日大將軍來二
條城東市正片桐且元赴駿府途病卒○六月幕府
奏封下總守奧平忠明于大坂令天下禁烟草後免
之○閏月二十一日大將軍率諸大名入朝獻白金
萬兩二十二日前大將軍獻本朝文粹十四冊初此
書多缺前大將軍慨之令信勝訪募遺本補校之至
是竣功云兩大將軍與諸公卿大名偕觀樂于二條
城有萬歲延喜還城蘭陵十貴德狛鉾拔頭諸舞曲
○七月前大將軍饗諸公卿大名于二條城設散樂
七日左大臣信尚辭關白十三日　詔改元曰元和

元和令

九日大將軍發伏見還江戶二十八日以准三宮
藤原昭實復辟關白内覽如故初前大將軍與藤原
昭實僧崇傳等斟酌舊制作朝憲十八條名元和令
於是與大將軍及昭實連署進奏之　制可其略曰
天子宜專學問明古道誦習寬平遺誡不廢和歌
之舊俗現任三公宜除散去外班親王之上揖門無
器量勿進攝政關白三公公卿繼嗣宜取同姓武家
官位宜為公家員外朝衣班色四位以上緇五位緋
六位深綠七位淺綠八位濃縹初位淺縹諸臣任官
宜奏其家例而其究經學有賢才長和歌精典故累

功勞者特拜右大臣為規模而勿棄措螢雪者堂上
堂下諸官背關白傳奏及主事之令者宜處流罪諸
僧官宜襲例授卓抜紫衣及上人宜選持戒碩學未
積臈功妄請之者宜處流罪前大將軍又嘗定武門
式十三條亦是月頒之諸大名幕府奏封前内大臣

封織田氏

平入道常真于宇陀郡常真本名信雄贈太政大臣
信長之子也○八月前大將軍自京師歸駿府海北
友松歿松近江人學畫於狩野永德山水人物花禽
艸獸皆臻佳妙其子友雪亦能畫○二年正月前大
將軍獵駿河田中得疾還府二月大將軍自江戶至

東照公病間鑄群書治要

駿府前大將軍病閒命校群書治要活字鑄之歸化
明人林五官亦與事云○三月十七日以前大將軍
源家康為太政大臣遣權大納言兼勝權大納言實
條就駿府拜之○四月太政大臣從一位前大將軍
薨年七十五公經基王玄孫源義家孫新田義重十
七世贈大納言廣忠嫡子也天正十五年為大納言
慶長元年進内大臣五年任征夷大將軍總督天下
武人上尊　皇室下保萬民得其位得其壽大賚無
窮○五月權中納言源有親卒源將繼之子也昔參
議六條源有繼避亂之伊勢永正中卒不祀有親嘗

奉　勅繼之至是卒幕府以備後守酒井忠利為老
中六月賜駿府於横須賀源頼宣○七月以日光山
寺主天海為大僧正少將源忠輝有罪幕府奏收其
封放之朝熊○八月幕府令長崎嚴禁耶蘇教是歲
以伯耆守青山忠俊修理亮内藤清成為老中封伊
豫守松平忠昌于川中嶋○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賜
前大將軍號曰東照大權現三月九日贈之正一位
進參議藤原實顯至日光廟宣　命復賜幣以參議
藤原共房為之使四月遣二品青蓮院尊純法親王
祀廟大將軍詣之○五月朔雨霰○六月十八日大

後陽成帝崩

朝鮮賀平天下

將軍自江户入朝謝恩○八月二十六日　上皇崩
年四十七稱後陽成院　上皇好學能畫嘗屢召三
宅嶋進講經書甚寵之慶長中賜鷹峯地方四十間
豫為其塋域云朝鮮使來豐臣秀吉薨之後東照公
聽韓王請返呈文祿俘二千三百餘人韓王感恩遣
使獻駿府江户復屬於我至是乃又遣使賀平天下
大將軍臨伏見受之○九月二十日火葬　後陽成
帝于泉涌寺藏遺骨于法華堂法華堂在深草安樂
行院中　四條帝以來聖骨多瘞焉世呼御骨堂大
將軍歸江户是歲奏封其子忠長于小諸父松定勝

白氣見

于桑名徙牧野忠政于長岡小笠原政信于關宿加
藤貞泰于大洲龜井政矩于津和野主計頭井上正
就為老中開神田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以權大
納言兼勝為内大臣○五年正月十七日　帝觀樂
于東庭慶長四年八月觀樂于南庭六年七月觀樂
于東庭七年正月觀樂于東庭其後亦臨時御覽之
而正月為恒例昉于此○二月十七日以權大納言
藤原定熙為内大臣○五月大將軍自江户入朝安
藝備後大名少將福島正則有罪於是奏收其封流
之信濃是夏夜白氣見東南狀如牛角長數丈至冬

乃不見又彗星見東北○七月准三宮關白二條藤
原昭實薨年六十四無嗣九條幸家子康道繼之○
此月二十日修　後陽成帝三年忌齋行法華懺法
于清涼殿至二十六日畢○九月幕府奏徙大坂奧
平忠明于郡山郡山水野勝成于福山和歌山淺野
長晟于廣島駿府源賴宣于和歌山於是遣紀伊守
内藤信正守大坂城謂之城代後復遣松平豐前守
石見守戍其京橋玉造謂之加番藤原肅卒肅字斂
夫播磨細川人中納言定家十二世參議為純之子
幼為相國寺僧穎悟絶人其叔父僧長老宣以碩學

惺窩倡朱註

擅名嘗謂人曰吾曾姪沙彌不得開口及長好儒遂
還俗居北山市原自號惺窩又北肉山人嘗究心程
朱之學大發明之元弘中僧玄惠始講朱註之後間
有唱之者然世未有崇信之及至肅振起斯學為世
先鞭新註始行於世東照公聞肅賢屢使講經史而
聽之遂聘其高足林信勝以備顧問至是大將軍欲
用肅之議聘禮會卒舉世惜焉卒年五十九遺稿有
惺窩文集十七卷行于世肅子為景後正保中為叔
父冷泉為將嗣子任近衛中將十四日以
前左大臣幸家復辟關白大將軍自京師歸江户

諡知恩院良純親王列門跡親王上之弟也號八
宮嘗為東照公養子是為知恩院門跡祖○十月大
將軍奏謁日光廟是歲徙松平忠昌于島田丹羽長
重于棚倉小出吉英于出石吉英弟吉親于園部分
部光信于大溝侍所司代侍從伊賀守板倉勝重罷
自慶長癸卯歲來衛　大內兼執京畿諸政明斷以
廉稱至是幕府以其子周防守重宗為所司代來代
亦廉介明斷世以為不愧父云外舶納錦魚　本邦
有此水蟲是為始○十二月二十八日以權大納言
右近衛大將兼退為內大臣○六年正月十一日以

女御自江戸入内

大將軍嫡子家光為權大納言敘正三位信尚辭左
大臣十三日以右大臣信尋代之○二月十八日准
后新上東門院諱晴子薨　正親町皇子　贈太上
天皇諱誠仁之妃　後陽成帝之母也京師災○三
月京師災十五日　勅阿闍梨前大僧正三寶院義
演修仁王法于清涼殿至二十一日畢○六月二日
尊　國母近衛氏曰准后稱中和門院十八日以大
將軍女和子拜女御女御前月自江戸入京師大炊
頭土井利勝雅樂頭酒井忠世掃部頭井伊直孝從
焉卒是自二條城乘牛車入　內○八月左大臣信

尋辭左近衛大將十七日以前內大臣實益為右大
臣內大臣兼退兼左近衛大將而大路氏絶久矣是
歲藤原總光子隆鄉繼之任左近衛少將幕府築源
忠長第于府城竹橋門內名北城○十二月二十日
　勅奏神樂于內侍所○辛酉七年正月二日以前
內大臣定熙為右大臣罷十二日以兼退代之權大
納言藤原康道為內大臣○八月暹邏使來詣江戸
獻書及物○十月　帝命以活字印宋朝類苑以頒
賜諸搢紳又賜大將軍當時西土此書已亡亦無刊
本云○十一月從一位前左大臣近衛藤原信尚薨

年三十二子教平嗣三品中務卿伏見邦房親王薨
子兵部卿貞清親王嗣是歲幕府奏徙玄蕃頭有馬
豐氏于久留米阿媽港使來獻幕府侍從織田長益
卒信長之弟為大和芝村大名學點茶儀于千利休
盡其道自號有樂又乃其所從學甚多遠江守小堀
正一為其上足創一儀又工挿花世所謂遠州流之
祖也○八年四月大將軍奏謁日光廟○秋山形最
上義俊有罪○冬宇都宮本多正純有罪皆褫封正
純放于出羽○十一月以藤原公勝為侍從是歲幕
府奏徙戸澤政盛于新莊酒井忠勝于莊內真田信

大猷公職

之于川中嶋川中今松代也○九年正月八日修密齋于紫宸殿阿闍梨東寺長者前大僧正義演主之至十四日而畢此典久廢至是復自後毎正月行之又修大元帥法于小御所權僧正無量壽院尭圓主之○三月十五日以權大納言源家光兼右近衞大將○四月大將軍謁日光廟六月入京師上書辭征夷職○七月二十七日以源家光為征夷大將軍遷内大臣補源氏長者任右馬寮御監賜兵仗牛車右大將如故遣傳奏權大納言藤原實條等就伏見拜之時年二十是日前大將軍奏益供御田二十八日

前大將軍大將軍共入朝謝恩○八月六日大將軍入朝諸大名詣伏見賀襲替○閏月幸家辭關白十六日以左大臣信尋代之補藤氏長者聽内覽賜隨身兵仗牛車○九月大將軍歸江戸毀伏見城進其寢殿等于妙法院賜其四脚門等于東本願寺築淀城命桑名久松定勝子定綱鎭焉備中守阿部正次若狹守内藤清次為老中○十月二十八日修不動法于清涼殿准后阿闍梨義演主之○十一月十九日皇女興子生○十二月前左大臣鷹司信房之女孝子嫁大將軍是歲越前參議源忠直有罪幕府奏

從二位高臺院薨復之后立礼

我民亦仁破哥阿

放之豐後明年徙其嗣子光長于高田○甲子寛永元年二月初大將軍奏請幸二條城斟酌北山聚樂二典於是乃営　行宮于二條城中命中納言源義直掃部頭井伊直孝掌工事晦日改元寛永○三月二十五日　帝遊覽櫻町宮○四月幕府修築江戸西城或云移伏見城第修之○六月幕士子削田七助以私怨斫殺秋田長門守于営中自殺焉○七月二十三日　勅大僧正阿闍梨尊純法親王修北斗法于清涼殿至二十九日畢○八月初前大將軍數加小諸忠長封去歲七月累進權中納言至是又增

封之駿河遠江徙治駿府○九月故太政大臣豐臣秀吉夫人從二位淺野氏薨于高臺寺年七十六○十一月二十八日立女御和子為　皇后稱中宮自後村上朝以來歷世皇妃不正其位號以女御自居者十一代至是復此禮○十二月朝鮮王李倧使來賀幕府繼世是歲幕府奏徙松平忠昌于福井伊而把你亞使三百人至長崎幕府以其邪蘇徒故却之○二年初慶長中長崎商人津田亦至暹邏也會其國與哥阿戰將敗於是國王請亦援之亦乃與山田仁同帥我民在暹邏日本巷者六七百人擊破哥

山崎宗鑑

阿軍走之王大悦以其女妻亦一官授仁數年亦生子参至是亦以妾参釋迦佛像栴檀木寺還自其國成傳仁伊勢山田人以其功補遅邏國宰宗鑑殁鑑本名範光字彌三郎姓支那近江佐佐木氏遺臣薙髮更名號一夜庵長善連歌名馳海内嘗給事室町氏退隱山崎關卧弟子宗因以諧歌聞範光一作範重○三年三月幕府以大藏大輔青山幸成為老中命林信勝撰大學和字抄四月謁日光廟○六月前大將軍自江戸入京師○八月大將軍入京師前大將軍遊觀淀城十二日前大將軍大將軍共入朝十

八日以前大將軍為太政大臣大將軍為左大臣叙従一位遣權中納言藤原實顯藏人頭左近衛中將藤原基音就二條城拜之大將軍入朝拜賀十九日以源義直源頼宣源忠長為權大納言源頼房前田利常伊達政宗嶋津家久為權中納言松平忠昌池田忠雄為参議蒲生忠郷為近衛中將毛利秀就細川忠利森忠政京極忠高上杉定勝池田光政井伊直孝伊達忠宗為近衛少將其餘進官位有差義直頼宣頼房皆前大將軍弟也謂之三家二十七日以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藤原教平轉左近衛大將權

大旱　行幸二條城

大納言藤原道房兼右近衛大將自四月不雨至于是月京師井涸○九月六日　幸于二條城　中和門院　中宮皇女興子及諸妃皆徙右大臣兼遐内大臣康道以下縉紳前驅關白信尋後乘大將軍率諸大名扈従縦民觀焉即日行享禮七日使伶人奏樂有萬歳延喜輪臺青海波數手蘭陵王納蘇利千秋諸舞曲八日設歌會以竹契遐年為題太政大臣前大將軍左大臣大將軍侍于　御前之左右關白左大臣信尋兵部卿貞清親王前左大臣藤原信房内大臣康道權大納言藤原光廣權大納言教平權

大納言道房参議藤原業光並班前大將軍之下右大臣兼遐式部卿智仁親王彈正尹好仁親王前關白幸家權大納言義直權大納言頼宣權大納言忠長權中納言頼房並班大將軍之下權大納言藤原實條權中納言藤原季繼左近衛權中將藤原為頼並列關白右大臣之間以掌事　帝賜御製日擧幽胡玗囊吐利毛鄉年遐俱俱玲多圭濃須具捺屢璵沽曾加幾理子羅旂寧兩大將軍與關白以下皆賡之九日使俳優奏散樂有難波田村源氏供養紅葉將道成寺三輪藤永熊坂猩猩諸曲十日　車駕還

宮前大將軍獻名刀剣一文字一口鞍馬五頭金二千兩御用時服白綾緋綸百卷定家萬葉集行成朗詠集趙子昂陶淵明圖伽羅十斤麝香五斤蜜六十斤大將軍獻劍一文字行平二名刀鞍馬十頭沙金三千兩白金三十枚御用冠服二擯御用時服二百領繭絹百卷香木長一丈三尺圍四尺五寸者麝香五斤瑇瑁三十枚紅脂二百斤道風墨蹟一帖牧溪觀音龍虎三幅圖金香孔雀金香獅子銀香爐金燭臺鶴銀花瓶銀花桶銀茶架金茶銚金風爐金茶盆金茶壺及金[illegible]七十餘隻銀衣架等前大將軍夫

人淺井氏[illegible]夫人鷹司氏亦各獻沙金御服前大將軍又進　中和門院　中宮白金各五百枚繻子各五十卷時服各三十領沈香各百斤伽羅各五十斤大將軍又進　其兩宮白金各千枚白綸各五十卷緋綾各五十卷時服各五十領紅糸各百斤沈香各百斤麝香各二斤伏見八條高松三宮室壻白以下公卿仁和寺以下親王及宮女庶尹皆有賜遺侍從西三條藤原公勝卒〇十月前大將軍大將軍皆東歸〇十一月十五日以皇子高仁為親王〇十二月四日以八條智忠為親王是歲明浙江醫人陳

劍東叡山

明德歸化〇四年正月幕府奏收會津故蒲生忠鄕封命其弟忠知繼後徙之于松山松山加藤嘉明子會津後亡年忠知亦無嗣邑除〇八月六日大水〇九月先是大將軍奏建一寺于江戶忍岡営東照公廟于其中至是成名東叡山寬永寺以天海為開山〇十一月暹羅沙古使理加來獻幕府是歲幕府禁紅毛互市後免之〇五年四月兩大將軍謁日光廟〇六月高仁親王薨年三歲　上之第一子也〇十一月江戶西城花園番屬猶村與同僚數人夜鬪爭于西城中殺二人是歲幕府以出羽守森川重俊為

末次討臺灣

老中先是長崎末次商船過臺灣海為紅毛所劫掠而歸末次嘱濱田彌彌弟小小子新藏等往報之造臺灣以計誘賊魁即執之揮匕首擬其心以詰罪魁泣謝左右驚起持銃環擬之彌曰汝發則我刺矣仍定償約至是以魁質子并紅舶一艘歸長崎奉行因其俘衆尋質子病死後皆釋還〇六年正月伊豫松山盜賊千餘人蜂起下野守蒲生忠知發兵討平之一品式部卿智仁親王薨子智忠親王嗣智仁正親町皇子　贈太上天皇諱誠仁之子　帝之叔父實為豐臣秀吉養子是為八條殿祖智忠智仁子忠幸

時年六歳後陽廣幡為正親町源氏祖〇七月前左大臣信尋辭關白〇八月二十八日以右大臣兼退為左大臣信尚關白補藤氏長者賜牛車〇九月東山清水寺災後二年幕府再造之令竹中筑後守監工〇十月　帝令傳旨於幕府曰遜位以二女繼之大將軍大驚謂自還都已來久無女主至今女官賤極後世曰外戚戚之所為也諫之不聽二十九日以皇女興子為內親王〇十一月六日以內大臣康道為右大臣權大納言實條為內大臣八日　帝讓位於興子內親王　詔關白兼退攝政在位十八年改

元者二曰元和寬永延寶八年八月崩年八十五帝性聰明善和歌極古今奧義在院之日親撰明題和歌集又下連歌好畫　帝尤信佛教避位之後每使文守如周天圭等說禪律於　御前亦　詔隆琦性潡進法語云　皇女立是為　明正天皇

明正天皇諱興子　後水尾帝第二女也母　中宮諱和子前大將軍之女也至是受禪時年七歲仍用寬永號是日尊　後水尾帝曰太上天皇九日尊中宮曰東福門院是歲暹邏使來獻幕府〇七年六月琉球人詣幕府〇七月三日　中和門院崩年五十六葬于泉涌寺〇九月五日遣正五位上王兼久祭主大中臣友忠小舍人齋部親賢奉幣于　大廟告嗣位十二日行　即位禮所司代板倉重宗巡警洛中前大將軍使雅樂頭酒井忠世大將軍使大炊頭土井利勝共朝各獻御劔一口御馬直銀千兩以賀即位又朝　院各獻　上皇御劔一口御馬直銀五百兩獻　皇太后銀五百兩以賀之是歲正二位織田信雄入道常真甍元和中常真之封於宇陀也小畑亦其領中而長子左近少將信良嘗出居小畑不得復還於是次子高長紹宇陀侍從〇八年二月二日使使詣石清水廟大將軍獵于川越[illegible]月還

嘗〇三月十九日江戶城傍雨灰積如粘〇六月初肥後守藤原忠廣造一大船名之曰日本船幕府疑以為有異圖至是奏收其封放之于出羽先是熊本城內樹皆生瓜形如冬瓜一瓜娠薪刀盡家亡之兆忠廣清正之子〇八月目付豐嶋刑部以私憤斫殺老中主計頭井上正就于營中〇十二月十五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公益為內大臣駿河權大納言忠長獵州淺間山為神所祟病短氣〇九年正月九日以權大納言藤原教平為內大臣太政大臣從一位前天將軍甍年五十四出羽守森川重信信濃守內田正信殉之〇二月二十二日遣前內大臣藤原公益

（樹生瓜　胎瓜）

（重信　正信　殉死）

下江戸贈前大將軍正一位賜謚曰台德院公文祿
元年為中納言慶長六年進大納言八年爲右大將
馬寮御監十年拜内大臣征夷大將軍公性孝順一
奉東照公遺誡親賢士遠佞人○三月二十二日
勅權大納言藤原光慶賜幣于日光廟以東照公十
七年齋也○六月幕府奏徙鳥取池田光政于岡山
岡山池田光仲于鳥取先是奏　勅修賀茂下上兩
廟至是成○七月四日遣權大納言藤原光賢等于
賀茂行遷宮儀○九月幕府奏幽權大納言忠長于
甲府尋収其封忠長怙台德公寵驕縱淫虐故被幽

無幾免之不悛明年自殺于高崎○十月幕府奏徙
豐前細川忠興于熊本封小笠原忠眞于小倉忠眞
姪長次于中津○十二月攝政兼遐辭左大臣二十
四日以前右大臣藤原定熙為左大臣罷○十八日
以右大臣康道代之内大臣教平為右大臣權大納
言道房為内大臣幕府以讃岐守酒井忠勝為老中
始置大目付以修理亮秋山正重但馬守柳生宗矩
河内守水野守信為之是歲　上皇賜僧文守參田
邨千畑邑為建一寺名法常寺後又賜清涼殿以創
靈源寺于丹岡山陰文守號一絲久我氏族而爲南

禪德儉法孫有名聲　上皇嘗徵問法進對稱　旨
既而諳通演化堅木原　上皇及聞之遣中使諭還
京固辭行隱千畑因　勅賜其地居之尋以其循
僻遠又命兼住靈源云權大納言源義直建孔子祠
于江戸忍岡或云為林信勝立書院因安孔聖像○
十年正月二十日小田原地震人畜死者多東山知
恩院災○一月幕府增千石以下小性書院番俸每
上二百石三月奏始置少老役以豐後守阿部忠秋
志摩守三浦正次備中守太田資宗為之加賀守堀
田正盛為老中七月詣忍岡孔聖祠命林信勝講堯

典是歲徙信濃守永井尚政于淀尚政臣有佐川田
昌俊字喜六故越前長尾氏遺臣弱冠屬人戰于大
津顯勇為尚政父直勝所舉性敏善和歌明孫吳又
能連歌與其師法眼里村昌琢齊名嘗藤原雅庸以
昌俊和歌備　後陽成帝覽大賞云後致仕營薪村
自號默默庵○十一年權大納言光廣上木下貞幹
太平頌幹時年十三詞旨淳正朝野以為國瑞云○
七月大將軍西上入二條城所率三十萬七千人
帝欲以大將軍為太政大臣十六日遣使諭　旨辭
不敢當十七日再諭固辭不拜十八日入朝廣朝

幕府頒都民銀五千貫錢

上皇欲請復聽政以女主故也〇閏月三日大將
軍奏增上皇湯沐邑四日朝上皇勅觀蹴鞠于
院中二十三日江戸西城災先是幕府始置大老
役以酒井忠世為之於是忠世守西城乃坐停大老
大將軍在二條城召見京師市人頒賜白金五千貫
錢令大日付宗仲傳命曰昔者台徳公上洛也賜都
下以白金一萬貫錢今賜減之公上憾焉而忝熟之
初東照公免京城内市地租至是大將軍又免城外
市地租應仁以來京洛數罹兵燹九衢撓亡當織田
氏時僅存二條以上百數町與二條以下五條以上

數馬殺第仇

西洞院以東高倉以西五十餘町餘皆成荒野織田
氏素欲再造京師故令新聚編徭役尋昇平日久戸
口歲增至是内外市街合一千二百七十九町民房
三萬五千四百餘間皆分賜云大將軍如大坂免其
地及奈良地租或傳界市亦免之〇八月朔大將軍
入朝既東及歸須白金于府下市民〇九月東還辭
攝政大將軍謁日光廟〇十一月二品昭高院道周
法親王薨年五十　後陽成第十一皇子也〇兩山
藩臣渡邊數馬殺同僚川合又五郎復弟小十郎之
讎初又五以私憤殺小才治于江戸潛匿某氏既出

京師置町奉行

奔斂士招親戚提十餘人羈旅以自衛之京師及奈
良遂欲如伊勢入伊賀路數馬聞訃欲為報之致仕
請其姊夫荒木某助之以擊斂受俸於郡山為之
致仕與俱索讎至是聞又五赴伊勢乃趾之潛伺又
五所次嶋原驛明早二士與其僕二人皆戴鐵巾襯
鎧衣至植野城下博労閣要之又五未之知乃行及
折欄見其卒為僕斬大驚下馬持槍數馬揮刀與鬪
少傾互被數創亦縱横奮擊殺傷數人遂斫又五斃
之令數馬斬首是歲幕府奏始置京師町奉行以五
味備前守為之使酒井忠勝于小濱京極忠高于龍

野戸田氏鐡于大垣九鬼久隆于三田〇十二年正
月右兵衛佐藤原總盛卒權大納言廣橋總光之子
是為西日野家祖〇二月六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實
秀兼右近衛大將〇三月初江戸賜書於外國也未
曾有自稱以王號而元和中朝鮮入貢也對馬守臣
柳川調興與僧玄方密謀加一王字於幕書曰本國
之下以傳貢使還蕃之後事覺幕府撿之調興惶懼
遷誣其主宗義成數年不決至是大將軍召義成主
從親聽之調興遂伏其罪褫邑流于津輕玄方亦處
流〇七月幕府令長崎禁交趾占城呂宋阿媽港等

帝朝上皇

置評定所

鑄寬永通寶錢

船入互市先是諸外船隨便泊西海諸津至是以嚴禁耶蘇教停之○二十六日天赤如火○狩野光賴歿本姓木村初仕豐臣秀吉好畫遂命學狩野永德冒其姓自號山樂善山水人物花鳥牛馬有出藍之名瀧本房乘昭出此門○九月實秀辭右近衞大將四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尚嗣代之○十月六日 帝朝上皇于櫻町宮十日以左大臣康道攝政補藤氏長者聽內覽賜牛車大將軍命林信勝撰和漢法制○十二月駿府城災大將軍以其所自獲白鳥二頭獻 天皇 上皇奏始置寺社奉行以東市正堀利

明治新刻十三朝紀聞 卷一 廿九 [illegible]藏板

重為之是歳以大野松平直政于松本桑名久松定行于松山封定行弟定房于越智後三年賜直政出雲徙治松江○十三年正月朔日食廢小朝拜明日行之幕府始設評定所從一位前左大臣九條藤原兼孝薨年八十四子幸家嗣○四月十日遣參議藤原公景等賜幣于日光廟先是幕府改造此廟至是成壯麗無比大將軍謁焉○五月幕府奏鑄新錢於近江坂本文曰寬永通寶自六月行之自天正文祿以來我商船往明及東京安南太泥暹邏阿媽港呂宋柬埔寨等諸夷互市而慶長辛丑京師角倉氏朱

天草耶蘇徒起

塲司茶屋等與長崎界浦諸大商更奉幕府船牌紹此業世謂御朱印船至是幕府以禁耶蘇教悉停之○七月初大將軍弟正之出為保科正光嗣子冒其氏至是大將軍增封之于山形賜松平氏○十月左近衞少將藤原基教卒參議園基任之子是為東園家祖基任孫三位基起為葉川家祖後三世改氏壬生基起子權中納言師香為石山家祖師香弟右近衞少將基維為六角家祖○十一月皇姊昭子內親王降嫁近衞藤原尚嗣○十二月朝鮮王李倧三使任絖金世濂黃𣳾來獻幕府是歳 勅赦藤原[illegible]罪

明治新刻十三朝紀聞 卷一 三十 [illegible]藏板

慶長中侍從猪熊卜部教利及中將藤原賴國少將藤原宗騰少將藤原忠長少將藤原雅賢少將清原宗勝諸輩密勾宮女所在奸淫事覺 勅誅教利流賴國等五人于硫黃蝦夷隱岐伊豆宮女五人于八丈參議藤原光廣少將藤原實久連坐之被責至是諸流人已死于島中獨忠長生在松前乃得見釋後十六年還京師其子定逸仕權大納言號野宮大將軍使狩野守信畫東照公事跡于營中諸障○十四年正月朔日食二日小朝拜○八月小西行長遺臣蘆塚等以耶蘇教聚天草民作亂推天草時貞者為

魁帥九月擁衆入嶋原犯高久城掠其倉穀三萬二千苞火藥甲馬等築于原城墟拠天草嶋原男婦三萬八千餘人據焉高久嶋原支城〇十月大將軍命西海諸藩攻賊遣内膳正板倉重昌石谷十藏等督其軍討之〇十一月細川忠利黒田忠之鍋島勝茂有馬豊氏立花宗茂小笠原忠真寺沢忠高松倉勝家嶋津山内將等共圍原山拠兵十二萬五千攻之賊善拒有馬將壹岐死之寺澤松倉等兵亦死者多大將軍復遣伊豆守松平信綱采女正戸田氏鐵討賊命日向守水野勝成賛謀焉〇十二月攝政康道

辭左大臣初高倉氏絶矣擢大納言四辻藤原公遠子擢大納言嗣良繼之因称高倉至是改称藪氏嗣良有子參議季定為中園宗祖季定子三位季起為高丘家祖〇十五年正月朔板倉重昌率諸軍攻賊城上發木火箭如雨軍卒死傷無數重昌不為意身先士卒而進垂登城為渠帥駒木根所銃而死木火箭駒木根等所造以堅木長六七尺為之一筒入二十箭發洪如熕世未有此器一時傳奇之松平信綱戸田氏鐵等至嶋原徴清船紅船四艘於長崎命薄城以大熕攻之不利一夷死之信綱聞巣中食盡乃

撈於城下回出而復歸佛教者皆免罪而無一人出者〇二月自始圍與賊戰十數合多不利至是賊數千夜襲黒田營以木火箭焚之殺守將一人遂犯傍營寺澤將三宅藤力拒與諸將破走之獲渠帥二人細川營起鈎櫓臨城發銃丸下如雨巣中頗苦二十七日勝茂次子直澄單騎馳城冒矢石先登與左右奮擊斬渠帥十餘人細川將太刀佩繼進破前門而入縦火焚城焔烟漲天諸軍因争入誅斬無算明日攻内城信綱將某戰死直澄再先登時貞蘆塚以下悉伏誅賊遂平初天草山田村長右者事母至孝

天必助孝子

邪蘇徒起不得已而從之使妻扶母逃去入巣中守一櫓一夕射書於小笠原營曰臣有老母避在蓮池大征唯免母也臣殺死以報恩伏祈速告襲期使臣内應信綱令忠真射復之為行夜所捨諸渠帥大驚皆欲戮右蘆塚獨不可曰渠怨而懷部下殺之部下必倒戈不如託事入牙因之代守鑿求襲諸軍莫之知至期襲不克及城陷賊卒以魁命至門所將殺餓而散去至是信綱出右於巖窟釋採拮送之江戸大將軍大感天之保全孝子赦右母子及孥反賜其田宅〇三月信綱氏鐵同巡視長崎平戸天草唐津等

四月凱旋〇五月大將軍賜信綱氏鐵名刀等、奏封鍋島直澄為蓮池大名拜甲斐守收嶋原長門守松倉勝家封流之會津削唐津兵庫頭寺澤忠高封收其天草郡初勝家驕侈暴斂及賊起民多叛黨之其討賊亦怯懦無功於是乃亡忠高後病狂自殺無嗣邑除〇六月二品彈正尹高松好仁親王薨年三十六〇十一月幕府以對馬守阿部重次為老中是歲以雅樂頭酒井忠清為老中再造高野大塔建東海寺宗彭禪師為開山〇十六年三月以曼殊院良恕法親王為天台座主二十日東叡山東照公廟成幕

府奏以與平忠明為西國探題徙之于姬路〇八月十一日江戶牙城災天主閣待余大將軍避火西城再築之明年二月成〇中沼乘昉殁石清水瀧本房主號惺惺翁又松華堂善畫筆姿蕭散衆推重之又法尊朝親王能書與本阿彌光悅為一時領袖〇十一月　上皇親灑宸翰于東照公繪傳中而果初大將軍命僧天海撰傳狩野守信作圖以奏　上皇因為加御書數章又賜六足藏幕府奏徙忍松平信綱于川越壬生阿部忠秋于忍並為老中封賴房子賴重于下館三浦正次于壬生壬生原京師坊名往

帝朝上皇

青朝士壬生官務者避亂之下野居焉故名云〇僧袋中投為東山袋中庵始祖嘗周遊琉球國錄其所見聞以傳世〇十七年三月十二日　帝朝　上皇于櫻町宮十七日　車駕還宮二十一日以右大臣教平為左大臣〇四月大將軍詣日光修東照公二十五年齋〇五月幕府已禁南蠻互市而去歲呂宋船入長崎請復互市不聽追之至是其船七十餘人再入闕請之幕府乃誅其六十一人宥餘燒船時呼南蠻黑船〇六月二十四日以前內大臣實條為右大臣叙從一位〇七月以二品堯然法親王為天台座

織部復叔父之仇

主〇八月幕府奏收高松壹岐守生駒高俊封放之出羽其先生駒將監與同列前野助爭事而高俊不能制故也於是助賜死將監處流助有姪前野織部謂亡主家喪叔父皆由將監無道潛如出雲殺之〇十月西三條藤原實條辭右大臣薨年六十六其子故公勝子實教嗣右大臣好學善和歌及書次子侍從公種為武者小路家祖實教弟權大納言公音為押小路家祖幕府奏徙高槻岡部宣勝于岸和田〇十一月三日以內大臣道房為右大臣權大納言尚嗣為內大臣是歲諸國牛病多死〇十八年正月大

西洋入泊之始

將軍修　大内，始置勘定奉行，紅夷來獻，幕府聽慶長
庚子歲諳厄利亞與紅夷俱至界浦乞互市幕府聽諳厄
之嘗泊平戶是為西洋入泊之始其後有故停諳厄
利至是始許紅船泊長崎次出嶋南蠻舊館諳厄利
亞即漢乂剌亞後世呼英咭唎或傳元和二年以波
爾杜瓦爾出嶋舊館賜紅毛波爾杜瓦爾亦西洋夷
江戶火○三月二十二日　移御假宮○十二月教
平辭左大臣是歲幕府建日光多寶塔奏從大久保
忠愛于明石山崎家治于丸龜植村家政于高取○
十九年正月十九日以右大臣道房為左大臣內大

臣尚嗣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光平為內大臣○
三月天下大飢至于五月幕府發錢穀賑之時米斛
銀八十錢○六月　宮成十八日　帝徙御焉○十
一月十五日以皇弟紹后為親王明年　命更名紹
仁○十二月夜東寺浮圖第二層無故火起災幕府
再造之至正保元年七月成塔高二十八間六尺上
有九輪壯超舊觀費銀九百七十貫六百四十餘錢
幕府奏以和泉守松平乘壽為老中是歲徙小將賴
重于高松封水野忠清于松本紅夷十三人自咬𠺕
吧漂至咯部幕府送之長崎○二十年正月十八日
雨不得行三越打會二十一日行之○六月朝鮮使
來朝幕府賀嫡子生誕○七月幕府奏徙肥後守正
之于會津韓使詣日光廟○九月二十七日紹仁親
王元服于　院中攝政康道加冠藏人頭藤原綏光
理髮先是大將軍奉　敕営新院于　中和門院宮
趾至是成初幕府命備中守太田資宗撰武家宗支
冊是月成名寬永諸系圖傳為二本其一抹信勝揩
法書之百六十六卷一高野僧立詮俗體書之百八
十六卷於是幕府又命少將吉良義彌撰公家宗支

始有西瓜

冊琉球貢西瓜於薩摩嶋津氏慶長中南瓜烟草等

自南蠻來其後蕃椒亦自其國來　本邦有此諸草
是為始大將軍奉　東福門院命作韓使朝府圖金
屏一雙入貢記七卷獻焉○十月三日　帝徙御新
院讓位於　紹仁親王在位十四年終不改號元祿
九年十一月崩年七十　皇太弟立是為　後光明
天皇

十三朝紀聞卷之一終

十三朝紀聞巻之二

従六位上行兵庫寮史生兼和泉掾源朝臣照矩編次
男　正六位下長門掾源　輔矩　校

後光明天皇諱紹仁　後水尾帝第四子母壬生院初諱継子後改光子贈左大臣園藤原基任之女寛永十九年為親王二十年十月受禅十一日尊明正帝曰太上天皇称新院二十一日遣正五位下王兼春祭主大中臣友忠小舎人斎部親重奉幣于大廟告嗣位摂政康道左大臣道房右大臣尚嗣内大臣光平並如故大僧正天海歿天海近江人

最澄法孫居延暦寺南光坊以謚号為東照公所親信與金地崇傳等毎參與樞議嘗與日光山開東叡其将死也大将軍就東叡省問手賜湯藥云歿年百二十三○十一月十五日　帝始讀書二十一日行即位禮時年十一大将軍使侍従酒井忠勝伊豆守松平信綱朝賀之四位五島不以下諸大名亦各使使奉賀於是特授忠勝左近衛少将信綱侍従是歳　詔罷知恩院法親王良純放之于天目山迩婦女飾葷腥故○正保元年正月十一日踏歌節會権大納言藤原嗣長奉行○五月二十九日遣使王

中山使始来

兼春大中臣友忠等修大廟山口祭○六月近衛中将大隅守源光久以中山貢使國頭王子金武按司等詣幕府中山即琉球也慶長中光久父家久請幕府征定之賜隷焉於是王尚寧従家久来獻駿府江戸其後尚豊尚賢相繼而立卒是尚賢遣使朝幕府賀生誕告已繼世是為中山使聘江戸之始其貢獻銀緞子羅紗太平布蕉布　按琉球國有中山山北山南之称中山又名沖縄島其周廻七十四里王居焉王城曰首里距東西海岸各二里距北岸二十九里距南岸五里城西有那覇港去我長崎二百里

去朝鮮四百里去臺灣四百八十里沖縄之西有計羅摩島伊恵島伊是那嶋恵平屋島粟島久米島等内一二周廻五六里餘二三里以下也已上總為中山沖縄之北有與論島永良部島徳島加計呂麻島大嶋鬼界嶋大島周廻五十九里在薩摩南七十里為北界徳島周廻十七里餘十里上下也已上為山北沖縄西南有宮古島太良満島石垣島入表島與那島等内二三周廻十五六里餘四九里以下也已上為山南但中山山北多水田土宜粳稲中山税米七萬一千七百八十餘石山北三萬二千八百二十餘

石山南多陸田宜蔬麥秋禾萬九千九十餘石云
○九月三日　勅神祇少副卜部兼望祭祀吉田廟
參議藤原季福卒右近衛少將正親町季康之子是
為裏辻家祖○十一月以青蓮院尊純法親王為延
暦寺座主○十二月十六日改元曰正保幕府作輿
地諸藩城圖是歳命林信勝撰中朝帝王譜鎌倉京
都將軍譜信長秀吉家譜封松平直良于大野太田
資宗于濱松直良秀康季子資宗持資入道道灌六
世孫○二年正月愛宕山祠火○三月蒲原祢知法
寺村一農房内忽有火光出自地中至今不滅後世

以為戒後七奇之一○四月以幕府嫡子家綱為權
大納言叙従三位遣權大納言藤原經季權大納言
藤原雅宣就江戸拜之○五月　後水尾上皇勅侍
所司代板倉重宗徙蹤揚戒光寺于泉涌寺内住僧
天圭為泉涌如周上足　上皇以其善律數信寵之
故有是命幕府遣使巡察諸國○十一月遣藤原經
季賜宮號于日光廟先是幕府修五條石橋令觀音
寺舜興等監工至是成寛文震壞後更攔板木造之
此橋當時已在六條坊門而其稱五條以原祭五條
磧也古者鴨川諸橋中五條七條石造至應仁猶存

其後京師久亂諸橋搬廢及天正中秀吉東征發京
師徙四條橋于三條五條橋于坊門修之云初右近
衛少將藤原季時卒于享祿中阿野氏絶矣其孫實
顯嘗奉　勅繼之仕權大納言至是薨初姉小路氏
亦久絶矣實顯次子公景嘗繼之仕權大納言而公
景弟參議勝忠為山本家祖公景子權中納言實種
為風早家祖是歳幕府奏徙水野忠善于岡崎松平
直之于杵築秋田俊季于三春淺野長直于赤穗○
三年三月十日　帝以大將軍請遣使賜幣于日光

日光例幣之始

廟自是後歳遣此使世稱為例幣靈源寺主文守歿

鄭芝龍乞援兵

賜謚曰定恵國師以曼殊院良尚法親王為天台座
主○十月肥前平戸民一官為明國上書幕府乞援
兵不應一官即歸化明人鄭芝龍也先是還明就撫
以功為都督南安伯是歳皇明帝由崧為清兵所執
芝龍弟鴻逵與芝龍等議立太祖裔孫聿鍵為主芝
龍因進平虜侯專掌兵餉戰守之機云芝龍有子森
者寛永初生于肥前居七歳芝龍在明屢請長崎得
之至是森年二十三聿鍵賜之姓朱改名成功為御
營中軍都督世俗所謂國姓爺者是也○十一月東
山祇園祠火去歳春幕府修此祠令觀音寺舜興等

監工而成至是祠殿中門並燬柔應中幕府再造之
令多羅尾恭監工蓋北野平野稲荷等諸大祠亦幕
府比例修之後世與祇園皆罷之更納修屋金至今
平野等其余息葺之云○十二月　後水尾上皇女
賀子内親王降嫁二條藤原光平○四年正月前左
大臣康道辭攝政五日以左大臣道房代之聽内覽
賜隨身兵仗牛車居五日薨年三十九僧如周殁如
周泉涌寺雲龍院主曉達禪律爲　後水尾上皇所
信重　上皇嘗賜以紫衣固辭乃及將死特使使齎
紫衣就臥房服之○三月二十八日以前左大臣昭

良再攝政補藤氏長者聽内覽賜隨身兵仗牛車昭
良即　後陽成皇子并避先是改名是日　勅權中
納言藤原公京藤原言緒陞　大廟明年五月　勅
權中納言藤原隆量藤原共綱行立柱上棟之儀○
四月十五日夜月傍有如月者四真月明而傍者如
朧○十五日江戸風雪寒如盛冬大將軍獵于麻布
○五月十二日江戸地大震城郭多毀○六月哥阿
使昆剛樋留船二艘至長崎乞復互市福岡熊本柳
川唐津小倉大村諸藩各多發兵船備之幕府遣筑
後守井上正清等詰其犯禁令而來却之至八月二

復神嘗

船還去哥阿郎卧亞○七月三日以右大臣尚嗣爲
左大臣内大臣光平爲右大臣左大將如故二十二
日大雨雹如梅子二十七日以攝政昭良復辭關白
二十八日以前權大納言源通村爲内大臣○九月
十一日遣參議藤原綏光奉　宸筆祝文于　大廟
兵庫大允王弟字神祇大副大中臣友忠從五位下
齋部親重奉幣以祭焉此禮久廢至是復行自是後
歲遣王等三使奉幣世所謂御祭是也伊勢奉幣自
古特使諸王行之此時王氏無充之故　勅兵庫寮
稱王行事遂以爲恒例○十一月内大臣通村辭通

村辭和歌有盛名二十七日　詔皇弟良仁繼高松
殿封初好仁親王薨此第無主至是良仁出居之更
稱花町殿是月大將軍臨王子村觀犬追物犬追
物射術名或云島津光久修其上祖忠義奉鎌倉命
行之之故事也○慶安元年閏正月二十日以權大
納言藤原實秀爲内大臣一品仁和寺覺深法親王
薨年六十一　後陽成第一皇子也○二月十五日
改元慶安○三月五日遣使賜幣于日光廟巖野井
溪遠橋長七十五間世謂木曾掛橋○四月賜寬永
寺祖天海謚曰慈眼大師大將軍奏請日光修東照

公三十三年齋大赦天下二十二日地震箱嶺崩○七月十九日以良仁為親王○中江原殁原字惟命高島郡人幼而如老成以儒仕大洲藩弱冠致仕養母教授鄉里宅側有大藤人因號藤樹齋嘗得王守仁全書篤信其致知之學安貧行後文詞人無賢愚感其行之厚遷善者衆時稱為近江聖人所著有大學孝經啓蒙中庸論語解鄉黨篇異傳翁問答春風鑑草日用要方小醫南針神方奇術醫筌其他甚多

近江聖人

○二年二月五日伊豫松山宇和島等地震城壘壞民舍倒二十五日以前大納言藤原定好為内大臣

○五月十三日武藏川越大雨雹状如瓜其大重可二斤小可四十錢人馬死傷者多○六月二十日江戶地震官邸市舍壞倒民死者多三宅嶋殁嶋字亡羊和泉人元弘忠臣兒島高德七世孫移家京師以儒為業從學頗多藤原肅長島幾二十歲而推稱為謙厚君子云　後陽成帝　後水尾上皇皆殿陛便殿進講能遇優渥有器財名香等賜殁年七十義子道乙亦有學行○七月以前大納言藤原實晴補御厩別當○九月八日遣兵庫大允王兼守祭主大中臣友忠小舍人齋部久忠等奉幣于　大廟行遷宮

謙厚君子

儀大將軍因遣吉良若狹守納神叡焉琉球王尚質使來獻幕府告繼世遂詣日光廟○十月從一位前關白近衞藤原信尋薨年五十一子尚嗣嗣信尋號應山能書及和歌兼工丹青名世○十一月十六日以伏見邦道為親王藤木敦直卒賀茂祠人任甲斐守撫法三蹟於空海最為深詣子孫傳其法弟子佐佐木志津摩亦有聲谷素有殁有字時中土佐人初為真常寺主豪爽有志節元和初從南村梅軒受程朱之學遂蓄髮更業寺本多貲買書為盡之國守山内氏宰野中止小倉克從學焉止性剛毅聞書每聞

利益布之國中顯鄉學農所種藥育蠶墾礦為肥穿豆呂港歲遣人長崎求書翻刻之等政績富令禁火葬不止更令自今有罪之屍必焚由是自止州有不生魚所令過焉者皆投石數年果生魚州古來不產蛤蜊嘗在江戶買蛤蜊滿一艘以歸鄉里謂衆曰施與既投之于城下海不餘一箇衆惟聞止笑曰此不獨饋子等子孫後亦飫之後果多生蛤蜊遂為名產○十二月二日以前大納言實晴為内大臣是歲幕府奏徙松平直矩于村上本多忠義于白川永井直清于高槻○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東國地大震○四月

帝朝上皇

常陸大雨霰○五月權大納言源義直薨東照公之
子好學究覽群書嘗創忍岡孔子廟所著有神祇寶
典百卷類聚日本紀東照權現年譜是爲名護屋藩
祖○六月四日雨毛長四五寸○九月東西諸道大
水傷損田苗○十一月朔日南至二十 日以權大
納言藤原教輔爲内大臣右大將如故○四年二月
二十五日 帝朝 後水尾上皇于櫻町宮二十九
日 車駕還宮○三月二品東寺長者大覺寺尊性
法親王薨年五十 後陽成第五皇子也二十三日
遣權大納言源通純奉幣于石清水廟○四月從一

正盛重次殉死　上皇薙髮　嚴有公繼職

位左大臣征夷大將軍薨年四十八加賀守堀田正
盛對馬守阿部重次殉之公聰明勇決寬永末改會
諸藩禮嚴外迎大藩自繼征夷職勉行仁義嚴扞外
患恩威洋溢及蠻貊○五月三日贈大將軍太政大
臣正一位賜謚曰大猷院太政大臣即大相國六日
後水尾上皇薙髮法諱曰圓淨法皇○七月二十
六日以權大納言源家綱爲征夷大將軍還内大臣
兼右近衛大將賜兵仗牛車遣權大納言藤原經季
就江戸拜之時年十一 大將軍使侍從酒井忠清朝
謝轉官之恩於是特授忠清左近衛少將江戸斂士

賊正雪

由比正雪謀逆使其黨丸橋忠彌等居深川自之駿
府城下將並起事覺江戸町奉行神尾元勝石谷貞
清率捕吏夜急圍忠彌宅擒之駒井右京奉教馳至
駿府與城代大久保忠成加番秋田盛季等共圍正
雪所在正雪兄弟黨與十餘人自殺焉至十一月礫
忠彌等三十餘人于品川賊悉亡或云忠彌長曾我
部盛親遺孽冒母姓者○九月前左大臣聡良辭關
白○十一月以良仁親王爲式部卿○十二月八日
以左大臣尚嗣爲關白補藤氏長者聽内覽賜隨身
兵仗牛車是歲幕府奏徙下總守本多俊次于膳所

北條正房奉教推問紅毛西洋戰攻大熕火箭諸法
錄以爲一書○承應元年五月初法眼林恕以少將
酒井忠勝請著王代一覽自 神武至 正親町至
書成○八月關白尚嗣辭左大臣二十八日江戸大
風○九月十五日以右大臣光平爲左大臣十七日
以前内大臣實秀爲右大臣十八日改元承應 法
皇第十子穩仁爲八條智忠親王嗣子是歲幕府以
少將雅樂頭酒井忠清爲大老少將肥後守源正之
奉大猷公遺命輔佐大將軍於是爲著輔贊進焉
○二年正月 帝召朝山素心講經于 御前後變

大内災

召進講　帝呼為白川三位入道云○二月右大臣實秀罷攝津西宮火○六月二十二日巳時　大内災殿舎門廊悉燼僅遺文庫一宇　累世寶器皆無恙勸修寺烏丸二第延燒　帝避火于　法皇宮是月都下有十四五歲兒女數人無故戲放火火災屢

人妖

作所司代重宗捕悉誅之蓋人妖也○七月關白從一位近衛藤原尚嗣薨年三十二子基熙嗣尚嗣能和歌名于世權中納言藤原為賢卒冷泉為滿之子是為藤谷家祖其孫從三位相尚為入江家祖○八月諸道大水十二日以大將軍為右大臣遣權大納

言藤原共房就江戸拜之大將軍使近衛少將肥後守正之朝謝恩於是特轉正之左近衛中將○九月二十一日以左大臣光平為關白補藤氏長者聽内覽賜隨身兵仗牛車是月琉球使國頭間切王子等來獻幕府松永貞德歿德字長頭丸彈正久秀之姪善和歌受古今於幽齋藤孝又工連歌初立花開祠捷其側後進堯然親王之徽從方廣南池田里起報恩堂蓋丸座設吟花席于堂屋之間堂内安子昂真蹟法華經置上宮太子菩提達磨人丸貫之定家紫式部畫像自稱拼閣　法皇嘗得其諧歌大奇之賜

御傘

以稱曰俳諧花本感激創斯道軌則為一書名御傘故世推為諧歌始祖云遺書有戴恩記等○十一月四日以前内大臣定好為右大臣是歲神祇大副大中臣友忠有罪　詔褫其官爵流之○三年三月大將軍奉　勅作　皇宮課諸大名助役○六月定好辭右大臣十七日以前内大臣實晴代之○七月二品兵部卿伏見貞清親王薨子邦道親王嗣無幾薨其弟貞致嗣權中納言平時庸卒右衛門督西洞院時慶之子是為平松家祖其弟二位忠康為長谷家祖忠康弟大膳大夫時貞為交野家祖時庸孫權中

隱元来

納言行豐為石井家祖去冬　法皇勅長崎興福寺主性融徵明福州黄檗山住持隆琦性融因遣僧古石丁明請其東渡至是隆琦領大眉獨言獨知獨湛獨吼獨立良演唯一垣修無上等二十僧至長崎琦姓林氏稱隱元臨濟三十二世法孫而為徑山寺費隱禪師法嗣名震兩土遠邇　國朝亦旁耆書精妙無比後建萬福寺自書諸大牓其徒弟亦多善書獨立為尤性融等有能書名備前備中早既而大水○八月十八日尊生母園氏曰准后稱　壬生院○九月二十日　帝崩于　法皇宮年二十二稱後光明

院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三曰正保慶安承應十月十
五日葬于泉涌寺 帝自幼英敏甚好程朱之學能
聖帝
屬文嘗親製惺窩文集序推蹤為聖帝 帝嘗欲復
釋奠命出 累世所傳唐代孔子像十幅圖於秘庫
以親示朝臣素心然尋晏駕事竟寢又嘗欲使天下
士庶去頂髮服短襖以復烏帽素襖之古俗不果自
持統之喪始行火葬世世相承其流俗莫復葬埋
也 帝每歎之將詔革其典會病痘醫官誤治卒崩
而焚 聖屍至 帝而止初 帝崩也朝議猶依舊
典為火浴設有魚戸八者好宋學以其常出入宮庖

明治新刻十三朝紀聞 卷二 十三 其親樓藏板

竊聞之大哭曰噫聖天子盍得壽而事皆遂厭慮矣
大行固疾浮屠虛誕欲廢火浴復葬埋今也奉送其
終何火之進野臣敢諫之不聽有死耳乃奔走行
宮及攝關家直請廢火葬從 帝意號泣不退 朝
廷感其忠告遂復葬埋云〇十一月二十八日 皇
太弟踐祚是為 後西院天皇
後西院天皇諱良仁 後水尾帝第七子也母從三
位御匣局諱隆子號 逢春門院贈左大臣櫛笥藤
原隆致之女正保四年 上為花町殿主慶安元年
紀親王至是迎繼 大統時年十八初花町主鴨岡

重宗
稱頌
治績

小少將池田光政女明子為夫人至是以拜女御光
平關白左大臣實晴右大臣教輔內大臣並如故是
月所司代少將周防守板倉重宗罷佐渡守牧野親
成奉幕命代之重宗尹京師幾四十年存顯治績多
直節偉行世咸以為賢於乃父其勸誡載下二十條
令世所知也嘗為松永遐年請江戶賜覺地建講習
堂京民有愬江戶求赦其父罪老中為送重宗書重
宗不開書封刑之而後報曰行刑之後會公書到僕
視之曰渠非死罪復訊之然京師政務僕受委任而
府聽越訴而僅京師則京師政刑錯亂主者不得決

明治新刻十三朝紀聞 卷二 十四 其親樓藏板

事即為僕不能如是請速免職老中大驚而以書謝
之幕吏有赴任長崎過京師謁重宗晤語移時將出
重宗袖出一古漢鏡曰此鏡贈長崎奉行竹中重興
所遺也予惡重興以墨敗每持此自照為戒因贈子
乃與之池田光政亦嘗就問治術感服其大度云重
宗省洛西某村之歛率吏卒十六人而往村長素知
其有恕白曰敝邑殆苦貴從之多且善哉愬也予復
來為減十人其恤民不吝率此類也池田光政貢淺
口郡紫木村民甚助孝悌永免田圃五段之租〇十
二月右大臣實晴罷是歲皇兒守澄親王為日光山

日光御門跡之始

寺主列門跡自開山第五十世也後叙一品天台座
主日光古者皇族間住焉而中祖天海以來親王為
之主是為始自是後親王更往為其門主○明暦元
年正月二十五日以內大臣教輔為右大臣權大納
言藤源公信為內大臣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藤原
房輔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源公籠兼右近衛
大將任右馬寮御監權中納言藤原實教為權大納
言叙正二位○四月十三日改元曰明暦夏旱○十
月四日以皇弟穩仁為親王朝鮮使來獻幕府○十
一月　大內成十日自花町殿　徙御焉守澄法親

王自日光入朝於是　法皇賜之寺名曰輪王寺○
十二月初油小路氏久絶矣廣橋藤原兼勝子隆基
嗣繼之任權大納言至是薨是歲　法皇同　東福
門院幸東山修學院自是後歲二三回游幸焉松
永遐年歿遐年字昌三貞德之子受業藤原肅為講
習堂教授號春秋館又尺五堂門下有野間三竹宇
都宮的木下貞幹等歿年六十六長子昌易紹西洞
院春秋館次子永三紹堀川講習堂明僧性瑫歸化
來長崎福濟寺尋入黃檗山繼其第一世瑫號木庵
晉江人善書好畫自後性瑫即非千獃悅山悅峯如

蓮獨文竺菴大鵬等相續歸化皆住黃檗即非性璣
能書大鵬竺菴等有畫名○二年正月十九日遣正
五位下王氏友權祭主大中臣兼長小舍人齋部久
忠奉幣于　大廟告嗣位二十二日行　即位之禮
是夜有彗雲見西方大將軍使侍從右京大夫松平
賴重右近衛少將吉良義冬朝賀即位四位五萬石
以上諸大名亦使使奉賀於是特授賴重右近衛少
將義冬從四位上時所司代親成五位侍從亦拜從
四位下○二月十一日　壬生院薨○六月朔以前

火柱

權大納言藤原經孝為內大臣有赤氣二道自申酉

焚死十萬八千餘人

道春囊耳

之交見西方及夜光耀如火數日不滅時呼火柱○
十二月二十六日以權大納言公富為內大臣是歲
幕府奏徙周防守板倉重宗于關宿○三年正月十
八日江戶大災十九日牙城延燒明日熄大將軍避
火于西城民焚死十萬八千餘人幕府設場數區為
粥施窮民瘞諸焦屍于本所為建一塔名無緣寺發
金億萬賑恤九萬石以下及市人法印林信勝卒信
勝字子信號羅山京師四條人幼而穎悟有神童稱
好讀書五行倶下過目成誦人故目為囊耳及長受
業於藤原肅慶長中為駿府文學薙髮稱道春寬永

中興寺信澄同叙法印卒年七十三嘗撰輯書百三
十種又有羅山文集百五十巻子孫世為幕府儒臣
信勝字恕守子和亦豪材博覧有鵞峰文集百二十
巻恕子曰信篤號鳳岡學業不減父〇二月幕府再
築牙城至九月成〇四月兵部卿貞清親王女顕子
嫁大将軍　勅良尚法親王徙其北山曼殊院于一
乗寺村〇九月幕府以美濃守稲葉正則為老中大
村平戸嶋原佐賀諸民修耶蘇教發覺長崎奉行黒
川與悉捕之於是幕府命與誅其徒五百餘人賜長
崎民利銀十一貫錢賞首告之〇十二月從一位前

左大臣鷹司藤原信房薨年九十三教平祖父也〇
萬治元年正月江戸火二十八日以皇弟識仁為親
（鄭成功乞援兵）
王〇六月明帝朱由榔大将朱成功使使至長崎獻
書及方物于幕府以乞援兵書辭不遜會議不答却
方物至九月使者還去〇七月二十三日改元萬治
〇九月十一日以權大納言房輔為内大臣左大将
（大廟災）
如故〇十二月晦日午時伊勢　内宮災波多村失
火會西北風烈延燒之子祠寶庫等亦盡燬廟官力
救奉遷　大神主　新祀神主及寶器皆無恙是歳
幕府奏徙龍野京極高和于丸龜大将軍延見歸化

明僧隆琦賜京南大輪田地営佛圖施金錢巨萬役
給采田尋琦創一大刹名以明土舊稱曰黄檗小萬
福寺堂舎門廊亦悉依明制〇二年正月京師火〇
（舜水来）
二月明儒朱之瑜歸化至長崎先是之瑜來　本邦
凡三次蓋欲得我援兵以恢復明室也鄭成功等亦
望其求援軍然竟弗得之亦恥食清粟至是投不復
還水戸藩光國招致文學之士有河間東平之風後
七年乃聞瑜賢聘為賓師〇四月十日遣兵庫助王
兼守大中臣兼長齋部久忠等奉幣還　大神主于
假宮六月三日　勅作　大廟九月被下職行兼長

康久奉幣焉兼守久忠皆有喪故不遣幕府再造
内宮十一月成十九日遣使王氏友大中臣兼長齋
部親守及史生官掌等行遷宮儀幕府建隅田川両
（江戸建両國橋）
國橋〇十二月右大臣教輔罷是歳　詔赦皇叔良
純罪召還京師住泉涌新善光寺後再破戒還俗居
北野寛文九年薨焉良純號以心菴能連歌及書幕
府奏収刈屋能登守久松定政封不告還邑故〇三
年正月十三日以前右大臣實秀為左大臣前内大
臣公信為右大臣〇二月權中納言源具起卒權大
納言某學院別當久我晴通子木工頭具堯之子是

為岩倉家祖其弟權大納言有能為千種家祖有能子參議雅永為植松家祖具堯孫權大納言通福為愛宕家祖初晴通生嗣子源氏長者通堅通堅生嗣子權大納言毅通毅通生嗣子左近衛中將通世而晴通孫參議通廉為東久世家祖毅通季子右近衛少將通式為久世家祖通世次子參議季通為梅溪家祖○五月天下大水流伊勢宇治橋○六月十八日大坂大雷震城內火藥倉城內因復大震雷多飛壘石破櫓殿及天主閣傷死者多城外士民宅舍亦為之破○十一月佐倉上野介堀田正信背殺還邑

大內災

幕府奏收其封○寛文元年正月十五日巳時　皇宮災延燒公卿第舍百十九區及佛寺十餘宇民屋九百六十餘間　帝奉　三神器幸照高院　法皇幸修學院江戶火○二月十八日　帝自白川還幸右近衛大將近衛藤原基熙第○四月實秀辭左大臣二十五日改元寛文○五月二十三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共房為內大臣二十四日以前右大臣定好為左大臣公信辭右大臣○六月八日以前內大臣房輔為右大臣○七月一乘院尊覺法親王薨年五十四　後陽成第十皇子也權中納言源賴房卒東照公子也是為水戶藩祖內大臣共房罷共房權大納言中御門資胤之子也清閑寺氏自文龜中絶矣共房嘗出繼之其次子權大納言共孝為池尻家祖共孝弟權大納言定矩為梅小路家祖　法皇聞北村季吟名命求其所注伊勢物語土佐日記覽之○八月幕府修東山方廣寺至七年冬畢功○閏八月二品天台座主堯然法親王薨年六十王　後陽成第六皇子居廣福寺畫人物花鳥有風致又能書廣福即妙法院大將軍奏封其弟左近衛權中將綱重于甲府右近衛權中將綱吉于館林○九月二十三

毀方廣寺巨像

日以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源廣通為內大臣○十二月權中納言藤原宗朝卒　帝外祖攝籍隆致之子是為園池家祖內大臣廣通罷右近衛大將○二年三月大將軍命讚岐守松平賴重掃部頭井伊直澄常參老中議政事爾後世奉之六日至二十日日色每旦如血月亦赤幕府毀方廣寺巨像以鑄錢文曰寛永通寶背文曰文所謂文錢也後二年新造木佛以安置焉大如前像金箔塗之世傳其費不給故毀之　法皇幸修學院幕府稅官一色內藏叔勘定奉行播磨守伊丹勝長內藏有罪勝長與豊前守岡

田善政同奉教按問之于私館及將訊內藏又欲害二奉行倉卒拔刀擊之殺勝長善政禦鬭與左右共斬之○四月人將軍作　禁內修　法皇宮　新院宮命毛利黑田稲葉加藤伊東分部一柳等諸族助役○五月朔京師近江地大震近衛　行宮　法皇宮　新院宮及二條城等皆摧五條不橋壞大溝朽木山崩朽木谷民多厭死遺動至冬而止大將軍奉勅獻明月記○六月十三日日光大水壞屋民死者多右兵衛督藤原實清卒左近衛中將橋本實勝之子是為梅園家祖○七月二品中務卿八條智忠

親王薨子穩仁親王嗣　法皇　新院兩宮成○八月常陸下總下野盜賊蜂起所在劫掠○九月　法皇　新院徙還各宮幕府修東山蓮華王院命桑山修理亮等監工　龜山帝於得長壽院趾建南北七十間東西十二間之堂內安立像觀音千數名蓮華王院世稱三十三間堂今蓮華王院是也今世或以為　鳥羽帝所創三十三間堂者誤矣蓋得長壽院三十三間堂燬于寶治中○十月大隅地大震海溢大將軍使松平民部少輔板倉筑後守入議讓位事明年使上野介吉良義英賀內禪○十一月　宮成

○三年正月左大臣定好罷十二日以右大臣房輔代之二十二日皇弟識仁親王為　儲君迎入新宮二十六日　帝在近衛氏第讓位於　儲君以關白光平為攝政在位八年改元者三曰明曆萬治寬文

帝善書嘗涵宸翰於大牓曰天滿宮納北野廟揭其南門嘗命悉謄御府典籍及去位置之于新院時或以為院之闕物至延寶初御府罹火院庫無恙舉朝嘆美　帝用心云　皇太弟立是為　靈元天皇

十三朝紀聞卷之二終

十三朝紀聞巻之三

從六位下行兵庫寮史生兼和泉掾源朝臣照矩編次
男　正七位下長門掾源　頼矩　挍

靈元天皇諱識仁　後水尾帝第十六子也母中納言局諱國子號　新廣義門院贈左大臣園藤原基音之女萬治元年為親王至是受禪時年十歲仍用寛文號二十九日　法皇　東福門院共入見　帝○二月三日尊　後西院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更稱　明正帝曰本院六日以前内大臣經孝為右大臣房輔左大臣如故廣通辭内大臣二十一日　帝

始讀書三位明經博士清原相賢侍讀○三月十二日　勅設歌會以鶯有慶音為題○四月遣使日光修大猷公十三年齋大將軍詣焉二十二日遣左衛門志王清喜祭主大中臣景忠小舍人齋部玄弘奉幣于　大廟告嗣位二十七日行　即位禮大將軍使侍從出羽守松平直政侍從兵部大輔大澤基時朝賀四位五萬石以上諸大名亦使使奉賀於是特授直政左近衛少將基時所司代親成右近衛少將二士奏曰告江戸而後拜幕議令二使領之親成辭之○五月幕府奏令天下禁殉死○七月奏大赦天

禁殉死

下二十五日松前及蝦夷地大震○八月五日京師大水鴨川溢幕府以大和守久世廣之為老中○十二月大將軍營觀權大納言藤原雅章蹴鞠○十六日夜京師地震市舍多毀○四年二月經孝辭右大臣○四月五日以前内大臣公冨為右大臣○五月二日以權大納言兼晴為内大臣左大將如故○六月幕府奏削米澤侍從上杉綱勝封舊食三十萬石於是坐事褫其半清水谷氏自永正中絶矣阿野藤原秀時孫實任嘗繼之任權大納言至是薨○七月　法皇召見江村宗具問養生之方奏對曰臣平

法皇召見專齋

生唯持一些字喫食些節飲亦些房事亦些此外無復別術　法皇感賞賜以鍬絹并鳩杖等具號專齋京師人初以儒事肥後加藤清正清正没後為美作森忠政賓師受其俸幼歲學醫自攻濂洛之學又好和歌與細川幽齋木下長嘯子等為友是春自慶壽滿百歲詠和歌三首亦偶備　御覽云至九月歿其子宗珉亦有學行弟子伊藤宗恕平安人錄其嘗所語亂世事等名老人雜話傳于世○八月初大將軍造　新院至是成二十一日　後西院上皇徙御焉○九月從一位光平辭攝政二十七日以左大臣房

輔代之補藤氏長者聽內覽賜兵仗牛車○四月從三位藤原教廣有罪二十九日 詔流之安藝○朝山素心殁心姓源字藤九號意林菴京師人出雲朝山清仁親王之裔宮內少輔久綱之子篤志於學嘗受經於韓人李文長游事駿河大納言忠長數年退隱北白川 後光明帝聞其名徵講易寵遇異常多有書器之賜殁年七十六○十月客星見南方踰月乃不見時呼天角星先是大將軍命林恕撰續本朝編年至是命索天下祠寺所藏延喜以來武乘以是其引用尋改書名曰本朝通鑑凡三百卷○十一月

法皇女常子內親王降嫁近衛藤原基凞○五年正月二日夜雷震大坂城天主閣災公冨辭右大臣十一日以前內大臣廣通代之尋賜兵仗○三月罷六日以內大臣兼晴為右大臣○四月遣使日光修東照公五十年齋○六月朔以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基煕為內大臣○七月三山檢挍聖護院道寛法親王奉 勅詣大峰幕府令改綃布長二丈六尺為一端幕士松平忠冬補正其祖所著家忠日記成曰增補追加○八月幕府奏收伊豫川上監物一抑直興封賞之加賀以 禁城修築過期幕府會同遣節

也從一位前左大臣九條藤原幸家薨年八十子道房先薨無嗣舊討教平子兼晴繼之是月幕府奏增置京師町奉行以宮崎若狹守為之寛永中始置町奉行也建一廳于二條朱雀至是又起一廳于二條城南○十月二品式部卿八條穩仁親王薨年二十三無嗣○十一月幕府流日蓮教派不受不施宗妖僧若干人嚴禁其宗○十二月聽權中納言源有能帶劔先是幕府奏益內膳正板倉重矩封至是再加其封與但馬守土屋數直並為老中二十七日越後高田地大震是歲 勅赦大中臣友忠罪召還京師

削髮稱久眼幕府奏徙豊前守內藤信照于棚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江戸有火光東飛形如人長二丈許○五月宮津大名京極高國與其子高賴爭事幕府奏收其封流高國于陸奥高賴于伊豫○七月從一位前攝政藤原康道薨年六十子光平嗣○九月藏人清原賢忠卒舟橋秀賢之子是為伏原家祖賢忠嗣子宣幸子藏人忠量為澤家祖○十二月權中納言菅原為庸辭大學頭二十五日 詔 新院第一皇子長仁紹八條殿封是歲聽吉田卜部兼敬昇殿後敘正二位兼敬平野廟祝卜部平磨呂裔吉

江戸徵惟足

田兼煕十一世五位神祇少副兼起之子吉田氏自
是世列朝貴諸國竹實而枯○七年二月二月堂火
○閏二月攝政房輔辭左大臣○四月六日 詔
新院第二皇子幸仁紹花町殿封自 新院登極花
町殿無主至是第門再開八日以前右大臣實晴為
左大臣○七月五日贈故權大納言藤原基音左大
臣遣少納言菅原豐長于誓願寺宣 命大將軍聘
神道者吉川惟足足界浦人初為浮屠嘗聞卜部繁
兼精通神道往求為門人謁者見法衣垢弊不為通
足悽然乞紙筆賦和歌投之而去繁兼大奇其調以

江戸增拓館地

路造多田廟

為天致斯人使吾學不泯乎馳人呼叉盡授奥秘尋
還俗游事會津至是為幕府神學有幽暗集初幕府
填鐵炮淵本所深川諸湾以增拓諸武館地多開溝
渠自萬治至是十歳乃畢○十月賜左大臣實晴隨
身兵仗是歳幕府改造攝津多田神祠給下野足利
學校修屋金○八年正月白氣見西方狀如竿○二
月江戸大火初嶋原高力隆長極驕厚斂土地荒蕪
於是幕府奏收其封流之陸奥禮日政殁政字元政
姓菅原京師人幼仕彥根有孝行弱冠厭俗出家依
日豐和尚受業自稱日峰為人精力絶倫道德甚高

元政創法華律

屬文善詩歌了介元贇與之為方外交嘗創法華律
修深草瓊谷廢寺改曰瑞光寺又號稱心菴自為其
開山遺書有釋氏二十四孝草山要路草山集等元
贇字義都姓陳氏本明虎林人崇禎進士嘗避亂來
應名護屋徵遊京師及江戸訪諸閒人傳拳法嫺邦
語下詩有元元唱和集○三月十六日以攝政房輔
辟關白○四月天下大旱○五月實晴辭左大臣幕
府奏以老中板倉重矩為所司代徙前所司代牧野
親成于田邊田邊京極高直于豐岡村上松平直矩
于姫路○九月朔以前右大臣公信為左大臣○十

討蝦夷

月從一位前左大臣鷹司藤原教平薨年六十子房
輔嗣○九年正月二十三日遣權中納言菅原為庸
等于北野行遷宮儀京師飢幕府為粥于七松街四
條積二處賑之至四月止或傳 帝勅大將軍行之
○二月二十四日以皇姪長仁為親王○三月三日
有大星東流聲如雷先是 法皇勅大將軍大修泉
涌寺至是成○七月十一日天狗星東南流先是蝦
夷玡緣利酋長勺楮印將其部衆掩殺我商船二百
七十餘人○十日大將軍命松前泰廣往討之泰廣
松前藩族也時藩主兵庫尚幼故命之○八月二十

七日以花町宰仁為親王○十月泰廣至玕緣利捕勹赭印等五十餘人誅之燒巢穴而還賊平左近衛中將藤原隆修卒權中納言水無瀨氏成之子是為七條家祖其兄權中納言兼俊次子大藏大輔具英為町尻家祖具英弟縫殿助兼里為櫻井家祖兼里子治部卿兼仍為小井家祖○閏月大將軍奉　勅獻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十三經二十一史太平御覽二程全書朱子大全諸書權大納言源忠幸薨　正親町帝曾孫是為廣幡家祖忠幸初為名護屋源義直贅婿是歲義直子光友因之奏請列之清華聽之

今三蹟

歸京師賜源姓未從新第薨無嗣久我源豊忠繼之豊忠權中納言通名之子義直之甥後進內大臣從一位光友官至從二位大納言善書工畫時以後西院上皇藤原信尋光友為今三蹟云○十一月朔旦日南至設節會參議藤原定淳奉行二十一日故前左大臣教平女房子入為女御大將軍使松平美作守等朝賀大婚○十二月公信辭左大臣十八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實維兼右近衛大將尋補右馬寮御監○閏月賜右大臣兼晴隨身兵仗是歲出雲豊前肥前大水幕府奏從久世廣之于關宿朽木植昌

市原民祭重矩

丁福智山○十年二月江戶大火幕府以所司代內膳正重矩復為老中重矩勝重子重昌之子自幼聰敏能詩歌多善行其再辟老中聘了介等咨求治道公平賞罰後又加封徙于烏山初所司代時洛北市原村為大水所破窮困重矩厚賑濟之購村之山腳以開新道通行旅又增築大和大路隄以止農民患及任滿市原民大嘆歿後每盆會如意嶽祭之云○四月七日以前右大臣經孝為左大臣○八月二十三日大坂大風霾海溢破九條難波諸村及市舍多溺人船舶橋梁皆敗○九月民部卿安倍泰吉卒

賴宣尚素

三位土御門久修之子是為倉橋家祖是歲幕府奏封源賴宣次子少將賴純于西條以伊賀守永井尚庸為所司代京民始出山科迎之○十一月九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兼輝兼右近衛大將翌月補右馬寮御監○十一年正月權大納言源賴宣薨東照公之子為人雄豪好學尚素嘗與其臣李全直共撰創業記考異其營老室草家結之壁不朽云是為和歌山藩祖全直韓人貞榮之子貞榮慶尚道人文祿役所俘來業儒寬永中沒直喪父尚幼從州儒永田道慶學成為賴宣所聘云、四月幕府褫一關伊達宗

宗雪謁忠

勝封予之於仙臺流宗勝于土佐宗勝中納言政宗季子支封任兵部少輔貪慾覬覦其宗仙臺及兄陸奥守忠宗卒忠宗子綱宗補陸奥守乃與仙臺宰原田直則等陰謀使誘綱宗荒于名妓聲其失幽之立綱宗嬰子鶴千代置毒于其食中為鶴千代乳母所發遂及之初列宰伊達宗雪稍知宗勝謀不軌乃及鶴千代嗣立使女弟淺岡為之乳母松前重光為近侍以陰備不虞一日淺岡見鶴千代將食常膳心動召庖人嘗之即死宗勝不自安使其家人夜剌鶴千代亦為重光所拘郄内詢詢逆黨神並者竊誓書走

至仙臺自首宗雪乃馳江戸上書訴之老中重矩等聽獄獄決既而直則因大老酒井忠清詐愬曰僕有一寃事未得白焉請復聽之諸老中乃莅忠清邸廳再召宗雪直則等聽之不可欺也宗雪直則同退休于廳縁相距可二丈直則襟出一紙直謂宗雪曰吾所謂寃事此也言未畢斫殺宗雪左右驚起共殺直則焉宗勝罪當斬減死流之于海嶋餘數十人刑于仙臺鶴千代後名綱村大將軍使掃部頭伊井直澄詣日光脩大猷公二十一年齋○五月經孝辭左大臣七日以右大臣兼晴代之二十五日以内大臣基

助三郎復父仇

熙為右大臣○七月琉球王尚貞使来獻幕府○八月五日以權大納言實維為内大臣二十九日東海大水流六郷川橋九十餘間○九月攝津芥川驛松下助三郎殺其父源太讎早川八丞初源太同八丞父四郎仕故會津藩加藤氏四郎有怨源太欲殺之不果罹病遺命八丞曰我死勿設齋誦經必斬源太以慰我魂八丞繼父志殺源太于江戸時助三年十二以父讎不同天行倚母家于京師學擊劍於傳藏者其兄粟田三郎亦計復讎而以仕石見藩未果及聞助三志嘱中田坂报二士助之二士東上過芥川

聞八丞為普化僧匿焉至是二士傳藏偕携助三往芥川絶八丞走路以援之助三甫十四有膂力獨進斫殺八丞○十一月攝津伊丹山躑躅及其野諸草皆華○十二年二月從一位前關白一條藤原昭良薨年六十八子教輔嗣○三月初　法皇同　東福門院幸修學院歳二三四五回去歳九回自是春幸益屢云○石川凹叟凹初名重之参河人仕于東照公好讀書善詩及和歌韓人權式稱為日東李杜又工丹青詩仙堂仰扳畫龍其遺蹟也大坂役顯戰功即日致仕養母從藤原肅游母没後棲遲東山自號

丈山日東李杜

与五清白自守

六六山人又丈山築詩仙堂揭漢晉唐宋詩三十六首使狩野守信毎首加詩人圖常鼓琴自娯焉諸軒晃來訪皆謝絶之唯友林信勝堀正意野間三竹及僧日政陳元贇等一時盛推其風韻　法皇嘗命作隷書稱　旨命中使賜以酒魚又嘗召見固辭上和歌以表其志　法皇曰恬退如此朕豈强之哉親點易反賜之感戴用實貝置御點于硯蓋傳榮不朽云殁年九十二正意字敬夫近江人師藤原肅與信勝那波道圓松永遐年齊名善詩精方術慕晉陶潛為人壁間常懸其畫像曰對此頓消塵慮○六月　勅

更幸仁親王花町第名曰有栖川殿○閏六月二十九日以權大納言兼輝為内大臣○十月從三位藤原宣持卒權大納言中御門尚良之子是為岡崎家祖○十二月左近衛中將肥後守源正之卒正之台德公子究心經學兼通神道初受神道於惟足後學闇齋所著有神社志二程治教録三子傳心録玉講附録吉田卜部兼敬以其有功於神道贈稱曰土津靈神卒年六十四正之臣有小樋與五家至貧清白自守一日正之謂曰汝以何為樂曰臣樂貧之與非女人此他一樂難上言耳强令言之固辭乃先問所

大内災

以樂貧曰臣無資金無貳衣佩刀亦唯一雙故無更衣改佩求旨等患而身心安快是以甚樂之後正之及聞其所難言大嘆賞曰寡人叵得聞斯言身之不肖亦不至此即日益俸大用之云是歲幕府奏徙脇坂安政于龍野堀親昌于飯田清人魏九官等四人歸化乞居長崎許之○延寶元年正月權中納言藤原康胤卒權大納言高倉永家之孫是為堀川家祖其弟参議信孝為樋口家祖○二月　法皇聞智積院僧悔焉者善寫梵字召見書之稱　旨賜以綿絹○四月二日　法皇賜黄檗山萬福寺主隆琦稱曰

大光普照國師　法皇嘗詔問南宗奏對稱　旨賜以御香黄金弁佛舍利等於是聞其罹疾降　詔問之特賜以生謚尋沒年八十二○五月八日夜廷臣某家失火延燒　皇宮及　法皇　本院　新院東福門院四宮　帝奉　三神器避火上御靈祠九日夜自祠幸右大臣藤原基熙第是災也民舍亦五千餘戸延燒是月諳厄利亜使舩至長崎乞復互市幕府弗聽使人名齊紋泥留冊○九月二十一日改元延寶○十二月幕府以播磨守阿部正能為老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夜有黒雲廣一丈許長竟天

江戸畫人徵探幽

互東西○四月十一日畿内大水流三條橋多溺人○六月十一日京師大雨雹如栗子十四日畿内大水人馬死者多○法印狩野守信卒京師人元信五世孫號探幽齋襲父孝信職掌繪局幼歲失父依興意受家法既熟又學宋元名蹟參以雪舟減筆法一洗家法為中興祖名震海内寬永中幕府徴畫營中卒年七十三子孫世為幕府畫員弟尚信號自適齋亦善畫名世守信姪女雪信學守信世稱女畫中興其子春信亦能畫守信弟子久隅守景京師人善山水人物探幽門下無出其右者鶴澤探山及尚信子

餓莩載路

常信常信子周信亦皆工畫○十一月聽權中納言平時量帶劔○三年正月大將軍作　大内及諸宮謀諸大名助役天下大飢餓莩載路京師棄兒空屋比比而在大將軍奉　勅賑之設場于北野四條磧五條磧諸處與粥及錢米自三月至五月而止慶長亂後比歲豐稔京師斛米價率銀十八錢其後至二十四五錢既而漸次湧貴平價不下四十錢至是斛銀百三四十錢云○四月先是紀伊商船偶飄漂至無人嶋歸告幕府至是幕府遣人撿其地至六月以異木水禽等而還此嶋在八丈嶋南三百餘里其周

法皇八十壽會

廻六七里無居民或傳無人嶋去八丈一百里嶋所縱横六七十里其數大小五六十有父母兄弟姉妹等嶋號○六月中務卿八條長仁親王薨年二十一無子八月十二日　詔其弟尚仁繼之○九月三日皇子朝仁生○十一月　大内成十四日設尚齒會慶　法皇壽八十黄檗山僧性潡獻其所著僧史等于　法皇以奉賀之潡號高泉明人歸化繼萬福寺第五世先是　法皇勅之製十牛頌稱　旨賜以法衣其開天王山賜額曰大圓覺二十五日夜闕下西街失火延燒近衛　行宮　本院宮及縉紳宅六十

餘宇　帝奉　三神器幸粟田青蓮院　新内得全即日還焉御女御之所二十七日移于便殿是歲幕府奏封參議忠昌孫直堅于絲魚川清人天南何清林珍歸化至長崎○四年三月聖護院道寛法親王薨年三十　法皇第十一子也去歲長崎代官末次竊遣商船交易於清及臺灣等事覺邦貨中多有劔刀至是幕府斬其船數人流末次父子于隱岐末次母于壹岐臺灣古塔伽沙古○四月所司代尚庸罷山城守戸田忠昌代之○七月天下大水破三條五條兩橋東海尤甚○十一月三井寺圓滿院永悟法

親王薨年十八　新院第三皇子也○十二月二十
六日夜　法皇宮　東福門院宮並再災○五年正
月大將軍又作之○四月成　法皇門院還焉○七
月三日尊府生中納言局為准后稱　新廣義門院
五日薨圓滿院三宮薨年三歲　上第三子也幕府
以加賀守大久保忠朝為老中○十月九日尾張海
溢時有三火光自海出飛西北是夜水戸磐城亦海
溢縫殿頭藤原貞長卒宰相甘露寺嗣長之子是為
堤家祖宰相耶參議○十一月正二位左大臣九條
藤原兼晴薨年三十七子輔實嗣○十二月五日以

右大臣基熈為左大臣二十四日以内大臣兼輝為
右大臣二十六日以權大納言藤原經光為内大臣
一龜兩頭
大久保忠朝獲一龜兩頭於其部内以獻幕府○閏
月大將軍獻納册府元龜二百五十册稗海八十册
正百川學海二十四册續百川學海二十四册廣百
川學海二十四册三才圖會五十册○六年二月一
品仁和寺性兼法親王薨年四十二　法皇第五子
也○六月十五日　東福門院崩年七十二葬于泉
涌寺○七月十八日伊豫大佐豊前大風水○九月
大將軍賜其弟參議綱重死初綱重極驕用竭乃面

請大將軍借金大將軍不快以咨大老酒井忠清對
曰是大不敬也遂傳命使自殺○十一月内大臣經
光辭右近衞大將十九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公規兼
右近衞大將賜經光隨身兵仗○七年正月參議藤
原資忠卒烏丸光廣之子是為勘解由小路家祖其
姪參議資清為裏松家祖○四月幕府賜侍所司代
忠昌役俸一萬石○六月二品照高院道晃法親王
薨年六十八親王後陽成第十一皇子號似雪工
畫人物花禽及雜圖雅韻溢紙外○七月幕府以能
登守土井利房筑前守堀田正俊為老中○八月十

復放生會
五日[illegible]納言藤原經敬等至石清水命修放生
會是典廢者數百年至是復行自後每年遣使修之
○八年正月知恩院尊光法親王薨年三十六　法
皇第十子也門跡本願寺主建一寺于江戸築地
○五月右大臣征夷大將軍薨年四十無嗣其弟館
林參議右馬頭綱吉奉遺命繼之於是叙權中納言
正三位時年三十五輪王寺守澄法親王薨年四十
七　法皇第四子也○六月天台座主梶井盛胤法
親王薨年三十　法皇第十四子也二十六日贈大
將軍太政大臣正一位賜謚曰嚴有院烏羽和泉守

常憲公紹職

内藤忠勝以私憤斫殺信濃守永井尚長于增上寺嚴有公齋場明日賜之死收其封〇七月　新院女御池田氏薨〇八日以權中納言源綱吉爲征夷大將軍兼右近衛大將補源氏長者賜兵仗牛車大將軍大猷公第四子也〇八月十九日　法皇崩年八十五稱後水尾院〇十三日以大將軍爲內大臣遣權大納言藤原定誠權大納言源有維就江戶拜之〇閏月八日葬　後水尾帝于泉涌寺〇九月大將軍使掃部頭井伊直興等朝謝陞職之恩以內膳正板倉重種爲老中命林春常葊友元討論經義于前

高田氏亡

爾後月行之〇十一月十日遣兵庫頭王兼字祭主大中臣景忠小舍人齋部玄弘于伊勢修神嘗以法皇喪還延之晦日白氣見西南廣二尺長十餘丈其本有星蹤月不滅時名長空星〇辛酉天和元年自九月不雨至于正月〇二月大將軍命春常正四書五經小學等訓點三月以豐後守阿部正武爲老中〇六月近衛中將越後守高田源光長有罪幕府奏收其封流之初光長無子其弟長良冀繼之猝亦爲望而光長宰小栗正矩等立長良從子綱國爲之嗣以告幕府既而列宰荻田主馬等與長良同訴幕府曰正矩大六父子專政恣定光長繼嗣獄數年不決至是大將軍親聽斷之誅正矩父子流光長于伊豫長良主馬于八丈大老酒井忠清老中久世廣之忠清弟田中酒井忠能及姬路松平直矩廣瀨松平近榮等連坐之忠清廣之褫役忠能奪封放于彥根直矩削封徙于日田近榮亦削封〇八月京師民口五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八人〇九月二十九日改元天和〇十一月權大納言藤原實起及其子參議公連有罪詔褫其官流之佐渡幕府以所司代戶田忠昌爲老中丹後守稻葉正通爲所司代江戶火幕

大廟災

檗僧鐵眼

鐵眼賑飢

府發倉二萬苞賑貸被災民〇十二月十三日夜伊勢內宮災幕府以老中堀田正俊爲大老初萬福寺僧鐵眼欲刊一切經募之於衆獲許多金會歲大飢鐵眼施之濟飢者再募刊經獲多金亦會歲飢乃又施之遂三募至是畢功云光字鐵眼肥後人故一向門徒最寺主也智慧越人鑽研諸經不辭疲倦嘗厭其宗寺以門地選擧棄妻子入黃檗山從性瑫和尚受具再造難波瑞龍寺居焉〇二年正月二十九日遣參議左大辨藤原宗顯兵庫頭王兼字祭主大中臣景忠等于伊勢奉幣于　假廟虔謝火災〇二

明僧千獃救粥賑飢

月房輔辭關白。二十四日、以右大臣兼輝代之。補藤氏長者、聽內覽、賜隨身兵仗牛車。長崎崇福寺主千獃、為湯粥、大施飢民。自前年九月行之。至是以益飢、鑄巨鍋重千九百六十五斤、炊粥焉。福濟寺主慈岳亦為粥施與飢者。○三月、幕府奏加一條鷹司二家采邑各五百石。自去冬天下飢、至是京師大飢、多餓死者。幕府設場于北野祇園二處、賑之。○四月、琉球王尚貞使來獻。幕府朱之瑜歿。之瑜字魯璵、號舜水、浙江餘姚人。家世官于明、在明嘗應魯藩之徵。明氏亡、録抗仲連之節、附商舶抵長崎。時人不知其為文

舜水酷愛櫻花

儒、困頓甚久之。安東守約執謁為弟子、中分其俸養之、無幾、為源光國所聘、賜俸五百石、甚蒙眷待。至是終于水戶氏江戶邸。年八十三。之瑜性行高潔、歸化已來、不近婦女。有二子、大成大咸、共殉明氏、先父而死。大成子毓仁延寶中慕瑜至長崎、瑜不見、與牘令還。瑜愛櫻花、後園植數十株、曰使中國產之、當冠百花、然為邦語及病革、復漢語云。守約輯遺文、曰心喪集、語中納言光國亦共綱條輯三十卷、曰舜水文集、刊之。綱條、光國兄賴重之子、為光國嗣子。守約字魯默、為柳川藩舊臣、從遐年研究經術、能屬文。遐年

光政篤孝

没。後師瑜、授經學文章之訣、得關西巨儒之稱。年過四十未娶。瑜贈書曰、篤孝道乃初娶。○五月、備前近衛少將池田光政卒。光政字新太郎、參議輝政子、侍從利隆之子。英明事母、篤孝嗜儒學、善韜略。國內每郡設二黌、敎民聽其講讀。城門置一匭、訴者投書自聽斷之。尋孝義者厚賞之。嘗謂列卒曰、苟見寡人過失、宜直諫之。汝等亦遇爭者、必勿拒之。有一臣告曰、君目光如射、臣等不得仰面、是或遮言路。請少頷焉。政欣然容之云。卒年七十四。自十二月畿內洊及是、死者甚多。○六月、初大將軍奉勅造東宮、至是

江戶徵木下順菴

成。皇子朝仁徙焉。○七月、幕府聘木下貞幹於京師。幹字直夫、號順菴、幼善讀書、工詩文、及長有盛名於世。後光明帝欲辟直講、會晏駕乃寢。至是為江戶儒員。嘗云、學者欲通曉、須先熟讀十三經註疏。至元祿中歿。年七十八。門下有源璵室直清雨森東松浦儀、祇園瑜西山順泰南部景衡榊原玄輔等、瑜號南海、仕和歌山、能詩、有畫名。玄輔號篁洲、和泉人、亦仕紀山。不好區別學派、每講讀雜用漢魏傳註宋明諸儒說。云近世諸工匠其所造器、招牌必記天下一字、是幕府令禁之。○八月、朝鮮三使尹趾完李彥綱

朴慶俊來獻幕府○九月大藏權大輔藤原有尚卒
權大納言日野弘資之子是為豐岡家祖大將軍命
韓使操馬於外櫻田觀之○山崎嘉殁嘉字敬義號
闇齋京師人其親祈日吉祠而所生也幼桀驁不可
制父故以為僧號絕藏主嘗聞谷時中精程朱之學
往土佐學焉多所發明遂去浮屠教授京師酷斥佛
氏時人以為濂洛正傳爭趨其門門生向六千人由
是晦翁學始盛行於世嘉好神道晩就惟足極其闘
奧遂為神學中祖卜部兼敬大賞其功授稱曰垂加
靈社祖長命所著有朱易衍義中和集説性論明備

稿又曾筆錄水風抄大和小學會津風土記垂加草
乘如社語盡徹問荅其他甚多川井正直年將五十
始學嘉謂曰入道莫如敬之故宜先持敬字矣汝不
幸過時不必讀書吾為汝有言也曰每事躬行之正
直服膺其誨修行不怠常悔往日敬親之薄懼來日
養親之短父母沒一室為喪次不出戶者三年嘗有
告父不慈者正直不荅流涕告者異問正直曰子言
為梟鳴不祥甚矣子之至吾廬脚也告不慈者也莫
非行父母之遺體者子以技擊幹此謂骨肉相噬而
天地之所不容王法之所不宥也不祥莫大焉言畢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而泣告者感謝自是孝於父母云正直名于時高智
文學大高坂季明就問修身之津曰莫追前日之蹤
莫迎後日之杳唯一日目下勉為善而已勉行日久
則慣習而善斯成性矣正直躬膺四書集註孝經刋
誤小學句讀近思錄集觧朱子語類魯齋全書等戒
諸曰予所寫書皆刋于世予且藏之所寫將何用哉
曰寫之非適於用不用所以習敬也○十一月從一
位前左大臣二條藤原光平甍年五十九無嗣九條
兼晴子綱平繼之○十二月二日以皇子朝仁為親
王十八日親王始讀書江戶大火是歲沼田眞田信

成有罪幕府奏收其封毀城徙大野松平直明于明
石土井利房于大野西尾忠成于横須賀○二年正
月朔江戶大水兼輝辭右大臣十三日以內大臣兼
熙代之權大納言公規為內大臣○二月九日立朝
仁親王為　皇太子右大臣兼熙傅之自上古至
後龜山末曾闕是典而　後龜山傳　後小松之後
不復起坊宮者十三世至是修此禮十四日立女御
房子為　皇后稱中宮大將軍使松平讃岐守等朝
賀爲令禁庶民衣錦繡綾綺○四月五日日光地大
震二十二日清涼殿設歌會權中納言藤原資茂奉

復立太子之禮

行○六月江戸旱頭城郡桑取谷獲異獸時謂爲拂拂髙四尺八寸毛色緒黑長可五寸口廣一尺六寸鼻耳之間一尺八寸重當二十六貫錢○九月前大納言藤原隆貞有罪二十一日　勅停其朝參○十二月三日以　後光明皇女孝子皇女憲子爲内親王九日憲子内親王降嫁近衞藤原家熈初　禁廓之内禁後輿是歳始許乘之入　郭門○甲子貞享元年正月二十日停權大納言藤原賴孝朝參大將軍奏改喪服之制○二月二十一日改元貞享二十六日伊豆大嶋之山焚聲如雷灰沙自山頂大下塡

造貞享曆

海成山明日熄京師災○三月三日　詔陰陽博士安倍泰福改曆法廢宣明曆用大統曆至十月成賜名曰貞享曆自　清和帝貞觀中廢大衍曆行宣明曆不改曆法者八百二十餘年至是泰福共弟子澁川都等據明大統及元授時曆改治之而以年號名曆法此爲始○四月五日華堂側火延燒　東宮及縉紳宅若干區○五月二十七日　皇太子徙居前關白房輔第○六月十五日修　東福門院十七年齋行法華懺法于清涼殿公辨法親王主之至十九日畢○八月少老石見守稲葉通秀刺殺大老筑前

少老通秀殺大老正俊

守堀田正俊于營中老中大久保忠朝戸田忠昌阿部正武邀救弗及仍皆殺通秀焉或傳正俊驕恣奉役無狀通秀怒之故殺通秀一作正休○九月左近衞中將藤原季光卒西園寺公益之子是爲大宮家祖○十一月二十七日以皇姪尚仁爲親王○十二月十二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定誠爲内大臣十八日　新院勅停前權中納言藤原定淳定淳爲新院傳

江戸置天文方

奏違　院命故也幕府始置天文方遷碁方安井都爲之以其尤善天文曆數也都字算哲一作三哲號春海嘗改氏澁川子孫世其役幕府命松平忠冬撰

大星光照如晝

台德公記成名東武實錄是歳　詔神祇權大副祭主大中臣景忠列公家聽昇殿景忠天兒屋根命苗裔伊勢廟官神祇大副友忠之子是爲藤波家祖幕府奏徙本多政武于姫路小笠原貞信于越前勝山○二年正月大將軍奉　勅獻其日次記二百三十五册賀正使飛驒守畠山義里兼之使○二月先是幕府奉　勅再造　東宮至是成　皇太子自鷹司氏第徙焉二十二日夜　新院崩年四十九拊後西院同時有大星起東南墜于西北光照如晝頃之有聲如雷○三月七日葬　後西院帝于泉涌寺○五

月二十二日　御匣局甍明年五月贈准后稱逢春
門院○六月二十四日兒前權大納言賴孝罪阿媽
港使須安發貨送我民十一人至長崎上書曰殊崇
日本故納漂人非為欲互市幕府以日向守松平信
之為老中○七月幕府答阿媽港使曰昔來嚴禁通
信自今後我民漂流勿送歸之給糧及薪水遣歸漂
人渡會郡神社藤原二村商船去冬漕薪往江戶還
至伊勢大山洋為風所漂是歲正月著阿媽港屬嶋
摩屢茘羅二月遂如阿媽港有一嫗言爰本日本人
昔長崎處流來焉漂人雇夷毀船併烟草五十苞齎

減互市歲額

之以其直銀及帆檣等而還○九月幕府奏以相摸
守土屋政直為所司代徙前所司代小田原稻葉正
通于高田先是清及紅夷互市每歲出銅及雜品當
銀一萬三千貫錢至是幕府減省之清商給銅當銀
五千貫錢雜品當銀一千貫錢紅夷給銅當銀二千
貫錢雜品當一千貫錢○三年正月幕府奏徙加賀
守大久保忠朝于小田原忠朝曾祖忠隣遭馬場忠
時讒褫封終寃至是復舊封○三月二十六日以權

和佐臺八能射

大納言藤原家熙為內大臣○四月京師火和歌山
臣臺八郎射於蓮華王院堂緣一晝夕發一萬三千

五十餘箭中鵠八千一百三十三矢時人稱為天下
第一慶長以來善射者皆試於此堂標其發數而如
臺者前後無之云○六月十八日　勅伊勢賀茂春
日平野松尾祝人延曆園城東寺興福東大僧徒禳
天變七日右少辨藤原宣定奉行○七月　後西院
皇女益子內親王降嫁九條藤原輔家二十四日大
風拔木破屋○九月十八日修　後光明帝三十三
年忌齋行法華八講于清涼殿至二十二日畢以皇
女榮子為內親王林信篤木下貞幹奉敎撰武德大
成記成○十一月榮子內親王降嫁二條藤原綱平

○四年正月二十三日　皇太子加元服○三月二
十一日　帝讓位於　皇太子　詔關白兼輝攝政
在位二十四年改元者三曰延寶天和貞享享保十
七年八月崩年七十九合祀于下御靈祠　帝性聰
敏最善和歌院中御撰有新明題集時多能歌臣藤
原實陰源通躬藤原公福藤原光榮藤原為久等為
其尤世以為不愧古朝　帝嘗損數百金得名碗爺
爺屋者聽治之暇以示群臣咸奏珍寶正一位勸修

爭臣經敬

寺經敬獨以神國至尊奈何貴重外土故碗而甜之
欲諫爭故稱老眼難睹奉之出殿緣佯為失手墜于

石上御碗砕壞滿座失色經敬徐進　御前稽首謝罪因曰臣欽惟古來御器皆用國産臣未聞以漢土故碗[illegible][illegible]御額陛下勿復求此等物實財用矣　帝心嘉其直言終不問之　皇太子亦是為　東山天皇

東山天皇諱朝仁　靈元帝第四子也母大典侍讃宗子號敬法門院内大臣中御門藤原宗條之女天和[illegible]皇太子至是受禪時年十三二十五日尊靈元帝曰太上天皇嫡母中宮曰新上西門院二十六日　靈元上皇徙居院左大臣基熙右

大臣兼熙内大臣家熙並如故〇四月十四日遣兵庫頭[illegible]神祇大副大中臣景忠小舍人齋部清房奉幣[illegible]　大廟告嗣位二十八日行即位禮〇五月大嘗[illegible]使侍從肥後守保科正容等朝賀名刀一口白金五百枚綿五百屯獻　明正上皇　靈元上皇名刀各一口白金各三百枚綿各二百屯　新上西門院名刀一口白金二百枚綿一百屯以賀之四位五萬石以上諸大名亦各使使奉賀於是特授正容左近衛少將〇七月聖護院道祐法親王奉勅請大峰〇八月二十三日　詔權中納言源重條

復大嘗

參議藤原隆真檢校大嘗事〇十一月幕府以所司代政直為老中大和守内藤重頼為所司代〇十一月六日遣兵庫頭王兼字祭主大中臣德忠小舍人齋部清房奉幣于　大廟告復大嘗十六日大嘗　後柏原帝廢是典之後更以海内大亂不得復行慶長以還頻舉舊儀未及大祀至是復之設悠紀主基二殿取宵禾於近江丹波以修〇元禄元年二月朔以前大納言藤原宗條為内大臣綴十六日以藤原家熙再為之〇四月　詔東大寺龍松院主公慶募天

再造大佛殿

下再造大佛殿至寶永二年始成殿高二十五間南

北二十七間五尺東西二十五間清船之入長崎也未曾有定其歳額於是幕府始減定之七十艘為限後増十艘〇九月晦改元曰元禄〇十一月幕府徙筋違知足院于神田改曰護持院奏請授院主隆光大僧正光筑波山知足密院主也幕為密僧尊融建

江戸創護國寺

一刹于牛込名護國寺初營將本莊氏綱大猷公有身乃使尊融禱之生男是為大將軍故特見寵遇賜是刹云又為密侶覺彥建靈雲寺後徙護持院于護國寺内〇十二月大將軍命刊印四書直解納之于伊勢鶴岡日光東叡三緑山王六所謁忍岡孔聖祠

是歲奏封源義直孫義行丁駒野從濱松太田資直
丁田中〇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尊所生大典侍曰准
后〇三月二十七日以攝政兼輝復辭關白〇八月
彈正尹八條尚仁親王薨年十九親王侍讀有栗山
愿字伯立撰保建大記是夏成文辭雅嚴議論確偉
時年甫十九後應水戶之徵入彰考館與三宅緝明
安積覺森尚謙等同校大日本史寶永中年未滿四
十沒有子曰平藏亦好學〇十月十六日 詔皇弟
作宮綏八條殿封改第名常盤井殿〇十一月從三
位藤原誠光卒權大納言柳原資行之子是為三室

戶家祖其子正三位德光為北小路家祖〇十二月

江戶徵李吟

幕府徵京師玉津嶋祠人李吟為歌學方李吟近江
北村人從松永貞德受詞學長斯道博覽國朝古書
及漢籍自號拾穗軒又呂菴常解詁源氏伊勢大和
物語枕草紙徒然草土佐日記八代集等五十餘種
源語曰湖月抄枕草曰春曙抄至寶永歿年八十六

江戶召京師伶人

其子湖春亦有歌名工連歌又徵伶官狛高規狛近
方泰兼種泰兼竹及畫人住吉廣澄廣澄繪局司土
佐光則之孫號具慶紹其家法以佛像人物著李吟
廣澄子孫並世其傳或傳光則住和泉寬永中歿其

子法橋住吉廣通廣澄之父光則四世祖為光信本
姓藤原家世掌繪局任土佐守光信因以土佐為氏
云光則有子光起繼家任左近衞將監掌繪局茲削
髮敘法橋號常昭善人物花鳥畫臻佳妙先是土佐
氏畫格漸衰至光起復大振是歲幕府賃予清船發
長崎地七千六百坪令共館焉〇七年正月十二日
兼輝辭關白以左大臣基熙代之補藤氏長者聽內
覽賜隨身兵仗牛車〇二月權大納言藤原宣豐薨
宣豐贈內大臣勸修寺光豐之子是為芝山家祖光
豐姪經廣子權中納言經尚為穗波家祖〇二月一

品輪王寺天真法親王薨年二十六 後西院第五
皇子也金澤火〇五月參議前右衞門督平時成有
罪六日 敕解官幽之〇六月大將軍命法印林信
篤講四書于營中當番諸士聽之自開講焉爾後月

江戶建聖堂

行之〇七月建學校于府下神田命右京亮松平輝
貞董役〇八月京師大雨山崩〇十一月幕府以因
幡守松平信興為所司代明年八月卒〇十二月關
白基熙辭左大臣二十六日以右大臣兼熙為左大
臣前內大臣經光為右大臣京師災三井寺長吏道
祐法親王薨年二十 後西院第七皇子也〇四

年正月神田學校孔聖廟成稱聖堂大將軍自書其額曰大成殿命林信篤蓄髮解衲奏請任大學頭自室町氏使五山徒掌外國書信經筵曆日等事以来業儒者皆倣之祝髮衣衲大將軍深歎之至是遂革其弊由是諸藩文學至俚儒争先蓄髮惟醫畫襲法様云○二月大將軍命信篤移忍岡孔聖顏曾思孟像于聖堂新製十哲神主命狩野洞雲作七十二賢及諸先儒圖親講論語于營中諸近侍聽之後數親講令諸大名僧侶醫員等聽之○三月十二日遣使六條長講堂修後白河帝五百年忌齋縱民拜

後白河御真即後白河帝所自畫也堂中今尚藏之堂即後白河離髮後所御之宮今僅存遺趾髙野山寺火○四月幕府奏禁日蓮教派悲田宗命江戸法華寺感應寺自證院等改宗天台○六月十七日阿蘇山晦冥雨不自已至午而止○八月四日阿蘇池赤如血鯉鮒多死藏人中務權大輔源冬仲卒

了介

五辻家族也是為慈光寺家祖熊澤了介殁介京師人一云西海人幼而仕岡山光政光政愛其才學比弱冠將大用辭曰未學因乞遊學師事中江惟命召還東政下有餘年治績聞遠邇致仕歸京師遂殁于

古河祐其疾浮屠參日政而後不縦排之梵唄難解就政問之嘗曰漢儒訓詁宋儒性理王子心法各有正旨擇之無偏執則自成聖學之全體矣但初學由朱註辨文義更自讀經文遂以經解經則面大聖之意必生矣介旁能和歌所著有論語孝經中庸小解大學或問小解集義和書三輪問答武將感狀記等○閏月大將軍奏起望火樓于建禮門之南命伊勢守小出英利直焉自後織田木多青山市橋山谷青木北條小堀分部谷等近都武族每半歲更直世謂之內裏救火夫至享保中廢之以佐渡守小笠原長

重為所司代○九月世傳賜密教新義祖覺鑁謚曰興教大師明年東山智積院修其五百五十年齋此寺初在四條川西曰祥雲院秀吉夫人淺野氏為其子捨君冥福所建也慶長中院主正憲奉幕命復立根来派是院為真言新義宗寺或傳元和初院主日譽奉幕命興復新義因冒根来舊稱改曰智積院是歳幕府撤澗街之近衛以南勘解由以北市舎以廣禁郭西南隅徙松平輝貞于壬生○五年正月朔日食○二月京師火○四月八日東大寺會僧一萬人為大佛開眼之供養自三月行之至是而畢佛像髙

六丈蓋　聖武帝所創也永祿中佛殿罹久秀兵燹也像墜唯首鑠焉其後州上道安繕鑄之復舊而巨像露坐者百有餘年至是殿成再點睛云常盤井王作宮甍　上皇第八子也〇七月幕府奏流高野興山寺主來迎以下行人僧六百八十餘人天正中秀吉欲滅高野根來而焚根來寺也高野山徒失色不知所出於是行人應玄奉　嵯峨帝璽書詣軍門白曰祈從此詔勿伐金剛峰寺秀吉一覽因罷其兵尋為應玄建興山寺奏請　後陽成帝賜御書額東照公亦寵其二世勢譽命分學侶行人之派為立文殊

院而三世應昌四世立詮五世雲堂皆負祖功每凌學侶與之爭事數違幕斷至是大將軍大怒六世來迎等不奉新令流之命奉令行人輪番寺削白川松平忠弘封徙之山形命日田松平直矩徙治白川忠弘失政故〇九月大垣災權中納言源光國建贈左近衛中將三位橘正成墓碑于湊川〇十二月闕下中筋里火延燒縉紳宅若干區法性寺東北院真如堂等經光辭右大臣十三日以前內大臣公規代之〇六年正月彥根大火〇二月大將軍親講中庸命大名百五十餘人聽之〇三月大將軍為　上之答

帝朝上皇

賀正使藤原資廉藤原基時　明正上皇答賀正使藤原俊[illegible]　靈元上皇答賀正使源重條設經筵親講大學時左大臣藤原兼熙大乘院門主覺雅亦至幕府乃與俱聽之播磨大水多溺人〇四月九日帝朝　靈元上皇大將軍親講周易本義令天下武人及僧侶祠人道士等聽之爾後月親講之至十三年而畢〇五月大坂災〇六月幕府徙真如堂東北院極樂寺等于東山〇七月三山檢校聖護院道尊法親王諱大峯〇八月公規辭右大臣七日以內大臣家熙代之權大納言藤原實治為內大臣大將軍

江戶建新大橋

須葵条

同生母本莊氏適生母之兄因幡守本莊宗資[illegible]〇十一月十二日以權大納言藤原綱平兼右近衛大將〇十二月十八日以權大納言藤原輔實為內大臣左大將如故尼崎火是歲幕府建隅田川新大橋〇七年二月江戶災〇四月乙酉遣左近衛權中將藤原定基等祭賀茂下上兩廟世所謂葵祭是也自　後醍醐朝季廢是典者三百六十年至是大將軍奏請修之爾後歲納穀十五石充祭費或傳御影祭亦自是復行伊賀植野災〇五月式部卿伏見貞致親王甍子邦永嗣王性好鍛暇日便鑄劍刀家傳

其尤利者賞鑒者以為不減古丁正宗云二十七日
秋田地震廬舍多壞且災壓焚死者三百餘人〇九
月大將軍肯數謁聖堂於是同所生本莊氏謁焉〇
十月天台座主青蓮院尊證法親王薨年四十四

増上寺始住大僧正

後水尾第十三皇子也以增上寺主了也為大僧正
以幕府請始授增上之僧挑青殘青姓松尾本名宗
房植野藤堂氏臣長擲學好和歌慕僧西行風調嘗
致仕入京師從季吟學數年妙於諧歌遂為斯道中
祖終身行脚諸州嘗結廬于江戶深川多植芭蕉自
號芭蕉翁是歲幕府奏以柳澤保明為川越大名本

柳沢本姓列大名

宗資為笠間大名〇八年二月宇陀伊豆守織田
信武撲殺自殺幕府奏削其封徙嗣子信休于柏原
江戶大火〇三月大將軍為　大皇　明正上皇
靈元上皇答賀正使及仁和寺寬隆法親王親講易
奏收飛驒守本多重充封放之因幡重充一作重益
慶長中本多成重封于丸岡其子重能重能子重照
重照子重充相繼治焉而重充坐不能制臣下及之
後召還為旗上重照臣郡代下間照房之子照令仕
備後守永井直清為給人寬文中致仕入京師〇四
月乙酉遣左近衛權中將源博高等行賀茂祭二品

妙法院堯恕法親王薨年五十六　後水尾第八皇
子也〇九月大將軍奏始改鑄大錢小錢分金錠銀
碎銀款之以偏號曰元但金幣止而作桐章其文曰
壹兩曰一分及形重與銀幣皆如慶長舊制而小錢

幕府畜養狗類

重四錢八分〇十一月幕府悉收江戶狗造之廬于
府下中野養以米飯澤比留一上掌之狗十萬頭所
食日數百斛或曰大將軍自天和初喪世子百方求
嗣不得僧隆光進言曰人之乏嗣皆前生多殺生之
報故求子之方莫善於愛生而大君誕歲在丙戌因
最愛狗類大將軍然之嚴令府下撫養狗類而民殺

之抵罪者歲有之大將軍更人傷之故自是命〇十
二月十四日以伏見邦永為親王後任中務卿江戶
火是歲幕府奏徙有馬永純于丸岡松平輝貞于高
崎加藤明英于壬生鳥居忠數于水口〇九年正月
大覺寺性真法親王薨年五十八贈一品　後水尾
第七皇子也幕府又增京師町奉行一員以山城守
瀧川利庸為之兼伏見奉行後數年廢之〇嵯峨民
合力建渡月橋〇三月天下飢津輕多餓死者京師
市廳發穀一萬三千石賑貸都下及伏見民〇四月
乙酉遣左近衛中將藤原隆長等祭賀茂廟初復是

書畫連類

典也祭東殘其儀注不詳時有四條御澤木七郎家
傳此會古圖卷乃徵而斟酌之得舉舊儀然前一祭
使未具牛車至是出之鹵簿始備云〇六月江戸地
數震〇七月二日　詔皇弟文仁紹常盤井殿封改
曰京極殿初京師醫人松下秀明録累世陵所自
瓊瓊杵尊至　正親町帝至是成名前王廟陵記秀
明字見林號西峰博覽能治病嘗又著學原一卷古

贈正一位於多田廟

語拾遺考〇八月二十六日贈左馬頭源滿仲正一
位遣使至多田廟宣　命祭之〇十一月十日　本
院崩年七十四稱明正院二十五日葬于泉涌寺〇

贈大師於念仏宗祖

十年正月十八日贈大師於念佛宗祖源空謚圓光
大師遣少納言清原宣通于大谷寺宣　命大谷即
知恩院〇二月幕府修平野祠二十五日大姊幸仁
親王女幸子為女御大將軍使中務大輔本多政武
等朝賀〇三月幕府始量定金銀貨外貨商戸四
月以所司代小笠原長重為老中紀伊守松平信庸
為所司代〇五月十一日以京極文仁為親王尋任
兵部卿十四日以幸仁親王叙一品任式部卿〇六
月大將軍奏始鑄二銖金文曰二朱其額置桐草兼
六分朱銖省文〇七月正二位權大納言藤原冬基

東叡山起中堂

薨後陽成皇子一條昭良之子實分房列清華是
為醍醐家祖〇十月幕府始收諸國酒税〇十一年
六月朔京師風北野影向松倒〇七月幕府以出羽
守柳澤保明為老中奏請任左近衛少將保明初側
衆有寵於大將軍賞賚加封列大名至是陞老首秉
政權尋賜偏名更吉保冒松平氏〇九月先是幕府
起一堂于寛永寺擬根本中堂成　上皇賜御書額
曰瑠璃殿二日　帝遣右中辨藤原輝光于江戸慶
之六日江戸大火東叡山嚴有公廟公辨王第並延
燒瑠璃殿得免是日幕府設大會落之時人因呼勅

幕府復高田氏

長胤奏使過期故坐

額火災是秋美作守津山森長成以罪奪封高田光
長之敗其嗣子綱國亦見遠竄至是幕府命白川直
矩次子宜冨繼光長奏封之津山授少將〇十一月
以宇治彌宜荒木田守洪叙正三位〇十二月幕府
奏収中津修理大夫小笠原長胤封以過入朝之期
也江戸大火避之溺隅田川者千二三百人幕府發
穀七千石賑貸前後遭災民〇十二年正月内大臣
輔實辭左近衛大將二十二日以右近衛大將綱平
轉之尋任左馬寮御監賜輔實隨身兵仗〇三月幕
府鑄新錢于八條積文曰寛永通寶背文曰元大將

江戸建永代橋

軍從母本莊氏請建隅田川永代橋○七月賜式部
卿有栖川幸仁親王于東薨子正仁嗣○八月十五
日大風發屋東國尤甚○十月朔以權大納言藤原
伊季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幕府以但馬守
秋元喬知為老中是冬天下飢江戸甚○十一月朔
日南至○十二月二品梶井慈胤法親王薨年八十
三　後陽成第十三皇子也○十三年正月朔日食
明日行元日節從一位前左大臣鷹司藤原房輔薨
年六十四子兼熙嗣○七月幕府令禁廚江鰻泥鰍
屬○九月幕府修北野廟命伊勢守小出英利助役

光國自稼

遣稲元其監工○九月以山田孺宜渡會常有敘正
三位渡會末彥敘從三位○十一月東國飢江戸火
聖堂延燒○十二月聽權大納言藤原家久帶劍權
中納言源光國卒權中納言賴房之子自幼英明嗜
學好義嘗慨舊史闕文奏請假御府秘冊募索天下
逸書編修　歷朝實錄曰大日本史又嘗撰次禮義
類典獻之于　上皇嘉納故出秘書若干帙俾增緝
之又有一代要記扶桑拾葉集等光國性仁恕嘗老
於久慈西山疏木造小房草覆之自稼穡以嘗民艱
苦更薄稅歛使之窮皆免飢寒云卒年七十二私謚

義英貪而無厭

義公是歲幕府奏徙堀田正虎于山形板倉重寬于
福嶋修香取祠○十四年正月朔日食幕府以丹後
守稲葉正通為老中僧契沖歿沖字空心攝津人往
圓珠菴善和歌首倡萬葉古風源光國聞其精粹命
註萬葉成名代匠記既而沖自請註古今名餘材抄
又著勢語臆斷等弟子若沖似閑並能國風○三月
十四日營中內匠頭淺野長矩擊上野介吉良義英
傷之坐賜死初　朝廷答賀正使藤原資廉藤原保
春至幕府也大將軍使長矩伊達宗春饗之命義英
掌事遂英性貪而無厭叩長矩賄已不厚不敢指揮

改造六孫王廟

長矩不悟屢問饗禮不荅至是又面辱之于廊間長
矩憤懣拔刀擊之會梶川某救不死時　天使莅白
書院將傳　詔以變作移黑書院行事大將軍大怒
長矩亡狀即日奏使自殺尋收其封停義英伊勢龜
山城下青山家臣石井源藏半藏兄弟所殺父雖赤
堀水助○六月十六日美濃雨雹傷人二十日京師
大雷水震百許處震溺死者百七十餘人○八月幕
府改作六孫王經基廟廟在八條大通寺即貞純親
王源經基父子第趾也寺僧南谷因柳澤吉保上書
請修造故修之於是廣寺境壯佛圖摸多田祠營之

云南谷本名元勝松下助三之弟幼歲以父故為浮
屠能書名世○十月正二位權大納言西三條藤原
實教薨年八十三子公福嗣○十一月十八日進源
經基神級遣神祇權大副大中臣德忠至八條廟宣
命二十二日進壼井廟神級遣左兵衛權佐卜部
兼章至廟宣　命壼井在河内古市郡即源賴信源
賴義源義家宅趾而各廟在焉○十二月三日遣左
少辨藤原尚長于平野行遷祠儀勸修寺濟深法親
王薨年三十一　上皇第一子也十七日皇子慶仁

東國大飢

生東國大飢江戸餓莩載路幕府於本所靈山寺設

場施粥及衣被賑之至明年三月而止是歲奏從本
多利久于絲魚川稻葉正通于佐倉○十五年二月
朔暮有白氣長二丈餘見西南至四日乃不見江戸
大火○三月　帝聞伊藤維楨名　命求其文覽之
幕府修仁和寺御室及伽藍世傳京畿諸法親王第
及附院皆幕府比例修之後世除仁和寺外[illegible]之進
葺金○十二月初赤穗宰大石良雄以士死國除皆
由義英欲報之陽家山科為放浪密會同志計復讎

義士終事

至是良雄良金父子以下四十餘人夜襲義英本所
館殺之明日使吉田兼亮等詣大目付自首自引衆

至泉岳寺長矩墓賽義英首乃待罪幕府分因之于
府下明年二月賜死遂流義英嗣子左兵衛佐于信
濃收其邑是歲命伯耆守本多正永再第于沼田鎮
為徙本莊資俊于濱松牧野康重于小諸永井直敬
于赤穗後四年直敬徙于飯山○十六年正月基熙
辭關白十四日以左大臣兼凞代之補藤氏長者聽
內覽賜兵仗牛車○九月幕府徙堀川大炊市民于
真如堂趾京極今出川○十一月十四日江戸大火
幕府品川別第延燒二十二日夜相摸武藏上野地

東國地震

大震江戸城郭多壞士民館宅一無全者小田原尤

甚市舍盡壞且災箱嶺崩海暴溢民壓焚溺死無算
同時安房亦海溢破千餘家溺死數千人二十九日
江戸大火聖堂延燒兩國等數橋焚而民溺水七八
百人　帝以天災頻至命奏神樂于內侍所奉幣于
二十一祠禱天下安穩尋改年號前此三歲幕府修
先王諸陵是歲成古山陵頹廢最久矣或至民不

幕府修諸陵

知其為　皇墓而耕蕘焉柳澤吉保嘗以告大將軍
因有此舉乃植藩起屏以正兆域而不詳其所也考
諸載籍問諸土老因趾再造二十五所云結城右大
將賴朝子七郎朝光之所封也慶長中其十八世晴

朝無嗣毀城至是幕府命福山水野勝長再築之徙鎮焉○寶永元年正月關白兼煕辭左大臣十日以前右大臣經光爲左大臣明日辭以右大臣家煕代之二十三日以前内大臣實治爲右大臣尋賜隨身兵仗○二月實治罷五日以内大臣輔實代之二十三日以前權大納言源通茂爲内大臣罷二十六日以權大納言綱平代之左大將如故通茂能和歌名世○三月幕府奏開一河于畿内引大和川達于界浦長四里二十八町名新大和川命姫路本多政武助役十三日改元寶永四月朔大赦天下○七月自

前月江戸東北諸國大雨水二日利根川決猿股衝本所猿股村落蕩盡人多死○九月幕府以伯耆守本多正永爲老中東國飢○十二月大將軍以其從子參議綱豐爲世子改名家宣世子大猷公次子綱重嫡子也於是擧甲斐賜柳澤吉保徙谷村秋元喬朝于川越封甲府世臣戸田忠利于足利○二年二月五日以大將軍爲右大臣參議源家宣爲權大納言叙從二位遣前大納言藤原資廉前中納言藤原保春就江戸拜焉大將軍奏增供御田○三月大將軍使雅樂頭酒井忠擧大納言使隱岐守松平定直

仁齋倡古誼

共朝謝恩伊藤維楨歿維楨字原佐京師堀川人初宗宋儒著大極論心學原論後頗疑之據漢唐等古訓發明經意時人以爲眞儒出現毎一篇出四方爭傳名聞海外所著有論孟古義中庸發揮大學定本語孟字義童子問和歌集歿年七十九　上皇嘗召其高第北村可昌進講稱　旨賜以綿硯藥物等楨有五子長曰長胤次曰長英次曰長衡次曰長準次曰長堅皆以儒雅聞長胤繼家餘皆爲大名文學肥後藩辟維楨辭曰我老侍養無人終不仕長堅博學能文名亞長胤紀伊藩聘之始侍講對書不講滿

侍講不講

座汗掌以爲斯人生長寒陋不慣說於大人故視藐藐而失志也納言使促之未應納言亦訝之既而徐答曰君公坐褥未可講聖經也納言聞遽去褥初講音吐朗暢聽者咸歎賞云先是仲村之欽歿之欽字敬甫京師人以精朱熹學與維楨相敵室直清等推爲近代醇儒其敎人以小學近思錄開發之惓惓至老不怠旁通天文地理度衡類又達音律著書甚多○四月京師兒童爭詣　大廟時謂拔詣又御蔭○九月從一位前右大臣藤原兼輝薨年九十四聖護院道尊法親王薨年三十一　後西院第九皇子也

幕府以加賀守大久保忠增河内守井上正岑為老
中○十月追贈参議源綱重中納言○三年正月江
户火○三月關白基熈適江户既歸京師權中納言
藤原基輔從幕府之請書神田學校諸門額○六月
幕府奏改鑄元字銀其款用省文宝字謂之宝字銀
古來銀幣皆有實字故以省文別之○二十六日西海
大風肥後大水○七月一乘院貞敬法親王薨年五
十八　後水尾第十二皇子也幕府改造根津祠根
津贈中納言綱重臣也初綱重有過根津諫之弗聽
發病而死綱重悔而憫之又特見怪異以為其

根津切諫

勵因立之廟于谷中別莊至是幕府世子以其生父
臣故請大將軍修之或傳綱重沈湎于酒根津數諫
弗聽一日乃捫綱重擧白之手以諫爭綱重大怒即
手刄之既酌忽見根津捫腕使不飲如故大驚廟祀
之○有年○十月實相院義延法親王薨年四十五
後西院第四皇子也巖槻災○十一月伊勢山田
火七條鴨川西北廢田起市街曰七條新地後正德
三年其北又起市街曰六條新地蓋大和大路三條
南市街亦此間起也初寛文六年三條川東四條川
東知恩院前並廢田起市街其四條曰祇園町亦後

造東宮

正德末廢祇園町北三條街南之田起市街祇園新
地是也時祇園南安井前等市街亦起亦是歲幕府
奏徙飯山永井直敬于巖槻上田仙石政明于出石
封森長成叔父長直于赤穗○四年正月正二位前
右大臣一條藤原教輔薨年七十五子兼輝先薨孫
司房輔子兼香繼之江戸火○二月仙臺大火○三
月江戸火○四月二十九日以皇子慶仁叙親王為
儲君○五月三日以女御幸子准后○八月大將軍
奉勅新造東宮于凝花洞宮臨命町奉行安藤次
誠及小堀惠充監工明年閏正月成號花洞宮　後

富士山焚

西院脫屣之後御所也此東宮北列擔同街南勘解
由小路東界街西東洞院街正門東向楣間刺賞長
房琴高等像便門北向凡為屋四十八九守鋪席三
千九百餘隻○九月一品仁和寺寛隆法親王薨年
三十六　上皇第二子也幕府始祭六孫王廟都人
以祀儀之美歸為讚詠祭一時謡之○十月四日東
海南海畿內地大震相摸以西尤甚或地裂人壓遠
江伊豆紀伊土佐伊豫攝津海溢破新井白須賀二
驛○十一月六日以公辨法親王為准后以堯延法
親王為天台座主二十三日富士山焚大發黑煙雨

灰沙晝晦人不得相見江戶去山三十里亦焚聲如雷陰晦秉燭及夜山大焚雨灰沙益甚東至安房二總及海二十四日晴如恒二十五日復陰晦雨灰沙至二十八日而止伊豆相摸駿河灰積或二丈餘武藏或尺餘或七八寸是時山之焚口素走生一小山世呼寶永山二十七日基熙辭關白以左大臣家熙代之補藤氏長者聽內覽賜牛車兵仗幕府傳諸藩以鈫山東田地多為灰沙埋沒人民窮困於是幕府課諸藩每祿百石出金二兩以賑武藏相摸民遂大興功役掃除其二國積灰然深厚不可除者皆為不毛

○五年正月幕府奏鑄大錢文曰寶永通寶以一當十至四月始行關白家熙辭左大臣二十一日以右大臣輔實為左大臣內大臣綱平為右大臣權大納言伊季為內大臣二十八日儲君親王始讀書三位明經博士清原弘賢侍讀○閏月幕府移武藏相摸駿河村落為灰沙所埋者于他○二月儲君親王徙東宮十六日立為皇太子右大臣綱平傅之二十四日　皇太子入覲二十七日立准后幸子為　皇后稱中宮大將軍使讚岐守松平賴保豐前守品川某朝賀之○三月八日未時　皇宮　上皇宮　東宮及准后中御門氏宮並災　帝避火于下鴨遷于上鴨遂同　皇太子幸關白家熙第　上皇避于妙法院災火起自二條油小路會西南風烈上至今出川下錦小路東賀茂川公卿第舍九十區武館二十餘區民房二萬一百餘間及河合下御靈等祠皆燼九日　上皇移幸權大納言藤原兼香第京師地生毛長四五寸踰月乃止○四月吉田祠宗源殿火○六月天台座主曼殊院良應法親王薨年二十一後西院第十皇子也大將軍奉　勅作　禁內　上皇宮　新上西門院宮　東宮課天下大名助役遣

建部內匠頭等監工於是撤烏丸鷹司市舍廣新在家郭門南此門明曆中已有或傳是時建之者非矣○七月二日畿內近江伊勢大風京師拔喬木倒廬舍幕府命栁澤吉保鑄小鈑于其邑所謂甲州金也○九月二十九日以有栖川正仁為親王後任太宰帥長崎互市出金銀也正保已前不詳之數其五年至是六十一年之間出金三百三十九萬七千六百兩銀三十七萬四千二百九貫錢銅則寬文三年至是三十六年之間出二億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九萬八千七百斤○十一月福岡岡山災二十八日信濃

文昭公職継

淺間岳焚聲如雷雨灰沙于備國左京權大夫藤原
為量有罪晦跡其官○十二月內大臣伊季辭右近
衛大將十九日以權大納言源通誠兼之二十九日
大坂災燒七千五百許家○六年正月右大臣正二
位征夷大將軍甍年六十四世子權大納言嗣時年
四十八於是乃罷老中柳澤吉保黜前世諸近侍停
當十錢毀中野狗廬放之二十三日贈大將軍太政
大臣正一位賜謚曰常憲院遣內大臣藤原伊季等
宣命○二月采女正前田利昌斫殺監物織田秀
親于修營憲公齋寛永寺內賜之死收其封內大臣

伊季病甍于東海金谷驛清舶吳逸求至長崎歸納
伊豆陸奥筑前船稍四人改元之冬此儕十五人發
江戸磐城洋為風所漂次年至呂宋居三歲四人欲
還航海著浙江乍浦因附其舶而歸○三月十八日
以權大納言通誠為內大臣幕府免酒稅金銀箔課
○四月二日以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源家宣為征
夷大將軍遷內大臣敘正二位補源氏長者右大將
如故遣權大納言藤原保春權大納言源重條就江
戸拜爲右大臣綱平權大納言家久並從幕府請東
下除拜席室町氏故事也七日以京極家仁為親王

後任式部卿○五月二十一日以伏見貞建為親王
後任兵部卿大將軍奏赦罪八千八百三十餘人以
紀職之變也○六月使掃部頭井伊直通豐前守品
川氏朝獻名刀延壽一口白金千枚綿五百屯獻
上皇名刀助長一口白金五百枚綿三百屯皇太
子名刀國俊一口白金五百枚綿三百屯新上西
門院　中宮白金各二百枚縮綃各五十卷以謝轉
官之恩　仙洞宮成十一日　上皇自二條氏第徙
居為二十一日　帝在近衛氏第讓位於　皇太子
以關白家煕為攝政在位二十三年改元者二曰元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79
SS号=14664079